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 
(上)

 **eBOOK**  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## 前 言

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。它以写花妖狐魅、畸人异行著称于世，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，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，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，构成《聊斋志异》的独特风格。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，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。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。

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；字留仙，号剑臣，别号柳泉居上；山东淄川县（今淄博市淄川区）蒲家庄人，他的家族，明万历以来也曾“科甲相继”；但至蒲松龄时代，“为寡食众，家以日落。”（《述刘氏行实》）分居后，蒲松龄“数椽风雨之庐，十亩荆榛之产；卖文为活，废学从儿；纳税倾囊，愁贫任妇。”（《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》）十九岁，“初应童子试，即以县、府、道三第一，补博士弟子员。”（张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）此后则屡挫于乡试，以岁贡终老。他一生，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，均设帐于缙绅之家；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，设馆三十年，七十岁才归老家居。七十六岁辞世。蒲松龄出生前一年，即崇祯十二年正月，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，积尸盈城；血腥洗劫殃及齐鲁。崇祯十七年，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，建立清王朝，镇压各地抗清力量；压域黑云弥漫全国。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，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。清初，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，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。历史的灾难、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，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，必然有所影响，蒲氏狂痴招尤，孤愤著书，正是时代使然。其思想积极用世，憧憬仁政；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。“念民膏”，刑名出入应当“得民情”，工役兴作应当“惜民力”，（代孙蕙作《放生池碑记》）黑暗的现实虽然“罔念夫民命”，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“利民济物”的理想。他睥睨邪恶，摆脱世俗的羁绊，追求心灵的自由，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《聊斋志异》。

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，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。《聊斋志异》有不少篇目，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。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“齐地大乱”、“济南大劫”，请初的。“姜瓖之变”、“三藩之乱”、“谢迁之变”、“于七之难”，《聊斋志异》都曾触及，虽然含蓄迷离，但都倾向鲜明：诅咒兵连祸结，悼念受害人民。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，《聊斋志异》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，斥之为“强梁世界”（《成仙》）。在这个社会里，“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”（《促织》）；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（《席方平》）；高级官僚恶德满盈（《续黄粱》），下级官吏鄙琐贪婪（《梅女》），衙门公役则“无有不可杀者”。（《伍秋月》）；至于地方豪绅，更是依财仗势，横行乡里，《聊斋志异》刺贪刺虐，全无畏忌。

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，以强化其政治统治。蒲松龄五十一岁

才放弃应举，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，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，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。《聊斋志异》有相当数量的篇目，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。司衡无目，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，不谙德业文章，无能识别真才（《司文郎》、《贾奉雉》）。学官贪冒，则不仅“学使之门如市”（《神女》），而且“考弊司”竟定例割髀肉为蛭（《考弊司》）。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，心无愧耻；倖进者则

高官厚禄，作威作福（《续黄粱》），失意者则嗒然若死，如饵毒之蝇（《王子安》）。蒲

松龄晚年诗作《历下吟》写省城试士的丑态，不禁慨叹：“此中求伊周，亦复可侧怆。”《聊斋志异》抨击科举的作品，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心情。

《聊斋志异》各类题材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审美追求，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。在蒲松龄那个时代，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，“甚至骨肉之间，亦用机械，家庭之内，亦蓄戈矛”（《为人要则》）。《聊斋志异》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，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礼教的主要力量。封建社会鄙视妇女，《聊斋志异》却以大量篇目，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，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。例如：颜氏之才，乔女之德！翩翩之仙，葛巾之神；婴宁的天真，蕙芳的纯朴；素秋的淡泊，黄英的通达；娇娜的洒脱，青凤的痴情；等等。她们人各一面，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，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，《聊斋志异》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，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。作品认为：“礼缘情制；情之所在，异族何殊焉”（《素秋》）；“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，不以妍媸易念也”（《瑞云》）。作品呼唤真情，反对“以礼节情”，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，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。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因而确认男女婚姻，“此自百年事，父母止主其半”（《青蛙神》）。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；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，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。蒲松龄的审美情操，的确高人一等；纵然杂有些微糟粕，毕竟瑕不掩瑜。

《聊斋志异》近五百篇，举凡天上人间、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，鸟兽虫鱼、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，民俗风习、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，都在包罗之列。以上所述，仅其犖犖大者。

《聊斋志异》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，前人称它为“空前绝后之作”。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、唐之传奇，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。它的艺术成就，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，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。

作为“孤愤之书”，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，为《聊斋志异》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。作者在创作时，往往驰想天外，神与物游：“遯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”（《聊斋自志》）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，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。在各类作品中，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，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；既有口诛笔伐，也有幽默讽嘲。诸般幻异故事，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力。《聊斋志异》的问世，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，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。蒲松龄有丰富的文学修养，他不仅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，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。其《聊斋自志》谓：“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”《聊斋》为文，狂狷傲世，不遵矩度，盖亦步武楚骚，直抒胸臆，不择好音。《聊斋志异》每于篇后仿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，添加“异史氏曰”论赞一段，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出来。全书有“异史氏曰”近二百则，为数之多，用意之深，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。这一形式的采用，是对《史记》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。盖蒲松龄“长命不犹”、“仅成孤愤之书”与司马迁“意有所郁结”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，两者之间

有其相通会意之处。鲁迅先生称《史记》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《聊斋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，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。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，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。

朱其铠  
一九九二年二月

## 聊斋自志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[1]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[2]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[3]。松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[4]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[5]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[6]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[7]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[8]。久之，四方同人[9]，又以邮筒相寄[10]，因而物以好聚[11]，所积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[12]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[13]。遗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[14]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耶[15]？然五父概头，或涉滥听[16]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[17]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[18]。松悬弧时[19]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[20]，偏袒入室[21]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[22]。且也：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[23]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[24]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[25]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[26]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[27]。茫茫六道[28]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[29]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[30]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[31]！

康熙己未春日[3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 唐序

谚有之云：“见橐驼谓乌肿背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大人以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日，此其常也，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尾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，而独于神龙则怪之。彼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“我实为之。”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？夫闻见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闻见也几何矣。人之言曰：“有形形者，有物物者。”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腹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蚁斗者，有不闻雷鸣者。见闻之不同者，盲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“人死如凤火散”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；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“马肿背”之说昌行于天下。无可如何，辄以“孔子不语”之词了之，而齐谐志怪，虞初记异之编，疑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《春秋》尽删怪神哉！

留仙蒲子，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。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载记之言。于制艺举业之暇，凡所见闻，辄为笔记，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同人取去；令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，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。余谓事无论常怪，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。故日食星陨，鹳飞鹄巢，石言龙斗，不可谓异；惟土木甲兵之不时，与乱臣赋子，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，其论断大义，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，足以开物而成务；正如扬云《法言》，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
康熙壬戌仲秋既望，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  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 高 序

志而日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。然而圣人曰：“君子以同而异。”何耶？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，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。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为人君子矣；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祝而感召凤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山海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，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“不语”为辞，不知鸱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“闾阖九天，衣冠万国”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疑也。余谓：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，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，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《诺皋》、《夷坚》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慝。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胖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；不止《诗》、《书》发冢，《周官》资篡已也。

彼拘墟之上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堪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鹭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言否乎？彼彭生觊面，申生语巫，武墨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士，贤雋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天

亡；一厄继母，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愤愤，一至此乎！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迎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亦安能知之？故非天道愤愤，人自愤愤故也。或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黜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舟胶。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侪共姜；荣公撤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？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，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；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《齐谐》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厄言寓言，蒙庄嚆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？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。而况勃窣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狐佳鬼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敦伦更复无斁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

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邺侯架上，何须兔册之常途？余愿为婆婆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，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，如闻雷霆，奉一言，如亲日月。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踟躅，非尽矫诬也，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、羴羊楛失，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耶？吾愿读书之士，揽此奇文，须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能知圣人或雅言、或罕言、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诸圣之衡，一一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便多儒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茱遣而不去，君将为魍魉曹丘生，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？

康熙己未春日谷旦，紫霞道人高珩题  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 
(上)

卷 一

## 考城隍

予姊丈之祖，宋公讳焘[1]，邑廩生[2]。一日，病卧，见吏人持牒，牵白颠马来[3]，云：“请赴试。”公言：“文宗未临[4]，何遽得考？”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疾乘马从去[5]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时入府廨[6]，宫室壮丽。上坐十余宫，都不知何人，惟关壮缪可识[7]。檐下设几、墩各二[8]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肩[9]。几上各有笔札[10]。俄题纸飞下视之，八字云：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”二公文成，呈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诸神传赞不已。召公上，谕曰：“河南缺一城隍[11]，君称其职。”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“辱膺宠命[12]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终其天年，惟听录用。”上一帝王像者，即命稽母寿籍[13]。有长须吏，捧册翻阅一过，白：“有阳算九年[14]。”共筹躇间[15]，关帝曰：“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[16]，瓜代可也[17]。”乃谓公：“应即赴任；今推仁孝之心[18]，给假九年，及期当复相召。”又勉励秀才数语。二公稽首并下[19]。秀才握手，送诸郊野，自言长山张某[20]。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，中有“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烛无灯夜自明”之句。公既骑，乃别而去。及抵里，豁若梦寤。时卒已三日。母闻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语。问之长山，果有张生，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。营葬既毕，浣濯入室而没。其岳家居城中西门内，忽见公缕膺朱幘[21]，舆马甚众，登共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惊疑，不知其为神。奔讯乡中，则已歿矣。公有自记小传，惜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讳：旧时对帝王尊长不直称其名，叫避讳；因称其名为“讳”。

[2] 邑廩生：本县廩膳生员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始，凡考取入学的生员（习称“秀才”），每人月廩食米六斗，以补助其生活。后生员名额增多，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）改为定额内者食廩，称廩膳生员，省称廩生；增额者为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，省称增生和附生。清沿明制，廩生月供廩钱银四两，增生岁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，可依次升廩生，称补廩。参见《明史·选举志》、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。

[3] 白颠马：白额马。颠，额端。《诗·秦风·车邻》：“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。”朱熹注：“白颠，额有白毛，今谓之颡。”

[4] 文宗：文章宗匠。原指众人所宗仰的文章大家。《后汉书·崔駰传》：“崔为文宗，世禅雕龙。”清代用以誉称省级学官提督学政（简称“提学”、“学政”）。临：指案临。清制，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本省各地考试生员，称案临。考试的名目有“岁考”、“科考”两种。

[5] 力疾：强支病体。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力病”。

[6] 府廨（xiè 械）：官署。旧时对官府衙门的通称。

[7] 关壮缪（mù 穆）：指关羽（？—219），字云长，河东解县（今山西临猗县西南）人。三国时蜀汉大将。死后追谥壮缪侯。见《三国志·蜀书》本传。后逐渐被神化，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也屡加封号。明万历年间敕封为“三界伏魔大帝威运震天尊关圣帝君”，顺治年间敕封为“忠义神武关圣大帝”。自是相沿，有“关帝”之称。

[8] 几：长方形的小桌子。墩：一种低矮的坐具。

[9] 连肩：肩靠肩，此指并排而坐。

[10] 笔札：犹笔、纸。札，古时供书写用的薄木简。

[11] 城隍：古代神话中守护城池的神，后为道教所信奉。相传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蜡祭八神之一的水（即隍）庸（即城）衍化而来。三国之后即有的地方祀城隍神，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普遍奉祀，一般称为某府某县城隍之神，视之如同人间的郡县长官。参见清赵翼《陔馀丛考·城隍神》。[12] 辱膺宠命：为旧时接受任命或命令时表示感激之词。辱，犹言承蒙。膺，受。宠命，恩赐的任命。

[13] 稽母寿籍：查看记载其母寿限的簿籍。稽，查。寿籍，迷信传说中阴世记载人们寿限的簿册，即所谓“生死簿”。

[14] 阳算：寿算，活在阳世的年数。

[15] 筹躇：犹豫不决。筹，通“踌”。

[16] 摄篆：代掌印信，指代理官职。摄，代理。篆，旧时印信刻以篆文，因代指官印。

[17] 瓜代：及瓜而代的省词。原意为至来年食瓜季节使人替代。

《左传·庄公八年》：“齐侯使连称、管至父戍葵丘，瓜时而住，曰：‘及瓜而代。’”后因称官员任职期满由他人接任为“瓜代”。这里是接任的意思。[18] 推仁孝之心：推许其仁孝的心志。推，推许，推重、赞许。

[19] 稽（q 乞）首：伏地叩头；旧时所行的跪拜礼。

[20] 长山：旧县名。辖境为今山东省邹平县东部。

[21] 镂膺朱幘（fén 坟）：形容马饰华美。镂膺，马胸部镂金饰带。《诗·秦风·小戎》：“虎镂膺，交二弓。”朱熹注：“镂膺，镂全以饰马当胸带也。”朱幘，红色辔饰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四牡有骄，朱幘鑣鑣。”朱熹注：“幘，鑣饰也。鑣者，马衔外铁，人君以来缠之也。”

## 耳 中 人

谭晋玄，邑诸生也[1]。笃信导引之术[2]，寒暑不辍，行之数月，若有所得。一日，方趺坐[3]，闻耳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可以见矣[4]。”开目即不复闻；合眸定息，又闻如故。谓是丹将成[5]，窃喜。自是每坐辄闻。因俟其再言，当应以覘之。一日，又言。乃微应曰：“可以见矣。”俄觉耳中习习然，似有物出。微睨之，小人长三寸许，貌狞恶如夜叉状[6]，旋转地上。心窃异之，姑凝神以观其变。忽有邻人假物，扣门而呼。小人闻之，意张皇，绕屋而转，如鼠失窟。谭觉神魂俱失，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颠疾[7]，号叫不休，医药半年，始渐愈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诸生：本指在学儒生，见《汉书·何武传》。唐代国学及州、县学规定学生员额，因称生员。明清时代，凡经考试取入府、州、县学的生员，通称诸生。

[2] 导引之术：我国古代强身除病的一种养生方法。导引，“导气使和，引体使柔”的意思，指屈伸俯仰，呼吸吐纳，使血脉流通。《庄子·刻意》：“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申，为寿而已矣。此道（导）引之士，养形之人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。”后为道教用以作修炼的迷信法术之一。道教有《太清导引养生经》。

[3] 趺（f 夫）坐：即“结跏趺坐”，略称“跏趺”。佛教徒坐禅的一种姿势，即将双足背交叉于左右股上；右手安左手掌中，二大拇指面相合，然后端身正坐，俗称盘腿打坐。见善导《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》。

《大智度论》：“诸坐法中，结跏趺坐最安稳，不疲极，此是坐禅人坐法。”  
[4] 可以见（xiàn 现）矣：可以现形了。见，通“现”。

[5] 丹：炼丹是道教法术之一。派于古代方术。原指在鼎炉中烧炼矿石药物，以制“长生不死”的丹药，即“金丹”。后道士将这一方术加以扩展，称“金丹”为“外丹”，称精神修炼的成果为“内丹”。人体比拟鼎炉，“精”、“气”比拟药物，以“神”去烧之，使精、气、神凝成“圣胎”，即为“内丹”。这里指内丹，后《王兰》一文中的“金丹”，指外丹。

[6] 夜叉：梵语音译。意译“能啖鬼”、“捷疾鬼”等。佛经中一种形象凶恶的鬼，列为天龙八部神众之一，我国诗文小说中，则常指丑恶之鬼，或喻凶暴丑恶之人。

[7] 颠疾：疯癫病。颠，通“癡”。

## 尸 变

阳信某翁者[1]，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，父子设临路店，宿行商。有车夫数人，往来负贩，辄寓其家。一日昏暮，四人偕来，望门投止[2]，则翁家客宿邸满[3]。四人计无复之，坚请容纳。翁沉吟思得一所，似恐不当客意。客言：“但求一席厦宇[4]，更不敢有所择。”时翁有子妇新死，停尸室中，子出购材木未归[5]。翁以灵所室寂，遂穿衢导客往。入其庐，灯昏案上；案后有搭帐衣[6]，纸衾覆逝者[7]。又观寝所，则复室中有连榻[8]。四客奔波颇困，甫就枕，鼻息渐粗。惟一客尚蒙眬。忽闻灵床上察察有声，急开目，则灵前灯火，照视甚了：女尸已揭衾，起；俄而下，渐入卧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绢抹额[9]。俯近榻前，遍吹卧客者三。客大惧，恐将及已，潜引被覆首，闭息忍咽以听之。未几，女果来，吹之如诸客。觉出房去，即闻纸衾声。出首微窥，见僵卧犹初矣。客惧甚，不敢作声，阴以足踏诸客；而诸客绝无少动。顾念无计[10]，不如着衣以窜。裁起振衣[11]，而察察之声又作。客惧，复伏，缩首衾中。觉女复来，连续吹数数始去[12]。少间，闻灵床作响，知其复卧。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，遽就着之，白足奔出[13]。尸亦起，似将逐客。比其离帟，而客已拔关出矣[14]。尸驰从之。客且奔且号，村中人无有警者。欲扣主人之门，又恐迟为所及。遂望邑城路，极力窜去。至东郊，瞥见兰若[15]，闻木鱼声[16]，乃急挝山门[17]。道人讶其非常[18]，又不即纳。旋踵，尸已至，去身盈尺。客窘益甚。门外有白杨，围四五尺许，因以树自障[19]；彼右则左之，彼左则右之[20]。尸益怒。

然各寝倦矣[21]。尸顿立。客汗促气逆[22]，庇树间。尸暴起，伸两臂隔树探扑之。客惊仆。尸捉之不得，抱树而僵。

道人窃听良久，无声，始渐出，见客卧地上。烛之死，然心下丝丝有动气。负入，终夜始苏。饮以汤水而问之，客具以状对。

时晨钟已尽[23]，晓色迷蒙，道人覘树上，果见僵女。大骇，报邑宰[24]。宰亲诣质验[25]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开。审谛之，则左右四指，并卷如钩，入木没甲。又数人力拔，乃得下。视指穴如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则以尸亡客毙，纷纷正晬。役告之故。翁乃从往，舁尸归。客泣告宰曰：“身四人出[26]，今一人归，此情何以信乡里？”宰与之牒，赉送以归[27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阳信：县名。在今山东省北部。

[2] 望门投止：见有人家，便去投宿。《后汉书·张俭传》：“俭得亡命，困迫遁走，望门投止。”止，宿。

[3] 客宿邸（d 底）满：住宿客人很多，旅舍已满。邸，旅舍。

[4] 一席厦宇：廊梅下一席之地。厦，两厢，走廊。宇，屋檐。

[5] 材木：棺木。材，棺。

[6] 搭帐衣：指灵堂中障隔灵床的帷幃。旧时丧礼，初丧停尸灵床，灵前置几，设位燃灯，祭以酒浆，几后设帷。见《莱阳县志》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“彻帷”《疏》：“彻帷者，初死恐人恶之，故有帷也。至小敛衣尸毕，有饰，故除帷也。”

[7] 纸衾（q n 钦）：指初丧时用以覆盖尸体的黄裱纸或白纸。衾，被。

《泰安县志》（民国本）：“既死，覆以纸被，报丧亲友，或谓‘接亡’，或谓‘落柩’。”

[8] 复室：指套房中的里间。

[9] 抹额：也叫“抹头”，一种束额的头巾。此指以巾束额。

[10] 计：此字底本模糊难辨，据铸雪斋抄本补正。[11] 振衣：抖动衣服；指欲穿衣。

[12] 数数（shuò shuò 朔朔）：多次。

[13] 白足：光着脚。

[14] 拔关：拔开门闩。关，门插关，即门闩。

[15] 兰若：梵语“阿兰若”的音译。《大乘义章》一五：“阿兰若者，此翻名为空闲处也。”原为佛家比丘习静修的处所，后一般指佛寺。[16] 木鱼：佛教法器名。刻木作鱼形，中凿空洞，扣之作声。一为圆形，刻有鱼鳞，僧人诵经时敲击以调音节；一为长形，吊庖堂前，开饭时击之以招僧众。《百丈清规·法器章》：“相传云，鱼昼夜常醒，刻木象形，击之，所以惊昏惰也。”

[17] 挝（zhu 抓）：敲。山门：寺院的外门。

[18] 道人：这里指和尚。晋宋间和尚、道士通称道人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：“晋宋间佛教初行，未有僧称，通曰道人。”

[19] 幃：本指屏风、帷幕，也作“障”，遮蔽。

[20] 彼左则右之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此五字。

[21] 寢（qīn 浸）倦：渐渐疲倦。寢，同“浸”，渐。

[22] 汗促气逆，汗直冒，气直喘。促，急。逆，不顺。

[23] 晨钟：这里指寺庙里清晨的钟声。钟，佛教法器。《百丈清规·法器章》：“大钟，丛林号令资始也。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，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。”

[24] 邑宰：指知县。

[25] 质验，质证查验；即问取证词，查验尸身。

[26] 身：《尔雅·释诂下》：“身，我也。”

[27] “宰与”二句：知县发给他证明文书，并赠送盘费，使其回家。赍（jī 鸡），以物送人。

## 喷水

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[1]，所僦第[2]，甚荒落。一夜，二婢奉太夫人宿厅上[3]，闻院内扑扑有声，如缝工之喷水者。太夫人促婢起，穴窗窥视[4]，见一老嫗，短身驼背，白发如帚，冠一髻，长二尺许，周院环走，疏急作鹤步[5]，行且喷，水出不穷。婢愕返白。太夫人亦惊起，两婢扶窗下聚观之。嫗忽逼窗，直喷櫺内；窗纸破裂，三人俱仆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东曦既上[6]，家人毕集，叩门不应，方骇。撬扉入，见一主二婢，骈死一室[7]。一婢鬲下犹温[8]。扶灌之，移时而醒，乃述所见。先生至，哀愤欲死。细穷没处，掘深三尺余，渐露白发；又掘之，得一尸，如所见状，面肥肿如生。令击之，骨肉皆烂，皮内尽清水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宋玉叔：即宋琬。宋琬（1614—1673），字玉叔，号荔裳，莱阳（今山东莱阳）人。清初著名诗人，与施闰章齐名，时称“南施北宋”。有《安雅堂集》。宋琬为顺治四年（1647）进士，授户部河南司主事，调吏部稽勋司郎中，后迁浙江、四川按察使。详见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。主事、郎中均为内阁各部的属官，即“部曹”。“为部曹时”，指宋琬在京期间。

[2] 所僦（jiù）第：租赁的宅第。

[3] 太夫人：汉代称列侯之母为太夫人。后泛称官僚豪绅之母。此指宋母。

[4] 穴窗：在窗纸上戳个洞。

[5] 疏急作鹤步：大步急行如鹤。[6] 东曦（x 希）：犹朝日。曦，日光。[7] 骈（pián）死：同死。骈，并，相挨。[8] 鬲下：胸腹之间，指胸口。鬲，同“膈”。

## 瞳人语

长安土方栋[1]，颇有才名，而佻脱不持仪节[2]。每陌上见游女[3]，辄轻薄尾缀之[4]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，见一小车，朱萋绣幃[5]；青衣数辈[6]，款段以从[7]。内一婢，乘小驷[8]，容光绝美。稍稍近覘之，见车幔洞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炫神夺，瞻恋弗舍，或先或后，从驰数里。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。何处风狂儿郎，频来窥瞻！”婢乃下帘，怒顾生曰：“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[9]，非同田舍娘子[10]，放教秀才胡觑[11]！”言已，掬辙土颺生。

生眯目不可开。才一拭视，而车马已渺。惊疑而返。觉目终不快。倩人启睑拨视，则睛上生小翳[12]；经宿益剧，泪簌簌不得止；翳渐大，数日厚如钱；右睛起旋螺，百药无效。懊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。闻《光明经》能解厄[13]。持一卷，浼人教诵[14]。初犹烦躁，久渐自安。旦晚无事，惟趺坐捻珠[15]。持之一年，万缘俱净[16]。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黑漆似，叵耐杀人[17]！”右目中应云：“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。”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复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时不窥园亭，珍珠兰遽枯瘠死[18]！”生素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问。忽闻此言，遽问妻：“兰花何使憔悴死？”妻诘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趋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异之。静匿房中以俟之，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，大不及豆，营营然竟出门去[19]。渐远，遂迷所在。俄，连臂归，飞上面，如蜂蚁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。又闻左言曰：“隧道迂[20]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启门。”右应云：“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”左曰：“我试辟，得与而俱[21]。”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。有顷，开视，豁见几物。喜告妻。妻审之，则脂膜破小窍，黑睛荧荧，如劈椒[22]。越一宿，幃尽消。细视，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。生虽一目眇，而较之双目者，殊更了了[23]。由是益自检束[24]，乡中称盛德焉[25]。

异史氏曰[26]：“乡有士人，偕二友于途，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，戏而吟曰：‘有美人兮[27]！’顾二友曰：‘驱之！’相与笑骋。俄，追及，乃其子妇。心赧气丧，默不复语。友伪为不知也者，评鹭殊褻[28]。士人忸怩[29]，吃吃而言曰[30]：‘此长男妇也。’各隐笑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眯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[31]？然小郎君生辟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长安：即今陕西省西安市。长安为汉、唐都城，因在旧时文学作品中常以长安代指国都。

[2] 佻（ti o挑）脱不持仪节：行为轻佻，不守礼节。佻脱，轻佻，轻率。持，守。仪节，礼仪。

[3] 陌（mò末）上：本指田间小路；南北叫“阡”，东西称“陌”。这里指郊野路上。

[4] 尾缀：犹尾随；在后紧跟。

[5] 朱萋（fú俘）绣幃（xi n显），大红车帘，绣花车帷。旧时女子乘车，车篷前后挂帘遮蔽，叫“萋”。幃，车上的障幔。

[6] 青衣：古时地位低贱者的服装。婢女多穿青衣，因以代称婢女。

[7] 款段，款段马，行动迟缓之马。此指骑马慢行。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：“土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泽车，御款段马……”《注》：“款，犹缓也，言形段迟缓也。”

[8] 小驷：小马。驷，四马一车，也泛指马，《礼记·三年问》：“若驷之过隙。”《经典释文》：“驷，马也。”

[9] 芙蓉城：迷信传说中的仙境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：“（石）曼卿卒后，其故人有见之者，云恍忽如梦中，言我今为鬼仙也，所主芙蓉城。”归宁：妇女回母家探视，古称归宁。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：“害澣害否，归宁父母。”宁，安，问安。

[10] 田舍娘子：乡下妇女，农妇。

[11] 放：任意。

[12] 小翳（yì 益）：小片障（云）膜。翳，目疾，遮蔽瞳孔的薄膜。下文“右睛起旋螺”，是说薄膜厚结成螺旋形。

[13] 《光明经》：佛教经典《金光明经》的简称。

[14] 浼（mǐ 每）人：央求人，请人。

[15] 捻珠：用手捻数着佛珠。珠，佛珠，也称“数珠”，梵语“钵塞莫”的意译，佛教徒念佛号或经咒时用以计数。通常用香木车成圆粒，贯穿成串，也有用玛瑙、玉石制作的，粒数多少不等，少者十四颗，多者达一千零八十颗。

[16] 万缘俱净：意思是各种世俗杂念全都消除。缘，佛家语，此指意念产生的因缘。

[17] 叵（p 颇）耐杀人：令人难以忍耐。叵，不可。杀，同“煞”。

[18] 珍珠兰：也称珠兰，常绿小灌木，初夏开小花，穗状花序，呈黄绿色，有香味。

[19] 营营：往来飞声。《诗·小雅·青蝇》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”朱熹注：“营营，往来飞声。”

[20] 隧道：地下暗道。这里指眼睛通向鼻孔的潜道。《素问·调经论》：“五藏之道，皆出于经隧。”注：“隧，潜道也。”

[21] 得与而俱：意思是，如果我启门成功，就与你共同使用。而，你。俱，一同。

[22] 劈椒：绽裂的花椒内仁。花椒内的黑子，俗名“椒目”。这里形容露出一小点黑色的瞳孔。

[23] 了了：清楚。

[24] 检束：指对言行检点约束。

[25] 盛德：美德。《史记·老子申韩列传》：“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”盛，大、美。

[26] “异史氏曰”：《聊斋志异》所用的一种论赞体例。异史氏，作者蒲松龄自称。本书撰写狐鬼神异故事多仿史书列传体例，因称“异史”；而在正文后，则仿照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和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的论赞体例，标以“异氏史曰”，以便作者直接发表议论。

[27] 有美人兮：《诗·郑风·野有蔓草》中的诗句。原诗为：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”

[28] 评鹭（zhì 质）殊褻：评论得十分猥褻、下流。鹭，定。

[29] 忸怩：羞愧惹缩的样子。

[30] 吃吃（j j 机机）：形容说话结结巴巴、吞吐含混。

[31] 菩萨：梵语“善提萨萐”的略称。《翻译名义集》一引法藏释：“菩提，此谓之觉；萨萐，此曰众生。以上智求菩提，用悲下术众生。”佛教用以指自觉本性而又善度众生的修行者，地位仅次于佛，世传观世音菩萨多现女身。

## 画 壁

江西孟龙潭[1]，与朱孝廉客都中[2]。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[3]，俱不甚弘敞[4]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[5]。见客入，肃衣出迓[6]，导与随喜[7]。殿中塑志公像[8]。两壁画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[9]，内一垂髻者[10]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法座上[11]，偏袒绕视者甚众[12]。朱亦杂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裾。回顾，则垂髻儿，颯然竟去[13]。履即从之。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朱次且不敢前[14]。女回首，举手中花，遥遥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寂无人；遽拥之，亦不甚拒，遂与狎好。既而闭户去，嘱勿咳，夜乃复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共觉之，共搜得生，戏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尚发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珥[15]，促令上鬟[16]。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视女，髻云高簇，鬟凤低垂，比垂髻时尤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褻，兰麝熏心[17]，乐方未艾。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[18]，縲锁锵然[19]；旋有纷嚣腾辨之声。女惊起，与生窃窥，则见一金甲使者[20]，黑面如漆，缩锁挈槌[21]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全未？”答言：“已全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贻伊戚[22]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鶚顾[23]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，张皇谓朱曰：“可急匿榻下。”乃启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

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。未几，烦喧渐远，心稍安；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[24]。朱局踖既久[25]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景状殆不可忍，惟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。时孟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朱，疑以问僧。僧笑曰：“往听说法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，以指弹壁而呼曰：“朱檀越何久游不归[26]？”旋见壁间画有朱像，倾耳仁立，若有听察。僧又呼曰：“游侣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[27]，目瞪足栗。孟大骇，从容问之，盖方伏榻下，闻扣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视拈花人，螺髻翘然[28]，不复垂髻矣。朱惊拜老僧，而问其故。僧笑曰：“幻由人生，贫道何能解。”朱气结而不扬，孟心骇叹而无主。即起，历阶而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幻由人作，此言类有道者[29]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。皆人心

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[30]，惜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江西：清代行省名，辖境约当今江西省。

[2]孝廉：这里指举人。孝廉为汉代选举官吏的科目，孝指孝子，廉指廉洁之士，由郡国推举，报请朝廷任用。明清科举制度，举人由乡试产生，与汉代孝廉由郡国推举相似，因称举人为孝廉。

[3]禅(chán 馋)舍：僧舍。禅，佛家语，梵语音译“禅那”的略称，专心静思的意思。旧时诗文常将与佛教有关的事物都冠以“禅”字，如禅房、禅堂等。

[4]弘敞：宽阔明亮。敞，原作“厂(廠)”，据青柯亭刻本改。

[5]挂搭：行脚僧(也叫游方僧)投宿暂住的意思。也称“挂搭”、“挂

单”、“挂锡”。袿，指僧衣；单，指僧堂东西两序的名单；锡，指锡杖。行脚僧投宿寺院，衣钵和锡杖不能放在地上，而要挂在僧堂东西两序名单下面的钩上，故称。[6]肃衣，整衣，表示恭敬。

[7] 随喜：佛家语，意思是随己所喜，做些善事；指随意向僧人布施财物。见《法华经·随喜功德品》。后因称游观寺院为随喜。

[8]志公：指南朝僧人保志。保志（418—514），也作“宝志”，相传自宋太始（465—471）初，他表现出种种神异的言行，齐、梁时王侯士庶视之为“神僧”。见《高僧传·神异·梁京师释保志》。

[9]散花天女：佛经故事中的神女。《维摩诘经·观众生品》载，维摩诘室有一天女，每见诸菩萨聆听讲说佛法，就呈现原身，并将天花撒在他们身上，以验证其向道之心：道心坚定者花不着身，反之则着身不去。[10]垂髻（tiao 条）：披发下垂。古时十五岁以下儿童不束发，因称童稚为垂髻。这里指未曾束发的少女。

[11] 说法：讲说佛法。

[12] 偏袒绕视者：此指和尚。偏袒，袒露右肩，详《聊斋自志》注。[13] 輶（ch n 产）然：笑的样子。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“桓公輶然而笑。”[14] 次且（z j 资苴）：同“赳赳”。进退犹豫。

[15] 簪珥（r 耳）：发簪和耳环。

[16] 上鬢：俗称“上头”。山东旧时习俗，女子临嫁梳妆冠笄、插戴首饰，称“上头”。《城武县志》（道光十年）：“于吉时为女冠笄作乐，名上头。”[17] 兰麝：兰草和麝香。古时妇女熏香用品。

[18]吉莫靴：皮靴。吉莫，皮革。《北齐书·韩宝业等传》：“臣向见郭林宗从冢中出，着大帽、吉莫靴，插马鞭。”

[19] 縲（léi 累）锁：拘系犯人的锁链。縲，黑绳。

[20] 金甲使者：身着金制铠甲的使者。

[21] 絜（xié 协）：持。通“挈”。

[22] 勿貽伊戚：意为不要自招罪罚。《诗·小雅·小明》：“心之忧矣，自治伊戚。”诒，通“贻”，遗留。伊，通“繫”（y ），是。戚，忧愁。

[23] 反身鹞顾，反转身来，瞋目四顾。鹞，猛禽，双目深陷，神色凶狠。

[24] 语论：谈论。语，交相告语。

[25] 局蹐（jú jí 局脊）：畏缩恐惧而蜷曲。局，同跼，屈曲。蹐，两足相叠。

[26]檀越：也作“檀那”，梵语“陀那钵底”的音译，义译为“施主”，指向寺院施舍财物的俗家人。

[27] 灰心木立：心如死灰，形似槁木。灰心，是说心沉寂如死灰；木立，是说站立着象枯干的木头，没有知觉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！”

[28] 螺髻翘然：螺形发髻高高翘起，为已婚妇女的发式。

[29] 此言类有道者：说出这样话的，象是一位深通哲理的人。有道，谓深明哲理。

[30]老婆心切：教人心切。佛家称教导学人亲切叮咛者曰老婆，寓慈悲之意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二载，唐代义玄禅师初投江西黄檗山参希运大师。义玄问黄檗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“黄檗便打，如是三问，三遭打。”黄檗意欲以此令其自悟，而义玄不解其意，辞去，往参大愚禅师。大愚说：“黄

槩恁么老婆，为汝得彻困，犹觅过在。”义玄顿时领悟到希运的用意，随即返回黄槩山受教。黄槩问云：“汝回太速生。”义玄云：“只为老婆心切。”

## 山 魃[1]

孙太白尝言：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[2]。麦秋旋里[3]，经旬始返。启斋门，则案上尘生，窗间丝满。命仆粪除[4]，至晚始觉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陈卧具，扃扉就枕[5]，月色已满窗矣。辗转移时，万籁俱寂[6]。忽闻风声隆隆，山门豁然作响。窃谓寺僧失扃。注念间[7]，风声渐近居庐，俄而房门辟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声已入屋；又有靴声铿铿然，渐傍寝门。心始怖。俄而寝门辟矣。急视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与梁齐。面似老瓜皮色；目光睒闪[8]，绕室四顾；张巨口如盆，齿疏疏长三寸许[9]；舌动喉鸣，呵喇之声，响连四壁。公惧极；又念咫尺之地，势无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。乃阴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声[10]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。公少缩。鬼攫得衾，捽之，忿忿而去，公随衾堕，伏地号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则门闭如故，排窗入，见状，大骇。扶曳登床[11]，始言其故。共验之，则衾夹于寝门之隙。启扉检照，见有爪痕如箕，五指着处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复留，负笈而归[12]。后问僧人，无复他异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山魃(xi o 消)：也作“山臊”。传说中的山怪。《正字通》引《抱朴子·登涉篇》：“山精形如小儿，独足向后，夜喜犯人，名曰魃。”今本《抱朴子》“魃”作“魃”。《荆楚岁时记》、东方朔《神异经》“魃”并作“臊”。山东民间视为恶鬼，方志中多载春节燃爆竹以驱山魃事。如《商河县志》：“正月元旦……五更燃爆竹，以驱山魃。”

[2]肄(yì 艺)业：修习学业。《左传·文公四年》：“臣以为肄业及之也。”杜预注：“肄，习也。”

[3]麦秋：麦收季节。《礼·月令》：“孟夏麦秋至。”秋，指农作物成熟之期。

[4]粪除：扫除。

[5]扃(ji ng 炯)扉：插门。扃，门插关。下文“失扃”，意思是忘了插门。

[6]万籁俱寂：什么声响都没有。

[7]注念间；专注凝思之时。

[8]睒(sh n 闪)闪：像闪龟一样。《胶澳志·方言》(民国本)：“电光曰睒。”

[9]齿疏疏：牙齿稀稀拉拉。疏，稀。

[10]缶(f u 否)：一种口小腹大的盛器。

[11]扶曳(yè 叶)：挽挾拖拉。

[12]负笈(j 及)：背着书箱。笈，书箱。

## 咬 鬼

沈麟生云：其友某翁者，夏月昼寝，蒙眬间，见一女子褰帘

入[1]，以白布裹首，缋服麻裙[2]，向内室去。疑邻妇访内人者；又转念，何遽以凶服入人家[3]？正自皇惑，女子已出。细审之，年可三十余，颜色黄肿，眉目蹙蹙然[4]，神情可畏。又逡巡不去，渐逼卧榻。遂伪睡，以观其变。无何，女子摄衣登床[5]，压腹上，觉如百钧重。心虽了了，而举其手，手如缚；举其足，足如痿也[6]。急欲号救，而苦不能声。女子以喙嗅翁面，颧鼻眉额殆遍。觉喙冷如冰，气寒透骨。翁窘急中，思得计：待嗅至颧

颊[7]，当即因而啮之[8]。未几，果及颧。翁乘势力齧其颧[9]，齿没于肉。女负痛身离，且挣且啼。翁齧益力。但觉血液交颧，湿流枕畔。相持正苦，庭外忽闻夫人声，急呼有鬼，一缓颊而女子已飘忽遁去[10]。夫人奔入，无所见，笑其魘梦之诬[11]。翁述其异，且言有血证焉。相与检视，如屋漏之水，流枕浹席[12]。伏而嗅之，腥臭异常。翁乃大吐。过数日，口中尚有馀臭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褰(qi n 愆)帘：掀帘。褰，揭起，掀。

[2] 缋(cu 崔)服麻裙：古代的丧服。缋，披于胸前的麻布条，服三年之丧者用之。麻裙，麻布作的下衣。

[3] “何遽”句：凶服，即丧服。上文言“白布裹首”，可见是新丧。旧时新丧，着丧服不能串门，以为不吉利，因有疑问。[4] 眉目蹙蹙(cù 促)然：皱眉愁苦的样子。

[5] 痿(W i 委)：痿痹，肢体麻痹。

[6] 摄衣：提起衣裙。摄，提起。

[7] 颧(yí 夷)颊：下巴至两腮之间，指脸的下部。

[8] 啮：同“咬”。

[9] (hé 核)：咬。

[10] 缓颊：放松面部肌肉，这里意即松口。

[11] 魘(y n 掩)梦之诬：恶梦的幻觉。魘，恶梦，梦中惊骇。诬，以无当有。

[12] 浹(ji 夹)席：流满床席。浹，遍，满。

## 捉 狐

孙翁者，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。素有胆。一日，昼卧，仿佛有物登床，遂觉身摇摇如驾云雾。窃意无乃压狐耶[1]？微窥之，物大如猫，黄毛而碧嘴，自足边来。蠕蠕伏行，如恐翁辖。逡巡附体：着足足痿，着股股突。甫及腹，翁骤起，按而捉之，握其项，物鸣急莫能脱。翁亟呼夫人，以带紮其腰[2]。乃执带之两端，笑曰：“闻汝善化，今注目在此，看作如何化法。”言次，物忽缩其腹，细如管，几脱去。翁大愕，急力缚之，则又鼓其腹，粗于碗，坚不可下；力稍懈，又缩之。翁恐其脱[3]，命夫人急杀之。夫人张皇四顾，不知刀之所在。翁左顾示以处。比回首，则带在手如环然，物已渺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压狐：睡梦之中感到胸闷气促，俗称“压狐子”。压，或作“魇”。

[2] 紮（zhí 陟）：绊缚马足，这里是拴缚的意思。

[3] 翁：原作“公”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。下同。

### 莛中怪

长山安翁者[1]，性喜操农功[2]。秋间莽熟[3]，刈堆陇畔。时近村有盗稼者，因命佃人[4]，乘月辇运登场[5]；俟其装载归，而自留逻守。遂枕戈露卧。目稍瞑，忽闻有人践莽根，咋咋作响。心疑暴客[6]。急举首，则一大鬼，高丈余，赤发鬚须[7]，去身已近。大怖，不遑他计，踊身暴起，狠刺之。鬼鸣如雷而逝。恐其复来，荷戈而归。迎佃人于途，告以所见，且戒勿往。众未深信。越日，曝麦于场，忽闻空际有声。翁骇曰：“鬼物来矣！”乃奔，众亦奔。移时复聚，翁命多设弓弩以俟之。翼日[8]，果复来。数矢齐发，物惧而遁。二三日竟不复来。麦既登仓，禾杂遯[9]，翁命收积为垛，而亲登践实之，高至数尺。忽遥望骇曰：“鬼物至矣！”众急觅弓矢，物已奔翁[10]。翁仆，齧其额而去。共登视，则去额骨如掌，昏不知人。负至家中，遂卒。后不复见。不知其何怪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长山：旧县名，故地在今山东邹平一带。

[2] 农功：农事，即农活。

[3] 莽（qiáo 桥）：同“莽”，荞麦。

[4] 佃（tián 田）人：指农村佣工。

[5] 乘月辇运：就着月光推车搬运。辇，手推车。

[6] 暴客：盗贼。[7] 鬚（níng 宁）须，髭须乱张，样子凶恶。

[8] 翼日：明日。翼，通“翌”。

[9] 禾（jiè 皆）杂遯（tà 沓）：指荞麦秸散乱在地。，庄稼秸秆。杂遯，也作“杂沓”，杂乱。

[10] “奔翁”“翁仆”之“翁”，底本并作“公”，据铸雪斋抄本改。

## 宅 妖

长山李公，大司寇之侄也[1]。宅多妖异。尝见厦有春凳[2]，肉红色，甚修润。李以故无此物[3]，近抚按之，随手而曲，殆如肉栗，骇而却走。旋回视，则四足移动，渐入壁中。又见壁间倚白挺[4]，洁泽修长。近扶之，膩然而倒，委蛇入壁[5]，移时始没。

康熙十七年[6]，王生俊升设帐其家[7]。日暮，灯火初张，生着履卧榻上。忽见小人，长三寸许，自外入，略一盘旋，即复去。少顷，荷二小凳来，设堂中，宛如小儿辈用梁心所制者[8]。又顷之，二小人舁一棺入，长四寸许，停置凳上。安厝未已[9]，一女子率厮婢数人来[10]，率细小如前状。女子衰衣[11]，麻缠束腰际，布裹首；以袖掩口，嚶嚶而哭，声类巨蝇。生睥睨良久[12]，毛森立，如霜被于体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颠床下，摇战莫能起。馆中人闻声毕集，堂中人物杳然矣。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大司寇：指李化熙，字五弦，长山（今山东邹平县）人。明崇祯进士，官四川巡抚，总督三边，统理西征军务。入清，官至刑部尚书。《长山县志》、《山东省通志》、《清史稿》均有传。司寇，西周所置官，春秋、战国相沿，掌管刑狱、纠察等事。后世以大司寇为刑部尚书的别称。

[2]春凳，一种长条形的木凳。

[3]故：原来。[4]白挺：白木棍棒。

[5]委蛇（wēi yí 威移）：通“逶迤”，曲折而进。

[6]康熙十七年：即公元一六七八年。

[7]设帐，指设馆授徒，做教书先生。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载，马融“常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，弟子以次相传，鲜有入其室者。”

[8]梁（ji 皆）心：高粱秆心。

[9]安厝（Cuò 错），安措，安置。厝，停柩待葬。

[10]厮婢：奴婢。

[11]衰（cu 催）衣：丧服。详见前《咬鬼》注。下句“麻埂”，是旧时居丧者束于腰际的麻绦。

[12]睥睨（bìnì 币膩）：窥察。

## 王六郎

许姓，家淄之北郭[1]，业渔。每夜，携酒何上，饮且渔。饮则酌地[2]，祝云[3]：“河中溺鬼得饮。”以为常。他人渔，迄无所获，而许独满筐。一夕，方独酌，有少年来，徘徊其侧。让之饮，慨与同酌。既而终夜不获一鱼，意颇失。少年起曰：“请于下流为君驱之[4]。”遂飘然去。少间，复返，曰：“鱼大至矣。”果闻唼呷有声[5]。举网而得数头，皆盈尺。喜极，申谢[6]。欲归，赠以鱼，不受，曰：“屡叨佳酝[7]，区区何足云报。如不弃，要当以为长耳[8]。”许曰：“方共一夕，何言屡也？如肯永顾，诚所甚愿；但愧无以为情。”询其姓字，曰：“姓王，无字[9]，相见可呼王六郎。”遂别。明日，许货鱼，益沽酒[10]。晚至河干[11]，少年已先在，遂与欢饮。饮数杯，辄为许驱鱼。

如是半载。忽告许曰：“拜识清扬[12]，情逾骨肉。然相别有日矣。”语甚凄楚。惊问之。欲言而止者再，乃曰：“情好如吾两人，言之或勿讶耶？今将别，无妨明告：我实鬼也。素嗜酒，沉醉溺死，数年于此矣。前君之获鱼，独胜于他人者，皆仆之暗驱，以报酹奠耳。明日业满[13]，当有代者，将往投生。相聚只今夕，故不能无感。”许初闻甚骇；然亲狎既久，不复恐怖。因亦欷歔，酌而言曰：“六郎饮此，勿戚也。相见遽违，良足悲侧，然业满劫脱[14]，正宜相贺，悲乃不伦[15]。”遂与畅饮。因问：“代者何人？”曰：“兄于河畔视之，亭午[16]，有女子渡河而溺者，是也。”听村鸡既唱，洒涕而别。明日，敬伺河边，以覘其异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，及河而堕。儿抛岸上[17]，扬手掷足而啼。妇沉浮者屡矣，忽淋淋攀岸以出，藉地少息，抱儿径去。当妇溺时，意良不忍，思欲奔救，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，故止不救。及妇自出，疑其言不验。抵暮，渔旧处。少年复至，曰：“今又聚首，且不言别矣。”问其故。曰：“女子已相代矣；仆怜其抱中儿，代弟一人，遂残二命，故舍之。更代不知何期。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耶？”许感叹曰：“此仁人之心，可以通上帝矣。”由此相聚如初。数日，又来告别。许疑其复有代者。曰：“非也。前一念恻隐[18]，果达帝天。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[19]，来日赴任。倘不忘故交，当一往探，勿惮修阻[20]。”许贺曰：“君正直为神，甚慰人心。但人神路隔，即不惮修阻，将复如何？”少年曰：“但往，勿虑。”再三叮咛而去。

许归，即欲冶装东下。妻笑曰：“此去数百里，即有其地，恐土偶不可以共语[21]。”许不听，竟抵招远。问之居人，果有邬镇。寻至其处，息肩逆旅[22]，问祠所在。主人惊曰：“得无客姓为许？”许曰：“然。何见知？”又曰：“得勿客邑为淄？”曰：“然。何见知？”主人不答，遽出。俄而丈夫抱子，媳女窥门，杂沓而来，环如墙堵。许益惊。众乃告曰：“数夜前，梦神言：淄川许友当即来，可助以资斧[23]。祇候已久[24]。”许亦异之，乃往祭于祠而祝曰：“别君后，寤寐不去心[25]，远践曩约。又蒙梦示居人，感篆中怀[26]。愧无腆物[27]，仅有卮酒[28]；如不弃，当如河上之饮。”祝毕，焚钱纸。俄见风起座后，旋转移时，始散。夜梦少年来，衣冠楚楚，大异平时。谢曰：“远劳顾问[29]，喜泪交并。但任微职，不便会面，咫尺河山[30]，甚怆于怀。居人薄有所赠，聊酬夙好[31]。归如有期，尚当走送。”居数日，许欲归。众留殷勤，朝请暮邀，日更数主。许坚辞欲行。众乃折柬抱襆[32]，争来致赆[33]，不终朝[34]，馈遗盈囊。苍头稚子毕集[35]，祖

送出村[36]。歘有羊角风起[37]，随行十余里。许再拜曰：“六郎珍重！勿劳远涉。君心仁爱，自能造福一方，无庸故人嘱也。”风盘旋久之，乃去。村人亦嗟讶而返。许归，家稍裕，遂不复渔。后见招远人问之，其灵应如响云[38]。或言：即章丘石坑庄。未知孰是。异史氏曰：“置身青云[39]，无忘贫贱，此其所以神也。今日车中贵介[40]，宁复识戴笠人哉[41]？余乡有林下者[42]，家褊贫[43]。有童稚交[44]，任肥秩[45]。计投之必相周顾。竭力办装，奔涉千里，殊失所望；泻囊货骑[46]，始得归。其族弟甚谐，作月令嘲之云：‘是月也，哥哥至，貂帽解，伞盖不张，马化为驴，靴始收声[47]。’念此可为一笑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 淄之北郭：指淄川县城北郊。淄，淄川县，今属山东省淄博市。郭，外城，这里指城郊。下文“河”，当指流经淄川的孝妇河。

[2] 酌（lèi 泪）地：浇酒于地以祭鬼神。下文所说“酌奠”，义同。

[3] 祝：祷告。

[4] 下流：河的下流。

[5] 唼呷（zàxi 匝虾）：鱼吞吸食物的声音。

[6] 申谢：道谢。申，陈述，表示。

[7] 叨（tō 涛）：表示承受的谦词。

[8] 要当以为长：意思是将经常为他驱鱼。要当，将要。长，通“常”。

[9] 字：表字。古时男子幼时起名，二十岁左右行冠礼，据本名相应之义另起别名称“字”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幼名，冠字，……周道也。”

[10] 益沽酒：多买些酒。益，增加。沽，买。

[11] 河干：河岸。《诗·魏风·伐檀》：“置之河之干兮。”干，涯岸。

[12] 清扬：对人容颜的颂称，犹言丰采。《诗·邶风·君子偕老》：“子之清扬，扬且之颜也。”朱熹注：“清，视清明也；扬，眉上广也；颜，额角丰满也。”

[13] 业满：佛家语，谓业报已满。业，业报，谓所行善恶，必将得到相应的报应。此指恶业，受苦、为善与之相抵，即是业满。[14] 劫脱：劫难以脱免。劫，梵语音译“劫波”的略语。佛教对“劫”解释不一；世人多借指命定的难以逃脱的灾难。

[15] 不伦：谓当喜而悲，不合情理。

[16] 亭午，正午，中午。

[17] 儿抛岸上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上”字。

[18] 一念恻隐：一点同情之心。恻隐，同情，怜悯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

[19] 招远县邬镇土地：招远县，今属山东省。邬镇，村镇名。土地，土地神，古称“社神”。《通俗编·神鬼》：“今凡社神，俱呼土地。”旧俗村民祭祀土地神，祈求年丰岁熟。

[20] 勿惮（dàn 担）修阻：不要怕路远难往。惮，怕。修阻，路远难行。

[21] 土偶：泥塑神像。

[22] 息肩逆旅，住在旅馆里。息肩，放下肩上担子，指止息。逆旅，迎止宾客之处，即旅店。逆，迎。

[23] 资斧：路费。《易·旅》：“旅于处，得其资斧。”

[24] 祗候：恭侯。

[25] 寤寐不去心：犹言日夜思念。寤，醒来时；寐，睡着时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”

[26] 感篆中怀：感激之情，铭记于心。篆，刻。中，心。

[27] 腆（tǐn 填）物：丰厚的礼物。腆，丰厚。

[28] 卮酒：酒一卮。卮，酒器，容量四升。

[29] 顾问：亲临看望。

[30] 咫尺河山：近在咫尺，如隔河山。

[31] 夙（sù 素）好，旧交；指昔日交好之情。

[32] 折柬抱襆：拿着礼帖，抱着礼品。柬，通“简”。折简，即折半之简，意为便笺，以之书写礼帖。后指裁纸写信。此指裁纸。襆，包袱，此指礼品包裹。

[33] 致赆（jìn 尽）：送行赠礼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：“行者必以赆。”赆，以财物赠行者。

[34] 不终朝（zhō 招）：不出一个早晨。朝，早晨。

[35] 苍头：这里指老者。

[36] 祖送：饯行送别。祖，祭名，出行以前祭祀路神。《诗·大雅·韩奕》：“韩侯出祖，出宿于屠。显父饯之，清酒百壶。”引申为敬酒饯行。

[37] 羊角风：旋风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。”迷信以为鬼神驾旋风而行，此指六郎在隐形送行。

[38] 灵应如响：意思是十分灵验，有求必应。响，应声、回响。

[39] 置身青云：此处指王六郎高升为土地之神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“须贾顿首言死罪，曰：‘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。’”青云，指高空，喻指高官显位。

[40] 贵介：地位高贵的大人物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。”介，大。

[41] 戴笠人：指贫贱时结交的故人。戴笠，指处于贫贱的地位。周处《风土记》：“越俗性率朴，初与人交，有礼，封土坛，祭以犬鸡，祝曰：卿虽乘车我戴笠，后日和逢下车揖：我步行，君乘车，他日相逢君当下。”

[42] 林下者：指乡居不仕之人。

[43] 褊（qi 其）贫：十分贫穷。褊，甚。

[44] 童稚交：幼年时结交的朋友。

[45] 肥秩：肥缺。秩，旧指官吏的俸禄，也指官位品级。

[46] 泻囊货骑（jì 寄）：花空钱袋，卖掉坐骑。囊，指钱袋。

[47] “作月令”七句：月令，《礼记》篇名，记述每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、行政及相关事物。这里模拟“月令”的文式，写这位林下者的可笑遭遇，是该谐讽世的游戏笔墨。“貂帽解，伞盖不张”，指羞惭丧气，不再摆排场。“马化为驴”，指盘川不足，只好卖掉马，换头驴骑回来。“靴始收声”，从此收心，不再着靴外出干求了。

## 偷 桃

童时赴郡试[1]，值春节[2]。旧例，先一日，各行商贾，彩楼鼓吹赴藩司，名曰“演春”[3]。余从友人戏瞩[4]。是日游人如堵。堂上四官，皆赤衣[5]，东西相向坐。时方稚，亦不解其何官。但闻人语嘈杂[6]，鼓吹聒耳。忽有一人，率披发童，荷担而上[7]，似有所白；万声汹动，亦不闻为何语。但视堂上作笑声。即有青衣人大声命作剧。其人应命方兴[8]，问：“作何剧？”堂上相顾数语。吏下宣问所长。答言：“能颠倒生物[9]。”吏以白官。少顷复下，命取桃子。

术人声诺，解衣覆笥上，故作怨状，曰：“官长殊不了了！坚冰未解，安所得桃？不取，又恐为南面者所怒[10]。奈何！”其子曰：“父已诺之，又焉辞？”术人惆怅良久，乃云：“我筹之烂熟。春初雪积，人间何处可觅？惟王母园中[11]，四时常不凋卸[12]，或有之。必窃之天上，乃可。”子曰：“嘻！天可阶而升乎[13]？”曰：“有术在。”乃启笥，出绳一团，约放十丈，理其端，望空中掷去；绳即悬立空际，若有物以挂之。未几，愈掷愈高，渺入云中；手中绳亦尽。乃呼子曰：“儿来！余老惫，体重拙，不能行，得汝一往。”遂以绳授子，曰：“持此可登。”子受绳，有难色，怨曰：“阿翁亦大愤愤[14]！如此一线之绳，欲我附之，以登万仞之高天。倘中道断绝，骸骨何存矣！”父又强鸣拍之[15]，曰：“我已失口，悔无及。烦儿一行。儿勿苦，倘窃得来，必有百金赏，当为儿娶一美妇。”子乃持索，盘旋而上，手移足随，如蛛趁丝，渐入云霄，不可复见。久之，坠一桃，如碗大。术人喜，持献公堂。堂上传示良久，亦不知其真伪。忽而绳落地上，术人惊曰：“殆矣！上有人断吾绳，儿将焉托！”移时，一物堕。视之，其子首也。捧而泣曰：“是必偷桃，为监者所觉。吾儿休矣！”又移时，一足落；无何，肢体纷堕，无复存者。术人大悲，一一拾置笥中而合之，曰：“老夫止此儿，日从我南北游。今承严命[16]，不意罹此奇惨！当负去瘞之。”乃升堂而跪，曰：“为桃故，杀吾子矣！如怜小人而助之葬，当结草以图报耳[17]。”坐官骇讫，各有赐金。术人受而缠诸腰，乃扣笥而呼曰：“八八儿，不出谢赏，将何待？”忽一蓬头僮首抵笥盖而出，望北稽首，则其子也。以其术奇，故至今犹记之。后闻白莲教能为此

术[18]，意此其苗裔耶[19]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童时赴郡试：童年时赴府城应试。试，此指“童试”。明清时代应试生员（秀才）的考试，称“童生试”，简称“童试”。童试共分三个阶段：初为县试，录取后参加府试，最后参加院试，录取即为生员。郡，指济南，当时淄川属济南府。

[2] 春节：古时以立春为春节。

[3] “旧例”五句：指山东旧时习俗，于立春前一日的迎春活动。如《商河县志》（道光本）载：“立春前一日，官府率士民具芒种春牛，迎春于东郊，里人行户扮渔樵耕读诸戏，结彩为楼，以五辛为春盘，饮酒簪花，啖春饼……”藩司，即布政使，明代为一省的行政长官，清代则为总督、巡抚的属官，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。这里指藩司衙门。

[4] 戏瞩：游玩观看。

[5] 四官皆赤衣：《明会要》二四引《会典》、《通考》：“凡公服：……一至四品，绯袍。”清初服色，沿袭明制。据此，四官应为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等省级官员。

[6] 人语哢（jì 剂）嘈（cáo 曹），人声喧闹。[7] 荷担：指用担子挑着道具。

[8] 方兴：方始站起。上文“似有所白”，当指跪白。

[9] 颠倒生物：意思是能颠倒按季节时令所生长的植物。

[10] 南面者：这里指堂上长官。古以面南为尊，帝王或长官都坐北朝南。

[11] 王母园：即西王母的蟠桃园。王母，指西王母，俗称“王母娘娘”，古代神话中的女神。《艺文类聚》八六引《汉武故事》：“东郡献短人，呼东方朔。朔至，短人因指朔谓上曰：‘西王母种桃，三千岁一为子，此儿不良也，已三过偷之矣。’后西王母下，出桃七枚，母因瞰二，以五枚与帝，帝留核着前。母曰：‘用此何？’上曰：‘此桃美，欲种之。’母笑曰：‘此桃三千年一着子，非下土所植也。’”据此，后世小说遂衍化出西王母的蟠桃园。

[12] 凋卸：即凋谢。卸，通“谢”，落。

[13] 无可阶而升乎：天可以沿着阶梯爬上去吗。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”阶，梯。

[14] 大愤愤（kuikuì 愧愧）：太糊涂。大，通“太”。

[15] 鸣拍之：抚拍哄劝他。鸣，哄儿声。《世说新语·惑溺》：“儿见充（贾充）喜踊，充就乳母手中鸣之。”

[16] 严命：这里指官长的指示、训令。严，本为对父亲的尊称，父命因称“严命”。旧时称地方官为父母官，所以借称。

[17] 结草以图报：意思是死了也要报答恩惠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载，魏武子病时嘱其子魏颢，一定要让其爱妾改嫁；病危时又嘱以此妾殉葬。武子死后，魏颢遵照前嘱让她改嫁了。后来魏颢与秦力士杜回交战，见一老人结草绊倒杜回，使其得胜。夜间梦见那位老人来说，他是所嫁妾的父亲，以此来报答魏颢未让其女殉葬的恩惠。后遂以“结草”代指报恩。

[18] 白莲教：也称“白莲社”，是一个杂有佛道思想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。起源于佛教的白莲宗。元、明、清三代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。元末红巾军刘福通、韩山童，明末山东巨野人徐鸿儒，均以白莲教聚结群众，发动起义。

[19] 苗裔：远末子孙。《离骚》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”这里指白莲教的后世徒众。

## 种 梨

有乡人货梨于市[1]，颇甘芳，价腾贵。有道士破巾絮衣[2]，丐于车前。乡人咄之，亦不去；乡人怒，加以叱骂。道士曰：“一车数百颗，老衲止丐其一[3]，于居士亦无大损[4]，何怒为？”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，乡人执不肯。肆中佣保者[5]，见喋聒不堪[6]，遂出钱市一枚，付道士。道士拜谢，谓众曰：“出家人不解吝惜。我有佳梨，请出供客。”或曰：“既有之，何不自食？”曰：“我特需此核作种。”于是掬梨大啖[7]。且尽，把核于手，解肩上镢[8]，次地深数寸，纳之而覆以土。向市人索汤沃灌。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瀋[9]，道士接浸坎处。万目攒视[10]，见有勾萌出[11]，渐大；俄成树，枝叶扶苏[12]；倏而花，倏而实，硕大芳馥，累累满树。道士乃即树头搞赐观者，顷刻向尽。已，乃以镢伐树，丁丁良久[13]，方断：带叶荷肩头，从容徐步而去。

初，道士作法时，乡人亦杂立众中，引领注目[14]，竟忘其业。道士既去，始顾车中，则梨已空矣。方悟适所俵散[15]，皆己物也。又细视车上一靶亡[16]，是新凿断者。心大愤恨。急迹之[17]，转过墙隅，则断靶弃垣下，始知所伐梨本，即是物也。道士不知所在。一市粲然[18]。

异史氏曰：“乡人愤愤，憨状可掬，其见笑于市人，有以哉[19]。每见乡中称素封者[20]，良朋乞米，则怫然[21]，且计曰：‘是数日之资也。’或劝济一危难，饭一葷独[22]，则又忿然，又计曰：‘此十人、五人之食也。’甚而父子兄弟，较尽锱铢[23]。及至淫博迷心，则顷囊不吝；刀锯临颈，则殒命不遑。诸如此类，正不胜道；蠢尔乡人，又何足怪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货梨于市：在集市上卖梨。货，卖。

[2]道士：道教的宗教职业者。巾，指道巾，道士帽，玄色，布缎制作。

[3]老衲（nà 纳）：佛教戒律规定，僧尼衣服应用人们遗弃的破布碎片缝缀而成，称“百衲衣”，僧人因自称“老衲”。此处借作道士自称。[4]居士：梵语“迦罗越”的意译。见《维摩诘所说经·方便品》。隋慧远《维摩义记》云“居士有二：一、广积资产，居财之士，名为居士；二、在家修道，居家道士，名为居士。”这里是道士对卖梨者的敬称。[5]肆中佣保者：店铺雇用的杂役人员。

[6]喋聒（diégu 迭过）：噜。

[7]掬梨大啖（dàn 淡）：两手捧着梨大嚼。啖，吃。

[8]镢（chán 馋）：掘土工具。

[9]沸瀋：滚开的汁水。瀋，汁水。

[10]万目攒（cuán）视；众人一齐注目而视。攒，聚集。

[11]勾萌：弯曲的幼芽。

[12]扶苏：这里义同“扶疏”，枝叶茂盛的样子。

[13]丁丁（zhēng zhēng 争争）：伐木声。

[14]引领注目：伸着脖颈专注地观看。引领，伸长脖子。

[15]俵（biào 鳔）散：分发。俵，分散。

[16]一靶亡：一根车把没有了。靶，通“把”，车把。亡，失去。[17]急迹之：赶忙随后追寻他。迹，寻，寻其踪迹。

[18] 一市粲然：整个集市上的人都大笑不止。粲然，大笑露齿的样子。《春秋谷梁传·昭公四年》：“军人粲然皆笑。”注“粲然，盛笑貌。”[19] 有以哉：是有道理的。

[20] 素封：指无官爵俸禄而十分富有的人家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今有无秩禄之奉、爵邑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，命曰素封。”[21] 怫（fú 弗）然：恼恨、气忿的样子。[22] 饭一菑（qióng 穷）独：款待一个孤苦的人饭食。饭，管饭。菑独，孤独无靠的人。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哿矣富人，哀此菑独。”[23] 较尽锱铢（z zh 兹朱）：极微细的钱财也要彻底计较。锱、铢，古代极小的重量单位，借指微少的财利。

## 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[1]，故家子[2]。少慕道[3]，闻劳山多仙人[4]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[5]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团上[6]，素发垂领[7]，而神光爽迈[8]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[9]。请师之。道士曰：“恐娇情不能作苦。”答言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。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[10]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

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，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[11]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“良宵胜乐[12]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于案上取壶酒，分贻诸徒[13]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盂[14]，竞饮先酌[15]，惟恐樽尽[16]；而往复挹注[17]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“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[18]。何不呼嫦娥来[19]？”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，自光中出。初不盈尺，至地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“霓裳舞[20]”。已而歌曰：“仙仙乎，而还乎，而幽我于广寒乎[21]！”其声清越，烈如萧管[22]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，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“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饯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，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移时，月渐暗；门人然烛来[23]，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。几上肴核尚故[24]。壁上月，纸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“足宜早寝，勿误樵苏[25]。”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

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；今阅两三月[26]，不过早樵而暮归。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[27]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国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。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以诀[28]，令自咒毕[29]，呼曰：“入之！”王面墙，不敢入。又曰：“试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！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；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洁持[30]，否则不验。”遂助资斧，遣之归。

抵家，自诩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触硬壁，募然而踣[31]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[32]，如巨卵焉。妻擗揄之[33]。王惭忿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[34]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闻此事，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复不少。今有伧父[35]，喜疾毒而畏药石[36]，遂有舐痈吮痔者[37]，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，诒之曰：‘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’初试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行七：排行第七。

[2]故家子：世家大族之子。

[3]少慕道：少时羡慕道术。道，这里指道教。道教渊源于古代巫术和秦汉时神仙方术。东汉张道陵倡导五斗米道，奉老子为教主，逐渐形成道教。后世道教多讲求神仙符箓、斋醮礼忏等迷信法术。

[4]劳山：也称“崂山”或“牢山”，在今青岛市东北，南滨黄海，东临崂山湾，上有上清宫、白云洞等名胜古迹。

[5]观（guàn 冠）宇：道教庙宇。

[6]蒲团：宗教用物。蒲草编结的圆草垫。僧、道盘坐或跪拜时垫用。

[7]素发垂领：白发披垂到脖颈。素，白色。

[8]神观爽迈：神态爽朗超俗。观，容貌、仪态。迈，高超不俗。

[9]玄妙：幽深微妙。《老子》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

[10]手足重（chóng 虫）茧：手脚部磨出了老茧。重茧，一层层磨擦而生成的硬皮。

[11]光鉴毫芒：月光明彻，纤微之物都能照见。毫，兽类秋后生出御寒的细毛；芒，谷类外壳上的针状刺须，如麦芒。毫、芒，比喻极其微细。

[12]良宵胜（shèng 圣）乐：美好夜晚的盛美乐事。宵，晚。胜，盛，

[13]分赉（lài 赖）：分发赏赐。赉，赏赐。

[14]盎盂：盛汤水的容器。盎，大腹而敛口；盂，宽口而敛底。

[15]竞饮先釂（jiào 叫）：争先干杯。釂，饮尽杯中酒。

[16]樽：本作“尊”，也作“罇”，盛酒器，犹今之酒壶。

[17]往复挹（yì 意）注：指众人传来传去地倒酒。《诗·大雅·洞酌》：洞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。”挹注，从大盛器倒入小盛器，这里指从酒壶倒入酒杯。

[18]乃尔寂饮：如此寂寞地喝酒。乃尔，如此。

[19]嫦娥：本作“姮娥”。神话传说中的月神，据说本为后羿之妻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之奔月宫。”

[20]《霓裳舞》：即《霓裳羽衣舞》，唐代天宝年间宫廷盛行的一种舞蹈。据《乐苑》，《霓裳羽衣曲》本为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西域《婆罗门曲》，经唐玄宗改制而成。而《唐逸史》则传说唐玄宗曾夜游月宫，见“仙女数百，皆素练裳衣，舞于广庭。问其曲，曰《霓裳羽衣曲》。”详见《乐府诗集·舞曲歌辞五·霓裳辞》题解。

[21]“已而”四句：已而，然后。仙仙，同“僊僊”，起舞的样子。《诗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：“屡舞僊僊。”还，归。幽，幽禁。广寒，月宫名。旧题汉郭宪《洞冥记》：“冬至后月养魄于广寒宫。”歌辞大意是：我翩翩地起舞啊，这是回到人间了吗，还是仍被幽禁在月宫呢！这位来自月宫的嫦娥，分辨不出剪贴壁上的月亮是人间的虚造还是天上的实有，故有此歌。

[22]烈如箫管：象箫管般嘹亮清脆。箫管，管乐器的统称。[23]然：通“燃”。

[24]肴核：菜肴果品。

[25]樵苏：砍柴割草。

[26]阅：经，历。

[27]谙：熟习。

[28]诀：指施行法术的口诀。

[29]咒：念咒。即诵念施法的口诀。

[30]洁持：洁以持之，即以纯洁的心地葆其道术。

[31]暮（mò 末）然而踣：猛地跌倒。踣，同“仆”，跌倒。

[32]坟起：高起，指肿块隆起。

[33]揶揄（yèyu 耶俞）：讥笑嘲弄。

[34]无良：不善，没存好心。

[35]伧（cāng 仓）父：鄙贱匹夫。古时讥讽骂人的话。

[36]喜疢（chèn 衬）毒而畏药石：喜好伤身的疾患，而害怕治病的药石。比喻喜欢阿谀奉承而害怕直言忠告。疢毒，疾病，灾患。药石，治病的药物和砭石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：“臧孙曰：‘季孙之爱我，疾疢也；孟孙之恶我，药石也。美疢不如药石。夫石犹生我，疢之美，其毒滋多。’” [37]舐（shì 式）痈吮痔：一般作“吸痈舐痔”。吸痈脓，舔痔疮，喻指无耻的谄媚奉迎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：“文帝尝病痈，邓通常为帝啖吮之。”又，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秦工有病，召医，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，舐痔者得车五乘，所治愈下，得车愈多。”

## 长清僧

长清僧[1]，道行高洁[2]。年七十余犹健。一日，颠仆不起，寺僧奔救，已圆寂矣[3]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飘去，至河南界[4]。河南有故绅子[5]，率十余骑，按鹰猎兔[6]。马逸[7]，堕毙。魂适相值，翕然而合[8]，遂渐苏。厮仆还问之[9]。张目曰：“胡至此！”众扶归。入门，则粉白黛绿者[10]，纷集顾问。大骇曰：“我僧也，胡至此！”家人以为妄，共提耳悟之[11]。僧亦不自申解，但闭目不复有言。饷以脱粟则食[12]，酒肉则拒。夜独宿，不受妻妾奉。

数日后，忽思少步[13]。众皆喜。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诸仆纷来，钱簿谷籍，杂请会计[14]。公子托以病倦，悉卸绝之[15]。惟问：“山东长清县，知之否？”共答：“知之。”曰：“我郁无聊赖[16]，欲往游瞩，宜即治任[17]。”众谓新瘳[18]，未应远涉。不听，翼日遂发。抵长清，视风物如昨。无烦问途，竟至兰若[19]。弟子数人见贵客至，伏谒甚恭[20]。乃问：“老僧焉往？”答云：“吾师曩已物化[21]。”问墓所。群导以往，则三尺孤坟，荒草犹未合也。众僧不知何意。既而戒马欲归[22]，嘱曰：“汝师戒行之僧[23]，所遗手泽[24]，宜恪守，勿俾损坏。”众唯唯。乃行。既归，灰心木坐，了不勾当家务[25]。

居数月，出门自遁，直抵旧寺，谓弟子：“我即汝师。”众疑其谬，相视而笑。乃述返魂之由，又言生平所为，悉符。众乃信，居以故榻，事之如平日。后公子家屡以舆马来，哀请之，略不顾瞻。又年余，夫人遣纪纲至[26]，多所馈遗[27]。金帛皆却之，惟受布袍一袭而已[28]。友人或至其乡，敬造之。见其人默然诚笃；年仅而立[29]，而辄道其八十余年事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死则魂散，其千里而不散者[39]，性定故耳[31]。余于僧，不异之乎其再生，而异之乎其人纷华靡丽之乡[32]，而能绝人以逃世也。若眼睛一闪，而兰麝熏心，有求死而不得者矣，况僧乎战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长清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济南市。

[2]道行：指对佛教教义和戒法的修习实践。高洁：道高行洁。

[3]圆寂：梵语的意译，音译为“般涅槃”，略称“涅槃”，意思是“圆满寂灭”。为佛教对僧尼死亡的美称。《释氏要览》卷下：“释氏死，谓涅槃、圆寂、归真、归寂、灭度、迁化、顺世，皆一义也，随便称之，盖异俗也。”[4]河南：清行省名。辖境约略与今河南省相当。

[5]故绅子：已故豪绅之子。绅，束于腰间的大带。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绅长制：士三尺，有司二尺有五寸。”古代有权势地位的人束绅，后世则称有官职或中科第而退居在乡的人为绅士或乡绅。

[6]按鹰：驾鹰，即纵鹰行猎。

[7]马逸：马受惊狂奔。逸，奔跑。

[8]翕(x 夕)然而合：指僧魂猛地与堕尸合在一起。翕然，犹翕忽，迅疾的样子。

[9]厮仆：奴仆。厮，旧的对服杂役人的贱称。

[10]粉白黛绿：妇女的妆饰，代指姬妾之类的青年女子。粉白，面敷粉。

黛绿，眉画黛。

[11]提耳悟之：恳切开导，促其醒悟。提耳，扯着耳朵，意思是谆谆晓喻。《诗·大雅·抑》：“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”

[12]饷以脱粟：用糙米做饭给他吃。饷，用食物款待。脱粟，糙米。[13]少步：稍微走动一下。[14]杂请会（kuài 快）计：纷纷请其审理钱粮出纳等事。杂，纷杂。会计，总计其数，指主管财物出纳等事。

[15]卸绝：推脱、拒绝。

[16]郁无聊赖：烦闷无聊。无聊赖，感情无所依托。

[17]治任：备办行装。治，办理。任，负载之物，即行装。

[18]新瘳（chū 抽）：刚刚病愈。

[19]兰若：佛寺。详《尸变》注。

[20]伏谒：拜见。谒，通名进见尊长。

[21]曩已物化：前些时候已经死去。曩，以往，从前。物化，化为异物，死的讳词。《庄子·刻意》：“圣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”[22]戒马：备马。戒，备。

[23]戒行：佛家语，指在身、语、意三方面恪守戒律的操行。[24]手泽：手汗沾润之迹。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，手泽存焉尔。”《疏》：“父没之后不忍读父之书，谓其书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润泽存在焉。”后通称先人遗物、遗墨为手泽。

[25]“灰心”二句：心如死灰，坐以槁木，一点也不过问家务。灰心木坐，参见《画壁》注。勾当，办理。

[26]纪纲：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：“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，实纪纲之仆。”纪纲，本指统领仆隶的人，后来泛称仆人。

[27]馈遗（wèi 位）：赠送。

[28]一袭：一套。

[29]而立：而立之年，指三十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三十而立。”[30]千里而不散者：原无“不”字此据铸雪斋抄本。

[31]性定：本性不移。

[32]纷华靡丽之乡：华丽、奢侈的地方。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：“嫁娶送终，纷华靡丽。”

## 蛇 人

东郡某甲[1]，以弄蛇为业。尝蓄驯蛇二，皆青色：其大者呼之大青，小曰二青。二青额有赤点，尤灵驯，盘旋无不如意。蛇人爱之，异于他蛇。期年[2]，大青死，思补其缺，未暇遑也。一夜，寄宿山寺。既明，启笥，二青亦渺。蛇人怅恨欲死。冥搜亟呼，迄无影兆[3]。然每值丰林茂草，辄纵之去，俾得自适，寻复返：以此故，冀其自至。坐伺之，日既高，亦已绝望，怏怏遂行。出门数武，闻丛薪错楚中[4]，窸窣作响[5]。停趾愕顾，则二青来也。大喜，如获拱璧[6]。息肩路隅，蛇亦烦止。视其后，小蛇从焉。抚之曰：“我以汝为逝矣[7]。小侣而所荐耶[8]？”出饵饲之，兼饲小蛇。小蛇虽不去，然瑟缩不敢食[9]。二青含哺之，宛似主人之让客者。蛇人又饲之，乃食，食已，随二青俱入笥中。荷去教之，旋折辄中规矩，与二青无少异，因名之小青。銜技四方，获利无算。

大抵蛇人之弄蛇也，止以二尺为率[10]；大则过重，辄便更易。——缘二青驯，故未遽弃。又二三年，长三尺余，卧则笥为之满，遂决去之。一日，至淄邑东山间，饲以美饵，祝而纵之。既去，顷之复来，蜿蜒笥外。蛇人挥曰：“去之！世无百年不散之筵。从此隐身大谷，必且为神龙，笥中何可以久居也？”蛇乃去。蛇人目送之。已而复返，挥之不去，以首触笥。小青在中，亦震震而动。蛇人悟曰：“得毋欲别小青也？”乃发笥。小青径出，因与交首吐舌，似相告语。已而委蛇并去[11]。方意小青不返，俄而踽踽独来[12]，竟入笥卧。由此随在物色[13]，迄无佳者。而小青亦渐大，不可弄，后得一头，亦颇驯，然终不如小青良。而小青粗干儿臂矣。先是，二青在山中，樵人多见之。又数年，长数尺，围如碗；渐出逐人，因而行旅相戒，罔故出其途。一日，蛇人经其处，蛇暴出如风。蛇人大怖而奔。蛇逐益急，回顾已将及

矣。而视其首，朱点俨然，始悟为二青。下担呼曰：“二青，二青！”蛇顿止。昂首久之，纵身绕蛇人，如昔弄状。觉其意殊不恶，但躯巨重，不胜其绕；仆地呼祷，乃释之。又以首触笥。蛇人悟其意，开笥出小青。二蛇相见，交缠如饴糖状，久之始开。蛇人乃祝小青：“我久欲与汝别，今有伴矣。”谓二青曰：“原君引之来，可还引之去。更嘱一言：深山不乏食饮，勿扰行人，以犯天谴[14]。”二蛇垂头，似相领受。遽起，大者前，小者后，过处林木为之中分。蛇人位立望之，不见乃去。自此行人如常，不知其何往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蛇，蠢然一物耳，乃恋恋有故人之意[15]。且其从谏也如转圜[16]。独怪俨然而人也者，以十年把臂之交[17]，数世蒙恩之主，辄思下井复投石焉[18]；又不然，则药石相投[19]，悍然不顾，且怒而仇焉者，亦羞此蛇也已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东郡：秦置郡名，治所在濮阳（今河南濮阳县西南）。汉时领有今山东及河南两省部分地区。隋开皇九年（589）废。隋大业初（605），又改兖州（今山东兖州县）为东郡。清时东昌府、曹州府，即今山东聊城地区及菏泽地区，为秦汉东郡故地。

[2]期（j 几）年：一周年。

[3]影兆：形影迹象。

[4]丛薪错楚中：草木错杂之处。《诗·周南·汉广》：“翘翘错薪，言刈其楚。”薪，草。错，交错，杂乱。楚，牡荆，泛指灌木丛。

[5]窸窣(xī sū 悉苏)：形容声音细碎。这里指蛇行草丛中的声音。

[6]拱璧：大璧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：“与我其拱璧。”《疏》：“拱，谓合两手也。此璧两手拱抱之，故为大璧。”

[7]逝：往。这里意思是逃走。

[8]小侣而所荐耶：这个小伙伴是你引来的吗？而，你。荐，荐引。

[9]瑟缩：蜷缩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：“民气郁阏而滞著，筋骨瑟缩不达。”

[10]止以二尺为率(一律)：只以二尺长为标准。止，只。率，标准。

[11]委蛇：也作“逶迤”。曲折行进的样子。

[12]踽踽(jǔ jǔ 举举)：独行的样子。《诗·唐风·杕杜》：“独行踽踽。”朱熹注：“踽踽，无所亲之貌。”

[13]随在物色：随时随地访求。

[14]天谴：犹言天罚。

[15]故人之意：老朋友的感情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“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，以绋袍恋恋，有故人之意，故释公。”故人，旧交，昔日的朋友。

[16]从谏也如转圜(yuán 圆)：意思是听从规劝像转动圆物那样容易。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“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若转圜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转圜，言其顺易也。”圜，通“圆”，圆的物体。

[17]把臂之交：亲密的友谊。把臂，挽着手臂，只有极亲密的朋友间才如此。

[18]下井复投石：即落井下石，喻乘人之危加以陷害的卑劣行为。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：“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；落陷井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”

[19]药石相投：投以药物、砭石，以治疗疾病。喻苦口相劝，纠正人过失。详见《劳山道士》注。

## 斫 蟒

胡田村胡姓者[1]，兄弟采樵，深入幽谷。遇巨蟒，兄在前，为所吞；弟初骇欲奔，见兄被噬，遂奋怒出樵斧，斫蛇首。首伤而吞不已。然头虽已没，幸肩际不能下。弟急极无计，乃两手持兄足，力与蟒争，竟曳兄出。蟒亦负痛去。视兄，则鼻耳俱化，奄将气尽[2]。肩负以行，途中凡十余息，始至家。医养半年，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，鼻耳惟孔存焉。噫！农人中，乃有弟弟如此者哉[3]！或言：“蟒不为害，乃德义所感。”信然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胡田村：在今淄博市张店区。今作湖田。

[2]奄(yān 淹)将气尽：气息微弱，将要断气。奄，气息奄奄。

[3]“乃有”句：竟有这样好弟弟。乃，竟。弟弟，读作“悌弟”。悌，敬事兄长。

## 犬 奸

青州贾某[1]，客于外，恒经岁不归。家畜一白犬，妻引与交，犬习为常。一日，夫至，与妻共卧。犬突入，登榻，啮贾人竟死。后里舍稍闻之，共为不平，鸣于官[2]。官械妇[3]，妇不肯伏，收之[4]。命缚犬来，始取妇出。犬忽见妇，直前碎衣作交状。妇始无词。使两役解部院[5]，一解人而一解犬。有欲观其合者，共敛钱賂役，役乃牵聚今交。所止处，观者常数百人，役以此网利焉。后人犬俱寸磔以死。呜呼！天地之大，真无所不有矣。然人面而兽交者，独一妇也乎哉？

异史氏为之判曰：“会于濮上，古所交讥；约于桑中，人且不齿[6]。乃某者，不堪雌守之苦[7]，浪思苟合之欢。夜叉伏床，竟是家中牝兽；捷脚入窠[8]，遂为被底情郎。云雨台前[9]，乱摇续貂之尾[10]；温柔乡里[11]，频款曳象之腰[12]。锐锥处于皮囊，一纵股而脱颖[13]；留情结于镞项[14]，甫饮羽而生根[15]。忽思异类之交，真属匪夷之想[16]。龙吠奸而为奸[17]，妒残凶杀，律难治以萧曹[18]；人非兽而实兽，奸秽淫腥，肉不食于豺虎。呜呼！人奸杀，则拟女以刷[19]；至于狗奸杀，阳世遂无其刑。人不良，则罚人作犬；至于犬不良，阴曹应穷于法。宜支解以追魂魄[20]，请押赴以问阎罗[21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青州，青州府：治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。贾（g 古），商人。

[2]鸣于官：到官府告发。

[3]械：桎梏，脚镣手铐之类的刑具。此指加上这类刑具。

[4]收：入狱。

[5]部院：清代各省总督、巡抚多兼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，因此称督抚为部院。这里指巡抚衙门。

[6]“会于”四句：大意是男女苟合，向为人们所鄙弃。濮上，桑间濮上的省语。桑间在濮水之上，为古时男女幽会之地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卫地……有桑间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聚会，声色生焉。”约于桑中，与“会于濮上”，义同，都指男女幽会。《诗·邶风·桑中》：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。”讥，讥笑、讽刺。不齿，不屑与之同列，表示轻蔑。齿，列。

[7]雌守：以妇节自守。

[8]捷脚：指狗。捷，迅疾。脚，戏谑的昵称。唐谷神子《博异志·张遵言》载，南阳张遵言下第，“途次商山馆，中夜晦黑……见东墙下一物，凝白耀人，使仆视之，乃一白犬，大如猫，须睫爪于皆如玉，毛彩清润，悦怪可爱。遵言爱怜之，目为捷飞，言骏奔之甚于飞也。”

[9]云雨台：指男女幽会之处。《文选》宋玉《高唐赋序》：“昔日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。……玉曰：‘昔日先王尝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夫人曰：巫山之女也，为高唐之客。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王因幸之。去而辞曰：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；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’”

[10]续貂之尾：指狗尾。《晋书·赵王伦传》：“奴卒厮役卒加爵位，每朝会，貂蝉满座，时人为之谚曰：‘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’”

[11]温柔乡：喻美色迷人之处。《飞燕外传》：“是夜进合德，帝大悦，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温柔乡。”

[12]款：动。

[13]脱颖：即颖脱。锥尖全部露出。颖，锥芒。《史记·平原君列传》：“平原君曰：‘夫贤士之处世也。譬若锥之处囊中，其未立见。……，毛遂曰：‘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。使遂蚤（早）得处囊中，乃颖脱而出，非特其末而已矣。’”本喻充分显露其才能，这里借为褒语。

[14]镞项：箭头之后。项，头后。[15]甫饮（yìn 印）羽：刚没进箭尾。甫，刚刚。饮，隐没。羽，箭尾的羽毛。这里为褒语。

[16]真属匪夷之想：谓这的确属于违背常理的念头。匪，非。夷，通“彝”，常理。

[17]虬（māng 忙）吠奸而为奸：意思是狗本应看家护院，见奸夫而吠警，而今却自作奸夫。《诗·召南·野有死》写青年男女幽会，有云：“无使虬也吠。”

[18]律难治以萧曹：意为难用朝廷法律治犬之罪。萧、曹，萧何、曹参，西汉初年的两个丞相。萧何曾参照秦律制定汉的律令制度，曹参继任后相沿不变。详见《汉书》本传。这里以“萧曹”之律指代国法。[19]拟女以劓（gu 寡）：判处女方以凌迟之刑。拟，判罪。劓，割肉离骨，古时分割人肉体的酷刑，即凌迟。

[20]宜支解以追魂魄：应割解四肢，究治其魂魄。支，肢。支解，为古代分解四肢的酷刑。追，追究。

[21]阎罗：梵语意译，也译作“阎魔王”、“焰摩罗王”、“阎王”等。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世的王，后为佛教所沿用，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。中国民间迷信传说中的阎罗王、阎王爷即源于此。

## 雷 神

王公筠苍[1]，莅任楚中[2]。拟登龙虎山谒天师[3]。及湖[4]，甫登舟，即有一人驾小艇来，使舟中人为通[5]。公见之，貌修伟。怀中出天师刺[6]，曰：“闻驺从将临[7]，先遣负弩[8]。”公讶其预知，益神之，诚意而往。天师治具相款[9]。其服役者，衣冠须鬣，多不类常人。前使者亦侍其侧。少间，向天师细语。天师谓公曰：“此先生同乡，不之识耶？”公问之。曰：“此即世所传雷神李左车也[10]。”公愕然改容。天师曰：“适言奉旨雨雹，故告辞耳。”公问，“何处？”曰：“章丘。”公以接壤关切，离席乞免。天师曰：“此上帝玉敕[11]，雹有额数，何能相徇？”公哀不已。天师垂思良久，乃顾而嘱曰：“其多降山谷，勿伤禾稼可也。”又嘱：“贵客在坐，文去勿武[12]。”神出，至庭中，忽足下生烟，氤氲匝地[13]。俄延逾刻，极力腾起，才高于庭树；又起，高于楼阁。霹雳一声，向北飞去，屋宇震动，筵器摆簸。公骇曰：“去乃作雷霆耶！”天师曰：“适戒之，所以迟迟；不然，平地一声，便逝去矣。”公别归，志其月日，遣人问章丘。是日果大雨雹，沟渠皆满，而田中仅数枚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王公筠苍：指王孟震。孟震字筠苍：淄川（今属山东淄博市）人。万历进士。官至左通政。因触犯权奸魏忠贤被革职。见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

[2]楚中：泛指春秋时楚国故地习用为湖北、湖南两省的通称。

[3]龙虎山：道教名山之一。在江西贵溪县西南。由龙、虎二山组成故名。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后人世居此山。张道陵（34—156），即张陵，东汉沛国丰（今江苏省丰县）人，顺帝汉安元年（142）在鹤鸣山（在今四川省大邑县境）创立道教，徒众尊其为“天师”。其后世承袭道法，移居尤虎山，世称“张天师”。山上建有上清宫，为历代天师的道场和祀神之处。其居处上清镇（在贵溪东），有“嗣汉天师府”，今尚残存。

[4]湖：指江西鄱阳湖。

[5]为通：为之通禀，即替他传达谒见的请求。

[6]刺：名帖。古时在竹筒上刺上名字作拜见的名帖，所以叫刺。

[7]驺（z u 邹）从（zòng 纵）：古时达官贵人出行时护卫前后的骑卒。

[8]负弩：负弩矢前驱；意思是充当先导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：“拜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住使，……至蜀，蜀太守以下郊迎，县令负弩矢前驱。”弩，用机括发箭的弓。

[9]治具相款：备办酒席招待。具，饌具，指供设的肴饌。

[10]李左车：汉初行唐（今河北省行唐县）人，初依赵王，封广武君，后归汉将韩信，信用其奇计攻取燕、齐等地。详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。李左车死后为雷神的传说，不详始于何时。本书第十二卷《雷神》称其“司雹于东”，且在日照县（今属山东省）有“雷神李左车祠”。而据传说，博兴县城北十五里有李左车墓，“俗传李左车为雷神，每年三月初六日，距李墓较近各村众相率顶礼谒墓祈禳；距墓远者，亦于是日相约备牲醴祭于村西北三百步外，祭毕埋之，去来均不回顾，是年辄丰稔，雹不为灾。”（民国

二十五年《博兴县志》卷十七)

[11]上帝玉敕(chì 斥)：道教称上帝为玉皇大帝，简称玉皇、玉帝。“玉敕”，犹“御敕”，帝王的诏命。玉，敬辞。敕，敕令。

[12]文去勿武：温文离开，不要勇武。

[13]氤氲(yīn yūn 因晕)匝(zā 扎)地：烟雾绕地。氤氲，烟云弥漫的样子，一般形容云气蒸腾。匝，环绕。

## 狐嫁女

历城殷天官[1]，少贫，有胆略。邑有故家之第，广数十亩，楼宇连亘。常见怪异，以故废无居人；久之，蓬蒿渐满，白昼亦无敢入者。会公与诸生饮，或戏云：“有能寄此一宿者，共釀为筵[2]。”公跃起曰：“是亦何难！”携一席往。众送诸门，戏曰：“吾等暂候之，如有所见，当急号。”公笑云：“有鬼狐，当捉证耳。”遂入，见长莎蔽径[3]，蒿艾如麻。时值上弦[4]，幸月色昏黄，门户可辨。摩娑数进[5]，始抵后楼。登月台[6]，光洁可爱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惟衔山一线耳[7]。坐良久，更无少异，窃笑传言之讹。席地枕石，卧看牛女[8]。

一更向尽，恍惚欲寐，楼下有履声，籍籍而上[9]。假寐睨之，见一青衣人，挑莲灯[10]，猝见公，惊而却退。语后人曰：“有生人在。”下问：“谁也？”答云：“不识。”俄一老翁上，就公谛视，曰：“此殷尚书，其睡已酣。但办吾事，相公倘倦[11]，或不叱怪。”乃相率入楼，楼门尽辟。移时，往来者益众。楼上灯辉如昼。公稍稍转侧，作嚏咳。翁闻公醒，乃出，跪而言曰：“小人有箕帚女[12]，今夜于归[13]。不意有触贵人，望勿深罪。”公起，曳之曰：“不知今夕嘉礼[14]，惭无以贺。”翁曰：“贵人光临，压除凶煞[15]，幸矣。即烦陪坐，倍益光宠。”公喜，应之。入视楼中，陈设芳丽。遂有妇人出拜，年可四十余。翁曰：“此拙荆[16]。”公揖之。俄闻笙乐聒耳，有奔而上者，曰：“至矣！”翁趋迎，公亦立俟。少选，笼纱一簇，导新郎入。年可十七八，丰采韶秀。翁命先与贵客为礼。少年目公。公若为宾[17]，执半主礼。次翁婿交拜，已，乃即席。少间，粉黛云从[18]，酒馥雾霏[19]，玉碗金瓯，光映几案。酒数行，翁唤女奴请小姐来。女奴诺而入，良久不出。翁自起，褰帏促之。俄婢媪数辈拥新人出，坏璆然[20]，麝兰散馥。翁命向上拜。起，即坐母侧。微目之，翠凤明珰[21]，容华绝世。既而酌以金爵[22]，大容数斗[23]。公思此物可以持验同人，阴内袖中[24]。伪醉隐几[25]，颓然而寝。皆曰：“相公醉矣。”居无何，新郎告行，笙乐暴作，纷纷下楼而去。已而主人敛酒具，少一爵，冥搜不得。或窃议卧客：翁急戒勿语，惟恐公闻。移时，内外俱寂，公始起。暗无灯火，惟脂香酒气，充溢四堵[26]。视东方既白，乃从容出。探袖中，金爵犹在。及门，则诸生先俟，疑其夜出而早入者。公出爵示之。众骇问，公以状告。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[27]，乃信之。

后公举进士[28]，任于肥丘[29]。有世家朱姓宴公，命取巨觥[30]，久之不至。有细奴掩口与主人语[31]，主人有怒色。俄奉金爵劝客饮。谛视之，款式雕文[32]，与狐物更无殊别。大疑，问所从制。答云：“爵凡八只，大人为京卿时[33]，觅良工监制。此世传物，什袭已久[34]。缘明府辱临[35]，适取诸箱篋，仅存其七，疑家人所窃取；而十年尘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”公笑曰：“金杯羽化矣[36]。然世守之珍不可失。仆有一具，颇近似之，当以奉赠。”终筵归署，拣爵驰送之。主人审视，骇绝。亲诣谢公，诘所自来。公乃历陈颠末。始知千里之物，狐能摄致，而不敢终留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殷天官：指殷士儋。殷士儋，字正甫，学者称棠川先生，历城（今山东济南市）人。明嘉靖进士。曾任吏部尚书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。著有《金

輿山房稿》。见《明史》本传及乾隆《历城县志·人物志》。天官是“天宫冢宰”的简称。《周礼》六官，称冢宰（丞相）为天官，为百官之长。唐武后光宅元年（684）曾一度改吏部为天官，后世便以天官作为吏部的通称。这里是对吏部尚书的敬称。

[2]共醕（j 据）为筵：大家凑钱请酒席。醕，合钱饮酒。

[3]莎（su 蓑）：与下句“蒿艾”，均指野草。莎，莎草，又名香附、香附子，根可入药。

[4]上弦：指农历每月初七、八的时候，月亮如弓形，上缺其半，叫做“上弦”。《释名·释天》：“弦，半月之名也，其形一旁曲，一旁直，若张弓施弦也。”

[5]摩娑（su 蓑）数进：摸索着进入数重庭院。摩娑，同“摸索”。进，房屋分成前后几个庭院的，每个庭院叫“一进”。

[6]月台：指楼上赏月的台榭。

[7]衔山一线：指月落西山，余辉如线。衔，含。

[8]牛女：指牛郎星和织女星。

[9]籍籍而上：脚步杂乱地上楼来。籍籍，纷乱的样子。

[10]莲灯：又称“莲炬”。一种罩似莲花的风灯，常供嫁娶时使用。下文“笼纱”，指以薄纱作罩的灯笼，喜庆时罩以红纱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二十“嫁娶”：“新人下车……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，导前迎引。”

[11]相公：年少士人的尊称。倜傥（tì tǎng 替倘）：豪放不羁。

[12]箕（j 基）帚（zhǒu 肘）女：旧时谦指自己的女儿缺乏才貌，只能胜任家务粗活。箕帚，指家庭洒扫之事。

[13]于归：出嫁。《诗·周南·桃夭》：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”于往。

[14]嘉礼：此指婚礼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：“以嘉礼亲万民。”嘉礼为古代五礼之一，指饮食、婚冠、宾射、飨蒸、脰膾、贺庆等礼仪。后世专指婚礼。

[15]压除凶煞：压制排除凶神恶煞。压，慑服。煞，凶神。

[16]拙荆：对人自称其妻的谦词。《列女传》：“梁鸿妻孟光，常荆钗布裙。”原指以荆条作钗，装束俭朴，后人谦称其妻为荆妻、荆室、山荆、拙荆，均本此。

[17]傧（bīn 宾）：也作“摎”，指代表主人接引宾客的人。见《周礼·秋官·司仪》郑玄注。古时主有傧，客有副；殷士儻是代表主方迎接新郎的，所以“执半主礼”。

[18]粉黛云从：丫嬛使女，簇拥如云。粉黛，粉白黛绿，代指女子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“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

[19]酒馘（zì 字）雾霏：美酒佳肴，热气蒸腾。馘，大块肉。

[20]环璆（qiú 求）然：佩玉了当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环玉声璆然。”环，古时妇女所佩带的玉饰。璆然，玉器撞击的声音。

[21]翠凤明珰：髻插翡翠凤钗，耳饰明珠耳坠。极言首饰的华丽名贵。珰，耳饰，珍珠做成的耳坠。

[22]爵：古代礼器，也是酒器，底有三足。《礼记·礼器》：“宗庙之祭，贵者献以爵。”注：“凡觴，一升曰爵。”

[23]斗：古代酒器。《诗·大雅·行苇》：“酌以大斗，以祈黄耇。”

[24]内：通“纳”。

[25]隐（yìn 印）几：倚在几案上。隐，凭倚。

[26]四堵：四壁，指全室。

[27]寒士：贫寒的士人。士，封建时代特指读书人。

[28]举进士：考中进士。隋唐科举设进士科，历代相沿，以进士作为入仕资格的首选。明清时代，科举经过三级考试：一曰院试，考中称生员二曰乡试，考中称举人；三曰会试（由礼部主持），考中称贡士。贡士再经复试（由皇帝派员主持）和殿试（在宫廷内由皇帝主持）。被录取者分为三甲：一甲赐进士及第，二甲赐进士出身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；统称为进士。《历城县志》记载，殷士儋为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进士。句原无“公”字，据铸雪斋抄本补。

[29]肥丘：地名。未详。

[30]巨觥（g ōng 工）：大酒杯。《诗·小雅·桑扈》：“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。”此指金爵。

[31]细奴：小僮。

[32]款式雕文：样式及其上雕绘的图案。文，同“纹”，图案。

[33]京卿：即京堂。明清时称各衙门长官为堂官。清代对都察院、通政司、詹事府和大理、太常、太仆、光禄、鸿胪等寺及国子监的堂官，概称京堂，官方文书中称“京卿”。

[34]什袭：也作“十袭”。把物品重重叠叠包裹起来，引申为郑重珍藏的意思。什，言其多；袭，重叠。

[35]明府：汉代对郡守的尊敬。唐以后用以称县令。这里以称殷士儋。

[36]羽化：道教称成仙飞升为羽化。这里是戏指酒杯丢失。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：“公权……别贮酒器一筥，絨滕如故，其器皆亡，讯海鸥，乃曰：‘不测其亡。’公权晒曰：‘银杯羽化耳。’不复更言。”

## 娇 娜

孔生雪笠，圣裔也[1]。为人蕴藉[2]，工诗。有执友令天台[3]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适卒。落拓不得归[4]，寓普陀寺，佣为寺僧抄录。寺西百余步，有单先生第。先生故公子，以大讼萧条[5]，眷口寡，移而乡居，宅遂旷焉。一日，大雪崩腾，寂无行旅。偶过其门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。见生，趋与为礼，略致慰问，即屈降临。生爱悦之，慨然从入。屋宇都不甚广，处处悉悬锦幕，壁上多古人书画。案头书一册，签云[6]：“琅嬛琐记[7]。”翻阅一过，皆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单第，意为第主，即亦不审官阀[8]。少年细诘行踪，意怜之，劝设帐授徒。生叹曰：“羁旅之人[9]，谁作曹丘者[10]？”少年曰：“倘不以驽骀见斥[11]，愿拜门墙[12]。”生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便问：“宅何久辄？”答曰：“此为单府，曩以公子乡居，是以久旷。仆皇甫氏，祖居陕。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帆。”生始知非单。当晚，谈笑甚欢，即留共榻。昧爽[13]，即有僮子炽炭火于室。少年先起入内，生尚拥被坐。僮入，白：“太公来[14]。”生惊起。一叟入，鬓发皤然[15]，向生殷谢曰：“先生不弃顽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[16]，勿以友故，行辈视之也[17]。”已而进锦衣一袭[18]，貂帽、袜、履各一事[19]。视生盥帔已[20]，乃呼酒荐饌[21]。几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数行，叟兴辞[22]，曳杖而去。餐讫，公子呈课业[23]，类皆古文词，并无时艺[24]。问之，笑云：“仆不求进取也。”抵暮，更酌曰：“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”呼僮曰：“视太公寝未；已寝，

可暗唤香奴来。”僮去，先以绣囊将琵琶至。少顷，一婢入，红妆艳绝。公子命弹湘妃[25]。婢以牙拨勾动[26]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类凤闻。又命以巨觞行酒，三更始罢。次日，早起共读。公子最惠[27]，过目成咏，二三月后，命笔警绝。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气热，目注之。公子已会其意，曰：“此婢乃为老父所豢养。兄旷邈无家[28]，我夙夜代筹久矣。行当为君谋一佳耦。”生曰：“如果惠好[29]，必如香奴者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君诚‘少所见而多所怪’者矣[30]。以此为佳，君愿亦易足也。”

居半载，生欲翱翔郊郭[31]，至门，则双扉外扃，问之。公子曰：“家君恐交游纷意念，故谢客耳。”生亦安之。时盛暑溽热，移斋园亭[32]。生胸间痼起如桃，一夜如碗，痛楚呻吟。公子朝夕省视，眠食都废。又数日，创剧，益绝食饮。太公亦至，相对太息。公子曰：“儿前夜思先生清恙[33]，娇娜妹子能疗之。遣人于外祖处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”俄僮入曰：“娜姑至，姨与松姑同来。”父子疾趋入内。少间，引妹来视生。年约十三四，娇波流慧[34]，细柳生姿[35]。生望见颜色，嘖呻顿忘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“此兄良友，不啻胞也，妹子好医之。”女乃敛羞容，揄长袖[36]，就榻诊视。把握之间，觉芳气胜兰。女笑曰：“宜有是疾，心脉动矣[37]。然症虽危，可治；但肤块已凝[38]，非伐皮削肉不可。”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，徐徐接下之。创突起寸许，高出钏外，而根际余肿，尽束在内，不似前如碗阔矣。乃一手启罗衿[39]，解佩刀，刃薄于纸，把钏握刃，轻轻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，而贪近娇姿，不惟不觉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偎傍不久。未几，割断腐肉，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瘿[40]。又呼水来，为洗割处。口吐红丸，如弹大，着肉上，按今旋转：才一周，觉热水蒸腾；再一周，习习作痒[41]；三周已，遍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“愈矣！”趋步

出。生跃起走谢，沉痾若失[42]。而悬想容辉，苦不自己。自是废卷痴坐[43]，无复聊赖。公子已窥之，曰：“弟为兄物色，得一佳偶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亦弟眷属。”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“勿须。”面壁吟曰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[44]”公子会其指[45]，曰：“家君仰慕鸿才，常欲附为婚姻。但止一少妹，齿太稚[46]。有姨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颇不粗陋。如不见信，松姊日涉园亭[47]，伺前厢，可望见之。”生如其教，果见娇娜偕两人来，画黛弯蛾[48]，莲钩蹴凤[49]，与娇娜相伯仲也[50]。生大悦，请公子作伐[51]。公子翼日自内出，贺曰：“谐矣。”乃除别院，为生成礼。是夕，鼓吹阗咽[52]，尘落漫飞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[53]，遂疑广寒宫殿，未必在云霄矣。合卺之后[54]，甚惬心怀。一夕，公子谓生曰：“切磋之惠[55]，无日可以忘之。近单公子解讼归，索宅甚急，意将弃此而西。势难复聚，因而离绪萦怀。”生愿从之而去。公子劝还乡闾，生难之。公子曰：“勿虑，可即送君行。”无何，太公引松娘至，以黄金百两赠生。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，嘱闭眸勿视。飘然履空，但觉耳际凤鸣，久之曰：“至矣。”启目，果见故里。始知公子非人。喜叩家门。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妇，方共忻慰。及回顾，则公子逝矣。松娘事姑孝；艳色贤名，声闻遐迩。

后生举进士[56]，授延安司李[57]，携家之任。母以道远不行。松娘举一男，名小宦。生以迂直指[58]，罢官，罣碍不得归[59]。偶猎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骊驹，频频瞻顾。细看，则皇甫公子也。揽辔停骖[60]，悲喜交至。邀生去，至一村，树木浓昏，荫翳天日。入其家，则金沔浮钉[61]，宛然世族。问妹子，则嫁；岳母，已亡，深相感悼。经宿别去，偕妻同返。娇娜亦至，抱生子掇提而弄曰[62]：“姊姊乱吾种矣。”生拜谢曩德。笑曰：“姊夫贵矣。创口已合，未忘痛耶？”妹夫吴郎，亦来拜谒。信宿乃去[63]。

一日，公子有忧色，谓生曰：“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”生不知何事，但锐自任[64]。公子趋出，招一家俱入，罗拜堂上。生大骇，亟问。公子曰：“余非人类，狐也。今有雷霆之劫。君肯以身赴难，一门可望生全；不然，请抱子而行，无相累。”生矢共生死。乃使仗剑于门，嘱曰：“雷霆轰击，勿动也！”生如所教。果见阴云昼暝，昏黑如[65]。回视旧居，无复闾闾[65]，惟见高冢岿然，巨穴无底。方错愕间，霹雳一声，摆簸山岳；急雨狂风，老树为拔。生目眩耳聋，屹不少动。忽于繁烟黑絮之中，见一鬼物，利喙长爪，自穴攫一人出，随烟直上。瞥睹衣履，念似娇娜。乃急跃离地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堕落。忽而崩雷暴裂，生仆，遂毙。少间，晴霁，娇娜已能自苏。见生死于旁，大哭曰：“孔郎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”松娘亦出，共舁生归。娇娜使松娘捧其首；兄以金簪拨其齿；自乃撮其颐，以舌度红丸入，又接吻而呵之。红丸随气入喉，格格作响。移时，醒然而苏。见眷口满前，恍如梦寤。于是一门团[67]，惊定而喜。生以幽圻不可久居[68]，议同旋里。满堂交赞，惟娇娜不乐。生请与吴郎俱，又虑翁媪不肯离幼子，终日议不果。忽吴家一小奴，汗流气促而至。惊致研诘[69]，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门俱没。娇娜顿足悲伤，涕不可止。共慰劝之。而同归之计遂决。生入城，勾当数日，遂连夜趣装[70]。既归，以闲园寓公子，恒反关之；生及松娘至，始发扃。生与公子兄妹，棋酒谈宴，若一家然。小宦长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。出游都市，共知为狐儿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于孔生，不羨其得艳妻，而羨其得膩友也[71]。观其容可以忘饥，听其声可以解颐[72]。得此良友，时一谈宴，则‘色授魂与’[73]，

尤胜干‘颠倒衣裳’[74]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圣裔：孔子的后代。封建时代孔丘被尊为圣人，凡其后代子孙，都被尊称为“圣裔”。

[2]蕴藉：宽厚有涵养。

[3]执友：志趣相投的朋友。《礼·曲礼上》：“执友称其人也。”注：“执友，志同者。”今天台：任天台县县令。天台，今浙江省所属县，在天台山下。

[4]落拓：犹“落魄”。穷困潦倒，飘泊无依。

[5]以大讼萧条：因为一场干系重大的官司，家道破落下来。讼，诉讼。萧条，本为形容秋日万物凋零，这里借指家境衰落。

[6]签：书籍封面的题签。

[7]琅琅琐记：虚拟的书名。古有笔记小说《琅琅记》三卷，旧题元伊世珍作。书首载西晋张华游神仙洞府“琅琅福地”的传说，因用“琅琅”为书名。书中所记多为神怪故事，所引书名也前所未见。这里以“琅琅琐记”代指奇书秘籍。

[8]官阀：官位和门第。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：“汝南应劭自赞曰：‘故太山太守应中远，北面称弟子，何如？’玄笑曰：‘仲尼之门，考以四科，回（颜回）、赐（子贡）之徒不称‘官阀。’”

[9]羁旅：客居在外。

[10]曹丘：指汉初的曹丘生。《史记·季布列传》载，曹丘生赞赏季布，大力为之宣扬，使季布因而享有盛名。后因以“曹丘”或“曹丘生”，代指推荐人。

[11]驽骀（tái 台）：能力低下的马，喻平庸无才。《楚辞·九辩》：“却骐骥而不乘兮，策驽骀而取路。”

[12]拜门墙：拜为老师。门墙，《论语·子张》：子贡称颂孔子学识博大精深，曾说“譬之宫墙，赐（子贡名）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”后因以门墙指师门。

[13]昧爽：拂晓。

[14]太公：古时对祖父辈老人的尊称。这里是仆人对老一辈主人的尊称。

[15]鬢发皤（pó 婆）然：鬓发皆白。皤，白。

[16]初学涂鸦，刚刚开始学习作文。涂鸦，喻书法幼稚或胡乱写作。唐卢仝《示添丁》：“忽来案上翻墨汁，涂抹诗书如老鸦。”这里是太公的谦词。

[17]行辈视之：当作同辈人来看待。

[18]一袭：一身，一套。

[19]一事一件。

[20]盥栉（guàn zhì 贯至）：洗脸、梳头。

[21]荐饌：上菜。荐，进献，陈列。饌，食物，这里指菜肴。

[22]兴辞：起身告辞。

[23]课业：提请老师考核、批阅的习作。

[24]时艺：明、清时，称科举应试的八股文为“时艺”或“时文”。时，当时，对“古”而言。艺，文。

[25]湘妃：湘水女神。传说舜有二妃娥皇、女英。舜南巡死于苍梧，二

妃闻讯，投湘水而死，成为湘水之神，称湘妃。这里指根据这个故事谱写的乐曲。《琴操》有《湘妃怨》，又有《湘夫人》曲。见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一·湘妃解题》。

[26]牙拨：象牙拨子。用来拨弹乐器丝弦。

[27]惠：通“慧”。聪明。

[28]旷邈无家：独居无妻。旷，男子壮而无妻。邈，闷。家，结婚成家，这里指妻室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泥又贪夫厥家。”注：“妇谓之家。”[29]惠好：见爱加恩。惠，恩惠。

[30]少所见而多所怪：见闻太少，看到平常的事物便感到惊奇。《弘明集》载汉牟融《理惑论》：“谚云：‘少所见，多所怪。睹骆驼，言马肿背。’”

[31]翱翔：遨游。《诗·齐风·载驱》：“鲁道有荡，齐子翱翔。”“鲁道有荡，齐子游遨。”朱熹注：“游遨，犹翱翔。”

[32]斋：书房。

[33]清恙：称人疾病的敬词。恙，病。

[34]娇波：娇美的眼波。

[35]细柳：纤细的腰围。

[36]揄(y 于)长袖：手挥长袖。揄，挥。

[37]心脉：指心脏的经脉。旧称心为思维的器官；心脉动，指思想波动。中医有心在地为火之说，故娇娜说宜有热毒肿疾。

[38]肤块已凝：指热毒凝于皮下，成为肿块。[39]罗衿(jīn 今)：丝罗衣襟。此指罗衣的下摆。

[40]瘿(yǐng 影)：树瘤。树因虫害或创伤，部分组织畸形发育而成的隆起物。

[41]习习作痒：微微发痒。习习，和风轻吹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习习谷风。”朱熹注：“习习，和舒也。”

[42]沉痼：积久难愈的病；重病。

[43]废卷(juàn 倦)：丢下书卷，指无心读书。卷，指书，唐以前的书文多裱成长卷，以轴舒卷，因称。

[44]“曾经”二句：这是唐诗人元稹《离思五首》中悼念亡妻的诗句。诗人把亡妻比作沧海之水、巫山之云，他处的云、水都不能与之和比，借以表明再也找不到象亡妻那样值得钟爱的女子。孔生吟咏这两句诗，意在暗示：除却娇娜，他人都不中意。

[45]会其指：领会了他的意思。指，通“旨”。

[46]齿太稚：年纪太小。齿，年龄。

[47]日涉园亭：每天到园亭里游玩。涉，到，游历。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：“园日涉以成趣。”

[48]画黛弯蛾：描画的双眉，像蚕蛾的一对触须那样弯曲细长。黛，古时妇女描眉用的青黑色颜料。蛾，蚕蛾，其触须细长弯曲，所以旧时常喻女子细眉为“蛾眉”。

[49]莲钩蹴凤：纤瘦的小脚穿着风头鞋。莲，金莲，喻女子的小脚。《南齐书·东昏侯纪》：“凿金为莲花以帖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：‘此步步生莲花也。’”莲钩，这里指女子所着的弓鞋。蹴，踏。凤，鞋头上的绣凤。

[50]相伯仲：不相上下。伯仲，兄弟之间，长者为伯，幼者为仲。[51]作伐：作媒。《诗·豳风·伐柯》：“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”

[52]鼓吹阗咽(tián yān 因):鼓吹之声并作。吹,指唢呐、喇叭之类管乐器。阗,众声并作。咽,有节奏的鼓声。

[53]衾幄:锦被与罗帐。

[54]合卺(jǐn 锦):举行婚礼。一瓠刻为两瓢,叫“卺”,新婚夫妇各执一对饮,叫“合卺”,为古时结婚礼仪之一。《礼记·昏义》:“共牢而食,合卺而醑(yǎn 胤)。”醑,用酒漱口。

[55]切磋:工匠切割骨角,磋磨平滑,制成器物。这里喻研讨学问。《诗·卫风·淇奥》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

[56]举进士:考中进士。详《狐嫁女》注。

[57]延安司李:延安府的推官。延安,府名。辖境在今陕西省北部,治所为延安。司李,也称“司理”,宋代各州掌狱讼的官员。明、清时在各府置推官,其职掌与宋代司李略同,因也别称“司理”或“司李”。[58]直指:直指使。汉代派侍御史为“直指”使,巡视地方,审理重大案件。见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上》。这里指明、清时巡按御史一类的官员。[59]罢(guà 挂)碍:官吏因公事获咎而罢官,留在任所听候处理,不能自由行动,所以叫“罢碍”。

[60]揽辔停骖:收缰勒马。骖,泛指马。

[61]金沕(u 欧)浮钉:装饰在大门上的形似浮沕(水泡)的涂金圆钉,为古代贵族世家的门饰。宋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六:“今门上排立而突起者,公输般所饰之蠹也。《义训》:‘门饰,金谓之铺,铺谓之軋,軋音欧,今俗谓之浮沕钉也。’”

[62]掇提而弄:弯腰抱起逗弄。

[63]信宿:再宿;住了两天。《诗·周颂·有客》:“有客宿宿,有客信信。”朱熹注:“一宿曰宿,再宿曰信。”

[64]但锐自任:却立即表示自己愿意承担。锐,迅疾。

[65]罍(yī 衣):黑石。

[66]闾闾(hàn hóng 旱宏):里巷门。这里指皇甫公子宅舍。[67]团圞(luán 鸾):团聚。圞,也作“栾”,圆。

[68]幽圻(kuàng 况):墓穴。幽,地下。

[69]惊致研诘:大吃一惊地仔细询问。研,穷究。诘,问。

[70]趣(cù 促)装:急忙整理行装。趣,促。

[71]膩友:美丽而亲昵的女友。《说文》:“膩,上肥也。”段玉裁注引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“肤如凝脂”,说“凝脂”意即“上肥”。[72]解颐:开口笑的样子。

[72]色授魂与: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:“色授魂与,心愉于侧。”《史记索隐》引张揖说:“彼色来授我,我魂往与接也。”这里指男女精神上的爱恋。色,容貌。魂,精神,内心。

[74]颠倒衣裳:《诗·齐风·东方未明》:“东方未明,颠倒衣裳。”朱熹认为是“刺其君兴居无节,号令不时”。这里隐指男女两性关系。

## 僧 孽

张姓暴卒，随鬼使去[1]，见冥王[2]。王稽簿[3]，怒鬼使误捉，责令送归。张下，私浼鬼使，求观冥狱[4]。鬼导历九幽[5]，刀山、剑树，一一指点。未至一处，有一僧孔股穿绳而倒悬之，号痛欲绝。近视，则其兄也。张见之惊哀，问：“何罪至此？”鬼曰：“是为僧[6]，广募金钱，悉供淫赌，故罚之。欲脱此厄，须其自忏[7]。”张既苏，疑兄已死。时其兄居兴福寺[8]，因往探之。入门，便闻其号痛声。入室，见疮生股间，脓血崩溃，挂足壁上，宛冥司倒悬状。骇问其故。曰：“挂之稍可，不则痛彻心腑。”张因告以所见。僧大骇，乃戒荤酒，虔诵经咒。半月寻愈。遂为戒僧[9]。

异史氏曰：“鬼狱渺茫，恶人每以自解；而不知昭昭之祸[10]，即冥冥之罚也。可勿惧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鬼使：佛教所说的受阎罗役使、到阳世追摄罪人的鬼卒。[2]冥王：即阎罗，详《犬奸》注。

[3]稽簿：检核簿籍。簿：指迷信传说中阴曹掌管的生死簿。[4]冥狱：阴间的牢狱，即地狱。佛经记载，阎罗主管八寒八热地狱，又有十八地狱之说。狱中有刀山、剑树、炎火、寒冰等种种刑罚。[5]九幽：犹言九泉之下，指迷信所说地层极深处囚禁鬼魂的地方。[6]是为僧：这个身为僧的人。是，此。[7]忏：忏悔，佛教名词。仰教徒念经拜佛，发露自己的过错，表示悔悟，以求宽容，叫忏。佛教规定，教徒隔半月举行一次诵戒，给犯戒者以悔过机会。后逐渐成为专以脱罪祈福为目的的宗教行为。

[8]兴福寺：据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二：县西三十里冶头店有兴福寺。冶头店，今为淄博市淄川区冶头村。

[9]戒僧：即戒行僧。见《长清僧》注。

[10]昭昭：指阳世。冥冥：指阴曹。

## 妖 术

于公者，少任侠[1]，喜拳勇[2]，力能持高壶[3]，作旋风舞[4]。崇祯间[5]，殿试在都[6]，仆疫不起，患之。会市上有善卜者，能决人生死，将代问之。既至，未言。卜者曰：“君莫欲问仆病乎？”公骇应之。曰：“病者无害，君可危。”公乃自卜。卜者起卦，愕然曰：“君三日当死！”公惊诧良久。卜者从容曰：“鄙人有小术，报我十金，当代禳之。”公自念，生死已定，术岂能解；不应而起，欲出。卜者曰：“惜此小费，勿悔勿悔！”爰公者皆为公惧，劝罄橐以哀之。公不听。

倏忽至三日，公端坐旅舍，静以观之，终日无恙。至夜，阖户挑灯，倚剑危坐。一漏向尽，更无死法。意欲就枕，忽闻窗隙有声。急视之，一小人荷戈人；及地，则高如人。公捉剑起，急击之，飘忽未中。遂遽小，复寻窗隙，意欲遁去。公疾所之，应手而倒。烛之，则纸人，已腰断矣。公不敢卧，又坐待之。逾时，一物穿窗入，怪狞如鬼。才及地，急击之，断而为两，皆蠕动。恐其复起，又连击之，剑剑皆中，其声不戛[7]。审视，则土偶，片片已碎。于是移坐窗下，目注隙中[8]。久之，闻窗外如牛喘，有物推窗棂，房壁震摇，其势欲倾。公惧覆压，计不如出而斗之，遂割然脱肩[9]，奔而出。见一巨鬼，高与檐齐；昏月中，见其面黑如煤，眼闪烁有黄光；上无衣，下无履，手弓而腰矢[10]。公方骇，鬼则弯矣[11]。公以剑拨矢，矢堕；欲击之，则又关矣。公急跃避，矢贯于壁，战战有声。鬼怒甚，拔佩刀，挥如风，望公力劈。公獠

进[12]，刀中庭石，石立断。公出其股间，削鬼中踝，铿然有声。鬼益怒，吼如雷，转身复剝。公又伏身人；刀落，断公裙。公已及腋下，猛斫之，亦铿然有声，鬼仆而僵。公乱击之，声硬如柝[13]。烛之，则一木偶，高大如人。弓矢尚缠腰际，刻画狰狞；剑击处，皆有血出。公因秉烛侍旦，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，欲致人于死，以神其术也。

次日，遍告交知，与共诣卜所。卜人遥见公，警不可见。或曰：“此翳形术也[14]，犬血可破。”公如言，戒备而住。卜人又匿如前。急以犬血沃立处，但见卜人头面，皆为犬血模糊，目灼灼如鬼立。乃执付有司而杀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尝谓买卜为一痴。世之讲此道而不爽于生死

者几人[15]？卜之而爽，犹不卜也。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，将复如何？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，其可畏尤甚耶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任侠：负气任力，仗义助人。语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、《汉书·季布传》等。

[2]拳勇：《诗·小雅·巧言》：“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。”拳勇指气力和胆量。后来多指拳术技击之类武功。

[3]高壶：疑指壶铃。壶铃，一种供习武人提举，锻炼臂力的器械。

[4]旋风舞：指提举高壶作急旋动作。

[5]崇祯：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，公元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四年。

[6]殿试：又称廷试。明清科举，举人赴京参加会试，录取者还要参加复试和殿试。殿试在宫廷举行，由皇帝主持并亲定三甲名次，入三甲者统称进士。

[7]奕：同“软”。

[8]目注隙中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目注隙中久之”。

[9]割（huò 霍）：青本作“害”，义同。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：“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。”这里用以形容猛力拨关开门的声音。

[10]手弓而腰矢：手持弓，腰插箭。

[11]弯：拉弓；指开弓射箭。弯也作“关”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越人关弓而射之。”

[12]猱（náo 挠）进：腾跃而进，轻捷如猿。猱，猿属。

[13]柶（tu 托）：木槲。

[14]翳形术：即所谓隐身法。翳，荫蔽。

[15]“世之讲此道”句：意思是，世间讲占卜之道而能准确无误地预言别人生死的人，能有几个？爽，差错，过失。

## 野 狗

于七之乱[1]，杀人如麻。乡民李化龙，自山中窜归。值大兵宵进[2]，恐罹炎昆之祸[3]，急无所匿，僵卧于死人之丛，诈作尸。兵过既尽，未敢遽出。忽见阙头断臂之尸[4]，起立如林。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，口中作语曰：“野狗子来，奈何？”群尸参差而应曰[5]：“奈何！”俄顷，蹶然尽倒[6]，遂寂无声。李方惊颤欲起，有一物来，兽首人身，伏啣人首，遍吸其脑。李惧，匿首尸下。物来拨李肩，欲得李首。李力伏，俾不可得。物乃推覆尸而移之，首见。李大惧，手索腰下，得巨石如碗，握之。物俯身欲龇。李骤起，大呼，击其首，中嘴。物嗥如鸱[7]，掩口负痛而奔，吐血道上。就视之，于血中得二齿，中曲而端锐，长四寸余。怀归以示人，皆不知其何物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于七之乱 指清顺治年间山东半岛地区于七领导的一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，自首事至失败，起伏持续达十五年之久。于七，名乐吾，字孟熹，行七。明崇祯武举人，山东栖霞县人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他领导起义农民占据锯齿山。七年（1650），攻宁海，杀死登州知州。后清政府笼络招抚，授于七栖霞把总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于七不堪压迫，再度起事，以锯齿、昆崙、鳌、招虎诸山为根据地，活动范围及于栖霞、莱阳、文登、福山、宁海等县。清廷命禁军及山东总督统兵会剿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春，于七溃围逃去。起义失败后，清廷株连兴狱，对该地区人民进行血腥屠杀。事见《清史稿》、《山东通志》、《续登州府志》、《栖霞县志》等书有关记载。[2]大兵宵进：围剿义军的清兵夜间进发。大兵，指清政府军队。[3]炎昆之祸：玉石俱焚之灾，比喻不加区别，滥肆杀戮。《尚书·胤征》：“火炎昆岗，玉石俱焚。”昆岗，就是昆仑山，产玉。[4]阙：通缺。

[5]参差（c n-c）而应：七嘴八舌地附和。参差，不齐貌。[6]蹶然：僵仆貌。

[7]物嗥（háo 嚎）如鸱：怪物发出猫头鹰般的叫声。嗥，号叫，一般指兽类。鸱，鸱鸺，猫头鹰。

### 三 生

刘孝廉[1]，能记前身事[2]。与先文贲兄为同年[3]，尝历历言之[4]。一世为搢绅[5]，行多玷。六十二岁而歿。初见冥王，待以乡先生礼[6]，赐坐，饮以茶。覩冥王盞中，茶色清彻；己盞中，浊如醪[7]。暗疑迷魂汤得勿此耶[8]？乘冥王他顾，以盞就案角泻之，伪为尽者。俄顷，稽前生恶录[9]；怒，命群鬼捽下，罚作马。即有厉鬼縶去[10]。行至一家，门限甚高，不可逾。方迺趋间，鬼力楚之[11]，痛甚而蹶。自顾，则身已在枥下矣。但闻人曰：“骠马生驹矣，牡也。”心甚明了，但不能言。觉大馁，不得已，就牝马求乳。逾四五年，体修伟。甚畏捽楚，见鞭则惧而逸。主人骑，必覆障泥[12]，缓辔徐徐[13]，犹不甚苦；惟奴仆圉人[14]，不加鞴装以行[15]，两踝夹击，痛彻心腑。于是愤甚，三日不食，遂死。

至冥司，冥王查其罚限未滿，责其规避[16]，剥其皮革，罚为犬。意懊丧，不欲行。群鬼乱捽之，痛极而窜于野。自念不如死，愤投绝壁，颠莫能起。自顾，则身伏窠中，牝犬舐而腓字之[17]，乃知身已复生于人世矣。稍长，见便液亦知秽；然嗅之而香，但立念不食耳。为犬经年，常忿欲死，又恐罪其规避。而主人又豢养，不肯戮。乃故啮主人，脱股肉。主人怒，杖杀之。

冥王鞫状[18]，怒其狂[19]，笞数百，俾作蛇。囚于幽室，暗不见天。闷甚，缘壁而上，穴屋而出。自视，则伏身茂草，居然蛇矣。遂矢志不残生类，饥吞木实。积年余，每思自尽不可，害人而死又不可；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。一日，卧草中，闻车过，遽出当路；车驰压之，断为两。

冥王讶其速至，因蒲伏自剖[20]。冥王以无罪见杀，原之，准其满限复为人[21]，是为刘公。公生而能言，文章书史，过辄成

诵。辛酉举孝廉[22]。每劝人：乘马必厚其障泥；股夹之刑，胜于鞭楚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毛角之俦[23]，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；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内，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。故贱者为善，如求花而种其树；贵者为善，如已花而培其本：种者可大，培者可久[24]。不然，且将负盐车[25]，受羈縶[26]，与之为马[27]；不然，且将啖便液，受烹割，与之为犬；又不然，且将披鳞介，葬鹤鹑[28]，与之为蛇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刘孝廉：名字未详。孝廉，指举人。详《画壁》注。

[2]前身事：前生的经历。

[3]先文贲兄：指作者族兄蒲兆昌。蒲兆昌，字文贵，“文贲”当因贵“贲”形近致讹。《淄川县志》谓兆昌字“文璧”，未知何据。蒲松龄在《蒲氏世谱》（现存蒲松龄纪念馆）中，曾作如下记载：“蒲兆昌：公字文贵，明天启辛酉举人。形貌丰伟，多髭髯；腰合抱不可交。所坐座阔容二人；每诣戚友，辄令健仆荷而从之。为人质直任性，不曲随，不苟合。明鼎革，伪令孔伟其貌，将荐诸当路，公弗许；强之再三，不可，乃罢。自此日游林壑，无志进取。因诸父、昆弟朝夕劝驾，勉就公车，至闾中，不任其苦，一场遂止；后经书业中式矣，衡文者求二、三场不可得，深以为恨。居家闭门自守，

不预世事，遂精岐黄之术，问医者接踵于门，虽贫贱不拘也。松龄谨识。”

[4]历历：分明的样子。

[5]缙绅：语出《庄子·天下》，也作“荐绅”、“缙绅”，插笏于带间。古时仕宦垂绅（大带）搢笏，因以指称士大夫。[6]乡先生：《仪礼·士冠礼》郑玄注：“乡先生，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。”又《礼仪·乡谢礼》贾公彦疏：“（乡）先生，谓老人教学者。”后世多指辞官乡居有德望的士大夫。

[7]醪（láo 劳）：未过滤的酒，浊酒。

[8]迷魂汤：迷信传说，人死后服过迷魂汤，即尽忘生前之事。

[9]恶录：迷信传说中阴司记载世人生平恶行的簿籍。

[10]厉鬼：恶鬼。见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。

[11]力楚：用力抽打。楚，牡荆制作的刑杖；这里作动词用。

[12]障泥：马鞞两旁下垂至马腹的障幅，用以遮避泥土。

[13]缓辔：放松马缰；指骑马缓行。

[14]圉（y 语）人：本周代养马官，这里指马伕。

[15]鞞装：鞍、鞞之类骑具。鞞，鞍下软垫。

[16]规避：蓄意逃避。规，计谋。

[17]腓（féi 肥）字：爱抚喂养。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：“牛羊腓字之。”腓，遮庇。字，哺乳。

[18]鞫（j 居）状：审问其罪状。

[19]（zhì 制）：狂犬。

[20]蒲伏：通匍匐。剖，表白、辩解。

[21]满限：服罪期满。限，指轮回的限期。

[22]辛酉：指明熹宗天启元年，公元一六三一年。

[23]毛角之侏：披毛戴角之类，指兽类。侏，群、类。

[24]“贱者”六句：这里以“花”比喻“福报”。意思是，世人要获得或保持其富贵福泽，需要行善积德，从根本处努力。可大可久，语出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；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”这里借指行善的功业。

[25]负盐车：驾盐车，指马驾重载。负，应作“服”；主驾（驾辕）为服。语出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，谓老骥“服盐车而上大（太）行。”[26]受鞫鞶（zh 执）：受束缚控制。《庄子·马蹄》：“连之以鞫鞶。”鞫，马笼头。鞶，同鞶；为了步调习整，连结马前足的绳索。

[27]与之为马：让他变作马。与，以。下文两“与”字同。

[28]葬鹤鹤：葬身鹤、鹤之腹。鹤、鹤常捕蛇为食。

## 狐入瓶

万村石氏之妇，崇于狐[1]，患之，而不能遣[2]。扉后有瓶，每闻妇翁来，狐辄遁匿其中。妇窥之熟，暗计而不言。一日，窜入。妇急以絮塞其口，置釜中，燂汤而沸之[3]。瓶热，狐呼曰：“热甚！勿恶作剧。”妇不语。号益急，久之无声。拔塞而验之，毛一堆，血数点而已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崇于狐：受到狐的扰害。崇，鬼神加于人的灾患。《说文》：“崇，神祸也。”

[2]遣：驱除。

[3]燂（qiàn 虔）汤而沸之：把水加温直至烧开。燂，烧热。汤，热水。

## 鬼 哭

谢迁之变[1]，宦第皆为贼窟。王学使七襄之宅[2]，盗聚尤众。城破兵入，扫荡群丑，尸填堦，血至充门而流。公入城，扛尸涤血而居。往往白昼见鬼；夜则床下燐飞[3]，墙角鬼哭。

一日，王生皦迪[4]寄宿公家，闻床底小声连呼：“皦迪！皦迪！”已而声渐大，曰：“我死得苦！”因哭，满庭皆哭。公闻，仗剑而入，大言曰：“汝不识我王学院耶[5]？”但闻百声嗤嗤，笑之以鼻。公于是设水陆道场[6]，命释道忏度之。夜抛鬼饭，则见篝火营营[7]，随地皆出。先是，閤人王姓者疾笃[8]，昏不知人者数日矣。是夕，忽欠伸若醒。妇以食进。王曰：“适主人不知何事，施饭于庭，我亦随众啗啖[9]。食已方归，故不讯耳。”由此鬼怪遂绝。岂钹饶钟鼓[10]，焰口瑜伽[11]，果有益耶？

异史氏曰：“邪怪之物，惟德可以已之[12]。当陷城之时，王公势正烜赫，闻声者皆股栗[13]；而鬼且揶揄之。想鬼物逆知其不终耶？普告天下大人先生：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，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谢迁之变：指顺治初年谢迁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。谢迁，山东高苑（今属高青县）人，顺治三年（1646）冬率众起事，曾攻陷高苑、长山、新城、淄川诸县。其据淄川县城，在顺治四年六月。旋遭官兵围剿，血战两月，最后失败。事见乾隆《高苑县志·灾祥》、乾隆《淄川县志·兵事》、光绪《山东通志·兵防志·国朝兵事》。

[2]王七襄，王昌胤（清代避雍正讳，改书昌、昌印、昌允），字七襄，一字雪园，山东淄川人。明崇祯九年丙子（1636）科举人，十年丁丑科进士清初官至提督北直学政。传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。又，后文谓其“不令终”，所指事状待考。

[3]燐飞，燐火飘动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：“久血为燐。”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兵死及牛马之血为燐（燐）。”燐火，俗称鬼火。

[4]王生皦迪：事迹未详。

[5]“汝不识”句，据记载，王昌胤曾两任学政。第一次，以福建道御史差顺天学政在顺治四年二月，次年罢，见《清代职官年表·学政年表》。第二次，以监察御史提督北直学政在顺治七年，亦于次年离任，见《清秘述闻·学政类》。上文既说“公入城，扛尸涤血而居”，应是初罢顺天学政家居时事。

[6]水陆道场，原为佛教举行的一种时间较长、规模较大的法会；诵经设斋，礼佛拜忏，以饮食供品追荐亡灵。为超度一切水陆亡魂而设，故称水陆道场。相传始自梁武帝萧衍。后世民间举行此类法会常设僧道两部，故下文云“命僧道忏度之”。

[7]营营：往来飞动的样子。

[8]疾笃：病重。

[9]啗啖（dàn—dàn 但但）：二字音义并同，吃。

[10]钹（b 拨）饶（náo 挠）钟鼓：法会上僧众所用的四种法器。钹、饶是铜制打击乐，各两片，圆形，中间隆起有孔，穿以革带，对击作响；大的叫饶，小的叫钹。

[11]焰口瑜伽（qié 茄）：指招僧众作佛事，以超度亡魂。焰口，佛经

中饿鬼名。密宗对饿鬼施食超度的仪式，称为“放焰口”。瑜伽，指瑜伽僧，即密宗僧侣。密宗僧侣常受请为人念经作法事，故又被称为应赴僧。瑜伽，梵语，与物相应之义。相应之义有五（境、行、理、果、机），密宗取行相应之义，认为手结密印、口诵真言、心观佛尊，这能身口意“三业”清净，与佛的身口意“三密”相应，即身成佛。

[12]“惟德”句：只有凭借崇高的德行，才能消除邪怪之物。已，去，消除。

[13]股栗，双腿颤抖，极端畏惧。栗，通慄。

## 真定女

真定界，有孤女[1]，方六七岁，收养于夫家。相居一二年，夫诱与交而孕。腹膨膨而以为病也，告之母。母曰：“动否？”曰：“动。”又益异之。然以其齿太稚，不敢决[2]。未几，生男母叹曰：“不图拳母，竟生锥儿[3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真定：旧县名，今河北正定县。界：谓境内，域内。[2]齿太稚：年龄太小。不敢决，不敢肯定是怀孕。

[3]“不图拳母”二句：想不到拳头大的母亲，竟生下个锥子大的儿子。不图，没指望，没料到。拳、锥，形容微小。

## 焦螟

董侍读默庵家[1]，为狐所扰，瓦砾砖石，忽如雹落。家人相率奔匿，待其间歇，乃敢出操作。公患之，假作庭孙司马第移避之[2]。而狐扰犹故。一日，朝中待漏[3]，适言其异。大臣或言：关东道士焦螟[4]，居内城，总持敕勒之术[5]，颇有效。公造庐而请之[6]。道士朱书符[7]，使归粘壁上。狐竟不惧，抛掷有加焉。公复告道士。道士怒，亲诣公家，筑坛作法。俄见一巨狐，伏坛下。家人受虐已久，衔恨慕深，一婢近击之。婢忽仆地气绝。道士曰：“此物猖獗，我尚不能遽服之，女子何轻犯尔尔[8]。”既而曰：“可借鞫狐词，亦得[9]。”戟指咒移时[10]，婢忽起，长跪。道士诘其里居。婢作狐言：“我西域产[11]，入都者一十八辈。”道士曰：“辇毂下[12]，何容尔辈久居？可速去！”狐不答。道士击案怒曰：“汝欲梗吾令耶[13]？再若迁延，法不汝宥[14]！”狐乃蹙怖作色[15]，愿谨奉教。道士又速之[16]。婢又仆绝，良久始甦。俄见白块四五团，滚滚[17]如毬，附檐际而行，次第追逐[18]，顷刻俱去。由是遂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董侍读默庵：董讷，字默庵，一字兹重，平原（今山东省平原县）人。康熙六年丁未（1667）科探花。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兵部尚书、江南总督等官，《清史稿》二七九有传，又见《山东通志·人物十一》。董讷任侍读学士在康熙二十二年前。董任馆职时曾僦居北京西河沿某空宅，以狐崇徙去，又见于《旷园杂志》卷下（《说铃》本）。

[2]作庭孙司马第：此据铸本，底本误“第”作“等”。按，作应作“祚”。孙光祀，字溯玉，号祚庭，其先平阴（今山东省平阴县）人，通籍后迁居历城（今济南市）。顺治十二年乙未（1655）科进士，历任礼科给事中、兵部右侍郎等官。传见《山东通志·人物十一》。据《清代职官年表》，孙光祀任兵部右侍郎在康熙十二年至十八年。司马，官名，西周置，为六卿之一，主管中央军事。汉代大司马与大司徒、大司空并列为三公，职掌同前。后来习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，侍郎为少司马。

[3]待漏：封建社会，百官清晨入朝，待时朝拜皇帝，称待漏。待漏之处，习称朝房，为官员上朝退朝休息之所。

[4]关东，清代称山海关外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之地为关东。焦螟，未详。

[5]总持敕勒之术：主管道教的符法之事。持，管领。敕勒术，道士书符驱鬼的法术。因符咒必书“敕令”、“敕勒”字样，因以作为符咒的代称。清代道篆司下有符法司以主其事，见《清史稿·职官志》。

[6]造庐：亲至其家。造，至。

[7]朱书符；用朱砂画符。朱，硃砂。迷信认为硃砂可以辟邪。[8]何轻犯尔尔：怎敢如此轻率地触犯它呢？尔尔，如此。

[9]借鞫狐词：借婢女之口，审出狐的供词。鞫，审问犯人。亦得：也是个办法。得，得计。

[10]戟指：义同“戟手”，用食指中指指点，其状如戟；是指斥的手势。《左传·哀公二十五年》：“褚帅出，公戟其手曰：‘必断而足！’”

[11]西域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西城”。

[12]鞶韞（ni n—g 捻骨）下：皇帝车驾之下，指京城。鞶，一种用人力推挽的车，秦汉以后专指帝、后所乘的车。韞，车轮中央贯辐穿轴的圆木。

[13]梗：阻遏，违抗。

[14]法不汝宥，神法决不宽贷你！不汝宥，即不宥汝。宥，宽恕，减罪。

[15]蹙怖作色，蜷缩恐惧，面色改变。蹙，谓蜷缩身体。作色，面色改变。

[16]速：义同“促”，催促。

[17]滾滾，二字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袞袞”。

[18]次第追逐：依次相随；一个跟着一个。

## 叶 生

淮阳叶生者[1]，失其名字。文章词赋，冠绝当时[2]；而所如不偶[3]，困于名场[4]。会关东了乘鹤来令是邑，见其文，奇之；召与语，大悦。使即官署，受灯火[5]；时赐钱谷恤其家。值科试[6]，公游扬于学使[7]，遂领冠军[8]。公期望綦切。闱后[9]，索文读之，击节称叹[10]。不意时数限人[11]，文章憎命[12]，榜既放，依然铩羽[13]。生嗒丧而归[14]，愧负知己，形销骨立，痴若木偶。公闻，召之来而慰之。生零涕不已。公怜之，相期考满入都[15]，携与俱北。生甚感佩。辞而归，杜门不出[16]。

无何，寝疾[17]。公遗问不绝[18]；而服药百裹[19]，殊罔所效。公适以忤上官免，将解任去[20]。函致生，其略云：“仆东归有日；所以迟迟者，待足下耳。足下朝至，则仆夕发矣。”传之卧榻。生持书啜泣。寄语来使：“疾革难遽瘥[21]，消先发。”使人返白，公不忍去，徐待之。逾数日，门者忽通叶生至。公喜，逆而问之。生日：“以犬马病[22]，劳夫子久侍[23]，万虑不宁。今幸可从杖履[24]。”公乃束装戒旦[25]。抵里，命子师事生，夙夜与俱。公子名再昌，时年十六，尚不能文。然绝慧，凡文艺三两过[26]，辄无遗忘。居之期岁[27]，便能落笔成文。益之公力，遂入邑庠[28]。生以生平所拟举子业[29]，悉录授读。闱中七题[30]，并无脱漏，中亚魁[31]。公一日谓生日：“君出馀绪[32]，遂使孺子成名。然黄钟长弃[33]奈何！”生日：“是殆有命。借福泽为文章吐气，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，非战之罪也[34]，愿亦足矣。且士得一人知己，可无憾，何必抛却白纈，乃谓之利市哉[35]。”公以其久客，恐误岁试，劝令归省[36]。生惨然不乐[37]。公不忍强，嘱公子至都，为之纳粟[38]。公子又捷南宫[39]，授部中主政[40]。携生赴监；与共晨夕。逾岁，生入北闱[41]，竟领乡荐[42]。会公子差南河典务[43]，因谓生日：“此去离贵乡不远。先生奋迹云霄[44]，锦还为快[45]。”生亦喜，择吉就道。抵淮阳界，命仆马送生归。

归见门户萧条，意甚悲恻。逡巡至庭中，妻携簸箕以出，见生，掷具骇走。生凄然曰：“我今贵矣。三四年不规，何遂顿不相识？”妻遥谓曰：“君死已久，何复言贵？所以人淹君柩者，以家贫子幼耳。今阿大亦已成立，将卜窆窆[46]。勿作怪异吓生人。”生闻之，恍然惆怅[47]。逡巡入室，见灵柩俨然，扑地而灭。妻惊视之，衣冠履舄如脱委焉[48]。大恸，抱衣悲哭。子自塾中归，见结驷于门[49]，审所自来，骇奔舍母。母挥涕告诉。又细询从者，始得颠末。从者返，公子闻之，涕堕垂膺。即命驾哭诸其室：出橐营丧，葬以孝廉礼。又厚遗其子，为延师教读。言于学使，逾年游泮[50]。

异史氏曰：“魂从知己，竟忘死耶？闻者疑之，余深信焉。同心倩女，至离枕上之魂[51]；千里良朋，犹识梦中之路[52]。而况茧丝蝇迹，呕学士之心肝；流水高山，通我曹之性命者哉[53]！嗟乎！遇合难期，遭逢不偶。行踪落落，对影长愁[54]；傲骨嶙嶙，搔头自爱[55]。叹面目之酸涩，来鬼物之揶揄[56]。频居康了之中，则须发之条条可丑；一落孙山之外，则文章之处处皆疵[57]。古今痛哭之人，卞和惟尔；颠倒逸群之物，伯乐伊谁[58]？抱刺于怀，三年灭字；侧身以望，四海无家[59]。人生世上，只须合眼放步，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[60]。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[61]，亦复不少，顾安得令威复来[62]，而生死从之也哉？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淮阳：县名，在河南省东部。

[2]冠绝当时：超越同时之人。冠，第一名，首屈一指。绝，超越。[3]所如不偶：所向不遇。不偶，犹言数奇，指命运不好，遇合不佳。[4]名场：指求取功名的科举考场。

[5]即官署，受灯火：谓留住县衙，得到照明等学习费用的资助。灯火，此指照明费用。

[6]科试：也称科考。乡试之前，备省学政到所辖府，州，考试生员，称为科试。科试成绩一、二等的生员，册送参加乡试，称录科；被录送的生员称科考生员。

[7]游扬：随处称扬。学使：即提督学政，又称提学使、提学、学院、学台、学政等，是明清时代掌理一省学校、科举的长官。

[8]领冠军：指科试获第一名。领，取得。

[9]闱后：指秋闱（即乡试）之后。各省乡试在仲秋八月举行，因称秋闱。闱，科举考场，又称贡院。

[10]击节称叹：击节原义是用手指击拊为节拍，以寻按乐曲的韵律 节奏；后常借以形容对诗文的赞叹、激赏。

[11]时数：时运。数，命定的遭遇。

[12]文章憎命，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：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”意思是好文章会妨害好命运。

[13]铍（shà 厦）羽：鸟羽摧落；比喻乡试受挫落榜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飞鸟铍翼，走兽废脚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铍，残也。”

[14]嗒（t 塔）丧：沮丧；失魂落魄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仰天而嘘，嗒焉似丧其偶。”

[15]考满：是明清两代对政府官员的考绩办法之一。这里指对外官的考绩，即由吏部考功司主持的“大计”。清顺治初期，外官三年大计；顺治后期，定外官三年考满议叙例。康熙元年，内外官考绩皆用三年考满制。其制，外官大计以寅、巳、申、亥岁，四品以下官员以五等议叙（一等称职者记录，二等称职者赏赉，平常者留任，不及者降调，不称职者革职）。详《清史稿·选举志六·考绩》。

[16]杜门：闭门。此指不与外界交往。杜，堵塞。

[17]寝疾，卧病；病倒在床。

[18]遗（wèi 卫）问：馈赠所需，慰问疾病。遗，赠予。

[19]百裹，百剂。裹，指药包。

[20]解任：解职，卸任。

[21]病革（j 亟）难遽瘥（chài 差），病重难望速愈。革，同“亟”。瘥，病愈。

[22]犬马病，对自己疾病的谦称。

[23]夫子：先生，老师。旧时县学生员称本县县令为老师、老父师，自称学生、门生。

[24]从杖履：犹言随侍左右。古礼老人五十得拄杖。又唯尊者得脱履于户内，晚辈有代为捉杖纳履的责任，所以“从杖履”是敬老事尊之词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侍坐于君子，君子欠伸，撰杖履；视日早暮，侍坐者请出矣。”

[25]束装，整顿行装。戒旦：意思是警戒黎明贪睡，早起及时出发。《文

选》赵景真《与嵇茂齐书》：“鸡鸣戒旦，则飘尔晨征。”[26]文艺：指“闾墨”之类供科举士子揣摩研习的八股范文。

[27]期（j 基）岁：满一年。

[28]入邑庠：成为县学生员，俗称秀才。邑庠，县学。

[29]所拟举子业，指叶生平日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习作的八股文。拟，谓拟题习作。举子业，又称四书文，即八股文。

[30]闾中七题，明、清乡试、会试的头场试题大都是七题，其中“四书义”三题，“五经义”四题。这里“七题”指乡试的头场试题。头场成绩即能决定能否录取，二、三场成绩只作参考，所以再昌因头场七题作得好而取中亚魁。

[31]亚魁：乡试第二名。第一名称乡魁、乡元或解元。

[32]出馀绪：拿出本人才学的微末部分。馀绪，微末，残馀。馀绪，义同绪馀。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道之真以治身；其绪馀以为国家；其土苴以为天下。”

[33]黄钟长弃：比喻贤才被长期埋没。《楚辞·卜居》：“黄钟长弃，瓦釜雷鸣。”黄钟，古乐中的正乐，比喻德才俱优的人。

[34]非战之罪：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，项羽该下战败后曾说：“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叶生借喻自己半生沦落，功名未就，是命运使然，而非文章庸劣。

[35]“何必”二句：意思是说，不必取得科举功名，才算作发迹走运。宋代王禹偁《寄弼山主簿朱九龄》诗：“忽思蓬岛会群仙，二百同学最少年；利市襦衫抛白纻，风流名字写红笺。”白纻，一种质地细密的白夏布，借指士子取得科举功名前所着的白衣。取得科举功名后，就脱去白衣，改穿襦衫（官服）了。利市，语出《周易·说卦》：“为近利，市三倍。”本指由贸易获得利润；后来比喻发迹、走运，俗称“发利市”。

[36]岁试：各省提学使于三年任期内到所辖府、州考试一次生员课业，以六等定优劣，谓之岁试。在外地的生员须回原籍参加岁试，所以丁公劝叶生归省。归省，本义是回乡探望父母，这里实指回乡应试。

[37]生惨然不乐，底本无“生”字，据铸雪斋抄本补。

[38]纳粟：明清设国子监于京城，国子监生员称监生，可直接参加乡试，不必参加岁试。自明景泰（1450—1456）以后，准许生员向朝廷纳粟，享受监生待遇；后代循例纳粟（实际用银子）入监的生员，又称例监。

[39]捷南宫：指会试中式，即考中进士。明、清举人考进士，会试是决定性的一轮考试。南宫，汉代把尚书省比作南方列宿，称之为南宫。宋、明以来则称礼部为南宫。会试由礼部主持，因称会试中式为捷南宫。捷，谓获胜、取中。

[40]部中主政：明清于中央六部各设主事若干员。主政是主事的别称，职位低于员外郎。据下文所言“差南河典务”，“部”当指工部。

[41]人北闱：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乡试。明代在顺天府（北京）和应天府（南京）各设国子监，两处乡试考生员多为国子监生，因而分别称为北闱和南闱。清代无南闱，而顺天乡试初仍习称北闱。

[42]领乡荐：指考中举人。唐制，参加进士考试者，例由地方长官（刺史、府尹）考试荐举，称为乡举或乡荐。后代因称乡试中式者为领乡荐，或简称领荐。

[43]差南河典务：奉派到南河河道办理公务。清初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四十四年前，河道总督所辖的江南省河道，包括今江苏、安徽两省民江以北的黄河、运河水系，时称南河。《清会典》卷四十七“工部·都水清吏司：掌天下河渠关梁川途之政令，凡坛庙殿廷之供具皆掌焉。”

[44]奋迹云霄：致身云路；谓一举成名，前程远大。此即指中举人

[45]锦还为快：衣锦还乡，堪称快事。《汉书·项籍传》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。”

[46]卜窆窆(zhǎn—X 諄夕)：选择墓地；指安葬。窆窆，墓穴。[47]恍然惆怅：此据铸雪斋抄本。底本“惆”误作“筹”。恍然，失意的样子。

[48]脱委：蜕落在地。脱，通“蜕”。委，丢弃，掉落。

[49]结驷：拴马。

[50]游泮：入学；成为秀才。泮，指泮宫，周代诸侯所设的学校。代指府、州、县设各类官学。

[51]“同心倩女”二句：意思是，知心的情侣，可以离魂相随。唐陈玄祐《离魂记》：张倩女与表兄王宙相恋，遭父亲梗阻，倩女离魂追随王宙出走。五年后夫妇同回娘家，倩女的离魂才与床上病体合而为一。

[52]“千里良朋”二句：是说，真挚的友谊，可使远隔的良朋梦中往会。《文选》沈约《别范安成诗》：“梦中不识路，何以慰相思。”李善注引《韩非子》：“六国时，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。每相思不能得见，敏便于梦中往寻。但行至中道，便迷不知路，遂回。如此者三。”（按，此殷引文，不见于今本《韩非子》）这里作者反其意而用之。

[53]“而况”四句：承接“同心倩女”四句：领起下文科场失意的感慨。意思是，又何况应举文章是我辈读书人精心结撰缮写；它是否能遇真赏，正决定着我们的命运穷通呢！茧丝，比喻文章章句妥贴。本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：“章句在篇，如茧之抽绪。”（绪，即丝）。蝇迹，即蝇头细字。陆游《读书诗》之二：“灯前目力虽非昔，犹课蝇头二万言。”比喻文章缮写工整。学士，学子、读书人；与隔句“我曹”互立足义，意为“我辈读书人”。呕心肝，用唐代诗人李贺事。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写李贺作诗构思极苦，其母叹息说：“是儿要当呕出心肝乃已尔！”流水高山，用伯牙“志在太山”、“志在流水”的琴曲（见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）比喻高雅绝俗、不易被人赏识的作品，通，沟通。性命，品性和命运。作者认为，文章是作者性格、品质的表现，它的遭遇如何，则决定作者的命运穷通，所以说文章沟通性、命。

[54]“行踪”二句：经历之处，总难遇合，只能空自对影愁叹。行踪：踪迹所到之处。落落，孤单落寞的样子。左思《咏史诗》：“落落穷巷士，抱影守空庐。”对影，身与影相对，形容孤单。李白《月下独酌》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

[55]“傲骨”二句：生就嶙峋傲骨，不能媚俗取容，唯有自惜自怜。嶙峋，用山石突兀形容傲骨坚挺。搔头，失意无计的样子。杜甫《梦李白二首》：“出门搔白首，若负平生志。”自爱、自惜、自珍。又，《诗·邶风·静女》：“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”《方言》注引作“藂”，义为隐蔽，则搔首自爱，谓抑志自持，不失其节。

[56]“叹面目”二句：意思是，自叹穷厄困顿，招致势利小人的嘲侮。面目，指服饰容止等外观表现。酸涩，寒酸拘执，不舒展洒脱。来，招致。鬼物揶揄，比喻势利小人的奚落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刘孝标注引《晋阳秋》：

晋代罗友为桓温掾吏，不得意。一日，桓温设宴送人赴郡守任，罗到席最晚。桓温问他，他回答说：“民首旦出门，于中途逢一鬼，大见揶揄，云：‘吾但见汝送人作郡，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耶？’”

[57]“频居”四句：意思是说，多次落榜的人，从人身到文章，都被世俗讥贬得毫无是处，频居康了之中，多次处于落榜境地。宋范正敏《遯斋闲览》：唐代柳冕应举，多忌讳，尤忌“落”字，至称安乐为安康。榜出，令仆探名，还报曰：“秀才康（落榜）了也！”又据宋范公偁《过庭录》：宋代孙山滑稽多才，偕乡人子同赴举，榜发，乡人子落榜，孙山名居榜末。乡人问其子得失，孙山说“解名（榜文名单）尽处是孙山，贤郎更在孙山外。”后因又称落榜为“名落孙山”。

[58]“古今”四句：大意是说，古往今来，因种种原因而悲愤痛哭的人很多，只有怀宝受诬的卞和像你；举世贤愚倒置，能识俊才的伯乐在当今天又是谁人！卞和惟尔，意思是只有你的处境类似卞和。卞和！春秋时楚国人，得璞于楚山中，献之厉王、武王，皆以为诳，刖其左右足！文王立，卞和抱璞哭楚山下，王使人理其璞，得美玉。见《韩非子·和氏》。逸群之物，超群的骏马。伯乐伊谁！谁是伯乐。伯乐，春秋秦国人，与秦穆公同时，姓孙名阳。其事略见于《庄子·马蹄》、《楚辞·怀沙》、《战国策·楚策》等记载。伯乐善相马，后代因以喻善于识才的人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载，贾谊曾说：“臣窃惟事势，可为痛哭。”屈原《九章·怀沙》有“变白以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”，“伯乐既没，骥焉程兮。”这四句概括了这些病愤之言。

[59]“抱刺”四句：意思是，当道无爱才之人，不值得干渴！反侧展望，四海茫茫，竟无以容身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荀彧传》注引《平原祢衡传》：“衡字正平。建安初，自荆州北游许都……时年二十四。是时许都虽新建，尚饶士人。衡尝书一刺怀之，字漫灭而无所适。”又《占诗十九首》：“置书怀袖中，三岁字不灭。”此综取其词成句。赵翼《陔馀丛考》：“古人通名，本用削木书字，汉时谓之谒，汉末谓之刺；汉以后则虽用纸，而仍相沿曰刺。”刺，即后代的名帖、名片。明清时用红纸书写名帖，用于拜谒，又称拜帖。灭字，字迹磨灭。

[60]“人生”三句：仍是作者痛愤之言，大意是：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大可不必认真、清醒，只须闭眼走自己的路，行心之所安；一切听天由命。合眼：有不理会是非曲直、不计较得失、不与别人比量等意思。放步，走自己的路，行心之所安。造物，造物主、上帝。低昂，抑扬，升沉、意谓摆布。

[61]昂藏：气概不凡的样子。

[62]令威：借指淮阳县令“关东丁乘鹤”。《搜神后记》：丁令威，汉辽东人，学道于灵虚山。后化鹤归辽，徘徊空中而言曰：“有鸟有鸟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归。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冢累累。”遂冲天飞去。

## 四十千

新城王大司马[1]，有主计仆，家称素封[2]。忽梦一人奔入，曰：“汝欠四十千[3]，今宜还矣。”问之，不答，径入内去。既醒，妻产男。知为夙孽[4]，遂以四十千搁置一室，凡儿衣食病药，皆取给焉。过三四岁，视空中钱，仅存七百。适乳姥抱儿至，调笑于侧。因呼之曰：“四十千将尽，汝宜行矣。”言已，儿忽颜色蹙变[5]，项折目张。再抚之，气已绝矣。乃以馀资治葬具而瘞

之。此可为负欠者戒也[6]。

昔有老而无子者，问诸高僧。僧曰：“汝不欠人者，人又不欠汝者，乌得子？”盖生佳儿，所以报我之缘[7]；生顽儿，所以取我之债。生者勿喜，死者勿悲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新城：旧县名，明清属济南府，今为山东桓台县。王大司马：王象乾，字霁字，新城人。明隆庆五年辛未（1570）科进士，历闻喜县令，官至兵部尚书。卒赠太子太师。传见《山东通志·人物·历代名臣》。大司马，兵部尚书的别称。

[2]主计仆：掌管钱粮收支的仆人，相当于管家。主计，主管钱财收支帐目。

[3]四十千：旧时铜钱以文为计算单位，一千文称一贯或一吊；四十千，即四十贯或四十吊。

[4]夙孽：迷信所谓前世罪恶的果报。孽，同“业”，这里情恶因。[5]蹙变：眉头紧皱，面色改变。蹙，蹙额，皱眉的样子。变，变色。[6]负欠：在道义、财帛方面对人有所亏欠，指背恩或赖债。[7]缘：因缘；与上文“孽”字含义相对，意思是善因。

### 成仙

文登周生[1]，与成生少共笔砚，遂订为件臼交[2]。而成贫，故终岁常依周。以齿则周为长，呼周妻以嫂。节序登堂，如一家焉[3]。周妻生子[4]，产后暴卒。继聘王氏，成以少故，未尝请见之也。一日，王氏弟来省姊，宴于内寝。成适至。家人通白，周坐命邀之。成不入，辞去，周移席外舍，追之而还。甫坐，即有人白别业之仆[5]，为邑宰重笞者。先是，黄吏部家牧佣，牛蹊周田[6]，以是相诟。牧佣奔告主，捉仆送官，遂被笞责。周诘得其故，大怒曰：“黄家牧猪奴，何敢尔！其先世为大父服役[7]；促得志，乃无人耶！”气填吭臆[8]，忿而起，欲往寻黄。成捺而止之，曰：“强梁世界[9]，元无皂白。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[10]？”周不听。成谏止再三，至泣下，周乃止。怒终不释，转侧达旦。谓家人曰：“黄家欺我，我仇也，姑置之。邑令为朝廷官，非势家官，纵有互争，亦须两造[11]，何至如狗之随噬者[12]？我亦呈治其佣[13]，视彼将何处分。”家人悉怂臾之[14]，计遂决。具状赴宰，宰裂而掷之。周怒，语侵宰。宰惭恚，因逮系之。辰后[15]，成往访周，始知入城讼理。急奔劝止，则已在囹圄矣[16]。顿足无所为计。时获海寇三名，宰与黄赂嘱之，使捏周同党[17]。据词申黜顶衣[18]，掠酷惨[19]。成人狱，相顾凄酸。谋叩阙[20]。周曰：“身系重犴[21]，如鸟在笼；虽有弱弟[22]，止足供囚饭耳。”成锐身自任，曰：“是予责也。难而不急

[23]，乌用友也！”乃行。周弟赆之[24]，则去已久矣。至都，无门入控。相传驾将出猎，成预隐木市中；俄驾过，伏舞哀号，遂得准。驿送而下，着部院审奏[25]。时阅十月余[26]，周已诬服论辟[27]。院接御批，大骇，复提躬谏[28]。黄亦骇，谋杀周。因赂监者，绝其食饮；弟来馈问，苦禁拒之。成又为赴院声屈，始蒙提问，业已饥饿不起。院台怒，杖毙监者。黄大怖，纳数千金，嘱为营脱[29]，以是得朦胧题免[30]。宰以在法拟流[31]。周放归，益肝胆成。

成自经讼系，世情尽灰，招周偕隐。周溺少妇，辄迂笑之。成虽不言，而意甚决。别后，数日不至。周使探诸其家，家人方疑其在周所；两无所见，始疑。周心知其异，遣人踪迹之，寺观壑谷，物色殆遍。时以金帛恤其子。又八九年，成忽自至，黄巾褫服[32]，岸然道貌。周喜，把臂曰：“君何往，使我寻欲遍？”笑曰：“孤云野鹤，栖无定所。别后幸复顽健。”周命置酒，略道间阔[33]，欲为变易道装。成笑不语。周曰：“愚哉！何弃妻孥犹敞展也？”成笑曰：“不然。人将弃予，其何人之能弃[34]。”问所栖止，答在劳山之上清宫。既而抵足寝，梦成裸伏胸上，气不得息。诘问何为，殊不答。忽惊而寤，呼戍不应；坐而索之，杳然不知所往。定移时，始觉在成榻，骇曰：“昨不醉，何颠倒至此耶！”乃呼家人。家人火之，俨然成也。周故多髭，以手自持，则无几茎。取镜自照，讶曰：“成生在此，我何往？”已而大悟，知成以幻术招隐。意欲归内，弟以其貌异，禁不听前。周亦无以自明。即命仆马往寻成。数日，入苏山。马行疾，仆不能及。休止树下，见羽客往来甚众[35]。内一道人目周，周因以成问。道士笑曰：“耳其名矣，似在上清。”言已，径去。周目送之，见一矢之外，又与一人语，亦不数言而去。与言者渐至，乃同社生[36]。见周，愕曰：“数年不晤，人以君学道名山，今尚游戏人间耶[37]？”周述其异。生惊曰：“我适遇之，而以为君也。去无几时，或当不远。”周大异，曰：“怪哉！何自己面目覩面而不之识？”仆寻至，急驰之，竟无踪兆。一

望寥阔，进退难以自主。自念无家可归，遂决意穷追。而怪险不复可骑，遂以马付仆归，迤逦自往。遥见一僮独坐，趋近问程，且告以故。僮自言为成弟子，代荷衣粮，导与俱行。星饭露宿，逡行殊远[38]，三日始至，又非世之所谓上清。时十月中，山花满路，不类初冬。僮入报客，成即遽出，始认己形。执手入，置酒讌语，见异彩之禽，驯人不惊[39]，声如笙簧，时来鸣于座上。心甚异之。然尘俗念切，无意留连。地下有蒲团二，曳与并坐。至二更后，万虑俱寂[40]，忽似瞥然一眄，身觉与成易位。疑之，自捋颌下，则于思者如故矣[41]。既曙，浩然思返。成固留之。越三日，乃曰：“迄少寐息，早送君行。”甫交睫，闻成呼曰：“行装已具矣。”遂起从之。

所行殊非旧途。觉无几时，里居已在望中。成坐候路侧，俾自归。周强之不得，因踽踽至家门。叩不能应，思欲越墙，觉身飘似叶，一跃已过。凡逾数重垣，始抵卧室，灯烛荧然，内人未寝，啾啾与人语。舐窗以窥，则妻与一厮仆同杯饮，状甚狎褻。于是怒火如焚；计将掩执[42]，又恐孤力难胜。遂潜身脱扃而出，奔告成，且乞为助。成慨然从之，直抵内寝。周举石挝门，内张惶甚；播愈急，内闭益坚。成拔以剑，划然顿辟。周奔入，仆冲户而走。成在门外，以剑击之，断其肩臂。周执妻拷讯，乃知被收时即与仆私。周借剑决其首，胃肠庭树间。乃从成出，寻途而返。蓦然忽醒，则身在卧榻，惊而言曰：“怪梦参差，使人骇惧！”成笑曰：“梦者兄以为真，真者乃以为

梦。”周愕而问之。成出剑示之，溅血犹存。周惊怛欲绝，窃疑成张为幻[43]。成知其意，乃促装送之归。荏苒至里门，乃曰：“畴昔之夜，倚剑而相待者，非此处耶！吾厌见恶浊，请还侍君于此；如过晡不来[44]，予自去。”周至家，门户萧索，似无居人。还人弟家。弟见兄，双泪遽堕，曰：“兄去后，盗夜杀嫂，剖肠去，酷惨可悼，於今官捕未获。”周如梦醒，因以情告，戒勿究。弟错愕良久。周问其子，乃命老媪抱至。周曰：“此襦裸物[45]，宗绪所关[46]，弟好视之。兄欲辞人世矣。”遂起，径出。弟涕泗追挽[47]，笑行不顾。至野外，见成，与俱行。遥回顾曰：“忍事最乐。”弟欲有言，成阔袖一举，即不可见。怅立移时，痛哭而返。

周弟朴拙，不善治家人生产，居数年，家益贫。周子渐长，不能延师，因自教读。一日，早至斋，见案头有函书，缄封甚固，签题“仲氏启”[48]。审之，为兄迹；开视，则虚无所有，只见爪甲一枚，长二指许。心怪之。以甲置研上，出问家人所自来，并无知者。回视，则研石灿灿[49]，化为黄金。大惊。以试铜铁，皆然。由此大富。以千金赐成氏子，因相传两家有点金术云[50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文登：县名，即今山东省文登县。

[2]杵臼交：不计贪富贵贱的朋友。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：公沙穆游太学，家贫无资粮，变服为吴祐舂米。吴与语，大惊，“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。”杵臼，捣米的木杵和石臼。

[3]“节序登堂”二句：意思是，四时八节，成生必定携眷到周生家拜问兄嫂，亲密如一家兄弟。是称赞成生恪守古训，对周生夫妻亲而有礼。节序：犹言四时八节。我国旧称春夏秋冬四季为四时或四序，称四立两分两至为八节。杜甫《狂歌行赠四兄》诗：“四时八节还拘礼，女拜弟妻男拜弟。”

[4]周妻生子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误“妻”为“子”。

[5]别业：正宅外之园林宅舍。此“别业仆”，即指派守田庄之仆。[6]蹊：践越，穿行。《左传·宣公十一年》：“牵牛以蹊人之田。”杜注：“蹊，径也”

[7]大父：祖父。

[8]气填吭臆：怒气充咽填胸。吭，咽喉。臆，胸膛。[9]强梁世界：强暴横行的社会。强梁，强暴凶横。《老子》：“强梁者不得其死。”

[10]矛弧，矛和弓，指杀人凶器。

[11]两造：争讼的双方，原告和被告。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：“以两造禁民讼。”郑注：“造，至也；使讼者两至。”

[12]嗾(sòu 叟)：指挥狗的声音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“公嗾夫獒焉。”《玉篇》：“《方言》云：秦、晋、冀、陇谓使犬曰嗾使犬。”[13]呈治：呈请惩治。

[14]怱叟(y ng 甬)：同“怱怱”。

[15]辰后：辰时过后。辰时，相当于早上七点至九点。

[16]圜圜(líng yú 伶俞)：本秦代监狱名，后为牢狱别称。[17]捏周同党：诬陷周生与海盗同伙。捏，捏造，即诬陷。

[18]据词申黜顶衣：依据海盗供词，申报革去周生功名。旧时官府行文，下级向上级说明情况称“申详”或“申”。黜，革免。顶衣，指生员冠服，

代指其资格功名。科举时代，生员犯法，革除功名之后，官府才能施刑审讯。

[19]擄掠：拷打。

[20]叩阊：应从青柯亭刻本作“叩闾”（铸本“闾”旁亦注一“闾”字），指向朝廷告状。闾，指帝闾，即宫门。吏民向皇帝告状叫叩闾。[21]重犴（chóng àn 虫岸）：牢狱深处，拘禁重罪犯人的地方。犴，牢狱。

[22]弱弟：幼弟。弱，幼小。

[23]难而不急：人在难中而不相救。急，救助。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难。”

[24]赙（jìn 尽）：赠送路费。

[25]着部院审奏：责成（山东）巡抚审理奏闻。部院，本指朝廷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，清代各省巡抚多带侍郎和副都御史的京衔，因以部院代称巡抚。

[26]阅：经历。

[27]诬服论辟：含冤屈招，被判死刑。辟，大辟，即死刑。

[28]复提躬谏：提调案犯，亲自重审。谏，审讯犯人。

[29]营脱：设法解脱罪刑。

98

[30]朦胧题免：含糊其辞地报请朝廷免罪。朦胧，喻措辞含混。题，题本，上奏公事。

[31]拟流：判处流刑。

[32]黄巾氅（chàng 敞）服：道冠道袍。黄巾，即黄冠；道士戴的束发之冠，多用黄绢之类制成。氅，鸟羽织的外套。这里是对道士袍服的美称。

[33]间阔：久别之情。间，隔。阔，久别。

[34]“不然”三句：你说的不对。是他人要抛弃我，我又能抛弃谁呢？未句句首省“予”字。

[35]羽客：道士的美称。道教认为修炼成功能飞升成仙，因美称道士为羽人、羽士、羽客。

[36]同社生：社学同学。清制，大乡、镇置社学，近乡子弟可入学肄业。

[37]游戏人间：指对现实生活抱洒然超脱的态度。《世说新语

补·排调》：“苏长公（苏轼）在惠州，天下传其已死。后七年北归，见南昌太守叶祖洽。叶问曰：‘世传端明（苏曾为端明殿学士）已归道山，今尚尔游戏人间邪？’”

[38]逴（chuò 绰）行殊远：高一步低一步地走了很远。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：“取食于敌，逴行殊远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蹇，蹇也。”段注：“蹇，（跛）也。《庄子》‘蹇蹇而行’，谓脚长短也。”

[39]驯人不惊：温驯依人，客至不惊。

[40]万虑俱寂：各种尘世杂念都泯灭而归于空寂；是佛道修行的一种境界。万虑，指一切思维活动。寂，空寂。

[41]于思（sī 腮）：浓密的胡须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载宋人嘲笑华元多须而战败归来曰：“于思于思，弃甲复来！”思，同“腮”。

[42]掩执：突入捉拿。乘其不备而动，叫掩。

[43]诌（zhōu 周）张为幻：施弄幻术骗人。诌张，欺诌。为幻，制造假象、幻觉。《尚书·无逸》：“民无或胥诌张为幻。”

[44]晡（b 补）：申时，即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。

[45]襁褓物，乳婴。襁褓，包裹婴儿的衣被。

[46]宗绪：宗族后裔，传宗接代的人。绪，丝线末端，比喻后裔。

[47]涕泗：涕指眼泪，泗指鼻涕。《诗·陈风·泽陂》：“涕泗滂沱。”朱注：“自目曰涕，自鼻曰泗。”[48]签题“仲氏启”：信封上写着“二弟启”。签，指封套上书写收信人姓名住址的部位。仲氏，弟。《诗·小雅·何人斯》：“伯氏吹壎，仲氏吹篪。”朱生“伯仲，兄弟也。”

[49]研：同“砚”。

[50]点金术，道教所谓点化他物使成金银的法术。

## 新 郎

江南梅孝廉耦长[1]，言其乡孙公，为德州宰[2]，鞠一奇案。初，村人有为子娶妇者[3]，新人入门，戚里毕贺。饮至更余，新郎出，见新妇炫装，趋转舍后。疑而尾之。宅后有长溪，小桥通之。见新妇渡桥径去，益疑。呼之不应。遥以手招婿；婿急趁之，相去盈尺，而卒不可及。行数里，入村落。妇止，谓婿曰：“君家寂寞，我不惯住。请与郎暂居妾家数日，便同归省。”言已，抽簪叩扉，轧然有女童出应门。妇先入。不得已，从之。既入，则岳父母俱在堂上。谓婿曰：“我女少娇惯，未尝一刻离膝下，一旦去故里，心辄戚戚。今同郎来，甚慰系念。居数日，当送两人归。”乃为除室，床褥备具，遂居之。

家中客见新郎久不至，共索之。空中惟新妇在，不知婿之所往。由此遐迩访问，并无耗息。翁媪零涕，谓其必死。将半载，妇家悼女无偶，遂请于村人父，欲别醮女。村人父益悲，曰：“骸骨衣裳无可验证，何知吾儿遂为异物[4]！纵其奄丧[5]，周岁而嫁当亦未晚，胡为如是急也！”妇父益衔之，讼于庭。孙公怪疑，无所措力，断令待以三年，存案遣去。

村人子居女家，家人亦大相忻待。每与妇议归，妇亦诺之，而因循不即行。积半年余，中心徘徊，万虑不安。欲独归，而妇固留之。一日，合家惶遽，似有急难。仓卒谓婿曰：“本拟三二日遣夫妇偕归。不意仪装未备，忽遂闯凶[6]；不得已，即先送郎还。”于是送出门，旋踵急返，周旋言动，颇甚草草。方欲觅途行，回视院宇无存，但见高家。大惊，寻路急归。至家，厉言端末，因与投官陈诉。孙公拘妇父谕之，送女于归[7]，始合昏焉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江南：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改明南直隶置江南省，辖令江苏、安徽省地。康熙六年分置江苏、安徽两省。以后习惯上仍称这两省为江南。梅的家乡宣城原隶江南省宁国府，故称其为江南人。梅孝廉耦长：梅庚，字耦长，宣城（今安徽宣城县）人，康熙二十年辛酉（1681）科举人。屡试进士不第。曾任浙江泰顺县知县，不久辞归。梅工诗，善八分书，画亦旷逸有致，为王士所推重。有《天逸阁集》。见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。

[2]德州：今山东省德州市，明清时为德州。宰，州县长官通称宰。孙公，待考。

[3]“村人”句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无者字。

[4]为异物：指死去。贾谊《鹏鸟赋》：“化为异物兮，又何足患？”[5]奄丧：猝死。奄；急，突然。

[6]忽遭闯凶：忽遇忧患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楚少宰如晋师曰：‘寡君少遭闯凶。’”

[7]于归：本指女子出嫁。《诗·周南·桃夭》：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郑笺：“于，往也。”朱注：“妇人谓嫁曰归。”这里指新妇重返夫家。[8]合昏：婚礼中最后一项仪式，因以指成婚。详《娇娜》注。

## 灵 官

朝天观道士某[1]，喜吐纳之术[2]。有翁假寓观中，适同所好，遂为玄友[3]。居数年，每至郊祭时[4]，辄先旬日而去，郊后乃返。道士疑而问之。翁曰：“我两人莫逆[5]，可以实告：我狐也。郊期至，则诸神清秽，我无所容，故行遁耳[6]。”又一年，及期而去，久不复返。疑之。一日忽至。因问其故。答曰：“我几不复见子矣！曩欲远避，心颇怠，视阴沟甚隐，遂潜伏卷瓮下[7]。不意灵官粪除至此[8]，警为所睹，愤欲加鞭。余惧而逃。灵官

追逐甚急。至黄河上，濒将及矣。大窘无计，窜伏涸中。神恶其秽，始返身去。既出，臭恶沾染，不可复游人世。乃投水自濯讫，又蛰隐穴中几百日，垢浊始净。今来相别，兼以致嘱[9]：君亦宜隐身他去，大劫将来，此非福地也。”言已，辞去。道士依言别徒。未几而有甲申之变[10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朝天观：指北京朝天宫。明宣宗朱瞻基，仿效朱元璋在南京所建朝天宫的样式，于宣德八年（1432）在皇城西北建成朝天宫，作为郊祀前百官习仪之所。宫内有三清、通明、普济等十一殿，以奉三清、上帝及诸神，又于东西建具服殿，备临幸。熹宗天启六年（1626）遭火灾焚毁。见《帝京景物略》卷四。

[2]吐纳术；口吐浊气，鼻吸清气，古人叫“吐故纳新”。语出《庄子·刻意》。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养生方法，近似于深呼吸。魏晋以来，道教徒神秘化为修炼的法术，认为吐出“死气”，吸纳“生气”，可得长生。[3]玄友：道友。《老子》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道家宗奉其学说。后世道教徒之间，彼此亦以玄友相称。

[4]郊祭：旧时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典礼。始于周代，又称郊社或郊祀。冬至日祭天于南郊称“郊”，夏至日祭地于北郊称“社”。明初定合祀天地于大祀殿。嘉靖九年后分祀：冬至祀天圜丘，夏至祀地方丘。祀天前之六日及七日，百官于朝天宫习仪。见《明史·礼志》一。

[5]莫逆：意思是心意相投，无所违逆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”本指对道的理解相同。后世称志趣相投、友情深厚的朋友为莫逆之交。

[6]行遁：走避。

[7]卷（quán 拳）瓮：小瓮。阴沟开口、入口处常以去底之小瓮为之。

[8]灵官：即王灵官。相传名善，来徽宗时人。生前学道，死后由玉皇大帝封为“先天主将”，司天上、人间纠察之职。道教奉祀为护法神。道观所塑王灵官像，赤面，三目，被甲执鞭，是镇守山门之神。粪除：扫除秽物。

[9]兼以致嘱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嘱作祝。

[10]甲申之变，明崇祯十七年甲申（1644），李自成义军攻占北京，明亡，史称甲申之变。清兵入京也在同年，此当兼指。

## 王 兰

利津王兰[1]暴病死。阎王覆勘[2]，乃鬼卒之误勾也。责送还生，则尸已败。鬼惧罪，谓王曰：“人而鬼也则苦，鬼而仙也则乐。苟乐矣，何必生？”王以为然。鬼曰：“此处一狐，金丹成矣[3]。窃其丹吞之，则魂不散，可以长存。但凭所之，罔不如意。子愿之否？”王从之。鬼导去，入一高第，见楼阁渠然[4]，而悄无一人[5]。有狐在月下，仰首望空际。气一呼，有丸自口中出，直上入于月中；一吸，辄复落，以口承之，则又呼之：如是不已。鬼潜伺其侧，俟其吐，急掇于手，付王吞之。狐惊，盛气相向。见二人在，恐不敌，愤恨而去。王与鬼别，至其家，妻子见之，咸惧却走。王告以故，乃渐集。由此在家寝处如平时。

其友张姓者，闻而省之，相见话温凉[6]。因谓张曰：“我与若家夙贫[7]，今有术，可以致富。子能从我游乎？”张唯唯。曰：“我能不药而医，不卜而断。我欲现身，恐识我者相惊以怪，附子而行，可乎？”张又唯唯。于是即日趣装[8]，至山西界。富室有女，得暴疾，眩然瞽瞑[9]。前后药襁既穷，张造其庐，以术自炫。富翁止此女，常珍惜之，能医者，愿以千金为报，张请视之。从翁入室，见女瞑卧；启其衾，抚其体，女昏不觉。王私告张曰：“此魂亡也[10]，当为觅之。”张乃告翁：“病虽危，可救。”问：“需何药？”俱言不须，“女公子魂离他所，业遣神觅之矣。”约一时许，王忽来，具言已得。张乃请翁再入，又抚之。少顷，女欠伸，目遽张。翁大喜，抚问。女言：“向戏园中，见一少年郎，挟弹弹雀[11]；数人牵骏马，从诸其后。急欲奔避，横被阻止。少年以弓授儿，教儿弹。方羞诃之，便携儿马上，累骑而行[12]。笑曰：‘我乐与子戏，勿羞也。’数里入山中，我马上号且骂；少年怒，推堕路旁，欲归无路。适有一人至，捉儿臂，疾若驰，瞬息至家，忽若梦醒。”翁神之，果贻千金。王夜与张谋，留二百金作路用，馀尽摄去，款门而付其子；又命以三百馈张氏，乃复还。次日，与翁别，不见金藏何所，益异之，厚礼而送之。

逾数日，张于郊外遇同乡人贺才。才饮博不享生产，奇贫如丐。闻张得异术，获金无算，因奔寻之。王劝薄赠令归。才不改放行，旬日荡尽，将复觅张。王已知之，曰：“才狂悖[13]，不可与处，只宜赂之使去，纵祸犹浅。”逾日，才果至，强从与俱。张曰：“我固知汝复来。日事酗赌，千金何能满无底窦？诚改若所为，我百金相赠。”才诺之。张泻囊授之。才去，以百金在豪，赌益豪；益之狭邪游[14]，挥洒如土。邑中捕役疑而执之，质于官，拷掠酷惨。才实告金所自来。乃遣隶押才捉张。数日，创剧[15]，毙于途。魂不忘张，复往依之，因与王会。一日，聚饮于烟墩[16]，才大醉狂呼，王止之不听。适巡方御史过[17]，闻呼搜之，获张。张惧，以实告。御史怒，笞而牒于神[18]。夜梦金甲人告曰：“查王兰无辜而死，今为鬼仙。医亦仁术，不可律以妖魅[19]。今奉帝命[20]，授为清道使[21]。贺才邪荡，已罚窜铁围山[22]。张某无罪，当宥之。”御史醒而异之，乃释张。张治装旋里。囊中存数百金[23]，敬以半送王家，王氏子孙，以此致富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利津：县名，即今山东省利津县。

[2]复勘：复审。勘，审问犯人。[3]金丹：见《耳中人》注。

[4]渠然：高大深广的样子。《诗·秦风·权舆》：“于我乎，夏屋渠渠。”渠渠，孔颖达疏谓高大貌，朱熹集传谓深广貌。渠然，义同渠渠。[5]悄无一人，底本原作“悄无一人”，据二十四卷抄本改。

[6]话温凉，叙别离，致问候；犹言“道寒暄”。《文选》陆机《门有车马客行》：“抚膺携客位，掩泪叙温凉。”李善注引郑玄曰：“春秋，言温凉也。”吕向注：“叙别离之岁月。”

[7]夙（sù速）贫，素贫，一向穷苦。

[8]趣（cù促）装，匆忙整理行装。《汉书·曹参传》：“参为齐相。及萧何卒，参乃趣治行装曰：‘吾且入相。’三日，果召参代何为相。”[9]眩然瞽（mào冒）瞑：神志昏迷，闭目不醒。

[10]魂亡：俗言掉魂。亡，失落。

[11]挟弹（dàn旦）弹（tán谈）雀，拿弹弓打鸟。弹（dàn），弹弓。弹（tán），弹射。

[12]累骑：共骑一马。《晋书·阮咸传》：“遽借客马追婢，既及，累骑而还。”

[13]狂悖（bèi背）：狂妄背理。谓其行为放荡，做事乖张。悖，违背常理。

[14]狭邪游：狎妓行为。狭邪，通作狭斜，指小街曲巷，妓女所居。古乐府有《相逢狭路间行》（又名《长安有狭斜行》），写长安贵家宴乐狎妓生活，后因称狎妓为狭邪游。

[15]创剧（jí亟）：指刑伤恶化。

[16]烟墩：明清防卫报警设施。洪武二十六年，命于“腹里边境险要处所安设烟墩，昼则举烟，夜则举火，接递通报。”见《山东通志·兵防志八·兵制一》。明清时代，烟墩常与烽火台并称为台墩。此指烟墩废址。

[17]巡方御史：即巡按御史。自明初始，派御史至各地巡察，称巡按御史。简称巡按。三年一换，职权同汉刺史。清初因之。

[18]牒于神：具文通报神界，或具诉状于神界。牒，泛指官府间往来文书，或指诉状。其时王兰、贺才已死，所以御史乃以此举告神，请求审治其罪。

[19]律以妖魅，当作妖魅，绳之以法。律，谓依刑律治罪。

[20]帝，天帝。[21]清道使；封建时代，皇帝、大臣出入，扈卫人员预为清净道路，辟除行人，称为清道。此处清道使，是传说中为尊神前驱清路的下级神官。

[22]窞：处以流刑；流放。铁围山：又称铁轮围山，代指极荒远的地界，犹言化外之地。佛经记载，瞻部等四大洲外有铁轮围山，周匝如轮，围绕别一世界。其地距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佛国极其辽远。见《具舍论》十一。

[23]数百金：底本百下衍“里”字，据铸雪斋抄本及二十四卷抄本删正。

## 鷹 虎 神

郡城东岳庙[1]，在南郭[2]。大门左右，神高丈余，俗名“鷹虎神”，狰狞可畏。庙中道士任姓，每鸡鸣，辄起焚诵[3]。有偷儿预匿廊间，伺道士起，潜入寢室，搜括财物。奈室无长物[4]，惟于荐底得钱三百[5]，纳腰中，拔关而出，将登千佛山[6]。南窰许时，方至山下。见一巨丈夫，自山上来，左臂苍鷹[7]，适与相遇。近视之，面铜青色，依稀似庙门中所习见者。大恐，蹲伏而战。神诧曰：“盗钱安往？”偷儿益惧，叩不已。神揪令还，入庙，使倾所盗钱，跪守之。道士课毕[8]，回顾骇愕。盗历历自述。道士收其钱而遣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郡城，府治所在地。作者故乡淄川清代隶济南府，府治在历城（今济南市）。东岳庙，道教奉祀泰山神“东岳天齐仁圣大帝”（省称东岳天齐大帝或东岳大帝）的神庙。传说东岳大帝掌管人间生死。旧时各地多有其庙，又名天齐庙，每年旧历三月二十人日为祭祀日。

[2]在南郭：据《历城县志》，东岳庙在“府城南门外”。

[3]焚诵；焚香诵经。

[4]长（zhàng 涨）物：原指多馀物品，此指可偷的值钱东西。长，馀。

[5]荐底；草席下面。荐，稿荐，草席。

[6]千佛山：又名历山，在济南城南五里。隋开皇间因山石镌成众多佛像，因名千佛山。[7]左臂苍鷹，左臂上架着苍鷹。臂，以臂承物。

[8]课：功课，指寺庙早晚烧香念经的例行宗教活动，即上文所说的“焚诵”。

## 王 成

王成，平原故家子[1]，性最懒。生涯日落，惟剩破屋数间，与妻卧牛衣中[2]，交谪不堪[3]。时盛夏燥热[4]，村外故有周氏园，墙宇尽倾，惟存一亭；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晓，睡者尽去；红日三竿，王始起，逡巡欲归。见草际金钗一股，拾视之，镌有细字云：“仪宾府造[5]。”王祖为衡府仪宾[6]，家中故物，多此款，因把钗踌躇[7]。一姬来寻钗。王虽故贫，然性介[8]，遽出授之。姬喜，极赞盛德，曰：“钗值几何，先夫之遗泽也[9]。”问：“夫君伊谁？”答云：“故仪宾王柬之也。”王惊曰：“吾祖也。何以相遇？”姬亦惊曰：“汝即王柬之之孙耶？我乃狐仙。百年前，与君祖缱绻[10]。君祖歿，老身遂隐。过此遗钗，适入子手，非天数耶！”王亦曾闻祖有狐妻，信其言，便邀临顾。姬从之。王呼妻出见，负败絮[11]，菜色黯焉[12]。姬叹曰：“嘻！王柬之孙子，乃一贫至此哉！”又顾败灶无烟，曰：“家计若此，何以聊生[13]？”妻因细述贫状，呜咽饮泣。姬以钗授妇，使姑质钱市米，三日外请复相见。王挽留之。姬曰：“汝一妻不能自存活；我在，仰屋而居[14]，复何裨益？”遂径去。王为妻言其故，妻大怖。王诵其义，使姑事之[15]，妻诺。逾三日，果至。出数金，余粟麦各石。夜与妇共短榻。妇初惧之；然察其意殊拳拳[16]，遂不之疑。

翌日，谓王曰：“孙勿情，宜操小生业，坐食乌可长也！”王告以无资。曰：“汝祖在时，金帛凭所取；我以世外人，无需是物，故未尝多取。积花粉之金四十两[17]，至今犹存。久贮亦无所用，可将去悉以市葛，刻日赴都[18]，可得微息。”王从之，购五十余端以归[19]。姬命趣装，计六七日可达燕都[20]。嘱曰：“宜勤勿懒，宜急勿缓：迟之一日，悔之已晚！”王敬诺，囊货就路。中途遇雨，衣履浸濡。王生平未历风霜，委顿不堪，因暂休旅舍。不意淙淙彻暮，檐雨如绳。过宿，泞益甚。见往来行人，践淖没胫[21]，心畏苦之。待至停午[22]，始渐燥，而阴云复合，雨又大作。信宿乃行。将近京，传闻葛价翔贵[23]，心窃喜。入都，解装客店，主人深惜其晚，先是，南道初通，葛至绝少。贝勒府购致甚急[24]，价顿昂，较常可三倍[25]。前一日方购足，后来者并皆失望。主人以故告王。王郁郁不得志。越日，葛至愈多，价益下。王以无利不肯售。迟十余日，计食耗烦多，倍益忧闷。主人劝令贱鬻，改而他图。从之。亏资十余两，悉脱去。早起，将作归计，启视囊中，则金亡矣。惊告主人。主人无所为计。或劝鸣官，责主人偿。王叹曰：“此我数也，于主人何尤？”主人闻而德之，赠金五两，慰之使归。自念无以见祖母，蹀躞内外[26]，进退维谷[27]。

适见斗鹑者[28]，一赌辄数千；每市一鹑，恒百钱不止。意忽动，计囊中资，仅足贩鹑，以商主人。主人亟怂之，且约假寓饮食，不取其直。王喜，遂行。购鹑盈檐[29]，复入都。主人喜，贺其速售。至夜，大雨彻曙。天明，衢水如河，淋零犹未休也。居以待晴。连绵数日，更无休止。起视笼中，鹑渐死。王大惧，不知计之所出。越日，死愈多；仅余数头，并一笼饲之；经宿往窥，则一鹑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觉涕堕。主人亦为扼腕[30]。王自度金尽罔归，但欲觅死，主人劝慰之。共往视鹑，审谛之曰：“此似英物[31]。诸鹑之死，未必非此之斗杀之也。君暇亦无所事，请把之[32]；如其良也，赌亦可以谋生。”王如其教。既驯，主人令持向街头，赌酒食。鹑健甚，辄赢。主人喜，以金授王，使复与子弟决赌[33]；三战三胜。半年许，积二十

金。心益慰，视鹑如命。先是，大亲王好鹑[34]，每值上元，辄放民间把鹑者入邸相角。主人谓王曰：“今大富宜可立致；所不可知者，在子之命矣。”因告以故，导与俱往。嘱曰：“脱败，则丧气出耳。倘有万分一，鹑斗胜，王必欲市之，君勿应；如固强之，惟予首是瞻[35]，待首肯而后应之[36]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至邸，则鹑人肩摩于墀下[37]。顷之，王出御殿。左右宣言：“有愿斗者上。”即有一人把鹑，趋而进。王命放鹑，客亦放；略一腾蹕[38]，客鹑已败。王大笑。俄烦，登而败者数人。主人曰：“可矣。”相将俱登。王相之，曰：“睛有怒脉[39]，此健羽也[40]，不可轻敌。”命取铁喙者当之。一再腾跃，而王鹑铄羽。更选其良，再易再败。王急命取宫中玉鹑。片时把出，素羽如鹭，神骏不凡。王成意馁，跪而求罢，曰：“大王之鹑，神物也，恐伤吾禽，丧吾业矣。”王笑曰：“纵之。脱斗而死，当厚尔偿。”成乃纵之。玉鹑直奔之。而玉鹑方来，则伏如怒鸡以待之；玉鹑健啄，则起如翔鹤以击之；进退颀颀[41]，相持约一伏时[42]。玉鹑渐懈，而共怒益烈，其斗益急。未几，雪毛摧落，垂翅而逃。观者千人，罔不叹羨。王乃索取而亲把之，自喙至爪，审周一过，问成曰：“鹑可货否？”答云：“小人无恒产，与相依为命，不愿售也。”王曰：“赐而重值，中人之产可致。颇愿之乎？”成俯思良久。曰：“本不乐置；顾大王既爱好之，苟使小人得衣食业，又何求？”王请直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“痴男子！此何珍宝，而千金直也？”成曰：“大王不以为宝，臣以为连城之璧不过也[43]。”王曰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小人把向市，日得数金，易升斗粟，一家十余食指[44]，无冻馁忧，是何宝如之？”王言：“予不相亏，便与二百金。”成摇首。又增百数。成目视主人，主人色不动。乃曰：“承大王命，请减百价。”王曰：“休矣！谁肯以九百易一鹑者！”成囊鹑欲行。王呼曰：“鹑人来，鹑人来！实给六百，肯则售，否则已耳。”成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若。成心愿盈溢，惟恐失时，曰：“以此数售，心实快快；但交而不成，则获戾滋大[45]。无已，即如王命。”王喜，即秤付之。成囊金，拜赐而出。主人恚曰：“我言如何，子乃急自鬻也？再少靳之[46]，八百金在掌中矣。”成归，掷金案上，请主人自取之，主人不受。又固让之，乃盘计饭直而受之。

王治装归，至家，历述所为，出金相庆。姬命治良田三百亩，起屋作器，居然世家。姬早起，使成督耕，妇督织；稍惰，辄诃之。夫妇相安，不敢有怨词。过三年，家益富。姬辞欲去。夫妻共挽之，至泣下。姬亦遂止。旭旦候之[47]，已杳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富皆得于勤；此独得于惰，亦创闻也。不知一贫彻骨，而至性不移[48]，此天所以始弃之而终怜之也。懒中岂果有富贵乎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平原，县名，清代隶属德州，即今山东省平原县。

[2]牛衣：一种用草、麻编织的给牛御寒用的覆盖物。《汉书·王章传》：“初，章为诸生，学长安，独与妻居。章疾病，无被，卧牛衣中。”[3]交谪不堪：妻子责怨，难以度日。谪，责备、埋怨。交谪，习指妻子对丈夫絮烦的埋怨、责数，语出《诗·邶风·北门》：“我入自外，室人交谪我。”

[4]燠(yù郁)热，炎热，酷热。燠，暖，热。

[5]仪宾：明代亲王或郡王之婿称仪宾，取《周易·观卦》王弼注“明习国仪，利用宾于王”之义。见《明史·职官志五》。

[6]衡府：指青州衡王府。明宪宗第七子朱，成化二十三年封衡王，孝宗弘治十二年之藩青州（今山东省益都县），下传四代，明亡。见《明史·宪宗诸子列传》。

[7]踌蹰：同“踌躇”，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筹蹰”。

[8]介：耿直。

[9]先夫之遗泽：已故丈夫的遗物。遗泽，对于去世的尊长遗物的敬称，意思是遗物上还保留着他们接触留下的体泽（汗渍、口津之类）。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，手泽存焉。”手泽是其一例。[10]缱绻（qián—quán 干全），缠绵纠结；形容男女间情意深厚，难舍难分。

[11]负败絮：穿着破棉袄。

[12]菜色黯焉，容光暗淡，面有饥色。菜色，贫穷缺粮，长期以菜类充饥，营养不良的面色。

[13]何以聊生，依靠什么维持生计？聊，依赖。

[14]仰屋而居；指困居家中，愁闷无计。仰屋，抬头望着屋顶，愁苦无计的样子。

[15]使姑事之，让妻子象对待婆母那样侍奉狐姬。

[16]拳拳，同“惓惓”。恳挚。

[17]花粉之金：旧时妇女以购置化妆品为名积蓄的零用钱。即私房钱或体己钱。

[18]刻日，限定日期。

[19]端，量词，旧时以布帛长两丈（或云一丈八尺、六丈等）为一端。一端，犹言一匹。

[20]燕（yān 焉）都：北京。北京地区为周时燕国地，故名。[21]淖（nào 闹）：泥沼；指泥泞积水的道路。

[22]停午：亦作“亭午”，正午。

[23]翔贵：腾贵，指价格飞涨。

[24]贝勒：清代十三封爵之一，满语“多罗贝勒”的省称。是授予皇族和蒙古外藩的封爵，品位仅次于郡王。见《清会典》卷一。[25]可：大约。

[26]蹀躞（dié duó 迭夺），踱来踱去。义同徘徊，蹀躞。

[27]进退维谷：进退两难，前后无路。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：“人亦有言，进退维谷。”毛传：“谷，穷也。”

[28]鹑：鸟名，头小，尾短，羽有暗黄条纹，善搏斗，俗称鹑鹑。实则鹑与鹑非一物。《本草纲目》：“鹑与鹑两物也，形状相似，但斑者为鹑也，今人总以鹑鹑名之。”

[29]儻：通“担”。

[30]扼腕，以手握腕，表示惋惜、同情。[31]英物，超群杰出的人或物。

[32]把之：比斗之鹑，不能久蓄笼中，须经常手持调驯，你为“把鹑”。把，握持。

[33]子弟：后主，青年人。

[34]大亲王：皇族中封王者称亲王。请代以亲王为封爵之号，位在郡王之上。大亲王，指亲王中行辈之尊长者。

[35]惟予首是瞻：意谓看我脸上表情动作行事。句式仿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：“惟予马首是瞻。”

[36]首肯：点头同意。

[37]肩摩：肩膀相摩，形容拥挤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：“临淄之途，车毂击，人肩摩。”

[33]腾踔(zhu 卓)：义同下文“腾跃”，谓鼓翼跃起，奋力搏击。[39]怒脉：突起的脉络。

[40]健羽，雄猛善斗的鸟。羽，鸟类代称。

[41]颡颥(jǐ -háng 结杭)：上下飞翔；这里指腾跃搏斗。[42]一伏时：屏息一次的时间。伏，谓伏气，即屏息。

[43]连城之璧：价值连城的璧玉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载：战国时，赵国得到楚国和氏璧，秦王诈称愿以十五城换取它。后代遂以连城璧比喻极端珍贵的东西。

[44]食指：喻指需要供养的人口。

[45]获戾(lì 力)：得罪。戾，罪过。滋大：越发大，更大。[46]少靳之：稍微勒措一下要价。靳，惜售；坚持要价，不让步。《后汉书·崔传》：“悔不小靳，可至千万。”

[47]旭旦候之：清早向狐姬问安。候，问候，请安。

[48]至性：纯厚无伪的天性。不移：不因境遇贫困而改变。

## 青 凤

太原耿氏[1]，故大家，第宅弘阔。后凌夷[2]，楼舍连亘，半旷废之。因生怪异，堂门辄自开掩，家人恒中夜骇哗。耿患之，移居别墅，留老翁门焉。由此荒落益甚。或闻笑语歌吹声。耿有从子去病，狂放不羁，嘱翁有所闻见，奔告之。至夜，见楼上灯光明灭，走报生。生欲人覘其异。止之，不听。门户素所习识，竟拨蒿蓬，曲折而入。登楼，殊无少异。穿楼而过，闻人语切切。潜窥之，见巨烛双烧，其明如昼。一叟儒冠南面坐，一媪相对，俱年四十余。东向一少年，可二十许；右一女郎，裁及笄耳[3]。酒馔满案，团坐笑语。生突入，笑呼曰：“有不速之客一人来[4]！”群惊奔匿。独叟出，叱问：“谁何入人闺闼[5]？”生曰：“此我家闺闼，君占之。旨酒自饮，不一邀主人，毋乃太吝？”叟审睇，曰：“非主人也。”生曰：“我狂生耿去病，主人之从子耳。”叟致敬曰：“久仰山斗[6]！”乃揖生入，便呼家人易馔。生止之。叟乃酌客。生曰：“吾辈通家[7]，座客无庸见避，还祈招饮。”叟呼：“孝儿！”俄少年自外入。叟曰：“此豚儿也[8]。”揖而坐，略审门闼。叟自言：“义君姓胡。”生素豪，谈议风生，孝儿亦倜傥；倾吐间[9]，雅相爱悦。生二十一，长孝儿二岁，因弟之。叟曰：“闻君祖纂涂山外传[10]，知之乎？”答：“知之。”叟曰：“我涂山氏之苗裔也[11]。唐以后，谱系犹能忆之；五代而上无传焉[12]。幸公子一垂教也。”生略述涂山女佐禹之功[13]，粉饰多词[14]，妙绪泉涌[15]。叟大喜，谓子曰：“今幸得闻所未闻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请阿母及青凤来，共听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[16]。”孝儿入帏中[17]。少时，媪偕女郎出。审顾之，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无其丽也。叟指妇云：“此为老荆[18]。”又指女郎：“此青凤，鄙人之犹女也[19]。颇惠，所闻见辄记不忘，故唤令听之。”生谈竟而饮，瞻顾女郎，停睇不转。女觉之，辄俯其首。生隐蹑莲钩，女急敛足，亦无愠怒，生神志飞扬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“得妇如此，南面王不易也！”媪见生渐醉，益狂，与女俱起，遽褰帏去。生失望，乃辞叟出。而心萦萦，不能忘情于青凤也。

至夜，复往，则兰麝犹芳，而凝待终宵，寂无声咳。归与妻谋，欲携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从，生乃自往，读于楼下。夜方凭几，一鬼披发人，面黑如漆，张目视生。生笑，染指研墨自涂，灼灼然相与对视。鬼惭而去。次夜，更既深，灭烛欲寝，闻楼后发扃，辟之闾然[20]。急起窥覘，则扉半启。俄闻履声细碎，有烛光自房中出。视之，则青凤也。骤见生，骇而却退，遽阖双扉。生长跽而致词曰[21]：“小生不避险恶，实以卿故。幸无他人，得一握手为笑，死不憾耳。”女遥语曰：“惓惓深情，妾岂不知？但叔闺训严[22]，不敢奉命。”生固哀之，云：“亦不敢望肌肤之亲，但一见颜色足矣。”女似肯可，启关出，捉之臂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将入楼下[23]，拥而加诸膝。女曰：“幸有夙分[24]；过此一夕，即相思无用矣。”问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厉鬼以相吓，而君不动也。今已卜居他所[25]，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，而妾留守，明日即发矣。”言已，欲去，云：“恐叔归。”生强止之，欲与为欢。方持论间，叟掩入。女羞惧无以自容，俯首倚床，拈带不语。叟怒曰：“贱辈辱吾门户！不速去，鞭挞且从其后！”女低头急去，叟亦出。尾而听之，诃诟万端。闻青凤嚶嚶啜泣[26]，生心意如割，大声曰：“罪在小生，于青凤何与？倘宥凤也，刀锯铁钺[27]，小生愿身受之！”良

久寂然，生乃归寝。自此第内绝不复声息矣。生叔闻而奇之，愿售以居，不较直。生喜，携家口而迁焉。居逾年，甚适，而未尝须臾忘凤也。

会清明上墓归，见小狐二，为犬逼逐，其一投荒窜去，一则皇急道上。望见生，依依哀啼，耳辑首[28]，似乞其援。生怜之，启裳衿，提抱以归。闭门，置床上，则青凤也。大喜，慰问。女曰：“适与婢子戏，遽此大厄。脱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无以非类见憎。”生曰：“日切怀思，系于魂梦。见卿如获异宝，何憎之云！”女曰：“此天数也，不因颠覆[29]，何得相从？然幸矣，婢子必以妾为已死，可与君坚永约耳[30]。”生喜，另舍舍之。积二年余，生方夜读，孝儿忽入。生辍读，讶诘所来。孝儿伏地，怆然曰：“家君有横难，非君莫拯。将自诣恳，恐不见纳，故以某来。”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公子识莫三郎否？”曰：“此吾年家子也[31]。”孝儿曰：“明日将过，倘携有猎狐，望君之留之也。”生曰：“楼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预闻[32]。必欲仆效绵薄[33]，非青凤来不可！”孝儿零涕曰：“凤妹已野死三年矣[34]！”生拂衣曰[35]：“既尔，则恨滋深耳！”执卷高吟，殊不顾瞻。孝儿起，哭失声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凤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“果救之否？”曰：“救则救之；适不之诺者，亦聊以报前横耳[36]。”女乃喜曰：“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虽获罪，乃家范应尔[37]。”生曰：“诚然，但使人不能无介介耳[38]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”女笑曰：“忍哉！”次日，莫三郎果至，镂膺虎[39]，仆从甚赫[40]。生门逆之[41]。见获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[42]；抚之，皮肉犹温。便托裘敝，乞得缀补。莫慨然解赠[43]。生即付青凤，乃与客饮。客既去，女抱狐于怀，三日而苏，展转复化为叟。举目见凤，疑非人间。女历言其情。叟乃下拜，惭谢前愆[44]。喜顾女曰：“我固谓汝不死，令果然矣。”女谓生曰：“君如念妾，还乞以楼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[45]。”生诺之。叟赧然谢别而去。入夜，果举家来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无复猜忌矣。生斋居，孝儿时共谈讌。生嫡出子渐长[46]，遂使傅之[47]；盖循循善教[48]，有师范焉[49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太原：清代府名，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。[2]凌夷：通作“陵夷”。衰败，颓替；此指家势衰落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年表序》：“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，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。”[3]及笄（j 基）：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女子……十有五年而笄。”笄，簪。古代女子一般十五岁结发插簪，表示成年，可以议婚；因称女子十五岁为及笄之年。

[4]不速之客：不邀自至的客人。速，召，邀，《易·需》：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。”

[5]谁何：是谁？是什么人？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陈利兵而谁何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谁何，问之为谁也。”闺闼：私室，内寝。

[6]久仰山斗：犹言久仰大名。《新唐书·韩愈传赞》：“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。”后因以“久仰山斗”作为初次会面时的客套话。[7]通家：家族之间，累世通好。即世交。语出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。《称谓录》引《冬夜笔记》：“明人往来名刺，世交则称通家。”[8]豚儿：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权传》注引《吴历》：曹操曾说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；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。”旧时因而对人谦称己子为“豚儿”或“犬子”。

子”。

[9]倾吐间：倾怀畅谈之际。倾，倾怀，竭诚。吐，谈吐，交谈。[10]涂山外传：狐叟杜撰的书名。涂山，指涂山氏，禹之妻。古史关于禹娶涂山的记载，有的认为她是古涂山国诸侯之女，有的认为她是涂山九尾白狐之女。广引异闻、增补史传的书，以及推衍故训、不主经义的书，统称外传。此所谓《涂山外传》，隐指记载狐族古老传说的书籍。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载：夏禹三十未娶。行至涂山，始有娶妻意。乃有九尾白狐来见。涂山民谣说：娶了九尾白狐之女可以成为帝王，而且家国昌盛。禹以为吉，于是娶之，名为女娇，即涂山氏。后生子，名启。[11]苗裔：后代子孙。语见《离骚》。

[12]“唐以后”二句：意思是说，自古帝唐尧以后，族谱世系犹存，自己都还能记忆，但祖先事迹不甚详悉；而陶唐氏以前，世系失传，就一无所知了。句中“唐”，指陶唐氏；古帝尧所建国。“五代”，指唐虞夏商周五个朝代。所谓“五代而上”，即诣唐尧以前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赞》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；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狐叟盖自居于人狐之间者，故颇以门阀、渊源自豪；二句立意，盖有取于此。一说，唐谓李唐，“五代”指梁陈齐周隋。因唐代之后多谈狐仙故事，故云。

[13]涂山女佐禹之功：据刘向《列女传》记载：夏禹娶涂山氏后第四天便去治水，无暇顾家。夏启生后，“涂山独明教训，启化其德，卒致令名，……能继禹之道。”又《汉书·武帝纪》“见夏后启母石”句下颜注：“禹治鸿水，通辑辕山，化为熊。谓涂山氏曰：欲饷，闻鼓声乃来。禹跳石，误中鼓。涂山氏往，见禹方作熊，惭而去；至崇高山下，化为石。”这些传说中的教子、送饭等事迹，当即所谓“佐禹之功”。

[14]粉饰多词：铺陈夸张，词采繁富。

[15]妙绪泉涌：妙语迭出，喷涌如泉。形容语言动听，滔滔不绝。绪，思绪，话头。

[16]祖德：祖先的德行，多指其事迹、功业。

[17]帟中：指闺房。帟，设于内室的幃幔。

[18]老荆：老妻。一般称拙荆，胡叟年辈长于耿生，故称妻曰老荆。荆，谓荆钗布裙。

[19]犹女：侄女。

[20]辟之闾（p ng 烹）然：砰的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闾，这里形容门扇的撞击声。

[21]长跽（jì 忌）：长跪，直挺挺地跪着；表示有所哀求。

[22]闺训：封建时代妇女所应遵循的规矩。这里指家长对晚辈妇女的管束。

[23]相将（ji ng 江）：携手。

[24]夙分（fèn 份）：宿缘，前世注定的缘分。

[25]卜居：选择居所。这里指迁居。

[26]嚶嚶啜泣：小声抽泣。《诗·王风·中谷有蓷》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啜泣，即饮泣。嚶嚶，形容哭声细弱。[27]铁（f 府）钺（yuè 月）：鉄同“斧”。钺，大斧。

[28]（t 塔）耳辑首：畏惧驯服的样子。卷六《胡大姑》篇有“帖耳戢尾”，《马介甫》篇有“俯首帖耳”；此“耳”当义同“帖耳”，谓双耳帖

附脑部，状犬兽之驯顺依人。又或借为耷，义为耷拉，下垂貌。辑，敛，缩。  
[29]颠覆：比喻严重的挫折，灾祸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昔育恐育鞠，及尔颠覆。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。”

[30]坚永约：坚订终身之约；相誓白头偕老。

[31]年家子：科举同年的晚辈子侄。同年，见《三生》注。

[32]预闻：过问。

[33]效绵薄：报效微力；出力助人的谦词。绵薄，即“绵力薄材”，意思是力量薄弱。语见《汉书·严助传》。

[34]野死：死于荒野，未经敛葬。古乐府《战城南》：“野死不葬鸟可食。”

[35]拂衣：以袖拂衣，是气愤的表示；此处有峻拒逐客之意。

[36]报前横：报复胡叟从前的粗暴干涉。

[37]乃家范应尔：按照家规，是应该这样的。家范，家规。尔，如此。

[33]介介：犹言耿耿；意思是耿耿于怀，不能忘却。

[39]镂膺虎鞞(chàng 帐)：马的胸带饰以镂金，骑士的弓袋饰以虎纹。形容主人和坐骑英武华贵。语出《诗·秦风·小戎》。膺，指马胸带。鞞，弓袋。

[40]赫：显耀、有声势的样子。

[41]门逆之：到大门外迎接客人；表示殷勤尽礼。逆，迎。

[42]血殷(y n 烟)毛革：伤口流出的血把皮、毛染红了。殷，赤黑色，是经时积血的颜色。

[43]慨然解赠：慷慨地解囊相赠。

[44]惭谢前愆(qi n 千)：面色羞惭地对往日过失表示歉意。谢，告罪，道歉。愆，过失。

[45]申返哺之私：表达对长辈的孝心。传说幼鸟长大后衔食喂养老鸟，称为“反哺”，因以比喻子女对父母尽孝。私，私衷，指孝心。[46]嫡出子：正妻所生的儿子。宗法社会中，正妻叫嫡，所生子称嫡出子，省称嫡子。

[47]傅之：作孩子的老师。[48]循循善教：循序渐进，善于教导。循循，有次序的样子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。”

[49]有师范：很有老师的风度气派。范，型范。

## 画 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独奔[1]，甚艰于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妹丽[2]。心相爱乐，问，“何夙夜踽踽独行？[3]”女曰，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。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，不辞也。”女黯然而曰：“父母贪赂[4]，鬻妾朱门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将远遁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[5]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庐不远，即烦枉顾。”女喜，从之。生代携物，导与同归。女顾室无人，问：“君何无家口？”答云：“斋耳[6]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勿泄。”生诺之。乃与寝合。使匿密室，过数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。妻陈，疑为大家媵妾[7]，劝遣之。生不听。

偶适市，遇一道士，顾生而愕，问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“惑哉！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”生以其言异，颇疑女；转思明明丽人，何至为妖，意道士借魔襦以猎食者[8]。无何，至斋门，门内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逾垣[9]。则室门亦闭。蹑迹而窗窥之[10]，见一狞鬼，面翠色，齿如锯[11]。铺人皮于榻上，执彩笔而绘之；已而掷笔，举皮，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睹此状，大惧，兽伏而出[12]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之，遇于野，长跪乞救。道士曰：“请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代者，予亦不忍伤其生。”乃以蝇拂[13]授生，令挂寝门。临别，约会于青帝庙[14]。生归，不敢入斋，乃寝内室，悬拂焉。一更许，闻门外戢戢有声，自不敢窥也，使妻窥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拂子不敢进；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复来，骂曰：“道士吓我。终不然宁人口而吐之耶[15]！”取拂碎之，坏寝门而入。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掏生心而去。妻号。婢入烛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[16]。陈骇涕不敢声。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“我固怜之，鬼子乃敢尔。”即从生弟来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远！”问：“南院谁家？”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现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“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”答曰：“仆早赴青帝庙，良不知。当归问之。”去少顷而返，曰：“果有之。晨间一姬来，欲佣为仆家操作，室人止之[17]，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物矣。”遂与俱往。仗木剑，立庭心，呼曰：“孽魅！偿我拂子来！”姬在室，惶遽无色，出门欲遁。道士逐击之。姬仆，人皮划然而脱[18]，化为厉鬼，卧嗥如猪。道士以木剑袞其首[19]；身变作浓烟，匝地作堆[20]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置烟中，然如口吸气，瞬息烟尽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，无不备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画轴声，亦囊之，乃别欲去。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谢不能[21]。陈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“我术浅，诚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有效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。试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亦习知之。乃别道士，与嫂俱往。

见乞人颠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秽不可近。陈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“佳人爱我乎？”陈告之故。又大笑曰：“人尽夫也[22]，活之何为？”陈固哀之。乃曰：“异哉！人死而乞活于我。我阎摩耶？”怒以杖击陈。陈忍痛受之。市人渐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举向陈吻曰：“食之！”陈红涨于面，有难色；既思道士之嘱，遂强啖焉。觉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

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

“佳人爱我哉！”遂起，行已不顾。尾之，入于庙中。追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；前后冥搜，殊无端兆，惭恨而归。既悼夫亡之惨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方欲展血敛尸[23]，家人伫望，无敢近者。陈抱尸收肠，且理且哭。哭极声嘶，顿欲呕。觉高中结

物[24]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犹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然。大异之。急以两手合腔，极

力抱挤。少懈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。乃裂增帛急束之。以手抚尸，渐温。覆以衾[25]。中夜启视，有鼻息矣。天明，竟活。为言：“恍惚若梦，但觉腹隐痛耳。”视破处，痂结如钱，寻愈。

异史氏曰：“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为美。迷哉愚人！

明明忠也，而以为妄。然爱人之色而渔之[26]，妻亦将食人之唾

而甘之矣，天道好还[27]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。可哀也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抱(fù赴)独奔：怀抱包袱，独自赶路。，同“袱”，包袱。奔，急行，赶路。

[2]二八姝丽：十六岁上下的美女。姝，美女。

[3]夙夜：早夜；天色未明。踽踽(jū jū 举举)：孤独貌。《诗·唐风·杜》：“独行踽踽，岂无他人，不如我同父。”

[4]贪赂：贪财。赂，用作收买的财物；这里指纳聘的财礼。

[5]在亡：处于逃亡境地。

[6]斋：书斋，书店。

[7]媵(yìng 应)妾：古代诸侯嫁女所陪嫁的姬妾；见《公羊传·庄公十九年》。即后世所谓通房丫头。

[8]魇(yàn 厌)襮(rǎng 攘)：镇压邪祟叫魇，驱除灾变叫襮，均属道教法术。猎食：伺机攫取所需，俗称骗饭吃。

[8](gu 诡)垣：残缺的院墙。，坍塌。垣，外墙。

[10]蹑迹而窗窥之：放轻脚步，靠近窗前窥视它。[11](chán-chán 孱孱)：山势高峻貌，用以形容女鬼牙齿长而尖利。

[12]兽伏而出：如兽伏地，爬行而出。

[13]蝇拂：又名拂尘；用马尾之类制成的拂子，用以驱蝇，拂尘，俗称马尾(y 蚁)甩子。旧时道士常手持之。

[14]青帝：据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“礼五帝”贾公彦疏，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五位天帝，青帝是主宰东方的天帝。后来道教供奉五帝为神，称东方之帝为“苍帝”；见《云笈七签》卷十八《老子中经》。

[15]“终不然”句：终不会宁愿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吧！终不然，终不会这样，提示下面所说的情况不会发生。

[16]狼藉：《通俗编》引《苏氏演义》：“狼藉草而卧，去则灭乱。故凡物之纵横散乱者，谓之狼藉。”此指血迹模糊。

[17]室人止之；我的妻子把她留下了。室人，妻。止，留。

[18]划然，犹言“哗的一声”，皮肉撕裂的声音。

[19]梟其首：砍下他的头。古代斩人首悬于高竿，借以宜罪警众，叫梟首。

[20]匝地作堆：旋绕在地，成为一堆。匝，环绕。

[21]谢不能：推辞无能为力。谢，推辞。

[22]人尽夫也：人人可以成为你的丈夫。《左传·桓公十五年》：“人尽夫也，父一而已。”

[23]展血敛尸：擦去血污，收尸入棺。展，展抹，拂拭。

[24]鬲中：胸腹之间。鬲，通膈，胸腔腹腔之间的膈膜。

[25]衾（qīn 寝）（chóu 绸）：被。

[26]渔：贪取；这里指渔色，即贪婪地追求和占有女色。

[27]天道好（hào 号）还：《尚书·汤诰》说：“天道福善祸淫。”《老子》说：“其事好还。”“天道好还”，指天道往复还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寓有警戒世人不要作恶之意。天道，天理。还，还报。

## 贾儿

楚某翁，贾于外[1]。妇独居，梦与人交；醒而们之，小丈夫也[2]。察其情，与人异，知为狐。未几，下床去，门未开而已逝矣。入暮，邀庖媪伴焉[3]。有子十岁，素别榻卧，亦招与俱。夜既深，媪儿皆寐，狐复来。妇喃喃如梦语。媪觉，呼之，狐遂去。自是，身忽忽若有亡[4]。至夜，不敢息烛，戒子睡勿熟。夜阑，儿及媪倚壁少寐。既醒，失妇，意其出遗[5]；久待不至，始疑。媪惧，不敢往觅。儿执火遍烛之，至他室，则母裸卧其中；近扶之，亦不羞缩。自是遂狂，歌哭叫詈，日万状。夜厌与人居，另榻寝儿，媪亦遣去。儿每闻母笑语，辄起火之。母反怒诃儿，儿亦不为意，因共壮儿胆[6]。然嬉戏无节，日效者[7]，以砖石叠窗上，止之不听。或去其一石，则滚地作娇啼，人无敢气触之[8]。过数日，两窗尽塞，无少明。已乃合泥涂壁孔，终日营营，不惮其劳。涂已，无所作，遂把厨刀霍霍磨之[9]。见者皆憎其顽，不以人齿。

儿宵分隐刀于怀[10]，以瓢覆灯。伺母呖语，急启灯，杜门声喊。久之无异，乃离门扬言，诈作欲搜状。有一物，如狸，突奔门隙。急击之，仅断其尾，约二寸许，湿血犹滴。初，挑灯起，母便诟骂，儿若弗闻。击之不中，懊恨而寝。自念虽不即戮，可以幸其不来。及明，视血迹逾垣而去。迹之，入何氏园中。至夜果绝，儿窃喜。但母痴卧如死。未几，贾人归，就榻问讯。妇骂，视若仇。儿以状对。翁惊，延医药之。妇泻药诟骂。潜以药入汤水杂饮之，数日渐安。父子俱喜。一夜睡醒，失妇所在；父子又觅得于别室。由是复颠，不欲与夫同室处。向夕，竟奔他室。挽之，骂益甚。翁无策，尽扃他扉。妇奔去，则门自辟。翁患之，驱襁备至，殊无少验。

儿薄暮潜入何氏园，伏莽中，将以探狐所在。月初升，乍闻人语。暗拨蓬科[11]，见二人来饮，一长鬣奴捧壶[12]，衣老棕色。语俱细隐，不甚可辨。移时，闻一人曰：“明日可取白酒一来[13]。”顷之，俱去，惟长鬣独留，脱衣卧庭石上。审顾之，四肢皆如人，但尾垂后部。儿欲归，恐狐觉，遂终夜伏。未明，又闻二人以次复来，啾啾入竹丛中。儿乃归。翁问所往，答：“宿阿伯家。”适从父入市，见帽肆挂狐尾，乞翁市之。翁不顾。儿牵父衣，娇聒之。翁不忍过拂[14]，市焉。父贸易廛中，儿戏弄其侧，乘父他顾，盗钱去，沽白酒，寄肆廊[15]。有舅氏城居，素业猎。儿奔其家。舅他出。妗诘母疾[16]，答云：“连朝稍可[17]。又以耗子啮衣，怒涕不解，故遣我乞猎药耳[18]。”妗捡棣，出钱许，裹付儿。儿少之。妗欲作汤饼啖儿[19]。儿觑室无人，自发药裹，窃盈掬而怀之。乃趋告妗，俾勿举火[20]，“父待市中，不遑食也”。遂径出，隐以药置酒中。遨游市上，抵暮方归。父问所在，托在舅家。儿自是日游廛肆间。

一日，见长鬣人亦杂俦中。儿审之确，阴缀系之[21]。渐与语，诘其居里。答言：“北村。”亦询儿，儿伪云：“山洞。”长鬣怪其洞居。儿笑曰：“我世居洞府，君固否耶？”其人益惊，便诘姓氏。儿曰：“我胡氏子。曾在何处，见君从两郎，顾忘之耶？”其人熟审之，若信若疑。儿微启下裳，少露其假尾，曰：“我辈混迹人中，但此物犹存，为可恨耳。”其人问：“在市欲何作？”儿曰：“父遣我沽。”其人亦以沽告。儿问：“沽未？”曰：“吾济多贫，故常窃时多。”儿曰：“此役亦良苦，耽惊忧。”其人曰：“受主人遣，不得不尔。”因问：“主人伊谁？”曰：“即曩所见两郎兄弟也。”

## 一私北郭王

氏妇，一宿东村某翁家。翁家儿大恶，被断尾，十日始瘥，今复往矣。”言已，欲别，曰：“勿误我事。”儿曰：“窃之难，不若沽之易。我先沽寄廊下，敬以相赠。我囊中尚有余钱，不愁沽也。”其人愧无以报。儿曰：“我本同类，何靳些须[22]？暇时，尚当与君痛饮耳。”遂与俱去，取酒授之，乃归。

至夜，母竟安寝，不复奔。心知有异，告父同往验之，则两狐毙于亭上，一狐死于草中，喙津津尚有血出。酒瓶犹在，持而摇

之，未尽也。父惊问：“何不早告？”曰：“此物最灵，一泄，则彼知之。”翁喜曰：“我儿，讨狐之陈平也[23]。”于是父子荷狐归。见一狐秃尾，刀痕俨然。自是遂安。而妇瘥殊甚，心渐明了，但益之

嗽[24]，呕痰辄数升，寻愈[25]。北郭王氏妇，向崇于狐；至是问之，则狐绝而病亦愈。翁由此奇儿，教之骑射。后贵至总戎[26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贾(g 古)：经商。篇题“贾儿”的贾，指商人。

[2]小丈夫：短小男子。

[3]庖媪(ào 奥)：做饭的老妇。

[4]忽忽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底本少一“忽”字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“居则忽忽若有所亡。”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颜注：“忽忽，失意貌。”按指精神恍惚。

[5]出遗：外出便溺。遗，大小便的通称。

[6]共壮几胆；都称赞贾儿胆壮。

[7](w 污)者：泥瓦匠。，涂抹灰泥的泥镬，俗称泥板。

[8]气触：言语、面色稍有触犯。气，声气。

[9]霍霍：磨刀声。《木兰诗》：“磨刀霍霍向猪羊。”

[10]宵分：夜半。

[11]蓬科：丛生的蓬草。

[12]长鬣奴：长须老仆。韩愈《寄卢仝》诗：“一奴长鬣不裹头。”鬣，胡须。

[13](ch 尺)：《广韵·六脂》：“，酒器，大者一石，小者五斗。”

[14]拂：逆；指违拗其心愿。

[15]寄肆廊：寄存在店铺的廊檐下面。

[16]妗(jìn 近)：《集韵》：“俗谓舅母曰妗。”

[17]连朝稍可：近日(病情)稍见好转。连朝，意谓近日以来。可，病减日可。

[18]猎药：狩猎时拌合诱饵用的毒药。

[19]汤饼：汤面。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十“面条子”条。

[20]举火：指生火做饭。

[21]缀系：尾随。

[22]何靳些须：哪里吝惜这点微物。靳，吝，惜。些须，也作“些许”，些微、少许的意思。

[23]讨狐之陈平：意思是善用巧计诛狐的能手。陈平，汉初人，以奇计佐刘邦平天下，封曲逆侯。后又协同周勃等，诛诸吕，迎立文帝，任丞相。

见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。

[24]益之嗽：增加了咳嗽之疾。

[25]寻愈：底本作寻卒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因下文言北郭王氏妇“狐绝而病亦愈”，可知作“愈”，于义为合。

[26]总戎：总兵的别称。明清在边塞要地或重要州府设镇驻军，其长官称总兵，也称总戎，总领或镇台，位在提督之下。

## 蛇 癖

予乡王蒲今之仆吕奉宁，性嗜蛇。每得小蛇，则全吞之，如啖葱状。大者，以刀寸寸断之，始掬以食。嚼之铮铮[1]，血水沾颐[2]。且善嗅，尝隔墙闻蛇香，急奔墙外，果得蛇盈尺，时无佩刀，先噬其头，尾尚蜿蜒于口际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铮铮：金属振击声，形容嚼声响脆。

[2]颐：两腮。

## 卷二

## 金世成

金世成，长山人[1]。素不检[2]。忽出家作头陀[3]。类颠[4]，啖不洁以为美。犬羊遗秽于前[5]，辄伏啖之。自号为佛[6]。愚民妇异其所为，执弟子礼者以千万计。金诃使食矢[7]，无敢违者。创殿阁，所费不资[8]，人咸乐输之[9]。邑令南公恶其怪[10]，执而笞之，使修圣庙[11]。门人竞相告曰：“佛遭难！”争募救之。官殿旬月而成，其金钱之集，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予闻金道人，人皆就其名而呼之，谓为‘金世成佛’[12]。品至啖秽[13]，极矣[14]。笞之不足辱，罚之适有济[15]，南令公处法何良也！然学宫圯而烦妖道[16]，亦士大夫之羞

矣[17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旧县名。在今山东省邹平县一带。

[2]素不检：素常行为失于检点。检，检束。不检，指行为放荡。[3]出家作头陀：离家修行，作了和尚。出家，梵文意译，亦译作“林居者”。指离家到寺院作僧尼。头陀，梵文音译，意为“抖擞”，即去掉尘垢烦恼之意。据《十二头陀经》和《大乘义章》卷十五载，修头陀行者，在衣、食、居方面共有十二种刻苦的修行规定，其修行者，称“修头陀行者”，简称“头陀”。此处是对行脚乞食僧人的俗称。

[4]类颠：类似疯颠。

[5]遗秽，排泄粪便。

[6]佛：佛陀的简称。梵语音译。亦作“佛驮”、“浮屠”等。本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，后亦作为对高僧的尊称。

[7]矢：通“屎”。

[8]不资：意思是钱财不可计量。

[9]输：捐纳、献赠。

[10]邑令南公：指南之杰。南之杰，字颐园，蕲水（今湖北浠水）人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任长山知县，颇有治绩。任内曾修学宫、河堤。事详《长山县志》。

[11]圣庙：指犯孔子之庙，又称文庙。明、清以来，各府县的文庙，为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地，所以下文又称“学宫”。

[12]“金世成佛”：“今世成佛”的谐音。金，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今”。

[13]品：人品，指人德行高低的等次。

[14]极矣：指其人品卑下到极点。

[15]适有济：恰能成事。

[16]圯（p 痞）：坍塌。

[17]士大夫：此泛指读书人、官员和乡绅。

## 董 生

董生，字遐思，青州之西鄙人[1]。冬月薄暮，展被于榻而炽炭焉[2]。方将篝灯[3]，适友人招饮，遂扃户去[4]。至友人所，座有医人，善太素脉[5]，遍诊诸客。未顾王生九思及董曰[6]：“余阅人多矣，脉之奇无如两君者：贵脉而有贱兆[7]，寿脉而有促征。此非鄙人所敢知也[8]。然而董君实甚。”共惊问之。曰：“某至此亦穷于术，未敢臆决[9]。愿两君自慎之。”二人初闻甚骇，既以为模棱语[10]，置不为意。

半夜，董归，见斋门虚掩[11]，大疑。醺中自忆，必去时忙促，故忘扃键[12]。入室，未遑火[13]，先以手入衾中，探其温否。才一探入，则膩有卧人。大愕，敛手[14]。急火之[15]，竟为姝丽，韶颜稚齿[16]，神仙不殊。狂喜。戏探下体，则毛尾修然[17]。大惧，欲遁。女已醒，出手捉生臂，问：“君何往？”董益惧，战栗哀求：“愿仙人怜恕！”女笑曰：“何所见而畏我[18]？”董曰：“我不畏首而畏尾[19]。”女又笑曰：“君误矣。尾于何有[20]？”引董手，强使复探，则腓肉如脂[21]，尻骨童童[22]。笑曰：“何如？醉态蒙瞳[23]，不知所见伊何[24]，遂诬人若此。”董固喜其丽，至此益惑，反自咎适然之错[25]。然疑其所来无因。女曰：“君不忆东邻之黄发女乎？屈指移居者，已十年矣。尔时我未笄[26]，君垂髻也。”董恍然曰：“卿周氏之阿琐耶？”女曰：“是矣。”董曰：“卿言之，我仿佛忆之[27]。十年不见，遂苗条如此！然何遽能来？”女曰：“妾适痴郎四五年[28]，翁姑相继逝[29]，又不幸为文君[30]，剩妾一身，茕无所依[31]。忆孩时相识者惟君，故来相见就。人门已暮，邀饮者适至，遂潜隐以待君归。待之既久，足冰肌粟[32]，故借被以自温耳，幸勿见疑。”董喜，解衣共寝，意殊自得。月余，渐羸瘦，家人怪问，辄言不自知。久之，面目益支离[33]，乃惧，复造善脉者诊之[34]。医曰：“此妖脉也。前日之死征验矣，疾不可为也。”董大哭，不去。医不得已，为之针手灸脐，而赠以药，嘱曰：“如有所遇，力绝之。”董亦自危。既归，女笑要之[35]。怫然曰[36]：“勿复相纠缠，我行且死！”走不顾。女大惭，亦怒曰：“汝尚欲生耶！”至夜，董服药独寝，甫交睫[37]，梦与女交，醒已遗矣。益恐，移寝于内，妻子火守之[38]。梦如故。窥女子已失所在。积数日，董吐血斗余而死。

王九思在斋中，见一女子来，悦其美而私之。诘所自[39]，曰：“妾遐思之邻也。渠旧与妾善[40]，不意为狐惑而死。此辈妖气可良，读书人宜慎相防。”王益佩之，遂相欢待。居数日，迷罔病瘠[41]，忽梦董曰：“与君好者狐也。杀我矣，又欲杀我友。我已诉之冥府[42]，泄此幽愤。七日之夜，当炷香室外，勿忘却！”醒而异之。谓女曰：“我病甚，恐将委沟壑[43]，或劝勿室也[44]。”女曰：“命当寿，室亦生；不寿，勿室亦死也。”坐与调笑。王心不能自持，又乱之。已而悔之，而不能绝。及暮，插香户上。女来，拨弃之。夜又梦董来，让其违嘱[45]。次夜，暗嘱家人，俟寝后潜炷之。女在榻上，忽惊曰：“又置香耶？”王言不知。女急起得香，又折灭之。入曰：“谁教君为此者？”王曰：“或室人忧病，信巫家作厌禳耳[46]。”女彷徨不乐。家人潜窥香灭，又炷之。女忽叹曰：“君福泽良厚。我误害遐思而奔子[47]，诚我之过。我将与彼就质于冥曹[48]。君如不忘夙好，勿坏我皮囊也[49]。”逡巡下榻，仆地而死。烛之，狐也。犹恐其活，遽呼家人，剥其革而悬焉。王病甚，见狐来曰：“我诉诸法曹。法曹谓董君见色而动[50]，

死当其罪；但咎我不当惑人，追金丹去[51]，复令还生。皮囊何在？”曰：“家人不知，已脱之矣。”狐惨然曰：“余杀人多矣，今死已晚；然忍哉君乎！”恨恨而去。王病几危，半年乃瘥[5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青州之西鄙：青州境内的最西部。青州，府名。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。鄙，边远之处。

[2]炽炭：烧旺炭火。

[3]篝灯：以笼蔽灯，意即点灯。此谓挑灯夜读。

[4]扃(ji ng 炯)户：关锁门户。扃，关锁。

[5]太素脉：北宋之后流传的一种荒诞迷信的切脉术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《太素脉法》一卷。《提要》云，“不著撰人名氏。此书以诊脉辨人贵贱吉凶。原序称唐末有樵者于崆峒山石函得此书，凡上下二卷。云仙人所遗，其说荒诞，盖术者所依托。”

[6]曰：原无“曰”字，此据铸雪斋抄本。

[7]兆：先兆，事情发生前的征候或迹象。下文“征”，义同。促征，短命的征兆。

[8]鄙人：鄙陋之人，自我谦称。

[9]臆决：凭主观妄加判断。

[10]模棱语：不明确表示可否的话。模棱，同“摸棱”，含糊其辞，不加可否。语出《新唐书·苏味道传》。

[11]斋门：书房之门。斋，书房。

[12]扃键：锁门。

[13]未遑(ruò 弱，又读 r è 热)火：没有来得及点灯。遑，闲暇。，点燃。

[14]敛手：缩手。

[15]火之：点灯照看。

[16]韶颜稚齿：容倾美好，年纪很轻。韶，美好。齿，年齿，年龄。[17]修然：长长的。

[18]畏我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仙我”。

[19]不畏首而畏尾：语本《左传·文公十七年》“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”，原为俗语，此处化用以作谐语。

[20]尾于何有：哪里有尾巴。

[21]髀(bì 必)：股，大腿。

[22]尻(k o 考)骨童童：尾骨秃秃，谓没有尾巴。尻，脊椎骨末端。童童，光秃。

[23]蒙瞳：犹朦胧。指酒醉后神志不清。

[24]伊何：是什么。伊，是。

[25]适然：偶然。

[20]未笄(j 几)：古时女子十五而束发加笄，视为成年；未笄，指十五岁之前。

[27]仿佛：模模糊糊，不甚清楚。

[28]适：旧指女子出嫁。

[29]翁姑：公婆。

[30]为文君：谓新寡。文君，指卓文君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，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新寡，司马相如“以琴心挑之”，遂“夜亡奔相如”。

[31]茕（qióng 穷）：孤独。

[32]足冰肌粟：脚发凉，肌肤起疙瘩；言天气寒冷。粟，肌肤受寒所起的粟状疙瘩。

[33]支离：瘦损。

[34]造：至。

[35]要；通“邀”。

[36]怫然：犹忿然，恼怒的样子。

[37]甫：刚。

[38]火守之：点灯守候着他。

[39]诘所自：问从哪里来。

[40]渠：他。

[41]迷罔病瘠（jí 及）：精神恍惚，身体瘦损。

[42]冥府：即迷信传说中的阴曹地府。

[43]委沟壑：尸首弃于山沟荒野之中，指死亡。

[44]勿室：不要娶妻，此指勿近女色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三十日壮，有室。”郑玄注：“有室，有妻也。”

[45]让：责备。

[46]（y 亚）禳（ráng 攘）：祛恶除邪之祭。[47]奔：私奔。旧指女子私自往就男子。[48]质：对质。

[49]皮囊，即皮袋。佛家喻指人畜肉体。[50]法曹：掌管刑法的官署。此指阴曹地府。[51]金丹：即仙丹，此指内丹。详《耳中人》注。[52]瘥（chài 钗去声）：病愈。

## 石[1]

新城王钦文太翁家[2]，有圉人王姓[3]，幼入劳山学道。久之，不火食[4]，惟啖松子及白石，遍体生毛。既数年，念母老归里，渐复火食，犹啖石如故。向日视之，即知石之甘苦酸咸，如啖芋然[5]。母死，复入山，今又十七八年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(hé 核) 石：吃石头。，咬。

[2] 王钦文；清著名诗人王渔洋(士)之父，名与敕，字钦文。顺治元年(1644)拔贡，赠国子监祭酒，累赠经筵讲官、刑部尚书。见《王渔洋全集·历仕录》附《王氏世系表》。

[3] 圉(y 雨)人：养马的仆人。王士《池北偶谈》云：“予家佣人王嘉禄者，少居劳山中。独坐数年，遂绝烟火，惟啖石为饭，渴即饮溪涧中水。遍身毛生寸许。后以母老归家，渐火食，毛遂脱落。然时时以石为饭，每取一石，映日视之，即知其味甘咸辛苦。后母终，不知所住。”

[4] 火食：熟食。

[5] 芋：俗称芋头，地下的球茎部分，可供食用。

## 庙 鬼

新城诸生王启后者，方伯中字公象坤曾孙[1]。见一妇人入室，貌肥黑不扬。笑近坐榻，意甚褻。王拒之，不去。由此坐卧辄见之。而意坚定，终不摇。妇怒，批其颊，有声，而亦不甚痛。妇以带悬梁上，与并缢[2]。王不觉自投梁下，引颈作缢状。人见其足不履地[3]，挺然立空中，即亦不能死。自是病颠。忽曰：“彼将与投河矣。”望河狂奔，曳之乃止。如此百端，日常数作，术药罔效[4]。一日，忽见有武士绾锁而入[5]，怒叱曰：“朴诚者汝何敢扰！”即妇项[6]，自中出[7]。才至窗外，妇不复人形，目电闪，口血赤如盆。忆城隍庙门中有泥鬼四，绝类其一焉[8]。于是病若失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方伯：一方诸侯之长。东汉以来以之称刺史等地方官。明、清时则作为对布政使的尊称。中字公象坤：王象坤，字中字，明代人，官至山西左布政使。见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

[2]（zu 昨）：揪住头发。

[3]履：踏。

[4]术：巫术。罔：无。

[5]绾（wǎn 挽）锁：手持铁链。绾，盘握。锁，锁链，拘捕刑具。[6]（zhí 执）：拘执。

[7]，窗，窗户上的花格子。

[8]类：像。

## 陆 判

陵阳朱尔旦[1]，字小明。性豪放，然素钝[2]，学虽笃[3]，尚未知名。一日，文社众饮[4]。或戏之云：“君有豪名，能深夜赴十王殿[5]，负得左廊判官来[6]，众当釀作筵[7]。”盖陵阳有十王殿，神鬼皆以木雕，妆饰如生。东庑有立判[8]，绿面赤须，貌尤狞恶。或夜闻两廊拷讯声。入者，毛皆森竖[9]。故众以此难朱。朱笑起，径去。居无何，问外大呼曰：“我请髻宗师至矣[10]！”众皆起。俄负判入，置几上，奉觞，酌之三[11]。众睹之，瑟缩不安于座[12]，仍请负去。朱又把酒灌地，祝曰：“门生狂率不文[13]，大宗师谅不为怪。荒舍匪遥，合乘兴来觅饮[14]，幸勿为畛畦[15]。”乃负之去。

次日，众果招饮。抵暮，半醉而归，兴未阑，挑灯独酌。忽有人奉帘入，视之，则判官也。朱起曰：“意吾殆将死矣[16]！前夕冒读，今来加斧耶[17]？”判启浓髻，微笑曰：“非也。昨蒙高义相订[18]，夜偶暇，敬践达人之约[19]。”朱大悦，牵衣促坐，自起涤器火。判曰：“天道温和，可以冷饮。”朱如命，置瓶案上，奔告家人治肴果。妻闻，大骇，戒勿出。朱不听，立俟治具以出[20]。易盞交酬，始询姓氏。曰：“我陆姓，无名字。”与谈古典[21]，应答如响。问：“知制艺否[22]？”曰：“妍亦颇辨之。阴司诵读，与阳世略同。”陆豪饮，一举十觥。朱因竟日饮，遂不觉玉山倾颓[23]，伏几醺睡。比醒，则残烛昏黄，鬼客已去。

自是三两日辄一来，情益洽，时抵足卧。朱献窗稿[24]，陆辄红勒之[25]，都言不佳。一夜，朱醉，先寝，陆犹自酌。忽醉梦中，觉脏腹微病；醒而视之，则陆危坐床前，破腔出肠胃，条条整理。愕曰：“夙无仇怨，何以见杀？”陆笑云：“勿惧，我为君易慧心耳。”从容纳肠已，复合之，末以裹足布束朱腰。作用毕[26]，视榻上亦无血迹。腹间觉少麻木。见陆置肉块几上。问之，曰：“此君心也。作文不快，知君之毛窍塞耳。适在冥间，于千万心中，拣得佳者一枚，为君易之，留此以补阙数。”乃起，掩扉去。天明解视，则创缝已合，有线而赤者存焉。自是文思大进，过眼不忘。数日，又出文示陆。陆曰：“可矣。但君福薄，不能大显贵，乡、科而已[27]。”问：“何时？”曰：“今岁必魁[28]。”未几，科试冠军，秋闱果中经元[29]。同社生素揶揄之；及见闱墨[30]，相视而惊，细询始知其异。共求朱先容[31]，愿纳交陆。陆诺之。众大设以待之。更初，陆至，赤髯生动，目炯炯如电。众茫乎无色，齿欲相击；渐引去。

朱乃携陆归饮，既醺，朱曰：“湔肠伐胃[32]，受赐已多。尚有一事欲相烦，不知可否？”陆便请命。朱曰：“心肠可易，面目想亦可更。山荆[33]，予结发人[34]，下体颇亦不恶，但头面不甚佳丽。尚欲烦君刀斧，如何？”陆笑曰：“诺，容徐图之。”过数日，半夜来叩关。朱急起延入。烛之，见襟裹一物。诘之，曰：“君曩所嘱，向艰物色。适得一美人首，敬报君命。”朱拨视，颈血犹湿。陆立促急入，勿惊禽犬。朱虑门户夜扃。陆至，一手推扉，扉自辟。引至卧室，见夫人侧身眠。陆以头授朱抱之；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，按夫人项，着力如切腐状，迎刃而解，首落枕畔；急于生怀，取美人首合项上，详审端正，而后按捺。已而移枕塞肩际，命朱瘞首静所，乃去。朱妻醒，觉颈间微麻，面颊甲错[35]；搓之，得血片，甚骇。呼婢汲盥；婢见面血狼藉，惊绝。濯之，盆水尽赤。举首则面目全非，又骇极。夫人引镜

自照，错愕不能自解。朱入告之；因反覆细视，则长眉掩鬓，笑靥承颧[36]，画中也。解领验之，有红线一周，上下肉色，判然而异。

先是，吴侍御有女甚美[37]，未嫁而丧二夫，故十九犹未醮也[38]。上元游十王殿，时游人甚杂，内有无赖贼窥而艳之，遂阴访居里[39]，乘夜梯入，穴寝门，杀一婢于床下，逼女与淫；女力拒声喊，贼怒，亦杀之。吴夫人微闻闹声，呼婢往视，见尸骇绝。举家尽起，停尸堂上，置首项侧，一门啼号，纷腾终夜。诘旦启衾[40]，则身在而失其首。遍挞侍女，谓所守不恪[41]，致葬犬腹。侍御告郡[42]。郡严限捕贼，三月而罪人弗得。渐有以朱家换头之异闻吴公者。吴疑之，遣媪探诸其家；入见夫人，骇走以告吴公。公视女尸故存，惊疑无以自决。猜朱以左道杀女[43]，往诘朱。朱曰：“室人梦易其首，实不解其何故；谓仆杀之，则冤也。”吴不信，讼之。收家人鞠之[44]，一如朱言。郡守不能决[45]。朱归，求计于陆。陆曰：“不难，当使伊女自言之[46]。”吴夜梦女曰：“儿为苏溪杨大年所贼[47]，无与朱孝廉[48]。彼不艳于其妻，陆判官取儿头与之易之，是儿身死而头生也。愿勿相仇。”醒告夫人，所梦同。乃言于官。问之，果有杨大年；执而械之，遂伏其罪。吴乃诣朱，请见夫人，由此为翁婿。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。

朱三入礼闱[49]，皆以场规被放[50]。于是灰心仕进，积三十年。一夕，陆告曰：“君寿不永矣。”问其期，对以五日。“能相救否？”曰：“惟天所命，人何能私？且自达人观之，生死一耳，何必生之为乐，死之为悲？”朱以为然。即治衣衾棺槨；既竟，盛服而没。

翌日，夫人方扶柩哭，朱忽冉冉自外至。夫人惧。朱曰：“我诚鬼，不异生时。虑尔寡母孤儿，殊恋恋耳。”夫人大恸，涕垂膺[51]；朱依依慰解之。夫人曰：“古有还魂之说，君既有灵，何不再生？”朱曰：“天数不可违也[52]。”问，“在阴司作何务？”曰：“陆判荐我督案务[53]，授有官爵，亦无所苦。”夫人欲再语，朱曰：“陆公与我同来，可设酒饌。”趋而出。夫人依言营备。但闻室中笑饮，亮气高声，宛若生前。半夜窥之，然已逝[54]。自是三数日辄一来，时而留宿缱绻，家中事就便经纪[55]。子玮方五岁，来辄捉抱；至七八岁，则灯下教读。子亦慧，九岁能文，十五入邑庠[56]，竟不知无父也。从此来渐疏，日月至焉而已[57]。又一夕来，谓夫人曰：“今与卿永诀矣。”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承帝命为太华卿[58]，行将远赴，事烦途隔，故不能来。”母子持之哭，曰：“勿尔！儿已成立，家计尚可存活，岂有百岁不拆之蛮凤耶！”顾子曰：“好为人，勿堕父业。十年后一相见耳。”径出门去，于是遂绝。

后玮二十五举进士，官行人[59]。奉命祭西岳，道经华阴[60]，忽有舆从羽葆[61]，驰冲鹵簿[62]。讶之。审视车中人，其父也。下车哭伏道左。父停舆曰：“官声好[63]，我目瞑矣。”玮伏不起；朱促舆行，火驰不顾。去数步，回望，解佩刀遣人持赠。遥语曰：“佩之当贵。”玮欲追从，见舆马人从，飘忽若风，瞬息不见。痛恨良久；抽刀视之，制极精工，镌字一行[64]，曰：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[65]。”玮后官至司马[66]。生五子，曰沉，曰潜，曰浑，曰深。一夕，梦父曰：“佩刀宜赠浑也。”从之。浑仕为总宪[67]，有政声。

异史氏曰：“断鹤续凫，矫作者妄[68]；移花接木[69]，创始者奇；而况加凿削于肝肠，施刀锥于颈项者哉！陆公者，可谓皮裹妍骨矣[70]。明季至今[71]，为岁不远[72]，陵阳陆公犹存乎？尚有灵焉否也？为之执鞭[73]，

所忻慕焉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陵阳：旧县名。今为陵阳镇，属安徽省青阳县。[2]钝：迟钝，愚笨。

[3]笃：专心、勤奋。

[4]文社：科举时代，秀才们讲学作文的结社。

[5]十王殿：庙宇名。十王，中国佛教所传十个主管地狱的阎王之总称，也称“十殿阎君”，略称“十王”。后道教也沿用此称。[6]判官：官名。唐始设。为节度、观察、防御诸使的僚属。此指迷信传说中为阎王掌簿册的佐吏。

[7]釀（jù据）：凑钱饮酒。

[8]东庑（wú武）：即东廊。庑，殿堂下周围的走廊或廊屋。此指廊屋。

[9]毛皆森竖：因恐惧而毛发都耸立起来。森，高耸。

[10]宗师：旧称受人尊崇堪为师表的人。明、清称学使为“宗师”。朱尔旦负陆判至“文社”故用以戏称。

[11]酹（lèi类）：以酒浇地，祭祀鬼神。

[12]瑟缩：因恐惧而颤抖、蜷缩。

[13]门生：自唐至明，科举制度中，贡举之士以主考官员为座主，而自称门生。此处既已称陆判为“宗师”，而“宗师”（即学使）又为各省乡试的主考官，朱因以自称。狂率不文：狂妄轻率，不懂礼仪。文，礼法。[14]合：应，合当。

[15]勿为畛（zhèn诊）畦（qí齐）：意谓不要为人鬼异域所限。畛畦，田间小路，引申为界限、隔阂

[16]意：自料。

[17]斧：古代杀人的刑具。斧谓刀刃，谓砧板；“加斧”，指加以死罪。

[18]高义：犹高谊、盛情。相订：犹相约。订，定，约定。

[19]达人：旷达之人。

[20]治具：置办酒肴。具，餐具，代指酒肴。

[21]古典：古代的典籍。此指具有典范性的古代名著。

[22]制艺：制举应试文章，指八股文。详前《娇娜》注。

[23]玉山倾颓：形容酒醉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；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将崩。”玉山，形容体态、仪表美好。[24]窗稿：指平时习作的文稿。读书人惯常在窗下写文章，故称。

[25]红勒：用朱笔删削、批改，《梦溪笔谈·人事》载：北宋嘉年间，士人刘几“累为国学第一，骤为怪之语，学者翕然效之，遂成风俗。欧阳公（指欧阳修）深恶之。会公主文，决意痛惩。……有一举人论曰：‘天地轧，万物茁，圣人发。’公曰：‘此必刘几也。’戏续之曰：‘秀才刺，试官刷。’乃以大朱笔横抹之，自首至尾，谓红勒帛，判‘大纰缪’字榜之。既而果几也。”[26]作用：施治，整治。用，治。

[27]乡、科：乡试、科试的省词。详《叶生》注。

[28]魁：夺魁，考取第一名。即下文所谓“科试冠军”、“秋闱果中经元”。

[29]秋闱：指乡试。旧称试院为“闱”，而乡试在秋间举行，因称。经元：也称经魁。明清科举考试，分五经取士。乡试及会试前五名，各为一经中的第一名。

[30]闱墨：清代于每届乡试、会试之后，由主考官选取中式试卷，编辑成书，叫做“闱墨”。

[31]先容：事先为人作介绍。

[32]湔(jiān煎)肠伐胃：洗肠剖胃。《五代史·周书·王仁裕传》：王仁裕少不知学，二十五岁方思学习，“一夕，梦剖肠胃，引西江水以浣之……及寤，心意豁然。自是资性绝高。”

[33]山荆：对人称谓自己妻室的谦词。说本《太平御览》七一八引《列女传》：“梁鸿妻孟光，荆钗布裙。”

[34]结发人：元配妻子。古时男子二十岁束发加冠，女子十五岁盘发贯笄(簪)，即为成年。因此习称元配妻子为“结发人”。《玉台新咏·留别妻》：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”

[35]甲错：鳞甲错杂。此指面颊血污结痂，像鱼鳞似的。

[36]笑靥(yè夜)承颧(quán权)：谓女子笑时口旁现出两个酒窝。靥，口旁窝，俗称酒窝。颧，颧骨。酒窝在颧骨的下面，故云“承”。[37]侍御：官名。御史的别称。明、清属都察院，职称有左右都御史、左右副都御史、左右佥都御史、监察御史之别。

[38]醮(jiào较)：斟酒饮对方；古时婚礼中的一种仪节。《礼记·昏义》：“父亲醮子而命之迎。”本指男女婚礼，元明以后则专指女子再嫁。

[39]阴访：暗中查访。

[40]诘旦：诘朝，第二天早晨。[41]不恪(kè客)：不慎。恪，谨慎，恭敬。

[42]郡：此指郡衙。明、清两代指知州、知府一类地方官的衙署。[43]左道：邪道，邪术。

[44]鞫(jú局)：审讯。

[45]不能决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“能”字残缺。

[46]伊：底本残缺。此据铸雪斋抄本。

[47]赋：杀害。

[48]无与朱孝廉：与朱孝廉无关。孝廉，明、清指举人。详前《画壁》注。

[49]礼闱：即会试。会试于乡试后第二年春季在礼部举行，故又称“礼闱”。

[50]以场规被放：由于违犯考场规则而被逐出场外或不予录取。科举考场对参加考试的人规定一些条文，诸如挟带文书入场，或亲族任考官而不加回避等，均为违犯“场规”。而考卷违式，如题目写错，污损卷纸，抬头错误，不避圣讳等，也往往被取消考试资格。此处指后者。放，驱逐。[51]膺：胸。

[52]天数：犹天命。

[53]督案牍：监理事牍方面的事务。督，视察。案，案牍，官府文书。

[54](yǎo咬)然：深远难见的样子。

[55]经纪：料理。

[56]邑庠：县学。详前《叶生》注。

[57]日月至焉：偶然来一次。语出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[58]太华卿：华山山神。太华，即西岳华山，在今陕西华阴县南。因其西有少华山，故又称“太华”。

[59]行人：官名。明代设有行人司，置司正及左右司副，下有行人若干，以进士充任。行人职掌捧节奉使；凡颁诏、册封、抚谕、征聘及祭祀山川神祇，都差行人。

[60]华阴：县名。今属陕西省。

[61]舆从羽葆：车马仪仗。舆从，车马前后的侍从；羽葆，仪仗名，以鸟羽为装饰。《礼记·杂记》：“匠人执羽葆御柩。”孔颖达疏：“羽葆者，以鸟羽注于柄头，如盖，谓之羽葆。葆，谓盖也。”

[62]卤簿：秦、汉时皇帝舆驾行幸时的仪仗队。汉以后王公大臣均置卤簿。因亦泛指官员仪仗。卤，大型甲盾。甲盾的排列，有明确规定，且著之簿籍，因称“卤簿”。

[63]声：声誉。下文“政声”之“声”，义同。

[64]镌（ju n 捐）：刻。

[65]“胆欲大”二句：意谓任事要果决，而思虑要周密；智谋要圆通，而行为要方正。语见《旧唐书·孙思邈传》。

[66]司马：官名。古为管领军队官员的称谓。汉武帝置大司马，为全国军政首脑，明、清时期用为兵部尚书的别称，侍郎称少司马。此或指兵部尚书、侍郎一类官员。

[67]总宪：明、清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。

[68]“断鹤”二句：意谓如因鹤腿长而截之使短，因凫（野鸭）腿短而续之使长，如此矫情而作者是妄为。《庄子·骈拇》：“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”妄，谬，荒谬。

[69]移花接木：谓将一种花木嫁接于另一种花木之上。喻暗中巧施手段改造人的形体。

[70]媿（ch 吃）皮裹妍骨：谓相貌丑陋而内心美好。媿，丑陋。媿皮，丑陋的相貌。妍，美。妍骨，美好的骨肉，此谓美好的品行。

[71]明季：明代末年。

[72]为岁：犹为时。岁，指时间。

[73]为之执鞭：为其赶车，做仆役。表示对人极度钦佩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：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、所忻慕焉。”

## 婴宁

王子服，莒之罗店人[1]。早孤。绝惠[2]，十四入泮[3]。母最爱之，寻常不令游郊野。聘萧氏[4]，未嫁而夭，故求凰未就也[5]。会上元[6]，有舅氏子吴生，邀同眺瞩[7]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仆来，招吴去。生见游女如云，乘兴独邀。有女郎携婢，拈梅花一枝，容华绝代，笑容可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顾忌。女过去数武，顾婢曰：“个儿郎目灼灼似贼[8]！”遗花地上，笑语自去。

生拾花怅然，神魂丧失，怏怏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头而睡，不语亦不食。母忧之。醮褻益剧[9]，肌革锐减[10]。医师诊视，投剂发表[11]，忽忽若迷。母抚问所由[12]，默然不答。适吴生来，嘱密诘之。吴至榻前，生见之泪下。吴就榻慰解，渐致研诘[13]。生具吐其实[14]，且求谋画。吴笑曰：“君意亦复痴！此愿有何难遂？当代访之。徒步于野，必非世家[15]。如其未字[16]，事固谐矣；不然，拚以重赂[17]，计必允遂。但得痊瘳，成事在我。”生闻之，不觉解颐[18]。吴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探访既穷，并无踪绪。母大忧，无所为计。然自吴去后，颜顿开，食亦略进。数日，吴复来。生问所谋。吴给之曰：“已得之矣。我以为谁何人[19]，乃我姑氏女，即君姨妹行，今尚待聘。虽内戚有婚姻之嫌[20]，实告之，无不谐者。”生喜溢眉宇，问：“居何里？”吴诡曰[21]：“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十余里。”生又付嘱再四，吴锐身自任而去。

生由是饮食渐加，日就平复。探视枕底，花虽枯，未便雕落。凝思把玩，如见其人。怪吴不至，折柬招之[22]。吴支托不肯赴招[23]。生恚怒，悒悒不欢。母虑其复病，急为议姻；略与商确[24]，辄摇首不愿，惟日盼吴。吴迄无耗，益怨恨之。转思三十里非遥，何必仰息他人[25]？怀梅袖中，负气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独步，无可问程，但望南山行去。约三十余里，乱山合沓[26]，空翠爽肌，寂无人行，止有鸟道[27]。遥望谷底，丛花乱树中，隐隐有小里落。下山入村，见舍宇无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[28]。北向一家，门前皆丝柳，墙内桃杏尤繁，间以修竹[29]；野鸟格磔其中[30]。意其园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顾对户，有巨石滑洁，因据坐少憩，俄闻墙内有女子，长呼“小荣”，其声娇细。方伫听间，一女郎由东而西，执杏花一朵，俯首自簪。举头见生，遂不复簪，含笑拈花而入。审视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心骤喜。但念无以阶进[31]；欲呼姨氏，顾从无还往，惧有讹误。门内无人可问。坐卧徘徊，自朝至于日昃[32]，盈盈望断[33]，并忘饥渴。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，似讶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媪扶杖出，顾生曰：“何处郎君，闻自辰刻便来，以至于今。意将何为？得勿饥耶？”生急起揖之，答云：“将以盼亲[34]。”媪聩不闻。又大言之。乃问：“贵戚何姓？”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“奇哉！姓名尚自不知，何亲可探？我视郎君，亦书痴耳，不如从我来，啖以粗粝[35]，家有短榻可卧。待明朝归，询知姓氏，再来探访，不晚也。”生方腹馁思啖，又从此渐近丽人，大喜。从媪入，见门内白石砌路，夹道红花，片片堕阶上；曲折而西，又启一关，豆棚花架满庭中，肃客入舍[36]，粉壁光明如镜；窗外海棠枝条探入室中，藉几榻[37]，罔不洁泽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。媪唤：“小荣！可速作黍[38]。”外有婢子声而应[39]。坐次[40]，具展宗阀[41]。媪曰：“郎君外祖，莫姓吴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媪惊曰：“是吾甥也！尊堂，我妹子。年来以家窶贫[42]，又无三

尺男[43]，遂至音问梗塞。甥长成如许，尚不相识。”生曰：“此来即为姨也，匆遽遂忘姓氏。”媪曰：“老身秦姓，并无诞育；弱息仅存[44]，亦为庶产[45]。渠母改醮[46]，遗我鞠养。颇亦不钝，但少教训，嬉不知愁。少顷，使来拜识。”

未几，婢子具饭，雏尾盈握[47]。媪劝餐已，婢来敛具。媪曰：“唤宁姑来。”婢应去。良久，闻户外隐有笑声。媪又唤曰：“婴宁，汝姨兄在此。”户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犹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媪嗔目曰[48]：“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是何景象？”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媪曰：“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识，可笑人也。”生问：“妹子年几何矣？”媪未能解。生又言之。女复笑，不可仰视。媪谓生曰：“我言少教诲，此可见矣。年已十六，呆痴裁如婴儿[49]。”生曰：“小于甥一岁。”曰：“阿甥已十七矣，得非庚午属马者耶[50]？”生首应之。”又问：“甥妇阿谁？”答云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如甥才貌，何十七岁犹未聘？婴宁亦无姑家[51]，极相匹敌[52]；惜有内亲之嫌。”生无语，目注婴宁，不遑他瞬。婢向女小语云，“目灼灼，贼腔未改！”女又大笑，顾婢曰：“视碧桃开未？”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细碎连步而出。至门外，笑声始纵。媪亦起，唤婢被[53]，为生安置。曰：“阿甥来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迟迟送汝归[54]。如嫌幽闷，舍后有小园，可供消遣；有书可读。”次日，至舍后，果有园半亩，细草铺毡，杨花糝径[55]；有草舍三楹[56]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闻树头苏苏有声，仰视，则婴宁在上。见生来，狂笑欲堕。生曰：“勿尔，堕矣！”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将及地，失手而堕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阴其腕[57]。女笑又作，倚树不能行，良久乃罢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，曰：“枯矣。何留之？”曰：“此上元妹子所遗，故存之。”问：“存之何意？”曰：“以示相爱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病，自分化为异物[58]；不图得见颜色，幸垂怜悯。”女曰：“此大细事[59]。至戚何所靳惜[60]？待郎行时，园中花，当唤老奴来，折一巨捆负送之。”生曰：“妹子痴耶？”女曰：“何便是痴？”生曰[61]：“我非爱花，爱拈花之人耳。”女曰：“葭莩之情[62]，爱何待言。”生曰：“我所谓爱，非瓜葛之爱[63]，乃夫妻之爱。”女曰：“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夜共枕席耳。”女俯思良久，曰：“我不惯与生人睡。”语未已，婢潜至，生惶恐遁去。少时，会母所。母问：“何往？”女答以园中共话。媪曰：“饭熟已久，有何长言，周遮乃尔[64]。”女曰：“大哥欲我共寝。”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。女微笑而止。幸媪不闻，犹絮絮究诘。生急以他词掩之，因小语责女。女曰：“适此语不应说耶？”生曰：“此背人语。”女曰：“背他人，岂得背老母。且寝处亦常事，何讳之？”生恨其痴，无术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中人捉双卫来寻生[65]。

先是，母待生久不归，始疑；村中搜觅几遍，竟无踪兆。因往询吴。吴忆曩言，因教子西南山村行觅。凡历数村，始至于此。生出门，适相值，便入告媪，且请偕女同归。媪喜曰：“我有志，匪伊朝夕[66]。但残躯不能远涉，得甥携妹子去，识认阿姨，大好！”呼婴宁。宁笑至。媪曰：“有何喜，笑辄不辍？若不笑，当为全人。”因怒之以目。乃曰：“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装束。”又饷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曰：“姨家田产丰裕，能养冗人。到彼且勿归，小学诗礼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烦阿姨，为汝择一良匹。”二人遂发。至山坳，回顾，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。

抵家，母睹姝丽，惊问为谁。生以姨女对。母曰：“前吴郎与儿言者，

诈也。我未有姊，何以得甥？”问女，女曰：“我非母出。父为秦氏，没时，儿在襁中，不能记忆。”母曰：“我一姊适秦氏，良确；然殂谢已久[67]，那得复存？”因审诘面庞、志赘[68]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“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复存？”疑虑间，吴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吴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“此女名婴宁耶？”生然之。吴亟称怪事。问所自知，吴曰：“秦家姑去世后，姑丈鰥居[69]，崇于狐，病瘖死。狐生女名婴宁，绷卧床上，家人皆见之。姑丈没，狐犹时来；后求天师符粘壁上[70]，狐遂携女去。将勿此耶？”彼此疑参[71]。但闻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[72]。母曰：“此女亦太憨生[73]。”吴请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犹浓笑不顾，母促令出，始极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时，方出。才一展拜，翻然遽人，放声大笑。满室妇女，为之粲然。吴请往覘其异，就便执柯[74]。寻至村所，庐舍全无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吴忆姑葬处，仿佛不远；然坟垅湮没[75]，莫可辨识，诧叹而返。母疑其为鬼。人告吴言，女略无骇意；又吊其无家[76]，亦殊无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[77]。众莫之测。母令与少女同寝止。昧爽即来省问[78]，操女红精巧绝伦[79]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；然笑处嫣然，狂而不损其媚，人皆乐之。邻女少妇，争承迎之。母择吉将为合卺[80]，而终恐为鬼物。窃于日中窥之，形影殊无少异[81]。至日，使华装行新妇礼；女笑极不能俯仰，遂罢。生以其憨痴，恐泄漏房中隐事；而女殊秘密，不肯道一语。每值母忧怒，女至，一笑即解。奴婢小过，恐遭鞭楚，辄求诣母共话；罪婢投见，恒得免。而爱花成癖，物色遍戚党；窃典金钗，购佳种，数月，阶砌藩溷，无非花者。

庭后有木香一架，故邻西家。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[82]。母时遇见，辄诃之。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人子见之，凝注倾倒。女不避而笑。西人子谓女意已属，心益荡。女指墙底笑而下，西人子谓示约处，大悦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则阴如锥刺，痛彻于心，大号而踣。细视非女，则一枯木卧墙边，所接乃水淋窍也。邻父闻声，急奔研问，呻而不言。妻来，始以实告。火烛窍[83]，见中有巨蝎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捉杀之。负子至家，半夜寻卒。邻人讼生，讪发婴宁妖异[84]。邑宰察仰生才，稔知其笃行士[85]，谓邻翁讼诬，将杖责之。生为乞免，逐释而出。母谓女曰：“憨狂尔尔，早知过喜而伏忧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牵累；设鹘突官宰[86]，必逮妇女质公堂，我儿何颜见戚里？”女正色，矢不复笑。母曰：“人罔不笑，但须有时。”而女由是竟不复笑，虽故逗，亦终不笑；然竟日未尝有戚容。

一夕，对生零涕。异之。女哽咽曰：“曩以相从日浅，言之恐致骇怪。今日察姑及郎，皆过爱无有异心，直告或无妨乎？妾本狐产。母临去，以妾托鬼母，相依十余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无兄弟，所恃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[87]，无人怜而合厝之[88]，九泉辄为悼恨。君尚不惜烦费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养女者不忍溺弃。”生诺之，然虑坟冢迷于荒草。女但言无虑。刻日，夫妻舆榇而往[89]。女于荒烟错楚中[90]，指示墓处，果得媪尸，肤革犹存。女抚哭哀痛。异归，寻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梦媪来称谢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“妾夜见之，嘱勿惊郎君耳。”生恨不邀留。女曰：“彼鬼也。生人多，阳气胜，何能久居？”生问小荣，曰：“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视妾，每摄饵相哺[91]，故德之常不去心。昨问母，云已嫁之。”由是岁值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扫无缺。女逾年，生一子。在怀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见人辄笑，亦大有母风云。异史氏曰：“观其孜孜憨笑，似全无心肝者；而墙下恶作剧，其黠孰甚焉。至凄恋鬼母，反笑为哭，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[92]。”

窃闻山中有草，名‘笑矣乎’。嗅之，则笑不可止。房中植此一种，则合欢、忘忧[93]，并无颜色矣。若解语花[94]，正嫌其作态耳[95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莒：古国名，后置为州县，在今山东省莒县一带。

[2]绝惠：极端聪明。惠，通“慧”。[3]入泮：入县学为生员。

[4]聘（pìn 娉）：订婚。旧时订婚，男方须向女方行纳聘礼，你“行聘”或“文定”。

[5]求凰：汉司马相如《琴歌》：“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。”相传此歌为向卓文君求爱而作，后因称男子求偶为求凰。

[6]上元：上元节，旧历正月十五。

[7]眺瞩：居高望远。此指观赏景物。

[8]个儿郎：这个小伙子。个，这个。儿郎，指青年男子。

[9]醮禳（jiào ráng 叫攘）：祈祷消灾。醮，祭神。禳，消除灾祸。

[10]肌革锐减：消瘦得极快。肌革，犹肌肤。

[11]投剂发表：中医治病方法，用药把病从体内表散出来。剂，药剂。

[12]抚问所由：爱抚地问其得病的原因。

[13]研诘：细细追问。

[14]具：全，全部。

[15]世家：世代显贵之家族。

[16]字：女子许婚。

[17]拚（pàn 判）：不顾惜，豁出去。

[18]解颐：露出笑容。颐，面颊。

[19]谁何：什么。

[20]内戚有婚姻之嫌，意谓姨表亲戚因血缘相近，通婚有所禁忌。内戚，内亲，妻的亲属。王子服与婴宁为姨兄妹，故云内戚。[21]诡曰：谎称，假说。

[22]折柬：裁纸写信。柬，通“简”。

[23]支托：支吾推托。支，支吾，以含混之词搪塞。

[24]确：疑为笔误，当作“榘”。

[25]仰息他人：喻依赖他人。语出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。仰，仰仗；息，鼻息，指鼻腔呼吸的气息，呼气则温，吸气则寒。

[26]合沓（tà 榻）：重迭。

[27]鸟道：喻山路险峻狭窄，意谓只有飞鸟可过。

[28]意甚修雅，给人以美好幽雅的感觉。

[29]修竹：细长的竹子。修，长。高。[30]格磔（zhé 哲）；鸟鸣声。

[31]阶进：进身的因由。阶，因由，凭借。

[32]日昃（zè 仄）：太阳偏西。

[33]盈盈望断：犹言望穿秋水，形容盼望殷切。盈盈，形容眼波流动，明澈如秋水。《西厢记》三本二折：“你若不去啊，望穿他盈盈秋水，蹙损他淡淡春山。”

[34]盼亲，探亲。

[35]粗粝（lì 历）：糙米。喻粗茶淡饭。

[36]肃客：请客人进入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主人肃客而入。”[37]（yìn

因)藉：垫席。 ，同“茵” ，重席。

[38]作黍：做饭。

[39] ( jiào 叫 ) 声而应：高声答应。

[40]坐次：相对而坐的时候。次，指事件正在进行时。

[41]展：陈述。宗闾：宗族门第。

[42]窶 ( jù 巨 ) 贫：贫穷。《诗·邶风·北门》：“终窶且贫。”朱熹注：“窶者，贫而无以为礼也。”

[43]无三尺男：谓家无一男性。三尺男，指身高三尺的男童。

[44]弱息：本指幼弱的子女；后多指女儿。

[45]庶产：妾生。封建家族中，侧室称庶，所生子女称“庶出”。[46]改醮：改嫁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庶妇则使人醮之。”醮，古婚礼的一种简单仪式；后多指女子嫁人。

[47]雏尾盈握：指肥嫩的雏鸡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雏尾不盈握，弗食。”雏，此指小鸡。盈握，满一把。鸡的尾部满一把，言其肥。[48]嗔目：生气地看对方一眼。嗔，生气。

[49]裁：通“ ” ，才。

[50]庚午属马：庚午年生人，属马。古时以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犬、猪十二种动物，来配十二地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称为“十二属”或“十二生肖”。午年生人应属马。[51]姑家：婆家。

[52]匹敌：般配。敌，相当。

[53]被：包着被子。

[54]迟迟：慢慢地，指过些时候。[55]杨花糝 ( s n 伞 ) 径：杨花粉粒，星星点点散落在小路上。糝，碎米屑，泛指散乱的粒状细物；此谓撒落。

[56]楹：量词，屋一间为一楹。

[57] ( zùn 罇 ) ：捏。

[58]化为异物：指人死亡。语见贾谊《鸟赋》。异物，指死亡的人，“鬼”的讳词。

[59]大细事：极小的事。

[60]靳惜：吝惜。

[61]生曰：原无“生”字，此从铸雪斋抄本。

[62]葭苕 ( jī fú 加孚 ) 之情：亲戚情谊。《汉书·中山王传》：“非有葭苕之亲。”葭苕，芦苇内壁的薄膜，喻指疏远的亲戚，亦泛指亲戚。[63]瓜葛：指亲戚。瓜和葛都是蔓生植物，因以比喻互相牵连的亲戚。蔡邕《独断》：“四姓小侯，诸侯家妇，凡与先帝后有瓜葛者……皆会。”[64]周遮：言语烦琐。白居易《老戒》诗；“矍铄夸身健，周遮说话长。”

[65]捉双卫：牵着两头驴子。捉，牵。卫，驴的别称。《尔雅翼》：“驴一名卫。或曰：晋卫好乘之，故以为名。”

[66]匪伊朝夕：不止一日。匪，通“非”。伊，句中语词。

[67]殂谢：死亡。

[68]面庞：面部轮廓。志赘：指身体上的特征或标记。志，通“痣”。赘，赘疣，俗称瘰子。

[69]鰥居：无妻独居。

[70]天师符：张天师的神符。天师，道教指东汉张道陵及其后裔。详《雷

神》注。

[71]疑参：疑惑参详。

[72]吃吃：笑声。

[73]憨(h n 酣)生：娇痴。憨，傻。生，语助词。

[74]执柯：作媒。语出《诗·风·伐柯》。见《娇娜》注。

[75]垆：坟。湮(y n 因)没：埋没。

[76]吊：怜悯。

[77]孜孜(z z 兹兹)：不停地。

[78]昧爽：黎明。省(x ng 醒)问：问候，问安。[79]女红(g ng 工)，旧时指妇女所作的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事。红，同“功”。

[80]择吉：选择吉日良辰。

[81]“窃于日中窥之”两句：传说鬼在日光下无影，因而以此检验婴宁是否为鬼物。

[82]簪玩：妇女折花，或插戴在发髻之上，或插养于瓶中赏玩，因合称。

[83]( ruò 若)火，点燃灯火。烛，照。

[84]讪(ji ó 洁)：揭发。

[85]笃行士：品行忠厚的读书人。

[86]鹮(hú 胡)突：糊涂。

[87]岑寂山阿：孤寂地居处山阿。陶渊明《挽歌》诗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山阿，山中曲坳处。

[88]合厝(cuò 措)：合葬。厝，安葬。

[89]輿椁：以车载棺。椁，棺材。

[90]错楚：错杂的树丛。

[91]摄饵：摄取食物。

[92]隐于笑：用笑来掩护自己。隐，潜藏。

[93]合欢：花名，俗称夜合花、马缨花。忘忧：忘忧草，萱草的别名。

[94]解语花：《开元天宝遗事·解语花》：唐明皇与杨贵妃庄太液池赏花，左右极赞池花之美，而“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：‘争如我解语花？’”后因以“解语花”比喻善于迎合人意的少女。

[95]作态：装模作样：指矫饰而有失自然。

## 聂小倩

宁采臣，浙人。性慷爽，廉隅自重[1]。每对人言：“生平无二色[2]。”适赴金华[3]，至北郭，解装兰若。寺中殿塔壮丽；然蓬蒿没人[4]，似绝行踪。东西僧舍，双扉虚掩；惟南一小舍，扃键如新。又顾殿东隅，修竹拱把[5]；阶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。意甚乐其幽杳[6]。会学使案临[7]，城舍价昂，思便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归。日暮，有士人来，启南扉。宁趋为礼，且告以意。士人曰：“此间无房主，仆亦侨居。能甘荒落，旦晚惠教，幸甚。”宁喜，藉藁代床，支板作几，为久客计。是夜，月明高洁，清光似水，二人促膝殿廊[8]，各展姓字[9]。士人自言：“燕姓，字赤霞。”宁疑为赴试诸生，而听其音声，殊不类浙。诘之，自言：“秦人[10]。”语甚朴诚。既而相对词竭，遂拱别归寝。

宁以新居，久不成寐。闻舍北喁喁[11]，如有家口。起伏北壁石窗下，微窥之。见短墙外一小院落，有妇可四十余；又一媪衣绯[12]，插蓬沓[13]，鲐背尤钟[14]，偶语月下[15]。妇曰：“小倩何久不来？”媪曰：“殆好至矣。”妇曰：“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？”曰：“不闻，但意似蹙蹙[16]。”妇曰：“婢子不宜好相识。”言未已，有一十七八女子来，仿佛艳绝。媪笑曰：“背地不言人[17]，我两个正谈道，小妖婢悄来无迹响。幸不瞥着短处。”又曰：“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，遮莫老身是男子[18]，也被摄魂去。”女曰：“姥姥不相誉，更阿谁道好？”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宁意其邻人眷口，寝不复听。又许时，始寂无声。方将睡去，觉有人至寝所。急起审顾，则北院女子也。惊问之。女笑曰：“月夜不寐，愿修燕好[19]。”宁正容曰：“卿防物议，我畏人言；略一失足，廉耻道丧。”女云：“夜无知者。”宁又咄之。女逡巡若复有词。宁叱：“速去！不然，当呼南舍生知。”女惧，乃退。至户外复返，以黄金一锭置褥上。宁掇掷庭墀，曰：“非义之物，污吾囊橐！”女惭，出，拾金自言曰：“此汉当是铁石。”

诘旦，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候试，寓于东厢，至夜暴亡。足心有小孔，如锥刺者，细细有血出。俱莫知故。经宿，仆一死[20]，症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归，宁质之[21]，燕以为魅。宁素抗直[22]，颇不在意。宵分，女子复至，谓宁曰：“妾阅人多矣，未有刚肠如君者。君诚圣贤，妾不敢欺。小倩[23]，姓聂氏，十八夭殁，葬寺侧，辄被妖物威胁，历役贱务；颜向人，实非所乐。今寺中无可杀者，恐当以夜叉来[24]。”宁骇求计。女曰：“与燕生同室可免。”问：“何不惑燕生？”曰：“彼奇人也，不敢近。”问：“迷人若何？”曰：“狎昵我者，隐以锥刺其足，彼即茫若迷，因摄血以供妖饮；又或以金，非金也，乃罗刹鬼骨[25]，留之能截取人心肝；二者，凡以投时好耳。”宁感谢。问戒备之期，答以明宵。临别泣曰：“妾堕玄海[26]，求岸不得。郎君义气干云[27]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妾朽骨，归葬安宅[28]，不啻再造。”宁毅然诺之。因问葬处，曰：“但记取白杨之上，有鸟巢者是也。”言已出门，纷然而灭。

明日，恐燕他出，早诣邀致。辰后具酒馔，留意察燕。既约同宿，辞以性癖耽寂[29]。宁不听，强携卧具来。燕不得已，移榻从之，嘱曰：“仆知足下丈夫，倾风良切[30]。要有微衷，难以遽白。幸勿翻窥篋，违之两俱不利。”宁谨受教。既而各寝，燕以箱筐置窗上，就枕移时，如雷吼。宁不能寐。近一更许，窗外隐隐有人影。俄而近窗来窥，目光闪[31]。宁惧，方欲

呼燕，忽有物裂篋而出，耀若匹练，触折窗上石，飙然一射，即遽敛入，宛如电灭。燕觉而起，宁伪睡以覘之。燕捧篋检征[32]，取一物，对月嗅视，白光晶莹，长可二寸，径韭叶许[33]。已而数重包固，仍置破篋中。自语曰：“何物老魅，直尔大胆，致坏篋子。”遂复卧。宁大奇之，因起问之，且以所见告。燕曰：“既相知爱，何敢深隐。我，剑客也。若非石，妖当立毙；虽然，亦伤。”问：“所藏何物？”曰：“剑也。适嗅之，有妖气。”宁欲观之。慨出相示，荧荧然一小剑也。于是益厚重燕。明日，视窗外，有血迹。遂出寺北，见荒坟累累，果有白杨，鸟巢其颠。迨营谋既就，趣装欲归。燕生设祖帐[34]，情义殷渥[35]。以破革囊赠宁，曰：“此剑袋也。宝藏可远魑魅。”宁欲从授其术。曰：“如君信义刚直，可以为此。然君犹富贵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”宁乃托有妹葬此，发掘女骨，敛以衣多，赁舟而归。

宁斋临野，因营坟墓诸斋外。祭而祝曰：“怜卿孤魂，葬近蜗居，歌哭相闻，庶不见陵子雄鬼[36]。一瓯浆水饮，殊不清旨，幸不为嫌！”祝毕而返。后有人呼曰：“缓待同行！”回顾，则小倩也，欢喜谢曰：“君信义，十死不足以报。请从归，拜识姑嫜[37]，媵御无悔[38]。”审谛之，肌映流霞，足翘细笋，白昼端相，娇艳尤绝。遂与俱至斋中。嘱坐少待，先入白母。母愕然。时宁妻久病，母戒勿言，恐所骇惊。言次，女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宁曰：“此小倩也。”母惊顾不遑。女谓母曰：“儿飘然一身，远父母兄弟。蒙公子露覆[39]，泽被发肤[40]，愿执箕帚，以报高义。”母见其绰约可爱[41]，始敢与言，曰：“小娘子惠顾吾儿，老身喜不可已。但生平止此儿，用承祧绪[42]，不敢令有鬼偶。”女曰：“儿实无二心。泉下人，既不见信于老母，请以兄事，依高堂，奉晨昏[43]，如何？”母怜其诚，允之。即欲拜嫂。母辞以疾，乃止。女即入厨下，代母尸饔[44]。入房穿榻，似熟居者。日暮，母畏惧之，辞使归寝，不为设床褥。女窥知母意，即竟去。过斋欲入，却退，徘徊户外，似有所惧。生呼之。女曰：“室有剑气畏人。向道途中不奉见者，良以此故。”宁悟为革囊，取悬他室。女乃入，就烛下坐。移时，殊无一语。久之，问：“夜读否？妾少诵《楞严经》[45]，今强半遗忘。洵求一卷，夜暇，就兄正之。”宁诺。又坐，默然，二更向尽，不言去。宁促之。愀然曰：“异域孤魂，殊怯荒墓。”宁曰：“斋中别无床寝，且兄妹亦宜远嫌。”女起，眉颦蹙而欲啼[46]，足而懒步[47]，从容出门，涉阶而没。宁窃怜之，欲留宿别榻，又惧母嗔。女朝旦朝母，捧沃盥[48]，下堂操作，无不曲承母志。黄昏告退，辄过斋头，就烛诵经。觉宁将寝，始惨然去。

先是，宁妻病废，母劬不可堪；自得女，逸甚，心德之。日惭稔，亲爱如己出，竟忘其为鬼；不忍晚令去，留与同卧起。女初来未尝食饮，半年渐啜稀[49]。母子皆溺爱之，讳言其鬼，人亦不之辨也。无何，宁妻亡。母隐有纳女意，然恐于子不利。女微窥之，乘间告母曰：“居年余，当知儿肝隔。为不欲祸行人，故从郎君来。区区无他意[50]，止以公子光明磊落，为天人所钦瞩[51]，实欲依赞三数年，借博封诰[52]，以光泉壤。”母亦知无恶，但惧不能延宗嗣。女曰：“子女惟天所授。郎君注福籍[53]，有亢宗子三[54]，不以鬼妻而遂夺也。”母信之，与子议。宁喜，因列筵告戚党。或请覲新妇，女慨然华妆出，一堂尽眙[55]，反不疑其鬼，疑为仙。由是五党诸内眷[56]，咸执螿以贺，争拜识之。女善画兰梅，辄以尺幅酬答，得者藏什袭[57]，以为荣。

一日，俯颈窗前，怕帐若失[58]。忽问：“革囊何在？”曰：“以卿畏

之，故緘置他所。”曰：“妾受生气已久，当不复畏，宜取挂床头。”宁诘其意，曰：“三日来，心怔忡无停息[59]，意金华妖物，恨妾远遁，恐旦晚寻及也。”宁果携革囊来。女反复审视，曰：“此剑仙将盛人头者也。敝败至此，不知杀人几何许！妾今日视之，肌犹粟[60]。”乃悬之。次日，又命移悬户上。夜对烛坐，约宁勿寝。有一物，如飞鸟堕。女惊匿夹幕间[61]。宁视之，物如夜叉状，电目血舌，闪攫拿而前。至门却步；逡巡久之，渐近革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将抓裂。囊忽格然一响，大可合簣[62]；恍惚有鬼物，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，声遂寂然，囊亦顿缩如故。宁骇詫。女亦出，大喜曰：“无恙矣！”共视囊中，清水数斗而已。后数年，宁果登进士。女举一男。纳妾后，又各生一男，皆仕进有声[6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廉隅：棱角，喻品行端方。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近文章，砥厉廉隅。”

[2]无二色：旧指男子不娶妾，无外遇。色，女色。

[3]金华：府名，府治在今浙江省金华县。

[4]没（mò末）：遮蔽；淹没。

[5]拱把：一手满握。

[6]幽杳（yōu 咬）：清幽静寂。

[7]学使案临：学使，督学使者，即提督学政，简称学政，为封建时代中央政府派住各省督察学政的长官。科举时代，各省学使在三年任期内，依次巡行所辖各府考试生员，称“案临”。

[8]促膝：古人席地而坐，或据榻相近时坐，膝部相挨，因称促膝。[9]姓字：犹言姓名。字，表字，正名以外的别名。

[10]秦：古秦国之地，春秋时奄有今陕西省之地，故习称陕西为秦。[11]喁喁（yúyú 余余）：低语声。

[12]衣绯（yèfēi 夜非）：穿件退了色的红衣。衣，穿，变色、退色。绯，红绸。

[13]插蓬沓：簪插着大银栳。蓬沓，古时越地妇女的头饰。苏轼《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》诗自注：“於潜妇女皆插大银栳，长尺许，谓之蓬沓。”於潜，旧县名，其地在今浙江杭州西。

[14]鲐（tái 台）背：也作“台背”，驼背。龙钟：行动不灵；形容老态。[15]偶语：相对私语；对谈。

[16]蹙蹙，忧愁：不舒畅。[17]背地：据青柯亭刻本，稿本及诸抄本均作“齐地”。

[18]遮莫：假如。

[19]修燕好：结为夫妇。燕好，亲好，指夫妇闺房之乐。

[20]仆一死：三会本《校》：“疑作仆亦死。”

[21]质：询问。

[22]抗直：刚直。抗，同“亢”。

[23]小倩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“小”字。

[24]夜叉：梵语，义为凶暴丑恶。佛经中的一种恶鬼。

[25]罗刹：梵语音译。佛教故事中食人血肉的恶鬼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：“罗刹此云恶鬼，食人血肉，或飞空或地行，捷疾可畏也。”[26]玄海：佛家语，指苦海。

[27]于云：冲天。

[28]安宅：安定的居处。《诗·小雅·鸿雁》，“虽则劬劳，其究安宅。”这里指安静的葬地，即墓穴。

[29]耽寂：极爱静寂。

[30]倾风：仰慕、倾倒。

[31]（sh n 闪）闪：闪烁。

[32]征：迹象。

[33]径韭叶许：宽约一韭菜叶。径，宽。

[34]祖帐：为出行者饯别所设的帐幕，引申为饯行送别。祖，祭名，出行以前，祭祀路神。

[35]殷渥：情谊恳切深厚。

[36]雄鬼：强暴之鬼。

[37]姑嫜（zh ng 章）：丈夫的母亲和父亲，俗称公婆。

[38]媵（yng 映）御：以婢妾对待。媵，泛指婢妾。

[39]露覆：亦作“覆露”，喻润思泽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是先主覆露子也。”

[40]泽被发肤：恩泽施于我身。被，覆盖。《孝经》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”发肤，指全身。

[41]绰约：也作“约”。温柔秀美。

[42]承祧（ti o 佻）绪：传宗接代。祧绪，祖宗馀绪。祧，祖庙。[43]奉晨昏：指对父母的侍奉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”

[44]尸饗（y ng 拥）：料理饮食。《诗·小雅·祈父》：“胡转予于恤，有母之尸饗。”尸，主持。饗，熟食。

[45]《楞（léng 棱）严经》：佛经名，全称为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。

[46]眉颦蹙：底本无“眉”字，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47]（ku ng y ng 狂央）：同“”，惶急胆怯。[48]捧（yí 夷）沃盥：侍奉盥洗。，古盥器，用以盛水。沃盥，浇洗。

[49]（yì 意）：同“”，稀粥汤。

[50]区区：自称的谦词。

[51]钦瞩：钦敬重视。

[52]封诰：明、清制度，一至五品官员，皇帝授予诰命，称为“封诰”。这里指因丈夫得官，妻子受封。

[53]注幅籍：意谓命中注定有福。注，载入。福籍，迷信传说的记载人间福祿的簿籍。

[54]亢宗子：旧时称人子能扩展宗族地位者为亢宗之子。亢宗，庇护宗族，光宗耀祖。

[55]胎（chì 赤）：瞪目直视，形容惊诧。

[56]五党：不详。疑为“五宗”，指五服内的亲族。

[57]什袭：珍藏。语本《艺文类聚》六《鬲子》。

[58]招（ch o 抄）怅若失：感伤失意之状。宋玉《高唐赋》：“悠悠忽忽，悒悒自失。”

[59]怔忡（zh ng—ch ng 争冲）：心悸；恐惧不安。

[60]粟：因恐惧，起了鸡皮疙瘩。粟，皮肤上起粟粒样的疙瘩。[61]夹

幕：帷幕。

[62]大可合簣(kuì 愧)：约有两个竹筐合起来那么大。簣，盛土的竹器。

[63]有声：有政声，指为官声誉很好。

## 义 鼠

杨天一言：见二鼠出，其一为蛇所吞；其一瞪目如椒[1]，似甚恨怒，然遥望不敢前。蛇果腹[2]，蜿蜒入穴：方将过半，鼠奔来，力嚼其尾。蛇怒，退身出。鼠故便捷[3]，然遁去[4]。蛇迫不及而返。及入穴，鼠又来，嚼如前状。蛇入则来，蛇出则往，如是者久。蛇出，吐死鼠于地上。鼠来嗅之，啾啾如悼息[5]，衔之而去。友人张历友为作《义鼠行》[6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瞪目如椒：谓小眼瞪得很圆，其状如椒。曹植《鹞雀赋》：“目如椒。”

[2]果腹：饱腹，满腹。

[3]故：本来。

[4]（x 许）然：忽然，同“ ”。

[5]悼息：悲伤叹息。

[6]张历友：名笃庆，号厚斋，字历友。康熙副贡。蒲松龄诗友。博极群书，而终身未仕。晚年居淄川西昆仑山下，因自号昆仑山人，著有《昆仑山房集》等。集中载《义鼠行》一诗有云：“莫吟黄鹄歌，不唱猛虎行。请为歌义鼠，义鼠令人惊！今年禾未熟，野田多蝼。荒村无馀食，物微亦惜生。一鼠方觅食，避人草间行。饥蛇从东来，巨颡资以盈。鼠肝一以尽，蛇腹胀膨亨。行者为叹息，徘徊激深情。何期来义鼠，见此大义明。意气一为动，勇力忽交并。狐兔悲同类，奋身起斗争。螳臂当车轮，怒蛙亦峥嵘。此鼠义且黠，捐躯在所轻。蝮蛇入石窟，蜿蜒正纵横。此鼠啮其尾，掉击互訇。观者塞路隅，移时力犹。蝮蛇不得志，窜伏水苴中。义鼠自兹逝，垂此壮烈声。”

## 地 震

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[1]，地大震。余适客稷下[2]，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。忽闻有声如雷，自东南来，向西北去。众骇异，不解其故。俄而几案摆簸，酒杯倾覆；屋梁椽柱，错折有声。相顾失色。久之，方知地震，各疾趋出。见楼阁房舍，仆而复起；墙倾屋塌之声，与儿啼女号，喧如鼎沸。人眩晕不能立，坐地上，随地转侧。河水倾泼丈余，鸭鸣犬吠满城中。逾一时许，始稍定。视街上，则男女裸聚，竞相告语，并忘其未衣也。后闻某处井倾仄[3]，不可汲；某家楼台南北易向；栖霞山裂[4]；沂水陷穴[5]，广数亩。此真非常之奇变也。

有邑人妇，夜起溲溺[6]，回则狼衔其子。妇急与狼争。狼一缓颊[7]，妇夺儿出，携抱中。狼蹲不去。妇大号。邻人奔集，狼乃去。妇惊定作喜，指天画地，述狼衔儿状，已夺儿状。良久，忽悟一身未着寸缕，乃奔。此与地震时男妇两忘者，同一情状也。人之惶急无谋，一何可笑[8]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康熙七年：即公元一六六八年。戌刻：晚七时至九时。

[2]稷（jì 记）下：地名。此指临淄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注引刘向《别录》：“齐有稷门，城门也。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。”[3]倾仄：倾斜。仄，通“侧”。

[4]栖霞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[5]沂水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6]溲（s u 叟）溺（niào 尿）：小便。[7]缓颊：犹松嘴。

[8]一何：多么。

## 海公子

东海古迹岛，有五色耐冬花，四时不调。而岛中古无居人，人亦罕到之。登州张生[1]，好奇，喜游猎。闻其佳胜，备酒食，自掉扁舟而往[2]。至则花正繁，香闻数里；树有大至十余围者[3]。反复留连，甚慊所好[4]。开尊自酌[5]，恨无同游。忽花中一丽人来，红裳眩目，略无伦比。见张，笑曰：“妾自谓兴致不凡，不图先有同调[6]。”张惊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我胶娼也[7]。适从海公子来。彼寻胜翱翔[8]，妾以艰于步履[9]，故留此耳。”张方苦寂[10]，得美人，大悦，招坐共饮。女言词温婉，荡人神志。张爱好之。恐海公子来，不得尽欢，因挽与乱。女忻从之。相狎未已，忽闻风肃肃，草木偃折有声[11]。女急推张起，曰：“海公子至矣。”张束衣愕顾，女已失去。旋见一大蛇[12]，自丛树中出，粗于巨筒。张惧，幃身大树后，冀蛇不睹[13]。蛇近前，以身绕人并树，纠缠数匝[14]；两臂直束胯间，不可少屈。昂其首，以舌刺张鼻。鼻血下注，流地上成洼，乃俯就饮之。张自分必死[15]，忽忆腰中佩荷囊，有毒狐药，因以二指夹出，破裹堆掌中；又侧颈自顾其掌，令血滴药上，顷刻盈把。蛇果就掌吸饮。饮未及尽，遽伸其体，摆尾若霹雳声，触树，树半体崩落，蛇卧地如梁而毙矣。张亦眩莫能起，移时方苏[16]。载蛇而归。大病月余。疑女子亦蛇精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登州：府名。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县。

[2]掉：划船工具，与“棹”通。

[3]围：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。两手合抱为一围。

[4]慊(qiè怯)：惬意，满足。

[5]尊：“樽”的本字，酒器。

[6]不图：想不到。同调：曲调相同；喻彼此志趣相投。李白《古风》：“吾亦淡荡人，拂衣可同调。”

[7]胶娼：胶州的娼妓。胶，胶州，州名，其故地在今山东省青岛市胶县。

[8]寻胜翱翔：寻访胜景，自由自在地遨游。翱翔，悠闲游乐的样子。《诗·齐风·载驱》：“鲁道有荡，齐子翱翔。”

[9]以艰于步履：因为步行艰难。以，因。步履，犹步行。[10]苦寂：苦于寂寞。

[11]偃折：倒伏，断折。偃，倒下。

[12]旋：旋即，顷刻。

[13]冀：希望。

[14]数匝(zh 扎)：数周。

[15]自分：自料。

[16]移时：经时。

## 丁前溪

丁前溪，诸城人[1]。富有钱谷。游侠好义[2]，慕郭解之为人[3]。御史行台按访之[4]。丁亡去。至安丘[5]，遇雨，避身逆旅。雨日中不止。有少年来，馆谷丰隆[7]。既而昏暮，止宿其家；豆饲畜[8]，给食周至。问其姓字，少年人：“主人杨姓，我其内侄也。主人好交游，适他出[9]，家惟娘子在。贫不能厚客给，幸能垂谅。”问主人何业，则家无资产[10]，惟日设博场，以谋升斗[11]。次日，雨仍不止，供给弗懈。至暮，刍[12]；刍束湿，颇极参差。丁怪之。少年曰：“实告客：家贫无以饲畜，适娘子撤屋上茅耳。”丁益异之，谓其意在得直[13]。天明，付之金，不受；强付，少年持入。俄出，仍以反客[14]，云：“娘子言：我非业此猎食者[15]。主人在外，尝数日不携一钱；客至吾家，何遂索偿乎？”丁叹赞而别。嘱曰：“我诸城丁某，主人归，宜告之。暇幸见顾。”

数年无耗[16]。值岁大饥，杨困甚，无所为计。妻漫劝诣丁，从之。至诸，通姓名于门者[17]。丁茫不忆；申言始忆之[18]。履而出[19]，揖客入。见其衣敝踵决[20]，居之温室，设筵相款，宠礼异常。明日，为制冠服，表里温暖。杨义之[21]；而内顾增忧[22]，褊心不能无少望[23]。居数日，殊不言赠别。杨意甚亟[24]，告丁曰：“顾不敢隐：仆来时，米不满升。今过蒙推解[25]，固乐；妻子如何矣！”丁曰：“是无烦虑，已代经纪矣。幸舒意少留[26]，当助资斧[27]。”走招诸博徒[28]，使杨坐而乞头[29]，终夜得百金，乃送之还。归见室人[30]，衣履鲜整，小婢侍焉。惊问之。妻言：“自若去后，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，堆积满屋，云是丁客所赠。又婢十指[31]，为妾驱使。”杨感不自己[32]。由此小康，不屑旧业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贫而好客，饮博浮荡者优为之；最异者，独其妻耳。受之施而不报，岂人也哉？然一饭之德不忘[33]，丁其有焉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诸城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2]游侠：古称轻生重义、扶贫济弱、拯人困厄的人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。”

[3]郭解(xiè 懈)：字翁伯，汉軹(zhì，今河南济源县)人。好任侠。司马迁称其“虽时当世之文网，然其私义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。”后终以“任侠行权”而被汉廷判为“大逆不道”，惨遭杀害。事详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。

[4]御史：官名。历代职衔累有变化。明、清有监察御史，分道行使纠察，巡按府、县。行台：为临时派出机构。按：察访。

[5]安丘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

[6]逆旅：客舍，旅馆。

[7]馆谷：供给客人的食宿。语出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。

[8](cuò 错)豆：铡碎的草和料豆。

[9]适他出：适逢外出。

[10]则家无资产：此据铸雪斋抄本。“则家”二字底本涂抹不清。[11]升斗：升、斗均为较小的容量单位，升斗连用，喻收入微薄。以谋升斗，即

靠设博场谋得少量的生活必需品。

[12] (cuò 错) 刍：铡碎饲草。 ， 铡碎。 刍， 刍藁， 喂牲口的干草[13]直：通“值”， 偿值。

[14]反：通“返”。 归还。 [15]业此猎食者：意为以此为业而谋取生活费用的人。 猎食， 猎取食物。

[16]无耗：无音信。 耗， 消息， 音信。

[17]门者：守门的人。

[18]申言：一再说明， 再三说。

[19]履而出：履， 犹跣履， 跣拉着鞋， 连鞋也来不及提上就跑出欢迎， 形容欢迎之热诚。 《汉书·隗嚣传》：“履起迎。”， 原作“ ”。 据青柯亭本改。

[20]衣敝踵决：衣服破烂， 鞋子露着脚后跟。 形容穷困不堪。 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捉衿而肘见， 纳履而踵决。”

[21]义之：认为他很讲义气。

[22]内顾：在外对家事的顾念。 《汉书·杨仆传》：“失期内顾。”注：“内顾， 言思妻妾也。”

[23]褊(biān 扁)心：也作“心”。 心胸狭隘。 《史记·汲黯列传》：“黯褊心， 不能无少望。”望， 怨。

[24]亟：急迫。

[25]推解：推食解衣， 谓赤诚相待。 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“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 予我数万众。 解衣衣我， 推食食我， 言听计用， 故吾得以至于此。”

[26]舒意：犹宽心。

[27]资斧：旅费， 盘缠。

[28]走(pǐng 平)：派人前往。 走， 往。 ， 使。 《尚书·立政》：“乃我有夏。”

[29]乞头：指在赌场中向赢方抽头为利。 《夷坚志·夏氏骰子》：“夏度……家故贫， 至无一钱， 同舍生或相聚博戏， 则袖手旁观， 时从胜者觅锱铢， 俗谓之乞头是也。”

[30]室人：此指妻室。

[31]十指：十个手指， 指一人。

[32]感不自己：感动得不能自己；谓非常感动， 以至自己难以控制。 已， 止， 控制住。

[33]一饭之德不忘：意谓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即使是很小的恩德， 也不忘记。 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：“一饭之德不忘， 睚眦之怨必报。”

## 海大鱼

海滨故无山。一日，忽见峻岭重迭，绵亘数里[1]，众悉骇怪。又一日，山忽他徙，化而乌有[2]。相传海中大鱼[3]，值清明节，则携眷口往拜其墓[4]，故寒食时多见之[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绵亘（gèn 亘）：连绵横贯。

[2]乌有：无有，没有。

[3]海中大鱼：指鲸鱼。

[4]眷（juàn 倦）口：犹眷属，家屋。底本“口”字残缺。[5]寒食：节日名，在清明前二日。因两个节日邻近，古人常将其联系在一起。

## 张老相公

张老相公，晋人[1]。适将嫁女，携眷至江南，躬市奩妆[2]。舟抵金山[3]，张先渡江，嘱家人在舟，勿臃腥[4]。盖江中有鼉怪[5]，闻香辄出，坏舟吞行人，为害已久。张去，家人忘之，炙内舟中。忽巨浪覆舟，妻女皆没。张回棹，棹恨欲死。因登金山，谒寺僧，询鼉之异，将以仇鼉。僧闻之，骇言：“吾侪日与习近[6]，惧为祸殃，惟神明奉之，祈勿怒；时斩牲牢[7]，投以半体[8]，则跃吞而去。谁复能相仇哉！”张闻，顿思得计。便招铁工，起炉山半，冶赤铁，重百余斤。审知所常伏处[9]，使二三健男子，以大箝举投之。鼉跃出，疾吞而下。少时，波涌如山。顷之浪息，则鼉死已浮水上矣。行旅寺僧并快之，建张老相公祠，肖像其中，以为水神，祷之辄应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晋：地名。春秋时期诸侯国，地当今山西一带。因以为山西省的简称。

[2]躬市奩（lián 联）妆：亲自购买嫁妆。奩，古时盛梳妆用品的匣子。奩妆，即妆奩、嫁妆。

[3]金山：山名。在今江苏省镇江市西北。原孤耸江中，自清末渐与南岸相接。山上有寺，即金山江天寺，简称金山寺。

[4]（bó 伯）：煎炒。

[5]鼉（yuán 元）：大，俗称“癞头鼉”。[6]吾侪（chái 柴）：吾辈，我们这些人。侪，辈。

[7]牲牢：古时祭祀用牛、羊、豕，色纯曰“牺”，体全为“牲”；牛、羊、豕三牲全备为“太牢”，只用羊、豕，称“少牢”。时斩牲牢，谓经常杀牲作祭品。[8]投以半体：即以牲体之半投入水中。

[9]审知：察知。

## 水莽草

水莽，毒草也。蔓生似葛；花紫，类扁豆。食之，立死，即为水莽鬼。俗传此鬼不得轮回[1]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代之。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带[2]，此鬼尤多云[3]。

楚人以同岁生者为同年，投刺相谒[4]，呼庚兄庚弟[5]，子侄呼庚伯，习俗然也。有祝生造其同年某[6]，中途燥渴思饮。俄见道旁一媪，张棚施饮，趋之。媪承迎入棚，给奉甚殷。嗅之有异味，不类茶茗，置不饮，起而出。媪急止客[7]，便唤：“三娘，可将好茶一杯来[8]。”俄有少女，捧茶自棚后出。年约十四五，姿容艳绝，指环臂钏[9]，晶莹鉴影。生受盏神驰；嗅其茶，芳烈无伦。吸尽再索[10]。媪出，戏捉纤腕，脱指环一枚。女颊微笑[11]，生益惑。略诘门户[12]，女曰：“郎暮来，妾犹在此也。”生求茶叶一撮，并藏指环而去。至同年家，觉心头作恶，疑茶为患，以情舍某。某骇曰：“殆矣[13]！此水莽鬼也。先君死于是[14]。是不可救，且为奈何？”生大惧，出茶叶验之，真水莽草也。又出指环，兼述女子情状。某悬想曰[15]：“此必寇三娘也。”生以其名确符，问：“何故知？”曰：“南村富室寇氏女，夙有艳名[16]。数年前，食水莽而死[17]，必此为魅。”或言受魅者，若知鬼姓氏，求其故档[18]，煮服可痊。某急诣寇所，实告以情，长跪哀恳；寇以其将代女死，故靳不与[19]。某忿而返，以告生。生亦切齿恨之，曰：“我死，必不令彼女脱生[20]！”某舁送之，将至家门而卒。母号涕葬之。遗一子，甫周岁[21]。妻不能守柏舟节[22]，半年改醮去。母留孤自哺，劬瘁不堪[23]，朝夕悲啼。一日，方抱儿哭室中，生悄然忽入。母大骇，挥涕问之。答云：“儿地下闻母哭，甚怆于怀，故来奉晨昏耳[24]。儿虽死，已有家室，即同来分母劳，母其勿悲。”母问：“儿妇何人？”曰：“寇氏坐听儿死[25]，儿甚恨之。死后欲寻三娘，而不知其处；近遇某庚伯，始相指示。儿往，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[26]；儿驰去，强捉之来。今为儿妇，亦相得，颇无苦。”移时，门外一女子入，华妆艳丽，伏地拜母。生曰：“此寇三娘也。”虽非生人，母视之，情怀差慰[27]。生便遣三娘操作。三娘雅不习惯[28]，然承顺殊怜人。由此居故室，遂留不去。女请母告诸家。生意勿告；而母承女意，卒告之[29]。寇家翁媪，闻而大骇，命车疾至。视之，果三娘。相向哭失声，女劝止之。媪视生家良贫[30]，意甚忧悼。女曰：“人已鬼，又何厌贫？祝郎母子，情义拳拳[31]，儿固已安之矣。”因问：“茶媪谁也？”曰：“彼倪姓，自惭不能惑行人，故求儿助之耳。今已生于郡城卖浆者之家[32]。”因顾生曰：“既矣，而不拜岳，妾复何心[33]？”生乃投拜[34]。女便入厨下，代母执炊，供翁媪。媪视之凄心。既归，即遣两婢来，为之服役；金百斤、布帛数十匹；酒不时送[35]，小阜祝母矣[36]。寇亦时招归宁[37]。居数日，辄曰：“家中无人，宜早送儿还。”或故稽之，则飘然自归。翁乃代生起夏屋[38]，营备臻至[39]。然生终未尝至翁家。

一日，村中有中水莽毒者，死而复苏，相传为异。生曰：“是我活之也。彼为李九所害，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。”母曰：“汝何不取人以自代？”曰：“儿深恨此等辈，方将尽驱除之，何屑此为！且儿事母最乐，不愿生也。”由是中毒者，往往具丰筵，祷诸其庭，辄有效。

积十余年，母死。生夫妇亦衰毁[40]，但不对客，性命儿麻踊[41]，教以礼仪而已。葬母后，又二年余，为儿娶妇。妇，任侍郎之孙女也。先是，

任公妾生女，数月而殇[42]。后闻祝生之异，遂命驾其家，订翁婿焉。至是，遂以孙女妻其子，往来不绝矣。一日，谓子曰：“上帝以我有功人世，策为四渎牧龙君[43]，今行矣。”俄见庭下有四马，驾黄檐车[44]，马四股皆鳞甲[45]。夫妻盛装出，同登一舆。子及妇皆泣拜，瞬息而渺。是日，寇家见女来，拜别翁媪，亦如生言。媪泣挽留，女曰：“祝郎先去矣。”出门遂不复见。

其子名鸮，字离尘，请诸寇翁，以三娘骸骨与生合葬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轮回：佛教名词。梵语意译，原意为“流传”，佛教认为，众生因其言语、行动、思想意识（佛教称“业”）的善恶，在所谓“六道（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）”中生死相续，如车轮流传不停。此处谓误食水莽草而死，不得转生。

[2]桃花江：在今湖南境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八：“（资）水经县（益阳）南六六里，谓之桃花江，以夹岸多桃也。”今沿江有桃江县。[3]犹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犹”。

[4]刺：名片。

[5]庚兄庚弟：犹年兄年弟。庚，年庚。

[6]造：登门拜访。

[7]止：留。

[8]将：取。

[9]钏（chuàn 串）：手镯。

[10]索：讨。

[11]（chǒng 称）颊：红着脸。，同“”，赤色。

[12]略诘门户：此谓祝生询问三娘晚间居于何处，思欲与之幽会。[13]殆：危险。

[14]先君：旧时对别人称谓自己死去的父亲。

[15]悬想：猜想。[16]夙：夙昔，旧日。

[17]水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草”。

[18]故裆：穿用过的裤裆。

[19]靳：吝惜。

[20]脱生：迷信谓由鬼魂转生人世。

[21]甫：方，才。

[22]柏舟节：谓妇女在丈夫死后矢志不嫁的节操。柏舟，《诗经·风》中的一篇，中有“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彼两髦，实维我仪。之死矢靡他！”之句。《诗小序》谓此诗为卫世子之妻共姜所作。卫世子共伯早死，共姜矢志不嫁，作诗明志。后因称妇女寡居守志为“柏舟之节”。[23]劬瘁：辛劳、劳苦。

[24]奉晨昏：旧时子女侍奉父母，要昏定晨省，即黄昏时为父母安定床铺，晨起省问安否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凡为人子之礼，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”

[25]坐听：安然听任。

[26]侍郎：官名。隋唐以后，侍郎为中书、门下及尚书省所属各部长官的副职。

[27]差慰：略微得到安慰。

[28]雅：甚，很。

[29]卒：终，终于。

[30]良：确实。

[31]拳拳：恳切，诚挚。

[32]浆：茶水。

[33]妾复何心：我又将是何种心情，言其内心痛苦不堪。

[34]投拜：倒身下拜，指叩头。

[35]（zì 自）：肉。

[36]小阜：稍稍使之富裕。

[37]归宁：旧谓已嫁女子回母家探视。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：“害害否，归宁父母。”

[38]夏屋：大屋。语出《诗·秦风·权舆》。

[39]臻（zhēn 针）至：极为完美。

[40]哀毁：因过度悲哀以致形毁骨立，旧时常用以形容居父母丧时的哀戚情形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：“王戎虽不备礼，而哀毁骨立。”

[41]（cu 催）麻：丧服，亦作“衰”，用粗麻布制作，披于胸前；麻，麻带，或扎在头上，或系于腰际。（bì 壁）踊：本作“擗踊”，捶胸顿足，表示极度悲哀。《孝经·丧亲》：“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。”

[42]殇：夭折，早亡。

[43]策：策命。古命官授爵，帝王颁以策书为符信。《周礼·春官·内史》：“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，则策命之。”郑玄注：“策谓以简策书王命。”  
四渎牧龙君：四渎之神。四渎，古指长江、黄河、淮水、济水。《尔雅·释水》：“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。”

[44]（chēn 揜）：也作“ ”。车帷。

[45]马四股皆鳞甲：指传说中的龙马。

## 造 畜

魇昧之术[1]，不一其道，或投美饵，给之食之[2]，则人迷罔[3]，相从而去，俗名曰“打絮巴”，江南谓之“扯絮”。小儿无知，辄受其害。又有变人为畜者，名曰“造畜”。此术江北犹少[4]，河以南辄有之[5]。扬州旅店中[6]，有一人牵驴五头，暂繫枥下[7]，云：“我少选即返[8]。”兼嘱[9]：“勿令饮啖。”遂去。驴暴日中[10]，蹄啮殊喧[11]。主人牵着凉处[12]。驴见水，奔之，遂纵饮之，一滚尘，化为妇人。怪之，诘其所由，舌强而不能答[13]。乃匿诸室中。既而驴主至，驱五羊于院中，惊问驴之所在。主人曳客坐，便进餐饮，且云：“客姑饭，驴即至矣。”主人出，悉饮五羊[14]，辗转皆为童子。阴报郡，遣役捕获，遂械杀之[1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魇昧：同“厌魁”。用巫术、诅咒或祈祷鬼神等迷信方法害人。

[2]给（dài 代）：欺骗。

[3]迷罔：昏乱，神志糊涂。

[4]犹：尚。

[5]河：指黄河。

[6]扬州：地名。今江苏扬州市。

[7]繫（zhí 执）枥（lì 历）下：拴在马厩里。枥，马厩。

[8]少选：一会儿。

[9]嘱：此据铸雪斋抄奉，原作“祝”。[10]暴：“曝”的本字，晒。

[11]蹄啮（niè 聂）殊喧：又踢又咬，叫闹异常。[12]着：拴置。

[13]舌强：舌根发硬，谓讲不出话。

[14]饮（yìn 印）五羊：给五只羊喝水。[15]械杀之：谓用刑杖打死。械，此指刑讯的器械。

## 凤阳士人

凤阳一士人[1]，负笈远游[2]。谓其妻曰：“半年当归。”十余月，竟无耗问[3]。妻翘盼綦切[4]。一夜，才就枕，纱月摇影，离思萦怀。方反侧间[5]，有一丽人，珠鬟绛帔[6]，褰帷而入，笑问：“姊姊，得无欲见郎君乎？”妻急起应之。丽人邀与共往。妻惮修阻[7]，丽人但请勿虑。即挽女手出，并踏月色，约行一矢之远[8]。觉丽人行迅速，女步履艰涩[9]，呼丽人少待，将归着复履[10]。丽人牵坐路侧，自乃捉足，脱履相假。女喜着之，幸不啮衲[11]。复起从行，健步如飞。移时，见士人跨白骡来。见妻大惊，急下骑，问：“何往？”女曰：“将以探君。”又顾问丽者伊谁[12]。女未及答，丽人掩口笑曰：“且勿问讯。娘子奔波匪易[13]；郎君垦驰夜半，人畜想当俱殆[14]。妾家不远，且请息驾[15]，早旦而行，不晚也。”顾数武之外[16]，即有村落，遂同行。入一庭院，丽人促睡婢起供客，曰：“今夜月色皎然，不必命烛，小台石榻可坐。”士人紮蹇檐梧[17]，乃即坐。丽人曰：“履大不适于体[18]，途中颇累赘否？归有代步[19]，乞赐还也。”女称谢付之。

俄顷，设酒果，丽人酌曰：“鸾凤久乖[20]，圆在今夕；浊醒一觞[21]，敬以为贺。”士人亦执盏酬报。主客笑言，履舄交错[22]。士人注视丽者，屡以游词相挑[23]。夫妻乍聚，并不寒暄一语[24]。丽人亦美目流情，妖言隐谜[25]。女惟默坐，伪为愚者。久之渐醺，二人语益狎。又以巨觞劝客，士人以醉辞，劝之益苦。士人笑曰：“卿为我度一曲[26]，即当饮。”丽人不拒，即以牙拨抚提琴而歌曰[27]：“黄昏卸得残妆罢，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，一阵一阵细雨下。何处与人闲磕牙[28]？望穿秋水[29]，不见还家，潸潸泪似麻[30]。又是想他，又是恨他，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[31]。”歌竟，笑曰：“此市井里巷之谣[32]，不足污君听。然因流俗所尚，姑效顰耳[33]。”音声靡靡[34]，风度狎褻。士人摇惑，若不自禁。少间，丽人佯醉离席；士人亦起，从之而去。久之不至。婢子乏疲，伏睡廊下。女独坐，块然无侣[35]，中心愤恚，颇难自堪。思欲遁归，而夜色微茫，不忆道路。辗转无以自主，因起而覘之。裁近其窗[36]，则断云零雨之声，隐约可闻。又听之，闻良人与己素常猥褻之状，尽情倾吐。女至此，手颤心摇，殆不可遏[37]，念不如出门窜沟壑以死。愤然方行，忽见弟三郎乘马而至，遽便下问，女具以告[38]。三郎大怒，立与姊回，直入其家，则室门扃闭，枕上之语犹喁喁也[39]。三郎举巨石如斗[40]，抛击窗棂，三五碎断。内大呼曰：“郎君脑破矣！奈怀！”女闻之，愕然，大哭，谓弟曰：“我不谋与汝杀郎君，今且若何？”三郎撑目曰[41]：“汝呜呜促我来；甫能消此胸中恶，又护男儿、怨弟兄，我不贯与婢子供指使[42]！”返身欲去，女牵衣曰：“汝不携我去，将何之？”三郎挥姊仆地，脱体而去。女顿惊寤，始知其梦。

越日，士人果归，乘白骡。女异之而未言。士人是夜亦梦，所见所遭，述之悉符，互相骇怪。既而三郎闻姊夫远归，亦来省问。语次，谓士人曰：“昨宵梦君归，今果然，亦大异。”士人笑曰：“幸不为巨石所毙。”三郎愕然问故，士以梦告。三郎大异之。盖是夜，三郎亦梦遇姊泣诉，愤激投石也。三梦相符，但不知丽人何许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凤阳：府县名。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西。士人，读书人。

[2]负笈(jí 及)远游：谓外出求学。《晋书·王裒传》：“负笈游学。”笈，书箱。

[3]耗问：犹音信。

[4]翘盼綦(qí 其)切：盼望十分殷切。翘盼，形容盼望之切。翘，翘企，仰着头、踏起脚。綦，甚，极。

[5]方反侧间：谓正在难以入睡之时。反侧，翻来复去，形容唾卧不安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”

[6]珠鬟绛帔(pèi 配)：头戴珠翠，身着红色披肩。鬟，鬟髻。绛，红色。帔，披肩。《释名·释衣服》：“帔，披也！披之肩背，不及下也。”

[7]修阻：路远难走。修，长，远。阻，难行。《诗·秦风·蒹葭》：“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”

[8]一矢之远：一箭之地，谓道路不远，仅一箭之射程。

[9]步履艰涩：脚步迟缓。步履，脚步。艰涩，艰难涩滞，因疲累而行动迟缓。

[10]复履：夹底鞋。

[11]凿枘：方凿(榫卯)圆枘(榫头)的略语。喻龃龉不合。宋玉《九辩》：“圆枘而方凿兮，吾固知其(龃龉)而难入。”不凿枘，意谓很合脚。

[12]顾问：以目示意而问。伊谁，是谁。

[13]匪：通“非”。

[14]殆：疲殆，累得要死。

[15]息驾：请别人停下休息的敬词。息，停止。驾，车乘。

[16]顾数武之外：见数步之外。顾，看。

[17]繫(zhí 执)蹇檐梧：把驴拴在檐前柱上。繫，拴系。蹇，驴。《楚辞·七谏·谬谏》：“驾蹇驴而无策兮，又何路之能极？”檐，屋檐。梧，檐前柱。

[18]体：四肢。此指脚。

[19]代步：以乘车马代替步行。此指凤阳士人所乘之骡。

[20]鸾凤久乖：谓夫妻久离。鸾凤，鸾鸟和凤凰，旧时喻指夫妻。乖，离。

[21]浊醪(láo 劳)：浊酒。此为谦辞。

[22]履舄(xì 夕)交错：舄，鞋。古时席地而坐，脱鞋然后入室。履舄交错，形容宾客众多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。”此谓士人与丽者两人足履交错，极为亲昵。

[23]游词：浮浪嬉戏的话。

[24]寒暄：此处意为问候。

[25]妖言隐谜：说着感人的隐语。妖言，迷惑人心的话。隐谜，让人猜度含义的隐语。此指含有调情之意的隐语。

[26]度(duó 夺)一曲：按曲谱唱一曲。

[27]牙拨：底本字迹不清，铸雪斋抄本和省博物馆本作“牙杖”。二十四卷抄本作“牙板”。详上下文，疑为“牙拨”。提琴：胡琴的一种。弦乐器。种类颇多，所指不详。

[28]闲磕牙：俗谓说闲话、聊天。

[29]望穿秋水：犹望穿双眼。言望归之切。秋水，喻清澈的眼波。李贺《唐儿歌》：“骨重神寒天庙器，一双瞳人剪秋水。”

[30]潸潸(shàn 衫)流泪的样子。《诗·小雅·大车》：“言顾之，

潛焉出涕”。

[31]占鬼卦：闺中少妇思夫盼归的占卜游戏。明清民歌《暖呀呀的》：“暖呀呀的实难过，半夜三更睡不着。睡不着，披上衣服坐一坐。盼才郎，拿起绣鞋儿占一课，一只仰着，一只合着。要说是来，这只鞋儿就该这么着；要说不来，那只鞋儿就该这么着。”

[32]市井里巷之谣：谓民间歌谣。

[33]效顰（p n 频）：谓不善摹仿，弄巧成拙。效，摹仿。顰，皱眉。《庄子·天运》篇载，越国美女西施，常因心痛而皱眉，其状甚美。同村一丑女摹仿其状却愈加丑陋。此处谦指自己所歌为摹仿“市井里巷之谣”。

[34]音声靡靡：乐曲和歌唱都柔细委靡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。”

[35]块然：孤独自处的样子。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块然独坐，而天下从之如一体。”

[36]裁，通“”，才。

[37]遏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过”。

[38]具以告：以之具告，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（三郎）。“具”字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残缺。[39]也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残缺。[40]三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底本残缺。[41]撑目：张目直视，瞪着眼。[42]贯：“惯”的本字。

## 耿十八

新城耿十八，病危笃[1]，自知不起，谓妻曰：“永诀在旦晚耳。我死后，嫁守由汝[2]，请言所志。”妻默不语。耿固问之，且云：“守固佳，嫁亦恒情[3]。明言之，庸何伤[4]！行与子诀[5]，于守，我心慰；子嫁，我意断也[6]。”妻乃惨然曰：“家无儋石[7]，君在犹不给，何以能守？”耿闻之，遽握妻臂，作恨声曰：“忍哉！”言已而没。手握不可开。妻号。家人至，两人攀指，力擘之[8]，始开。

耿不自知其死，出门，见小车十余两[9]，两各十人，即以方幅书名字，粘车上。御人见耿，促登车。耿视车中已有九人，并已而十。又视粘单上，己名最后。车行咋咋[10]，响震耳际，亦不自知何往。俄至一处，闻人言曰：“此思乡地也。”闻其名，疑之。又闻御人偶语云[11]：“今日剿三人[12]。”耿又骇。及细听其言，悉阴间事，乃自悟曰：“我岂不作鬼物耶？”顿念家中，无复可悬念，惟老母腊高[13]，妻嫁后，缺于奉养；念之，不觉涕涟。又移时，见有台，高可数仞，游人甚夥；囊头械足之辈，呜咽而下上，闻人言为“望乡台”[14]。诸人至此，俱踏辕下，纷然竟登。御人或捩之，或止之，独至耿，则促令登。登数十级，始至颠顶。翘首一望，则门闾庭院，宛在目中。但内室隐隐，如笼烟雾。凄惻不自胜。回顾，一短衣人立肩下，即以姓氏问耿。耿具以告。其人亦自言为东海匠人[15]。见耿零涕，问：“何事不了于心？”耿又告之。匠人谋与越台而遁。耿惧冥追[16]，匠人固言无妨。耿又虑台高倾跌[17]，匠人但令从己。遂先跃，耿果从之。及地，竟无恙。喜无觉者。视所乘车，犹在台下。二人急奔。数武，忽自念

名字粘车上，恐不免执名之追；遂反身近车，以手指染唾，涂去己名，始复奔，哆口垒息[18]，不敢少停。少间，入里门，匠人送诸其室。蓦睹已尸，醒然而苏。

觉乏疲躁渴，骤呼水。家人大骇，与之水，饮至石余。乃骤起，作揖拜伏；既而出门拱谢，方归，归则僵卧不转。家人以其行异，疑非真活；然渐覘之，殊无他异。稍稍近问，始历历言其本末[19]。问：“出门何故？”曰：“别匠人也。”“饮水何多？”曰：“初为我饮，后乃匠人饮也。”投之汤羹，数日而瘥。由此厌薄其妻，不复共枕席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病危笃：病重濒于死。笃，指病势沉重。

[2]嫁守：改嫁或守节。旧谓夫死不嫁为守节。

[3]恒情：常情，恒，常。

[4]庸何伤：有什么妨害。庸，与“何”义同。

[5]行：行将，将要。

[6]意断：意念断绝。

[7]无儋（dàn 担）石：形容口粮不足，难以度日。儋，通，或称罍缶，坛子一类瓦器，容积一石，故称儋石。见《方言》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家产不过十金，乏无儋石之储。”

[8]擘（bò 播）：分开。

[9]两：通“辆”。下句“两”字，义同，意为每辆。

[10]咋咋（z z 责责）：象声词。形容车声。

[11]御人：驾车人。偶语：相对私语。

[12]（cuì脆）：铡断。

[13]腊高：年老。腊，佛家语。僧侣受戒后，于雨季在寺内坐禅修养，安居三月，结束后称为“腊”。故僧侣受戒后的年数以“腊”计算，一年为一腊。后遂与人的年寿联系在一起。

[14]望乡台：旧时迷信，谓阴间有望乡台，新死的鬼魂可由此望见阳世家中情形。

[15]东海：地名。汉设东海郡，治所在郊，即今山东郯城县。[16]冥追：阴曹追捕。

[17]台高倾跌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“倾”字后衍一“倾”字。[18]哆（ch 齿）口盆（bèn 笨）息：张着口喘气。盆，盆涌。息，气息。[19]历历：犹言清清楚楚。

## 珠 儿

常州民李化[1]，富有田产。年五十余，无子。一女名小惠，容质秀美，夫妻最怜爱之。十四岁，暴病夭殁[2]，冷落庭帏，益少生趣。始纳婢，经年余，生一子，视如拱壁[3]，名之珠儿。儿渐长，魁梧可爱。然性绝痴，五六岁尚不辨菽麦；言语蹇涩[4]。李亦好而不知其恶。会有眇僧[5]，募缘于市[6]，辄知人闺闼，于是相惊以神；且云，能生死祸福人。几十百千，执名以索，无敢违者。诣李募百缗[7]。李难之。给十金，不受；渐至三十金。僧厉色曰：“必百缗，缺一文不可！”李亦怒，收金遽去。僧忿然而起曰：“勿悔，勿悔！”无何，珠儿心暴痛，巴刮床席[8]，色如土灰。李惧，将八十金诣僧乞救。僧笑曰：“多金大不易！然山僧何能为？”李归而儿已死。李恻甚，以状诉邑宰。宰拘僧讯鞫，亦辨给无情词[9]。笞之，似击鞞革[10]。令搜其身，得木人二、小棺一、小旗帜五。宰怒，以手叠诀举示之。僧乃惧，自投无数[11]。宰不听，杖杀之。李叩谢而归。

时已曛暮[12]，与妻坐床上。忽一小儿，入室[13]，曰：“阿翁行何疾？极力不能得追。”视其体貌，当得七八岁。李惊，方将诘问，则见其若隐若现，恍惚如烟雾，宛转间，已登榻坐。李推下之，堕地无声。曰：“阿翁何乃尔[14]！”瞥然复登。李惧，与妻俱奔。儿呼阿父、阿母，呕哑不休。李入妾室，急阖其扉；还顾，儿已在膝下。李骇，问何为。答曰：“我苏州人[15]，姓詹氏。六岁失怙恃[16]，不为兄嫂所容，逐居外祖家。偶戏门外，为妖僧迷杀桑树下，驱使如侏鬼[17]，冤闭穷泉[18]，不得脱化[19]。幸赖阿翁昭雪，愿得为子。”李曰：“人鬼殊途，何能相依？”儿曰：“但除斗室[20]，为儿设床褥，日浇一杯冷浆粥，馀都无事。”李从之。儿喜，遂独卧室中。晨来出入闺阁，如家生。闻妾哭子声，问：“珠儿死几日矣？”答以七日。曰：“天严寒，尸当不腐。试发冢启视，如未损坏，儿当得活。”李喜，与儿去，开穴验之，躯壳如故。方此怛[21]，回视，失儿所在。异之，异尸归。方置榻上，目已瞥动；少顷呼汤，汤已而汗[22]，汗已遂起。

群喜珠儿复生，又加之慧黠便利[23]，迥异曩昔。但夜间僵卧，毫无气息，共转侧之，冥然若死。众大愕，谓其复死；天将明，始若梦醒。群就问之。答云：“昔从妖僧时，有儿等二人，其一名哥子。昨追阿父不及，盖在后与哥子作别耳。今在冥间，与姜员外作义嗣[24]，亦甚优游。夜分，固来邀儿戏。适以白鼻送儿归[25]。”母因问：“在阴司见珠儿否？”曰：“珠儿已转生矣。渠与阿翁无父子缘，不过金陵严子方[26]，来讨百十千债负耳。”初，李贩于金陵，欠严货价未偿，而严翁死，此事无知者。李闻之，大骇。母问：“儿见惠姊否？”儿曰：“不知。再去当访之。”

又二三日，谓母曰：“惠妹在冥中大好，嫁得楚江王小郎子，珠翠满头髻；一出门，便千百作呵殿声[27]。”母曰：“何不一归宁[28]？”曰：“人既死，都与骨肉无关切。倘有人细述前生，方豁然动念耳。昨托姜员外，夤缘见姊[29]，姊呼我坐珊瑚床上，与言父母悬念，渠都如眠睡。儿云：‘姊在时，喜绣并蒂花，剪刀刺手爪，血绫子上[30]，姊就刺作赤水云。今母犹挂床头壁，顾念不去心。姊忘之乎？’姊始凄感，云：‘会须白郎君[31]，归省阿母。’”母问其期，答言不知。

一日谓母：“姊行且至，仆从大繁，当多备浆酒。”少间，奔入室曰：“姊来矣！”移榻中堂，曰：“姊妹且想坐，少悲啼。”诸人悉无所见。儿

率人焚纸酌饮于门外，反曰：“驺从暂令去矣[32]。姊言：‘昔日所覆绿锦被，曾为烛花烧一点如豆大，尚在否？’”母曰：“在。”即启笥出之。儿曰：“姊命我陈旧闺中。乏疲，且小卧，翌日再与阿母言。”

东邻赵氏女，故与惠为绣阁交。是夜，忽梦惠幙头紫帔来相望[33]，言笑如平生。且言：“我令异物，父母覩面，不啻河山[34]。将借妹子与家人共话，勿须惊恐。”质明[35]，方与母言。忽仆地闷绝，逾刻始醒，向母曰：“小惠与阿婶别几年矣，顿白发生[36]！”母骇曰：“儿病狂耶？”女拜别即出。母知其异，从之。直达李所，抱母哀啼。母惊不知所谓。女曰：“儿昨归，颇委顿[37]，未遑一言。儿不孝，中途弃高堂，劳父母哀念，罪何可赎！”母顿悟，乃哭。已而问曰：“闻儿今贵，甚慰母心。但汝栖身王家，何遂能来？”女曰：“郎君与儿极燕好[38]，姑舅亦相抚爱[39]，颇不谓妒丑。”惠生时，好以手支颐；女言次，辄作故态，神情宛似。未几，珠儿奔入曰：“接姊者至矣。”女乃起，拜别泣下，曰：“儿去矣。”言讫，复踣，移时乃苏。

后数月，李病剧，医药罔效。儿曰：“旦夕恐不救也！二鬼坐床头，一执铁杖子，一挽苕麻绳，长四五尺许，儿昼夜哀之不去。”母哭，乃备衣衾。既暮，儿趋入曰：“杂人妇，且避去，姊夫来视阿翁。”俄顷，鼓掌而笑。母问之，曰：“我笑二鬼，闻姊夫来，俱匿床下如龟鳖。”又少时，望空道寒暄，问姊起居。既而拍手曰：“二鬼奴哀之不去，至此大快！”乃出至门外，却回，曰：“姊夫去矣。二鬼被锁马鞅上[40]。阿父当即无恙。姊夫言：归白大王，为父母乞百年寿也。”一家俱喜。至夜，病良已，数日寻瘥。

延师教儿读。儿甚慧，十八入邑庠[41]，犹能言冥间事。见里中病者，辄指鬼祟所在，以火之，往往得瘳。后暴病，体肤青紫，自言鬼神责我绽露[42]，由是不复言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常州：府名。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。

[2]夭殂(cú粗)：犹夭亡。短命而死。

[3]拱壁：两手拱抱之壁，即大壁，泛指珍宝。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。

[4]言语蹇涩：说话不连贯，不清楚。蹇涩，蹇滞，艰涩。[5]眇僧：瞎和尚。眇，一目失明。

[6]募缘：僧尼募化求人施舍财物，义同“化缘”。

[7]百缗(mín民)：一百串钱。缗，穿钱用的绳子。借指成串的钱，一千文为一缗。

[8]巴刮：方言。扒搯、抓挠。

[9]辨给(j己)无情词；巧为辩解而不说实话。辨给，口辨。辨，通“辩”。情，实。

[10]鞞(m n蛮)革：蒙鼓的皮革。鞞，用皮蒙鼓。

[11]自投无数：即叩头无数。投，五体投地。

[12]曛(x n勋)暮：昏暮，即黄昏之后。

[13](w ng ráng 汪壤)：惶急的样子。

[14]乃尔：如此。

[15]苏州：府名。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。

- [16]怙恃：谓父母。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。”
- [17]伥鬼：迷信传说中的一种鬼。据说它被虎咬死，反转来又引虎吃人。见都穆《听雨纪谈·伥鬼》。
- [18]穷泉：九泉之下，指墓中。
- [19]脱化：佛道迷信，谓人死之后，阴司据其一生善恶，令其为人或为畜牲转生世间，称为脱化。
- [20]斗室：小宝。
- [21]怛怛（d o d á 刀达）：悲痛。[22]汤：开水。
- [23]便利：敏捷。
- [24]义嗣：义子。
- [25]白鼻（g u 瓜）：白鼻黑嘴的黄马。《诗·秦风·小戎》毛萇传：“黄马黑喙曰。”
- [26]金陵：地名。即今江苏南京市。
- [27]呵殿声：官僚出行时侍卫人员的吆喝声。呵，呵喝在前，指喝道；殿，后卫，指在后的侍从人员。
- [28]归宁：旧谓已嫁女子回母家探视。语本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。[29]夤缘：凭借关系。夤，攀附。
- [30]（Wò 卧）：污染。
- [31]会须：定要。
- [32]驺从（zòng 纵）：古时达官贵人出行时，在车前后侍从的骑卒。语出《晋书·舆服志》。
- [33]幞（pú 仆）头紫帔（p 丕）：言头裹幞头，身着紫色披肩。幞头，包头软巾。见《封氏见闻记》。
- [34]不啻（chì 翅）：不止。
- [35]质明：天刚亮。
- [36]（s n s n 三三）：毛发下垂貌。
- [37]委顿：疲困。
- [38]燕好：谓夫妇之间感情极好。燕，亲昵和睦。
- [39]姑舅：公婆。
- [40]马鞅：套在马脖颈上的皮带。
- [41]入邑庠：此谓做了生员，俗称中了秀才。邑庠，详前《叶生》注。
- [42]绽露：犹泄露。

## 小官人

太史某公[1]，忘其姓氏。昼卧斋中，忽有小卤簿[2]，出自堂隅[3]。马大如蛙，人细于指[4]。小仪仗以数十队；一官冠皂纱，着绣[5]，乘肩舆[6]，纷纷出门而去。公心异之，窃疑睡眠之讹。顿见一小人，返入舍，携一毡包，大如拳，竟造床下[7]。白言[8]：“家主人有不腆之仪[9]，敬献太史。”言已，对立[10]，即又不陈其物[11]。少间，又自笑曰：“微物[12]，想太史亦无所用，不如即赐小人。”太史颌之[13]。欣然携之而去。后不复见。惜太史中馁[14]，不曾诘所自来[1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太史：官名。夏、商、周为史官及历官之长。后历代职掌有所不同，一般为对史官的尊称。明、清由翰林院兼领史馆事，因亦称翰林为太史。

[2]卤簿：旧时官员仪仗。详前《陆判》注。

[3]堂隅(z u 邹)：堂隅，厅堂的一角。堂，此指书斋。

[4]细于指：比手指还细。

[5]绣(f 袱)：古代礼服。，借作“黻”，古代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的“ ”形花纹。

[6]肩舆：轿子。

[7]造：至。

[8]白：禀白。禀告，陈述。

[9]不腆(ti 0n 忝)之仪：犹言薄礼。腆，丰厚。仪，礼物。[10]对立：在对面站着。

[11]陈：陈列。

[12](j i n j i n 煎煎)：微少貌。

[13]颌(hàn 憾)之：点头表示同意。颌，下巴。此处用于动词，点头。

[14]中馁：气馁；害怕。中，内心。馁，丧气。

[15]诘所自来：指询问小官人的来由原委。

## 胡四姐

尚生，太山人[1]。独居清斋。会值秋夜，银河高耿[2]，明月在天，徘徊花阴，颇存遐想[3]。忽一女子逾垣来，笑曰：“秀才何思之深？”生就视，容华若仙。惊喜拥入，穷极狎昵。自言：“胡氏，名三姐。”问其居第，但笑不言。生亦不复置问，惟相期永好而已。自此，临无虚夕。

一夜，与生促膝灯幕[4]，生爱之，瞩目不转[5]。女笑曰：“眈眈视妾何为？”曰：“我视卿如红药碧桃[6]，即竟夜视，不为厌也。”三姐曰[7]：“妾陋质，遂蒙青盼如此[8]；若见吾家四妹，不知如何颠倒。”生益倾动，恨不一见颜色，长跪哀请[9]。逾夕，果偕四姐来。年方及笄[10]，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，嫣然含笑，媚丽欲绝。生狂喜，引坐[11]。三姐与生同笑语；四姐惟手引绣带，俯首而已。未几，三姐起别，妹欲从行。生曳之不释，顾三姐曰：“卿卿烦一致声[12]。”三姐乃笑曰：“狂郎情急矣！妹子一为少留。”四姐无语，姊遂去。二人备尽欢好，既而引臂替枕，倾吐生平，无复隐讳。四姐自言为狐。生依恋其美，亦不之怪。四姐因言：“阿姊狠毒，业杀三人矣。惑之，罔不毙者。妾幸承溺爱，不忍见灭亡，当早绝之。”生惧，求所以处[13]。四姐曰：“妾虽狐，得仙人正法[14]，当书一符粘寝门[15]，可以却之。”遂书之。既晓，三姐来，见符却退，曰：“婢子负心，倾意新郎，不忆引线人矣[16]。汝两人合有夙分[17]，余亦不相仇，但何必尔？”乃径去。

数日，四姐他适，约以隔夜。是日，生偶出门眺望，山下故有

林[18]，苍莽中，出一少妇，亦颇风韵[19]。近谓生曰：“秀才何必日沾沾恋胡家姊妹[20]？渠又不能以一钱相赠。”即以一贯授生，曰：“先持归，赏良酝[21]；我即携小肴饌来，与君为欢。”生怀钱归，果如所教。少间，妇果至，置几上燔鸡，咸彘肩各一[22]，即抽刀子缕切为脔；酹酒调羹[23]，欢洽异常。继而灭烛登床，狎情荡甚。既曙始起。方坐床头，捉足易舄，忽闻人声；倾听，已入帷幕，则胡姊妹也。妇乍睹，仓惶而遁，遗舄于床。二女遂叱曰：“骚狐！何敢与人同寝处！”追去，移时始反。四姐怨生曰：“君不长进，与骚狐相匹偶，不可复近！”遂悻悻欲去。生惶恐自投，情词哀恳。三姊从旁解免，四姐怒稍释，由此相好如初。

一日，有陕人骑驴造门曰[24]：“吾寻妖物，匪伊朝夕[25]，乃今始得之。”生父以其言异，讯所由来。曰：“小人日泛烟波[26]，游四方，终岁十余月，常八九离桑梓[27]，被妖物蛊杀吾弟。归甚悼恨，誓必寻而殄灭之。奔波数千里，殊无迹兆。今在君家。不剪，当有继吾弟而亡者。”时生与女密迹，父母微察之，闻客言，大惧，延入，令作法。出二瓶，列地上，符咒良久。有黑雾四团，分投瓶中。客喜曰：“全家都到矣。”遂以猪脬裹瓶口[28]，緘封甚固。生父亦喜，坚留客饭。生心惻然，近瓶窃视，闻四姐在瓶中言曰：“坐视不救，君何负心？”生益感动。急启所封，而结不可解。四姐又曰：“勿须尔，但放倒坛上旗，以针刺脬作空，予即出矣。”生如其请。果见白气一丝，自孔中出，凌霄而去。客出，见旗横地，大惊曰：“遁矣！此必公子所为。”摇瓶俯听，曰：“幸止亡其一。此物合不死，犹可赦。”乃携瓶别去。

后生在野，督佣刈麦，遥见四姐坐树下。生近就之，执手慰问。且曰：“别后十易春秋，令大丹已成[29]。但思君之念未忘，故复一拜问。”生欲

与偕归。女曰：“妾今非昔比，不可以尘情染，后当复见耳。”言已，不知所在。又二十年余，生适独居，见四姐自外至。生喜与语。女曰：“我今名列仙籍，本不应再履尘世。但感君情，敬报撒瑟之期[30]。可早处分后事[31]；亦勿悲忧，妾当度君为鬼仙，亦无苦也。”乃别而去。至日，生果卒。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，会亲见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 太山：郡名。汉置。太，本作“泰”。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市。[2] 银河高耿：谓银河高悬空中，十分明亮。耿，明。

[3] 颇存遐想：略涉虚幻的意想。颇，略，稍微。遐想，超越现实的凝想。此谓花前月下想望美人。

[4] 促膝灯幕：谓相对坐于灯下。促膝，两人膝与膝相挨靠，形容亲近。

[5] 瞩目不转：目不转睛，瞩目而视。瞩目，犹瞩目。

[6] 红药碧桃：为两种观赏植物。红药即芍药，初夏开花，大而美艳。碧桃，碧桃花，此均喻女子姿容美艳。

[7] 三姐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“姐”字。

[8] 青盼：犹青眼、垂青，即见爱、看重之意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籍又能为青白眼。见礼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。及嵇喜来吊，籍作白眼；喜不择而退。喜弟康闻之，乃贵酒挟琴造焉，籍大悦，乃见青眼。”

[9] 长跽（jì忌）：犹长跪，直挺挺地跪着。

[10] 及笄：谓刚十五岁。详前《青凤》注。

[11] 引坐：拉她坐下。引，拉，牵。

[12] 卿卿：男女间的爱称。

[13] 求所以处：求问对付的方法。处，处置、对付。

[14] 正法：与左道（邪魔外道）相对而言，指合于正道的仙术。[15] 符：符，即道书所谓“丹书”、“符字”、“墨篆”等，形似篆字，非一般人所识，为道教秘文，云可用以召请神将、驱除鬼魅。

[16] 引线人：犹媒人，明唐玉《翰府紫泥全书·托两姨[为媒]》：“谊属连襟，姻资引线。”

[17] 夙分，生前往定的缘分。[18]（hú斛）：树名。落叶乔木。

[19] 风韵：犹风流。指风情、韵致。

[20] 沾沾：“沾沾自喜”的省词，自得的样子。

[21] 贳（shì士）良酝（yùn云）：买好酒。贳，买。酝，酒。[22] 燔鸡、咸彘肩：烧鸡、咸猪肘。

[23] 酺（sh尸，又读sh i筛）：斟酒。

[24] 陕人：陕县人。

[25] 匪伊朝夕：不是一朝一夕，言为时已久。匪，同“非”。伊，语助词，无义。

[26] 泛烟波：泛舟江湖。

[27] 桑梓：桑与梓为古时宅旁常栽的两种树，后因代指故乡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

[28] 猪脬（p o抛）：猪尿脬。脬，膀胱。

[29] 大丹：神仙迷信，把朱砂放在炉火中烧炼成仙药，叫做“外丹”；在自己身体内部，用静功和气功修炼精气的，叫做“内丹”。此指内丹而言。

大丹已成，谓已修炼成为神仙。参前《耳中人》注。

[30]撤瑟之期：即死期。撤瑟本谓撤去琴瑟，使病者安静。见《礼记·仪礼》。后代称病故。任防《出郡传舍哭范仆射》：“宁知安歌日，非君撤瑟晨。”

[31] 处分：安排。

## 祝 翁

济阳祝村有祝翁者[1]，年五十余，病卒。家人入室理[2]，忽闻翁呼甚急。群奔集灵寝，则见翁已复活。群喜慰问。翁但谓媪曰：“我适去，拼不复返[3]。行数里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，寒热仰人[4]，亦无复生趣，不如从我去。故复归，欲偕尔同行也。”咸以其新苏妄语[5]，殊未深信。翁又言之。媪云：“如此亦复佳。但方生，如何便得死？”翁挥之曰：“是不难。家中俗务，可速作料理。”媪笑不去。翁又促之。乃出户外，延数刻而入，给之日[6]：“处置安妥矣。”翁命速妆。媪不去，翁催益急。媪不忍拂其意[7]，遂裙妆以出。媳女皆匿笑[8]。翁移首于枕，手拍令卧。媪曰：“子女皆在，双双挺卧，是何景象？”翁捶床曰：“并死有何可笑！”子女见翁躁急，共劝媪姑从其意。媪如言，并枕僵卧。家人又共笑之。俄视，媪笑容忽敛，又渐而两眸俱合，久之无声，俨如睡去。众始近视，则肤已冰而鼻无息矣。试翁亦然，始共惊怛[9]。康熙二十一年[10]，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[11]，言之甚悉。

异史氏曰：“翁共夙有畸行与[12]？泉路茫茫[13]，去来由尔，奇矣！且白头者欲其去，则呼令去，抑何其暇也[14]！人当属纆之时[15]，所最不忍诀者，床头之昵人耳[16]。苟广其术，则卖履分香[17]，可以不事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济阳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济南市。

[2]（cu di 催迭）：丧服。详前《水莽草》注。

[3]拚（p n 判）：豁上；下决心。

[4]寒热仰人：意谓生活依赖他人。寒热，谓饥寒、温饱。仰人，“仰人鼻息”的省词，指依赖他人生存。

[5]新苏妄语：刚复活，说胡话。苏，复生。

[6]给（dài 怠）：欺骗。

[7]拂：违拗。

[8]匿笑：偷笑。

[9]惊怛（dá 达）；惊讶、悲痛。

[10]康熙二十一年：即公元一六八二年。

[11]毕刺史：名际有，字载绩，号存吾，淄川（今属山东淄博市）人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拔贡，官至通州（今江苏南通市）知州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罢官归里，十八年（1679）聘蒲松龄设帐其家。生平详《淄川县志》。刺史，为清代知州的别称。

[12]其：意同“岂”，语词。夙：夙昔，往日。畸（j 几）行：即不同于常人的美德善行。

[13]泉路：赴阴世之路，谓地下，阴间。杜甫《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》：“便与先生应永诀，九重泉路尽交期。”泉，黄泉，谓地下。[14]暇：悠闲。

[15]属（zh 主）纆（kuàng 矿）之时：病危之际。纆，新丝绵。旧时将其置于垂危病人的鼻端，验明病人是否断气，叫属纆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疾病，男女改服，属纆以俟绝气。”后因以属纆代指临终之时。[16]昵人：亲昵之人。此指妻子。

[17]卖履分香：也作“分香卖履”。《文选》六 《吊魏武帝文序》引

曹操《遗令》：“馀香可分与诸夫人，不命祭。诸舍中（按：指众妾）无所为，可学作履组卖也。”后因以“分香卖履”指人临死之际犹念念不忘妻妾。

## 猪婆龙

猪婆龙[1]，产于西江[2]。形似龙而短，能横飞；常出沿江岸扑食鹅鸭。或猎得之，则货其肉于陈、柯。此二姓皆友谅之裔[3]，世食婆龙肉，他族不敢食也。一客自江右来[4]，得一头，势舟中。一日，泊舟钱塘，缚稍懈，忽跃入江。俄顷，波涛大作，估舟倾沉[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猪婆龙：即（tuó 驼），亦称“扬子鳄”。长约两米余，背有角质鳞，以鱼、蛙、小鸟及鼠类为食。生活于长江下游岸边及太湖流域等沼泽地区。

[2]西江：指长江下游以西地区，即下文“江右”。

[3]友谅：即陈友谅（1320—1363），元末沔阳（今属湖北）人。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。原为南系红巾徐寿辉部将，后杀徐自立，在江州（今江西九江市）称帝，国号汉。至其子陈理，为明太祖朱元璋所灭。[4]江右：古人叙地理，以东为左，以西为右。江右，即长江下游以西地区。后以称江西省。此下至“俄顷”，底本残缺，据铸雪斋本补正。[5]估舟：商船。估，商人，通“贾”。

## 某 公

陕右某公[1]，辛丑进士[2]，能记前身。尝言前生为士

人[3]，中年而死。死后见冥王判事，鼎铛油镬[4]，一如世传。殿东隅，设数架，上搭猪羊犬马诸皮。簿吏呼名，或罚作马，或罚作猪；皆裸之，于架上取皮被之[5]。俄至公，闻冥王曰：“是宜

作羊。”鬼取一白羊皮来，捺覆公体[6]。吏白：“是曾拯一人

死[7]。”王检籍覆视[8]，示曰：“免之。恶虽多，此善可赎。”鬼又褫其毛革[9]。革已粘体，不可复动。两鬼捉臂按胸，力脱

之，痛苦不可名状；皮片片断裂，不得尽净。既脱，近肩处犹粘羊皮大如掌。公既生，背上有羊毛丛生，剪去复出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陕右：陕西。指陕原（今河南陕县西南）以西地区。

[2]辛丑：当指清世祖（福临）顺治十八年，即公元一六六一年。[3]士人：旧称读书人。

[4]鼎铛（dǐng chāng 当）油镬（huò 获）：鼎、铛、镬，都是古代的烹饪器。有足曰鼎，无足曰镬，底平而浅曰铛。鼎铛油镬，谓用鼎镬把油烧沸以烹人，是古代的一种酷刑。

[5]被：同“披”。

[6]捺（nà 纳）：向下按。

[7]是：此，此人。

[8]检籍：查核簿册。检，检校，查核。籍，迷信传说中冥间记录人一生善恶的簿册，即生死簿。

[9]褫（chī 齿）：剥去衣服。此指剥除。

## 快 刀

明末，济属多盗[1]。邑各置兵，捕得辄杀之。章丘盗尤多。有一兵佩刀甚利，杀辄导窾[2]。一日，捕盗十余名，押赴市曹[3]。内一盗识兵，逡巡告曰[4]：“闻君刀最快，斩首无二割。求杀我！”兵曰：“诺。其谨依我[5]，无离也[6]。”盗从之刑处，出刀挥之，豁然头落。数步之外，犹圆转而大赞曰：“好快刀！”  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济属：济南府所属地区。清代济南府辖历城、章丘、齐东、长清、长山、邹平、淄川、齐河、禹城、平原、临邑、德州、陵县、德平、济阳等十五县，大致相当今之济南市及德州、惠民、淄博市地区的一部。

[2]杀辄导窾(ku n 款)：意谓杀即顺窍，一刀便断头。窾，空处。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：“批大郤(隙)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”

[3]市曹：市口通衢，常为古代行刑之处。

[4]逡巡：迟疑徘徊。此谓吞吞吐吐，难以出口。

[5]谨：谨慎小心，此处有注意留心之意。依，依傍，靠着。

[6]无：同“毋”、“勿”，不要。

## 侠 女

顾生，金陵人[1]。博于材艺，而家褊贫。又以母老，不忍离膝下，惟日为人书画，受贖以自给。行年二十有五，伉俪犹虚[2]。对户旧有空第，一老嫗及少女税居其中。以其家无男子，故未问其谁何。一日，偶自外入，见女郎自母房中出，年约十八九，秀曼都雅[3]，世罕其匹，见生甚避，而意凜如也[4]。生入问母。母曰：“是对户女郎，就吾乞刀尺[5]。适言其家亦止一母。此女不似贫家产。问其何为不字，则以母老为辞。明日当往拜其母，便风以意[6]；倘所望不奢，儿可代养其母。”明日造其室，其母一聾媪耳。视其室，并无隔宿粮。问所业，则仰女十指[7]。徐以同食之谋试之，媪意似纳，而转商其女；女默然，意殊不乐。母乃归。详其状而疑之曰：“女子得非嫌吾贫乎？为人不言亦不笑，艳如桃李，而冷如霜雪，奇人也！”母子猜叹而罢。

一日，生坐斋头，有少年来求画。姿容甚美，意颇儇佻[8]。诘所自，以“邻村”对。嗣后三两日辄一至。稍稍稔熟，渐以嘲谑；生狎抱之，亦不甚拒，遂私焉。由此往来昵甚。会女郎过，少年目送之，问为谁。对以“邻女”。少年曰：“艳丽如此，神情何可畏？”少间，生入内。母曰：“适女子来乞米，云不举火者经日矣。此女至孝，贫极可悯，宜少周恤之。”生从母言，负斗米款门，达母意。女受之，亦不申谢。日尝至生家，见母作衣履，便代缝纫；出入堂中，操作如妇。生益德之。每获馈饵，必分给其母，女亦略不置齿颊[9]。母适疽生隐处，宵旦号咷。女时就榻省视，为之

洗创敷药，日三四作。母意甚不自安，而女不厌其秽。母曰：“唉！安得新妇如儿，而奉老身以死也[10]！”言讫，悲哽。女慰之曰：“郎子大孝，胜我寡母孤女什百矣。”母曰：“床头蹠躄之役[11]，岂孝子所能为者？且身已向暮，旦夕犯雾露[12]，深以祧续为忧耳。”言间，生入。母泣曰：“亏娘子良多，汝无忘报德。”生伏拜之。女曰：“君敬我母，我勿谢也；君何谢焉？”于是益敬爱之。然其举止生硬[13]，毫不可干。

一日，女出门，生目注之。女忽回首，嫣然而笑。生喜出意外，趋而从诸其家。挑之，亦不拒，欣然交欢。已，戒生曰：“事可一而不可再！”生不应而归。明日，又约之。女厉色不顾而去。日频来，时相遇，并不假以词色[14]。少游戏之，则冷语冰人。忽于空处问生：“日来少年谁也？”生告之。女曰：“彼举止恣状，无礼于妾频矣。以君之狎昵[15]，故置之。请更寄语：再复尔，是不欲生也已！”生至夕，以告少年，且曰：“子必慎之，是不可犯！”少年曰：“既不可犯，君何私犯之？”生白其无。曰：“如其无，则猥褻之语，何以达君听哉？”生不能答。少年曰：“亦烦寄告：假惺惺勿作态[16]；不然，我将遍播扬。”生甚怒之，情见于色，少年乃去。一夕，方独坐，女忽至，笑曰：“我与君情缘未断，宁非天数。”生狂喜而抱于怀。闻履声籍籍[17]，两人惊起，则少年推扉入矣。生惊问：“子胡为者？”笑曰：“我来观贞洁人耳。”顾女曰：“今日不怪人耶？”女眉竖颊红，默不一语。急翻上衣，露一革囊，应手而出，则尺许晶莹匕首也。少年见之，骇而却走。追出户外，四顾渺然。女以匕首望空抛掷，戛然有声，灿若长虹，俄一物堕地作响。生急烛之，则一白狐，身首异处矣。大骇。女曰：“此君之变童也[18]。我固恕之，奈渠定不欲生何！”收刃入囊。生曳令入。曰：“适妖物败意，请来宵。”出门径去。次夕，女果至，遂共绸缪诘其术，女

曰：“此非君所知。宜须慎秘，泄恐不为君福。”又订以

嫁娶，曰：“枕席焉[19]，提汲焉[20]，非妇伊何也？业夫妇矣，何必复言嫁娶乎？”生曰：“将勿憎吾贫耶？”曰：“君固贫，妾富耶？今宵之聚，正以怜君贫耳。”临别嘱曰：“苟且之行[21]，不可以屡。当来，我自来；不当来，相强无益。”后相值，每欲引与私语，女辄走避。然衣绽炊薪，悉为纪理，不啻妇也。

积数月，其母死，生竭力葬之。女由是独居。生意孤寝可

乱，逾垣入，隔窗频呼，迄不应。视其门，则空室扁焉。窃疑女有他约。夜复往，亦如之。遂留佩玉于窗间而去之。越日，相遇于母所。既出，而尾其后曰：“君疑妾耶？人各有心，不可以告人。今欲使君无疑，乌得可？然一事烦急为谋。”问之，曰：“妾体孕已八月矣，恐旦晚临盆[22]。‘妾身未分明’[23]，能为君生之，不能为君育之。可密告母，觅乳媪，伪为讨螟蛉者[24]，勿言妾也。”生诺，以告母。母笑曰：“异哉此女！聘之不可，而顾私于我儿。”喜从其谋以待之。又月余，女数日不至。母疑之，往探其门，萧萧闭寂。叩良久，女始蓬头垢面自内出。启而入之，则复阖之。入其室，则呱呱者在床上矣[25]。母惊问：“诞几时矣？”答云：“三日。”捉绷席而视之[26]，则男也，且丰颐而广额[27]。喜曰：“儿已为老身育孙子，伶仃一身，将焉所托？”女曰：“区区隐衷，不敢掬示老母。俟夜无人，可即抱儿去。”母归与子言，窃共异之。夜往抱子归。

更数夕，夜将半，女忽款门入，手提革囊，笑曰：“我大事已了，请从此别。”急询其故，曰：“养母之德，刻刻不去诸怀。向云‘可一而不可再’者，以相报不在床第也[28]。为君贫不能婚，将为君延一线之续。本期一索而得[29]，不意信水复来[30]，遂至破戒而再。今君德既酬，妾志亦遂，无憾矣。”问：“囊中何物？”曰：“仇人头耳。”检而窥之，须发交而血模糊。骇绝，复致研诘。曰：“向不与君言者，以机事不密，惧有宣泄。今事已成，不妨相告：妾浙

人。父官司司马[31]，陷于仇，彼籍吾家[32]。妾负老母出，隐姓名，埋头项[33]，已三年矣。所以不即报者，徒以有母在；母去，又一块肉累腹中，因而迟之又久。曩夜出非他，道路门户未稔，恐有讹误耳。”言已，出门。又嘱曰：“所生儿，善视之。君福薄无寿，此儿可光门闾。夜深不得惊老母，我去矣！”方凄然欲询所之，女一闪如电，瞥尔间遂不复见[34]。生叹惋木立，若丧魂魄。明以告母，相为叹异而已。后三年，生果卒。子十八举进士，犹奉祖母以终老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必室有侠女，而后可以畜妾童也[35]。不然，尔爱其艾，彼爱尔萎猪矣[36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金陵：今江苏南京市。战国时楚置为金陵邑，故名。

[2]伉俪（kàng lì 亢历）：配偶，此指妻子。伉，相当。俪，并也。古以成对的鹿皮，为订婚用物，见《仪礼·士昏礼》。

[3]秀曼都雅：秀丽美雅。曼，美，长。都，美。

[4]凜如：犹凜然，严肃可畏的样子。

[5]乞刀尺：借剪刀和尺子。乞，借、讨。

[6]风：同“讽”，从侧面示意。

[7]仰女十指：依靠女郎针黹（缝纫、刺绣）为生。唐秦韬玉《贫女》诗：“敢将十指夸针巧，不把双眉斗画长。”十指，双手。

[8]僮（xū n 轩）佻：轻佻；轻薄浮滑。

[9]略不置齿颊：意谓不作感谢之言。齿颊，犹言口舌、言语。

[10]老身：旧时老妇自称。

[11]床头蹠躞（dié xiè 迭泄）：指床前侍奉其母的杂役。蹠躞，小步走路的样子。

[12]犯雾露：外感致病；此指罹病而死，《史记·淮南厉王长传》：“逢雾露病死。”雾露，指风寒。

[13]生硬：不柔和。硬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哽”。

[14]假以词色：给以表示友好的话语和脸色。假，给予。

[15]狎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暇”。

[16]假惺惺：装假。此指假装正经的人，是对侠女的蔑称。

[17]籍籍：形容声响纷乱。

[18]婬（lū n 恋）童：旧时被当女性玩弄的男童。婬，美好。

[19]枕席：喻男女同居。

[20]提汲：从井中提水，喻操持家务。

[21]苟且之行：此指男女私会。

[22]临盆：分娩。

[23]妾身未分明：我的身份尚未明确；此指侠女与顾生没有公开的夫妇名份。杜甫《新婚别》：“妾身未分明，何以拜姑嫜。”妾，古代妇女自称的谦词。

[24]螟蛉（míng líng 名伶）：养子。《诗·小雅·小宛》：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教诲尔子，式穀似之。”后因称义子为“螟蛉”。螟蛉，是一种飞蛾的幼虫，蜾蠃捕来喂养自己的幼虫，古人错认为蜾蠃以螟蛉为养子。

[25]呱呱（gū gū 咕咕）者：指婴儿。呱呱，婴儿的哭声。

[26]捉绷席：指抱起婴儿。捉，抱持。绷席，犹言“襁褓”。

[27]丰颐而广额：下巴丰满，上额广阔；指面庞方圆。

[28]床第（zī 子）：犹“枕席”。

[29]一索而得：《易·说卦》：“震一索而得男。”索，求索。此谓初次欢会，即可孕胎。

[30]信水：月经。

[31]司马：官名。明清时称府同知为“司马”。详《陆判》注。[32]籍吾家：抄没我家财产。籍，没收、登记。

[33]埋头项：隐藏不敢露面。

[34]瞥尔间：转眼间。尔，语末助词。

[35]畜：养。

[36]“尔爱”二句：你爱他这个公猪，他就爱你的那个母猪了。意指你爱婬童，婬童就要爱你的妻室。艾豨、娄猪之喻，语出《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：“既定尔娄猪，盍归吾艾豨。”

## 酒 友

车生者，家不中资[1]，而耽饮，夜非浮三白不能寝也[2]，以故床头樽常不空[3]。一夜睡醒，转侧间，似有人共卧者，意是覆裳堕耳。摸之，则茸茸有物，似猫而巨；烛之，狐也，酣醉而犬卧[4]。视其瓶，则空矣。因笑曰：“此我酒友也。”不忍惊，覆衣加臂，与之共寝。留烛以观其变，半夜，狐欠伸。生笑曰：“美哉睡乎！”启覆视之，儒冠之俊人也[5]。起拜榻前，谢不杀之恩。生曰：“我癖于曲蘖[6]，而人以为痴；卿，我鲍叔也[7]。如不见疑，当为糟丘之良友[8]。”曳登榻，复寝。且言：“卿可常临，无相猜。”狐诺之。生既醒，则狐已去。乃治旨酒一盛[9]，专伺狐。

抵夕，果至，促膝欢饮。狐量豪，善谐，于是恨相得晚。狐曰：“屡叨良酝[10]，何以报德？”生曰：“斗酒之欢，何置齿颊[11]！”狐曰：“虽然，君贫士，杖头钱大不易。当为君少谋酒资。”明夕，来告曰：“去此东南七里，道侧有遗金，可早取之。”诘旦而往，果得二金，乃市佳肴，以佐夜饮，狐又告曰：“院后有窖藏，宜发之。”如其言，果得钱百余千。喜曰：“囊中已自有，莫漫愁沽矣[13]。”狐曰：“不然。辙中水胡可以久掬？合更谋之。”异日，谓生曰：“市上养价廉[14]，此奇货可居[15]。”从之，收莽四十余石。人咸非笑之。未几，大旱，禾豆尽枯，惟莽可种；售种，息十倍[16]。由此益富，治沃田二百亩。但问狐，多种麦则麦收，多种黍则黍收，一切种植之早晚，皆取决于狐。日稔密[17]，呼生妻以嫂，视子犹子焉。后生卒，狐遂不复来。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家不中资：语出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。此谓家产并不丰厚。

[2]浮三白：饮三怀酒。《说苑·善说》：“魏文侯与大夫饮酒，使公乘不仁为觴政，曰：饮（而）不酌者，浮以大白。”浮白，原指罚酒，后满饮一大怀酒，也称浮一大白。浮，旧时行酒令罚酒之称，引申为满饮。白，酒杯的一种，供罚酒用。

[3]樽：本字作“尊”，酒杯。

[4]犬卧：像犬一样俯身盘曲睡卧。犬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大”。

[5]儒冠：儒生戴的帽子。此谓戴着儒生帽子。

[6]癖于曲蘖（niè 聂）：意即嗜酒成癖。癖，嗜好成疾。曲蘖，酒母。《尚书·说命》：“若作酒醴，尔惟曲蘖。”后因指酒。

[7]我鲍叔也：意谓是我的知己。鲍叔，春秋时齐国人，与管仲是好朋友。不论管仲处境如何，他对其都十分信赖。二人经商，管仲多取，他知其家贫，恬不为怪。齐国发生内乱，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，他与管仲处于敌对地位；结果鲍叔支持的小白（即齐桓公）取得胜利。这时，鲍叔又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，自己甘居其下；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管仲。因此，管仲说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。[8]糟丘：酒糟堆成的小丘。《新序·节士》：“桀为酒池，足以运舟；糟丘足以望七里。”此指酒。

[9]旨酒一盛（chéng 成）：美酒一杯。盛，杯盂之类的盛器；一盛，犹一杯。语出《左传·哀公十三年》。

[10]叨（tāo 涛）：叨扰，辱承。表示承受的谦辞。

[11]何置齿颊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齿”字。

[12]杖头钱：买酒钱。《世说新说·任诞》：“阮宣子（修）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。至酒店，便独酣畅。”

[13]莫漫愁沽：不要徒然为酒钱犯愁。贺知章《题袁氏别业》：“莫漫愁沽酒，囊中自有钱。”

[14]养（qiáo 桥）：荞麦，子粒可供食用。

[15]奇货可居：此处意为囤积稀有货物，待价高时卖出以牟取暴利。语出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。

[16]息十倍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“息”原作“忽”。

[17]稔（rěn 荏）密：熟悉亲密。稔，熟悉。

## 莲 香

桑生，名晓，字子明，沂州人[1]。少孤[2]，馆于红花埠[3]。桑为人静穆自喜[4]，日再出[5]，就食东邻，馀时坚坐而已。东邻生偶至，戏曰[6]：“君独居不怪鬼狐耶？”笑答曰：“丈夫何畏鬼狐[7]？雄来吾有利剑，雌者尚当开门纳之。”邻生归，与友谋，梯妓于垣而过之，弹指叩扉。生窥问其谁，妓自言为鬼。生大惧，齿震震有声。妓逡巡自去。邻生早至生斋[8]，生述所见，且告将归。邻生鼓掌曰：“何不开门纳之？”生顿悟其假，遂安居如初。

积半年，一女子夜来叩斋。生意友人之复戏也，启门延入，则倾国之姝[9]。惊问所来，曰：“妾莲香，西家妓女。”埠上青楼故多[10]，信之。息烛登床，绸缪甚至。自此三五宿辄一至。

一夕，独坐凝思，一女子翩然入。生意其莲，承逆与语[11]。覩面殊非：年仅十五六，袖垂暑[12]，风流秀曼[13]，行步之间，若还若往[14]。大愕，疑为狐。女曰：“妾，良家女，姓李氏。慕君高雅，幸能垂盼。”生喜。握其手，冷如冰，问：“何凉也？”曰：“幼质单寒，夜蒙霜露，那得不尔！”既而罗襦衿解，俨然处子。女曰：“妾为情缘，葳蕤之质[15]，一朝失守。不嫌鄙陋，愿常侍枕席。房中得无有人否？”生曰：“无他，止一邻娼，顾亦不常[16]。”女曰：“当谨避之[17]。妾不与院中人等[18]，君秘勿泄。彼来我往，彼往我来可耳。”鸡鸣欲去，赠绣履一钩[19]，曰：“此妾下体所著，弄之足寄思慕。然有人慎勿弄也！”受而视之，翘翘如解结锥。心

甚爱悦。越夕无人，便出审玩。女飘然忽至，遂相款昵。自此每出履，则女必应念而至。异而诘之。笑曰：“适当其时耳。”

一夜莲来，惊曰：“郎何神气萧索[20]？”生言：“不自觉。”莲便告别，相约十日。去后，李来恒无虚夕。问：“君情人何久不至？”因以相约告。李笑曰：“君视妾何如莲香美？”曰：“可称两绝。但莲卿肌肤温和。”李变色曰：“君谓双美，对妾云尔[21]。渠必月殿仙人[22]，安定不及。”因而而不欢。乃屈指计，十日之期已满，嘱勿漏，将窃窥之。

次夜，莲香果至，笑语甚洽。及寝，大骇曰：“殆矣！十日不见，何益惫损[23]？保无有他遇否？”生询其故。曰：“妾以神气“验之，脉析析如乱丝[24]，鬼症也。”次夜，李来，生问：“窥莲香何似？”曰：“美矣。妾固谓世间无此佳人，果狐也。去，吾尾之，南山而穴居。”生疑其妒，漫应之。

逾夕，戏莲香曰：“余固不信，或谓卿狐者。”莲亟问：“是谁所云？”笑曰：“我自戏卿。”莲曰：“狐何异于人？”曰：“惑之者病，甚则死，是以可惧。”莲香曰：“不然。如君之年，房后三日，精气可复，纵狐何害？设旦旦而伐之[25]，人有甚于狐者矣。天下痨尸瘵鬼[26]，宁皆狐蛊死耶？虽然，必有议我者。”生力白其无，莲诘益力。生不得已，泄之。莲曰：“我固怪君惫也。然何遽至此？得勿非人乎？君勿言，明宵，当如渠窥妾者。”是夜李至，裁三数语，闻窗外嗽声，急亡去。莲人曰：“君殆矣！是真鬼物！昵其美而不速绝，冥路近矣！”生意其妒，默不语。莲曰：“固知君不忘情，然不忍视君死。明日，当携药饵，为君以除阴毒。幸病蒂尤浅，十日恙当已。请同榻以视痊可。”次夜，果出刀圭药啖生[27]。顷刻，洞下三两行[28]，觉脏腑清虚，精神顿爽。心虽德之[29]，然终不信为鬼。

莲香夜夜同衾偃生；生欲与合，辄止之。数日后，肤革充

盈[30]。欲别，殷殷嘱绝李。生谬应之。及闭户挑灯，辄捉履倾想。李忽至。数日隔绝，颇有怨色。生曰：“彼连宵为我作巫医[31]，请勿为恚[32]，情好在我。”李稍悻。生枕上私语曰：“我爱卿甚，乃有谓卿鬼者。”李结舌[33]良久，骂曰：“必淫狐之惑君听也：若不绝之，妾不来矣！”遂呜呜饮泣。生百词慰解，乃罢。隔宿，莲香至，知李复来，怒曰：“君必欲死耶！”生笑曰：“卿何相妒之深？”莲益怒曰：“君种死根，妾为若除之，不妒者将复何如？”生托词以戏曰：“彼云前日之病，为狐祟耳。”莲乃叹曰：“诚如君言，君迷不悟，万一不虞[34]，妾百口何以自解？请从此辞。百日后，当视君于卧榻中。”留之不可，怫然径去[35]。由是于李夙夜必偕。约两月余，觉大困顿。初犹自宽解；日渐羸瘠，惟饮粥一瓯[36]。欲归就奉养，尚恋恋不忍遽去。因循数日，沉绵不可复起。邻生见其病惫，日遣馆僮馈给食饮。生至是疑李，因谓李曰：“吾悔不听莲香之言，以至于此！”言讫而瞑。移时复苏，张目四顾，则李已去，自是遂绝。

生羸卧空斋[37]，思莲香如望岁[38]。一日，方凝想间，忽有褰帘入者，则莲香也。临榻晒曰：“田舍郎[39]，我岂妄哉！”生哽咽良久，自言知罪，但求拯救。莲曰：“病入膏肓[40]，实无救法。姑来永诀，以明非妒。”生大悲曰：“枕底一物，烦代碎之。”莲搜得履，持就灯前，反复展玩。李女入[41]，卒见莲香[42]，返身欲遁。莲以身蔽门[43]，李窘急不知所出。生责数之[44]，李不能答。莲笑曰：“妾今始得与阿姨面相质[45]。昔谓郎君旧疾，未必非妾致，今竟何如？”李俯首谢过。莲曰：“佳丽如此，乃以爱结仇耶？”李即投地陨泣[46]，乞垂怜救。莲遂扶起，细诘生平。曰：“妾，李通判女[47]，早夭，瘞于墙外[48]。已死春蚕，遗丝未尽[49]。与郎偕好，妾之愿也；致郎于死，良非素心。”莲曰：“闻鬼利人死，以死后可常聚，然否？”曰：“不然。两鬼相逢，并无乐处；如

乐也，泉下少年郎岂少哉！”莲曰：“痴哉！夜夜为之，人且不堪，而况于鬼！”李问：“狐能死人，何术独否？”莲曰：“是采补者流，妾非其类。故世有不害人之狐，断无不害人之鬼，以阴气盛也。”生闻其语，始知狐鬼皆真，幸习常见惯，颇不为骇。但念残息如丝，不觉失声大痛。莲顾问：“何以处郎君者？”李赧然逊谢。莲笑曰[50]：“恐郎强健，醋娘子要食杨梅也。”李敛衽曰[51]：“如有医国手[52]，使妾得无负郎君，便当埋首地下，敢复然于人世耶！”莲解囊出药，曰：“妾早知有今，别后采药三山[53]，凡三阅月[54]，物料始备，瘵蛊至死[55]，投之无不苏者。然症何由得，仍以何引[56]，不得不转求效力。”问：“何需？”曰：“樱口中一点香唾耳。我一丸进，烦接口而唾之。”李晕生颐颊，俯首转侧而视其履。莲戏曰：“妹所得意惟履耳！”李益惭，俯仰若无所容。莲曰：“此平时熟技，今何吝焉？”遂以丸纳生吻，转促逼之。李不得已，唾之。莲曰：“再！”又唾之。凡三四唾，丸已下咽。少间，腹殷然如雷鸣。复纳一丸，自乃接唇而布以气。生觉丹田火热[57]，精神焕发。莲曰：“愈矣！”李听鸡鸣，徬别去。莲以新瘵，尚须调摄[58]，就食非计；因将户外反关，伪示生归，以绝交往，日夜守护之。李亦每夕必至，给奉殷勤，事莲犹姊。莲亦深怜爱之。居三月，生健如初。李遂数夕不至；偶至，一望即去。相对时，亦悒悒不乐。莲常留与共寝，必不肯。生追出，提抱以归，身轻若鸟灵[59]。女不得遁，遂着衣偃卧，其体不盈二尺。莲益怜之，阴使生狎抱之，而撼摇亦不得醒。生睡去；

觉而索之，已杳。后十余日，更不复至。生怀思殊切，恒出履共弄。莲曰：“窈娜如此[60]，妾见犹怜，何况男子。”生曰：“昔日弄履则至，心固疑之，然终不料其鬼。今对履思容，实所怆恻[61]。”因而泣下。

先是，富室张姓有女字燕儿，年十五，不汗而死。终夜复苏，起顾欲奔。张扃户，不得出。女自言：“我通判女魂。感桑郎眷

注[62]，遗舄犹存彼处。我真鬼耳，锢我何益？”以其言有因，诘其至此之由。女低徊反顾，茫不自解。或有言桑生病归者，女执辨其诬。家人大疑。东邻生闻之，逾垣往窥，见生方与美人对话；掩入逼之，张皇间已失所在。邻生骇诘。生笑曰：“向固与君言，雌者则纳之耳。”邻生述燕儿之言。生乃启关，将往侦探，苦无由。张母闻生果未归，益奇之。故使佣媪索履，生遂出以授。燕儿得之喜。试着之，鞋小于足者盈寸，大骇。揽镜自照，忽恍然悟己之借躯以生也者，因陈所由。母始信之。女镜面大哭曰：“当日形貌，颇堪自信，每见莲姊，犹增惭怍。今反若此，人也不如其鬼也！”把履号，劝之不解。蒙衾僵卧。食之，亦不食，体肤尽肿；凡七日不食，卒不死，而肿渐消；觉饥不可忍，乃复食。数日，遍体瘙痒，皮尽脱。晨起，睡舄遗堕，索着之，则硕大无朋矣[63]。因试前履，肥瘦吻合，乃喜。复自镜，则眉目颐颊，宛肖生平[64]，益喜。盥栉见母，见者尽胎[65]。莲香闻其异，劝生媒通之；而以贫富悬邈，不敢遽进。会媪初度[66]，因从其子婿行，往为寿。媪睹生名，故使燕儿窥帘志客[67]。生最后至，女骤出，捉袂，欲从与俱归。母诃讫之[68]，始惭而入。生审视宛然，不觉零涕，因拜伏不起。媪扶之，不以为侮。生出，浼女舅执柯[69]。媪议择吉赘生[70]。

生归告莲香，且商所处。莲怅然良久，便欲别去。生大骇泣下。莲曰：“君行花烛于人家，妾从而往，亦何形颜？”生谋先与旋里[71]，而后迎燕，莲乃从之。生以情白张。张闻其有室，怒加诘让。燕儿力白之，乃如所请。至日，生住亲迎。家中备具，颇甚草草；及归，则自门达堂，悉以毯贴地[72]，百千笼烛，灿列如锦。莲香扶新妇入青庐[73]，搭面既揭，欢若生平。莲陪啜饮[74]，因细诘还魂之异。燕曰：“尔日抑郁无聊[75]，徒以身为异物，自觉形秽。别后愤不归墓，随风漂泊[76]。每见生人则羨之。昼凭草

木，夜则信足浮沉。偶至张家，见少女卧床上，近附之，未知遂能活也。”莲闻之，默默若有所恩。逾两月，莲举一子，产后暴病，日就沉绵。捉燕臂曰：“敢以孽种相累，我儿即若儿。”燕泣下，姑慰藉之。为召巫医，辄却之。沉痾弥留[77]，气如悬丝。生及燕儿皆哭。忽张目曰：“勿尔！子乐生，我乐死。如有缘，十年后可复得见。”言讫而卒。启衾将敛，尸化为狐。生不忍异视，厚葬之。子名狐儿，燕抚如己出。每清明，必抱儿哭诸其墓。

后生举于乡[78]，家渐裕。而燕苦不育。狐儿颇慧，然单弱多疾。燕每欲生置媵。一日，婢忽白：“门外一姬，携女求售。”燕呼入。卒见，大惊曰：“莲姊复出耶！”生视之，真似，亦骇。问：“年几何？”答云：“十四。”“聘金几何？”曰：“老身止此一块肉[79]，但俾得所，妾亦得啖饭处，后日老骨不至委沟壑，足矣。”生优价而留之。燕握女手，入密室，撮其颌而笑曰：“汝识我否？”答言：“不识。”诘其姓氏，曰：“妾韦姓。父徐城卖浆者，死三年矣。”燕屈指停思，莲死恰十有四载。又审视女，仪容态度，无一不神肖者。乃拍其顶而呼曰：“莲姊，莲姊！十年相见之约，当不欺吾！”女忽如梦醒，豁然曰：“咦！”熟视燕儿。生笑曰：“此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也[80]。”女泫然曰[81]：“是矣。闻母言，妾生时便能言，

以为不祥，犬血饮之，遂昧宿因[82]。今日始如梦寤。娘子其耻于为鬼之李妹耶？”共话前生，悲喜交至。

一日，寒食，燕曰：“此每岁妾与郎君哭姊日也。”遂与亲登其墓，荒草离离[83]，木已拱矣[84]。女亦太息。燕谓生曰：“妾与莲姊，两世情好，不忍相离，宜令白骨同穴。”生从其言，启李冢得骸，舁归而合葬之。亲朋闻其异，吉服临穴[85]，不期而会者数百人。余庚戌南游至沂[86]，阻雨，休于旅舍。有刘生子敬，其中表亲，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，约万余言，得卒读。此其崖略

耳[87]。

异史氏曰：“嗟乎！死者而求其生，生者又求其死，天下所难得者，非人身哉？奈何具此身者，往往而置之，遂至然而生不如狐，泯然而死不如鬼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沂州：州名。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市。

[2]孤：失去父亲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幼而无父曰孤。”

[3]馆：寓舍。此谓寓居。

[4]静穆自喜：以沉静平和自矜。

[5]日再出：每日出去两次。

[6]偶至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此二字。

[7]丈夫：大丈夫，犹言男子汉。

[8]斋：书房。

[9]倾国之姝：谓绝色女子。倾国，或作“倾国倾城”，指美女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载李延年歌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；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人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”

[10]青楼；指妓馆。《玉台新咏》刘邈《万山见采桑人》：“倡妾不胜愁，结束下青楼。”

[11]承逆：迎接。逆，迎。

[12]（du 朵）袖垂髻（tiáo 条）：双肩瘦削，头发下垂。，下垂。袖，垂袖，此谓肩削。髻，头发下垂，此谓少女。少女未笄不束发，鬓发下垂。

[13]秀曼：秀美。曼，美。

[14]若还若往：像是回退，又像前行。言其体态轻盈娜。

[15]葳蕤（wēi ruí 威）之质：谓娇嫩柔弱的处女之身。葳蕤，草名。任昉《述异记》：“葳蕤草，一名丽草，又呼为女草，江浙中呼娃草。美女曰娃，故以为名。”

[16]顾亦不常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脱“亦”字。

[17]谨：小心。

[18]院中人：妓院中人，指妓女。

[19]绣履一钩：绣鞋一只。履，鞋。钩，旧时女子裹足，致使足尖小而弯，鞋形尖端翘起如钩，故称。

[20]萧索：本指秋日景物凄凉，此谓精神萎靡、气色灰暗。

[21]对妾云尔：原文脱一“妾”字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22]月殿仙人：传说中的月中仙女，即嫦娥。旧时诗文常用以喻美丽的

[23] 惫损：疲惫、消瘦。

[24] 析析：散乱的样子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拆拆”。

[25] 旦旦而伐之：本谓天天砍伐树木，见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；此谓天天放纵淫欲。旦旦，日日，每天每天地。伐，砍伐。旧谓淫乐伐性伤身。《吕氏春秋·本生》：“靡曼皓齿，郑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日伐性之斧。”

[26] 痨尸瘵(zhài 债)鬼，指因患肺病而死的人。旧时肺结核为不治之症，称痨瘵。痨，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病”。

[27] 刀圭药：一小匙药。刀圭，古时量取药末的用具。章炳麟《新方言·释器》谓刀即“”；刀圭，古读如“条耕”，即今之“调羹”。[28] 洞下三两行：泻了两三次。洞，中医术语，下泻，通“”。行，次。

[29] 德：感激。

[30] 肤革充盈：谓身体又结实起来。肤革，皮肤。

[31] 巫医：巫师和医师。此指行医治病。

[32] 为怼(duì对)：产生怨恨。

[33] 结舌：说不出话。

[34] 不虞：没有意料到的事。

[35] 怫(fú孚)然：恼怒的样子。

[36] (zhān 沾)粥：黏粥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粥之食。”《疏》：“厚曰，稀曰粥。”

[37] 羸卧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羸卧”。

[38] 望岁：饥饿而盼望谷熟。《左传·昭公三十年》：“闵闵焉如农夫望岁，惧以待食。”望，原作“往”，据二十四卷抄本改。

[39] 田舍郎：农家子弟，含讥讽之意的戏称。

[40] 病入膏肓(hu ng荒)：谓病情恶化无法可医。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：“公梦疾为竖子曰：‘彼良医也，惧伤我：焉逃之？’其一曰：‘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苦我何？’医至，曰：‘疾不可为也。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，药不至焉，不可为也。’”膏肓，古代医学指心脏与隔膜之间。[41] (xū 须)入：一闪而入。，同“”，忽然。

[42] 卒：同“猝”，突然。

[43] 蔽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闭”。

[44] 责数(shù 暑)，列举事实加以责问。

[45] 面相质：当面对质。质，询问。

[46] 投地陨泣：谓伏地哭泣。投地，下拜，拜伏于地，陨泣，落泪。[47] 通判：官名。明、清为知府之佐，各府置员不等，分掌粮运、督捕及农田水利等事务。

[48] 瘞(yì 意)：埋葬。

[49] “已死”二句：意谓人虽已死而情丝未断。丝，谐“思”。李商隐《无题》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遗丝，原作“遗思”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改。

[50] 曰：原无此字，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51] 敛衽(rèn 任)：整理衣襟而拜。衽，衣襟。

[52] 医国手：本指医术居全国之首的高手，此指能起死回生的神奇手段、本领。

[53] 三山：神话传说中的三神山，即方丈、蓬莱、瀛洲。见王嘉《拾遗

记·高辛》。

[54] 凡三阅月：共历三月。阅，历。

[55] 瘵（zhài 债）蛊（g 古）：劳（瘵）瘵、蛊疾。即民间所谓“色瘵”。古人以为淫欲过度所患之瘵病（肺结核），为不治之症。蛊疾，犹痼疾。经久不愈之病。

[56] 引：药引。

[57] 丹田：道家称人身脐下三寸处。见《云笈七签·黄庭外景经》。[58] 调摄（shè 涉）：调理保养。

[59] 刍灵：旧时为送葬扎的草人。见《论衡·乱龙》。

[60] 窈娜：窈窕、娜，美好的样子。

[61] 怆恻：伤心。

[62] 眷注：垂爱关注。

[63] 硕大无朋：大得无与伦比。硕，大。朋，伦比。语见《诗·唐风·椒聊》。

[64] 宛肖生平：宛然与往日容貌一样。肖，像。

[65] 胎（chì 敕）：惊视。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怡”。

[66] 初度：生日。初度，谓初生之时，后因指称生日。语出屈原《离骚》。

[67] 志客：辨识客人。志，或作“识”，辨认。见《集韵》。[68] 诃讙：呵斥、诃让。诃，同“呵”。讙，同“诃”。

[69] 洵（m i 每）女舅执柯；请求女方的舅父做媒人。洵，请托。执柯，谓为人作媒。《诗·豳风·伐柯》：“伐柯如何，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，匪媒不得。”

[70] 赘：招赘。古时男子就女家成婚，谓之赘壻。

[71] 旋里：回归故里。旋，回还。

[72] 罽（jì 计）毯：毛毯。罽，一种毛织品。

[73] 青庐：古时北方举行婚礼之处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礼异》：“北朝婚礼，青布幔为屋，在门内外，谓之青庐。”

[74] 醮（j n 尽）饮：古时结婚仪式中，新婚夫妇食后各执其一瓢，饮酒漱口，谓之醮饮。《礼记·昏义》：“合醮而醮。”孔颖达疏“以一瓢分为二瓢谓之醮，壻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醮。”醮（yīn 胤），用酒漱口。[75] 尔日：近日。尔，通“迩”，近。

[76] 随风漾泊：随风飘荡、停留。

[77] 沉痼弥留：病久将危。沉痼，积久难治之病。弥留，久病不愈。《尚书·顾命》：“病日臻，既弥留。”此谓病重将死。

[78] 举于乡：即乡试得中，为举人。

[79] 老身止此一块肉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一”字。

[80] 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语出晏殊《浣溪沙》词。

[81] 泫然，流涕的样子。

[82] 宿因：佛教谓前生的因缘。

[83] 离离；长貌。白居易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”

[84] 木已拱矣：墓上之树已成握了。拱，两手相握。语出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。

[85] 吉服临穴：穿着吉庆冠服到墓地参加葬礼。穴，墓穴。

[86] 庚戌：康熙九年，即公元一六七 年。

[87] 崖略：梗概，大略。语出《庄子·知北游》。

## 阿 宝

粤西孙子楚[1]，名士也。生有枝指[2]。性迂讷，人诳之，辄信为真。或值座有歌妓，则必遥望却走。或知其然[3]，诱之来，使妓狎逼之，则赧颜彻颈[4]，汗珠珠下滴。因共为笑。遂貌其呆状[5]，相邮传作丑语[6]，而名之“孙痴”。

邑大贾某翁，与王侯埒富[7]。姻戚皆贵胄。有女阿宝，绝色也。日择良匹，大家儿争委禽妆[8]，皆不当翁意。生时失偶[9]，有戏之者，劝其通媒。生殊不自揣，果从其教。翁素耳其名，而贫之。媒媪将出，适遇宝，问之，以告。女戏曰：“渠去其枝指，余当归之[10]。”媪告生。生曰：“不难。”媒去，生以斧自断其指，大痛彻心，血益倾注，濒死。过数日，始能起，往见媒而示之。媪惊。奔告女。女亦奇之，戏请再去其痴。生闻而哗辨，自谓不痴；然无由见而自剖。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，何遂高自位置如此？由是曩念顿冷。

会值清明，俗于是日，妇女出游，轻薄少年，亦结队随行，恣其月旦[11]。有同社数人，强邀生去。或嘲之曰：“莫欲一观可人否[12]？”生亦知其戏己；然以受女揶揄故，亦思一见其人，忻然随众物色之。遥见有女子憩树下，恶少年环如墙堵。众曰：“此必阿宝也。”趋之，果宝也。审谛之，娟丽无双。少顷，人益稠。女起，遽去。众情颠倒，品头题足，纷纷若狂。生独默然。及众他适[13]，回视，生犹痴立故所，呼之不应。群曳之曰：“魂随阿宝去耶？”亦不答。众以其素讷，故不为怪，或推之、或挽之以归。至家，直上床卧，终日不起，冥如醉，唤之不醒。家人疑其失魂，招于旷野[14]，莫能效[15]。强拍问之，则蒙眈应云：“我在阿宝家。”及细诘之，又默不语。家人惶惑莫解。初，生见女去，意不忍舍，觉身已从之行，渐傍其衿带间，人无呵者。遂从女归，坐卧依之，夜辄与狎，甚相得；然觉腹中奇馁[16]，思欲一返家门，而迷不知路。女每梦与人交，问其名，曰：“我孙子楚也。”心异之，而不可以告人。生卧三日，气休休若将渐灭[17]。家人大恐，托人婉告翁，欲一招魂其家。翁笑曰：“平昔不相往还，何由遗魂吾家？”家人固哀之，翁始允。巫执故服、草荐以往[18]。女诘得其故，骇极，不听他往，直导入室，任招呼而去。巫归至门，生榻上已呻。既醒，女室之香奁什具，何色何名，历言不爽[19]。女闻之，益骇，阴感其情之深。

生既离床寝，坐立凝思，忽忽若忘。每伺察阿宝，希幸一再遭之。浴佛节[20]，闻将降香水月寺，遂早旦往候道左，目眩睛劳。日涉午，女始至，自车中窥见生，以掺手褰帘[21]，凝睇不转。生益动，尾从之。女忽命青衣来诘姓字。生殷勤自展，魂益摇。车去，始归。归复病，冥然绝食，梦中辄呼宝名。每自恨魂不复灵。家旧养一鸚鵡，忽毙，小儿持弄于床。生自念：倘得身为鸚鵡，振翼可达女室。心方注想，身已翩然鸚鵡，遽飞而去，直达宝所。女喜而扑之，锁其肘，饲以麻子。大呼曰：“姐姐勿锁！我孙子楚也[22]！”女大骇，解其缚，亦不去。女祝曰：“深情已篆中心[23]。今已人禽异类，姻好何可复圆？”鸟云：“得近芳泽，于愿已足。”他人饲之，不食；女自饲之，则食。女坐，则集其膝；卧，则依其床。如是三日。女甚怜之，阴使人暗[24]，生则僵卧，气绝已三日，但心头未冰耳。女又祝曰：“君能复为人，当誓死相从。”鸟云：“诳我！”女乃自矢。鸟侧目若有所思。少间，女束双弯[25]，解履床下，鸚鵡骤下，衔履飞去。女急呼之，飞已远

矣。女使姬

往探，则生已寤。家人见鸚鵡衔绣履来，堕地死，方共异之。生既苏，即索履。众莫知故。适姬至，入视生，问履所在。生曰：“是阿宝信誓物。借口相覆：小生不忘金诺也[26]。”姬反命。女益奇之，故使婢泄其情于母。母审之确，乃曰：“此子才名亦不恶，但有相如之贫[27]。择数年得婿若此，恐将为显者笑[28]。”女以履故，矢不他。翁媪从之。驰报生。生喜，疾顿瘳。翁议赘诸家。女曰：“婿不可久处岳家。况郎又贫，久益为人贱。儿既诺之，处蓬茅而甘藜藿[29]，不怨也。”生乃亲迎成礼[30]，相逢如隔世欢。

自是家得彥收，小阜，颇增物产。而生痴于书，不知理家人生业；女善居积，亦不以他事累生。居三年，家益富。生忽病消渴[31]，卒。女哭之痛，泪眼不晴，至绝眠食。劝之不纳，乘夜自经。婢觉之，急救而醒，终亦不食。三日，集亲党，将以殓生。闻棺中呻以息，启之，已复活。自言：“见冥王，以生平朴诚，命作部曹[32]。忽有人白：‘孙部曹之妻将至。’王稽鬼录，言：‘此未应便死。’又白：‘不食三日矣。’王顾谓：‘感汝妻节义，姑赐再生。’因使驭卒控马送余还。”由此体渐平。值岁大比[33]，人闹之前，诸少年玩弄之，共拟隐僻之题七，引生僻处与语，言：“此某家关节[34]，敬秘相授。”生信之，昼夜揣摩，制成七艺[35]。众隐笑之。时典试者虑熟题有蹈袭弊[36]，力反常经[37]。题纸下，七艺皆符。生以是抡魁[38]。明年，举进士，授词林[39]。上闻异，召问之。生具启奏。上大嘉悦。后召见阿宝；赏赉有加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性痴则其志凝[40]，故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；世之落拓而无成者，皆自谓不痴者也。且如粉花荡产[41]，卢雉倾家，顾痴人事哉，以是知慧黠而过，乃是真痴，彼孙子何痴乎！”

集痴类十：“窖馕食贫。对客辄夸儿慧。爱儿不忍教读。讳病恐人知。出资赚人嫖。窃赴饮会赚人赌。倩人作文欺父兄。父子帐目太清。家庭用机械。喜弟子善赌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附则据山东博物馆藏 703 号抄本补

#### 【注释】

[1]粤西：约当今广西壮族自治区。粤，古百粤之地，辖今广东、广西地区。

[2]枝（qí 奇）指：歧指！骈指。俗称“六指”。

[3]其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底本无此字。

[4]赧（chǎng 撑）颜：脸红。赧，红色。

[5]貌：形容。

[6]相邮传作丑语：互相传扬，当作丑话。邮传，古时传递文书的驿站，此指传播。

[7]埒（liè 列）富：同样富有。埒，相等。

[8]委禽收：致送订婚聘礼。委，送。禽，指雁。古时纳采用雁，因称“委禽”或“委禽收”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郑，徐吾犯之妹美，公孙楚聘之矣；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。”杜预注：“禽，雁也，纳采用雁。”委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为”。

[9]失俪：丧妻。

[10]归之：嫁给他。古时女子出嫁曰归。

[11]恣其月旦：肆意评论。《后汉书·许劭传》：东汉许劭与其堂兄许

靖，“好共覈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称‘月旦评’焉。”后因称品评人物为月旦评，或省作“月旦”。

[12]可人：意中人。

[13]适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14]招：招魂。

[15]效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16]馁：饿。

[17]休休(x x 嘘嘘)：同“咻咻”，喘气声。渐灭：停止；尽。[18]故服、草荐：平日穿的衣服和卧席，均是招魂的迷信用具。[19]历言不爽：——说来，毫无差错。

[20]浴佛节：即佛诞节，纪念释迦诞生的节日。佛寺届时举行诵经法会，并根据佛降生时龙喷香雨的传说，以各种名香浸水浴洗佛像，并供养

香花灯烛茶果珍馐。中国汉族地区，一般以农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诞辰。

[21]掺(xi n 纤)手：犹纤手。《诗·魏风·葛屨》：“掺掺女手，可以

缝裳。”掺，纤细。

[22]子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23]已篆中心：深记于内心。篆，铭刻。

[24]矚(jiàn 见)：看视。

[25]束双弯：指缠足。

[26]金诺：对别人诺言的敬称。金：表示珍贵。

[27]相如之贫：喻贫穷而有才华。汉代司马们如有才名，与富人之女卓文君结好，卓父却嫌憎相如贫穷。事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。

[28]为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得”。

[29]处蓬茅而甘藜藿：住茅舍，吃野菜，都甘心情愿。蓬茅，茅屋。

甘，乐意。藜藿，野菜，指粗茶淡饭。

[30]亲迎：古婚礼之一，新婿亲至女家迎娶，见《仪礼·士昏礼》。

《清通礼》：“迎亲日，婿公服率仪从、妇舆等至女家。奠雁毕，乘马先竣于门。妇至，降舆，婿引导入室，行交拜合卺礼。”

[31]病消渴：患糖尿病。

[32]部曹：古时中央各部分科办事，其属官泛称部曹。此指冥府某部属官。

[33]大比：明清两代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，称“大比”。

[34]关节：应试者行贿主考谋求考中，称“关节”。这里指贿买得到的试题。

[35]七艺：此指七篇应试文章。乡试初场考试有七道试题，包括“四书”义三道，“五经”义四道。

[36]典试者：主考官员。典，掌管。

[37]力反常经：极力打破常规。经，常，常道。

[38]抡魁：选为第一。抡，选拔。魁，首，指榜首。

[39]授词林：授官翰林。词林，即翰林。明初建翰林院，额曰“词林”，故以之为翰林院的别称。

[40]凝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痴”。

[41]粉花荡产，卢雉倾家：意谓因嫖赌而倾家荡产。粉花，脂粉烟花，指女色。卢雉，呼卢喝雉，指赌博。卢和雉都是古代博戏中的胜彩。

## 九 山 王

曹州李姓者[1]，邑诸生。家素饶。而居宅故不甚广；舍后有园数亩，荒置之[2]。一日，有叟来说屋[3]，出直百金[4]。李以无屋为辞。叟曰：“请受之，但无烦虑。”李不喻其意，姑受之，以覘其异。

越日，村人见舆马眷口入李家，纷纷甚夥，共疑李第无安顿所，问之。李殊不自知；归而察之，并无迹响。过数日，叟忽来谒。且云：“庇字下已数晨夕[5]。事事都草创[6]，起炉作灶，未暇一修客子礼[7]。今遣小女辈作黍，幸一垂顾[8]。”李从之。则入园中，窺见舍宇华好，崭然一新。入室，陈设芳丽。酒鼎沸于廊下，茶烟袅于厨中。俄而行酒荐饌[9]，备极甘旨[10]。时见庭下少年人，往来甚众。又闻儿女喁喁，幕中作笑语声。家人婢仆，似有数十百口。李心知其狐。席终而归，阴怀杀心。每入市，市硝硫[11]，积数百斤，暗布园中殆满。骤火之，焰亘霄汉[12]，如黑灵芝[13]，燔臭灰眯不可近[14]；但闻鸣啼噪动之声，嘈杂聒耳。既熄入视，则死狐满地，焦头烂额者，不可胜计。方阅视间[15]，叟自外来，颜色惨恻，责李曰：“夙无嫌怨；荒园报岁百金，非少；何忍遂相族灭[16]？此奇惨之仇，无不报者！”忿然而去。疑其掷砾为殃，而年余无少怪异。

时顺治初年[17]，山中群盗窃发，啸聚万余人[18]，官莫能捕。生以家口多，日忧离乱。适村中来一星者[19]，自号：“南山翁”，言人体咎[20]，了若目睹，名大噪[21]。李召至家，求推甲子[22]。翁愕然起敬，曰：“此真主也[23]！”李闻大骇，以为妄。翁正容固言之[24]。李疑信半焉，乃曰：“岂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？”翁谓：“不然。自古帝王，类多起于匹夫[25]，谁是生而天子者？”生惑之，前席而请[26]。翁毅然以“卧龙”自任[27]。请先备甲冑数千具、弓弩数千事[28]。李虑人莫之归。翁曰：“臣请为大王连诸山，深相结。使哗言者谓大王真天子[29]，山中士卒，宜必响应。”李喜，遣翁行。发藏镪[30]，造甲冑。翁数日始还，曰：“借大王威福，加臣三寸舌[31]，诸山莫不愿执鞭勒[32]，从戏下[33]”浹旬之间[34]，果归命者数千人[35]。于是拜翁为军师；建大[36]，设彩帜若林；据山立栅[37]，声势震动。邑今率兵来讨，翁指挥群寇，大破之。令惧，告急于兗[38]。充兵远涉而至，翁又伏寇进击，兵大溃，将士杀伤者甚众。势益震，党以万计[39]，因自立为“九山王”。翁患马少，会都中解马赴江南[40]，遣一旅要路篡取之[41]。由是“九山王”之名大噪。加翁为“护国大将军”。高卧山巢，公然自负，以为黄袍之加[42]，指日可俟矣[43]。东抚以夺马故[44]，方将进剿；又得兗报，乃发精兵数千，与六道合围而进。军旅旌旗，弥满山谷。“九山王”大惧，召翁谋之，则不知所往。“九山王”窘急无术，登山而望曰：“今而知朝廷之势大矣！”山破，被擒，妻孥戮之。始悟翁即老狐，盖以族灭报李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夫人拥妻子，闭门科头[45]，何处得杀？即杀，亦何由族哉？狐之谋亦巧矣。而壤无其种者，虽溉不生；彼其杀狐之残，方寸已有盗根[46]，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[47]。今试执途人而告之曰：‘汝为天子！’未有不骇而走者。明明导以族灭之为，而犹乐听之，妻子为戮，又何足云？然人听匪言也[48]，始闻之而怒，继而疑，又既而信；迨至身名俱殒，而始悟其误也，大率类此矣[49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- [1] 曹州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县。
- [2] 荒置之：荒废而闲置。
- [3] 税屋：租赁房屋。
- [4] 直：同“值”。租价。
- [5] 庇宇下：受庇护于屋宇之下，寄居的谦词。
- [6] 草创：初设。《汉书·外戚恩泽侯表》：“庶事草创，日不暇给。”
- [7] 客子：旅居异地的人。
- [8] 幸一垂顾：希望能屈驾下顾。垂，由上施下曰垂。
- [9] 荐：进。
- [10] 甘旨：泛指美味佳肴。甘，甜。旨，香。
- [11] 市：买。
- [12] 亘：直达。
- [13] 如黑灵芝：烈火腾空，黑烟弥漫，如蘑菇状，故云。灵芝为菌类植物，蘑菇状。
- [14] 燔臭灰眯：焦臭刺鼻，烟尘迷目。燔，焚烧。
- [15] 阅视：检阅，查看。
- [16] 族灭：诛杀整个家族。
- [17] 顺治：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（1644—1661）。
- [18] 啸聚：号召聚合。旧时一般指聚众造反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论》：“招引山豪，转相啸聚，揭木为兵，负柴为械。”啸，彼此招呼。
- [19] 星者：星为古代以星象占验吉凶的方术，星者即指行此方术之人。此指算命先生。
- [20] 休咎：犹言吉凶祸福。休，吉庆，福禄。咎，凶灾，祸殃。
- [21] 名大噪：名声大扬。噪，喧嚷。
- [22] 推甲子：推算生辰八字。甲居天干（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）之首，子居地支（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）之首，干支依次相配，称为“甲子”。星命术士以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为四柱，配合于支，合为八字，加以附会，用来推算命运的好坏。
- [23] 真主，即俗称真龙天子。
- [24] 正容固言之：面色严肃地坚持这样说。
- [25] 类：大致，大都。
- [26] 前席，古人席地而坐，向前移动坐席，表示为其说所倾动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上（指汉文帝）因感鬼神之事，而问鬼神之本……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”
- [27] 卧龙：即诸葛亮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载，徐庶对刘备说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”诸葛亮曾任刘备的军师，因以“卧龙”喻指军师。
- [28] 甲冑：铠甲、头盔。事：件。
- [29] 哗言者：喜好传播浮言的人。
- [30] 藏镪（qi ng 强），蓄藏的金钱。镪，钱贯，引申为钱。
- [31] 三寸舌；谓善辩的口才。语出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
- [32] 执鞭鞞（dī 敌）：为人驾驭车马，意为乐意相从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执鞞鞞而从。”鞞，马缰绳。
- [33] 戏（hu 挥）下：同“麾下”，部下。戏，同“麾”，旌旗之类，借

以指挥。语出《汉书·项籍传》。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戟下”。

[34]浹(jiá夹)旬：十日，一旬。浹，周遍。

[35]归命者：归附而接受其命令者，即归顺的人。

[36]大(dào道，又读dú毒)：大旗，为古时军中主帅所在地的标志。

[37]栅(zhà炸，又读shān山)：寨栅，垒栅。以木栅栏为营墙，以防御敌人。

[38]兖：府名。治所在滋阳(今山东兖州县)。

[39]党：同伙的人。

[40]解：押解。

[41]一旅：犹言一支部队。旅，军队编制单位，古时五百人为一旅。也泛指军队。要路篡取：拦路夺取。要，遮留。要路、犹拦路。

[42]黄袍加身：谓做皇帝。黄袍，古帝王袍服色尚黄。王楙《野客丛书·禁用黄》：“唐高祖武德初，用隋制，天子常服黄袍，遂禁士庶不得服，而服有禁自此始。”

[43]指日可俟：犹指日可待。指日，预定日期。

[44]东抚：指山东巡抚。清初沿袭明制，于地方设总督、巡抚，负责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两政，而由其所属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和各道道员督率府县。

[45]科头：不戴帽指随便闲散。[46]方寸：亦作“方寸地”，指心。

[47]长其萌：使其萌芽滋长。[48]匪言：狂惑之言。

[49]大率：大概，大致。

## 遵化署狐

诸城邱公为遵化道[1]。署中故多狐[2]。最后一楼，绥绥者族而居之[3]，以为家。时出殃人，遣之益炽[4]。官此者惟设牲禱之[5]，无敢迁。邱公莅任，闻而怒之[6]。狐亦畏公刚烈，化一姬告家人曰：“幸白大人[7]：勿相仇。容我三日，将携细小避去[8]。”公闻，亦默不言。次日，阅兵已，戒勿故，使尽扛诸营巨炮骤入，环楼千座并发；数仞之楼，顷刻摧为平地，革肉毛血，自天雨而下[9]。但见浓尘毒雾之中，有白气一缕，冒烟冲空而去。众望之曰：“逃一狐矣。”而署中自此平安。

后二年，公遣干仆赍银如干数赴都[10]，将谋迁擢[11]。事未就，姑窖藏于班役之家[12]。忽有一望诣阙声屈[13]，言妻子横被杀戮；又许公克削军粮[14]，夤缘当路[15]，现顿某家[16]，可以验证。奉旨押验。至班役家，冥搜不得[17]。叟惟以一足点地[18]悟其意，发之，果得金；金上镌有“某郡解”字。已而觅叟，则失所在。执乡里乡名以求其人，竟亦无之。公由此罹难。乃知叟即逃狐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狐之崇人，可诛甚矣。然服而舍之[19]，亦以全吾仁。公可云‘疾之已甚’者矣[20]。抑使关西为此[21]，岂百狐所能优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 诸城：县名。今属山东省。遵化：州名，清时属直隶，治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。道，道员，别称道台。清时省以下、州府以上一级的官员，也称观察。

[2] 故：原来。

[3] 绥绥者：代指狐。《诗·卫风·有狐》：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洪梁。”绥绥，相随的样子。

[4] 遣之益炽：驱逐它就更加厉害。遣，逐。炽，烈，厉害。

[5] 牲：指整个的牛、羊、豕！供祭祀之用。

[6] 闻而怒之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而”字。

[7] 幸白：希望禀告。幸，希望。

[8] 细小：犹言家小，谦词。

[9] 雨而下：像雨点一样落下。

[10] 于仆：干练的仆役。如干，犹若干。

[11] 迁擢：升迁，提拔。

[12] 班役：即衙役。衙役分班，日班役。

[13] 诣阙声屈：到朝廷鸣冤叫屈。诣，至。阙，宫阙，此指朝廷。[14] 许（jié 结）：揭发；告发。

[15] 夤缘当路：攀附权要。当路，犹当权，指执改者。

[16] 顿：暂存。

[17] 冥搜：到处搜查。

[18] 叟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翁”。

[19] 服而舍之：服罪之后释放它们。舍，释放。

[20] 疾之已甚：痛恨它太过分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[21] 关西：指杨震（？—124）。震为东汉弘农华阴（今属陕西）人，字伯起，官至太尉。因“明经博览”，时人号为“关西孔子”。《后汉书》

本传载，杨震“性公廉，不受私谒。”迁东莱太守，“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‘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’密曰：‘暮色无知者。’震曰：‘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谓无知！’密愧而出。”邱某疾恶而行污，与杨震刚方而清廉相形，如杀狐者为杨，则狐当无隙可乘，以资报复。

## 张 诚

豫人张氏者[1]，其先齐人[2]。明末齐大乱，妻为北兵掠去[3]。张常客豫，遂家焉。娶于豫，生子讷。无何，妻卒，又娶继室，生子诚。继室牛氏悍，每嫉讷，奴畜之，啖以恶草具[4]。使樵，日责柴一肩；无则挞楚诟诅，不可堪。隐畜甘脆饵诚[5]，使从塾师读。诚渐长，性孝友，不忍兄劬，阴劝母。母弗听。一日，讷入山樵，未终，值大风雨，避身岩下，雨止而日已暮。腹中大馁，遂负薪归。母验之少，怒不与食；饥火烧心，入室僵卧。诚自塾中来，见兄嗒然[6]，问：“病乎？”曰：“饿耳。”问其故，以情告。诚愀然便去。移时，怀饼来饵兄。兄问其所自来。曰：“余窃面倩邻妇为之，但食勿言也。”讷食之。嘱弟曰：“后勿复然，事泄累弟。且日一啖，饥当不死。”诚曰：“兄故弱，乌能多樵！”次日，食后，窃赴山，至兄樵处。兄见之，惊问：“将何作？”答曰：“将助樵采。”问：“谁之遣？”曰：“我自来耳。”兄曰：“无论弟不能樵，纵或能之，且犹不可。”于是速之归[7]。诚不听，以手足断柴助兄。且云：“明日当以斧来。”兄近止之。见其指已破，履已穿[8]，悲曰：“汝不速归，我即以斧自刭死[9]！”诚乃归。兄送之半途，方复回。樵既归，诣塾，嘱其师曰：“吾弟年幼，宜闭之。山中虎狼多。”师曰：“午前不知何往，业夏楚之[10]。”归谓诚曰：“不听吾言，遭笞责矣。”诚笑曰：“无之。”明日，怀斧又去。兄骇曰：“我固谓子勿来，何复尔？”诚不应，刈薪且急，汗交颐不少休。约足一束，不辞而返。师又责之，乃实告之。师叹其贤，遂不之禁。兄屡止之，终不听。

一日，与救人樵山中，歘有虎至。众惧而伏。虎竟衔诚去。虎负人行缓，为讷追及。讷力斧之，中胯。虎痛狂奔，莫可寻逐，痛哭而返。众慰解之，哭益悲。曰：“吾弟，非犹夫人之弟[11]；况为我死，我何生焉！”遂以斧自刭其项。众急救之，入肉者已寸许，血溢如涌，眩瞽殒绝[12]。众骇，裂之衣而约之[13]，群扶而归。母哭骂曰：“汝杀吾儿，欲劓以塞责耶[14]！”讷呻云：“母勿烦恼。弟死，我定不生！”置榻上，疮痛不能眠，惟昼夜依壁坐哭。父恐其亦死，时就榻少哺之，牛辄诟责。讷遂不食，三日而毙。村中有巫走无常者[15]，讷途遇之，细诉曩苦[16]。因询弟所，巫言不闻。遂反身导讷去。至一都会，见一皂衫人，自城中出。巫要遮代问之[17]。皂衫人于佩囊中检牒审顾，男妇百余，并无犯而张者。巫疑在他牒。皂衫人曰：“此路属我，何得差逮。”讷不信，强巫入内城。城中新鬼、故鬼往来憧憧[18]，亦有故识[19]，就问，迄无知者。忽共哗言：“菩萨至[20]！”仰见云中，有伟人，毫光彻上下，顿觉世界通明。巫贺曰：“大郎有福哉[21]！菩萨几十年一入冥司，拔诸苦恼[22]，今适值之。”便掣讷跪。众鬼囚纷纷籍籍[23]，合掌齐诵慈悲救苦之声，哄腾震地。菩萨以杨柳枝遍洒甘露，其细如尘。俄而雾收光敛，遂失所在。讷觉颈上沾露，斧处不复作痛。巫仍导与俱归。望见里门，始别而去。讷死二日，豁然竟苏，悉述所遇，谓诚不死。母以为撰造之诬，反诟骂之。讷负屈无以自伸，而摸创痕良瘥。自力起，拜父曰：“行将穿云入海往寻弟，如不可见，终此身勿望返也。愿父犹以儿为死。”翁引空处与泣，无敢留之。

讷乃去。每于冲衢访弟耗[24]，途中资斧断绝，丐而行。逾年，达金陵，悬鹑百结[25]，伛偻道上。偶见十余骑过，走避道侧。内一人如官长，年四十已来，健卒怒马，腾蹕前后。一少年乘小驷，屡视讷。讷以其贵公子，未

敢仰视。少年停鞭少驻，忽下马，呼曰：“非吾兄耶！”讷举首审视，诚也。握手大痛，失声。诚亦哭曰：“兄何漂落以至于此？”讷言其情，诚益悲。骑者并下问故，以白官长。官命脱骑载讷[26]，连辔归诸其家[27]，始详诘之。初，虎衔诚去，不知何时置路侧，卧途中经宿。适张别驾自都中来[28]，过之，见其貌文，怜而抚之，渐苏。言其里居，则相去已远。因载与俱归。又药敷伤处，数日始痊。别驾无长君[29]，子之。盖适从游瞩也。诚具为兄告。言次，别驾入，讷拜谢不已。诚入内，捧帛衣出，进兄，乃置酒燕叙。别驾问：“贵族在豫，几何丁壮？”讷曰：“无有。父少齐人，流寓于豫。”别驾曰：“仆亦齐人。贵里何属？”答曰：“曾闻父言，属东昌辖[30]。”别驾曰：“我同乡也！何故迁豫？”讷曰：“明季清兵入境，掠前母去。父遭兵燹，荡无家室。先贾于西道，往来颇掇，故止焉。”又惊问：“君家尊何名？”讷告之。别驾瞠而视[31]，俯首若疑，疾趋入内。无何，太夫人出[32]。共罗拜，已，问讷曰：“汝是张炳之之孙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太夫人大哭，谓别驾曰：“此汝弟也。”讷兄弟莫能解。太夫人曰：“我适汝父三年，流离北去，身属黑固山半年[33]，生汝兄。又半年，固山死，汝兄补秩旗下迁此官[34]。今解任矣。每刻刻念乡井，遂出籍[35]，复故谱[36]。屡遣人至齐，殊无所觅耗，何知汝父西徙哉！”乃谓别驾曰：“汝以弟为子，折福死矣[37]！”别驾曰：“曩问诚，诚未尝言齐人，想幼稚不忆耳。”乃以齿序[38]：别驾四十有一，为长；诚十六，最少；讷二十二，则伯而仲矣。别驾得两弟，甚欢，与同卧处，尽悉离散端由，将作归计。太夫人恐不见容。别驾曰：“能容则共之，否则析之。天下岂有无父之国？”于是鬻宅办装，刻日西发。

既抵里，讷及诚先驰报父。父自讷去，妻亦寻卒；块然一老鳏[39]，形影自吊[40]。忽见讷入，暴喜，恍恍以惊[41]；又睹诚，喜极，不复作言，潸潸以涕[42]。又告以别驾母子至，翁辍泣愕然，不能喜，亦不能悲，蚩蚩以立[43]。未几，别驾入，拜已；太夫人把翁相向哭。既见婢媪厮卒，内外盈塞，坐立不知所为。诚不见

母，问之，方知已死，号嘶气绝，食顷始苏。别驾出资，建楼阁；延师教两弟；马腾于槽，人喧于室，居然大家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听此事至终，涕凡数堕：十余岁童子，斧薪助兄，慨然曰：‘王览固再见乎[44]！’于是一堕。至虎衔诚去，不禁狂呼曰：‘天道愤愤如此[45]！’于是一堕。及兄弟猝遇，则喜而亦堕；转增一兄，又益一悲，则为别驾堕。一门团[46]，惊出不意，喜出不意，无从之涕，则为翁堕也[47]。不知后世，亦有善涕如某者乎[48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 豫：今河南省古为豫州之地，故别称为豫。

[2] 齐：今山东泰山以北地区及胶东半岛，战国时为齐地，汉以后仍沿称为齐。

[3] 北兵：指清兵。明崇祯年间，建国于东北地区的清兵，曾五次进袭关内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清兵入关攻陷河北，次年正月陷山东济南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十一月，清兵入关陷蓟州、畿南，攻克山东兖州府。这两次进袭，山东受祸最为惨烈。

[4] 恶草具：粗劣的食物。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：项羽遣使至汉，刘

邦“为太牢具，举进。见楚使，即佯惊曰：‘吾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。’复持去，更以恶草具进楚使。”具，供设，指食物。此句据《聊斋志异图咏》本；底本及山东省博物馆藏抄本均作“啖以恶草，且使樵”。

[5] 甘脆：美好的食物。

[6] 嗒（tà 答）然：沮丧的样子。

[7] 速：催促。

[8] 履已穿：鞋已磨破。[9] 刳：割颈。

[10] 业夏（ji 夹）楚之：已体罚了他。夏楚，同“櫜楚”，古代学校用櫜木，荆条制成的体罚学生的用具。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夏楚二物，收其威也。”

[11] 非犹夫人之弟：不同于别的人家的弟弟；意谓其弟甚贤。犹，若。夫，语中助词，无义。

[12] 眩瞶（mào 冒）殒绝：昏死过去。眩瞶，眼花。殒，死亡。[13] 约之：束裹伤口。

[14] 剡（lí 离）：浅割。

[15] 走无常者：迷信传说，冥间鬼使不足时，往往勾摄阳间之人代为服役。这种人称为走无常者。人被勾摄时，忽掷跳数四，仆地而死，更生后能言冥间所历之事。见祝允明《语怪》。

[16] 緹诉：追诉。

[17] 要（y o 腰）遮：中途拦截。

[18] 憧憧（ch ng-ch ng 冲冲）：形影摇晃的样子。

[19] 故识：老相识，熟人。

[20] 菩萨：梵语“菩提萨埵”的简称，位次于佛。详《瞳人语》注。此指观世音。《法华经·观世音菩萨》：“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”[21] 大郎：指张讷。郎，对少年男子的敬称。

[22] 苦恼：佛家语，指人生的苦难忧伤。

[23] 纷纷籍籍：形容众人纷乱喧嚷。

[24] 冲衢：通向四面八方的要道。

[25] 悬鹑：鹑鹑毛斑尾秃，如同破烂的衣服，因以形容衣衫褴褛。见《荀子·大略》。

[26] 脱骑：此谓让出一匹马。二十四卷抄本作“脱驂”。

[27] 连辔（pèi 沛）：骑马并行。辔，驭马的缰绳。

[28] 别驾：官名，州的佐吏。宋以来，诸州通判也尊称别驾。[29] 长君：成年的公子。长，年岁较大。

[30] 东昌：府名，府治在令山东省聊城市。

[31] 瞠（ch ng 撑）而视：瞪目而视；形容惊呆。

[32] 太夫人：老夫人。汉制，列侯之母称太夫人。后来官绅之母，不论存亡，均称太夫人。

[33] 黑固山：黑，姓。固山，满语音译，为加于爵位或官职前的美称。加于官名上的如“固山额真”。固山额真，汉语译为“旗主”，顺治十七年定汉名为“都统”。

[34] 补秩：补缺。秩，官职。旗，清代满族以旗色为标志，建立八旗制度。初期各旗兼有军事、行政、生产三方面的职能。后来则成为兵籍编制。

[35] 出籍：指脱离旗籍。

[36] 复故谱：复归原来的宗族，即归宗。谱，谱牒，旧时记载家族世系的家谱。

[37] 折福死矣：犹言“罪过煞”。谓造孽折福太甚。死，形容极甚。[38] 以齿序：按年龄排定长幼次序。齿，年岁。

[39] 块然：孤独，伶仃。

[40] 形影自吊：对影自叹；形容孤独无伴。吊，哀伤。

[41] 恍恍（hu ng-hu ng 晃晃）：精神恍惚。

[42] 潸潸：泪流貌。

[43] 蚩蚩：痴呆貌。

[44] 王览固再见乎：象王览这样的人物真地又出现了吗？《晋书·王祥传》载，王祥少时对继母至孝，继母却虐待他。继母所生弟王览每见王祥被打，就痛哭劝阻其母，并帮助王祥完成继母刁难的苦役。继母每欲毒害王祥，王览则先尝赐给王祥的食物。终于保全了王祥。这里以王览比张诚。固，的确。见，同“现”。

[45] 愤愤：胡涂，昏聩。

[46] 团（luán 恋）：团聚。

[47] 墮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48] 某：指代“我”。

## 汾州狐

汾州判朱公者[1]，居廨多狐[2]。公夜坐，有女子往来灯下。初谓是家人妇，未遑顾瞻[3]；及举目，竟不相识，而容光艳绝。心知其狐，而爱好之，遽呼之来。女停履笑曰：“厉声加人，谁是汝婢媪耶[4]？”朱笑而起，曳坐谢过。遂与款密[5]，久如夫妻之好。忽谓曰：“君秩当迁[6]，别有日矣。”问：“何时？”答曰：“目前。但贺者在门，吊者即在闾，不能官也。”

三日，迁报果至。次日，即得太夫人讣音[7]。公解任，欲与偕旋[8]。狐不可。送之河上。强之登舟。女曰：“君自不知，狐不能过河也。”朱不忍别，恋恋河畔。女忽出，言将一谒故旧。移时归，即有客来答拜。女别室与语。客去乃来，曰：“请便登舟，妾送君渡。”朱曰：“向言不能渡，今何以云[9]？”曰：“曩所谒非他，河神也。妾以君故，特请之。彼限我十天往复，故可暂依耳。”遂同济。至十日，果别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汾州判：汾州府通判。汾州府，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。通判，清代为知府佐官，详见《莲香》注。

[2] 居廨（xiè 写）：所居官署。

[3] 未遑：未暇，未及。

[4] 婢媪：指供役使的婢女、仆妇。

[5] 遂与款密：就与她结为知心朋友。款密，恳挚，亲切。此谓情感真挚的密友。

[6] 秩：官吏的俸禄。此指官吏的职位、品级。[7] 太夫人：此指朱母。讣音，报丧的音讯。[8] 偕旋：一同回归故里。旋，旋里。

[9] 云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渡”。

## 巧 娘

广东有绅傅氏[1]，年六十余。生一子，名廉。甚慧，而天阉[2]，十七岁，阴裁如蚕。遐迩闻知，无以女女者[3]。自分宗绪已绝，昼夜忧怛[4]，而无如何。廉从师读[5]。师偶他出，适门外有猴戏者，廉视之，废学焉。度师将至而惧，遂亡去。离家数里，见一素衣女郎，偕小婢出其前。女一回首，妖丽无比。莲步蹇缓[6]，廉趋过之。女回顾婢曰：“试问郎君，得无故如琼乎[7]？”婢果呼问。廉诘其何为[8]。女曰：“倘之琼也，有尺一书[9]，烦便道寄里门[10]。老母在家，亦可为东道主[11]。”廉出本无定向，念浮海亦得，因诺之。女出书付婢，婢转付生。问其姓名居里，云：“华姓，居秦女村，去北郭三四里。”生附舟便去。

至琼州北郭，日已曛暮。问秦女村，迄无知者。望北行四五里[12]，星月已灿，芳草迷目，旷无逆旅[13]，窘甚。见道侧一墓[14]，思欲傍坟栖止，大惧虎狼。因攀树猱升[15]，蹲踞其上。听松声谡谡[16]，宵虫哀奏[17]，中心忐忑，悔至如烧。忽闻人声在下，俯瞰之，庭院宛然；一丽人坐石上，双鬟挑画烛[18]，分侍左右。丽人左顾曰：“今夜月白星疏，华姑所赠团茶[19]，可烹一盞，赏此良夜。”生意其鬼魅，毛发森竖[20]，不敢少息。忽婢子仰视曰：“树上有人！”女惊起曰：“何处大胆儿，暗来窥人！”生大惧，无所逃隐，遂盘旋下，伏地乞宥。女近临一睇[21]，反恚为喜，曳与并坐。睨之，年可十七八，姿态艳绝。听其言，亦非土音[22]。问：“郎何之？”答云：“为人作寄书邮。”女曰：“野多暴客，露宿可虞。不嫌蓬葦[23]，愿就税驾[24]。”邀生入。室惟一榻，命婢展两被其上。生自惭形秽，愿在下床。女笑曰：“佳客相逢，女元龙何敢高卧[25]？”生不得已，遂与共榻，商惶恐不敢自舒。未几，女暗中以纤手探入，轻捻胫股。生伪寐，若不觉知。又未几，启衾入，摇生，迄不动。女便下探隐处。乃停手怅然，悄悄出衾去。俄闻哭声。生惶愧无以自容，恨天公之缺陷而已。女呼婢篝灯。婢见啼痕，惊问所苦。女摇首曰：“我自叹吾命耳[26]。”婢立榻前，耽望颜色。女曰：“可唤郎醒，遣放去。”生闻之，倍益惭怍；且惧宵半，茫茫无所复之[27]。

筹念间，一妇人排闥入[28]。婢白：“华姑来。”微窥之，年约五十余，犹风格[29]。见女未睡，便致诘问。女未答。又视榻上有卧者，遂问：“共榻何人？”婢代答：“夜一少年郎寄此宿[30]。”妇笑曰：“不知巧娘谐花烛。”见女啼泪未干，惊曰：“合昏之夕[31]，悲啼不伦；将勿郎君粗暴也[32]？”女不言，益悲。妇欲捋衣视生，一振衣，书落榻上。妇取视，骇曰：“我女笔意也！”拆读叹咤。女问之。妇云：“是三姐家报，言吴郎已死，莹无所依，且为奈何？”女曰：“彼固云为人寄书，幸未遣之去。”妇呼生起，究询书所自来。生备述之。妇曰：“远烦寄书，当何以报？”又熟视生，笑问：“何迂巧娘？”生言：“不自知罪。”又诘女。女叹曰：“自怜生适阉寺[33]，没奔豚人[34]，是以悲耳。”妇顾生曰：“慧黠儿，固雄而雌者耶？是我之客，不可久溷他人。”遂导生入东厢，探手于袴而验之。笑曰：“无怪巧娘零涕。然幸有根蒂，犹可为力。”挑灯遍翻箱麓，得黑丸，授生，令即吞下，秘嘱勿吡[35]，乃出。生独卧筹恩，不知药医何症。将比五更，初醒，觉脐下热气一缕，直冲隐处，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；自探之，身已伟男。心惊喜，如乍膺九锡[36]。櫛色才分，妇即入[37]，以炊饼纳生室，叮嘱耐坐，反关其户。出语巧娘曰：“郎有寄书劳，将留招三娘来，与订姊妹

交。且复闭置，免人厌烦。”乃出门去。生回旋无聊，时近门隙，如鸟窥笼。望见巧娘，辄欲招呼自呈，惭讷而止。延及夜分，妇始携女归。发扉曰：“闷煞郎君矣！三娘可来拜谢。”途中人逡巡入，向生敛衽。妇命相呼以兄妹。巧娘笑曰：“姊妹亦可。”并出堂中，团坐置饮。饮次，巧娘戏问：“寺人亦动心佳丽否？”生曰：“跛者不忘履，盲者不忘视。”相与粲然。

巧娘以三娘劳顿，迫今安置。妇顾三娘，俾与生俱。三娘羞晕不行。妇曰：“此丈夫而巾幗者，何畏之？”敦促偕去。私嘱生曰：“阴为吾婿，阳为吾子，可也。”生喜，捉臂登床，发硯新试[38]，其快可知。既于枕上问女：“巧娘何人？”曰：“鬼也。才色无匹，而时命蹇落[39]。适毛家小郎子，病阉，十八岁而不能人，因邑邑不畅[40]，愤恨如冥[41]。”生惊，疑三娘亦鬼。女曰：“实告君，妾非鬼，狐耳。巧娘独居无耦，我母子无家，借庐栖止。”生大愕。女云：“无惧，虽故鬼狐，非相祸者。”由此日共谈宴。虽知巧娘非人，而心爱其媚好，独恨自献无隙[42]。生蕴藉[43]，善谀噓[44]，颇得巧娘怜。一日，华氏母子将他往，复闭生空中。生闷气，绕室隔扉呼巧娘。巧娘命婢历试数钥，乃得启。生附耳请问。巧娘遣婢去。生挽就寝榻，偃向之。女戏掬脐下，曰：“惜可儿此处阒然[45]。”语未竟，触手盈握。惊曰：“何前之渺渺，而遽累然！”生笑曰：“前羞见客，故缩；今以谗谤难堪，聊作蛙怒耳。”遂相绸缪。已而恚曰：“今乃知闭户有因。昔母子流荡栖无所，假庐居之。三娘从学刺绣，妾曾不少秘惜。乃妒忌如此！”生劝慰之，且以情告。巧娘终衔之。生曰：“密之，华姑嘱我严。”语未及已，华姑掩入。二人皇遽方起。华姑嗔目[46]，问：“谁启扉？”巧娘笑逆自承。华益怒，聒絮不已。巧故晒曰：“阿姥亦大笑人！是丈夫而巾幗者，何能为？”三娘见母与巧娘苦相抵[47]，意不自安，以一身调停两间，始各拗怒为喜[48]。巧娘言虽愤烈，然自是屈意事三娘。但华姑昼夜闲防[49]，两情不得自展，眉目含情而已。

一日，华姑谓生曰：“吾儿姊妹皆已奉事君。念居此非计，君宜归告父母，早订永约。”即治装促生行。二女相向，容颜悲恻；而巧娘尤不可堪，泪滚滚如断贯珠，殊无已时。华姑排止之[50]，便曳生出。至门外，则院宇无存，但见荒冢。华姑送至舟上，曰：“君行后，老身携两女僦屋于贵邑[51]。倘不忘夙好，李氏废园中，可待亲迎。”生乃归。

时傅父觅子不得，正切焦虑，见子归，喜出非望。生略述崖末[52]，兼至华氏之订。父曰：“妖言何足听信？汝尚能生还者，徒以阉废故；不然，死矣！”生曰：“彼虽异物，情亦犹人；况又慧丽，娶之亦不为戚党笑。”父不言，但嗤之。生乃退而技痒，不安其分，辄私婢；渐至白昼宣淫，意欲骇闻翁媪。一日，为小婢所窥，奔告母。母不信，薄观之[53]，始骇。呼婢研究，尽得其状。喜极，逢人宣暴，以示子不阉，将论婚于世族，生私白母：“非华氏不娶。”母曰：“世不乏美妇人，何必鬼物？”生曰：“儿非华姑，无以知人道[54]，背之不祥。”傅父从之，遣一仆一姬往覘之。出东郭四五里，寻李氏园。见败垣竹树中，缕缕有炊烟。姬下乘，直造其闾，则母子拭几濯漑，似有所伺。姬拜致主命。见三娘，惊曰：“此即吾家小主妇耶？我见犹怜，何怪公子魂思而梦绕之[55]。”便问阿姊。华姑叹曰：“是我假女[56]。三日前，忽殁谢去。”因以酒食饷姬及仆。姬归，备道三娘容止，父母皆喜。未陈巧娘死耗，生恻恻欲涕。至亲迎之夜，见华姑亲问之。答云：“已投生北地矣。”生歔歔久之。迎三娘归，而终不能忘情巧娘，凡有自琼

来者，必召见问之。或言秦女墓夜闻鬼哭。生诧其异，入告三娘。三娘沉吟良久，泣下曰：“妾负姊矣！”诘之，答云：“妾母子来时，实未使闻。兹之怨啼，将无是？向欲相告，恐彰母过。”生闻之，悲已而喜。即命舆，宵昼兼程，驰诣其墓。叩墓木而呼曰：“巧娘，巧娘！某在斯。”俄见女郎捧婴儿，自穴中出，举首酸

嘶[57]，怨望无已。生亦涕下。探怀问谁氏子，巧娘曰：“是君之遗孽也[58]，诞三月矣。”生叹曰：“误听华姑言，使母子埋忧地下，罪将安辞！”乃与同舆，航海而归。抱子告母。母视之，体貌丰

伟，不类鬼物，益喜。二女谐和，事姑孝。后傅父病，延医来。巧娘曰：“疾不可为，魂已离舍。”督治冥具，既竣而卒。儿长，绝肖父；尤慧，十四游泮。高邮翁紫霞，客于广而闻之。地名遗脱，亦未知所终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广东：广东省，辖境约略与今广东省相同。搢（jìn 晋）绅：也作“荐绅”、“缙绅”。古代仕宦者搢（插）笏垂绅（大带），因以指称仕宦之家。详《三生》注。此指乡绅，即离职乡居的官员。

[2]天阉：生来没有生殖能力的男子。阉，阉割，割去男性生殖腺。

[3]无以女女者：没有人把女儿嫁给他的。前一“女”字，是名词，女儿；后一“女”字，是动词，以女妻人。

[4]忧怛：忧愁烦恼。

[5]廉从师读：此从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师读”二字。

[6]莲步蹇（jiǎn 简）缓：谓小脚行走迟缓。莲步，旧指女子的脚步。《南史·东昏侯纪》：“凿金为莲花以帖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：‘此步步生莲华也。’”

[7]得无欲如琼乎：该不是想去琼州吧？得无，莫非、该不会。如，往。琼，琼州，即今海南岛琼山县。

[8]何为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何”字。

[9]尺一书：即尺一牍。汉代诏书写于一尺一寸长的木版上，故称尺一牍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：“汉遗单于书，以尺一牍，……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牍，及印封皆令广长大。”此泛指书信。

[10]里门：古时聚族列里而居，门户相连，于里有门，叫里门。此指族居之地。语见《史记·万石张叔列传》。

[11]东道主：待客之主人。语见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。

[12]望：向。

[13]逆旅：客店。

[14]见道侧一墓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，原无“一”字。[15]猱（náo 挠）升：攀缘而上。猱，猿类，善爬树。《诗经·小雅·角弓》：“毋教猱升木，如涂涂附。”

[16]谡（sù 速）谡：风声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：“世目李元礼，谡谡如劲松下风。”

[17]宵虫哀奏：夜虫哀鸣。

[18]双鬟：两个丫鬟。旧时丫鬟头结双鬟，因以鬟代指丫鬟。[19]团茶：圆模制成的一种茶块，始于宋。《说郛》辑熊蕃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：“太平兴国初，特制龙凤模，遣使臣就北苑造团茶，以别庶饮。”[20]毛发

森竖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毛发直竖”。森，高耸。[21]睇：倾视，俯身而视。

[22]亦非土音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非”字。

[23]蓬葦（bì 毕）：“蓬门葦户”的略语，犹言草舍。住处简陋的谦词。语见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。

[24]税驾：停车，此谓留宿。税，止。

[25]元龙：陈元龙，名登，三国时人，以豪气著称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吕布臧洪传》载，许汜论及陈登，云：“昔遭乱过下邳，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，久不相与语，自上大床卧，使客卧下床。”巧娘戏谓不敢以女儿元龙自居，意在让傅生上床同卧。

[26]我自叹吾命耳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自”字。[27]无所复之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所”字。

[28]排闥（tà 塌）入：推门而入。排，推。闥，小门。语见《汉书·樊噲传》。

[29]风格：犹风韵。

[30]宿：原无此字，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31]合卺（J n 紧）：古代结婚仪式之一，因代指结婚。详《娇娜》注。

[32]也：山东省博物馆本作“耶”，义同。

[33]阍寺：宦官。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：“主荒政谬，国命委于阍寺。”天阍实同宦官，因以指称。

[34]桷（zhuó 酌）人：即阍人。旧以称宦官。桷，桷刑，即宫刑。《尚书·吕刑》载，古代酷刑有“劓、刵、桷、黥。”

[35]勿叱（é 俄）：不要动。叱，动。见《诗经·王风·兔爰》。无同勿。

[36]如乍膺九锡：如同刚刚受到九锡的封赠那样高兴。膺，受。九锡，传说为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予的九种器物。九锡的名目及次序，占籍记载大同小异。《公羊传·庄公元年》何休注云：“礼有九锡，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则，四曰朱户，五曰纳陛，六曰虎贲，七曰弓矢，八曰铁钺，九曰。”西汉末王莽、东汉末曹操均加九锡，遂成权臣篡夺政权之前的通例。

[37]即：原无此字。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。

[38]发砢（xíng 刑）：谓刚刚磨过的刀刃。砢，磨刀石。语出《庄子·养生主》。

[39]时命蹇（ji n 简）落：犹言命苦无依。蹇，困苦。落，飘泊无依。

[40]邑邑：同“悒悒”，心情抑郁。

[41]赍恨如冥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恨”字。

[42]自献无隙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献”字。

[43]蕴藉：也作“温藉”、“酝藉”。宽和有涵养。语出《后汉书·第五伦传》。

[44]谑噱（jué 决）：以逗乐来讨好别人。噱，逗乐，以趣语使人快乐。

[45]可儿：谓如人心意的人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：“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，望之云：‘可儿，可儿！’”

[46]嗔目：犹怒目，因愤怒而睁大眼睛。嗔，怒。

[47]苦相抵（zh 纸）：苦苦地互相诤难。抵，击。

[48]拗（yù 郁）怒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怒”字。拗怒，抑制愤怒。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附班固《两都赋》：“蹂其十二三，乃拗怒而少息。”注：

“拗，犹抑也。”

[49] 闲防：即防闲。

[50] 排止之：谓分别劝止巧娘与三娘。排，调停，劝解。

[51] 僦（jiù就）：租赁。

[52] 崖末：木末，首尾。[53] 薄观之：靠近观察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“（晋公子重耳）及曹，曹共公闻其骀胁，欲观其裸。浴，薄而观之。”薄，就近。[54] 人道：谓男女交合。

[55] 何怪公子魂思而梦绕之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公”字。[56] 假女：犹义女。

[57] 酸嘶：悲泣。嘶，噎，便咽。

[58] 遗孽（niè聂）：遗留下的孽恨。孽，罪咎。此为怨词。

## 吴 令

吴令某公[1]，忘其姓字。刚介有声[2]。吴俗最重城隍之神[3]，木肖之[4]，衣以锦，藏机如生[5]。值神寿节，则居民敛资为会，犴游通衢；建诸旗幢[6]，杂卤簿[7]，森森部列[8]，鼓吹行且作，阗阗咽咽然[9]，一道相属也[10]。习以为俗，岁无敢懈。公出，适相值，止而问之。居民以告。又桔知所费颇奢。公怒，指神而责之曰：“城隍实主一邑。如冥顽无灵[11]，则淫昏之鬼，无足奉事；共有灵，则物力宜惜，何得以无益之费，耗民脂

膏[12]？”言已，曳神于地，答之二十。从此习俗顿革。公清正无私，惟少年好戏。居年余，偶于廨中梯檐探雀[13]，失足而堕，折股，寻卒。人闻城隍祠中，公大声喧怒，似与神争，数日不止。吴人不忘公德，群集祝而解之，别建一祠词公，声乃息。祠亦以城隍名，春秋祀之，较故神尤著。吴至今有二城隍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吴令：吴县县令。吴县，即今江苏省苏州市。

[2] 刚介有声：刚直耿介有政声。

[3] 城隍之神：守护城池之神。详见《考城隍》注。

[4] 木肖之，用木头雕刻成它的肖象。

[5] 衣以锦，藏机如生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锦藏机如生”。

[6] 幢：古时直幅之旗，多用于仪仗。

[7] 卤簿：官员仪仗。详前《陆判》注。[8] 森森部列：密密地分布排列。森森，繁密貌。

[9] 阗阗咽咽(yu n yu n 冤冤)：调鼓乐声。《诗·小雅·采“芑”》：“振旅阗阗。”朱熹注：“阗阗，亦鼓声也。”《诗·鲁颂·有》：“鼓咽咽。”[10] 相属(zh 主)：相连。

[11] 冥顽：愚钝无知。

[12] 民脂膏：民脂民膏，喻指人民的财物。

[13] 雀(kòu 扣，又读 gòu 够)：幼雀。，待母鸟哺良伯雏鸟。

## 口 技

村中来一女子，年二十有四五。携一药囊，售其医[1]。有问病者，女不能自为方，俟暮夜问诸神。晚洁斗室[2]，闭置其中。众绕门窗[3]，倾耳寂听，但窃窃语，莫敢咳。内外动息俱冥[4]。至半更许[5]，忽闻帘声。女在内曰：“九姑来耶？”一女子答云：“来矣。”又曰：“腊梅从九姑耶？”似一婢答云：“未矣。”三人絮语间杂，刺刺不休[6]。俄闻帘钩复动，女曰：“六姑至矣。”乱言曰：“春梅亦抱小郎子来耶？”一女曰：“拗哥子[7]！鸣之不睡[8]，定要从娘子来。身如百钧重，负累煞人！”旋闻女子殷勤声，九姑问讯声，六姑寒暄声，二婢慰劳声，小儿喜笑声，猫子声[9]，一齐嘈杂。即闻女子笑曰：“小郎君亦大好耍，远迢迢抱猫儿来。”既而声渐疏，帘又响，满室俱哗，曰：“四姑来何迟也？”有一小女子细声答曰：“路有千里且溢[10]，与阿姑走尔许时始至。阿姑行且缓。”遂各各道温凉声[11]，并移坐声，唤添坐声，参差并作，喧繁满室，食顷始定[12]。即闻女子问病，九姑以为宜得参[13]，六姑以为宜得芪[14]，四姑以为宜得术[15]。参酌移时，即闻九姑唤笔砚。无何，折纸戢戢然[16]，拔笔擲帽丁丁然[17]，磨墨隆隆然；既而投笔触几，震笔作响，便闻撮药包裹苏苏

然[18]。顷之，女子推帘，呼病者授药并方。反身入室，即闻三姑作别，三婢作别，小儿哑哑，猫儿唔唔，又一时并起。九姑之声清以越[19]，六姑之声缓以苍[20]，四姑之声娇以婉[21]，以及三婢之声，各有态响，听之了了可辨。群讶以为真神。而试其方，亦不甚效。此即所谓口技，特借之以售其术耳。然亦奇矣！

昔王心逸尝言[22]：在都偶过市廛[23]，闻弦歌声，观者如堵。近窥之，则见一少年曼声度曲[24]。并无乐器，惟以一指捺颊际，且捺且讴；听之铿铿，与弦索无异[25]。亦口技之苗裔也[26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售：犹行。《文选》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挟邪作蛊，于是不售。”  
[2] 斗室：犹小室。

[3] 众绕门窗：此据二十四抄本，“门”原作“问”。

[4] 俱冥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此二字。

[5] 至半更许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至夜许”。

[6] 刺刺不休：话语不断。刺刺，多言的样子。韩愈《送殷员外序》：“持被入直三省，丁宁顾婢子，语刺刺不能休。”

[7] 拗：倔。

[8] 鸣之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呜呜”。鸣之，抚拍之。《世说新语·惑溺》：“儿见（贾）充喜踊，充就乳母怀中鸣之。”[9] 猫子声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增补，原无此三字。

[10] 千里且溢：即一千里还多。溢，超出

[11] 各各道温凉：犹言彼此问寒问暖。

[12] 食顷：一顿饭的功夫。

[13] 宜得参：应该用人参治疗。

[14] 芪（qí其）：黄芪，又名黄耆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夏季开花，黄色，根可入药。

[15] 术 (zhú 竹) : 草名。根茎可入药。有白术、苍术数种。[16] 戢戢 (jí jí 及及) 然 : 折纸的声音。

[17] 丁丁 (zhēng zhēng 争争) 然 : 掷落毛笔铜帽的声音。[18] 苏苏 : 通“ ”, 物摩擦声。

[19] 清以越 : 清脆而高昂。以, 而。

[20] 缓以苍 : 缓慢而粗老。苍, 苍老。

[21] 娇以婉 : 娇细而婉转。[22] 王心逸 : 名德昌, 字历长。清长山 (今山东邹平一带) 人。顺治进士。生平详《长山县志》。

[23] 市廛 (chán 婵) : 集市。

[24] 曼声度曲 : 以舒缓的声调唱着歌。曼声, 舒缓的声。度曲, 制作新曲, 或指依谱歌唱, 此指后者。

[25] 弦索 : 乐器上的弦。此指弦乐器。

[26] 苗裔 : 远末子孙 ; 指馀绪、支派。

## 狐 联

焦生，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[1]。读书园中。宵分[2]，有二美人来，颜色双绝。一可十七八[3]，一约十四五，抚几展笑。焦知其狐，正色拒之。长者曰：“君髯如戟[4]，何无丈夫气？”焦曰：“仆生平不敢二色[5]。”女笑曰：“迂哉！子尚守腐局耶[6]？下元鬼神[7]，凡事皆以黑为白，况床第间琐事乎？”焦又咄之。女知不可动，乃云：“君名下士[8]，妾有一联，请为属对[9]，能对我自去：戊戌同体，腹中止欠一点。”焦凝思不就。女笑曰：“名士固如此乎？我代对之可矣：己巳连踪，足下何不双挑。”一笑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石虹先生：姓焦，名毓瑞，字辑五，别字石虹。顺治四年（1647）进士。官至户部左侍郎，见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

[2]宵分：夜半。

[3]可：大约。

[4]君髯如戟：此处暗用南朝诸彦回拒婚山阴公主的典故。《南史·褚彦回传》：“景和中，山阴公主淫恣，窥见彦回悦之，以白帝。帝召彦回西上阁宿十日，公主夜就之，备耻逼迫，彦回整身而立，以夕至晓，不为移志。公主谓曰：‘君须髯如戟，何无丈夫意？’”

[5]二色：指接近妻子以外的其他女性。不二色，即不娶妾，没外遇。

[6]腐局：迂腐的规矩。局，拘。[7]下元鬼神：疑为“下无鬼神”，“元”为“无”字之笔误。[8]名下士：负有盛名的士人。

[9]属（zh 主）对：诗文中两句联属而成对偶。此指对句。

## 潍水狐

潍邑李氏有别第[1]。忽一翁来税居[2]，岁出直金五十[3]，诺之。既去无耗，李嘱家人别租。翌日，翁至，曰：“租宅已有关说[4]，何欲更徼他人？”李白所疑。翁曰：“我将久居是；所以迟迟者，以涓吉在十日之后耳[5]。”因先纳一岁之直，曰：“终岁空之，勿问也。”李送出，问期，翁告之。过期数日，亦竟渺然。及往覘之，则双扉内闭，炊烟起而人声杂矣。讶之，投刺往谒。翁趋出[6]，逆而入，笑语可亲。既归，遣人馈遗其家；翁犒赐丰隆。又数日，李设筵邀翁，款洽甚欢。问其居里，以秦中对[7]。李讶其远。翁曰：“贵乡福地也。秦中不可居，大难将作。”时方承平[8]，置未深问。越日，翁折柬报居停之礼[9]，供帐饮食，备极侈丽。李益惊，疑为贵官。翁以交好，因自言为狐。李骇绝，逢人辄道。

邑绅闻其异[10]，日结驷于门[11]，愿纳交翁，翁无不伛偻接见[12]。渐而郡官亦时还往。独邑令求通，辄辞以故。令又托主人先容，翁辞。李诘其故。翁离席近客而私语曰：“君自不知，彼前身为驴，今虽俨然民上[13]，乃饮而亦醉者也[14]。仆固异类，羞与为伍。”李乃托词告令，谓狐畏其神明，故不敢见。今信之而止。此康熙十一年事[15]。未几，秦罹兵燹[16]。狐能前知，信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驴之为物，庞然也。一怒则嗥嘶[17]，眼大于盂[18]，气粗于牛；不惟声难闻，状亦难见。倘执束刍而诱之[19]，则帖耳辑首[20]，喜受羁勒矣。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饮糙而亦醉也。愿临民者[21]，以驴为戒，而求齿于狐，则德日进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潍邑：潍县。今属山东省潍坊市。别第，犹别业、别墅，本宅之外的宅邸。

[2]税居：租赁住处。

[3]直：值的本字，价。

[4]关说：此谓彼此已通过协商，有定约。关，通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序》：“公卿皆因关说。”

[5]涓吉：犹择吉。左思《魏都赋》：“涓吉日，陟中坛，即帝位，改正朔。”李善注：“涓，择也。”

[6]趋：小步快走，表示恭敬。

[7]秦中：指今陕西省中部。

[8]承平：相承平安，谓太平。

[9]折柬：裁纸写信，此指请柬。居停，寄居之处；此指居停主人。《宋史·丁谓传》：“帝意欲谪（寇）江、淮间，谓退，除道州司马。同列不敢言，独王曾以帝语质之，谓顾曰：‘居停主人勿复言。’盖指曾以第舍假也。”

[10]绅：士大夫。详见前《三生》注。

[11]结驷于门：车马盈门，谓来人众多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子贡相卫，而结驷连骑，排藜藿，入穷阎，过谢原宪。”

[12]伛偻接见：十分恭敬地接见。伛偻，鞠躬，恭敬貌。贾谊《新书·官人》：“柔色伛偻。”

[13]民上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上民”。

[14] 饮 (du 堆) 而亦醉者：吃蒸饼也会醉的人，喻贪财而无耻者。崖令钦《教坊记》：“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……有邀迓者，五奴辄随之前。人欲得其速醉，多劝酒。五奴曰：‘但多与我钱，吃子亦醉，不烦酒也。’”，蒸饼。《玉篇·食部》：“蜀呼蒸饼为。”

[15] 康熙十一年：即公元一六七二年。[16] 秦罹兵燹 (xi n 显)：秦，指今陕西省。据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载，康熙十三年 (1674) 冬，陕西提督王辅臣反，清廷派兵镇压，至康熙十五年 (1676) 王辅臣投降，战乱才得平息。

[17] (dì 弟) (jué 蹶)：前腿踢出，后腿蹶。

[18] 盎：盛器，腹大口小。

[19] 束刍：一把草。

[20] 帖耳辑首：垂耳低头，表示驯顺。

[21] 临民者：治理人民的人，谓地方长官。

## 红 玉

广平冯翁有一子[1]，字相如。父子俱诸生。翁年近六旬，性方鰲[2]，而家屡空[3]。数年间，媪与子妇又相继逝，并曰自操之[4]。一夜，相如坐月下，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。视之，美。近之，微笑。招以手，不来亦不去。固请之，乃梯而过，遂共寝处。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妾邻女红玉也。”生大爱悦，与订永好。女诺之。夜夜往来，约半年许。翁夜起，闻子舍笑语[5]，窥之，见女。怒，唤出，骂曰：“畜产所为何事！如此落寞[6]，尚不刻苦，乃学浮荡耶？人知之，丧汝德；人不知，促汝寿！”生跪自投，泣言知悔。翁叱女曰：“女子不守闺戒，既自玷，而又以玷人。倘事一发，当不仅貽寒舍羞[7]！”骂已，愤然归寝。女流涕曰：“亲庭罪责[8]，良足愧辱！我二人缘分尽矣！”生曰：“父在不得自专[9]。卿如有情，尚当含垢为好。”女言辞决绝，生乃洒涕。女止之曰：“妾与君无媒灼之言，父母之命，逾墙钻隙[10]，何能白首？此处有一佳耦，可聘也。”告以贫。女曰：“来宵相俟，妾为君谋之。”次夜，女果至，出白金四十两赠生。曰：“去此六十里，有吴村卫氏，年十八矣，高其价，故未售也。君重啖之[11]，必合谐允。”言已，别去。

生乘间语父，欲往相之[12]。而隐馈金不敢告。翁自度无资，以是故，止之。主又婉言：“试可乃已[13]。”翁颌之。生遂假仆马，诣卫氏。卫故田舍翁。生呼出，引与间语。卫知生望族[14]，又见仪采轩豁[15]，心许之，而虑其靳于资[16]。生听其词意吞吐，会其旨，倾囊陈几上。卫乃喜，浼邻生居间，书红笺而盟焉[17]。生入拜媪。居室侧，女依母自幃。微睨之，虽荆布之饰[18]，而神情光艳，心窃喜。卫借舍款婿，便言：“公子无须亲迎。待少作衣妆，即合舁送去。”生与期而归。诡告翁，言卫爱清门[19]，不责资[20]。翁亦喜。至日，卫果送女至。女勤俭，有顺德，琴瑟甚笃[21]。逾二年，举一男，名福儿。会清明抱子登墓，遇邑绅宋氏。宋官御史[22]，坐行赅免[23]，居林下[24]，大煽威虐。是日亦上墓归，见女艳之。问村人，知为生配。料冯贫士，诱以重赂，冀可摇，使家人风示之。生骤闻，怒形于色；既思势不敌，敛怒为笑，归告翁。翁大怒[25]，奔出，对其家人，指天画地，诟骂万端。家人鼠窜而去。宋氏亦怒，竟遣数人入生家，殴翁及子，汹若沸鼎。女闻之，弃儿于床，披发号救。群篡舁之[26]，哄然便去。父子伤残，吟呻在地，儿呱呱啼室中。邻人共怜之，扶之榻上。经日，生杖而能起。翁忿不食，呕血寻毙。生大哭，抱子兴词[27]，上至督抚，讼几遍[28]，卒不得直。后闻妇不屈死，益悲。冤塞胸吭[29]，无路可伸。每思要路刺杀宋，而虑其虐从繁[30]，儿又罔托。日夜哀思，双睫为不交。

忽一丈夫吊诸其室，虬髯阔颌[31]，曾与无素[32]。挽坐，欲问邦族。客遽曰：“君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而忘报乎？”生疑为宋人之侦，姑伪应之。客怒眦欲裂，遽出曰：“仆以君人也，今乃如不足齿之伦[33]！”生察其异，跪而挽之，曰：“诚恐宋人我。今实布腹心：仆之卧薪尝胆者[34]，固有日矣。但怜此褌中物，恐坠宗祧。君义士，能为我忤白否[35]？”客曰：“此妇人女子之事，非所能。君所欲托诸人者[36]，请自任之；所欲自任者[37]，愿得而代庖焉[38]。”生闻，崩角在地[39]。客不顾而出。生追问姓字，曰：“不济[40]，不任受怨；济，亦不任受德。”遂去。生惧祸及，抱子亡去。至夜，宋家一门俱寝，有人越重垣入，杀御史父子三人，及一媳一

婢。宋家具状告官。官大骇。宋执谓相如，于是遣役捕生，生遁不知所之，于是情益真。宋仆同官役诸处冥搜。夜至南山，闻儿啼，踪得之，系縲而行。儿啼愈嗔，群夺儿抛弃之。生冤愤欲绝。见邑令，问：“何杀人？”生曰：“冤哉！某以夜死，我以昼出，且抱呱呱者，何能逾垣杀人？”今日：“不杀人，何逃乎？”生词穷，不能置辨。乃收诸狱。生泣曰：“我死无足惜，孤儿何罪？”今日：“汝杀人子多矣；杀汝子，何怨？”生既褫革，屡受桎梏，卒无词。令是夜方卧，闻有物击床，震震有声，大惧而号。举家惊起，集而烛之，一短刀，利如霜[41]，剝床入木者寸余，牢不可拔。今睹之，魂魄丧失。荷戈遍索，竟无踪迹。心窃馁。又以宋人死，无可畏惧，乃详诸宪[42]，代生解免，竟释生。

生归，瓮无升斗，孤影对四壁。幸邻人怜馈食饮，苟且自度。念大仇已报，则輒然喜；思惨酷之祸，几于灭门，则泪潸潸堕；及思半生贫彻骨，宗支不续，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，不复能自禁。如此半年，捕禁益懈。乃哀邑令，求判还卫氏之骨。及葬而归，悲怛欲死，辗转空床，竟无生路。忽有款门者，凝神寂听，闻一人在门外，啾啾与小儿语。生急起窥覘，似一女子。扉初启，便问：“大冤昭雪，可幸无恙！”其声枪熟，而仓卒不能追忆。烛之，则红玉也。挽一小儿，嬉笑跨下。生不暇问，抱女鸣哭。女亦惨然。既而推儿曰：“汝忘尔父耶？”儿牵女衣，目灼灼视生。细审之，福儿也。大惊，泣问：“儿那得来？”女曰：“实告君：昔言邻女者，妄也。妾实狐。适宵行，见儿啼谷口，抱养于秦。闻大难既息，故携来与君团聚耳。”生挥涕拜谢。儿在女怀，如依其母，竟不复能识父矣。天未明，女即遽起。问之，答曰：“奴欲去。”生裸跪床头，涕不能仰。女笑曰：“妾诳君耳。今家道新创，非夙兴夜寐不可[43]。”乃剪莽拥[44]，类男子操作。生忧贫乏，不自给。女曰：“但请下帷读[45]，勿问盈歉，或当不殍饿死。”遂出金治织具；租田数十亩，雇佣耕作。荷诛茅[46]，牵萝补屋[47]，日以为常。里党闻妇贤，益乐资助之。约半年，人烟腾茂，类素封家。生曰：“灰烬之馀，卿白手再造矣。然一事未就安妥，如何？”诘之，答曰：“试期已迫，巾服尚未复也[48]。”女笑曰：“妾前以四金寄广文[49]，已复名在案，若侍君言，误之已久。”生益袖之。是科遂领乡荐。时年三十六，腴田连阡，夏屋渠渠矣[50]。女袅娜如随

风欲飘去[51]，而操作过农家妇，虽严冬自苦，面手膩如脂。自言二十八岁，人视之，常若二十许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其子贤，其父德，故其报之也侠。非特人侠，狐

亦侠也。遇亦奇矣！然官宰悠悠。[52]，竖人毛发[53]，刀震震入木，何借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？使苏子美读之，必浮白曰：‘惜乎击之不中[54]！’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广平：县名，在今河北省。明、清时属广平府。

[2]方鯁：方正耿直。

[3]屡空（kòng 控）：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”屡空，谓经常贫穷，衣食不给。空，匮乏。

[4]井臼：从井汲水，以臼舂米：喻家务。

[5]子舍笑语：此据山东博物馆抄本。铸雪斋本及二十四卷本，均作“女

子含笑语”。

[6] 落寞：寂寞冷落，指境遇萧条。

[7] 贻：留给；遗留。寒舍：对自己家庭的谦称。

[8] 亲庭：指父亲的训诲。《论语·季氏》谓：孔子之子孔鲤说，孔子在庭，鲤趋而过庭，孔子要他学诗学礼，孔鲤退而学诗学礼。后因称父教为庭训。

[9] 自专：自作主张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。”

[10] 逾墙钻隙：越墙相从，凿壁相窥；指男女私相结合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不待父母之命、媒灼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”

[11] 重啖之：以重金满足其要求。

[12] 相(xiàng 向)：相亲，《梦梁录》：“男女议亲，其伐柯人两家通报，择日过帖，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；然后由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，或借园圃，或湖舫内，两亲相见，谓之相亲。”

[13] 试可乃已：意谓只是去试探一下对方的意向。《书·尧典》：“岳曰：异哉，试可乃已。”

[14] 望族：有声望的家族。

[15] 轩豁：开朗。

[16] 靳：吝惜。

[17] 书红笺而盟焉：以红笺书写柬帖，订立婚约。

[18] 荆布之饰：指贫家女子妆束。荆布，荆钗布裙。参《狐嫁女》“拙荆”注。

[19] 清门：清寒门第，犹言“清白人家”。

[20] 责：索取，苛求。

[21] 琴瑟甚笃：喻夫妇感情深厚。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。”后世因以琴瑟称美夫妇。

[22] 宋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23] 坐行赅(qiú 求)免：因行贿罪而免职。坐，获罪。赅，贿赂。[24] 居林下：指罢官乡居。林，野外。林下，指乡野退隐之地。[25] 翁：据青柯亭刻本补。

[26] 篡：抢夺。

[27] 兴词：起诉，告状。词，争讼。

[28] 讼：诉讼，打官司。

[29] 吭(háng 杭)：咽喉。

[30] 扈从：侍从的人。

[31] 虬(qiú 求)髯：蜷曲的络腮。阔颌，宽阔的下巴。

[32] 无素：从无交往。素，旧交。

[33] 伦：即“伦夫”，粗俗庸碌之辈。古时骂人语。

[34] 卧薪尝胆：喻刻苦自励，矢志报仇。苏轼《拟孙权答曹操书》：“仆受遗以来，卧薪尝胆。”卧薪，表示不敢安居。尝胆，表示不忘灾苦。《史记·越王句践世家》：越国为吴国所败，越王被俘。后“越王句践返国，乃苦心焦思，置胆于座，坐卧即仰胆，饮食亦尝胆也”，以此自励，誓报吴仇。

[35] 能为我忤臼否：意谓能否代我保存孤儿。忤臼，指公孙忤臼。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欲灭赵氏全家，杀赵朔，并搜捕其孤儿赵武。赵氏门客公

孙杵臼同程婴定计救出孤儿，终于延续赵嗣，报了冤仇。事见《史记·赵世家》。

[36]君所托诸人者：指抚养幼儿。

[37]所欲自任者：指报宋家之仇。

[38]代庖：代替厨师做饭，比喻超越自己的职责代替别人行事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[39]崩角：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：“若崩厥角稽首。”谓叩头声响如山之崩，后因称叩响头为崩角。角，额角。

[40]济：成功。

[41]（xi n 仙）利：锋利。

[42]详诸宪：把案情呈报上级。详，旧时公文之一，用于向上级陈报请示。宪，封建社会属吏称上级为“宪”。

[43]夙兴夜寐：早起晚睡；指勤苦持家。《墨子·非乐上》：“妇人夙兴夜寐，纺绩织，多治麻丝葛绪布。”

[44]剪莽拥（huì 会）：剪除杂草，持帚清扫。莽，草。，扫帚。

[45]下帷读：意谓闭门苦读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董仲舒“下帷讲诵，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，或莫见其面，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合园，其精如此。”下帷，放下室内的帷幕。

[46]荷诛茅：扛起锄锹，铲除茅草；指努力耕作。，掘土工具。

[47]牵萝补屋：牵挽薜萝，遮补茅屋；指处境贫困，居不庇身。杜甫《佳人》诗：“侍婢卖珠回，牵萝补茅屋。”萝，薜萝。

[48]巾服尚未复：指生员资格尚未恢复。巾服，指秀才的衣冠公服，代指秀才资格。

[49]广文：指学官。唐代国子监增开广文馆，设博士、助教等职。明、清时，因泛称儒学教官为广文。

[50]夏屋渠渠：《诗·秦风·权舆》：“于我乎，夏屋渠渠。”夏，大。渠渠，深广。

[51]袅娜：轻盈柔美。后文自言“二十八岁”，图咏本作“三十八岁”。

[52]悠悠：荒谬。

[53]竖人毛发：令人发指，使人愤怒。

[54]“使苏子美”三句：宋代文学家苏舜钦，字子美。宋龚明之《中吴记闻》：“子美豪放，饮酒无算。……读《汉书》张良传，至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帝，误中副车，遽抚案曰：‘惜乎击之不中！’遂引一大白。”浮，本指罚酒，后转称满饮为浮白。此处借此故事说明没有杀掉虐民的官宰，使人遗憾。

## 龙

北直界有墮龙入村。其行重拙，入某绅家。其户仅可容躯，塞而入。家人尽奔。登楼哗噪，铙炮轰然[1]。龙乃出。门外停贮潦水[2]，浅不盈尺。龙入，转侧其中，身尽泥涂；极力腾跃，尺余辄墮。泥蟠三日，蝇集鳞甲。忽大雨，乃霹雳空而去[3]。

房生与友人登牛山，入寺游瞩。忽椽间一黄砖上盘一小蛇，细裁如蚓[4]。忽旋一周，如指；又一周，已如带。共惊，知为龙，群趋而下。方至山半，闻寺中霹雳一声，震动山谷[5]。天上黑云如盖，一巨龙夭矫其中[6]，移时而没。

章丘小相公庄，有民妇适野，值大风，尘沙扑面。觉一目眯，如含麦芒，揉之吹之，迄不愈。启睑而审视之，睛固无恙，但有赤线蜿蜒于肉分。或曰：“此蛰龙也。”妇忧惧待死。积三月余，天暴雨，忽巨霆一声，裂眦而去。妇无少损。

袁宣四言[7]：“在苏州，值阴晦，霹雳大作。众见龙垂云际，鳞甲张动，爪中挟一人头，须后毕见；移时，入云而没。亦未闻有失其头者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铙（chòng 冲）炮：火枪、土炮。

[2] 潦（lǎo 老）水：停而不流的积水。

[3] 空：犹凌空。同“拿”。李贺《致酒行》：“少年心事当云。”[4] 裁：通“才”，才。

[5] 震动山谷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此四字。

[6] 夭矫：屈伸自如。

[7] 袁宣四：名藩，字松藩，淄川（今山东淄博市）人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举人，拣选知县，有文名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参加重修《淄川县志》。

## 林四娘

青州道陈宝钥[1]，闽人。夜独坐，有女子搴帟入。视之，不识；而艳绝，长袖宫装[2]。笑云：“清夜兀坐[3]，得勿寂耶？”公惊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妾家不远，近在西邻。”公意其鬼，而心好之。捉袂挽坐，谈词风雅，大悦。拥之，不甚抗拒。顾曰：“他无人耶？”公急阖户，曰：“无。”促其缓裳，意殊羞怯。公代为之殷勤。女曰：“妾年二十，犹处子也，狂将不堪。”狎褻既竟，流丹浹席。既而枕边私语，自言“林四娘”。公详诘之。曰：“一世坚贞，业为君轻薄殆尽矣。有心爱妾，但图永好可耳，絮絮何为？”无何，鸡鸣，遂起而去。由此夜夜必至。每与阖户雅饮。谈及音律，辄能剖悉宫商[4]。公遂意其工于度曲[5]。曰：“儿时之所习也。”公请一领雅奏。女曰：“久矣不托于音[6]，节奏强半遗忘[7]，恐为知者笑耳。”再强之，乃俯首击节[8]，唱伊凉之调[9]，其声哀婉[10]。歌已，泣下。公亦为酸恻[11]，抱而慰之曰：“卿勿为亡国之音[12]，使人悒悒[13]。”女曰：“声以宣意，哀者不能使乐，亦犹乐者不能使哀。”两人燕昵，过于琴瑟。

既久，家人窃听之，闻其歌者，无不流涕。夫人窥见其容，疑人世无此妖丽，非鬼必狐；惧为厌蛊，劝公绝之。公不能听[14]，但固诘之。女愀然曰：“妾，衡府宫人也[15]。遭难而死，十七年矣。以君高义，托为燕婉，然实不敢祸君。倘见疑畏，即从此辞。”公曰：“我不为嫌；但燕好若此，不可不知其实耳。”乃问宫中事。女述[16]，津津可听。谈及式微之际[17]，则便咽不能成语。女不甚睡，每夜辄起诵准提、金刚诸经咒[18]。公问：“九原能自忏耶[19]？”曰：“一也。妾思终身沦落，欲度来生耳[20]。”又每与公评鹭诗词[21]，瑕辄疵之[22]；至好句，则曼声娇吟。意绪风流[23]，使人忘倦。公问：“工诗乎？”曰：“生时亦偶为之。”公索其赠。笑曰：“儿女之语，乌足为高人道。”

居三年。一夕，忽惨然告别。公惊问之。答云：“冥王以妾生前无罪，死犹不忘经咒，俾生王家。别在今宵，永无见期。”言已，怆然。公亦泪下。乃置酒相与痛饮。女慷慨而歌，为哀曼之音，一字百转；每至悲处，辄便哽咽。数停数起，而后终曲，饮不能畅。乃起，逡巡欲别。公固挽之，又坐少时。鸡声忽唱，乃曰：“必不可以久留矣。然君每怪妾不肯献丑；今将长别，当率成一章[24]。”索笔构成，曰：“心悲意乱，不能推敲[25]，乖音错节，慎勿出以示人。”掩袖而去。公送诸门外，湮然没。公怅悼良久。视其诗，字态端好，珍而藏之。诗曰：“静镇深宫十七年，谁将故国问青天[26]？闲看殿宇封乔木，泣望君王化杜鹃[27]。海国波涛斜夕照，汉家箫鼓静烽烟[28]。红颜力弱难为厉[29]，惠质心悲只问禅[30]。日诵菩提千百句[31]，闲看贝叶两三篇[32]。高唱梨园歌代哭[33]，请君独听亦潸然[34]。”诗中重复脱节，疑有错误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青州道：即青州巡道（后简称道员）。清分一省为数道，由布政司统领。陈宝钥，字绿崖，福建晋江人，康熙二年（1663）任青州道僉事。

[2] 宫装：宫女的装束。装也作“妆”、“ ”。

[3] 兀坐：独自端坐。

[4] 剖悉宫商：明辨通解五音。剖，辨明。悉，了解。宫商，指宫、商、

角、徵、羽，为我国古代五声音阶的音级，称“五音”，亦称“五声”。

[5]工于度曲；善于制作新曲。度曲：制作新曲，或指依谱歌唱。

[6]不托于音：不借助乐曲来表达感情，意谓不演奏乐曲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孔子之故人原壤，其母死，夫子助之沐，原壤登木曰：‘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。’”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不”字。

[7]强半：大半。

[8]击节：用手或拍板来调节乐曲。此指以击手为拍节。

[9]伊凉之调：谓悲凉之调。伊、凉，唐代二边郡名，即伊州、凉州。天宝后多以边地名乐曲。西京节度盖嘉运所进伊州商调曲，你伊州曲；西凉都督郭知运所进曲，称凉州曲。《凉州》曲，又称《凉州破》，本晋末西凉羌族改制的中原旧乐。其曲终入破，骤变为繁弦急响破碎之音，哀婉悲恻，所以下文称其为“亡国之音”。

[10]哀婉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无“哀”字。

[11]酸恻：悲有，凄恻。

[12]亡国之音：本谓国之将亡，音乐也充满悲凉的情绪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此指林四娘所唱声调悲哀。

[13]悒悒：心情郁悒不畅。

[14]公不能听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“不”作“固”。

[15]衡府：衡王府。衡王，朱，封于青州（今山东益都县）。详前《王成》注。

[16]缅述：犹忆述。

[17]式微之际；衰败之时。《诗·邶风·式微》：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”朱熹注云：“式，发语词；微，犹衰也。”

[18]准提、金刚诸经咒：准提，又作准胝、尊提，佛教菩萨名，为梵语音译，意译为清净，为佛教密宗莲花部六观音之一，三目十八臂，主破众生惑业。有唐善无畏译《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》。金刚，佛经名，后秦鸠摩罗什译，又称《金刚般若经》，或《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》，为我国佛教南宗主要经典。此指准提、金刚诸佛经的经文与咒文。咒，佛家语，即陀罗尼或陀罗尼，指菩萨的秘密真言。

[19]九原：犹九泉，指地下。忏，忏悔，佛教名词。详《僧孽》注。

[20]度来生：佛教谓以行善信佛解脱今生困厄，使自己得以超度，求得来生的幸福。度，度脱，超度解脱。

[21]评鹭（zhì 至）：评定。

[22]瑕辄疵之：不完美之处，就指出它的毛病。瑕，玉上的赤色斑点；玉以无瑕为贵，故以瑕喻指事物的缺点、毛病。疵，小毛病，此谓指出毛病。

[23]意绪风流：情致优雅。

[24]率成：谓不加思考，仓促成篇。率，率然，不加思考。

[25]推敲：斟酌字句。唐代诗人贾岛，在京师途中，于驴背上得句云：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”后句是下“推”字，还是下“敲”字，开始拿不定，两手比划着往前走，恰遇当时任京兆尹的韩愈。韩愈说：“‘敲’字佳。”事详《全唐诗话》。后遂以喻指对诗文字句的斟酌、探求。

[26]“静镇”二句：谓自己遭难而死已十七年，人们对亡去的故国已经淡忘。静镇深宫，安静地禁闭于幽深的衡王故宫，指埋身地下。故国，指明

衡王的封国。

[27] “闲看”二句：谓看到密林深处的衡府故宫，不禁引起对衡王的深切怀念。封，封植栽培，意谓长满。乔木，枝干长大的树木。君王化杜鹃，化用蜀王杜宇化杜鹃的故事。《太平御览》一六六引《十三洲记》：“当七国称王，独杜宇称帝于蜀，……望帝（即杜宇）使冷凿巫山治水有功，望帝自以德薄，乃委国禅冷，号曰开明，遂自亡去，化为子规。”又云：“杜宇（望帝）死时，适二月，而子规鸣，故蜀人怜之。”子规，即杜鹃，其鸣声哀切动人。此借蜀人对望帝的怀念，喻己对衡王的怀念。

[28] “海国”二句：谓近海地区的抗清斗争业已风平浪静，汉家臣民也歌乐升平，忘记了烽火兵燹。海国，近海之国。此指南明政权。清兵攻陷北京，崇祯帝自杀之后，明宗室相继在南京、闽中、梧州等沿海地区，建立南明政权，但因其内部腐败，相继为南下清兵所击败，至清康熙初年最后为清所灭亡。萧鼓，萧和鼓，古乐器。烽烟，同“烽燧”。古代边地报警的两种信号：白天放烟，叫烽；晚间举火，叫燧。

[29] 厉：厉鬼，恶鬼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今梦黄熊入于寝门，其何厉鬼也？”

[30] 禅：梵语“禅那”的省称，意译“思维修”，静思之意。问禅，指探求佛理，以求彻悟。

[31] 菩提：佛教名词。为梵语音译。意译为“觉”、“智”、“道”，佛教用以指一种彻悟成佛的境界。佛祖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下觉悟成佛，佛家遂称该处为菩提场，该树为菩提树。此处以菩提指佛，诵菩提，即诵佛号。

[32] 贝叶：印度贝多罗树的叶子，沤后可代纸写字，印度多用以抄写佛经，故佛经也称“贝叶经”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广动植之三》：“贝多，出摩伽陀国，长六七丈，终冬不凋。……贝多是梵语，汉翻为叶，……。西域经书，用此三种皮叶。若能保护，亦得五六百年。”

[33] 梨园：唐玄宗训练乐工之处，其址在长安宫苑中。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：“明皇既知音律，又酷爱法曲，选坐部伎子弟三百，教于梨园，号皇帝梨园弟子；宫女数百，亦称梨园弟子。”此盖以梨园指宫中乐曲。林四娘盖为衡府歌伎，故云。

[34] 潸然：流泪的样子。

### 卷三

## 江 中

王圣俞南游[1]，泊舟江心。既寝，视月明如练[2]，未能寐，使童仆为之按摩[3]。忽闻舟顶如小儿行，踏芦席作响，远自舟尾来，渐近舱户。虑为盗，急起问童。童亦闻之。问答间，见一人伏舟顶上，垂首窥舱内。大愕，按剑呼诸仆[4]，一舟俱醒。告以所见。或疑错误。俄响声又作。群起四顾，渺然无人[5]，惟星皎月，漫漫江波而已。众坐舟中，旋见青火如灯状，突出水面，随水浮游；渐近舡[6]，则火顿灭。即有黑人骤起，屹立水上[7]，以手攀舟而行。众噪曰：“必此物也！”欲射之。方开弓，则遽伏水中，不可见矣。问舟人。舟人曰：“此古战场，鬼时出没，其无足怪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王圣俞：《蒲松龄集·聊斋文集》七，有《六月为沈德甫与王圣俞书》，称其为“琊望族”，知为山东诸城一带人。其他待考。[2]如练：月光洒泻，如匹练垂天。练，白色熟绢。

[3]按摩：中医疗法之一种，可治疗疾病、解除疲劳、帮助入睡。[4]按剑：手抚剑靶，准备自卫的警戒动作。

[5]渺然：水天远阔的样子。渺，远貌。又通“淼”。

[6]舡(xi ng 香)：船。《广雅·释水》：“舡，舟也。”[7]屹(yì 义)立：矗立不动。

## 鲁公女

招远张于旦[1]，性狂不羁[2]。读书萧寺[3]。时邑令鲁公，三韩人[4]。有女好猎。生适遇诸野，见其风姿娟秀，着锦貂裘，跨小骊驹，翩然若画。归忆容华，极意钦想。后闻女暴卒，悼叹欲绝。鲁以家远，寄灵寺中[5]，即生读所。生敬礼如神明，朝必香，食必祭。每酌而祝曰[6]：“睹卿半面，长系梦魂；不图玉人[7]，奄然物化[8]。今近在咫尺，而邈若河山，恨如问也！然生有拘束，死无禁忌，九泉有灵，当珊珊而来[9]，慰我倾慕。”日夜祝之，几半月。

一夕，挑灯夜读，忽举首，则女子含笑立灯下。生惊起致问。女曰：“感君之情，不能自己，遂不避私奔之嫌。”生大喜，遂共欢好。自此无虚夜。谓生曰：“妾生好弓马，以射獐杀鹿为快，罪孽深重，死无归所。如诚心爱妾，烦代诵《金刚经》一藏数[10]，生生世世不忘也。”生敬受教，每夜起，即枢前捻珠讽诵[11]。偶值节序，欲与偕归。女忧足弱，不能跋履[12]。生请抱负以行，女笑从之。如抱婴儿，殊不重累。遂以为常。考试亦载与俱。然行必以夜。生将赴秋闱[13]，女曰：“君福薄，徒劳驰驱。”遂听其言而止。积四五年，鲁罢官，贫不能与其椽[14]，将就窆之[15]，苦无葬地。生乃自陈：“某有薄壤近寺，愿葬女公子。”鲁公喜。生又力为营葬。鲁德之，而莫解其故。鲁去，二人绸缪如平日。

一夜，侧倚生怀，泪落如豆，曰：“五年之好，于今别矣！受君恩义，数世不足以酬！”生惊问之。曰：“蒙惠及泉下人，经咒藏

满，今得生河北卢户部家。如不忘今日，过此十五年，八月十六日，烦一往会。”生泣下曰：“生三十余年矣；又十五年，将就木焉[16]，会将何为？”女亦泣曰：“愿为奴婢以报[17]。”少间曰：“君送妾六七里。此去多荆棘，妾衣长难度。”乃抱生项。生送至通衢，见路傍车马一簇，马上或一人，或二人；车上或三人、四人、十数人不等；独一钿车[18]，绣纓朱[19]，仅一老媪在焉。见女至，呼曰：“来乎？”女应曰：“来矣。”乃回顾生云：“尽此，且去；勿忘所言。”生诺。女行近车，媪引手上之，展即发[20]，车马阗咽而去[21]。

生怅怅而归，志时日于壁。因思经咒之效[22]，持诵益虔。梦神人告曰：“汝志良嘉。但须要到南海去[23]。”问：“南海多远？”曰：“近在方寸地[24]。”醒而会其旨，念切菩提[25]，修行倍洁。三年后，次子明、长子政，相继擢高科[26]。生虽暴贵，而善行不替[27]。夜梦青衣人邀去，见宫殿中坐一人，如菩萨状，逆之曰：“子为善可喜。惜无修龄[28]，幸得请于上帝矣。”生伏地稽首。唤起，赐坐；饮以茶，味芳如兰。又令童子引去，使浴于池。池水清洁，游鱼可数，入之而温，掬之有荷叶香。移时，渐入深处，失足而陷，过涉灭顶[29]。惊寤，异之。由此身益健，目益明。自捋其须，白者尽籁籁落，又久之，黑者益落。面纹亦渐舒。至数月后，颌秃面童[30]，宛如十五六时。辄兼好游戏事，亦犹童。过饰边幅[31]；子辄匡救之[32]。未几，夫人以老病卒。子欲为求继室于朱门。生曰：“待吾至河北，来而后娶。”

屈指已及约期，遂命仆马至河北。访之，果有卢户部。先是，卢公生一女，生而能言，长益慧美，父母最钟爱之[33]。贵家委禽，女辄不欲。怪问之，具述生前约。共计其年，大笑曰：“痴婢！张郎计今年已半百，人事变

迁，其骨已朽；纵其尚在，发童而齿壑矣[34]。”女不听。母见其志不摇，与卢公谋，戒阖人勿通客，

过期以绝其望。未几，生至，阖人拒之。退返旅舍，怅恨无所为计。闲游郊郭，因循而暗访之。女谓生负约，涕不食。母言：“渠不来，必已殂谢；即不然，背盟之罪，亦不在汝。”女不语，但终日卧。卢患之，亦思一见生之为人，乃托游敖[35]，遇生于野。视之，少年也，讶之。班荆略谈[36]，甚倜傥[37]。公喜，邀至其家。方将探问，卢即遽起，嘱客暂独坐，匆匆入内告女。女喜，自力起。窥审其状不符，零涕而返，怨父欺罔[38]。公力白其是。女无言，但泣不止。公出，意绪懊丧，对客殊不款曲[39]。生问，“贵族有为户部者乎？”公漫应之。首他顾，似不属客[40]。生觉其慢[41]，辞出。女啼数日而卒。生夜梦女来，曰：“下顾者果君耶？年貌舛异[42]，覩面遂致违隔。妾已忧愤死。烦向土地祠速招我魂，可得活，迟则不及矣。”既醒，急探卢氏之门，果有女，亡二日矣。生大恻，进而吊诸其室。已而以梦告卢。卢从其言，招魂而归。启其衾，抚其尸，呼而祝之。俄闻喉中咯咯有声。忽见朱樱乍启[43]，坠痰块如冰。扶移榻上，渐复吟呻。卢公悦，肃客出[44]，置酒宴会。细展官阀[45]，知其巨家，益喜。择吉成礼。居半月，携女而归。卢送至家，半年乃去。夫妇居室，俨如小

耦[46]，不知者多误以子妇为姑嫜焉[47]。卢公逾年卒。子最幼，为豪强所中伤，家产几尽。生迎养之，遂家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招远：县名。明清属登州府。即今山东省招远县。

[2]疏狂不羁：阔略放任，不拘礼仪。

[3]萧寺：佛寺。唐李肇《国史补》：“梁武帝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大书‘萧寺’，至今一‘萧’字存焉。”后世因称佛寺为萧寺。

[4]三韩：指辽东。汉时，朝鲜南部有马韩（西）、辰韩（东）、弁辰（南）三国。明天启初因失辽阳，以后乃习称辽东为三韩。见《日知录》。

[5]灵：灵柩。

[6]酹（lèi 泪）：以酒浇地。祭奠的一种仪式。祝：祷告。

[7]玉人：容貌秀丽，晶莹如玉。可兼称男女。

[8]物化：化为异物，指死亡。《庄子·刻意》：“圣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”

[9]珊珊：环摩击声。《文选》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动雾以徐步兮，拂墀声之珊珊。”李善注：“珊珊，声也。”

[10]金刚经：佛经名。初译全称《金刚般若波多蜜经》，后妻鸠摩罗什译，一卷。后有多种译本，名称不全同。藏（zàng 葬）：佛教道教经典的总称；一藏数，指持诵五千四十八遍。

[11]捻珠：手捻佛珠。佛珠，又称念珠、数珠，念佛号或经咒时用以计数的佛教用物。通常用香木车成小圆粒，贯穿成串，也有用玉石等制作的。粒数有十四颗至一千零八十颗不等。

[12]跋履：跋涉；登山涉水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：“（晋）文公躬擐甲冑，跋履山川，越险阻，征东之诸侯。”

[13]秋闱：乡试；考选举人。

[14]輿其椁：用车运走女棺。椁，棺。此从青本，底本无“輿其”二字。

[15]就窆(bi n 贬)：就地葬埋。窆，葬时穿土下棺。见《周礼·地官·乡师》注。

[16]就木：进棺材；老死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“（重耳）将适齐，谓季隗曰：‘待我二十五年，不来而后嫁。’对曰：‘我二十五年矣，又如是而嫁，则就木焉！请待子。’”

[17]以报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一报”。

[18]钿(diàn 店)车：镶嵌有金属薄片图案纹饰的车辆。

[19]绣纓朱：有彩穗装饰的大红车帘。绣纓，彩丝做的穗状饰物，即流苏，车前挂的帷幔。

[20]展：车轮转动，犹言发车。，即轮，亦作“辘”。

[21]阗咽(tián yè 田叶)：即“阗噎”。形容车马喧腾，充塞道路。《文选》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冠盖云荫，阗阗阗噎。”

[22]效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数”。

[23]南海：指观世音菩萨所在地。印度有南海。又，我国浙江普陀山，相传为观音现身说法道场，故通常所说南海，多指此。

[24]近在方寸地：近在心间。佛教净土宗认为，只要修持善心，发愿念佛，坚持不懈，就可使佛菩萨闻知，拔除于苦难之中。方寸，指心，见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。

[25]念切菩提：即渴望领悟佛理。菩提，佛教名词，意译“觉”、“智”，指对佛教“真理”的觉悟。佛教认为，有了这种觉悟，就能断绝世间烦恼，成就“涅槃”之“智慧”。

[26]擢高科：指科举高中。

[27]替：废弃，衰减。

[28]修龄：长寿。

[29]过涉灭顶：谓入深水，淹没头顶。《易·大过》：“上六，过涉灭顶，凶，无咎。”

[30]颌秃面童：下巴光净无须，面呈童颜。颌，下颏。

[31]过饰边幅：过于注重穿着打扮。谓与年龄身份不符。边幅，本指布幅的边缘，喻指人的服饰容态等外观表现。

[32]匡救：救正，矫正。《孝经》：“匡救其恶。”注：“匡，正也。”

[33]锤爱：爱集一身；极其喜爱。锤，聚。

[34]发童而齿壑：头秃齿缺。形容年老。韩愈《进学解》：“头童齿豁，竟死何裨。”童，秃。壑，通“豁”，齿缺。

[35]游敖：游玩散心。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：“微我无酒，以敖以游。”

[36]班荆：谓藉草而坐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伍举奔郑，将遂奔晋；声子将如晋，遇之于郑郊，班荆相与食，而言复故。”班，布。荆，泛指杂草。

[37]倜傥，风流洒脱。指有青年风度。

[38]怨父欺罔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父”字。

[39]款曲：应酬殷恳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下：“文叔（刘秀字）少时谨信，与人不款曲。”

[40]不属客：意不在客；不理睬客人。属，属意。

[41]慢：简慢，怠慢。

[42]年貌舛异：谓张生的年龄与容貌不符。

[43]朱櫻：红櫻桃，喻女子之口。启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起”。

[44]肃客：引导客人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主人肃客而入。”注：“肃，进也。”

[45]细展官阙：详细询问官阶门第。展，展问，询问。

[46]小耦：少年夫妻。耦（偶），配偶。

[47]“不知者”句：意谓张于旦夫妇相貌比他们的儿子、儿媳还显得年少。子妇，儿子和儿媳。姑璋，婆婆和公公。

## 道 士

韩生，世家也[1]。好客。同村徐氏，常饮于其座。会宴

集[2]，有道士托钵门上[3]。家人投钱及粟，皆不受；亦不去。家人怒，归不顾。韩闻击剥之声甚久[4]，询之，家人以情告。言未已，道士竟入。韩招之坐。道士向主客皆一举手，即坐。略致研诘，始知其初居村东破庙中。韩曰：“何日栖鹤东观[5]，竟不闻知，殊缺地主之礼[6]。”答曰：“野人新至[7]，无交游。闻居士挥霍[8]，深愿求饮焉。”韩命举觞。道士能豪饮。徐见其衣服垢敝，颇偃蹇[9]，不甚为礼。韩亦海客遇之[10]。道士倾饮二十余杯，乃辞而去。

自是每宴会，道士辄至，遇食则食，遇饮则饮，韩亦稍厌其频。饮次，徐嘲之曰：“道长日为客[11]，宁不一作主？”道士笑曰：“道人与居士等，惟双肩承一喙耳[12]。”徐惭不能对。道士曰：“虽然，道人怀诚人矣，会当竭力作杯水之酬[13]。”饮毕，嘱曰：“翌午幸赐光宠[14]。”次日，相邀同往，疑其不设[15]。行去，道士已候于途；且语且步，已至寺门。入门，则院落一新，连阁云蔓[16]。大奇之，曰：“久不至此，创建何时？”道士答：“竣工未久。”比入其室，陈设华丽，世家所无。二人肃然起敬。甫坐，行酒下食，皆二八狡童[17]，锦衣朱履。酒饌芳美，备极丰渥。饭已，另有小进[18]。珍果多不可名，贮以水晶玉石之器，光照几榻。酌以玻璃盏，围尺许。道士曰：“唤石家姊妹来。”童去少时，二美人入。一细长，如弱柳[19]；一身短，齿最稚；媚曼双绝[20]。道士即使歌

以侑酒[21]。少者拍板而歌，长者和以洞箫，其声清细。既阕，道士悬爵促酌[22]，又命遍酌。顾问美人：“久不舞，尚能之否？”遂有僮仆展氍毹于筵下[23]，两女对舞，长衣乱拂，香尘四散；舞罢，斜倚画屏。二人心旷神怡[24]，不觉醺醉。

道士亦不顾客，举杯饮尽，起谓客曰：“姑烦自酌，我稍憩，即复来。”即去。南屋壁下，设一螺钿之床[25]，女子为施锦，扶道士卧。道士乃曳长者共寝，命少者立床下为之爬搔[26]。二人睹此状，颇不平。徐乃大呼：“道士不得无礼！”往将挠之[27]。道士急起而遁。见少女犹立床下，乘醉拉向北榻，公然拥卧。视床上美人，尚眠绣榻。顾韩曰：“君何太迂？”韩乃径登南榻；欲与狎褻，而美人睡去，拨之不转。因抱与俱寝。天明，酒梦俱醒，觉怀中冷物冰人；视之，则抱长石卧青阶下[28]。急视徐，徐尚未醒；见其枕遗屣之石[29]，酣寝败厕中。蹴起[30]，互相骇异。四顾，则一庭荒草，两间破屋而已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世家：累世贵显的人家。

[2]宴集：聚客饮宴。

[3]托钵：募化，化缘。

[4]击剥之声：敲门声。击，敲门。剥，剥啄，敲门声。

[5]栖鹤：传说得道者驾鹤而行，故敬称道士宿止为栖鹤，犹言息驾。

[6]地主：东道主。

[7]野人：道士谦称，意谓山野之人。

[8]居士：意思是向道慕善在家修行的人。是教徒对世俗人士的敬称。

挥霍：豪奢不吝。

[9]偃蹇：倨傲，轻慢。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淹蹇”。

[10]海客遇之：把道士当作走江湖的看待。海客，浪迹四方的人。

[11]道长：道高位尊的道士。对道士的敬称。[12]双肩承一喙：两只肩膀扛着一张嘴。意思是白吃白喝，无有馈赠、回报。

[13]杯水：一怀水酒。水，喻酒味薄涩。

[14]幸赐光宠：希望赐宠光临。

[15]不设：不能设筵。

[16]连阁云蔓：楼阁相连，极其盛多。

[17]狡童：慧黠善解人意的幼仆。

[18]小进：小吃；筵后茶点果品。

[19]如弱柳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一弱柳”。

[20]媚曼：义同“靡曼”，谓容色美丽。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“简郑卫处于之娥靡曼者，施芳泽，正蛾眉，设笄珥……以处之。”[21]侑酒：劝酒。

[22]悬爵促酌(jiào 叫)：举杯劝客人饮尽。酌，干杯。[23]氍毹：毡席，地毯。

[24]心旷神飞：心思旷荡，神不守舍。

[25]螺钿(diàn 店)之床：镶嵌贝片图案的床榻。钿，金银贝壳之类装饰薄片的总称。

[26]爬搔：挠痒。爬，抓、挠。

[27]挠：阻止。

[28]青阶：青石台阶。

[29]遗屙之石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遗屙之右”。大便坑旁的踏脚石。遗屙，拉屎。

[30]蹴起：把徐氏踢起。

## 胡 氏

直隶有巨家[1]，欲延师[2]。忽一秀才，踵门自荐。主人延入[3]。词语开爽[4]，遂相知悦。秀才自言胡氏，遂纳贖馆之[5]。胡课业良勤[6]，淹洽非下士等[7]。然时出游，辄昏夜始归；扃闭俨然[8]，不闻款叩而已在室中矣。遂相惊以狐。然察胡意固不恶，优重之[9]，不以怪异废礼。

胡知主人有女，求为姻好，屡示意，主人伪不解。一日，胡假而去[10]。次日，有客来谒，挈黑卫于门[11]。主人逆而入。年五十余，衣履鲜洁，意甚恬雅[12]。既坐，自达[13]，始知为胡氏作冰[14]。主人默然，良久曰：“仆与胡先生，交已莫逆[15]，何必婚姻？且息女已许字矣[16]。烦代谢先生。”客曰：“确知令媛待聘，何拒之深？”再三言之，而主人不可。客有惭色，曰：“胡亦世族，何遽不如先生？”主人直告曰：“实无他意，但恶非其类耳。”客闻之怒；主人亦怒，相侵益亟。客起，抓主人。主人命家人杖逐之，客乃遁。遗其驴，视之，毛黑色，批耳修尾[17]，大物也。牵之不动，驱之则随手而蹶，然草虫耳[18]。

主人以其言忿，知必相仇，戒备之。次日，果有狐兵大至：或骑或步，或戈或弩[19]，马嘶人沸，声势汹汹。主人不敢出。狐声言火屋，主人益惧。有健者，率家人噪出，飞石施箭，两相冲击，互有夷伤[20]。狐渐靡[21]，纷纷引去。遗刀地上，亮如霜雪；近拾之，则高粱叶也。众笑曰：“技止此耳[22]。”然恐其复至，益备之。明日，众方聚语，忽一巨人自天而降：高丈余，身横数尺；挥大刀如门，逐人而杀。群操矢石乱击之，颠踣而毙[23]，则乌灵耳[24]。众益易之[25]。狐三日不复来，众亦少懈。主人适登厕，俄见狐兵，张弓挟矢而至，乱射之；集矢于臀。大惧，急喊众奔斗，狐方去。拔矢视之，皆蒿梗。如此月余，去来不常，虽不甚害，而日日戒严[26]，主人患苦之。

一日，胡生率众至。主人身出，胡望见，避于众中。主人呼之，不得已，乃出。主人曰：“仆自谓无失礼于先生，何故兴戎[27]？”群狐欲射，胡止之。主人近握其手，邀入故斋，置酒相款。从容曰：“先生达人[28]，当相见谅。以我情好，宁不乐附婚姻？但先生车马、宫室，多不与人同，弱女相从，即先生当知其不可。且谚云：‘瓜果之生摘者，不适于口[29]。’先生何取焉[30]？”胡大惭。主人曰：“无伤，旧好故在。如不以尘浊见弃，在门墙之幼子[31]，年十五矣，愿得坦腹床下[32]。不知有相若者否？”胡喜曰：“仆有弱妹，少公子一岁，颇不陋劣。以奉箕帚，如何？”主人起拜，胡答拜。于是酬醉甚欢，前俱忘[33]。命罗酒浆，遍犒从者[34]，上下欢慰。乃详问居里，将以奠雁[35]。胡辞之。日暮继烛，醺醉乃去。由是遂安。

年余，胡不至。或疑其约妄，而主人坚待之。又半年，胡忽至。既道温凉已[36]，乃曰：“妹子长成矣。请卜良辰[37]，遣事翁姑[38]。”主人喜，即同定期而去。至夜，果有舆马送新妇至。奁妆丰盛，设室中几满。新妇见姑嫜，温丽异常。主人大喜。胡生与一弟来送女，谈吐俱风雅，又善饮。天明乃去。新妇且能预知年岁丰凶[39]，故谋生之计，皆取则焉[40]。胡生兄弟以及胡媪，时来望女，人人皆见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直隶：清代直隶省，即今河北省。

[2]延师：聘请家塾教师。延，招聘。

[3] 延入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延之”。

[4]开爽：开朗爽快。

[5] 纳贽馆之：付给胡秀才聘金，留他住了下来。贽，初见礼品。馆，除舍留客；为之设馆，聘为塾师。

[6] 课业：对学生的授业和考课。

[7] “淹洽”句：谓其学问渊博贯通，非一般秀才可比。下士，一命之士（得过一次功名），即秀才。

[8]扃闭：锁闭。

[9]优重之：对胡生优礼重待。

[10] 假：告假。

[11] 黑卫：黑驴。卫，驴子的代称。

[12] 恬雅：安闲文雅。

[13] 自达：自述来意。

[14] 作冰：作媒。

[15] 交已莫逆：已是知己之交。莫逆，心意相投，无所违拗。[16] 息女：亲生女。许字：订婚，许配人家。

[17] 批耳修尾，尖耳长尾；好马的体形。批，谓尖如削竹。杜甫《房兵曹胡马诗》：“竹批双耳峻。”大物：谓躯体高大。柳宗元《三戒·黔之驴》：“虎见之，庞然大物也。”

[18] “然”句：《诗·召南·草虫》：“草虫。”，蝈蝈叫声。草虫，指蝈蝈，又名织布娘、络丝娘。

[19] 戈、弩：兵器名。戈，长柄有刃。弩，一种用机械发射的弓。[20] 夷伤：创伤。夷、伤同义。

[21] 靡：势衰。

[22] 技止此耳：本领不过如此而已。

[23] 颠踣而毙：倒地而死。

[24] 刍灵：草扎的送葬物。

[25] 易之：把它看得平常，轻视它。

[26] 戒严：严密戒备。[27] 兴戎：兴兵，动武。

[28] 达人：通情达理的人。

[29] “瓜果”句：相当现代俗谚“强扭的瓜儿不甜”。

[30]何取：何必取此强婚下策。

[31] 在门墙：犹言受业。门墙，师门。语本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、百官之富；得其门者或寡矣。”[32] 坦腹床下：意谓做胡生家的女婿。用王羲之东床坦腹而卧的故事。见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。

[33] ：通“隙”。嫌隙。

[34] 犒（kào 靠）：以酒食相慰劳。

[35] 奠雁：献雁，指迎亲之礼。古婚礼中新郎到新娘家迎亲，先行进雁之礼，取嫁娶以时，夫妇和顺，长幼有序之意。

[36] 道温凉：道寒暄。指相见时互致相思慰问之意。

[37] 卜：占卜；谓选定。

[38] 翁姑：即下文“姑嫜”，指公婆。

[39] 丰凶：丰年和灾年。

[40] 取则：据为准则；指按她的意见办事。

## 戏 术

有桶戏者，桶可容升；无底，中空，亦如俗戏[1]。戏人以二席置街上，持一升入桶中；旋出，即有白米满升，倾注席上；又取又倾，顷刻两席皆满。然后一一量入，毕而举之，犹空桶。奇在多也。

利津李见田[2]，在颜镇闲游陶场[3]，欲市巨瓮，与陶人争直，不成而去。至夜，窑中未出者六十余瓮，启视一空。陶人大惊，疑李，踵门求之。李谢不知[4]。固哀之，乃曰：“我代汝出窑，一瓮不损，在魁星楼下非与？”如言往视，果一一俱在。楼在镇之南山[5]，去场三里馀。佣工运之，三日乃尽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俗戏：民间戏法，今称魔术。

[2] 利津：县名：清代属山东武定府，即今山东省利津县。李见田：李登仙，字见田，利津人。幼即研习占卜术数，长而遨游燕、赵、齐、鲁间，往往不占验而前知，言多奇中，一时号为李神仙。康熙十一年八十二岁卒。康熙十二年《利津县新志》八“仙伎”载其预言明末清初事数则。王士《池北偶谈》二十二“李神仙”条亦载其为化李呈祥卜前程事一则。

[3]颜镇：镇名，即颜神镇。在益都西南一百八十里，明嘉靖间创筑，李攀龙、王世贞为作记及铭。今属淄博市，是该市具有悠久历史的生产陶瓷器皿的中心。

[4] 谢：推辞。

[5] 南山：颜神镇南有南博山，当即此之南山。

## 丐 僧

济南一僧，不知何许人。赤足衣百衲[1]，日于芙蓉、明湖诸馆[2]，诵经抄募[3]。与以酒食、钱、粟，皆弗受；叩所需，又不答。终日未尝见其餐饭。或劝之曰：“师既不茹荤酒[4]，当募山村僻巷中，何日日往来于膾闹之场[5]？”僧合眸讽诵[6]，睫毛长指许，若不闻。少选[7]，又语之。僧遽张目厉声曰：“要如此化！”又诵不已。久之，自出而去。或从其后，固诘其必如此之故，走不应。叩之数四，又厉声曰：“非汝所知！老僧要如此化！”积数日，忽出南城，卧道侧如僵，三日不动。居民恐其饿死，貽累近郭，因集劝他徒，欲饭饭之，欲钱钱之。僧瞑然不动。群摇而语之。僧怒，于衲中出短刀，自剖其腹；以手入内，理肠于道，而气随绝。众骇告郡[8]，藁葬之[9]。异日为犬所穴[10]，席见[11]。踏之似空；发视之，席封如故，犹空茧然[1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百衲：此从青本，底本作“白衲”。即百衲衣，僧服。百衲，谓以碎布缝缀。

[2]芙蓉、明湖诸馆：芙蓉街、大明湖，两处邻近，在济南旧城西北隅，为当时繁华、名胜之地，多茶楼酒馆。

[3]抄募：零星地募化财物；指僧人化缘。

[4]茹：吞食，吃。

[5]膾闹：膾腥喧闹；谓不洁不静。

[6]讽诵：念佛号、诵经文。

[7]少选：义同“少旋”，一会儿。

[8]告郡：报告济南知府衙门。郡，明清作为府的别称。[9]藁葬：草草埋葬。语出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。此指以藁荐、芦席裹尸埋葬。

[10]穴：穿洞。

[11]见：同“现”，露了出来。

[12]“席封”二句：草席封裹完好，但像无蛹蚕茧，不见尸体。

## 伏 狐

太史某[1]，为狐所魅[2]，病瘠[3]。符禳既穷[4]，乃乞假归，冀可逃避。太史行，而狐从之。大惧，无所为谋。一日，止于涿[5]。门外有铃医[6]，自言能伏狐。太史延之入。投以药，则房中术也[7]。促令服讫，人与狐交，锐不可当。狐辟易[8]，哀而求罢；不听，进益勇。狐展转营脱[9]，苦不得去。移时无声，视之，现狐形而毙矣。

昔余乡某生者，素有毒之目[10]，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。夜宿孤馆，四无邻。忽有奔女，扉未启而已入；心知其狐，亦欣然乐就狎之。衿襦甫解，贯革直入。狐惊痛，啼声吱然，如鹰脱[11]，穿窗而去[12]。某犹望窗外作狎昵声，哀唤之，冀其复回，而已寂然矣。此真讨狐之猛将也！宜榜门“驱狐”，可以为业[1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太史：翰林。明清时多以翰林院官员兼史职，故习称翰林为太史。

[2]魅：迷惑。

[3]病瘠：得了精气亏损所致枯瘦之疾。

[4]符禳：用符咒驱除邪祟。

[5]涿：河北省涿县。

[6]铃医：摇铃串巷的江湖郎中。

[7]房中术：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著录房中八家，其书今皆佚。

后世方士有所谓运气、逆流、采战等术，大抵言阴阳交合之类方药，称为房中术，简称房术。

[8]辟易：躲避，退缩。语出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
[9]营脱：想法脱身。

[10]有毒（lào i 涝藹）之目：有大阴男子之称。毒，战国末秦相吕不韦的舍人，与秦太后通，操纵朝政。始皇八年，封长信侯。次年，矫诏发卒欲攻蕲年宫为乱，事败被杀，夷三族。世以声为淫徒的代称。目，称谓。

[11]如鹰脱（g u 沟）：好象猎鹰摆脱羁绊，迅疾飞去。皮革制作的臂衣，用以停立猎鹰。发现猎物，则解脱束缚，放鹰飞捉。

[12]穿窗而去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“去”上有“出”字。

[13]“宜榜门”二句：应该把“驱狐”二字当广告贴在门上，以此作为职业。

## 蛭 龙

於陵曲银台公[1]，读书楼上。值阴雨晦暝[2]，见一小物，有光如萤，蠕蠕而行[3]。过处，则黑如蚰迹[4]。渐盘卷上，卷亦焦。意为龙，乃捧卷送之。至门外，持立良久，螭曲不少

动[5]。公曰：“将无谓我不恭？”执卷返，仍置案上，冠带长揖送之[6]。方至檐下，但见昂首乍伸[7]，离卷横飞，其声嗤然，光一道如缕；数步外，回首向公，则头大于瓮，身数十围矣；又一折反，霹雳震惊，腾霄而去。回视所行处，盖曲曲自书筒中出焉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於(w 乌)陵曲银台公：曲迂乔，号带溪，山东长山县(今属邹平县)人。明神宗万历五年(1577)进士，历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，著有《光裕堂文集》。於陵，春秋齐邑名，长山县的古称。银台，通政使的别称。宋门下省于银台门内设银台司，掌国家奏状案牘，职司与明清通政使司相当，故沿为后者代称。

[2]晦暝：天色昏暗。

[3]蠕蠕而行：二十四卷抄本作“蠕蠕登几”。[4]蚰：蜒蚰；即蛞蝓，俗名鼻涕虫。是一种无壳蜗牛。一说即蜗牛。二虫过处皆留有状印迹。

[5]螭屈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螭曲。螭，虫名，即尺螭；行时屈伸其体，如尺量物，故名。《易·系辞》下：“尺螭之屈，以求信(伸)也。”

[6]冠带长揖：穿戴官服，深深作揖。表示恭敬。

[7]乍伸：突然伸展躯体。乍，骤。

[8]书筒：书箱。

## 苏 仙

高公明图知郴州时[1]，有民女苏氏，浣衣于河。河中有巨石，女踞其上。有苔一缕，绿滑可爱，浮水漾动，绕石三匝。女视之，心动。既归而娠，腹渐大。母私诘之，女以情告。母不能解。数月，竟举一子[2]。欲置隘巷[3]，女不忍也，藏诸椟而养之[4]。遂矢志不嫁，以明其不二也。然不夫而孕，终以为羞。儿至七岁，未尝出以见人。儿忽谓母曰：“儿渐长，幽禁何可长也[5]？去之，不为母累。”问所之。曰：“我非人种，行将腾霄昂壑耳[6]。”女泣询归期。答曰：“侍母属纩[7]，儿始来。去后，倘有所需，可启藏儿椟索之，必能如愿。”言已，拜母竟去。出而望之，已杳矣[8]。女告母，母大奇之。

女坚守旧志，与母相依，而家益落。偶缺晨炊，仰屋无计[9]。忽忆儿言，往启椟，果得米，赖以举火[10]。由是有求辄应。逾三年，母病卒；一切葬具，皆取给于椟。既葬，女独居三十年，未尝窥户[11]。一日，邻妇乞火者，见其兀坐空闺[12]，语移时始去。居无何，忽见彩云绕女舍，亭亭如盖[13]，中有一人盛服立，审视，则苏女也。回翔久之，渐高不见。邻人共疑之。窥诸其室，见女靓妆凝坐[14]，气则已绝。众以其无归[15]，议为殒殒。忽一少年入，丰姿俊伟，向众申谢。邻人向亦窃知女有子，故不之疑。少年出金葬母，植二桃于墓，乃别而去。数步之外，足下生云，不可复见。后桃结实甘芳，居人谓之“苏仙桃”，树年年华茂，更不衰朽。官是地者，每携实以馈亲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郴(ch n 琛)州：清代为直隶州，属湖南，即今湖南郴县。[2] 举：生育。

[3] 置隘巷：扔进小胡同；指抛弃。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：“诞置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”

[4] 椟：木柜，木匣。

[5] 幽禁：禁闭不使见人。

[6] 腾霄昂壑：昂首于涧壑，飞腾于云霄。是以困龙腾飞自喻。[7] 属(zh 主)纩：将死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疾病，……属纩以俟绝气。”属，附着。纩，新丝绵。人将死，在口鼻上放丝绵，以观察有无呼吸，叫属纩。因以作为将死或病危的代称。

[8] 杳(y o 舀)：辽远不见踪影。

[9] 仰屋：愁思无计的样子。

[10] 举火：生火做饭。

[11] 窥户：指出户。户，家门。

[12] 兀坐：独自静坐。

[13] 亭亭如盖：高耸如车盖。《文选》曹丕《杂诗》之二：“西北有浮云，亭亭如车盖。”李善注，“亭亭，迥远无依之貌。”

[14] 靓妆：盛妆。凝坐：端坐不动；僵坐。

[15] 无归：未嫁，因而无处归葬。

## 李伯言

李生伯言，沂水人[1]。抗直有肝胆[2]。忽暴病，家人进药，却之曰：“吾病非药饵可疗，阴司阎罗缺，欲吾暂摄其篆耳[3]。死勿埋我，宜待之。”是日果死。

驺从导去[4]，入一宫殿，进冕服[5]；隶胥祗候甚肃[6]。案上簿书丛沓[7]。一宗，江南某[8]，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[9]。鞠之，佐证不诬[10]。按冥律，宜炮烙[11]。堂下有铜柱，高八九尺，围可一抱；空其中而炽炭焉，表里通赤。群鬼以铁蒺藜挾驱使登[12]，手移足盘而上。甫至顶，则烟气飞腾，崩然一响如爆竹[13]，人乃堕；团伏移时，始复苏。又挾之，爆堕如前。三堕，则匝地如烟而散，不复能成形矣。

又一起，为同邑王某，被婢父讼盗占生女。王即生姻家[14]。先是，一人卖婢。王知其所来非道，而利其直廉，遂购之。至是王暴卒。越日，其友周生遇于途，知为鬼，奔避斋中。王亦从入。周惧而祝，问所欲为。王曰：“烦作见证于冥司耳。”惊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余婢实价购之[15]，今被误控。此事君亲见之，惟借季路一言[16]，无他说也。”周固拒之。王出曰：“恐不由君耳。”未几，周果死，同赴阎罗质审[17]。李见王，隐存左袒意[18]。忽见殿上火生，焰烧梁栋。李大骇，侧足立[19]。吏急进曰：“阴曹不与人世等，一念之私不可容。急消他念，则火自熄。”李敛神寂虑，火顿灭。已而鞠状，王与婢父反复相苦。问周，周以实对。王以故犯论答[20]。答讫，遣人俱送回生。周与王皆三日而。

李视事毕，舆马而返。中途见阙头断足者数百辈，伏地哀

鸣。停车研诘[21]，则异乡之鬼，思践故土，恐关隘阻隔，乞求路引[22]。李曰：“余摄任三日，已解任矣，何能为力？”众曰：“南村胡生，将建道场[23]，代嘱可致。”李诺之。至家，驺从都去，李乃。

胡生字水心，与李善，闻李再生，便诣探省。李遽问：“清醮何时[24]？”胡讶曰：“兵燹之后[25]，妻孥瓦全[26]，向与室人作此愿心[27]，未向一人道也。何知之？”李具以告。胡叹曰：“闺房一语，遂播幽冥，可惧哉！”乃敬诺而去。次日，如王所，王犹惫卧。见李，肃然起敬，申谢佑庇。李曰：“法律不能宽假[28]。今幸无恙乎？”王云：“已无他症，但答疮脓溃耳。”又二十余日始痊；臀肉腐落，瘢痕如杖者。

异史氏曰：“阴司之刑，惨于阳世；责亦苛于阳世[29]。然关说不行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。谁谓夜台无天日哉[30]？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耳[31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沂水：县名。即今山东省沂水县。清初属沂州。

[2]抗直：也作“伉直”，刚强正直。有肝胆：肝胆照人，对人诚信。

[3]摄（shè 涉）篆：代掌印信；又叫“摄任”，即代理官职。[4]驺从（z ōu zòng 邹纵）：显贵出行，车乘前后骑马导从的人员。驺，骑士。

[5]冕服：古代帝王的礼服。此指阎罗冠服。冕，王冠。

[6]隶胥祗（zh 知）候甚肃：吏役敬候，气氛非常庄严。隶，衙役。胥，小吏。祗候，恭敬侍候。肃，庄重、严整。

[7]簿书丛沓：簿籍文书多而杂乱。

[8]江南：清初置江南省，辖江苏、安徽两省地，康熙初废。[9]稽：考

核，计数。这里意思是合计、总计。私：奸污。

[10]佐证不诬：证据具在，没有虚妄。

[11]炮烙：殷纣所用酷刑，以铜柱置炭火上烧热，令人爬行而上，即坠炭火中烧死。这里借为冥中之刑。

[12]铁蒺藜：大约是一种有刺的铁锤或铁棒，用作刑具。《六韬》、《汉书》等所载军中设障之具有铁蒺藜，非此物。

[13]爆竹：古时以火燃竹，用其爆裂之声以驱山鬼，叫爆竹，见《荆楚岁时记》。后来以纸卷火药制作，又叫爆仗。

[14]姻家：儿女亲家。

[15]实价购之：谓实系出钱购婢，而非“虚价实契”盗占人女为婢。[16]惟借季路一言：意思是，只借重你一句诚信之言，证明我被人诬告。季路，孔子弟子仲由，字子路，一字季路。孔子曾说他“片言可以折狱”（见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解释说：“片言，半言。折，断也。子路忠信明决，故言出而人信服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”王某之言，是要求周生据实证明其婢是从他人处廉价购得，以求从轻论罪，如盗占，则罪重矣。[17]质审：接受质询和审理。

[18]左袒，脱袖袒露左臂，表示偏护一方。语出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。

[19]侧足立：侧身站着，表示敬畏戒惧。

[20]以故犯论答：以明知故犯之罪，判处笞刑，即俗语之打小板子。王某明知所买之婢“所来非道”而买之，因称“故犯”。

[21]研诘：仔细询问。

[22]路引：官府颁发的通行凭证。

[23]道场：佛教、道教规模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，都称为道场。

[24]醮：祭祀神灵。《文选》宋玉《高唐赋》：“醮诸神，礼太一。”

[25]兵燹（xi n 险）：战争造成的烧杀破坏。

[26]瓦全：谓苟全生命。《北齐书·元景安传》：“天保时，诸元帝室亲近者多被诛戮。疏宗如景安之徒议欲请姓高氏。（元）景皓曰：‘岂得弃本宗，逐他姓！大丈夫宁可玉碎，不能瓦全。’”

[27]室人：犹言“内人”，指妻。

[28]宽假：宽贷，宽容。

[29]责：阴司之责；指阴司对官吏执法的要求。

[30]夜台：指阴间。无天日：暗无天日，指吏治昏暗。

[31]堂：官署，官舍。堂，官衙中的正厅。此句针对阳世官府徇私枉法而言。

## 黄九郎

何师参，字子萧，斋于苕溪之东[1]，门临旷野。薄暮偶出，见妇人跨驴来，少年从其后。妇约五十许，意致清越[2]。转视少年，年可十五六，丰采过于姝丽[3]。何生素有断袖之癖[4]。睹之，神出于舍[5]；翘足目送，影灭方归。次日，早伺之。落日冥[6]，少年始过。生曲意承迎，笑问所来。答以“外祖家”。生请过斋少憩，辞以不暇；固曳之，乃入。略坐兴辞[7]，坚不可挽。生挽手送之，殷嘱便道相过[8]。少年唯唯而去。生由是凝思如渴[9]，往来眺注[10]，足无停趾。

一日，日衔半规[11]，少年至。大喜，要入[12]，命馆童行酒[13]。问其姓字，答曰：“黄姓，第九[14]。童子无字[15]。”问：“过往何频？”曰：“家慈在外祖家[16]，常多病，故数省之。”酒数行，欲辞去。生捉臂遮留[17]，下管钥[18]。九郎无如何，颜复坐[19]。挑灯共语，温若处子[20]；而词涉游戏[21]，便含羞，面向壁，未几，引与同衾。九郎不许，坚以睡恶为辞[22]。强之再三，乃解上下衣，着裤卧床上。何灭烛；少时，移与同枕，曲肘加髀而狎抱之[23]，苦求私昵。九郎怒曰：“以君风雅士，故与流连；乃此之为，是禽处而兽爱之也[24]！”未几，晨星荧荧[25]，九郎径去。生恐其遂绝，复伺之，蹀躞凝盼[26]，目穿北斗。过数日，九郎始至。喜逆谢过；强曳入斋，促坐笑语，窃幸其不念旧恶。无何，解屣登床，又抚哀之。九郎曰：“缠绵之意，已镂肺鬲[27]，然亲爱何必在此？”生甘言纠缠[28]，但求一亲玉肌。九郎从之。生俟其睡寐，

潜就轻薄。九郎醒，揽衣遽起，乘夜遁去。生邑邑若有所失[29]，忘啜废枕[30]，日渐委悴[31]。惟日使斋童逻侦焉。

一日，九郎过门，即欲径去。童牵衣人之。见生清癯，大骇，慰问。生实告以情，泪涔涔随声零落[32]。九郎细语曰：“区区之意，实以相爱无益于弟，而有害于兄，故不为也。君既乐之，仆何惜焉？”生大悦。九郎去后，病顿减，数日平复。九郎果至，遂相缱绻。曰：“今勉承君意[33]，幸勿以此为常。”既而曰：“欲有所求，肯为力乎？”问之，答曰：“母忠心痛，惟太医齐野王先天丹可疗。君与善，当能求之。”生诺之。临去又嘱。生入城求药，及暮付之。九郎喜，上手称谢[34]。又强与合。九郎曰：“勿相纠缠。谨为君图一佳人，胜弟万万矣。”生问谁。九郎曰：“有表妹，美无伦。倘能垂意，当报柯斧[35]。”生微笑不答。九郎怀药便去。三日乃来，复求药。生恨其迟，词多诘让[36]。九郎曰：“本不忍祸君，故疏之；既不蒙见谅，请勿悔焉。”由是燕会无虚夕[37]。

凡三日必一乞药。齐怪其频，曰：“此药未有过三服者，胡久不瘥？”因裹三剂并授之。又顾生曰：“君神色黯然，病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脉之，惊曰：“君有鬼脉[38]，病在少阴[39]，不自慎者殆矣！”归语九郎。九郎叹曰：“良医也！我实狐，久恐不为君福。”生疑其诳，藏其药，不以尽予，虑其弗至也。居无何，果病。延齐诊视，曰：“曩不实言，今魂气已游墟莽[40]，秦缓何能为力[41]？”九郎日来省侍，曰：“不听吾言，果至于此！”生寻死。九郎痛哭而去。

先是，邑有某太史，少与生共笔砚[42]；十七岁擢翰林。时秦藩贪暴[43]，而赂通朝士[44]，无有言者。公抗疏劾其恶[45]，以越俎免[46]。藩升是省中丞[47]，日伺公隙。公少有英称[48]，曾邀叛王青盼[49]，因购得旧所往

来札，胁公。公惧，自经。夫人亦投缢死[50]。公越宿忽醒，曰：“我何子萧也。”诘之，所言皆何家事，方悟其借躯返魂。留之不可，出奔旧舍。抚疑其诈，必欲排陷之，使人索千金于公。公伪诺，而忧闷欲绝。忽通九郎至，喜共语言，悲欢交集。既欲复狎。九郎曰：“君有三命耶[51]？”公曰：“余悔生劳，不如死逸。”因诉冤苦。九郎悠忧以思[52]。少间曰：“幸复生聚。君旷无偶[53]，前言表妹，慧丽多谋，必能分忧。”公欲一见颜色。曰：“不难。明日将取伴老母，此道所经。君伪为弟也兄者[54]，我假渴而求饮焉。君曰‘驴子亡’[55]，则诺也。”计已而别。

明日停午[56]，九郎果从女郎经门外过。公拱手絮絮与语。略睨女郎，娥眉秀曼[57]，诚仙人也。九郎索茶，公请入饮。九郎曰：“三妹勿讶，此兄盟好，不妨少休止。”扶之而下，系驴于门而入。公自起瀹茗。因目九郎曰：“君前言不足以尽[58]。今得死所矣！”女似悟其言之为己者，离榻起立，嚶喔而言曰[59]：“去休！”公外顾曰：“驴子其亡！”九郎火急驰出。公拥女求合。女颜色紫变，窘若囚拘，大呼九兄，不应。曰：“君自有妇，何丧人廉耻也？”公自陈无室。女曰：“能矢山河[60]，勿今秋扇见捐[61]，则惟命是听。”公乃誓以缴日[62]。女不复拒。事已，九郎至。女色然怒让之[63]。九郎曰：“此何子萧，昔之名士，今之太史。与兄最善，其人可依。即闻诸妣氏，当不相见罪。”日向晚，公邀遮不听去。女恐姑母骇怪。九郎锐身自任，跨驴径去。居数日，有妇携婢过，年四十许，神情意致，雅似三娘[64]。公呼女出窥，果母也。瞥睹女，怪问：“何得在此？”女惭不能对。公邀入，拜而告之。母笑曰：“九郎稚气，胡再不谋[65]？”女自入厨下，设食供母，食已乃去。

公得两偶，颇快心期[66]；而恶绪萦怀，恒蹙蹙有忧色[67]。女问之，公缅述颠末[68]。女笑曰：“此九兄一人可得解，君何忧？”公诘其故。女曰：“闻抚公溺声歌而比顽童[69]，此皆九兄所长

也。投所好而献之，怨可消，仇亦可复。”公虑九郎不肯。女曰：“但请哀之。”越日，公见九郎来，时行而逆之。九郎惊曰：“两世之交，但可自效，顶踵所不敢惜[70]。何忽作此态向人？”公具以谋告。九郎有难色。女曰：“妾失身于郎，谁实为之[71]？脱令中途雕丧[72]，焉置妾也？”九郎不得已，诺之。公族与谋[73]，驰书与所善之王太史，而致九郎焉[74]。王会其意，大设，招抚公饮。命九郎饰女郎，作天魔舞[75]，宛然美女。抚惑之，亟请于王[76]，欲以重金购九郎，惟恐不得当[77]。王故沉思以难之。迟之又久，始将公命以进[78]。抚喜，前顿释[79]。自得九郎，动息不相离[80]；侍妾十余，视同尘土。九郎饮食供具如王者[81]；赐金万计。半年，抚公病。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，遂辇金帛[82]，假归公家[83]。既而抚公薨。九郎出资，起屋置器，畜婢仆，母子及妣并家焉。九郎出，舆马甚都[84]，人不知其狐也。余有“笑判”[83]，并志之：

男女居室，为夫妇之大伦[86]；燥湿互通，乃阴阳之正窍[87]。迎风侍月，尚有荡检之讥[88]；断袖分桃，难免掩鼻之丑[89]。人必力士，鸟道乃敢生开[90]；洞非桃源，渔篙宁许误入[91]？今某从下流而忘返，舍正路而不由[92]。云雨未兴，辄尔上下其手[93]；阴阳反背，居然表里为奸[94]。华池置无用之乡，谬说老僧入定[95]；蛮洞乃不毛之地，遂使眇帅称戈[96]。系赤兔于辕门，如将射戟[97]；探大弓于国库，直欲斩关[98]。或是监内黄，访知交于昨夜[99]；分明王家朱李，索钻报于来生[100]。彼黑松林戎马顿来，

固相安矣[101]；设黄龙府潮水忽至，何以御之？宜断其钻刺之根，兼塞其送迎之路[10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苕（tiáo 条）溪：又名苕水，在浙江吴兴县境。有两源，分出浙江天目山南北，合流后入太湖。

[2]意致清越：意态风度清雅脱俗。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致”字。

[3]姝丽：美女。

[4]断袖之癖：指癖好男宠。《汉书·董贤传》：“（董贤）常与上卧起。尝昼寝，偏藉上袖，上欲起，贤未觉，不欲动贤，乃断袖而起。”董贤是汉哀帝的臣，后因以断袖喻癖好男宠。

[5]神出于舍：心神不定；心往神驰。神，心神；舍，人的躯体。[6]落日冥：太阳落山，旷野昏暗。冥，幽暗不明。又作“冥蒙”。《文选》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旷瞻迢递，迴眺冥蒙。”[7]兴辞：起身告辞。

[8]便道相过：路过时乘便相访。过，过访。

[9]凝思：犹云结思，形容思念集中。

[10]眺注：注目远望。

[11]日衔半现：太阳半落西山。半规，半圆，指半边落日。《文选》谢灵运《游南亭》诗：“密林含馀清，远峰隐半规。”

[12]要（yào 邀）：遮路邀请。

[13]馆童：即斋童，书房侍童。

[14]第九：排行（同祖兄弟间按年岁排列次序）第九。

[15]童子无字：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幼名冠字。”旧时未成年的男孩只有名和乳名，二十岁才有字，以便应酬社会交往。

[16]家慈：犹言家母。

[17]捉臂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掉臂”。遮留：遮（挡）道留客。

[18]下管钥：关门上锁；表示恳留。管钥，旧式管状有孔的钥匙；开锁后钥匙留在锁上，上锁后才能取下来，所以“下管钥”就是上锁。[19]（chǒng 撑）颜复坐：红着脸又坐了下来，赤色。颜是羞惭、困窘、尴尬的表情。

[20]处子：处女。

[21]游戏：犹言调戏。

[22]睡恶：睡相不好；睡觉不老实。

[23]髀（bì 闭）：股，大腿。

[24]禽处而兽爱：以禽兽之道自处和相爱。

[25]荧荧：微亮的样子。

[26]蹠躅：小步踱来踱去。义同蹠蹠、徘徊。

[27]镂肺腑：犹“铭肺腑”，谓牢记不忘。

[28]纠缠：此从青柯亭本，底本作“纠缕”。

[29]邑邑：通悒悒，忧郁不乐的样子。

[30]忘啜废枕：废寝忘食，形容焦虑思念之深。

[31]委悴：委顿憔悴：谓疲困消瘦，委靡不振。

[32]涔涔（cén—cén 岑岑）：泪水下流的样子。

[33]勉承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免承”。

[34]上手：拱手。是致谢或致歉谢过的表示。

[35]报柯斧：以作媒相报答。《诗·豳风·伐柯》：“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”后因以执柯斧喻作媒。报，二十四卷抄本作执。

[36]诮(qiào 俏)让：谴责。诮和让都是责备的意思。

[37]燕会：燕婉之会，即欢会，幽会。

[38]鬼脉：谓脉像沉细有鬼气，为将死之兆。

[39]少阴：人体经络名，即肾经。病在少阴者，脉常微细，嗜睡。[40]魂气已游墟莽：谓精气已消散殆尽，濒于死亡。魂气，精神和元气。墟莽，荒陇，丘坟。

[41]秦缓：春秋时秦国的良医，名缓。他曾奉命为晋景公治病，发现晋景公已病入膏肓，不能医治。晋景公称他为“良医”，赠之厚礼。见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。

[42]共笔砚：共用笔砚，指共桌同塾的同学。

[43]秦藩：秦地藩台，即陕西省布政使。

[44]朝士：泛指在朝官员。

[45]抗疏：上书直言。劾：弹劾、检举。

[46]越俎：越俎代庖，见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谓各人有专职，虽他人不能尽责，也不必越职代作。翰林职司不在谏议纠弹，所以被当权者加上越职言事的罪名。[47]中丞：明清巡托的代称。中丞，御史中丞，相当于明清时都察院副都御史；明清各省巡抚多带此京衔，故以代称。

[48]英称：犹英声，谓名声出众。英，杰出。称，名。

[49]邀：博取、获得。青盼：即青眼；意为看重。晋阮籍能为青白眼，见凡俗之士，则以白眼对之，惟嵇康赍酒携琴来访，乃以青眼相对。见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注引《晋百官名》。青眼是以瞳子相向，即正眼看人。叛王：清初藩王叛清者有吴三桂、尚之信、耿精忠等，此未详所指。

[50]投缯(huán 环)：义同“自经”。缯，绳圈。

[51]那：底本作“焉”，据文义改。

[52]悠忧以思：深沉地为之忧虑思索。以，且。

[53]旷：成年男子无妻叫旷。

[54]伪为弟也兄者：假称是我的哥哥。弟也兄者，意思是弟(九郎自称)之兄。《礼记·檀弓》有这类句法。

[55]君曰“驴子亡”，则诺也：意思是，你说声“驴子跑了！”就算表示应允或相中了。

[56]停午：正午。

[57]娥眉秀曼：娥眉，或作“蛾眉”，美女的修眉。秀曼，清秀而有光泽。《楚辞·大招》：“目宜笑，娥眉曼只。”王逸注：“曼，泽也。……蛾眉曼泽，异于众人也。”

[58]前言不足以尽：意思是，九郎从前所说，还不足以把他表妹的美貌形容尽致。

[59]嚶喔：鸟鸣声，形容女子声音娇细动听。

[60]矢山河：古人常对着山河日月等被认为永恒的物体发誓，表示这些东西不改变，自己的誓言也不变。

[61]勿令秋扇见捐：不要像对入秋的扇子那样把我抛弃。《玉台新咏》

载：汉成帝班婕妤失宠居长信宫，作《怨诗》一首，以纨扇自喻，叙述了“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”的受到宠爱；接着又写出“常恐秋节至，凉风夺炎热；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”的自我忧伤。本句取义于此。捐，弃。[62]誓以日：指着光明的太阳发誓。《诗·王风·大车》：“谷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谓予不信，有如日。”

[63]色然怒让之：面色改变，怒责九郎。色然，作色，变脸。让，斥责。

[64]雅似：很像。

[65]胡再不谋：为什么始终不和我商量？再，再三；引伸为自始至终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。

[66]心期；心愿。期，期望。

[67]蹙蹙（cù-cù 促促）：局促，心情不舒展的样子。《诗·小雅·节南山》：“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笺：“蹙蹙，缩小之貌。”[68] 缅述颠末：追述始末。

[69]比（pì 毗）：亲近。顽童，即变（luán 恋）童，旧时供戏狎玩弄的美男。《书·伊训》；“比顽童。”

[70]顶踵所不敢借：意思是不吝身躯，全力以赴。《孟子·尽心》：“摩顶放踵，利天下而为之。”

[71]谁实为之：是谁造成的？

[72]脱令中途雕丧：假若让翰林半道死去。脱，假如。雕，通“凋”。

[73]族与谋：聚而与之谋划。族，聚。

[74]致：奉献。

[75]天魔舞：元顺帝时的一种宫廷舞蹈。由宫女十六人杂佛俗装束，赞佛而舞。天魔又叫天子魔，佛教认为它是“欲界主”，沉溺于世间玩乐，所以元宫作此舞象之。见《元史·顺帝纪》。

[76]亟请：多次要求。

[77]不得当：不当其值；出价不够。当，相抵。

[78]将公命以进：按照翰林的吩咐把九郎献给巡抚。将，秉持，奉行。

[79]（xì 细）：同“隙”。嫌隙，仇怨。

[80]动息：犹言动止。

[81] 饮食供具：饮食和其他供应。供具，供应物品。

[82] 辇：用车辆搬运。

[83]假归公家：告假回到某翰林家。

[84]都：华美。

[85]笑判：开玩笑的判词。按：作者这段判词，是游戏之笔，但格调庸俗；注文重在释词，只略疏句意。

[86]“男女居室”二句：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”此错综其词，意思是：夫妻之事，是人伦（伦常：又叫五伦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）关系的重要方面。

[87]“燥湿互通”二句：燥湿、阴阳，喻男女。正窍，指男女性器。

[88]“迎风待月”二句：谓男女幽期密约，尚且受到人们的讥讽。唐元稹《莺莺传》莺莺邀张生诗：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荡检，逾越礼法的约束。

[89]“断袖分桃”二句：喜爱男宠，更难免使人厌恶其丑恶不堪。断袖、分桃，均指癖爱男宠。断袖，已见本篇前注。分桃，据刘向《说苑·杂言》：

战国卫君的臣弥子瑕，曾把吃了一半的桃子给卫君吃。这是亵渎国君的行为，而卫君却称赞他“爱我而忘其口味”。掩鼻，谓臭不可闻。

[90]“人必力士”二句：借用李白《蜀道难》诗中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颠”，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”等句的有关字面（鸟字又变其音读），并用“生开”二字，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。

[91]“洞非桃源”二句：用晋陶潜《桃花源诗并记》渔人入桃源“洞”事，并用“误入”，喻男性间发生不正当关系。

[92]“今某”二句：括何子萧惑于男宠的丑事，领起下文；谓其甘愿舍弃正当的性生活，堕入卑污而不知悔悟。

[93]“云雨未兴”二句：云雨，本宋玉《神女赋》，喻性行为。上下其手，本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“上其手”、“下其手”，此系借用。

[94]“阴阳”二句：首句点明同性，下句写不正当关系。

[95]“华池”二句：意谓好男宠者置妻妾于不顾，假称清心寡欲。华池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六七《养生经》：“口为华池。”此处“华池”与“蛮洞”对举，当为女阴的词。入定，佛教谓静坐敛心，不生杂念；此指寡欲。

[96]“蛮洞”二句：谓醉心于同性苟合。蛮洞：人迹罕至的荒远洞穴。不毛之地：瘠薄不长庄稼的土地。见《公羊传·宣公十二年》注。眇帅：唐末李克用骁勇善用兵，一目失明；既贵，人称“独眼龙”。见《新五代史·唐庄宗纪》。称戈：逞雄用武。以上数词皆隐喻。

[97]“系赤兔”二句：赤兔，骏马名，吕布所骑。见《三国志·魏志·吕布传》。辕门射就也是吕布的故事，见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。辕门，军营大门。这里辕谐音为“圆”，与“赤兔”都是隐喻。

[98]“探大弓”二句：《左传·定公八年》载：春秋时鲁国季孙的家臣阳虎，曾私入鲁公之宫，“窃宝玉、大弓以出”。斩关：砍断关隘大门的横门，即破门入关。二句隐喻。

[99]“或是”二句：直用男色故事，监，国子监。黄，即黄鳝。知交，知己朋友。《耳谈》载：明南京国子监有王祭酒，尝私一监生。监生梦黄鳝出胯下，以语人。人为谚语曰：“某人一梦最跷蹊，黄鳝钻臀事可疑；想是监中王学士，夜深来访旧相知。”见吕湛恩注引。

[100]“分明”二句：意谓同性相恋，即使两世如此，也不会生出后代。朱李，红李。《世说新语·俭嗇》：晋“王戎有好李，卖之，恐人得其种，恒钻其核。”钻报，钻刺的效应；双关语。

[101]“彼黑松林”四句：这四句仍是隐喻。前两句指爱男宠者，后两句指男宠。

[102]“宜断”二句：是“笑判”对故事中同性苟合两方的判决词。前句针对爱男宠者，后句针对男宠。

## 金陵女子

沂水居民赵某，以故自城中归，见女子白衣哭路侧，甚哀。睨之，美。悦之，凝注不去。女垂涕曰：“夫夫也，路不行而顾我[1]！”赵曰：“我以旷野无人，而子哭之恻，实怆于心。”女曰：“夫死无路，是以哀耳。”赵劝其复择良匹。曰：“渺此一身[2]，其何能择？如得所托[3]，媵之可也[4]。”赵忻然自荐，女从之。赵以去家远，将觅代步。女曰：“无庸。”乃先行，飘若仙奔。至家，操井臼甚勤[5]。积二年余，谓赵曰：“感君恋恋，猥相从[6]，忽已三年。今宜且去。”赵曰：“曩言无家，令焉往？”曰：“彼时漫为是言耳[7]，何得无家？身父货药金陵[8]。倘欲再晤，可载药往，可助资斧[9]。”赵经营，为赏舆马[10]。女辞之，出门径去；追之不及，瞬息遂杳。

居久之，颇涉怀想，因市药诣金陵。寄货旅邸，访诸衢市[11]。忽药肆一翁望见，曰：“婿至矣。”延之入。女方浣裳庭中，见之不言亦不笑，浣不辍。赵衔恨遽出。翁又曳之返。女不顾如初。翁命治具作饭[12]。谋厚赠之，女止之曰：“渠福薄[13]，多将不任[14]；宜少慰其苦辛，再检十数医方与之，便吃著不尽矣。”翁问所载药。女云：“已售之矣，直在此[15]。”翁乃出方付金，送赵归。试其方，有奇验。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。以蒜臼接茅檐雨水[16]，洗瘕赘[17]，其方之一也，良效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“夫夫也”句：“那个男人家，不走你的路，只管看我做什么！”前一“夫(fú)”字，指示代词，这或那。后一“夫(f)”字，称呼男子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上：“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：‘夫夫也，为习于礼者。’”注：“夫夫，犹言此丈夫也。”

[2]渺此一身：流离孤身。渺，通“藐(mi o)”。庾信《哀江南赋序》：“藐是流离，至于暮齿。”

[3]得所托：从二十四卷本，底本作“其所托”。所托，托身之人。指未来的丈夫。

[4]媵之：当人的侍妾。

[5]操井臼：汲水舂米；泛指家务劳动。

[6]猥相从：苟且跟了你。猥，姑且，苟且。

[7]漫为是言：信口这么说。漫，信口。

[8]身父：我父。身，自称之词。《尔雅·释诂》下：“朕、余、躬，身也。”注：“今人亦自呼为身。”

[9]资斧：旅资，盘费。

[10]赏(shì市)：底本作“贖”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租赁。

[11]衢市：街道和集市。

[12]治具：置办酒席。

[13]渠：他。

[14]不任：担当不起。

[15]直：通“值”；指卖药所得贷款。

[16]蒜臼：捣蒜用的石臼。

[17]瘕赘：瘕子。

## 汤 公

汤公名聘[1]，辛丑进士。抱病弥留[2]。忽觉下部热气，渐升而上：至股，则足死；至腹，则股又死；至心，心之死最难。凡自童稚以及琐屑久忘之事[3]，都随心血来，一一潮过。如一善，则心中清净宁帖[4]；一恶，则懊烦燥[5]，似油沸鼎中，其难堪之状，口不能肖似之。犹忆七八岁时，曾探雀雏而毙之，只此一事，心头热血潮涌，食顷方过。宜待平生所为，一一潮尽，乃觉热气缕缕然，穿喉入脑，自顶颠出，腾上如炊，逾数十刻期[6]，魂乃离窍[7]，忘躯壳矣。

而渺渺无归[8]，漂泊郊路间。一巨人来，高几盈寻[9]，掇拾之，纳诸袖中。入袖，则叠肩压股，其人甚伙，薙脑闷气[10]，殆不可过。公顿思惟佛能解厄，因宣佛号[11]，才三四声，飘堕袖外。巨人复纳之。三纳三堕，巨人乃去之。公独立徨，未知何往之善。忆佛在西土，乃遂西。无何，见路侧一僧趺坐，趋拜问途。僧曰：“凡士子生死录，文昌及孔圣司之[12]，必两处销名，乃可他适。”公问其居，僧示以途，奔赴。

无几，至圣庙，见宣圣南面坐[13]。拜祷如前。宣圣言：“名籍之落，仍得帝君。”因指以路。公又趋之。见一殿阁，如王者居。俯身入，果有神人，如世所传帝君像。伏祝之。帝君检名曰：“汝心诚正，宜复有生理。但皮囊腐矣[14]，非菩萨莫能为力[15]。”因指示令急往。公从其教。俄见茂林修竹，殿宇华好。入，见螺髻庄严[16]，金容满月[17]；瓶浸杨柳，翠碧垂烟。公肃然稽首，拜述帝君言。菩萨难之。公哀祷不已。旁有尊者白言[18]：“菩萨施大法力，撮土可以为肉，折柳可以为骨。”菩萨即如所请，手断柳枝，倾瓶中水，合净土为泥，拍附公体。使童子携送灵所，推而合之。棺中呻动，霍然病已[19]。家人骇然集，扶而出之，计气绝已断七矣[20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汤公名聘：光绪九年《溧水县志》九：汤聘，祖籍江宁县，隶籍溧水县人。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，十八年辛丑进士，曾官平山县知县。冯镇峦评此篇谓：汤聘死而复生，系顺治十一年甲午就试省城时事，其获观音救助则因“见色不淫”。（所据《丹桂籍注》当系登科记之类科第名录，今未寓目。）而首句下冯评又云：“汤公字稼堂，仁和人”，则显指中乾隆元年恩科，仁和籍，官至湖北巡抚之别一汤聘，为蒲松龄所未及知闻者。冯氏于两处评语内偶将二人混为一人，易致读者误会，故附辨之。

[2]弥留：病重将死。

[3]琐屑：琐细。

[4]宁帖：宁静安适。

[5]懊（n o 舜）：烦闷，郁闷。

[6]数十刻期：过了几十刻的时间。刻是古代刻在铜漏上的计时单位，一昼夜共一百刻。

[7]离窍：犹言离体。

[8]渺渺无归：神魂远驰，无所归托。渺渺，远貌。《管子·内业》：“渺渺乎如穷无极。”

[9]寻：古代长度单位。《诗·鲁颂·閟宫》：“是断是度，是寻是尺。”注：“八尺曰寻。”

[10]薨(h o 蒿)恼：烦恼，不快。

[11]宣佛号：高诵佛的名号，如“阿弥陀佛”之类。

[12]文昌：文昌帝君，道教尊为主宰功名、禄位之神。按：文昌，本星名，亦称文曲星、文星，古代星相家认为它是吉星，主大贵。宋、元道士假托梓潼神降生，作《清河内传》，称玉皇大帝命他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。元仁宗延三年(1316)加封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，遂将梓潼神与文昌星合二为一：成为主宰天下文教之神。

[13]宣圣：孔子。孔子自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王朝尊奉为圣人。宣，是他的谥；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，后代又曾被谥为宣父、文宣王等。

[14]皮囊：相对于灵魂而言，指躯体。

[15]菩萨：此指观世音菩萨。

[16]螺髻：盘成螺旋状的高髻。

[17]金容满月：形容菩萨面容丰满而有光彩。梁简文帝《惟卫佛像铭》：“灼灼金容，巍巍满月。”

[18]尊者：梵文“阿梨耶”的意译，也译“圣者”，指德、智兼备的僧人。

[19]霍然病已：《文选》枚乘《七发》：“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。”李善注：“霍，疾貌。”

[20]断七：旧时人死后，满七七四十九天，招僧道诵经，称断七。一“七”为七天

## 阎 罗

莱芜秀才李中之[1]，性直谅不阿[2]。每数日，辄死去，僵然如尸，三四日始醒。或问所见，则隐秘不泄。时邑有张生者，亦数日一死。语人曰：“李中之，阎罗也。余至阴司，亦其属曹[3]。”其门殿对联[4]，俱能述之。或问：“李昨赴阴司何事？”张曰：“不能具述。惟提勘曹操[5]，答二十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阿瞞一案[6]，想更数十阎罗矣[7]。畜道、剑山，种种具在[8]，宜得何罪，不劳挹取[9]；乃数千年不决，何也？岂以临刑之囚，快于速割[10]，故使之求死不得也？异已[11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莱芜：县名，清属泰安府，即今山东省莱芜县。

[2]直谅不阿：正直诚信，不曲徇私情。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益者三友，……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《商君书·慎法》：“夫爱人者不阿，憎人者不害，爱恶各以其正，治之至也。”

[3]属曹：属官；属下分职办事人员。旧时朝廷和各级官府分职办事，称分曹；其属官称曹官。

[4]门殿：阎罗王府的大门和正殿。

[5]提勘：提审。曹操，字孟德，汉沛国谯人。年二十举孝廉。曾参与镇压黄巾起义。后起兵讨董卓，逼献帝都许昌，击灭袁绍、袁术、刘表，逐渐统一我国北部地区。位至丞相，大将军，封魏王。曹丕代汉称帝，追尊为魏太祖武皇帝。在多数旧史家、文人和人民群众的心目中，曹操是恶行累累的奸臣。蒲松龄也持这种看法。[6]阿瞞：曹操小字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注引《曹瞞传》：“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瞞。”

[7]更：经历。

[8]“畜道、剑山”二句：意谓冥罚恶人转生为畜牲或到剑山等处受酷刑，种种章程都很明确。

[9]“宜得何罪”二句：意谓曹操罪恶昭彰，量罪用刑并不费难。挹取，谓斟酌量刑。

[10]“临刑之囚”二句：被判死刑的罪犯，以速死为快，以免零星受苦。

[11]异已：太奇怪了。已，同“矣”。

## 连 琐

杨于畏，移居泗水之滨[1]。斋临旷野，墙外多古墓，夜闻白杨萧萧[2]，声如涛涌。夜阑秉烛[3]，方复凄断[4]。忽墙外有人吟曰：“玄夜凄风却倒吹，流萤惹草复沾帏[5]。”反复吟诵，其声哀楚[6]。听之，细婉似女子。疑之。明日，视墙外，并无人迹。惟有紫带一条，遗荆棘中；拾归，置诸窗上。向夜二更许，又吟如昨。杨移机登望[7]，吟顿辍。悟其为鬼，然心向慕之。次夜，伏伺墙头。一更向尽，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[8]，手扶小树，低首哀吟。杨微嗽，女忽入荒草而没。杨由是伺诸墙下，听其吟毕，乃隔壁而续之曰：“幽情苦绪何人见？翠袖单寒月上时[9]。”久之，寂然。杨乃入室。方坐，忽见丽者自外来，敛衽曰[10]：“君子固风雅士，妾乃多所畏避。”杨喜，拉坐。瘦怯凝寒[11]，若不胜衣[12]。问：“何居里，久寄此间？”答曰：“妾陇西人[13]，随父流寓[14]。十七暴疾殁谢[15]，今二十余年矣。九泉荒野，孤寂如鹜[16]。所吟，乃妾自作，以寄幽恨者。思久不属[17]；蒙君代续，欢生泉壤。”杨欲与欢。蹙然曰：“夜台朽骨，不比生人，如有幽欢，促人寿数。妾不忍祸君子也。”杨乃止。戏以手探胸，则鸡头之肉[18]，依然处子。又欲视其裙下双钩。女俯首笑曰：“狂生太罗唳矣[19]！”杨把玩之，则见月色锦袜，约彩线一缕。更视其一，则紫带系之。问：“何不俱带？”曰：“昨宵畏君而避，不知遗落何所。”杨曰：“为卿易之。”遂即窗上取以授女。女惊问何来，因以实告。女乃去线束带。既翻案上书，忽见《连昌宫词》[20]，慨然曰：“妾生时最爱读此。今视之，殆如梦寐！”与谈诗文，慧黠可爱。剪烛西窗[21]，如得良友。自此每夜但闻微吟，少顷即至。辄嘱曰[22]：“君秘勿宣。妾少胆怯，恐有恶客见侵[23]。”杨诺之。两人欢同鱼水[24]，虽不至乱，而闺阁之中，诚有甚于画眉者[25]。女每于灯下为杨写书，字态端媚。又自选宫词百首[26]，录诵之。使杨治棋枰[27]，购琵琶。每夜教杨手谈[28]，不则挑弄弦索[29]。作“蕉窗零雨”之曲[30]，酸人胸臆；杨不忍卒听[31]，则为“晓苑莺声”之调[32]，顿觉心怀畅适。挑灯作剧[33]，乐辄忘晓。视窗上有曙色，则张皇遁去[34]。

一日，薛生造访，值杨昼寝。视其室，琵琶、棋枰俱在，知非所善。又翻书得宫词，见字迹端好，益疑之。杨醒，薛问：“戏具何来[35]？”答：“欲学之。”又问诗卷，托以假诸友人。薛反复检玩，见最后一叶细字一行云：“某月日连琐书。”笑曰：“此是女郎小字[36]，何相欺之甚？”杨大窘，不能置词。薛诘之益苦，杨不以告。薛卷挟[37]，杨益窘，遂告之。薛求一见。杨因述所嘱。薛仰慕殷切；杨不得已，诺之。夜分，女至，为致意焉。女怒曰：“所言伊何[38]？乃已喋喋向人[39]！”杨以实情自白。女曰：“与君缘尽矣！”杨百词慰解，终不欢，起而别去，曰：“妾暂避之。”明日，薛来，杨代致其不可。薛疑支托[40]，暮与窗友二人来[41]，淹留不去[42]，故挠之[43]：恒终夜哗，大为杨生白眼[44]，而无如何。众见数夜杳然，浸有去志[45]，喧嚣渐息。忽闻吟声，共听之，凄婉欲绝。薛方倾耳神注，内一武生王某，掇巨石投之，大呼曰：“作态不见客，那得好句？呜呜恻恻[46]，使人闷损[47]！”吟顿止。众甚怨之。杨恚愤见于词色[48]。次日，始共引去[49]。杨独宿空斋，冀女复来，而殊无影迹。逾二日，女忽至，泣曰：“君致恶宾，几吓煞妾！”杨谢过不遑[50]。女遽出，曰：“妾固谓缘分尽也，从此别矣。”挽之已渺。由是月余，更不复至。杨思之，形销骨

立，莫可追挽。

一夕，方独酌，忽女子褰帏入。杨喜极，曰：“卿见宥耶？”女涕垂膺，默不一言。亟问之，欲言复忍，曰：“负气去，又急而求人，难免愧恧[51]。”杨再三研诘，乃曰：“不知何处来一齷齪隶[52]，逼充媵妾。顾念清白裔[53]，岂屈身舆台之鬼[54]？然一线弱质[55]，乌能抗拒？君如齿妾在琴瑟之数[56]，必不听自为生活[57]。”杨大怒，愤将致死[58]；但虑人鬼殊途，不能为力。女曰：“来夜早眠，妾邀君梦中耳。”于是复共倾谈，坐以达曙。女临去，嘱勿昼眠，留待夜约。杨诺之。因于午后薄饮[59]，乘醺登榻，蒙衣偃卧。忽见女来，授以佩刀，引手去。至一院宇，方阖门语，闻有人石挝门[60]。女惊曰：“仇人至矣！”杨启户骤出，见一人赤帽青衣[61]，猬毛绕喙[62]。怒咄之。隶横目相仇[63]，言词凶谩[64]。杨大怒，奔之。隶捉石以投，骤如急雨，中杨腕，不能握刀。方危急所，遥见一人，腰矢野射[65]。审视之，王生也。大号乞救。王生张弓急至，射之中股；再射之，殪[66]。杨喜感谢。王问故，具告之[67]。王自喜前罪可赎，遂与共入女室。女战惕羞缩，遥立不作一语。案上有小刀，长仅尺余，而装以金玉：出诸匣，光芒鉴影。王叹赞不释手。与杨略话，见女惭惧可怜，乃出，分手去。杨亦自归，越墙而仆，于是惊寤，听村鸡已乱鸣矣。觉腕中痛甚：晓而视之，则皮肉赤肿。

停时[68]，王生来，便言夜梦之奇。杨曰：“未梦射否？”王怪其先知。杨出手示之，且告以故。王忆梦中颜色，恨不真见；自幸有功于女，复请先容[69]。夜间，女来称谢。杨归功王生，遂达诚恳。女曰：“将伯之助[70]，义不敢忘。然彼赳赳[71]，妾实畏之。”既而曰：“彼爱妾佩刀。刀实妾父出使粤中[72]，百金购之。妾爱而有之，缠以金丝，瓣以明珠。大人怜妾夭亡，用以殉葬。今愿割爱相赠[73]，见刀如见妾也。”次日，杨致此意。王大悦。至夜，女果携刀来，曰：“嘱伊珍重，此非中华物也[74]。”由是往来如初。

积数月，忽于灯下笑而向杨，似有所语，面红而止者三。生

抱问之。答曰：“久蒙眷爱，妾受生人气，日食烟火[75]，白骨顿有生意。但须生人精血，可以复活。”杨笑曰：“卿自不肯，岂我故惜之？”女云：“交接后，君必有念余日大病[76]，然药之可愈。”遂与为欢。既而着衣起，又曰：“尚须生血一点，能拚痛以相爱乎？”杨取利刃刺臂出血；女卧榻上，便滴脐中。乃起曰：“妾不来矣。君记取百日之期，视妾坟前，有青鸟鸣于树头[77]，即速发冢。”杨谨受教。出门又嘱曰：“慎记勿忘，迟速皆不可！”乃去。越十余日，杨果病，腹胀欲死。医师投药，下恶物如泥，浹辰而愈[78]。计至百日，使家人荷插以待[79]。日既夕，果见青鸟双鸣。杨喜曰：“可矣。”乃斩荆发圻[81]。见棺木已朽，而女貌如生。摩之微温。蒙衣舁归，置暖处，气咻咻然[81]，细于属丝[82]。渐进汤[83]，半夜而苏。每谓杨曰：“二十余年，如一梦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泗水：又叫泗河，源出山东省泗水县；因四源合为一水，故名。

[2]萧萧：风吹草木声。

[3]夜阑；夜深。

[4]凄断：凄绝；心境非常凄凉。

[5]“玄夜凄风却倒吹”二句：意思是，在这漆黑的夜间，冷风挟着潮气一阵阵向人袭来，飞动的萤火虫时而掠过丛草，时而停落在衣裙上。玄夜，黑夜。凄风，挟着潮意的冷风。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：“风雨凄凄。”却倒，犹言“颠倒”、“反复”。沾，附着。惹，触及。韩，此处通“帷”，裙的正幅。[6]哀楚：袁怨凄苦。

[7]杌（wù物）：坐具，短凳。

[8]珊珊：本来形容女子小步行进，环相摩，其声舒缓，这里义同款款、缓缓。

[9]“幽情苦绪何人见”二句：意思是，衣衫单薄地伫立在初升的月下，这隐秘凄苦的心情有谁知道呢？幽情苦绪，隐秘而凄苦的心情。翠袖，翠色的衣袖，代指女子衣衫。杜甫《佳人》诗：“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”

[10]敛衽：整敛衣襟（一说衣袖）；指旧时女子敬礼的动作。参《陔馀丛考》。

[11]瘦怯凝寒：身躯瘦削，举止畏怯，肌肤凝聚了一股寒气。

[12]若不胜（sh ng升）衣：仿佛经不起衣服的重量。

[13]陇西：县名，即今甘肃省陇西县，明清为巩昌府治。又，今甘肃东南部一带，秦汉为陇西郡地，亦相沿称为陇西。

[14]流寓：漂流寄居。

[15]殂（cú徂）谢：猝死。

[16]孤寂如鹭（wù务）：孤单寂寞得像失群的野鸭。鹭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鹭”。

[17]思久不属（zh 主）：文思久不连贯。意思是长期思路未通，因而前诗未能成篇。

[18]鸡头之肉：喻女子乳头。鸡头，芡实的别名。相传杨贵妃浴后妆梳，褪露一乳，唐明皇扞弄云：“软温新剥鸡头肉。”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。

[19]罗唝：纠缠，骚扰。

[20]连昌宫词：唐代元稹所作七言长篇叙事诗！借宫边老人叙述连昌宫的兴废盛衰，批评了唐玄宗晚年的荒淫腐败，寄托了作者对清明政治的向往。连昌宫，唐行宫名，故址在今河南省宜阳县，距洛阳不远。

[21]剪烛西窗：夜深灯前，亲切对话。李高隐《夜雨寄北》（北，一作内）诗：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是写夫妻久别重聚情事的佳句。

[22]辄：从二十四卷抄本改，底本作“辍”。

[23]恶客：野蛮粗俗的客人。

[24]鱼水：鱼水相得；喻夫妻和好。《管子·小问》：“桓公使管仲求戚，甯戚应之曰：‘浩浩乎！’管仲不知，至中食而虑之。……婢子曰：‘诗有之：浩浩者水，育育者鱼，未有室家，则召我安居。子其欲室乎？’”后因以鱼水喻夫妇相得。[25]甚于画眉：夫妻感情亲密，比起丈夫亲自为妻子画眉，更进一层。《汉书·张敞传》：张敞，字子高，宣帝时为京兆尹。无威仪，为妇画眉。有司奏之。召问，对曰：“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[26]宫词：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诗。用《宫词》为题始自中唐王建，大历中著《宫词》百首。其后历代皆有继作，为诗中一类，大都是五七言绝句体。

[27]棋枰：指围棋棋盘。

[28]手谈：下围棋。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：“王中郎（坦之）以围棋是坐隐，支公（遁）以围棋为手谈。”

[29]弦索：琴瑟琵琶之类弦乐器。

[30]蕉窗零雨之曲：以隔窗聆听雨打蕉叶为意境的曲子。指一种声情凄婉的曲子。

[31]卒听：听完。

[32]晓苑莺声之调：以清晨园林中流莺啼鸣为意境的、旋律明朗欢快的曲子。

[33]作剧：作游戏。

[34]张皇：匆遽，慌乱。

[35]戏具：指上述琵琶、围棋等娱乐用品。

[36]小字：小名，乳名。

[37]卷挟：把诗卷卷起，夹在腋下。

[38]所言伊何：跟你是怎么说的？伊，助词，无义。

[39]喋喋向人：多嘴多舌地告诉别人。喋喋，多言貌。

[40]支托：支吾推托。

[41]窗友：同学。

[42]淹留：久留。

[43]挠：扰乱。

[44]白眼：用白眼球向人；表示冷淡、厌恶。晋阮籍见凡俗之士，则以白眼对之。见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注。

[45]浸：渐。

[46]呜呜恻恻：形容吐字引声曼长而情调悲伤。

[47]闷损：闷煞。

[48]恚愤：怨恨，恼怒。[49]引去：退去。

[50]谢过不遑：忙不迭地告罪。

[51]愧恧（n女去声）：惭愧。

[52]龌龊（wò chuò沃绰）隶：下贱衙役。龌龊，卑污。

[53]清白裔：清白人家的女儿。裔，后代。

[54]舆台：舆和台，古代奴隶的两个等级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士臣皂，皂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”

[55]一线弱质：犹言一介弱女。一线，喻孤单无助；弱质，谓体质单薄。

[56]齿妾在琴瑟之数：把我看作妻子。齿，列。琴瑟，喻夫妻。[57]必不听自为生活：必定不会任其独自挣扎求生。生活，求生存。[58]致死：拚命！拚死效力。

[59]薄饮；喝了少量的酒。

[60]石挝门：拿起石头砸门。，握持。挝，击。

[61]赤帽青衣：旧时官府衙役的装束。

[62]猬毛绕喙：嘴边长满刺猬毛般的硬须。猬毛，胡须粗硬开张的样子。喙，嘴。

[63]横目：立起眼睛，发怒、仇视的样子。

[66]凶谩：凶横狂妄。谩，言词傲慢。

[65]腰矢野射：腰佩弓箭，在野外打猎。

[66]殪：死。

[67]具：全部，一一。

[68]停时：逾时；过了一会儿。

[69]先容：事先介绍。

[70]将（qi ng 羌）伯之助：指别人对自己的帮助，伯，对男子的敬称。

《诗，小雅·正月》：“载输尔载，将伯助予。”传：“将，请。伯，长。”

[71]赳赳：勇武的样子。《诗·周南·兔》：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”

[72]粤中：古称广东、广西之地。

[73]割爱：断绝、舍弃心爱的人和物；后来多指以心爱之物予人。[74]非中华物：非中国所产。承上“购于粤中”，意谓出自海外，乃西洋之宝刀也。

中华，中国。[75]烟火：烟火食，指人间熟食。

[76]念余日：二十多天。

[77]青鸟：相传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其形如鸾。

[78]浹辰：十二天。我国古代以于支纪日，自“子”至“亥”周十二辰，称为“浹辰”，相当于地支的一个周期。浹，周匝。辰，日。详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疏。

[79]插：又作、锛；掘土的工具，即铁锹。

[80]发圹（kuàng 矿）：掘开墓穴。

[81]咻咻（xi xi 休休）；呼吸急促声。此从青本，底本作“休休”。

[82]属（zh 主）丝：一丝相连；喻气息微弱。

[83]：当作“ ”（yí 饴），稀粥，米汤。详《说文》段注。

## 单 道 士

韩公子，邑世家[1]。有单道士，工作剧[2]，公子爱其术，以为座上客。单与人行坐，辄忽不见。公子欲传其法，单不肯。公子固恳之。单曰：“我非吝吾术，恐坏吾道也[3]。所传而君子则可；不然，有借此以行窃者矣。公子固无虑此，然或出见美丽而悦，隐身入人闺闼，是济恶而宣淫也[4]。不敢从命。”公子不能强，而心怒之，阴与仆辈谋搤辱之。恐其遁匿，因以细灰布麦场上：思左道能隐形[5]，而履处必有印迹，可随印处急击之。于是诱单往，使人执牛鞭立搤之[6]。单忽不见，灰上果有履迹，左右乱击，顷刻已迷[7]。公子归，单亦至。谓诸仆曰：“吾不可复居矣！向劳服役，今且别，当有以报。”袖中出旨酒一盛[8]，又探得肴一簋[9]，并陈几上。陈已，复探；凡十余探[10]，案上已满。遂邀众饮，俱醉；一一仍内袖中。韩闻其异，使复作剧。单于壁上画一城，以手推搤，城门顿辟。因将囊衣筐物，悉掷门内，乃拱别曰：“我去矣！”跃身入城，城门遂合，道士顿杳。后闻在青州市上，教儿童画墨圈于掌，逢人戏抛之，随所抛处，或面或衣，圈辄脱去，落印其上。又闻其善房中术[11]，能令下部吸烧酒，尽一器。公子尝面试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韩公子，邑世家：淄川韩氏，自明代韩源以来，仕宦相继。王士《贞烈韩孺人传》称：“韩为淄川著姓，自嘉靖以来，冠盖相望。”[2]工作剧：指擅长幻术。

[3]道：与“术”对举，指施此幻术应遵守的原则。

[4]济恶而宣淫：助长作恶，而张大淫邪的行为。济，助。宣，发扬张大。

[5]左道：邪门歪道。旧时多指未经官府认可的巫蛊、方术等。[6]牛鞭：耕作时赶牛用的一种鞭柄极短，鞭身特别粗长的皮鞭。[7]迷：谓不知所往。

[8]一盛（chéng 成）：犹言一器。盛，容器。

[9]簋（gu 轨）：古盛器名，形近盂而有双耳。

[10]探：掏取。

[11]房中术：见本卷《伏狐》篇注。

## 白于玉

吴青庵，筠，少知名。葛太史见其文，每嘉叹之。托相善者邀至其家，领其言论风采[1]。曰：“焉有才如吴生，而长贫贱者乎？”因俾邻好致之曰[2]：“使青庵奋志云霄[3]，当以息女奉巾栉[4]。”时太史有女绝美。生闻大喜，确自信。既而秋闱被黜[5]，使人谓太史：“富贵所固有，不可知者迟早耳。请待我三年，不成而后嫁。”于是刻志益苦[6]。

一夜，月明之下，有秀才造谒，白晰短须，细腰长爪。诘所来，自言：“白氏，字于玉。”略与倾谈[7]，豁人心胸[8]。悦之，留同止宿。迟明欲去，生嘱便道频过。白感其情殷，愿即假馆[9]，约期而别。至日，先一苍头送炊具来。少间，白至，乘骏马如龙。生另舍舍之[10]。白命奴牵马去。遂共晨夕[11]，忻然相得。生视所读书，并非常所见闻，亦绝时无时艺[12]。诃而问之，白笑曰：“士各有志，仆非功名中人也。”夜每招生饮，出一卷授生，皆吐纳之术[13]，多所不解，因以迂缓置之[14]。他日谓生曰：“曩所授，乃‘黄庭’之要道[15]，仙人之梯航[16]。”生笑曰：“仆所急不在此。且求仙者必断绝情缘，使万念俱寂[17]，仆病未能也[18]。”白问：“何故？”生以宗嗣为虑。白曰：“胡久不娶？”笑曰：“‘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[19]。’”白亦笑曰：“‘王请无好小色。’所好何如？”生具以情告。白疑未必真美。生曰：“此遐迩所共闻[20]，非小生之目贱也[21]。”白微哂而罢。次日，忽促装言别。生凄然与语，刺刺不能休。白乃命童子先负装行。两相依恋。俄见一青蝉鸣落案间，白辞曰：“舆已驾矣，请自此别。如相忆，拂我榻而卧之。”方欲再问，转瞬间，白小如指，翩然跨蝉背上，嘲晰而飞[22]，杳入云中。生乃知其非常人，错愕良久[23]，怅怅自失。

逾数日，细雨忽集，思白慕切。视所卧榻，鼠迹碎琐；然扫除[24]，设席即寝。无何，见白家童来相招，忻然从之。俄有桐凤翔集[25]，童捉谓生曰：“黑径难行，可乘此代步。”生虑细小不能胜任。童曰：“试乘之。”生如所请，宽然殊有余地，童亦附其尾上；戛然一声，凌空际。未几，见一朱门。童先下，扶生亦下。问：“此何所？”曰：“此天门也。”门边有巨虎蹲伏。生骇俱，童一身障之。见处处风景，与世殊异。童导入广寒宫[26]，内以水晶为阶，行人如在镜中。桂树两章[27]，参空合抱；花气随风，香无断际。亭宇皆红窗[28]，时有美人出入，冶容秀骨，旷世并无其俦。童言：“王母宫佳丽尤胜[29]。”然恐主人伺久，不暇留连，导与趋出。移时，见白生候于门。握手入，见檐外清水白沙，涓涓流溢；玉砌雕阑，殆疑桂阙[30]。甫坐，即有二八妖鬟，来荐香茗。少间，命酌。有四丽人，敛衽鸣[31]，给事左右[32]。才觉背上微痒，丽人即纤指长甲，探衣代搔。生觉心神摇曳，罔所安顿。既而微醺，渐不自持，笑顾丽人，兜搭与语[33]。美人辄笑避。白令度曲侑觞[34]。一衣绛绡者，引爵向客[35]，便即筵前，宛转清歌。诸丽者笙管敖曹[36]，呜呜杂和[37]。既阕，一衣翠裳者，亦酌亦歌。尚有一紫衣人，与一谈白软绡者，吃吃笑暗中[38]，互让不肯前。白令一酌一唱。紫衣人便来把盏。生托接杯，戏挠纤腕。女笑失手，酒杯倾堕。白谯诃之[39]。女拾杯含笑，俯首细语云：“冷如鬼手馨，强来捉人臂[40]。”白大笑，罚令自歌且舞。舞已，衣淡白者又飞一觥[41]。生辞不能酌，女捧酒有愧色，乃强饮之。细视四女，凤致翩翩[42]，无一非绝世者。遽谓主人曰：“人间尤物[43]，仆求一而难之；君集群芳[44]，能令我真个销魂否[45]？”白笑

曰：“足下意中自有佳人，此何足当巨眼之顾[46]？”生曰：“吾今乃知所见之不广也。”白乃尽招诸女，俾自择。生颠倒不能自决[47]。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，遂使被奉客。既而衾枕之爱，极尽绸缪[48]。生索赠，女脱金腕钏付之[49]。忽童入曰：“仙凡路殊，君宜即去。”女急起，遁去。生问主人，童曰：“早诣待漏[50]，去时嘱送客耳。”生怅然从之，复寻旧途。将及门，回视童子，不知何时已去。虎哮骤起，生惊窜而去。望之无底，而足已奔堕。一惊而寤，则朝已红[51]。方将振衣[52]，有物膩然坠褥间[53]，视之，钏也。心益异之。由是前念灰冷，每欲寻赤松游[54]，而尚以胤续为忧[55]。过十余月，昼寝方酣，梦紫衣姬自外至，怀中绷婴儿曰[56]：“此君骨肉[57]。天上难留此物，敬持送君。”乃寝诸床，牵衣覆之，匆匆欲去。生强与为欢。乃曰：“前一度为合卺，今一度为永诀，百年夫妇，尽于此矣。君倘有志[58]，或有见期。”生醒，见婴儿卧褥间，绷以告母。母喜，佣媪哺之，取名梦仙。生于是使人告太史，自己将隐，令别择良匹。太史不肯。生固以为辞。太史告女，女曰：“远近无不知儿身许吴郎矣。令改之，是二天也[59]。”因以此意告生。生曰：“我不但无志于功名，兼绝情于燕好。所以不即入山者，徒以有老母在。”太史又以商女。女曰：“吴郎贫，我甘其藜藿[60]；吴郎去，我事其姑嫜：定不他适。”使人三四返，迄无成谋[61]，遂谏曰备车马妆奁[62]，媵于生家[63]。生感其贤，敬爱臻至。女事姑孝，曲意承顺，过贫家女。逾二年，母亡，女质奁作具[64]，罔不尽礼。生曰：“得卿如此，吾何忧！顾念一人得道，拔宅飞升[65]。余将远逝[66]，一切付之于卿。”女坦然，殊不挽留。生遂去。

女外理生计，内训孤儿，井井有法[67]。梦仙渐长，聪慧绝伦。十四岁，以神童领乡荐[68]，十五入翰林。每褒封，不知母姓氏，封葛母一人而已。值霜露之辰[69]，辄问父所，母具告之。遂欲弃官住寻。母曰：“汝父出家，今已十有余年，想已仙去，何处可寻？”后奉旨祭南岳[70]，中途遇寇。窘急中，一道人仗剑入，寇尽披靡，围始解。德之，馈以金，不受。出书一函，付嘱曰：“余有故人，与大人同里，烦一致寒暄。”问：“何姓名？”答曰：“王林。”因忆村中无此名。道士曰：“草野微贱，贵官自不识耳。”临行，出一生钏曰：“此闺阁物，道人拾此，无所用处，即以奉报。”视之，嵌镂精绝。怀归以授夫人。夫人爱之，命良工依式配造，终不及其精巧。遍问村中，并无王林其人者。私发其函，上云：“三年鸾凤，分拆各天[71]；葬母教子，端赖卿贤[72]。无以报德，奉药一丸；剖而食之，可以成仙。”后书“琳娘夫人妆次”[73]。读毕，不解何人，持以告母。母执书以泣，曰：“此汝父家报也[74]。琳，我小字。”始恍然悟“王林”为拆白谜也[75]。悔恨不已。又以钏示母。母曰：“此汝母遗物。而翁在家时，尝以相示。”又视丸，如豆大。喜曰：“我父仙人，啖此必能长生。”母不遽吞，受而藏之。会葛太史来视甥[76]，女诵吴生书[77]，便进丹药为寿。太史剖而分食之。顷刻，精神焕发。太史时年七旬，龙钟颇甚[78]；忽觉筋力溢于肤革，遂弃舆而步，其行健速，家人盆息始能及焉[79]。逾年，都城有回禄之灾[80]，火终日不熄。夜不敢寐，毕集庭中。见火势拉杂，侵及邻舍。一家徊徨[81]，不知所计。忽夫人臂上金钏，戛然有声，脱臂飞去。望之，大可数亩；团覆宅上，形如月阑[82]；口降东南隅[83]，历历可见。众大愕。俄顷，火自西来，近阑则斜越而东。迨火势既远，窃意钏亡不可复得；忽见红光乍敛，钏铮然堕足下。都中延烧民舍数万间，左右前后，并为灰烬，独吴第无恙，惟

东南一小阁，化为乌有，即钏口漏覆处也。葛母年五十余，或见之，犹似二十许人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 领：领略；意为观察得知。

[2] 致之：传话给吴生。致：致意，转达。

[3] 奋志云霄：指奋发立志取得科举功名。

[4] 奉巾栉：侍奉盥沐；以女许婚的谦词。

[5] 秋闱被黜：乡试落选。秋闱，指乡试。

[6] 刻志益苦：更加刻苦励志。

[7] 与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于”。

[8] 豁人心胸：使人心胸开朗。

[9] 假馆：借宅寄居。馆，房舍。

[10] 另舍舍之：出别院给白生居住。

[11] 共晨夕：朝夕相处。陶潜《移居二首》之一：“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”

[12] 时艺：相对于古文而言，明清称科举考试所用的八股文为时艺，又称“举子业”、“四书文”。

[13] 吐纳之术：旧时方术家养生健身的法术，类似于深呼吸。参卷一《灵官》注。

[14] 迂缓：迂阔而不切于实用。

[15] 黄庭：《黄庭经》。道教经典《上清黄庭内景经》和《上清黄庭外景经》的总称。两书皆以七言歌诀讲述养生修炼的原理，为历代道教徒及修身养性者所重视。要道，指养生修炼的重要原理。

[16] 梯航：梯子和渡船，喻成仙的凭借。

[17] 万念俱寂：一切世俗杂念都归于寂灭。

[18] 仆病未能：我怕做不到。借用枚乘《七发》楚太子回答吴客用

[19] 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：借用《孟子·梁惠王》齐宣王搪塞孟子的话。下句“王请无好小色”，借用同篇孟子诱导齐宣王的话。

[20] 遐迩：远近；谓一方周围。

[21] 目贱：眼光庸陋，鉴赏力低下。

[22] 嘲晰（zhō zhāo 招渣）：象声词，又作“嘲”、“啁晰”。形容声音繁细。此指蝉鸣声。

[23] 错愕：仓皇惊诧。

[24] （kǐ 慨）然：叹悔貌。《诗·王风·中谷有》：“有女仳离，其叹矣。”集传：“，叹声。”

[25] 桐风：鸟名，即桐花凤。店李德裕《李文饶集》别集一《桐花风扇赋序》：“成都夹岷江，矶岸多植紫桐。每至暮春，有灵禽五色，小于玄鸟，来集桐花，以饮朝露。及华落则烟飞雨散，不知其所往。”

[26] 广寒宫：月宫。详卷一《劳山道士》注。

[27] 两章：两株。大村曰章，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索隐。

[28] 亭宇：亭子和房屋。《楚辞》宋玉《招魂》：“高堂邃宇，槛层轩些。”注：“宇，屋也。”

[29] 王母：王母娘娘；古代神话中“西王母”几度变后的形象。在《山海经》中，西王母是半人半兽职掌瘟疫、刑罚的怪神。在《穆天子传》、《汉

武内传》里，她被人化为美妇人型的女仙。在《墉城集仙录》里，她成为掌管女仙名籍的神仙领袖。经历长期民间传说，她的住处由西方搬到了天上，而仙桃或蟠桃盛会，成为西王母——王母娘娘形象的重要特征。

[30] 桂阙：即月宫。因相传月中有桂树，故名。

[31] 敛衽鸣：谓近前礼容。敛衽：整敛衣襟。妇女行拜礼的动作：指对客人致敬。鸣：走动时腰间玉饰相碰击，琅作响。

[32] 给事：供役使，侍奉。

[33] 兜搭：搭讪。

[34] 度曲侑（yòu 又）觞：唱曲劝酒。

[35] 引爵：斟酒。

[36] 敖曹：义同“嗷嘈”，声音喧闹。

[37] 呜呜杂和：伴唱者曼声相和。呜呜，拖着长腔。《汉书·杨恽传》报孙会字书：“仰天击缶，而呼呜呜。”

[38] 吃吃（q q 七七）：忍笑声。

[39] 谯（qiào 俏）诃：同“谯呵”，申斥。

[40] “冷如鬼手馨”二句：手凉得象鬼手，硬要来抓人的胳膊。《世说新语·忿狷》：“王司州（胡之）尝乘雪往王螭（恬）许。言气少有牾逆于螭，便作色不夷。司州觉恶，便舆床就之，持其臂曰：‘汝讵复足与老兄计？’螭拔其手曰：‘冷如鬼手馨，强来捉人臂。’”馨，晋人用作语助辞。

[41] 飞一觥：疾忙斟满一杯。飞觥，通常叫“飞觞”，对方刚刚饮完前杯，又急速为之斟上，意在让对方多饮。[42] 翩翩：形容风采美好超逸。

[43] 尤物：本指特异超俗的人或物。后多指绝色美女。

[44] 群芳：群花，喻成群的美女。

[45] 真个销魂：俞焯《诗词余话》：詹天游风流才思，不减昔人。宋驸马杨镇有十姬，皆绝色，其中粉儿者尤美。杨镇召詹次宴，出诸姬佐觞。詹看中粉儿，口占一词：“淡淡青山两点春，娇羞一点口儿樱，一梭儿玉一云。白藕香中见西子，玉梅花下遇文君，不曾真个也销魂。”杨镇乃以粉儿赠之，曰：“天游真个销魂也。”后诗文多以真个销魂指男女交合。[46] 巨眼：意思是眼力高，识见超卓。恭维别人有眼力的说法。[47] 颠倒：反来覆去。

[48] 绸缪：这里义同“缠绵”。形容男女欢爱，难舍难分。

[49] 金腕钏：金手镯。

[50] 待漏：百官黎明入朝，等待朝见皇帝。这里指等待朝见玉帝。[51] 朝暾（t n 吞）：朝阳。

[52] 振衣：抖动上衣。起床的动作。

[53] 膩然：细柔滑润的感觉。

[54] 赤松：赤松子，传说中的仙人。为神农时雨师，服水玉以教神农，能人火不烧。后至昆仑山，常入西王母石室，随风雨上下。见刘向《列仙传》及干宝《搜神记》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：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

[55] 胤续：后代。胤，嗣。

[56] 絺：同“”，束裹小儿的布幅，即襁褓。这里意思是用布幅束裹着。

[57] 骨肉：指亲生儿女。

[58] 有志：指有志于修炼成仙。

[59] 二天：两个丈夫。《仪礼·丧服传》：“夫者，妻之天也。”[60] 藜藿：藜与藿，贫者所食的两种野菜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粝粢之食，藜

藿之羹。”

[61] 成谋：成议，协议。

[62] 谏（z u 邹）日：选择吉日。谏，咨询。

[63] 媿（p n 拼）：新妇嫁住夫家，俗称“过门”。此句谓吴生未行亲迎之礼，太史主动送女完婚。[64] 质奩作具：典押妆奩，为婆母治葬具。

[65] 一人得道，拔宅飞升：《太平广记》十四《许真君》引《十二真君传》：许逊，字敬之，东晋道士：家南昌。传说于东晋宁康二年（374），在南昌西山，全家四十二口拔宅飞升。

[66] 远逝：远去。逝，往。

[67] 井井：有条理的样子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井井兮其有理也。”[68] 神童：指特别聪慧的儿童。唐宋科举有童子科，应试者称应神童试。明清无此科，谓以少年参加乡试中举，如古之膺神童举。[69] 霜露之辰：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凄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。”后因以霜露之辰指祭祖的日子。

[70] 祭南岳：岳，又作“”。汉宣帝时曾定安徽天柱山为南岳。后改定湖南衡山为南岳，相沿至今。汉时五岳秩比三公，唐玄宗、宋真宗封五岳为王、为帝，明太祖尊五岳为神。历代封建帝王多亲往致祭，或按时委员代祭。

[71] 各天：各在天之一方。

[72] 端赖卿贤：确实仰赖夫人贤慧。

[73] 妆次：意思是奉达妆台左右。旧时致平辈妇女书信的一种习惯格式。

[74] 家报：家信。

[75] 拆白谜：又叫拆白道字。用离析字形来说话表意的一种修辞格式。因为所拆字夹杂在语句中间需要辨测，近于谜语，所以叫拆白谜。[76] 甥：女儿的子女。《诗·齐风·猗嗟》：“不出正号，展我甥兮。”传：“外孙曰甥。”

[77] 诵：念；口述。

[78] 龙钟：身体衰惫步履蹇滞的样子。

[79] 盆息：呼吸急促，喘粗气；此谓急行气促。盆，喷涌。

[80] 回禄之灾：火灾。回禄，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。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：“郑褰火于玄冥、回禄。”注：“玄冥，水神。回禄，火神。”[81] 徊徨：徘徊，彷徨。

[82] 月阑：月亮周围的光气，其形如环。通称月晕。

[83] 降：座落。

## 夜叉国

交州徐姓[1]，泛海为贾。忽被大风吹去。开眼至一处，深山苍莽[2]。冀有居人，遂缆船而登，负糗腊焉[3]。

方入，见两崖皆洞口，密如蜂房；内隐有人声。至洞外，伫足一窥，中有夜叉二[4]，牙森列戟[5]，目闪双灯，爪劈生鹿而食。惊散魂魄，急欲奔下，则夜叉已顾见之，辍食执入。二物相语[6]，如鸟兽鸣，争裂徐衣，似欲。徐大惧，取囊中糗[7]，并牛脯进之[8]。分啖甚美。复翻徐囊，徐摇手以示其无。夜叉怒，又执之。徐哀之曰：“释我。我舟中有釜甑[9]，可烹饪。”夜叉不解其语，仍怒。徐再与手语[10]，夜叉似微解。从至舟，取具入洞[11]，束薪燃火，煮其残鹿，熟而献之。二物之喜。夜以巨石杜门[12]，似恐徐遁。徐曲体遥卧[13]，深惧不免[14]。天明，二物出，又杜之。少顷，携一鹿来付徐。徐剥革，于深洞处流水，汲煮数釜。俄有数夜叉至，群集吞讫，共指釜，似嫌其小。过三四日，一夜叉负一大釜来，似人所常用者。于是群夜叉各致狼麋[15]。既熟，呼徐同。居数日，夜叉渐与徐熟，出亦不施禁锢，聚处如家人。徐渐能察声知意，辄效其音，为夜叉语。夜叉益悦，携一雌来妻徐。徐初畏惧，莫敢伸；雌自开其股就徐，徐乃与交。雌大欢悦。每留肉饵徐，若琴瑟之好[16]。

一日，诸夜叉早起，项下各挂明珠一串[17]，更番出门[18]，若伺贵宾状。命徐多煮肉。徐以问雌，雌云：“此天寿节[19]。”雌出，谓众夜叉曰：“徐郎无骨突子[20]。”众各摘其五，并付雌。雌又自解十枚，共得五十之数，以野苳为绳[21]，穿挂徐项。徐视之，一珠可直百十金。俄顷俱出。徐煮肉毕，雌来邀去，云：“接天王。”至一大洞，广阔数亩。中有石，滑平如几；四围俱有石坐；上一坐蒙一豹革，余皆以鹿。夜叉二三十辈，列坐满中。少顷，大风扬尘，张皇都出。见一巨物来，亦类夜叉状，竟奔入洞，踞坐鸛顾[22]。群随入，东西列立，悉仰其首，以双臂作十字交。大夜叉按头点视，问：“卧眉山众[23]，尽于此乎？”群哄应之。顾徐曰：“此何来？”雌以“婿”对。众又赞其烹调。即有二三夜叉，奔取熟肉陈几上。大夜叉掬尽饱，极赞嘉美[24]，且责常供。又顾徐云：“骨突子何短？”众曰：“初来未备。”物于项上摘取珠串，脱十枚付之，俱大如指顶，圆如弹丸。雌急接，代徐穿挂。徐亦交臂作夜叉语谢之。物乃去，蹶风而行，其疾如飞。众始享其余食而散。

居四年余，雌忽产，一胎而生二雄一雌，皆人形，不类其母。众夜叉皆喜其子，辄共拊弄。一日，皆出攫食，惟徐独坐。忽别洞来一雌，欲与徐私，徐不肯。夜叉怒，扑徐踏地上。徐妻自外至，暴怒相搏，断其耳。少顷，其二亦归，解释令去。自此雌每守徐，动息不相离。又三年，子女俱能行步。徐辄教以人言，渐能语，调啾之中[25]，有人气焉[26]。虽童也，而奔山如履坦途；依依有父子意[27]。一日，雌与一子一女出，半日不归。而北风大作。徐惻然念故乡，携子至海岸，见故舟犹存，谋与同归。子欲告母，徐止之。父子登舟，一昼夜达交。至家，妻已醮。出珠二枚，售金盈兆[28]，家颇丰。子取名彪。十四五岁，能举百钧[29]，粗莽好斗。交帅见而奇之[30]，以为千总[31]。值边乱，所向有功，十八为副将[32]。

时一商泛海，亦遭风飘至卧眉。方登岸，见一少年，视之而惊。知为中国人，便问居里。商以告。少年曳入幽谷一小石洞，洞外皆丛棘；且嘱勿出。

去移时，挟鹿肉来啖商。自言：“父亦交人。”商问之，而知为徐，商在客中尝识之。因曰：“我故人也。今其子为副将。”少年不解何名。商曰：“此中国之官名。”又问：“何以为官？”曰：“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；上一呼而下百诺；见者侧目视，侧足立[33]：此名为官。”少年甚欵动[34]。商曰：“既尊君在交[35]，何久淹此？”少年以情告。商劝南旋[36]。曰：“余亦常作是念。但母非中国人，言貌殊异；且同类觉之，必见残害：用是辗转[37]。”乃出曰：“待北风起，我来送汝行。烦于父兄处，寄一耗问[38]。”商伏洞中几半年。时自棘中外窥，见山中辄有夜叉往还；大惧，不敢少动。一日，北风策策[39]，少年忽至，引与急窞。嘱曰：“所言勿忘却。”商应之。又以肉置几上，商乃归。

敬抵交[40]，达副总府，备述所见。彪闻而悲，欲往寻之。父虑海涛妖藪[41]，险恶难犯[42]，力阻之。彪抚膺痛哭，父不能止。乃告交帅，携两兵至海内。逆风阻舟，摆簸海中者半月。四望无涯，咫尺迷闷，无从辨其南北。忽而涌波接汉[43]，乘舟倾覆。彪落海中，逐浪浮沉[44]。久之，被一物曳去；至一处，竟有舍宇。彪视之，一物如夜叉状。彪乃作夜叉语。夜叉惊讯之，彪乃告以所往。夜叉喜曰：“卧眉，我故里也。唐突可罪[45]！君离故道已八千里[46]。此去为毒龙国，向卧眉非路。”乃觅舟来送彪[47]。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，瞬息千里，过一宵，已达北岸。见一少年，临流瞻望。彪知山无人类，疑是弟；近之，果弟。因执手哭。既而问母及妹，并云健安。彪欲偕往，弟止之，仓忙便去。回谢夜叉，则已去。未几，母妹俱至，见彪俱哭。彪告其意。母曰：“恐去为人所凌。”彪曰：“儿在中国甚荣贵，人不敢欺。”归计已决，苦逆风难渡。母子方徊徨间[48]，忽见布帆南动，其声瑟瑟[49]。彪喜曰：“天助吾也！”相继登舟，波如箭激[50]；三日抵岸。见者皆奔。彪向三人脱分袍裤。抵家，母夜叉见翁怒骂[51]，恨其不谋。徐谢过不遑[52]。家人拜见家主母，无不战栗。彪劝母学作华言，衣锦，厌梁肉，乃大欣慰。

母女皆男儿装，类满制[53]。数月稍辨语言，弟妹亦渐白皙。弟曰豹，妹曰夜儿，俱强有力。彪耻不知书，教弟读。豹最慧，经史一过辄了[54]。又不欲操儒业[55]；仍使挽强弩，驰怒马[56]。登武进士第[57]。聘阿游击女[58]。夜儿以异种，无与为婚。会标下袁守备失偶[59]，强妻之。夜儿开百石弓[60]，百余步射小鸟，无虚落。袁每征，辄与妻俱。历任同知将军[61]，奇勋半出于闺门。豹三十四岁挂印[62]。母尝从之南征，每临巨敌，辄擐甲执锐[63]，为子接应，见者莫不辟易[64]。诏封男爵[65]。豹代母疏辞[66]，封夫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夜叉夫人，亦所罕闻，然细思之而不罕也：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[67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交州：古地名，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置十三州部之一，辖五岭以南，今广东、广西以至印支半岛一部地区。

[2]苍莽：苍翠深远的样子。苏辙《黄楼赋》：“山川开阖，苍莽千里。”

[3]糗腊(x 析)：干粮和干肉。糗是用炒熟的米麦捣成的细粉。腊是晒干的肉。

[4]夜叉：梵语音译，或译“药叉”；印度神话中一种半神的小神灵，具

有“能啖”、“捷疾”的属性。佛教中列为天龙八部之一。在文学作品中，有的写其为恶魔，有的不认为他是恶魔，本篇即属后一类认识。

[5] 牙森列戟：牙齿森然加密排长戟。形容牙齿密长尖利，露出唇外。森，繁密貌。牙，前齿。

[6] 二物：指二夜叉。

[7] 糗：干粮。义同糗，常连用。

[8] 牛脯：干牛肉。“腊”的一种。[9] 釜甑：煮饭的锅和蒸笼。甑，古代瓦制煮器，相当于后代以竹木制作的蒸笼。

[10] 手语：作手势语。用双手比画示意，以交流思想。

[11] 具：指釜甑等炊具。

[12] 杜门：把门堵上。杜，堵塞。

[13] 曲体：即屈体。

[14] 不免：不免被吃掉。

[15] 各致狼麋：各自送来些狼和麋鹿之类猎物。致，送。麋，麋鹿。[16] 若琴瑟之好：象夫妻那样和好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”后因以琴瑟喻夫妇。

[17] 明珠：夜明珠，一种名贵珍珠，传说夜间放光。

[18] 更番：轮班。

[19] 天寿节：此指夜叉王的生日。封建帝王以天寿称自己诞辰，取义于《尚书·君》：“天寿平格，保有殷。”

[20] 骨突子：指夜叉们佩戴的珠串。骨突子，圆形杖头，即朝廷仪仗中的金瓜。珍珠圆形与之相似，所以夜叉们称之为骨突子。[21] 野苳(zhù住)：野生的苳麻。

[22] 踞坐鸱顾：叉开两腿坐着，用雀鹰般的目光左右顾视。踞坐，坐时两腿伸直、叉开，是一种傲慢尊大的坐态。鸱，雀鹰，一种猛禽，目光锐利凶狠、停落时经常转睛顾盼。

[23] 卧眉山众：据后文，即卧眉国的公民。卧眉国是夜叉国之一。[24] 嘉美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喜美”。即佳美。[25] 啁啾(zhōu jiū周揪)：鸟鸣声。这里形容小儿学语。[26] 有人气：育人类语言的味道。气，气息。

[27] 依依：依恋亲近的样子。

[28] 盈兆：极言其多。兆，古代以十万为亿，十亿为兆。一兆是一百万，也就是一千贯。

[29] 百钧：极言其重。钧是古代重量单位，三十斤为一钧。[30] 交帅：交州的军事首脑。明清时代提督以下管辖一方的驻军长官是总兵，帅即指此。

[31] 千总：武官名，明嘉靖间置。明代后期职权日轻，至清为武职下级，位次于守备。[32] 副将：清代从二品武官，即副总兵，亦即下文所你的“副总”。隶属于总兵，统理一协(相当于旅)军务，又称协镇。

[33] 侧目视，侧足立：形容因畏惧而不敢正视，不敢对面站立。[34] 甚歆动：很羡慕，很动心。

[35] 尊君：犹言今尊。敬称别人的父亲。

[36] 南旋：南归交州。旋，还、归。

[37] 用是辗转：因此反复未定。

[38] 耗问：音讯，消息。

[39]策策；风吹枯叶声。韩愈《秋怀诗》之一：“窗前两好树，众叶光。秋风一披拂，策策鸣不已。”

[40]敬：特意，专诚。方言词，今曰“敬心”。

[41]妖藪：各类怪异之物聚集的地方。

[42]难犯：难以靠近。

[43]汉：据二十四卷抄本改，底本作“漠”。

[44]逐：据二十四卷抄本改，底本作“遂”。

[45]唐突：冒犯。

[46]故道：原来的航道。

[47]送彪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送徐”。

[48]徊徨：徘徊忧思貌。《广弘明集》梁武帝（萧衍）《孝思赋》：“晨孤立而萦结，夕独处而徊徨。”

[49]瑟瑟：风声。《文选》刘楨《赠从弟》诗之二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”

[50]波如箭激：逆波急驶，如离弦之箭。

[51]翁：指徐贾。

[52]谢过不遑：道歉不迭。谓急忙连声道歉。

[53]类满制：很像满族服制。制，规制，款式。

[54]经史一过辄了：经书、史书学过一遍就能通晓。了，了然，通晓。

[55]操儒业：指读书习文以求进取。

[56]怒马：犹言烈马，暴劣难驭的马。

[57]登武进士第：考中武进士。科举时代取士分文武两科。唐宋以来，文科之制，规条节目虽不如文科之详明，然文武两途，历代相沿，分道并进，自明至清，行之不废。[58]游击：武官名。清代绿营兵设游击，职位次于参将，属下级武官。

[59]标下：犹言麾下。标，清代军制，督抚等管辖的绿营兵，称标，一标三营。守备：清代绿营统兵官，位在都司之下，称营守备，统一营之兵。

[60]开百石弓：一钧三十斤，四钧为一石。开百石弓，是夸张的说法。

[61]同知将军：谓以都督同知挂副将军印，实即副总兵。明制，各省、各镇副总兵系由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充任，遇大战事，则挂副将军印，统兵出战，事毕纳还。故称副总兵为同知将军。卷四《棋鬼》篇又称“督同将军”。

[62]挂印：指挂印将军。明制，各省各镇的镇守总兵，遇大战事，则挂诸号将军印，统兵出战，战毕纳还。清代多挂提督衔。

[63]擗（gu n 关）甲执锐；穿甲冑，拿武器。擗，穿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：“文公躬擗甲冑，跋履山川。”锐，兵器。

[64]辟易：通避，逃躲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项王目叱之，赤泉侯人马俱惊，辟易数里。”正义：“言人马俱惊，开张易旧处，乃至数里。”

[65]男爵：封建社会女子例无封爵，此谓酬功视同男子，而以爵秩封之；盖特例也。

[66]疏（shù 述）辞：谓上疏辞爵。

[67]“家家”句：谐语，意思是每家男人都守着个厉害老婆。悍妻泼妇俗称母夜叉。

## 小 髻

长山居民某[1]，暇居，辄有短客来[2]，久与板谈[3]。素不识其生平，颇注疑念。客曰：“三数日将使徙居，与君比邻矣。”过四五日，又曰：“今已同里，旦晚可以承教。”问：“乔居何所[4]？”亦不详告，但以手北指。自是，日辄一来。时向人假器具；或吝不与，则自失之。群疑其狐。村北有古冢，陷不可测，意必居此。共操兵杖往。伏听之，久无少异。一更向尽，闻穴中戢戢然[5]，似数十百人作耳语。众寂不动。俄而尺许小人，连而出[6]，至不可数。众噪起，并击之。杖杖皆火，瞬息四散。惟遗一小

髻，如胡桃壳然，纱饰而金线。嗅之，骚臭不可言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县名，明清时属山东济南府。

[2]短客：矮客人。

[3]扳（p n攀）谈：谓主动找人闲谈。

[4]乔居：迁居。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”乔谓乔迁，迁居的美称。

[5]戢戢（jí jí及及）：低语声；犹言唧唧啾啾、噤噤喳喳。[6]连（lóu娄）；络绎不绝。见《说文》段注。

## 西 僧

两僧自西域来[1]，一赴五台[2]，一卓锡泰山[3]。其服色言貌[4]，俱与中国殊异。自言：“历火焰山[5]，山重重，气熏腾若炉灶。凡行必于雨后，心凝目注[6]，轻迹步履之[7]；误蹴山石，则飞焰腾灼焉。又经流沙河，河中有水晶山，峭壁插天际，四面莹澈，似无所隔。又有隘，可容单车；二龙交角对口把守之。过者先拜龙；龙许过，则口角自开。龙色白，鳞鬣皆如晶然[8]。”僧言：“途中历十八寒暑矣。离西土者十有二人，至中国仅存其二。西土传中国名山四[9]：一泰山，一华山[10]，一五台，一落伽也[11]。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，观音[12]，文殊犹生[13]。能至其处，则身便是佛，长生不死。”听其所言状，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[14]。倘有西游人[15]，与东渡者中途相值[16]，各述所有，当必相视失笑，两免跋涉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西域：玉门关以西、巴尔喀什湖以东广大地区，古称西域。

[2]五台：山名。在今山西五台、繁峙县境，山有东南西北中五峰，故称五台，又名清凉山。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相传为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道场，自隋唐以来香火极盛。

[3]卓锡：谓僧人投宿；又称挂锡。卓，悬挂。锡，锡杖。泰山：又称“岱山”、“岱宗”，为五岳中的东岳。主峰在山东泰安市境。

[4]服色：指服装的款式。[5]火焰山：及下文“流沙河”，皆吴承恩《西游记》中西土地名。但关于火山、弱水的记载，则见于古籍甚早，是火焰山、流沙河的渊源。[6]心凝目注：思想集中，目力专注。

[7]轻迹步履：轻步通过。意思是不能乘车马，脚步也不能放重。[8]鬣（liè列）：颈颌上的毛须及脊尾上的短鳍。

[9]西土：即上文“西域”。

[10]华山：五岳中的西岳。在陕西华阴县境，以奇险著称。[11]落伽：山名，即普陀洛伽山，又名普陀山。在浙江普陀县，为舟山群岛之一。相传为观音菩萨显灵说法道场，故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[12]观音：佛教菩萨名，即观世音。因唐讳太宗名，故去“世”字。佛教把他描写为大慈大悲的菩萨，遇难众生只要诵念其名号，“菩萨即时观其音声”，前往解救，故名。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（另三为文殊、普贤、地藏）。自唐以后，中国寺院中的观音塑像常作女相。

[13]文殊：佛教菩萨名，即文殊师利。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，为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，专司智慧。塑像多骑狮子，表示智慧威猛。[14]西土：这里指佛国。即净土宗所悦的“西方净土”、“西方极乐世界”。

[15]西游人：指向西土礼佛求经的僧人。

[16]东渡者：指西土东来的僧人。

## 老 饕

邢德，泽州人[1]，绿林之杰也[2]。能挽强弩[3]，发连矢，称一时绝技。而生平落拓，不利营谋[4]，出门辄亏其资。两京大贾[5]，往往喜与邢俱，途中恃以无恐。会冬初，有二三估客，薄假以资[6]，邀同贩鬻[7]；邢复自罄其囊[8]，将并居货[9]。有友善卜，因诣之。友占曰：“此爻为‘悔’[10]，所操之业，即不母而子亦有损焉[11]。”邢不乐，欲中止，而诸客强速之行。至都，果符所占。腊将半[12]，匹马出都门。自念新岁无资，倍益快闷。

时晨雾[13]，暂趋临路店，解装觅饮。见一颁白叟[14]，共两少年，酌北牖下。一僮侍，黄发蓬蓬然[15]。邢于南座，对叟休止[16]。僮行觞，误翻具[17]，污叟衣。少年怒，立摘其耳[18]。捧巾持，代叟揩拭。既见僮手拇俱有铁箭[19]，厚半寸；每一，约重二两余。食已，叟命少年，于革囊中探出镞物[20]，堆累几上，称秤握算[21]，可饮数杯时，始缄裹完好。少年于枥中牵一黑跛骡来[22]，扶叟乘之；僮亦跨羸马相从[23]，出门去。两少年各腰弓矢，捉马俱出。邢窥多金，穷睛旁睨[24]，馋焰若炙[25]。辍饮，急尾之。视叟与僮犹款段于前[26]，乃下道斜驰出叟前[27]，紧关弓[28]，怒相向。叟俯脱左足靴，微笑云：“而不识得老饕也[29]？”邢满引一矢去。叟仰卧鞍上，伸其足，开两指如箝[30]，夹矢住。笑曰：“技但止此，何须而翁手敌[31]？”邢怒，出其绝技，一矢刚发，后矢继至。叟手掇一，似未防其连珠[32]；后矢直贯其口[33]，踣然而堕[34]，矢僵眠。僮亦下。邢喜，谓其已毙，近临之。叟吐矢跃起，鼓掌曰：“初会面，何便作此恶剧？”邢大惊，马亦骇逸[35]。以此知叟异[36]，不敢复返。

走三四十里，值方面纲纪[37]，囊物赴都；要取之[38]，略可千金，意气始得扬[39]。方疾鹜间[40]，闻后有蹄声；回首，则僮易跛骡来，驶若飞。叱曰：“男子勿行！猎取之货[41]，宜少瓜分[42]。”邢曰：“汝识‘连珠箭邢某’否？”僮云：“适已承教矣。”邢以僮貌不扬，又无弓矢，易之。一发三矢，连不断[43]，如群隼飞翔[44]。僮殊不忙迫，手接二，口衔一。笑曰：“如此技艺，辱寡煞人[45]！乃翁惚遽[46]，未暇寻得弓来；此物亦无用处，请即掷还。”遂于指上脱铁，穿矢其中，以手力掷，呜呜风鸣。邢急拨以弓；弦适触铁，铿然断绝，弓亦绽裂。邢惊绝。未及觑避，矢过贯耳，不觉翻坠。僮下骑，便将搜括。邢以弓卧拏之。僮夺弓去。拗折为

两；又折为四，抛置之。已，乃一手握邢两臂，一足踏邢两股；臂若缚，股若压，极力不能少动。腰中束带双叠，可骈三指许[47]；僮以一手捏之，随手断如灰烬。取金已，乃超乘[48]，作一举手，致声“孟浪”[49]，霍然径去[50]。

邢归，卒为善士[51]。每向人述往事不讳。此与刘东山事盖仿佛焉[5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泽州：州名，隋置。唐代迭有废置。宋至清初相沿，雍正时升为府，辖今山西省晋东南地区西部一带，故治在晋城县。

[2]绿（lù）林之杰，犹言绿林好汉。绿林，地名，位于湖北当阳县东北。西汉末年，王匡、王凤等于此聚众起事，反抗王莽，称“绿林军”。后代以绿林泛指聚集山林间反抗官府的集团，统治阶级则把它作为强盗的代称。

[3] 强弩：指一种强力的连弩；是一种用机括发射的弓，可数矢连发，力强及远，超过普通的弓。连矢：连发之矢，即下文“连珠箭”，为连弩所发。[4] 不利营谋：不利于经商谋利。

[5] 两京：南京和北京。

[6] 薄假以资：借给邢少量资本。

[7] 贩鬻：贩卖。

[8] 自罄其囊：拿出自己所有的钱。罄，尽。囊，钱袋。

[9] 居货：购进货物，以待贩运。

[10] 此爻为“悔”：所占卦的爻辞有“悔”。《周易》占卜吉凶有专门术语；“悔”为术语之一，义为凶、咎，乃不吉之占。

[11] 所操之业，即不母而子，亦有损焉，意谓邢某此行贩鬻，必然蚀本、亏损。经商以本生息，本曰“母”，息曰“子”。

[12] 腊：旧历十二月。

[13] 雾：此从青柯亭本，底本作“露”。

[14] 颁白叟：须发参白的老人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：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养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”注：“颁者，班也。头半白班班者也。”[15] 蓬蓬：散乱的样子。

[16] 对叟休止：面向老者坐下。

[17] 具：盘中菜肴。 ，盘。

[18] 摘：揪，提。

[19] 箭：扳指，古名决、抉或；一般用骨、象牙制作，戴在拇指上，是射箭时拉弓的用具。

[20] 探出镗（qi ng 抢）物：掏出财物。镗，通，本指钱贯（穿钱绳），借指银钱。

[21] 握算：握筹而算；拿算盘计数。

[22] 枥：牲口槽。

[23] 羸马：瘦马。

[24] 穷睛旁睨：用穷极之人的眼神从旁偷觑。

[25] 馋焰若炙：馋羨的目光像要冒出火来。炙，燃火。

[26] 款段：马行迟缓从容的样子。

[27] 下道斜驰：离开大路，抄取捷径。

[28] 紧关（w n 弯）弓：带住马，拉开弓。紧，拉紧马勒，使马停步。关弓，弯弓。[29] 而：尔。老饕（t o 滔）：大约此叟的江湖绰号，意为老财迷或老馋鬼。苏轼有《老饕赋》：“盖聚物之天美，以养我之老饕。”后因称贪馋者为老饕。

[30] 箝：通“钳”。

[31] 而翁：你老子；老饕自称。手敌：亲手对付。

[32] 连珠：连珠箭，即“连矢”，连弩所射出的箭。

[33] 贯：穿入，射进。

[34] 踣（bó 薄）然：跌倒的样子。墮：从跛骡上跌落下来。[35] 骇逸：马受惊狂奔。

[36] 异：本领高强；不寻常。

[37] 方面纲纪：地方大员的仆人。方面，主持一方军政事务的官员；明清称总督、巡抚为方面官、方面大员。纲纪，即纪纲之仆，指奴仆总管，亦

可用作奴仆美称。

[38] 要取：拦路劫取。

[39] 扬：扬厉，振作。

[40] 疾骛（wù 务）：乘马疾驰。

[41] 猎取：夺取。

[42] 瓜分：剖分。

[43] 连（lóu 娄）：接连不断的样子。

[44] 隼（sǔn 损）：即鹞，又名雀鹰，一种鸢属猛禽。

[45] 辱寞煞人：犹言羞死人。辱寞，又写作辱没。

[46] 惚遽：匆忙，仓猝。

[47] 骈三指许：大约三指并拢那么宽。骈，并。

[48] 超乘：本称跃身上车（车乘）；这里指黄发僮跳上骡背（乘骑）。

[49] 孟浪：犹言卤莽、莽撞；是故作道歉的嘲讽语。

[50] 霍然：疾速的样子。

[51] 善士：谓循礼守法，安分作人。

[52] 刘东山：宋幼清《九别集》卷二《刘东山》：刘东山，明嘉靖时三辅捉盗人，自号连珠箭，认为无人可敌。一日途中遇一黄衫毡笠少年，携弓重二十。东山惶惧。少年劫东山车资以去。东山自此隐居卖酒。三年后，黄衫少年复至酒店，酬其千金。其事又见《初刻拍案惊奇·刘东山技顺城门》篇，二书年代大致同时。

## 连 城

乔生，晋宁人[1]。少负才名。年二十余，犹淹蹇[2]。为人有肝胆[3]。与顾生善；顾卒，时恤其妻子。邑宰以文相契重[4]；宰终于任，家口淹滞不能归[5]，生破产扶柩，往返二千余里。以故士林益重之[6]，而家由此益替[7]。史孝廉有女，字连城，工刺绣，知书。父娇保之[8]。出所刺“倦绣图”，征少年题咏[9]，意在择婿。生献诗云：“慵鬟高髻绿婆娑[10]，早向兰窗绣碧荷；刺到鸳鸯魂欲断，暗停针线蹙双蛾。”又赞挑绣之工云[11]：“绣线挑来似写生[12]，幅中花鸟自天成[13]；当年织锦非长技，幸把回文感圣明[14]。”女得诗喜，对父称赏。父贫之。女逢人辄称道；又遣媪矫父命[15]，赠金以助灯火[16]。生叹曰：“连城我知己也！”倾怀结想，如饥思。

无何，女许字于醴贾之子王化成[17]，生始绝望；然梦魂中犹佩戴之[18]。未几，女病瘵[19]，沉痾不起[20]。有西域头陀[21]，自谓能疗；但须男子膺肉一钱，捣合药屑。史使人诣王家告媪。媪笑曰：“痴老翁，欲我剜心头肉也[22]！”使返。史乃言于人曰：“有能割肉者妻之。”生闻而往，自出白刃，膺授僧[23]。血濡袍裤，僧敷药始止。合药三丸。三日服尽，疾若失。史将践其言[24]，先告王。王怒，欲讼官。史乃设筵招生，以千金列几上，曰：“重负大德，请以相报。”因具白背盟之由。生怫然曰[25]：“仆所以不爱膺肉者，聊以报知己耳，岂货肉哉！”拂袖而归。女闻之，意良不忍，托媪慰谕之。且云：“以彼才华，当不久落[26]。天下何患无佳人？我梦不祥，三年必死，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[27]。”生告媪曰：“‘士为知己者死’[28]，不以色也。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：不谐何害[29]？”媪代女郎矢诚自剖[30]。生曰：“果尔，相逢时，当为我一笑，死无憾！”媪既去，逾数日，生偶出，遇女自叔氏归，睨之。女秋波转顾，启齿嫣然[31]。生大喜曰：“连城真知我者！”会王氏来议吉期[32]，女前症又作，数月寻死。生往临吊[33]，一痛而绝。史舁送其家。

生自知已死，亦无所戚。出村去，犹冀一见连城。遥望南北一道，行人连续如蚁[34]，因亦混身杂迹其中。俄顷，入一廨署，值顾生，惊问：“君何得来？”即把手将送令归。生太息，言：“心事殊未了。”顾曰：“仆在此典牒[35]，颇得委任。尚可效力，不惜也。”生问连城。顾即导生旋转多所，见连城与一白衣女郎，泪睫惨黛[36]，藉坐廊隅[37]。见生至，骤起似喜，略问所来。生曰：“卿死，仆何敢生！”连城泣曰：“如此负义人，尚不吐弃之，身殉何为？然已不能许君令生，愿矢来世耳。”生告顾曰：“有事君自去，仆乐死不愿生矣。但烦稽连城托生何里，行与俱去耳[38]。”顾诺而去。白衣女郎问生何人，连城为缅述之。女郎闻之，若不胜悲。连城告生曰：“此妾同姓，小字宾娘，长沙史太守女[39]。一路同来，遂相怜爱。”生视之，意态怜人。方欲研问，而顾已反，向生贺曰：“我为君平章已确[40]，即教小娘子从君返魂，好否？”两人各喜。方将拜别，宾娘大哭曰：“姊去，我安归？乞垂怜救，妾为姊捧耳[41]。”连城凄然，无所为计，转谋生。生又哀顾。顾难之，峻辞以为不可。生固强之。乃曰：“试妄为之[42]。”去食顷而返，摇手曰：“何如！诚万分不能为力矣！”宾娘闻之，宛转娇啼，惟依连域肘下，恐其即去。惨怛无术[43]，相对默默；而睹其愁颜戚容[44]，使人肺腑酸柔[45]。顾生愤然曰：“请携宾娘去。脱有愆尤[46]，小生拚身受之！”宾娘乃喜，从生出。生忧其道远无侣。宾娘曰：“妾从君去，不愿

归也。”生曰：“卿大痴矣。不归，何

以得活也？他日至湖南，勿复走避[47]，为幸多矣。”适有两媪摄牒赴长沙[48]，生属之[49]，宾娘泣别而去。

途中，连城行蹇缓，里余辄一息；凡十余息，始见里门。连城曰：“重生后，惧有反覆。请索妾骸骨来，妾以君家主，当无悔也。”生然之。偕归生家。女惕惕若不能步[50]，生伫待之。女曰：“妾至此，四肢摇摇，似无所主。志恐不遂，尚宜审谋；不然，生后何能自由？”相将入侧厢中。默定少时[51]，连城笑曰：“君憎妾耶？”生惊问其故。赧然曰：“恐事不谐，重负君矣。请先以鬼报也。”生喜，极尽欢恋。因徘徊不敢遽生，寄厢中者三日。连城曰：“谚有之：‘丑妇终须见姑嫜。’戚戚于此，终非久计。”乃促生入。才至灵寝[52]，豁然顿苏。家人惊异，进以汤水。生乃使人要史来[53]，请得连城之尸，自言能活之。史喜，从其言。方舁入室，视之已醒。告父曰：“儿已委身乔郎矣[54]，更无归理。如有变动，但仍一死！”史归，遣婢往役给奉。王闻，具词申理。官受贿，判归王。生愤懑欲死，亦无之奈何[55]。连城至王家，忿不饮食，惟乞速死。室无人，则带悬梁上。越日，益急，殆将奄逝。王惧，送归史。史复舁归生。王知之，亦无如何，遂安焉。连城起，每念宾娘，欲遣信住侦之[56]，以道远而艰于往。一日，家人进曰：“门有车马。”夫妇出视，则宾娘已至庭中矣。相见悲喜。太守亲诣送女，生延入。太守曰：“小女子赖君复生，誓不他适，今从其志。”生叩谢如礼。孝廉亦至，叙宗好焉[57]。生名年，字大年。异史氏曰：“一笑之知，许之以身，世人或议其痴；彼田横五百人[58]，岂尽愚哉！此知希之贵[59]，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己也。顾茫茫海内，遂使锦绣才人[60]，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，亦可慨矣！”

正文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“异史氏曰”据二十四卷抄本补

#### 【注释】

[1] 晋宁：州县名。唐置晋宁县，元为晋宁州，明清因之。州治在今云南省晋宁县。

[2] 淹蹇：滞留困顿，谓科举不得志。

[3] 有肝胆：忠义诚信，勇于为人尽力。

[4] 契重：投合，尊重。

[5] 淹滞：困阻，久留。

[6] 士休：读书人中间。“之”字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7] 替：衰败。

[8] 娇保：娇养。保，养育，抚养。

[9] 征：征集。题咏：题诗赞咏。

[10] “慵鬟”四句：此诗即图题咏，大意谓：闺中少女早起即于窗前刺绣。先绣绿荷。待绣到荷底鸳鸯时，不禁怅然神驰，不知不觉停下针线，伤神地皱拢双眉。因绣久困倦，那髻鬟边的秀发也不免有些披拂散乱。慵鬟，困倦时的发鬟。婆娑，飘拂不整貌，兰窗，兰闺之窗，少女卧室的窗户。魂欲断，谓魂驰神往。暗停，默默停下。

[11] 挑绣：挑花和刺绣；绣花时的两道工艺。

[12] 写生：指画家对实物的描摹。

[13] 天成：天然生成。

[14] “当年织锦”二句：意思是，与连城刺绣之美相比，当年苏蕙把回文图诗织在锦缎上也算不得技巧高明，她不过侥幸取得女皇武则天的赏识罢了。据《晋书·列女·窦滔妻苏蕙》：普窦滔妻苏蕙，字若兰，善属文。滔仕前秦苻坚为秦州刺史，被徙流沙。苏氏在家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寄。诗长八百四十一字，可宛转循环以读，词甚凄惋。唐武则天为作《璇玑图诗序》，称其“五彩相宣，莹心晖目”。

[15] 矫：假托。

[16] 助灯火：资助乔生读书费用。

[17] 许字：许婚。醮(cuó 矧)贾：盐商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盐曰咸醮。”[18] 佩戴：佩恩戴德；意思是感念不忘。

[19] 瘵(zhài 债)：痨病，即肺病。

[20] 沉痾：病势积久难医。

[21] 西域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西城”。头陀：梵文音译，泛指一切僧众；此特指行脚乞食僧人。

[22] 心头肉：习喻关系性命之物。唐聂夷中《咏田家》诗：“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”此指“膺肉”。

[23] (kuí 奎)：割。

[24] 践其言：履行自己的诺言。指以女妻乔生。

[25] 怫(fú 符)然：生气的样子。

[26] 落：沉沦。

[27] 泉下物：指死人。谓已不久将死。

[28] 士为知己者死：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报任安书：“士为知己用，女为悦己容。”

[29] 不谐：不能成事；指不能结为夫妻。何害：何妨。

[30] 矢诚自剖：发誓自明心迹。

[31] 嫣(yān 胭)然：形容美笑。

[32] 吉期：好日子；指完婚日期。

[33] 临吊：哭吊。哭死者叫临，慰问其亲属叫吊。

[34] 连续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连绪”。

[35] 典牒：主管文书案卷。

[36] 泪睫惨黛：犹言愁眉泪眼。惨，悲伤。黛，眉。

[37] 藉坐廊隅：在廊下一角，席地而坐。

[38] 行：将。

[39] 太守：知府、知州的古称。明清于长沙置府。

[40] 平章已确：商办已妥。平章，商量处理。

[41] 捧：犹言奉中栴、侍盥沐；意为居妾媵之位，给役侍奉。佩巾，古代妇女用以擦拭不洁。《礼记·内则》规定：“少事长，贱事贵”都有“盥卒授巾”的礼节。

[42] 试妄为之：试办一下看看。妄，姑妄。表示下循规章和没有把握。

[43] 惨怛(dá 答)：忧伤，悲痛。

[44] 愁颜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愁艳”。

[45] 肺腑酸柔：犹言心酸肠软。

[46] 脱有愆尤：假若有罪责、过失。

[47] 走避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去避”。

[48]摄牒：携带公文。指出公差。

[49]生属之：乔生把携带宾娘的事嘱托两媪。属，同“嘱”，意谓嘱托。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底本无“之”字。

[50]惕惕：忧惧貌。

[51]嘿定：沉默定息。嘿，同默。

[52]灵寝：灵床，即停尸床。

[53]要：邀。

[54]委身：托身，许身。

[55]无之奈何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何”字。

[56]信：古称使者为“信”。往侦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参”。

[57]叙宗好：叙同宗之族谊。孝廉与太守同姓史。

[58]“彼田横五百人”二句：此为作者以田横部下五百人忠于田横，赞扬乔生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精神。田横，秦末齐人。拒项羽，复齐地，自立为齐王。刘邦称帝后，田横率五百士逃往海岛。刘邦怕他作乱，下诏强迫他入洛阳，并答应把他封王封侯。田横行至距洛阳三十里的尸乡，因耻于向刘邦称臣，与从者皆自杀。岛上五百人闻讯后也全部自杀。事见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等。

[59]“此知希之贵”二句：意谓正因知己难求，所以贤豪之士对知遇之德感结于心。知希之贵，语本《老子》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”，而有变化。韩愈《祭田横墓文》说：“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，余不知其何心；非今世之所稀，孰为使余欷而不可禁！”“贤豪感结”，盖隐指此类感慨。

[60]锦绣才人：才学富艳、诗文精美的读书人。此指乔生。柳宗无《乞巧文》：“骈四俪六，锦心绣口。”

## 霍 生

文登霍生[1]，与严生少相狎，长相谗也。口给交御[52]，惟恐不工。霍有邻姬，曾与严妻导产。偶与霍妇语，言其私处有赘疣[3]。妇以告霍。霍与同党者谋，窥严将至，故窃语云：“某妻与我最昵。”众不信。霍因捏造端末[4]，且云：“如不信，其阴侧有双疣。”严止窗外，听之既悉，不入径去。至家，苦掠其妻；妻不伏，益残。妻不堪虐，自经死。霍始大悔，然亦不敢向严而白其诬矣[5]。

严妻既死，其鬼夜哭，举家不得宁焉。无何，严暴卒，鬼乃不哭。霍妇梦女子披发大叫曰：“我死得良苦，汝夫妻何得欢乐耶！”既醒而病，数日寻卒。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，以掌批其吻。惊而寐，觉唇际隐痛，之高起，三日而成双疣，遂为痼疾[6]。不敢大言笑；启吻太骤，则痛不可忍。

异史氏曰：“死能为厉[7]，其气冤也。私病加于唇吻[8]，神而近于戏矣。”

邑王氏，与同窗某狎。其妻归宁[9]，王知其驴善惊，先伏丛莽中，伺妇至，暴出；驴惊妇堕，惟一僮从，不能扶妇乘。王乃殷勤抱控甚至[10]，妇亦不识谁何。王扬扬以此得意[11]，谓僮逐驴去，因得私其妇于莽中[12]，述裤履甚悉[13]。某闻，大惭而去。少间，自窗隙中见某一手握刃，一手捉妻来，意甚怒恶。大惧，逾垣而逃。某从之，追二三里地不及，始返。王尽力极奔，肺叶开张，以是得吼疾[14]，数年不

愈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文登：县名。请代属登州府，今属山东省烟台市。

[2]口络交御：谓玩笑斗嘴。口给，口齿敏捷。交御，互相应答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。”《集注》：“御，当也，犹应答也。给，辩也。”

[3]赘疣：肉瘤刺瘖之类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附赘悬疣。”

[4]端末：犹言首尾、始末，指事情原委、过程。

[5]白其诬：承认自己对严生的欺骗或对严妻的诬蔑。诬，欺骗诬蔑之言。

[6]痼疾：久治不愈的病。

[7]厉：厉鬼，即恶鬼。

[8]私病：生在阴处的病。

[9]归宁：回娘家省亲。宁，问安。

[10]抱控：抱其人，控其驴；扶某妻乘坐。

[11]扬扬：得意的样子。

[12]私：奸污。

[13]（nì 匿）履：贴身的衣、和鞋子。《说文》：“，日日所常衣。”即贴身衣。

## 汪士秀

汪士秀，庐州人[1]。刚勇有力，能举石舂[2]。父子善蹴鞠[3]。父四十余，过钱塘没焉[4]。积八九年，汪以故诣湖南，夜泊洞庭[5]。时望月东升[6]。澄江如练[7]。方眺瞩间，忽有五人自湖中出，携大席，平铺水面，略可半亩。纷陈酒馔，馔器磨触作响，然声温厚，不类陶瓦[8]。已而三人跣席坐，二人侍饮。坐者一衣黄，二衣白；头上巾皆皂色，峨峨然下连肩背[9]，制绝奇古[10]，而月色微茫[11]，不甚可晰。侍者俱褐衣；其一似童，其一似史也。但闻黄衣人曰：“今夜月色大佳，足供快饮。”白衣者曰：“此夕风景，大似广利王宴梨花岛时[12]。”三人互劝，引竟浮白[13]。但语略小，即不可闻，舟入隐伏，不敢动息[14]。

汪细审侍者，叟酷类父；而听其言，又非父声。二漏将残，忽一人曰：“趁此明月，宜一击为乐。”即见僮没水中[15]，取一圆出[16]，大可盈抱，中如水银满贮，表里通明。坐者尽起。黄衣人呼叟共蹴之。蹴起丈余，光摇摇射人眼。俄而然远起[17]，飞堕舟中。汪技痒[18]，极力踏去，觉异常轻。踏猛似破，腾寻丈[19]；中有漏光，下射如虹；然疾落[20]，又如经天之慧[21]，直投水中，作沸泡声而灭[22]。席中共怒曰：“何物生人，败我清兴！”叟笑曰：“不恶不恶，此吾家流星拐也[23]。”白衣人嗔其语戏[24]，怒曰：“都方厌烦，老奴何得作欢？便同小乌皮捉得狂子来[25]；不然，胫股当有椎吃也[26]！”汪计无所逃，即亦不畏，捉刀立舟中。

倏见僮叟操兵来。汪注视，真其父也，疾呼：“阿翁！儿在此。”叟大骇，相顾凄断[27]。僮即反身去。叟曰：“儿急作匿。不然，都死矣！”言未已，三人忽已登舟。面皆漆黑，睛大于榴，攫叟出。汪力与夺，摇舟断缆。汪以刀截其臂落，黄衣者乃逃。一白衣人奔汪；汪刳其颅，堕水有声；哄然俱没。方谋夜渡，旋见巨喙出水面，深若井。四面湖水奔注，砰砰作响。俄一喷涌，则浪接星斗，万舟簸荡。湖人大恐。舟上有石鼓二[28]，皆重百斤。汪举一以投，激水雷鸣，浪渐消；又投其一，风波悉平。

汪疑父为鬼。叟曰：“我固未尝死也。溺江者十九人，皆为妖物所食；我以蹋圆得全。物得罪于钱塘君[29]，故移避洞庭耳。三人鱼精，所蹴鱼胞也[30]。”父子聚喜，中夜击棹而去。天明，见舟中有鱼翅[31]，径四五尺许，乃悟是夜间所断臂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庐州：明清府名，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。

[2]石舂：捣米的石臼。

[3]蹴鞠：类似今之踢球。本是古代军中习武之戏，流行为一种娱乐性活动。鞠，古代一种用革制作的。

[4]钱塘：钱塘江，浙江之下游，经杭州南，入东海。没，谓落水溺死。

[5]洞庭：洞庭湖，在湖南省北部，长江南岸。

[6]望月：夏历每月十五日的月亮。

[7]澄江如练：明净的江水好象平铺的白绢。语本谢《晚登三山还望京邑》诗“澄江静如练”句。

[8]陶瓦：即陶器。此以着釉者为陶，不着者为瓦。

[9]峨峨然：高貌。

[10]制绝奇古：样式非常稀奇古怪。

[11]微茫：隐约，模胡。

[12]广利王：南海神的封号。唐天宝十载正月，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，见韩愈《南海神庙碑》及樊汝霖、孙汝听《注》。梨花岛：疑指海南岛。因岛上有梨山（即五指山，旧名黎母山），故为拟此名。其地在南海中，属广利王治内。

[13]引竞浮白：谓干杯之后，争着为对方斟酒。引，举杯饮尽。浮白，此据青本，底本作“浮浅”。浮白，用大杯罚酒，此指为对方斟酒。[14]动息：动弹和呼吸。

[15]没：此从青本，底本作“汲”。没，谓潜水。

[16]圆：即。

[17]：同訇（hōng 轰），大声。

[18]技痒：极欲自显技艺。

[19]寻丈：一丈左右。寻，八尺。

[20]蚩：象声词，通写作“嗤”。

[21]彗：彗星，即流星，又名扫帚星。

[22]滚滚作沸泡声：在水面翻滚，发出沸水中气泡冒出的声音。[23]流星拐：蹴鞠的一种花样，具体未详。旧本何垠注：“流星拐，蹴鞠采名也。如腾起左脚，即以右脚从后蹴鞠始起也。”

[24]戏：戏侮，开玩笑。

[25]小乌皮：指“其一似童”的侍者，他大约是条小黑鱼（乌皮鱼）变成的。

[26]椎（chuí 垂）：棒槌。

[27]凄断：凄绝，极度伤心。

[28]石鼓：当指石制鼓状坐具，即石墩。

[29]钱塘君：钱塘江神。唐人李朝威的小说《柳毅》谓钱塘江神龙为钱塘君。

[30]鱼胞：疑指鱼脬（pào 泡）。鱼体内贮存空气用以调节升沉和平衡的器官。

[31]鱼翅：鱼鳍。

## 商三官

故诸葛城[1]，有商士禹者，士人也。以醉谑忤邑豪[2]。豪嗾家奴乱捶之。昇归而死。禹二子，长曰臣，次曰礼。一女曰三官。三官年十六，出阁有期[3]，以父故不果。两兄出讼，终岁不得结。婿家遣人参母[4]，请从权毕姻事[5]。母将许之。女进曰：“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礼者[6]？彼独无父母乎？”婿家闻之，惭而止。无何，两兄讼不得直，负屈归。举家悲愤。兄弟谋留父尸，张再讼之本[7]。三官曰：“人被杀而不理，时事可知矣。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[8]？骨骼暴露，于心何忍矣。”二兄服其言，乃葬父。葬已，三官夜遁，不知所往。母惭作，惟恐婿家知，不敢告族党，但嘱二子冥冥侦察之[9]。几半年，杳不可

寻。

会豪诞辰，招优为戏[10]。优人孙淳，携二弟子往执役。其一王成，姿容平等[11]，而音词清彻，群赞赏焉。其一李玉，貌韶秀如好女[12]。呼令歌，辞以不稔[13]；强之，所度曲半杂儿女俚谣[14]，合座为之鼓掌。孙大惭，白主人：“此子从学未久，只解行觞耳[15]。幸勿罪责。”即命行酒。玉往来给奉，善觇主人意向。豪悦之。酒阑人散，留与同寝。玉代豪拂榻解履，殷勤周至。醉语狎之，但有展笑[16]。豪惑益甚，尽遣诸仆去，独留玉。玉伺诸仆去，阖扉下榭焉[17]。诸仆就别室饮。移时，闻厅事中格格有声[18]。一仆往覘之，见室内冥黑，寂不闻声。行将旋踵[19]，忽有响声甚厉，如悬重物而断其索。亟问之，并无应者。呼众排闼

入[20]，则主人身首两断；玉自经死，绳绝堕地上[21]，梁间颈际，残纆俨然。众大骇，传告内闼[22]，群集莫解。众移玉尸于庭，觉其袜履虚若无足；解之，则素舄如钩[23]，盖女子也。益骇。呼孙淳诘之。淳骇极，不知所对。但云：“玉月前投作弟子，愿从寿主人，实不知从来。”以其服凶[24]，疑是商家刺客。暂以二人逻守之。女貌如生：抚之，肢体温。二人窃谋淫之。一人抱尸转侧，方将缓其结束[25]，忽脑如物击，口血暴注，顷刻已死。其一大惊，告众。众敬若神明焉。且以告郡。郡官问臣及礼，并言：“不知。但妹亡去，已半载矣。”俾往验视，果三官。官奇之，判二兄领葬，敕豪家勿仇[26]。

异史氏曰：“家有女豫让而不知[27]，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。然三官之为人，即萧萧易水[28]，亦将羞而不流；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[29]！愿天下闺中人，买丝绣之[30]，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[31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故诸葛城：据作者写同一故事的俚曲《寒森曲》，谓是“山东济南府新泰县诸葛村”。然此称“故”诸葛城，疑指山东诸城县旧治。诸城原为春秋时鲁国诸邑，夏商时葛伯始居于此，其后裔支分，因称诸葛。[2]醉谑：醉后戏言。

[3]出阁：原指公主出嫁；后通指女子出嫁。

[4]参母：拜见三官之母。

[5]从权：根据非常情况，变通行事。旧时父丧未满三年，子女不能成婚。婿家欲提前毕姻事，故曰“从权”。

[6]吉礼：指婚礼。者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。

[7]张再讼之本：作为再次向官府申诉的凭托。预为将来行事作准备，叫“张本”。

[8]阎罗包老：指宋代包拯。包拯，字希仁，宋合肥人。官至枢密副使。知开封府时，严明廉正，时谚有云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意谓包拯像阎王那样铁面无私。见《宋史》列传七十五。

[9]冥冥：暗地里。

[10]优：优伶，即下文“优人”；旧时对乐舞、百戏从业艺人的通称。

[11]平等：平常，一般。

[12]韶秀：美好秀丽。好女：美女。

[13]稔：熟悉。

[14]所度曲：这里指所唱曲。创制曲词或按谱歌曲，通称度曲。俚谣：民间的通俗歌谣。

[15]行觞：即“行酒”，为客人依次斟酒。

[16]展笑：微笑；展颜为笑。

[17]榭：门闾。

[18]厅事：正厅。古代官员办公听讼的正房叫听事；后来私家堂屋也称听事，通常写作“厅事”。

[19]旋踵：回步，转身。

[20]排阖：打开关闭的房门。

[21]堕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随”。

[22]内闼：内宅，指内眷。

[23]素舄：服丧者所穿白鞋。

[24]服凶：指穿有白鞋之类丧服。

[25]缓其结束：解开她衣服上的带结。

[26]敕：训诫。

[27]女豫让：女刺客，指商三官。豫让，战国普人，事智伯。智伯被赵襄子联合韩、魏所灭，豫让“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”，自毁形貌为智伯报仇。未果，遂伏剑自杀。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28]萧萧易水：战国末，荆轲为燕太子丹行刺秦王。临行，太子丹祖送易水上，荆轲因作歌示志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及击秦王不中，被杀。见《战国策·燕策》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此云“易水羞而不流”，是说荆轲与商三官相较，也将自愧不如。

[29]碌碌与世浮沉者：指庸懦无为之辈。碌碌，平庸无能。与世浮沉，指随波逐流、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。

[30]买丝绣之：意谓绣制商三官之像，供奉起来，以示敬仰。[31]壮繆（móu 牟）：即关羽；蜀汉后主景耀三年追封为壮繆侯。封建时代称关羽为“关圣”，立祠祀奉，颂其忠烈；明清两代尤盛。

## 于 江

乡民于江，父宿田间，为狼所食。江时年十六，得父遗履，悲恨欲死。夜俟母寝，潜持铁槌去[1]，眠父所，冀报父仇。少间，一狼来，逡巡嗅之[2]。江不动。无何，摇尾扫其额，又渐俯首舐其股[3]。江迄不动。既而欢跃直前，将其领[4]。江急以锤击狼脑，立毙。起置草中。少间，又一狼来，如前状。又毙之[5]。以至中夜，杳无至者。忽小睡，梦父曰：“杀二物，足泄我恨。然首杀我者[6]，其鼻白；此都非是。”江醒，坚卧以伺之。既明，无所复得。欲曳狼归，恐惊母，遂投诸智井而归[7]。至夜复往，亦无至者。如此三四夜。忽一狼来，啮其足[8]，曳之以行。行数步，棘刺肉，石伤肤。江若死者。狼乃置之地上，意将腹。江骤起锤之，仆；又连锤之，毙。细视之，真白鼻也。大喜，负之以归，始告母。母泣从去，探智井，得二狼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农家者流，乃有此英物耶[9]？义烈发于血诚[10]，非直勇也[11]，智亦异焉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槌：同“锤”。

[2]逡巡：迟疑徘徊。

[3]舐（shì 市）：舔。

[4]其领：咬于江的脖子。

[5]又毙之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之”字。[6]首杀：领头杀害。

[7]智（yú n 渊）井：枯井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目于智井而拯之。”注：“废井也。”

[8]啮（niè 聂）：啃。

[9]英物：杰出的人才。

[10]发于血诚；出于父子天性。血，血缘。诚，本心。

[11]直：只，仅。

## 小 二

滕邑赵旺[1]，夫妻奉佛，不茹荤血，乡中有“善人”之目[2]。家称小有[3]。一女小二，绝慧美，赵珍爱之。年六岁，使与兄长春，并从师读，凡五年而熟五经焉，同窗丁生，字紫陌，长于女三岁，文采风流，颇相倾爱。私以意告母，求婚赵氏。赵期以女字大家[4]，故弗许。未几，赵惑于白莲教[5]；徐鸿儒既反[6]，一家俱陷为贼。小二知书善解，凡纸兵豆马之术[7]，一见辄精。小女子师事徐者六人，惟二称最，因得尽传其术。赵以女故，大得委任。

时丁年十八，游滕泮矣[8]，而不肯论婚，意不忘小二也。潜亡去，投徐麾下[9]。女见之喜，优礼逾于常格。女以徐高足，主军务；昼夜出入，父母不得[10]。丁每宵见，尝斥绝诸役，辄至三漏。丁私告曰，“小生此来，卿知区区之意否[11]？”女云：“不知。”丁曰：“我非妄意攀龙[12]，所以故，实为卿耳。左道无济，止取灭亡。卿慧人，不念此乎？能从我亡，则寸心诚不负矣。”女恍然为问[13]，豁然梦觉[14]，曰：“背亲而行，不义，请告。”二人入陈利害，赵不悟，曰：“我师神人，岂有舛错[15]？”女知不可谏，乃易髻而髻[16]。出二纸鸢[17]，与丁各跨其一；鸢肃肃展翼[18]，似鹞鹞之鸟[19]，比翼而飞。质明[20]，抵莱芜界[21]。女以指拈鸢项，忽即敛堕。遂收鸢。更以双卫，驰至山阴里，托为避乱者，僦屋而居[22]。

二人草草出[23]，啻于装[24]，薪储不给[25]。丁甚忧之。假粟比舍[26]，莫肯贷以升斗。女无愁容，但质簪珥[27]。闭门静对，猜灯谜[28]，忆亡书[29]，以是角低昂；负者，骈二指击腕臂焉。西邻翁姓，绿林之雄也。一日，猎归[30]。女曰：“‘富以其邻’[31]，我何忧？暂假千金，其与我乎！”丁以为难。女曰：“我将使彼乐输也[32]。”乃剪纸作判官状[33]，置地下，覆以鸡笼。然后握丁登榻，煮藏酒，检《周礼》为觞政[34]：任言是某册第几叶[35]，第几人，即共翻阅。其人得食旁、水旁、酉旁者饮，得酒部者倍之[36]。既而女适得“酒人[37]”，丁以巨觥引满促[38]。女乃祝曰：“若借得金来，君当得饮部。”丁翻卷，得“鳖人[39]”。女大笑曰：“事已谐矣！”滴沥授爵[40]。丁不服。女曰：“君是水族，宜作鳖饮[41]。”方喧竞所，闻笼中戛戛。女起曰：“至矣。”启笼验视，则布囊中有巨金，充溢。丁不胜愕喜。后翁家媪抱儿来戏，窃言：“主人初归，篝灯夜坐。地忽暴裂，深不可底。一判官自内出。言：‘我地府司隶也[42]。太山帝君会诸冥曹[43]，造暴客恶[44]，须银灯千架，架计重十两；施百架，则消灭罪愆。’主人骇惧，焚香叩祷，奉以千金。判官荏苒而入[45]，地亦遂合。”夫妻听其言，故啧啧诧异之[46]。而从此渐购牛马，蓄厮婢，白营宅第。

里无赖子窥其富，纠诸不逞[47]，逾垣劫丁。丁夫妇始自梦中醒，则编菅照[48]，寇集满屋。二人执丁；又一人探手女怀。女袒而起，乾指而呵曰[49]：“止，止！”盗十三人，皆吐舌呆立，痴若木偶。女始着裤下榻，呼集家人，一一反接其臂[50]，逼令供吐明悉。乃责之曰：“远方人埋头涧谷[51]，冀得相扶持；何不仁至此！缓急人所时有[52]，窘急者不妨明告，我岂积殖自封者哉[53]？豺狼之行，本合尽诛；但吾所不忍，姑释去，再犯不宥！”诸盗叩谢而去。居无何，鸿儒就擒，赵夫妇妻子俱被夷诛。生资金往赎长春之幼子以归。儿时三岁，养为己出，使从姓丁，名之承祧。于是里中人渐知为白莲教戚裔[54]。适蝗害稼，女以纸鸢数

百翼放田中，蝗远避，不入其陇，以是得无恙。里人共嫉之，群首于官[55]，以为鸿儒余党，官瞰其富[56]，肉视之[57]，收丁。丁以重赂啖令，始得免。女曰：“货殖之来巴苟[58]，固宜有散亡。然蛇蝎之乡[59]，不可久居。”因贱售其业而去之，止于益都之西鄙[60]。

女为人灵巧，善居积，经纪过于男子。常开琉璃厂[61]，每进工人而指点之[62]，一切棋灯，其奇式幻采，诸肆莫能及，以故直昂得速售。居数年，财益称雄。而女督课婢仆严[63]，食指数百无冗口[64]。暇辄与丁烹茗着棋，或观书史为乐。钱谷出入，以及婢仆业，凡五日一课；女自持筹，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[65]。勤者赏赉有差，惰者鞭挞罚膝立[66]。是日，给假不夜作，夫妻设肴酒，呼婢辈度俚曲为笑[67]。女明察如神，人无敢欺。而赏辄浮于其劳，故事易办。村中二百余家，凡贫者俱量给资本，乡以此无游惰。值大旱，女令村人设坛于野，乘舆野出，禹步作法[68]，甘霖倾注，五里内悉获足。人益神之。女出未尝障面[69]，村人皆见之。或少年群居，私议其美；及覩面逢之[70]，俱肃肃无敢仰视者[71]。每秋日，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，授以钱，使采茶蓊[72]，几二十年，积满楼屋。人窃非笑之。会山左大饥[73]，人相食；女乃出菜，杂粟贍饥者，近村赖以全活，无逃亡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二所为，殆天授，非人力也[74]。然非一言之悟，骈死已久[75]。由是观之，世抱非常之才，而误入匪僻以死者[76]，当亦不少。焉知同学六人[77]，遂无其人乎？使人恨不遇丁生耳[78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【注释】

[1]滕邑：滕县，明清时属山东兖州府。

[2]有“善人”之目：有“善人”的名声。目，称。

[3]小有：小有资产；小康。

[4]字：论婚。

[5]白莲教：流行于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民间宗教，起源于佛教净土宗一派的白莲宗。元明接受其他宗教影响，由崇奉弥勒佛转而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；称白莲教。元代后期至明清，屡遭严禁，而教派林立，流传很广，常被用来发动农民起义。如元末刘福通、徐寿辉领导的红巾起义，明末徐鸿儒起义，都是由白莲教发动的。

[6]徐鸿儒：山东巨野人，明代后期农民起义领袖。天启二年，联合景州于宏志，曹州张世佩，艾山刘永明等起义，攻下巨野、邹县、滕县等地，切断漕河粮道。后遭镇压，被俘牺牲。

[7]纸兵豆马：剪纸为兵，撒豆成马。旧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常讲到这类法术。

[8]游滕泮：为滕县县学生员。明清在家塾读书的学童经过学政考选，进入府、州、县各级官学读书，称“游泮”，也就是成了生员或秀才。泮，泮宫，周代的地方官学。

[9]麾(hu 徽)下：将旗之下；犹言军中。

[10]：同“间”，参预。

[11]区区之意：犹言愚意、私衷。区区，自称的谦词。

[12]攀龙：意谓投奔徐鸿儒军，参加造反，希图成功后博取富贵。语见《汉书·叙传》等。

[13]恍(w 午)然为间：茫然自失，停顿不语。恍然，怅惘失志的样子。

间，间歇，停顿。

[14]豁然梦觉：豁然领悟，如梦初醒。

[15]舛(chu n喘)错：谬误，差错。

[16]易髻(tiáo条)而髻：把少女的披发挽成妇人发髻。表示已经出嫁。髻，童年男女披垂的头发。

[17]纸鸢：有时作为风筝的通称，此特指鸢鹰形状的纸鸟。鸢，鸢鹰，又名鸢子。

[18]肃肃：风声。[19]鹑鹑(ji n ji n兼兼)：即鹑鸟、比翼鸟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南方有比翼鸟焉，不比不飞，其名谓之鹑鹑。”

[20]质明：天色刚亮。质，正。

[21]莱芜：县名。在滕县东北，相距四百余里。

[22]僦屋：赁房。

[23]草草：仓卒，匆匆。

[24]嗇于装：指带的东西不多。嗇，俭薄。装，行装。

[25]薪储不给：犹言生活日用不足。薪储，柴米之类生活储备。不给，不足。

[26]假粟比舍：向邻居借粮。此从青本；比，底本作北。

[27]质簪珥：典当发簪、耳坠之类首饰。质，抵押。

[28]灯谜：把谜语贴在花灯上，供人猜测，叫灯谜。

[29]亡书：此指读过而今已失落或不在手边的书籍。亡，遗失。[30]猎归：这里指劫掠财物归来。

[31]“富以其邻”：意谓因邻人而致富。《易·小畜》九五爻辞：“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”

[32]乐输：自愿拿出。输，捐输。

[33]判官：佛教传说阎罗王属下有十八判官，分管十八地狱。民间传说判官是替阎王及其他神管理文案的官员。

[34]检《周礼》为觴政：意谓翻阅《周礼》的字句，据以定罚酒之数。

《周礼》，书名，原名《周官》，封建时代列为经书。觴政，犹言酒令。[35]任言：随便说出。

[36]“其人”二句：意谓翻得《周礼》以“食”、“水”、“酉”为偏旁之字者，罚饮酒；翻得“酒”部之文者，加倍罚饮。按，《周礼》有关部分，集中记载了负责周王朝饮食祀享的官吏奴仆及各类饮食的名称，所以符合上述情况的文字不少，较易检得。

[37]“酒人”：《周礼》篇名。《周礼·天官·酒人》：“酒人掌为五齐三酒，祭祀则供奉之。”

[38]巨觥(g ng工)：大酒杯。引满：斟满酒杯。促：催对方干杯。[39]“鳖人”：《周礼·天官》篇名。

[40]滴沥：此从青本，底本作滴洒。形容倾壶斟酒。

[41]鳖饮：宋石曼卿狂纵，每与客痛饮，以藁束身，引首出饮，饮毕复就束，谓之鳖饮。见沈括《梦溪笔谈·人事》。此句系由“鳖人”而及“鳖饮”故实。按“鳖人”非属食旁、水旁、酉旁及酒部之文，故小二罚丁酒而“丁不服”。

[42]司隶：古代负责督捕盗贼之事的官吏。

[43]太山帝君：泰山神，即东岳天齐大帝，传说是阴司众神的领袖。[44]

暴客：指强盗之类犯有暴行的人。恶篆：罪行簿。底本误为“恶绿”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

[45]荏苒：舒缓，从容。

[46]啧啧（z z 则则）：惊叹声。

[47]不逞：不逞之徒，即为非作歹的人。

[48]编菅（ji n 间）：本指用茅草编的草苫。见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七年》：“或取一编菅焉”注。此犹“束茅”，即火把。

[49]戟指：用食指、中指指点，其形如戟，行法术时的手势。

[50]反接其臂：双臂交叉绑在背后。

[51]埋头：犹言隐居。

[52]缓急：复词偏义，意为窘困、急需。

[53]积殖自封：积财自富。殖，孳生利息。封，丰厚。

[54]戚裔：亲属和后代。

[55]群首（shòu 受）于官：结伙向官府告发。首，告发罪行。

[56]瞰（kàn 看）：俯视。这里是垂意、窥知的意思。

[57]肉视之：视丁生夫妇如俎上鱼肉。

[58]苟：苟且，不正当。

[59]蛇蝎：喻人情险恶。

[60]益都：县名，属山东省。在莱芜县东北，明清属青州。西鄙，犹言西乡。

[61]琉璃厂：烧制琉璃器皿的工厂。琉璃，用粘土、长石、石青等为原料而烧制的器皿，如琉璃砖、瓦等。

[62]进：传唤。

[63]督课：监督考查。课，考课。

[64]食指数百无冗口：几十个人吃饭，却无闲人。食指，借指人口。一人十指，为了一口。冗（r ng 茸），多馀、闲散。

[65]点籍唱名数：检查帐本和登记簿，报出收支以及仆婢作业的名称和数量。点，按验。

[66]罚膝立：犹言罚跪。

[67]度俚曲：唱地方俗曲。

[68]禹步：巫师、道士作法时的一种步法，一足后拖，如跛足状。据传禹治洪水时因患“偏枯之病”以致如此行步，而为后世俗巫听效法。详《尸子·广泽》、扬捭《法言·重黎》晋李轨注。

[69]障面：旧时青年妇女外出常以黑纱遮面。

[70]覩（d 滴）面：对面相见。

[71]肃肃：恭敬貌。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：“雍雍在宫，肃肃在庙。”传“肃肃，敬也。”

[72]荼蓣：两种荒年代食的野菜。荼，即苦菜。蓣，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分大蓣、小蓣两种。

[73]山左：旧称山东省为山左，因在太行山之左，故云。

[74]殆天授，非人力：意思是，小二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作为是天赋使然，非后天学习可致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韩信语：“且陛下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。”

[75]骈死：与白莲教中同伙，一起被杀。韩愈《杂说》四曾说，千里马

如果不得其遇，也会“骈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。”

[76]误入匪僻：底本无“入”字，参二十四卷抄本校补。谓误与邪僻之人为伍，误入歧途。匪僻，邪僻。

[77]同学六人：指上文“小女子师事徐者六人”。

[78]不遇丁生：此从青柯亭刻本，底本作“不为丁生”。

## 庚 娘

金大用，中州旧家子也[1]。聘尤太守女[2]，字庚娘，丽而贤。迷好甚敦[3]。以流寇之乱[4]，家人离[5]。金携家南窜。途遇少年，亦偕妻以逃者，自言广陵王十八[6]，愿为前驱[7]。金喜，行止与俱。至河上，女隐告金曰：“勿与少年同舟。彼屡顾我，目动而色变[8]，中叵测也[9]。”金诺之。王殷勤觅巨舟，代金运装，劬劳臻至[10]。金不忍却。又念其携有少妇，应亦无他。妇与庚娘同居，意度亦颇温婉。王坐舡头上[11]，与橹人倾语，似甚熟识戚好。未几，日落，水程迢递[12]，漫漫不辨南北[13]。金四顾幽险，颇涉疑怪。顷之，皎月初升，见弥望皆芦苇[14]。既泊，王邀金父子出户一豁[15]，乃乘间挤金入水[16]。金有老父，见之欲号。舟人以篙筑之[17]，亦溺。生母闻声出窥，又筑溺之。王始喊救。母出时，庚娘在后，已微窥之[18]。既闻一家尽溺，即亦不惊，但哭曰：“翁姑俱没，我安适归[19]！”主人劝：“娘子勿忧，请从我至金陵。家中田庐，颇足贍给，保无虞也[20]。”女收涕曰：“得如此，愿亦足矣。”王大悦，给奉良殷。既暮，曳女求欢。女托体[21]，王乃就妇宿，初更既尽，夫妇喧竞[22]，不知何由。但闻妇曰：“若所为[23]，雷霆恐碎汝颅矣！”王乃挝妇[24]。妇呼云：“便死休！诚不愿为杀人贼妇！”王吼怒，妇出。便闻骨董一声[25]，遂吡言妇溺矣。

未几，抵金陵，导庚娘至家，登堂见媪。媪讶非故妇。王言：“妇堕水死，新娶此耳。”归房，又欲犯。庚娘笑曰：“三十许男子，

尚未经人道耶[26]？市儿初合卺，亦须一杯薄浆酒；汝家沃饶[27]，当即不难。清醒相对，是何体段[28]？”王喜，具酒对酌。庚娘执爵，劝酬殷恳。王渐醉，辞不饮。庚娘引巨碗，强媚劝之。王不忍拒，又饮之。于是酣醉，裸脱促寝。庚娘撤器烛，托言溲溺；出房，以刀入，暗中以手索王项，王犹捉臂作昵声。庚娘力切之，不死，号而起；又挥之，始殪[29]。媪仿佛有闻，趋向之，女亦杀之。王弟十九觉焉。庚娘知不免，急自刎；刀钝铁不可入[30]，启户而奔。十九逐之，已投池中矣；呼告居人，救之已死，色丽如生。共验王尸，见窗上一函，开视，则女备述其冤状。群以为烈，谋敛资作殓[31]。天明，集视者数千人；见其容，皆朝拜之。终日间，得金百，于是葬诸南郊。好事者为之珠冠袍服，瘞藏丰满焉[32]。

初，金生之溺也，浮片板上，得不死。将晓，至淮上，为小舟所救。舟盖富民尹翁专设以拯溺者。金既苏，诣翁申谢。翁优厚之，留教其子。金以不知亲耗，将往探访，故不决。俄白：“捞得死舆及媪。”金疑是父母[33]，奔验果然。翁代营棺木。生方哀恻，又白：“拯一溺妇，自言金生其夫。”生挥涕惊出[34]，女子已至，殊非庚娘，乃十八妇也。向金大哭，请勿相弃。金曰：“我方寸已乱[35]，何暇谋人？”妇益悲。尹审其故，喜为天报，劝金纳妇。金以居丧为辞[36]，“且将复仇，惧细弱作累[37]。”妇曰：“如君言，脱庚娘犹在，将以报仇居丧去之耶？”翁以其言善，请暂代收养，金乃许之。卜葬翁媪，妇哭泣[38]，如丧翁姑。既葬，金怀刃托钵，将赴广陵[39]。妇止之曰：“妾唐氏，祖居金陵，与豺子同乡，前言广陵者，诈也。且江湖水寇，半伊同党；仇不能复，只取祸耳。”金徘徊不知所谋。忽传女子诛仇事，洋溢河渠，姓名甚悉[40]。金闻之一快，然益悲。辞妇曰：“幸不污辱。家有烈妇如此，何忍负心再娶？”妇以业有成说[41]，不肯中离，愿自居于媵妾。会有副将军袁公[42]，与尹有旧，适将西发，过尹；见生，

大相知爱，请为记室[43]。无何，流寇犯顺[44]，袁有大勋[45]；金以参机务[46]，叙劳[47]，授游击以归[48]。夫妇始成合卺之礼。居数日，携妇诣金陵，将以展庚娘之墓[49]。暂过镇江，欲登金山[50]。漾舟中流，一艇过，中有一姬及少妇，怪少妇颇类庚娘。舟疾过，妇自窗中窥金，神情益肖。惊疑不敢追问，急呼曰：“看群鸭儿飞上天耶[51]！”少妇闻之，亦呼云：“馋儿欲吃猫子腥耶[52]！”盖当年闺中之隐谑也[53]。金大惊，反掉近之，真庚娘。青衣扶过舟[54]，相抱哀哭，伤感行旅。唐氏以嫡礼见庚娘[55]。庚娘惊问，金始备述其由。庚娘执手曰：“同舟一话，心常不忘，不图吴越一家矣[56]。蒙代葬翁姑，所当首谢，何以此礼相向？”乃以齿序，唐少庚娘一岁，妹之。

先是，庚娘既葬，自不知历几春秋。忽一人呼曰：“庚娘，汝夫不死，尚当重圆。”遂如梦醒。之，四面皆壁，始悟身死已葬。只觉闷闷，亦无所苦。有恶少窥其葬具丰美，发冢破棺，方将搜括，见庚娘犹活，相共骇惧。庚娘恐其害己，哀之曰：“幸汝辈来，使我得睹天日，头上簪珥，悉将去。愿鬻我为尼，更可少得直。我亦不泄也。”盗稽首曰：“娘子贞烈，神人共钦。小人辈不过贫乏无计，作此不仁。但无漏言，幸矣，何敢鬻作尼！”庚娘曰：“此我自乐之。”又一盗曰：“镇江耿夫人，寡而无子，若见娘子，必大喜。”庚娘谢之。自拔珠饰，悉付盗。盗不敢受；固与之，乃共拜受。遂载去，至耿夫人家，托言舡风所迷[57]。耿夫人，巨家，寡媪自度[58]。见庚娘大喜，以为已出[59]。适母子自金山归也。庚娘缅述其故[60]。金乃登舟拜母，母款之若婿。邀至家，留数日始归。后往来不绝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大变当前，淫者生之，贞者死焉。生者裂人眦[61]，死者雪人涕耳[62]。至如谈笑不惊，手刃优讎，千古烈丈

夫中，岂多匹俦哉[63]！谁谓女子，遂不可比踪彦云也[64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中州：指河南省。河南省为古豫州地，地处九州中央，故称中州。[2]太守：明清对知州、知府的俗称。

[3]速好甚敦：夫妻感情很深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逑，匹偶。敦，笃厚。

[4]流寇之乱：指明末李自成义军由陕入豫。时间约在崇祯前期至中期。

[5]离（tì 惕）：亦作“离逃”。谓远离故土。《书·多方》：“我则致天之罚，离逖尔土。”

[6]广陵：江苏扬州旧称广陵郡，明清为扬州府，府治在今扬州市。[7]前驱：领路，向导。

[8]自动而色变：眼睛贼溜溜的，神色不正常。

[9]中叵（p 坡上声）测：谓内心阴险。叵，不可。

[10]劬（qú 渠）劳：勤劳，劳苦。臻至：周到。

[11]舡（xi ng 箱）：船。

[12]水程迢递：水路遥远。意思是看不到可以停泊的处所。迢递，远貌。

[13]漫漫：旷远无际的样子，形容水面广阔。

[14]弥望：犹言极望，满眼。

[15]一豁：犹言一豁心目；谓望远散心。

[16]乘间：乘隙，趁机。

[17]筑：，撞击。

[18]微：悄悄，隐约。

[19]我安适归，我到哪里归宿？

[20]无虞：不用发愁。虞，忧虑。

[21]体（bàn 半）：正值月经期内。《说文》：“，妇人污也。从女，半声。” [23]若：汝，你。

[24]挝（zhu 抓）：打。

[25]骨董：同“咕咯”，此言落水声。

[26]人道：指男女交合之事。见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笺、疏。 [27]沃饶：殷富。

[28]体段：体统。

[29]殪（yì 义）：死。

[30]钝（jué 决）：刃不锋利叫钝，刃卷缺叫。

[31]作殡：治丧。

[32]瘞藏（zàng 葬）；陪葬物品。

[33]金疑是父母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母”字。 [34]挥涕：擦干眼泪。

[35]方寸已乱：心绪已乱。方寸，心。样本卷《鲁公女》注。 [36]居丧：服丧。父母死，子女服丧三年。

[37]细弱：妇孺家小。

[38]（cu dié 崔迭）：丧服之一种，俗称披麻带孝，服三年丧者用之。，披于胸前的麻布条。，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布带。 [39]赴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越”。

[40]姓名甚悉：姓什么叫什么都传说得详细明白。悉，周详。 [41]业有成说：已经把夫妻关系说定。

[42]副将军：副总兵。详本卷《夜叉国》注。

[43]记室：官名，东汉置，掌章表书记文檄，元后废。这里借指副将属下同一职掌的幕僚。

[44]犯顺：以逆犯顺，指作乱造反。

[45]大勋：大功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：“古者人臣，功有五等，以德立宗庙、定社稷曰勋。”

[46]参机务：指参赞军务。机务，军事机密。

[47]叙劳：按劳绩除授升赏。此言得官。

[48]游击：武官名。详《夜叉国》注。

[49]展墓：扫墓。展，省视。

[50]金山：山名。在镇江西北。旧在长江中，后积沙成陆，遂与南岸相连。古有多名，唐时裴头陀于江边获金，故改名金山。

[51]群鸭儿飞上天：据下文，这是“当年闺中隐谑”。其意未详。北朝乐府《紫骝马歌辞》云，“烧火烧野田，野鸭飞上天，童男娶寡妇，壮女笑杀人。”此隐谑或有取于此，就世乱漂泊和“娶寡妇”言，似具有讪语意味。又，鸭栖丛芦，决起直上，则此隐谑颇有狎褻意味。

[52]馋儿欲吃猫子腥书：馋狗想吃猫吃剩的鱼了吧？喻贪馋，渴望。今喻人嘴馋有“馋狗舔猫碗”的俗谚，或与此略近。（W 窝），犬。腥，生鱼。

[53]闺中隐谑：闺房内夫妻开玩笑的隐语。隐，隐语，不直述本意而借

他辞暗示。《文心雕龙·谐隐》：“，隐也。辞以隐意，譎譬以指事。”

[54]青衣：侍女。

[55]以嫡礼见庚娘：用见正妻之礼，拜见庚娘。

[56]吴越一家：敌对双方成为一家人。吴、越，春秋时诸侯国名，两国数世敌对交战，故后世称敌对的双方为吴越。

[57]舡风所迷：意思是乘船遇风迷路，故而投奔。

[58]寡媪自度：老寡妇一人，独自过活。

[59]以为己出：把庚娘当作亲生女儿。

[60]缅述：追述。

[61]裂人：把人恨得眼眶瞪裂；意谓极度痛愤。，目眶。

[62]雪人涕：使人挥泪悲伤。雪，擦、拭。

[63]匹俦：匹敌，并列。

[64]比踪彦云：意思是女子亦可同英烈男子并驾齐驱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：三国魏“王公渊娶诸葛诞女。入室，言语始交，王谓新妇曰：‘新妇神色卑下，殊不似公休。’妇曰：‘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，而令妇人比踪英杰。’”女父诸葛诞字公休。王公渊之父王，字彦云，曹魏末，以反对司马氏专权被杀。比踪，并驾，行事相类。

## 宫梦弼

柳芳华，保定人[1]。财雄一乡[2]，慷慨好客，座上常百人。急人之急，千金不靳[3]。宾友假贷常不还[4]。惟一客宫梦弼，陕人，生平无所乞请。每至，辄经岁。词旨清洒[5]，柳与寝处时最多。柳子名和，时总角[6]，叔之[7]。宫亦喜与和戏。每和自塾归，辄与发贴地砖[8]，埋石子，伪作埋金为笑。屋五架，掘藏几遍。众笑其行稚[9]，而和独悦爱之，尤较诸客呢[10]。后十余年，家渐虚，不能供多客之求，于是客渐稀；然十数人彻宵谈[11]，犹是常也。年既暮[12]，日益落，尚割亩得直[13]，以备鸡黍[14]。和亦挥霍，学父结小友，柳不之禁。无何，柳病卒，至无以治凶具[15]。宫乃自出囊金，为柳经纪[16]。和益德之[17]。事无大小，悉委宫叔。宫时自外入，必袖瓦砾，至室则抛掷暗隙[18]，更不解其何意。和每对宫忧贫。官曰：“子不知作苦之难[19]。无论无金；即授汝千金，可立尽也。男子患不自立，何患贫？”一日，辞欲归。和泣嘱速返，宫诺之，遂去。和贫不自给，典质渐空[20]。日望宫至，以为经理[21]，而宫灭迹匿影，去如黄鹤矣[22]。

先是，柳生时，为和论亲于无极黄氏[23]，素封也[24]。后闻柳贫，阴有悔心。柳卒，讣告之[25]，即亦不吊；犹以道远曲原之[26]。和服除[27]，母遣自诣岳所，定婚期，冀黄怜顾。比至，黄闻其衣履穿敝[28]，斥门者不纳[29]。寄语云[30]：“归谋百金，可复来；不然，请自此绝。”和闻言痛哭。对门刘媪，怜而进之食，赠

钱三百[31]，慰令归，母亦哀愤无策。因念旧客负欠者十常八九，俾诣富贵者求助焉[32]。和曰：“昔之交我者，为我财耳。使儿驷马高车，假千金，亦即匪难。如此景象，谁犹念曩恩、忆故好耶？且父与人金资，曾无契保[33]，责负亦难凭也[34]。”母固强之。和从教，凡二十余日，不能致一文；惟优人李四，旧受恩恤，闻其事[35]，义赠一金。母子痛哭，自此绝望矣。

黄女年已及笄，闻父绝和，窃不直之[36]。黄欲女别适。女泣曰：“柳郎非生而贫者也。使富倍他日，岂仇我者所能夺乎？今贫而弃之，不仁！”黄不悦，曲谕百端[37]。女终不摇。翁媪并怒，旦夕唾骂之，女亦安焉。无何，夜遭寇劫，黄夫妇炮烙几死[38]，家中席卷一空。荏苒三载[39]，家益零替。有西贾闻女美[40]，愿以五十金致聘。黄利而许之，将强夺其志。女察知其谋，毁装涂面，乘夜遁去。丐食于途，阅两月，始达保定，访和居址，宜造其家。母以为乞人妇，故咄之。女呜咽自陈。母把手泣曰：“儿何形骸至此耶！”女又惨然而告以故。母子俱哭。便为盥沐，颜色光泽，眉目焕映。母子俱喜。然家三口，日仅一。母泣曰：“吾母子固应尔；所怜者，负吾贤妇！”女笑慰之曰：“新妇在乞人中，稔其况味，今日视之，觉有天堂地狱之别。”母为解颐[41]。

女一日入闲舍中，见断草丛丛，无隙地；渐入内室，尘埃积中，暗隙有物堆积，蹴之连足[42]，拾视皆朱提[3]。惊走告和。和同往验视，则宫往日所抛瓦砾，尽为白金[44]。因念儿时常与瘞石室中，得毋皆金？而故第已典于东家[45]。急赎归。断砖残缺，所藏石子俨然露焉，颇觉失望；及发他砖，则灿灿皆白镪也。顷刻间，数巨万矣[46]。由是赎田产，市奴仆，门庭华好过昔日。因自奋曰：“若不自立，负我宫叔！”刻志下帷[47]，三年中乡选。乃躬赍白金[48]，住酬刘媪。鲜衣射目；仆十余辈，皆骑怒马如龙。

媪仅一屋，和便坐榻上。人哗马腾，充溢里巷。黄翁自女失亡，西贾逼退聘财，业已耗去殆半，售居宅，始得偿。以故困窘如和曩日。闻旧婿耀[49]，闭户自伤而已。媪沽酒备馔款和，因述女贤，且惜女遁。问和：“娶否？”和曰：“娶矣。”食已，强媪往视新妇，载与俱归。至家，女华妆出，群婢簇拥若仙。相见大骇，遂叙往旧，殷问父母起居。居数日，款洽优厚[50]，制好衣，上下一新，始送今返。

媪诣黄许，报女耗[51]，兼致存问[52]。夫妇大惊。媪劝往投女，黄有难色。既而冻馁难堪，不得已如保定。既到门，见闾峻丽[53]，阖人怒目张，终日不得通[54]。一妇人出，黄温色卑词[55]，告以姓氏，求暗达女知。少间，妇出，导入耳舍[56]，曰：“娘子极欲一觐[57]；然恐郎君知，尚候隙也。翁几时来此？得毋饥否？”黄因诉所苦。妇人以酒一盛、馔二簋[58]，出置黄前。又赠五金，曰：“郎君宴房中，娘子恐不得来。明旦，宜早去，勿为郎闻。”黄诺之。早起趣装[59]，则管钥未启，止于门中，坐囊以待[60]。忽哗主人出。黄将敛避[61]，和已睹之，怪问谁何，家人悉无以应。和怒曰：“是必奸宄[62]，可执赴有司。”众应声，出短绊，绷系树间。黄惭愧不知置词。未几，昨夕妇出，跪曰：“是某舅氏[63]。以前夕来晚，故未告主人。”和命释缚。妇送出门，曰：“忘嘱门者，遂致参差[64]。娘子言：相思时，可使老夫人伪为卖花者，同刘媪来。”黄诺，归述于姬。姬念女若渴，以告刘媪，媪果与俱至和家。凡启十余关，始达女所。女着帔顶髻[65]，珠翠绮紈，散香气扑人；嚶呻一声[66]，大小婢媪，奔入满侧。移金椅床[67]，置双夹膝[68]。慧婢茗[69]；各以隐语道寒暄[70]，相视泪荧。至晚，除室安二媪；褥温，并昔年富时所未经。居三五日，女义殷渥。媪辄引空处，泣白前非。女曰：“我子母有何过不忘[71]？但郎忿不解，妨他闻也。”每和至，便走匿。一日，方促膝[72]，和遽入，见之，怒诟曰：“何物村姬[73]，敢引身与娘子接

坐！宜撮鬢毛令尽！”刘媪急进曰：“此老身瓜葛[74]，王嫂卖花者。幸勿罪责。”和乃上手谢过[75]。即坐曰：“姥来数日，我大忙，未得展叙[76]。黄家老畜产尚在否[77]？”笑云：“都佳。但是贫不可过。官人大富贵，何不一念翁婿情也？”和击桌曰：“曩年非姥怜，赐一瓯粥，更何得旋乡土！令欲得而寝处之[78]，何念焉！”言至忿际，辄顿足起骂。女恚曰：“彼即不仁，是我父母。我迢迢远来，手皴瘃[79]，足趾皆穿，亦自谓无负郎君。何乃对子骂父，使人难堪？”和始敛怒，起身去。

黄姬愧丧无色，辞欲归。女以二十金私付之。既归，旷绝音问，女深以为念。和乃遣人招之。夫妻至，惭怍无以自容。和谢曰：“旧岁辱临，又不明告，遂是开罪良多。”黄但唯唯。和为更易衣履。留月余，黄心终不自安，数告归。和遗白金百两[80]，曰：“西贾五十金，我令倍之。”黄汗颜受之[81]。和以舆马送还，暮岁称小丰焉[82]。

异史氏曰：“雍门泣后[83]，珠履杳然，令人愤气杜门，不欲复交一客。然良朋葬骨，化石成金，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。闺中人坐享高奉[84]，俨然如嫔媵[85]，非贞异如黄卿[86]，孰克当此而无愧者乎[87]？造物之不妄降福泽也如是。”

乡有富者，居积取盈[88]，搜算入骨[89]。窖镪数百，惟恐人知，故衣败絮、啖糠粃以示贫[90]。亲友偶来，亦曾无作鸡黍之事。或言其家不贫，便目作怒[91]，其仇如不共戴天[92]。暮年，日餐榆屑一升[93]，臂上皮摺

垂一寸长，而所窖终不肯发。后渐羸[94]。濒死，两子环问之，犹未遽告；迨觉果危急，欲告子，子至，已舌蹇不能声[95]，惟爬抓心头，呵呵而已。死后，子孙不能具棺木，遂藁葬焉。呜呼！若窖金而以为富，财大帑数千万[96]，何不可指为我有哉？愚已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保定：明清府名，治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。

[2]雄：称雄，数第一。

[3]靳：吝惜。

[4]假贷：借贷。常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尝”。[5]词旨：词意，指言谈意趣。清洒：清雅、洒脱，谓不落俗套。[6]总角：指儿童时代。古代男女十五岁前于头顶两旁束发为两结，称总角。角，小髻。

[7]叔之：称官为叔父。

[8]发贴地砖：揭开房内铺地的砖。

[9]行稚：作事带孩子气。

[10]昵：亲热。

[11]谈：设宴聚谈。曹操《短歌行》：“契阔谈，心念旧恩。”[12]年既暮：到了晚年。

[13]割亩得直：卖田得钱。直，通“值”。

[14]备鸡黍：筹措好饭菜；谓殷勤待客。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。”

[15]凶具：指棺材。

[16]经纪：经营料理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朱建平传》：“初，颍川许攸、鍾繇相与亲善，攸早亡，子幼，繇经纪其门户。”

[17]德之：感激他。

[18]暗陬：室内暗角。陬，隅，角落。

[19]作苦：作业劳苦。

[20]典质：典当。

[21]经理：义同经纪。

[22]去如黄鹤：谓一去不回。唐崔颢《黄鹤楼》诗：“黄鹤一去不复返。”

[23]无极：县名。明清属直隶正定府，即今河北省无极县。[24]素封：富户，财主。

[25]讣（fù赴）：讣文，报丧书。

[26]曲原之：曲意原谅他。

[27]服除：服丧期满。旧制：父母死，子女穿孝服三年，称服丧。期满脱去丧服，称除服、满服。

[28]衣履穿敝：衣敝履穿，谓衣服破损，鞋子磨穿。

[29]斥门者不纳：令守门人不要让进门。斥，严词告诫。

[30]寄语：传话，转告。

[31]三百：三百文铜钱。

[32]俾诣富贵者求助焉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诣”字。[33]曾无契保：从来没有立借契、找保人。曾，从来、一向。[34]责负：讨债。责，谓索求、讨取。负，负欠、债务。

[35]闻其事：此从青本，底本无“事”字。

[36]窃不直之：内心认为父亲无理。直，合理。

[37]曲谕：婉言劝说。

[38]炮烙：本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，详《李伯言》注。这里指寇盗所用的烧灼之刑。

[39]荏苒：形容时间推移、渐进。晋张华《励志诗》：“日与月与，荏苒代谢。”

[40]西贾（g 古）：西路商人。

[41]解颐：露出笑容。

[42]连足：碰脚，碍脚。

[43]朱提（shí 时）：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及《地理志》，朱提本山名，在今云南昭通县境，山出佳银，名朱提银，其值较他银为重。后遂以朱提为佳银的代称。

[44]白金：白银。下文“白镪”，义同。

[45]故第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故地”。东家：东邻。[46]巨万：万万。形容极大数目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治道二岁，道不成，士卒多物故，费以巨万计。”索隐：“巨万犹万万也。”[47]刻志：刻苦励志。下帷：放下书室帘幕；指专心苦读。[48]躬赍（j 基）：亲自携带。

[49]耀：光彩显赫。

[50]款洽：犹款接；指款待和赠予。款，款待。洽，濡；指赠赠。[51]耗：音耗，消息。

[52]存问：问候，慰问。

[53]闼（hàn bóng 汗宏）峻丽，宅门高大华美。闼，里门，即临街之院门。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高其闼，厚其墙垣，以无忧客使。”，据青柯亭刻本，底本作“门”。

[54]通：通禀主人。

[55]温色卑词：面色温和，措辞谦卑。

[56]耳舍：正屋（堂屋）两旁的小屋，加人面之两耳，通称耳房。[57]觐：拜会。相见的敬辞。

[58]酒一盛（chéng 成），饌二簋（gu 轨）：犹言酒一壶，饭菜两盘。形容接待俭薄。盛和簋是古代容器的名称，这里指盛饭菜的器皿。[59]趣（cù 促）装：促装。趣，通“促”。

[60]（fù 付）囊：盛衣物的包裹。

[61]敛避：抽身躲避。敛，敛迹。

[62]奸（gu 轨）：歹徒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乱在内为宄，在外为奸。”

[63]舅氏：舅父。某：仆妇自称。

[64]参差（c n c）：差池，闪失。

[65]着帔（pèi 佩）顶髻：身着彩帔，头挽高髻。帔，豪门富室的便服，绣有团花，女帔长仅及膝。着帔挽髻，表示已婚富贵之家，就黄母眼中看来，与在家时妆扮迥然不同。

[66]嚶吟：娇语声；指细声吩咐。

[67]金椅床：饰金的躺椅。椅床，又名椅榻，现在叫躺椅。《新五代史·景延广传》：“延广所进器物：鞍马，茶床、椅榻，皆裹金银，饰以龙凤。”

[68]置双夹膝，躺椅两侧各放一小型竹具。夹膝，旧时置于床席间用以放置手足的竹制取凉用具。其形制不一，有竹夹膝、竹夫人、竹姬、竹奴等称呼。

[69] (yuè 月)茗：泡茶，沏茶。

[70]“各以隐语”句：此时母女未公开相认，所以在奴婢面前各以隐语问候。

[71]子母：犹言母女。子，可兼指男女。

[72]促膝：膝盖靠近；指接坐交谈。

[73]何物村姬：什么村老婆子。何物，什么东西。轻鄙人的话。[74]瓜葛：疏亲。蔡邕《独断》下：“四姓小侯，诸侯冢妇，凡与先帝先后有瓜葛者……皆会。”瓜和葛都是蔓生植物，彼此牵连，故有此喻。[75]上手谢过：拱手道歉。上手，卒于“上其手”、“下其手”（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），本是拱手郑重介绍尊贵客人的手势，这里即作抱拳致歉的手势。

[76]展叙：会见叙谈。展，省(x ng)视。

[77]畜产：犹言畜生。

[78]寝处之：剥其皮而坐卧之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》：“然二子者譬干禽兽，臣食其肉，而寝处其皮矣。”

[79]手皴瘃(c n zhú 村逐)：两手皴裂，生了冻疮。皮肤受冻而皱裂叫皴，冻疮叫瘃。

[80]遗(Wèi 位)：赠予。

[81]汗颜：脸上出汗！形容羞惭。

[82]小丰：犹“小康”。

[83]“雍门泣后”四句：意谓富贵之家，衰败以后，昔日受优待的门客往往背恩远去，这种情况令人气愤伤心，宁可闭门索居，不再交友接客。雍门，雍门周，战国齐人，善鼓琴。刘向《说苑·善说》谓雍门周尝以琴见孟尝君。孟尝君曰：“先生鼓琴也，能令文（孟尝君名田文）悲乎？”雍门周引琴而鼓，于是孟尝君“涕泣增哀”，对他说：“先生之鼓琴，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。”珠履，代指受优待的门客；底本作“朱履”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：“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躡珠履。”

[84]高奉：优裕的供养。

[85]嫔嫞(pín qiáng 贫墙)：嫔和嫞，古代宫廷中的女官。[86]贞异：坚贞卓绝。黄卿，指黄女。卿，昵称。

[87]孰克：谁能。

[88]居积取盈：囤积财货，乘时取利。盈，利息。

[89]搜算：搜刮、算计。入骨：极言其刻薄。

[90]故：故意。

[91] (ch n 琛)目：瞪眼。

[92]不共戴天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共”字。不与仇人并存于世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父之仇，弗与共戴天。”

[93]榆屑：榆皮轧成的碎末。

[94]羸(w ng l i 汪垒)：瘦弱。

[95]舌蹇：舌头僵滞，难以动转。蹇，蹇涩，僵木。

[96]大帑(t ng 淌)：储藏金帛的国库。

## 鸬 鹳

王汾滨言：其乡有养八哥者[1]，教以语言，甚狎[2]，出游必与之俱，相将数年矣。一日，将过绛州[3]，而资斧已罄，其人愁苦无策。鸟云：“何不售我？送我王邸[4]，当得善价，不愁归路无资也。”其人云：“我安忍。”鸟言：“不妨。主人得价疾行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。”其人从之。携至城，相问答，观者渐众。有中贵见之[5]，闻诸王。王召入，欲买之。其人曰：“小人相依为命，不愿卖。”王问鸟：“汝愿住否？”言：“愿住。”王喜。鸟又言：“给价十金，勿多予。”王益喜，立畀十金[6]。其人故作懊恨状而去。王与鸟言，应对便捷。呼肉啖之。食已，鸟曰：“臣要浴。”王命金盆贮水，开笼令浴。浴已，飞檐间，梳翎抖羽，尚与王喋喋不休。顷之，羽燥，翩跹而起[7]，操晋声曰：“臣去呀！”顾盼已失所在。王及内侍，仰面咨嗟。急觅其人，则已渺矣，后有往秦中者[8]，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。毕载积先生记[9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、铸雪斋抄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八哥：也称“鸟”、“八八儿”，为鸬鹳（qúyù 渠玉）的别名。形似乌鸦，能学人说话。

[2]狎习：习熟。

[3]绛州：明代州名，治所在今山西省新绛县。

[4]王邸：疑指设于绛州之明代灵丘王府。据《明史·诸王世表》二：明太祖十三子朱桂（封代王）之六子朱荣顺，于永乐二十二（1424）年封灵丘王，天顺五年（1454）别城于绛州，下传五王，至隆庆间因罪除国。

[5]中贵：指灵丘王府宦官。

[6]畀（bì 毕）：给予。

[7]翩跹：轻举貌。

[8]秦中：今陕西省地区。

[9]毕载积：毕际有，字载积，号存吾，淄川西铺人。明户部尚书毕自严子。清顺治二年（乙酉，1645）拔贡生，十三年任山西稷山知县，十八年升江南通州知州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以误罢归。毕氏是作者友人，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六《续循良》有传。

## 刘海石

刘海石，蒲台人[1]，避乱于滨州[2]。时十四岁，与滨州生刘沧客同函丈[3]，因相善，订为昆季[4]，无何，海石失怙恃[5]，奉丧而归[6]，音问遂阙。沧客家颇裕。年四十，生二子：长子吉，十七岁，为邑名士；次子亦慧。沧客又内邑中倪氏女[7]，大嬖之[8]。后半年，长子患脑痛卒，夫妻大惨。无几何，妻病又卒；逾数月，长媳又死；而婢仆之丧亡，且相继也：沧客哀悼，殆不能堪。

一日，方坐愁间，忽闾人通海石至。沧客喜，急出门迎以入。方欲展寒温[9]，海石忽惊曰：“兄有灭门之祸，不知耶？”沧客愕然，莫解所以。海石曰：“久失闻问，窃疑近况未必佳也。”沧客法然[10]，因以状对。海石歔。既而笑曰：“灾殃未艾[11]，余初为兄吊也[12]。然幸而遇仆，请为兄贺。”沧客曰：“久不晤，岂近精‘越人术’耶[13]？”海石曰：“是非所长。阳宅风鉴[14]，颇能习之。”沧客喜，便求相宅。

海石入宅，内外遍观之。已而请睹诸眷口；沧客从其教，使子媳婢妾，俱见于堂。沧客一一指示。至倪，海石仰天而视，大笑不已。众方惊疑，但见倪女战无色，身暴缩，短仅二尺余。海石以界方击其首[15]，作石缶声[16]。海石揪其发，检脑后，见白发数茎，欲拔之。女缩项跪啼，言即去，但求勿拔。海石怒曰：“汝凶心尚未死耶？”就项后拔去之。女随手而变，黑色如狸[17]。众大骇。

海石掇纳袖中，顾子妇曰：“媳受毒已深，背上当有异，请验之。”妇羞，不肯袒示。刘子固强之，见背上白毛，长四指许。海石以针挑出，曰：“此毛已老，七日即不可救。”又视刘子，亦有毛，才二指[18]。曰：“似此可月余死耳。”沧客以及婢仆，并刺之。曰：“仆适不来，一门无噍类矣[19]。”问：“此何物？”曰：“亦狐属。吸人神气以为灵[20]，最利人死。”沧客曰：“久不见君，何能神异如此！无乃仙乎？”笑曰：“特从师习小技耳，何遽云仙。”问其师，答云：“山石道人。适此物，我不能死之，将归献俘于师[21]。”

言已，告别。觉袖中空空，骇曰：“忘之矣！尾末有大毛未去，今已遁去。”众俱骇然。海石曰：“领毛已尽，不能化人，止能化兽，遁当不远。”于是入室而相其猫，出门而嘘其犬，皆曰无之。启圈笑曰[22]：“在此矣。”沧客视之，多一豕。闻海石笑，遂伏，不敢少动。提耳捉出，视尾上白毛一茎，硬如针。方将检拔，而豕转侧哀鸣，不听拔。海石曰：“汝造孽既多，拔一毛犹不肯耶？”执而拔之，随手复化为狸。

纳袖欲出。沧客苦留，乃为一饭。问后会，曰：“此难预定。我师立愿弘，常使我等邀世上，拔救众生，未必无再见时。”及别后，细思其名，始悟曰：“海石殆仙矣！‘山石’合一‘岩’字，盖吕仙讳也[23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蒲台：县名。清优属山东武定府。今并入博兴县。

[2]滨州：州名。清代属山东武定府。故治在今山东省滨州市。

[3]同函丈：指同塾读书。函丈，谓学塾中师、生座位相距一丈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席间函丈。”注：“函犹容也，讲问宜相对容丈，足以指画也。”

[4]订为昆季：结拜为异姓兄弟。昆季，兄弟之间长为昆，幼为季。[5]失怙恃：父母双亡。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。”怙恃本义为凭恃，后遂作为父母的代称。

[6]奉丧：护送灵柩。

[7]内：纳；指纳之为妾。

[8]嬖（bì 壁）：宠爱。

[9]展寒温：叙寒暄、致问候的意思。展，叙。

[10]泫（xuàn 绚）然：泪流的样子。

[11]未艾：未尽，未停。

[12]吊：哀悼抚慰人之凶丧灾难。

[13]越人术：医术。战国扁鹊，原名秦越人，又名卢医，是我国古代名医，因以越人术为医术的代称。

[14]阳宅风鉴：我国古代星相方技的一个分支，为人家住宅看风水和给人相面。

[15]界方：即界尺。文具名。画直线或压纸的尺子，用硬木、玉石或铜制作。

[16]石缶：一种石制盛器。或如盆、或如缸，大小不一。

[17]狸（lí 离）：兽名。身肥短，似狐而小，俗称野狸。

[18]裁：才。

[19]无噍（jiào 叫）类：无生口，无活人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“（项羽）尝攻襄城，襄城无噍类，所过无不残灭。”注：“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。青州俗呼无子遗者为无噍类。”噍，咀嚼。

[20]神气：指人体元气。

[21]献俘：旧时战胜，押送俘虏献于朝廷或主帅，称献俘。这里指呈献所获。

[22]圈（juàn 卷）：猪圈。

[23]吕仙：吕岩，字洞宾；以字行。号纯阳子，自称回道人。唐末道士。传说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（798），六十四岁进士及第。后游长安，遇锺离权，因得道。世以为神仙，通称吕祖。

## 谕 鬼

青州石尚书茂华为诸生时[1]，部门外有大渊[2]，不雨亦不涸。邑中获大寇数十名[3]，刑于渊上。鬼聚为祟，经过者辄被曳入。一日，有某甲正遭困厄，忽闻群鬼惶窜曰：“石尚书至矣！”未几，公至，甲以状告。公以歪灰题壁示云[4]：“石某为禁约事：照得厥念无良，致婴雷霆之怒；所谋不轨，遂遭钺之诛[5]。只宜返罔两之心，争相忏悔；庶几洗髑髅之血，脱此沉沦[6]。尔乃生已极刑，死犹聚恶。跳踉而至，披发成群；踟躅以前，搏膺作厉[7]。黄泥塞耳，辄逞鬼子之凶；白昼为妖，几断行人之路！彼丘陵三尺外，管辖由人[8]；岂乾坤两大中[9]，凶顽任尔？谕后各宜潜踪，勿犹怙恶[10]。无定河边之骨，静待轮回；金闺梦里之魂，还践乡土[11]。如蹈前愆，必贻后悔！”自此鬼患遂绝，渊亦寻干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石尚书茂华：石茂华，字居采，青州益都（今山东省益都县）人。明嘉靖二十二年（1544）进士，历官至三边总督、兵部尚书，擢掌南京都察院。卒赐祭葬，赐太子少保，谥恭襄。转载《青州府志》十六《事功》。[2]郡门：指青州城门。大渊：大水塘。

[3]邑：此指益都县。

[4]歪灰：石灰粉。

[5]“照得厥念无良”四句：意谓群鬼心地不良，图谋不轨，引起天怒人怨，所以被杀。照得，犹言察知，旧时官府文告用语。婴，遭。雷霆之怒，喻官府盛怒。不轨，不轨于法，不守法度。钺之诛，指砍头腰斩之类死刑。钺，刑戮之具。

[6]“只宜返罔两之心”四句：意谓只应当去掉害人之心，忏悔赎罪，或能早日超生。返，回转、改变。罔两之心，鬼蜮害人之心。洗髑髅之血，谓洗雪被杀的罪恶。髑髅（dú lóu 独娄），死人的头骨。沉沦，指地下为鬼。

[7]“跳踉（liáng 良）而至”四句：意谓众鬼结伙作恶。跳踉，跳跃。踟躅（zhízhú 直烛）：踏步，徘徊。搏膺，拍着胸膛。以上皆形容群鬼作祟时的动作。厉，恶鬼。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：“晋侯梦大厉，被发及地，搏膺而踊。”

[8]丘陵：坟堆。三尺，三尺土，指坟土厚度。句谓鬼只合呆在坟里，其外则为阳世，由人间之官吏法律管辖。

[9]乾坤两大中：犹言天地之间，指人间。《周易》以乾为天、坤为地。两大，谓天地二者并大。

[10]怙（hù 户）恶：坚持作恶。

[11]“无定河边”四句：晓谕鬼魂还乡，静待投生。唐陈陶《陇西行》：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轮回，指转世投生。

## 泥 鬼

余乡唐太史济武[1]，数岁时，有表亲某，相携戏寺中。太史童年磊落[2]，胆即最豪。见庑中泥鬼[3]，睁琉璃眼，甚光而巨；爱之，阴以指抉取[4]，怀之而归。既抵家，某暴病，不语移

时[5]。忽起，厉声曰：“何故掘我睛！”噪叫不休。众莫之知，太史始言所作。家人乃祝曰：“童子无知，戏伤尊目，行奉还也[6]。”乃大言曰：“如此，我便当去。”言讫，仆地遂绝。良久而；问其所言，茫不自觉。乃送晴仍安鬼眶中。

异史氏曰：“登堂索睛，土偶何其灵也。顾太史抉睛，而何以迁怒于同游？盖以玉堂之贵[7]，而且至性觥觥[8]，观其上书北阙，拂袖南山[9]，神且惮之，而况鬼乎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唐太史济武：唐梦赉，字济武，别字豹岩。淄川人。幼从父曰俞习古文。顺治五年举人，六年进士，授庶吉士。八年，授翰林院检讨。九年罢归，年未三十岁。晚年卜筑淄城东南之豹山。著有《志壑堂集》三十二卷。见《淄川县志》。太史，三代为史官、历官之长。明清时史职多以翰林任之，故称翰林为太史。

[2]磊落：洒脱不拘。

[3]庑(w 午)：堂屋周围的走廊，或两旁的廊屋。庙中正殿供尊神，走廊和廊屋塑众神及鬼卒。

[4]抉(jué 决)取：挖取。[5]移时：底本作“时移”，“移”字侧出，当系误乙。此据铸本正之。[6]行：即将。

[7]玉堂之贵：指唐梦赉曾为翰林院官员。玉堂，宋代以后翰林院的代称，因宋太宗曾手书“玉堂之署”四字匾额悬于翰林院而得名。[8]觥觥(g ng g ng 公公)：刚直貌。《后汉书·郭宪传》：“帝令两郎扶下殿，宪亦不拜。帝曰：‘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，竟不虚也。’”[9]上书北阙，拂袖南山：唐孟浩然《岁暮归南山》诗：“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”此借以说明唐梦赉是因上书论政而辞官归隐。顺治八年，唐为翰林院检讨。顺治命翰林院译述南宋道士伪作的《文昌帝君阴文》，唐上疏切谏，以为：“曲说不典，无裨大化；请移此以辑圣贤经世大训。”疏留中不下。九年，唐乃请急归葬。旋以纠弹某给事，忤当道意，遂罢归。拂袖，谓决计辞归。

## 梦 别

王春季先生之祖[1]，与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[2]。一夜，梦公至其家，黯然而语。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仆将长往[3]，故与君别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远矣。”遂出。送至谷中，见石壁有裂罅[4]，便拱手作别，以背向罅，逡巡倒行而入；呼之不应，因而惊寤。及明，以告太公敬一[5]，且使备具[6]，曰：“玉田公捐舍矣[7]！”太公请先探之，信，而后之。不听，竟以素服往[8]。至门，则提挂矣[9]。呜呼！古人于友，其死生相信如此；丧舆待巨卿而行[10]，岂妄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王春季先生：李宪，字王春（县志作玉春），山东淄川人，作者挚友李尧臣（字希梅）之父。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举人，清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进士。任浙江孝丰县（今属安吉县）知县，卒于官。有著作多种，未刊。传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六《续文学》。其祖，名字事迹未详。

[2]先叔祖玉田公：蒲生汶，字澄甫，作者叔祖。明万历十三年（1585）举人，二十年（1592）进士。官直隶省玉田县知县。见《淄川县志》。

[3]长往：出远门，暗喻永逝。

[4]裂罅（xià下）：裂缝。罅，缝隙。

[5]太公敬一：李思豫，字敬一，李宪的父亲。传见《淄川县志》六《续义厚》。

[6]具：丧用品。

[7]捐舍：捐弃宅舍；去世的讳称。《战国策·赵策》：“奉阳君妒，大王不得任事，……今奉阳君捐馆舍，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。”鲍彪注：“礼，妇人死曰捐馆舍，盖亦通称。”

[8]素服：丧穿的白衣。

[9]提：门。丧家门口所挂的缘有垂幅的纸。

[10]丧舆待巨卿而行：《后汉书·独行·范式传》：范式，字巨卿，与汝南张劭为友。张死后，范式梦其来告丧期，并嘱临葬。范乃素车白马千里往。范未至，柩至扩而不肯进；范至，叩棺致唁，“执紼而引，柩于是乃前。”遂如期成葬。

## 犬 灯

韩光禄大千之仆[1]，夜宿厦间[2]，见楼上有灯，如明星。未几，荧荧飘落，及地化为犬。睨之，转舍后去。急起，潜尾之[3]，入园中，化为女子。心知其狐，还卧故所。俄，女子自后来，仆阳寐以观其变[4]。女俯而撼之。仆伪作醒状，问其为谁。女不答。仆曰：“楼上灯光，非子也耶？”女曰：“既知之，何问焉？”遂共宿止。昼别宵会，以为常。

主人知之，使二人夹仆卧；二人既醒，则身卧床下，亦不知堕自何时。主人益怒，谓仆曰：“来时，当捉之来；不然，则有鞭楚！”仆不敢言，诺而退。因念：捉之难；不捉，惧罪。展转无策。忽忆女子一小衫，密着其体，未肯暂脱，必其要害，执此可以胁之[5]。夜分[6]，女至，问：“主人嘱汝捉我乎？”曰：“良有之[7]。但我两人情好，何肯此为？”及寝，阴掬其衫[8]。女急啼，力脱而去。从此遂绝。

后仆自他方归，遥见女子坐道周[9]；至前，则举袖障面。仆下骑，呼曰：“何作此态？”女乃起，握手曰：“我谓子已忘旧好矣。既恋恋有故人意[10]，情尚可原。前事出于主命，亦不汝怪也。但缘分已尽，今设小酌，请人为别。”时秋初，高粱正茂。女携与俱入，则中有巨第。系马而入，厅堂中酒肴已列。甫坐[11]，群婢行炙[12]。日将暮，仆有事，欲覆主命，遂别。既出，则依然田陇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韩光禄大千：韩茂椿，字大千，淄川人。父源，明代任通政使司右通政使。茂椿岁贡生，以恩荫授光禄寺署丞，补太仆寺主簿。传见《淄川县志》五《恩荫》。

[2]厦，房廊。按，作者家乡一带，无前墙的房屋称厦屋，又叫敞屋或敞棚，多供储放柴草杂物及安置碾磨之用。

[3]潜尾之：偷偷跟随其后。

[4]阳寐：假装入睡。阳，通“佯”。

[5]胁：要胁，胁迫。

[6]夜分：夜间，半夜。

[7]良有之：确有此事。

[8]掬：这里是双手剥取的意思。

[9]道周：路旁。

[10]恋恋有故人意：有旧交相爱不忘的情意。借用范睢语。见本卷《阿霞》篇“绋袍之义”注。

[11]甫坐：刚刚坐定。

[12]行炙：谓斟酒布菜。

## 番 僧

释体空言[1]：“在青州，见二番僧，像貌奇古[2]；耳缀双环，被黄布，须发髻如[3]。自言从西域来[4]。闻太守重佛，谒之。太守遣二隶[5]，送诣丛林[6]。和尚灵饬，不甚礼之。执事者见其人异[7]，私款之，止宿焉。或问：‘西域多异人，罗汉得无有奇术否[8]？’其一輶然笑[9]，出手于袖，掌中托小塔，高裁盈尺，玲珑可爱。壁上最高处，有小龕[10]，僧掷塔其中，矗然端立，无少偏倚。视塔上有舍利放光[11]，照耀一室。少间，以手招之，仍落掌中。其一僧乃袒臂，伸左肱，长可六七尺，而右肱缩无有矣[12]；转伸右肱，亦如左状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释体空：体空和尚。释：释子，和尚的通称。体空是他的法名。

[2]奇古：奇特、古怪。

[3]髻（quán 拳）如：卷曲貌。如，助词，相当于“然”。

[4]西域：见本卷《西僧》注。

[5]太守：此指青州知府。

[6]丛林：指寺院。意为众僧和合共住一处，如树木之丛集为林，故名。《大智度论》三：“僧伽，秦言众。多比丘一处和合，是名僧伽。譬如大树丛聚，是名为林，……僧聚处得名‘丛林’。”

[7]执事者：协助长老管理寺内僧众及生活供应诸务的僧人。

[8]罗汉：即阿罗汉。佛弟子类名，地位低于菩萨。这里是对番僧的敬称。得无，莫非。[9]輶（ch n 产）然：笑貌。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“桓公輶然而笑。”[10]小龕（k n 堪）：供奉佛像的小阁。

[11]舍利：即舍利子。相传释伽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，据说能放异彩；后来也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。[12]肱（g ng 弓）：从肘到腕的部分；通指臂膀。

## 狐 妾

莱芜刘洞九[1]，官汾州[2]。独坐署中，闻亭外笑语渐近。入室，则四女子：一四十许，一可三十，一二十四五已来，末后一垂髻者。并立几前，相视而笑。刘固知官署多狐，置不顾。少间，垂髻者出一红巾，戏抛面上。刘拾掷窗间，仍不顾。四女一笑而去。一日，年长者来，谓刘曰：“舍妹与君有缘，愿无弃葑菲[3]。”刘漫应之[4]。女遂去。俄偕一婢，拥垂髻儿来，俾与刘并肩坐。曰：“一对好凤侣[5]，今夜谐花烛。勉事刘郎，我去矣。”刘谛视，光艳无俦[6]，遂与燕好[7]。诘其行踪，女曰：“妾固非人，而实人也。妾，前官之女，盪于狐[8]，奄忽以死，窆园内[9]。众狐以术生我，遂飘然若狐。”刘因以手探尻际[10]。女觉之，笑曰：“君将无谓狐有尾耶？”转身云：“请试扪之。”自此，遂留不去。每行坐，与小婢俱。家人俱尊以小君礼[11]。婢媪参谒，赏赉甚丰。

值刘寿辰，宾客烦多，共三十余筵，须庖人甚众；先期牒

拘[12]，仅一二到者。刘不胜恚。女知之，便言：“勿忧。庖人既不足用，不如并其来者遣之。妾固短于才，然三十席亦不难办。”刘喜，命以鱼肉姜桂，悉移内署[13]。家中人但闻刀砧声，繁碎不绝。门内设一几，行炙者置其上；转视，则肴俎已满。托去复来，十余人络绎于道，取之不竭。末后，行炙人来索汤饼[14]。内言曰：“主人未尝预嘱，咄嗟何以办[15]？”既而曰：“无已[16]，其假之。”少顷，呼取汤饼。视之，三十余碗，蒸腾几上[17]。客既去，乃谓刘曰：“可出金资，偿某家汤饼。”刘使人将直去。则其家失汤饼，方共惊异；使至，疑始解。一夕，夜酌，偶思山东苦[18]。女请取之。遂出门去，移时返曰：“门外一[19]，可供数日饮。”刘视之，果得酒，真家中瓮头春也。

越数日，夫人遣二仆如汾。途中一仆曰：“闻狐夫人犒赏优厚，此去得赏金，可买一裘。”女在署已知之，向刘曰：“家中人将至。可恨佗奴无礼[20]，必报之。”明日，仆甫入城，头大痛，至署，抱首号呼。共拟进医药。刘笑曰：“勿须疗，时至当自瘥。”众疑其获罪小君。仆自思：初来未解装，罪何由得？无所告诉，漫膝行而哀之。帘中语曰：“尔谓夫人，则亦已耳[21]，何谓‘狐’也？”仆乃悟，叩不已。又曰：“既欲得裘，何得复无礼？”已而曰：“汝愈矣。”言已，仆病若失。仆拜欲出，忽自帘中掷一裹出，曰：“此一羔羊裘也，可将去。”仆解视，得五金。刘问家中消息，仆言：都无事，惟夜失藏酒一。稽其时日，即取酒夜也。群惮其神，呼之“圣仙”。刘为绘小像。

时张道一为提学使[22]，闻其异，以桑梓谊诣刘[23]，欲乞一面。女拒之。刘示以像，张强携而去。归悬座右，朝夕祝之云：“以卿丽质，何之不可？乃托身于之老[24]！下官殊不恶于洞九，何不一惠顾？”女在署，忽谓刘曰：“张公无礼，当小惩之。”一日，张方祝，似有人以界方击额，崩然甚痛。大惧，反卷[25]。刘诘之，使隐其故而诡对之。刘笑曰：“主人额上得毋痛否？”使不能欺，以实告。

无何，婿孛生来，请觐之。女固辞。孛请之坚。刘曰：“婿非他人，何拒之深？”女曰：“婿相见，必当有以赠之。渠望我奢，自度不能满其志，故适不欲见耳。既固请之，乃许以十日见。”及期，孛入，隔帘揖之，少致存问。仪容隐约，不敢审谛；既退，数步之外，辄回眸注盼。但闻女言曰：

“阿媚回首矣！”言已，大笑，烈烈如鸣[26]。元闻之，胫股皆软，摇摇然若丧魂魄。既出，坐移时，始稍定。乃曰：“适闻笑声，如听霹雳，竟不觉身为己有。”少顷，婢以女命，赠元二十金。元受之，谓婢曰：“圣仙日与丈人

居[27]，宁不知我素性挥霍，不惯使小钱耶？”女闻之曰：“我固知其然。囊底适罄；向结伴至汴梁[28]，其城为河伯占据[29]，库藏皆没水中[30]，入水各得些须，何能饱无餍之求？且我纵能厚，彼福薄亦不能任。”

女凡事能先知，遇有疑难，与议，无不剖[31]。一日，并坐，忽仰天大惊曰：“大劫将至[32]，为之奈何！”刘惊问家口，曰：“余悉无恙，独二公子可虑。此处不久将为战场，君当求差远去，庶免

于难。”刘从之，乞于上官，得解饷云贵间[33]。道里辽远，闻者之[34]，而女独贺。无何，姜叛[35]，汾州没为贼窟[36]。刘仲子自山东来[37]，适遭其变，遂被害。城陷，官僚皆罹于难[38]，惟刘以公出得免[39]。盗平，刘始归。寻以大案罢误[40]，贫至囊粮不给[41]；而当道者又多所需索，因而窘忧欲死[42]。女曰：“勿忧，床下三千金，可资用度。”刘大喜，问：“窃之何处？”曰：“天下无主之物，取之不尽，何庸窃乎。”刘借谋得脱归[43]，女从之。后数年忽去，纸裹数事留赠[44]，中有丧家挂门之小，长二寸许，群以为不祥。刘寻卒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莱芜：今山东省莱芜县。清代属泰安府。

[2]汾州：明清府名。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。

[3]无弃葑菲：意谓不要因舍妹寒贱而舍弃其一德之长。葑菲借指其妹，本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”葑，蔓菁。菲，萝卜。下体，指葑、菲的块根。采葑菲之叶而不用其块根，比喻男子重貌而不重德。[4]漫应：信口答应。漫，信口，姑且。

[5]凤侣：凤凰。喻夫妻。本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锵。”

[6]无俦：无双，无与伦比。

[7]燕好：夫妻和好。常指新婚之好，取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燕尔新婚，如兄如弟”之义。

[8]蛊(g 古)：传说中的害人之虫，吞之入腹能使人昏狂失志。这里作迷惑、毒害解。

[9]窆(bi n 贬)：埋葬。

[10]尻(k o 考)：脊椎末端之尾骨。

[11]小君：诸侯夫人之称，也称“少君”，见《礼记·曲礼》。本句是说仆人们以夫人之礼对待狐妾。

[12]先期牒拘：事前发文征调。牒，这里指传票。拘，调集，征调。[13]内署：官府内院。指刘的内宅。

[14]汤饼：汤面。

[15]咄嗟何以办：怎能一声吩咐就可以齐备呢？咄嗟，使令声。[16]无已：不得已。

[17]蒸腾：热气蒸腾。

[18]山东苦：即下文“瓮头春”酒。大约是一种泛微绿色略带苦味的家

酿甜酒。

[19]罌(y ng 英)：一种小口大腹的酒坛。

[20]伧(ch ng 称)奴：下贱奴才。伧，鄙贱。

[21]则亦已耳：也就罢了。

[22]张道一：其名又见卷四《胡四相公》篇，称“道一先生为西川（或作州）学使”，二篇所言当为一人。吕湛恩注尝疑此人即莱芜张四教，“道一或其别号”。虽未言所据，而吕氏之疑当非无因。按据有关记载，莱芜张四教，字芹，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，顺治六年至九年任山西提学使，擢陕西榆林道参议，以迁当政罢归。王士《居易录》尝载得诸传闻之佚事一则，略谓：张以部郎居京时，尝纳一婢甚丽，自称东御艾氏女。后携之赴山西提学任，途经一驿，见雉起草间，感之而孕。到官后生一子即歿。歿前自画小像一帧留箱奁中。自是每夜必托梦于张，而预告其休咎。张悬像别室，食必亲荐。一日误以羹污其上，夜梦妾怒诘之，天明则画已失去。异日，张以故谒巡抚，见屏风画美人绝肖其妾，因屡目之；巡抚因问。张述其故，巡抚乃掇赠之以归。归后复见梦如昔矣。妾尝谓张不利宦途，稍迁即宜为退休计；及秩满迁榆林道参议，遂罢归，果如妾言。渔洋此一记述颇可佐证吕氏疑似之说，亦从中略见聊斋故事移花接木改造传闻之某类特点，故附赘如上。总之，小说家言本不必尽合于事实，况皆得诸传闻，客有异辞，固不可执此以议彼者也。

[23]以桑梓谊：以同乡的身份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桑树和梓树，古人常种于宅旁，以供养生送死。后遂以之作为故乡的代称。

[24](s n s n 三三)之老：谓白发下垂的老人。辛弃疾《行香子·云道中》：“岸轻鸟，白发。”

[25]反卷：归还画有狐妾像的画卷。

[26]烈烈：形容声音激越。

[27]丈人：岳父。古时称“舅”或“外舅”。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卷下：“《尔雅》：妻之父为外舅，母为外姑。今无此称，皆曰丈人、丈母。”

[28]汴梁：今河南开封市。明清为开封府，汴梁是它的旧称。

[29]河伯：传说中的黄河神。《竹书纪年》等多数古籍认为姓冯，名夷。又名冰夷、冯迟。顾炎武谓河伯因国居河上而命名为伯，见《日知录》二五“河伯”。

[30]库藏(zàng 葬)：仓库所储之物。

[31]剖：谓分辨明悉。

[32]大劫：大难。劫，由佛教所说“劫灾”而来，比喻难以逃脱、不可避免灾难。

[33]解(jiè 戒)饷云贵间：押送军用粮饷到云南、贵州一带。饷，军粮，也可泛指军队俸给。

[34]吊：哀怜，慰劝。

[35]姜：明末大同总兵官，一六四四年，李自成义军入云中，以城迎降。同年六月，复杀义军首领柯天相等，以城降清。一六四八年，姜又连结义军余部抗清，北起大同，南至蒲州，陷山西州县多所，清廷派多路重兵镇压，至次年八月始被剿平。事详王士《香祖笔记》四、《清史稿·世祖本纪》。

[36]汾州没为贼窟：据《世祖本纪》，姜部陷汾州在一六四八年四月。

九月收复。

[37]仲子：次子，即上文的“二公子”。

[38]官僚：汾州长吏及其下属。

[39]公出：因公外出。

[40]罢误：又叫“诖误”、“误”。官吏因他人他事牵连而受贬黜责罚。

[41]糒飧(y ng s n 雍孙)不给：犹言三餐不继。古人每日两餐，早餐叫糒，晚餐叫飧。不给，供应不上。

[42]窘忧：困窘忧愁。

[43]借谋得脱归：谓借助于狐女的谋划得以脱身还乡。

[44]数事：几件东西，犹言“数物”。

## 雷 曹

乐云鹤、夏平子，二人少同里，长同斋[1]，相交莫逆[2]。夏少慧，十岁知名。乐虚心事之，夏亦相规不倦，乐文思日进，由是名并著。而潦倒场屋[3]，战辄北[4]。无何，夏遭疫卒[5]，家贫不能葬，乐锐身自任之。遗襁褓及未亡人[6]，乐以时恤诸其家[7]；每得升斗，必析而二之，夏妻子赖以活。于是士大夫益贤乐。乐恒产无多[8]，又代夏生忧内顾，家计日蹙[9]，乃叹曰：“文如平子，尚碌碌以歿[10]，而况于我！人生富贵须及时[11]，戚戚终岁，恐先狗马填沟壑[12]，负此生矣，不如早自图也[13]。”于是去读而贾。操业半年，家资小泰。

一日，客金陵[14]，休于旅舍。见一人颀然而长[15]，筋骨隆起，徨坐侧，色黯淡，有戚容。乐问：“欲得食耶？”其人亦不语。乐推食食之[16]；则以手掬[17]，顷刻已尽。乐又益以兼人之馔。食复尽。遂命主人割豚肩[18]，堆以蒸饼[19]；又尽数人之餐，始果腹而谢曰[20]：“三年以来，未尝如此饫饱[21]。”乐曰：“君固壮士，何飘泊若此？”曰：“罪婴天谴[22]，不可说也。”问其里居，曰：“陆无屋，水无舟，朝村而暮郭耳[23]。”乐整装欲行，其人相从，恋恋不去。乐辞之。告曰：“君有大难，吾不忍忘一饭之德。”乐异之，遂与偕行。途中曳与同餐。辞曰：“我终岁仅数餐耳。”益奇之。次日，渡江，风涛暴作，估舟尽覆[24]，乐与其人悉没江中。俄风定，其人负乐踏波出，登客舟，又破浪去；少时，挽一船至，扶乐人，嘱乐卧守，复跃入江，以两臂夹货出，掷舟中；又入之：数入数出，列货满舟。乐谢曰：“君生我亦良足矣[25]，敢望珠还哉[26]！”检视货财，并无亡失。益喜，惊为神人。放舟欲行；其人告退，乐苦留之，遂与共济。乐笑云：“此一厄也，止失一金簪耳。”其人欲复寻之。乐方劝止，已投水中而没。惊愕良久。忽见含笑而出，以簪授乐曰：“幸不辱命[27]。”江上人罔不骇异。

乐与归，寝处共之。每十数日始一食，食则啖嚼无算[28]。一日，又言别，乐固挽之。适昼晦欲雨，闻雷声。乐曰：“云间不知何状？雷又是何物？安得至天上视之，此疑乃可解。”其人笑曰：“君欲作云中游耶？”少时，乐倦甚，伏塌假寐[29]。既醒，觉身摇摇然，不似榻上；开目，则在云气中，周身如絮。惊而起，晕如舟上。踏之，无地[30]。仰视星斗[31]，在眉目间。遂疑是梦。细视星箱天上，如老莲实之在蓬也，大者如瓮，次如瓿[32]，小如盎孟[33]。以手撼之，大者坚不可动；小星动摇，似可摘而下者。遂摘其一，藏袖中。拨云下视，则银海苍茫，见城郭如豆。愕然自念：设一脱足，此身何可复问。俄见二龙夭矫[34]，驾纒车来[35]。尾一掉，如鸣牛鞭[36]。车上有器，围皆数丈，贮水满之。有数十人，以器掬水，遍洒云间。忽见乐，共怪之。乐审所与壮士在焉，语众曰：“是吾友也。”因取一器，授乐令洒。时苦旱，乐接器排云，约望故乡[37]，尽情倾注。未几，谓乐曰：“我本雷曹[38]。前误行雨，罚谪三载；今天限已满[39]，请从此别。”乃以驾车之绳万尺掷前，使握端缒下[40]。乐危之。其人笑言：“不妨。”乐如其言，然瞬息及地。视之，则堕立村外；绳渐收入云中，不可见矣。时久旱，十里外，雨仅盈指，独乐里沟浍皆满[41]。

归探袖中，摘星仍在。出置案上，黯黝如石[42]：入夜，则光明焕发，映照四壁。益宝之，什袭而藏。每有佳客，出以照饮。正视之，则条条射目[43]。一夜，妻坐对握发[44]，忽见星光渐小如萤，流动横飞。妻方怪咤[45]，

已入口中，咯之不出[46]，竟已下咽。愕奔告乐，乐亦奇之。既寝，梦夏平子来，曰：“我少微星也[47]。君之惠好，在中不忘[48]。又蒙自天上携归，可云有缘。今为君嗣，以报大德。”乐三十无子，得梦甚喜。自是，妻果娠；及临蓐[49]，光耀满室，如星在几上时，因名“星儿”。机警非常。十六岁，及进士第。

异史氏曰：“乐子文章名一世[50]，忽觉苍苍之位置我者不在是[51]，遂弃毛锥如脱展[52]，此与燕颌投笔者[53]，何以少异？至雷曹感一饭之德，少微酬良友之知，岂神人之私报恩施哉，乃造物之公报贤豪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同斋：同学。斋，谓学塾。

[2]莫逆：志趣相投。

[3]潦倒场屋：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中，落拓失意。场屋，科举考场。[4]战辄北：每次考试都失利。战，喻科举考试。北，战败。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遇敌处战则必北。”注：“北者，乖背之名，故以败走为北也。”[5]遘（gòu 够）疫：染上瘟疫。遘，遇。

[6]未亡人：寡妇。“妇人既寡，自称未亡人。”见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注。

[7]恤：救济；赈济贫者。

[8]恒产：土地、房屋之类不动产。

[9]内顾：谓自审家计。

[10]碌碌：平庸无所作为。

[11]人生富贵须及时：谓人生不论求富求贵，必于盛壮之年得之，方可一生适意。与其守贫读书以求倘来之贵显，不如经商谋利以改善生活也。及时，当其盛壮之年。

[12]恐先狗马填沟壑：语出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。狗马，服役于人之最低下者。此谓恐己未及脱离贫贱而忧瘁致死，尚不如狗马得终其天年也。[13]自图：自己想办法；意谓另谋出路。[14]金陵：南京的旧名。

[15]颀：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硕人其颀。”传：“颀，长貌。”[16]推食食（sì 四）之：把食物推让给他吃。食，通“饲”。[17]掬：捧着吃。久饿贪食的样子。

[18]豚肩：猪的前肘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豚胁”。[19]蒸饼：古人称馒头为蒸饼，又称笼饼。

[20]果腹：吃饱肚子。

[21]饫（yù 欲）饱：饱食。饫与饱同义。

[22]罪婴天谴：因有罪受到上天责罚。婴，遭受，获致。[23]朝村而暮郭：意谓终日漂泊于城乡之间。

[24]估舟：商船。

[25]生我：救活我。

[26]珠还：比喻财物失而复得。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载：广东合浦产珠，因前任太守多贪秽，珠蚌皆徙去。及孟尝为守，不事采求，珠之徙者皆还故处。后人遂以“珠还合浦”喻失物复得。

[27]不辱命：不负使命。

[28]无算：无法计数。极言食量之大。

[29]假寐：打盹。

[30]无地：绵软无质。 ，软。

[31]星斗：泛指众星。

[32]甗：瓦器。圆口，深腹，圈足，较瓮为小。

[33]盎(àng)：一种大腹敛口的容器。盂(yú 鱼)：形近于碗。[34]天矫：屈伸自如的样子。

[35]纒(màn 慢)车：古代一种不施花纹图饰的车子。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：“卿乘夏纒。”疏：“言纒者，亦如纒帛无文章。”[36]牛鞭：赶牛用的一种特别粗长的短柄皮鞭。

[37]约望故乡：望着大约是故乡的方位。约，约略。

[38]雷曹：雷部的属官。此指雷神。

[39]天限：指“天谴”的期限。

[40]缙(zhuì 坠)：用绳子悬人或物使之下坠。

[41]沟洫(kuài 快)：犹言沟渠。沟是田间行水道，洫是田间排水渠。

[42]黝黝(y u 有)：深黑色。[43]条条射目：光芒刺眼。条条，指辐射的光束。

[44]握发：指梳理绾结头发。

[45]怪咤(zhà 乍)：惊叹。咤，叹声。

[46]咯(k 卡)：同“喀”。用力作咳，从喉中吐物。

[47]少微星：又名处土星。在太微西南，共四星。据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它是象征士大夫的星宿。

[48]在中不忘：永记不忘。中，内心。

[49]临蓐(rù 褥)：临产，分娩。蓐，草席，古代妇女坐以临产。[50]名一世：名重一时。

[51]“忽觉苍苍”句：忽然发觉上天并没有把我安排在文章仕进这条道路上。苍苍，指天。位置，安排、置放。

[52]“弃毛锥”句：意谓放弃文墨生涯，是那樣的輕易。毛锥，笔的代称。脱屣，脱去鞋子，比喻轻易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上记汉武帝刘彻说：“嗟乎，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！”

[53]燕颌投笔：指班超投笔从戎。东汉班超，是班彪之子、班固之弟。父死家贫，为官府抄书养母。“尝辍业投笔叹曰：‘大丈夫无它志略，当效傅介子、张骞，立功异域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砚间乎？’”燕颌，据说班超“燕颌虎颈”，相者说他有“万里侯相”。见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。

## 赌 符

韩道士，居邑中之天齐庙[1]。多幻术，共名之“仙”。先子与最善[2]，每适城，辄造之[3]。一日，与先叔赴邑[4]，拟访韩，适遇诸途。韩付钥曰：“请先往启门坐，少旋我即至。”乃如其言。诣庙发扃[5]，则韩已坐室中。诸如此类。

先是，有敝族人嗜博赌，因光子亦识韩。值大佛寺来一

僧[6]，专事[7]，赌甚豪。族人见而悦之，罄资往赌，大亏；心益热，典质田产复往，终夜尽丧。邑邑不得志[8]，便道诣韩，精神惨澹[9]，言语失次[10]。韩问之，具以实告。韩笑云：“常赌无不输之理。倘能戒赌，我为汝复之[11]。”族人曰：“倘得珠还合浦[12]，花骨头当铁杵碎之[13]！”韩乃以纸书符，授佩衣带间。嘱曰：“但得故物即已，勿得陇复望蜀也[14]。”又付千钱，约赢而偿之。

族人大喜而往。僧验其资，易之[15]，不屑与赌。族人强之，请以一掷为期[16]。僧笑而从之。乃以千钱为孤注[17]。僧掷之无所胜负，族人接色，一掷成采；僧复以两千为注，又败；渐增至十余千，明明褫色，呵之，皆成卢雉[18]：计前所输，顷刻尽[19]。阴念再赢数千亦更佳，乃复博，则色渐劣；心怪之，起视带上，则符已亡矣，大惊而罢。载钱归庙，除偿韩外，追而计之，并未后所失，适符原数也。已乃愧谢失符之罪。韩笑曰：“已在此矣。固嘱勿贪，而君不听，故取之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天下之倾家者，莫速于博；天下之败德者，亦莫甚于博。入其中者，如沉迷海，将不知所底矣[20]。夫商农之人，具有本业；诗书之士，尤惜分阴[21]。负耒横经[22]，固成家之正路，清谈薄饮，犹寄兴之生涯[23]。尔乃狎比淫朋，缠绵永夜[24]。倾囊倒篋，悬金于之天[25]；呵雉呼卢[26]，乞灵于淫昏之骨[27]。盘旋五木，似走圆珠[28]；手握多章，如擎团扇[29]。左觑人而右顾己，望穿鬼子之睛[30]；阳示弱而阴用强，费尽罔两之技[31]。门前宾客待，犹恋恋于场头[32]；舍上火烟生，尚眈眈于盆里[33]。忘餐废寝，则久入成迷；舌敝唇焦，则相看似鬼。

“迨夫全军尽没[34]，热眼空窥[35]。视局中则叫号浓焉，技痒英雄之臆[36]；顾囊底而贯索空矣[37]，灰寒壮士之心[38]。引颈徘徊，觉白手之无济[39]；垂头萧索，始玄夜以方归[40]。幸交谪之人眠，恐惊犬吠[41]；苦久虚之腹饿，敢怨羹残。既而鬻子质田，冀珠还于合浦；不意火灼毛尽，终捞月于沧江[42]。及遭败后我方思，已作下流之物[43]；试问赌中谁最善，群指无裤之公[44]。甚而枵腹难堪，遂栖身于暴客[45]；搔头莫度，至仰给于香奁[46]呜呼！败德丧行，倾产亡身，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天齐庙：供奉泰山神的庙宇。唐玄宗曾封泰山神为天齐王，宋真宗先后封之为仁圣天齐王和东岳天齐仁圣大帝，元世祖封之为东岳天齐大生仁皇帝。明清以来，庙宇甚多。

[2]先子：先父。指作者父亲蒲。字敏吾，以明季乱去读而贾，但仍闭户读书不倦，以故时人皆服其渊博。

[3]每适城，辄造之：每次进县城，都去看望他。造，造访。

[4]先叔：指作者的叔父蒲。据《蒲氏世谱》作者附志，蒲为人豪爽好施，

族中贫子弟赖以成家者甚众。

[5]发扃（Ji ng）：开锁。

[6]大佛寺：与天齐庙均未载于《淄川县志》，故不详。

[7]专事（ch pú出蒲）：专掷色子来赌博。，古博戏名，以掷骰子决胜负，得采有卢、雉、犊、白等称，其法久已失传。骰子本只二枚，质用玉石，故又称明琼。唐以后骰子改以骨质，其数增至六枚，形为正立方体，六面分别刻一至六点之数，掷之以决胜负。因点皆着色，故后世通称色子。

[8]邑邑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邑”。忧郁不乐。

[9]惨淡：凄凉。

[10]言语失次：语无伦次。

[11]复：赢回所输钱财。复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覆”。

[12]珠还合浦：此指赢回输钱。参《雷曹》“珠还”注。

[13]花骨头：指色子。

[14]得陇望蜀：得此望彼，贪得无厌。指翻本之后又想赢钱。《东观汉记·隗嚣传》引刘秀敕岑彭书：“西城若下，便可将兵南击蜀虏。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”后乃以“得陇望蜀”喻得此望彼，或贪得无厌，不知止足。

[15]易之：轻视他，认为赌本太小。

[16]请以一掷为期：要求以掷一次色子为限。期，限度。

[17]孤注：尽其所有以为赌注。《宋史·寇传》：“（王）钦若曰：陛下闻博乎？博者输钱欲尽，乃罄所有出之，谓之孤注。”

[18]“明明泉色”二句：谓寺僧掷色，明明可望得上采，都成了中下采。泉、卢、雉，皆古博戏采名，何者最胜，说法不一致。一般认为泉采最胜，其次卢，其次雉。

[19]复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覆”。

[20]所底（zh 止）：所终。底，谓底极，即终极，尽头。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引《昌言·理乱》：“澶漫弥流，无所底极。”

[21]分阴：晷影移动一分。喻极短的时间。《初学记》引王隐《晋书》：“（陶侃）常语人曰：‘大禹圣人，乃惜寸阴；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。’”又见《晋书·陶侃传》。

[22]负耒横经：谓勤学不倦。负耒，出处未详。耒，农具耒耜之柄。横经，横陈经书，请老师讲解。《北齐书·儒林传序》：“故横经受业之侣，遍于乡邑！负笈从宦之徒，不远千里。”[23]“清谈”二句：聚友清谈，偶尔少量饮酒，也是在生活中寄托兴会的一种方式。寄兴，寄托兴会。

[24]“狎比淫朋”二句：谓亲近邪友，长夜聚赌。狎比，亲近。永夜，长夜。

[25]悬金于之天：意为“探取悬金于颠危莫测之天路”。形容赌徒渴望发财，不惜行险以侥幸。天路险，喻赌途颠危难测。[26]呵雉呼卢：赌徒呼叫胜采的声音。

[27]乞灵于淫昏之骨：意为“乞求灵于淫邪昏顽之枯骨”。形容赌徒盼求赢钱，以致意迷而智昏。淫昏枯骨，指色子。

[28]“盘旋五木”二句：色子在赌盘中旋转，由赌徒看来，像圆珠走盘一样可爱。五木，古博具，即。圆珠，珍珠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“大珠小珠落玉盘。”

[29] “手握多章”二句：此谓赌纸牌，右称“叶子”。谓赌徒手握彩绘纸牌，像宫中美人手擎团扇一样顾盼得意。章，牌上花纹。

[30] “左觑人”二句：谓赌徒左顾右盼，观测权衡，渴望胜局，简直要把双眼望穿。

[31] “阳示弱”二句：谓赌徒虚虚实实，用尽了心机。示弱、用强，谓示敌以弱，而出强以胜之。以古兵法喻赌也。

[32] 场头：赌场上。

[33] 盆：掷色之赌盆。

[34] 全军尽没：喻赌本输光。

[35] 热眼空窥：带着热衷赌博的眼神在局外旁观。

[36] 技痒英雄之臆：谓赌徒胸中技痒，跃跃欲试。“英雄”及下句“壮士”，都是讽刺称呼，犹言末路英雄、金尽壮士。

[37] 贯索：穿制线的绳子。

[38] 灰寒壮士之心：承上句，谓囊中无钱，使赌徒心灰意冷。唐张籍《行路难》诗：“君不见床头黄金尽，壮士无颜色。”

[39] “引颈徘徊”二句：伸长脖子在局外徘徊观望，深感空手无钱不能再赌。白手，空手。无济。无济于事。

[40] “垂头萧索”二句：谓落寞无绪，才垂头丧气，在深夜里走回家来。萧索，落寞。玄夜，黑夜、深夜。

[41] “幸交谪之人眠”二句：谓幸而埋怨他赌博的妻子已经睡下，又怕惊得狗叫把她吵醒。交谪之人，指妻。参卷一《王成》注。犬吠，本《诗·召南·野有死》：“无感我兮，无使龙也吠。”

[42] “火灼毛尽”二句：意谓鬻子质田之钱，如同洪炉燎毛发，片时输光！反本的希望，犹如“水中捞月”，完全落空。

[43] “及遭败后”二句：及至全盘失败，方思悔恨，但已被目为众恶所归之人。

[44] “试问赌中”二句：谓人们指点议论说：赌场中结局最好的，还数那些只是把财产输光的人物。

[45] “枵腹难堪”二句：此谓更有甚者，因迫于饥寒而入伙为盗。枵腹，空肚。暴客，强盗。

[46] “搔头莫度”二句：谓度日无计，乃至一切仰给于妻子的陪嫁物。搔首，走投无路的烦躁样子。香奁，妇女妆奁之物，此指妻之陪嫁首饰之类。

## 阿 霞

文登景星者[1]，少有重名。与陈生比邻而居，斋隔一短垣。一日，陈暮过荒落之墟[2]，闻女子啼松柏间；近临，则树横枝有悬带，若将自经。陈诘之，挥涕而对曰：“母远去，托妾于外兄[3]。不图狼子野心[4]，畜我不卒[5]。伶仃如此，不如死！”言已，复泣。陈解带，劝令适人。女虑无可托者。陈请暂寄其家，女从之。既归，挑灯审视，丰韵殊绝。大悦，欲乱之。女厉声抗拒，纷坛之声[6]，达于间壁。景生逾垣来窥，陈乃释女。女见景，凝目停睇[7]，久乃奔去。二人共逐之，不知去向。

景归，阖门欲寝[8]，则女子盈盈自房中出[9]。惊问之，答曰：“彼德薄福浅，不可终托[10]。”景大喜，诘其姓氏。曰：“妾祖居于齐[11]。为齐姓，小字阿霞。”入以游词，笑不甚拒，遂与寝处。斋中多友人来往，女恒隐闭深房。过数日，曰：“妾姑去。此处烦杂，困人甚。继今，请以夜卜[12]。”问：“家何所？”曰：“正不远耳。”遂早去。夜果复来，欢爱慕笃。又数日，谓景曰：“我两人情好虽佳，终属苟合。家君宦游西疆[13]，明日将从母去，容即乘间稟命[14]，而相从以终焉。”问：“几日别？”约以旬终。既去，景思斋居不可常；移诸内，又虑妻妒。计不如出妻[15]。志既决，妻至辄诟詈[16]。妻不堪其辱，涕欲死。景曰：“死恐见累[17]，请蚤归[18]。”遂促妻行。妻啼曰：“从子十年，未尝有失德[19]，何决绝如此！”景不听，逐愈急。妻乃出门去。自是歪壁清尘[20]，引领翘待；不意信杳青鸾[21]，如石沉海[22]。妻大归后[23]，数浼知交，请复于景[24]，景不纳；遂适夏侯氏。夏侯里居与景接壤，以田畔之故[25]，世有[26]。景闻之，益大恚恨。然犹冀阿霞复来，差足自慰。越年余，并无踪绪。

会海神寿，祠内外士女云集[27]，景亦在。遥见一女，甚似阿霞。景近之，入于人中；从之，出于门外；又从之，飘然竟去。景追之不及，恨慢而返。后半载，适行于途[28]，见一女郎，着朱衣，从苍头，黑卫来。望之，霞也。因问从人：“娘子为谁？”答言：“南村郑公子继室。”又问：“娶几时矣？”曰：“半月耳。”景思，得毋误耶？女郎闻语，回眸一睇，景视，真霞。见其已适他姓，愤填胸臆，大呼：“霞娘！何忘旧约？”从人闻呼主妇，欲奋老拳[29]。女急止之。启幃纱谓景曰：“负心人何颜相见？”景曰：“卿自负仆，仆何尝负卿？”女曰：“负夫人甚于负我！结发者如是[30]，而况其他？向以祖德厚，名列桂籍[31]，故委身相从；今以弃妻故，冥中削尔禄秩[32]，今科亚魁王昌[33]，即替汝名者也。我已归郑君，无劳复念。”景俯首帖耳[34]，口不能道一词[35]。视女子，策蹇去如飞，怅恨而已。

是科，景落第，亚魁果王氏昌名。郑亦捷。景以是得薄名[36]。四十无偶，家益替，恒趁食于亲友家[37]。偶诣郑，郑款之，留宿焉，女窥客，见而怜之，问郑曰：“堂上客，非景庆云耶[38]？”问所自识，曰：“未适君时，曾避难其家，亦深得其豢养。彼行虽贱，而祖德未斩[39]；且与君为敌人，亦宜有绋袍之

义[40]。”郑然之，易其败絮，留以数日。夜分欲寝，有婢持廿余金赠景。女在窗外言曰：“此私贮，聊酬夙好，可将去，觅一良匹。幸祖德厚，尚足及子孙。无复夹检[41]，以促馀龄。”景感谢之。既归，以十余金买绅家婢，甚丑悍。举一子，后登两榜[42]。郑官至吏部郎[43]。既没，女送葬归，启舆则虚无人矣，始知其非人也。噫！人之无良[44]，舍其旧而新是谋

[45]，卒之卵覆而鸟亦飞[46]，天之所报亦惨矣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文登：今山东省文登县。

[2]荒落之墟：荒丘。荒落，荒凉冷落。墟，大丘。

[3]外兄：表哥。

[4]狼子野心：喻人贪暴，心地险恶。语出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。[5]畜我不卒：养我不终。《诗·邶风·日月》：“父兮母兮，畜我不卒。”

[6]纷纭：杂乱：指吵闹争辩之声。

[7]凝眸停睇：此从铸本，底本“睇”原作“谛”。谓定睛注视。[8]阖门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、铸本作“户”。

[9]盈盈：仪态美好的样子。《文选·古诗十九首》：“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户牖。”

[10]终托：终身相托；指嫁给。

[11]齐：周代齐国都于临淄，此即以齐代指临淄。今属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。

[12]继今，请以夜卜：从今以后，我在夜间来。以夜卜，即“卜以夜”，选定夜间。

[13]家君：家父。宦游西疆：在西部省份作官。宦游，在外作官。[14]稟命：请命，指征得父母同意。

[15]出妻：休妻。

[16]诟詈：辱骂。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诟厉”。

[17]见累：连累我。

[18]蚤归：趁早回娘家。蚤，同早。归谓“大归”，详后注。

[19]失德：在德行方面有过失。

[20]垩壁：用石灰刷墙；指整饰房屋。垩，古代指白土。用白土涂饰也叫垩。《尔雅·释宫》：“墙谓之垩。”注：“白饰墙也。”清尘：扫除，拂拭灰尘。

[21]信杳青鸾：杳无音信。信，信使，即青鸾。班固《汉书·武帝故事》：“七月七日，上于承华殿斋。日正中，忽见有青鸟从西来。上问东方朔。朔对曰：‘西王母暮必降尊像。’……有顷，王母至，……有二青鸟如鸾，夹侍王母旁。”后乃以青鸟或青鸾借指信使。

[22]如石沉海：比喻一去无踪，杳无信息。

[23]大归：初指已嫁妇女归娘家后不再回夫家。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夫人姜氏归于齐，大归也。”后来习称妇女被丈夫休弃回娘家。[24]复：返回！复婚。

[25]以田畔故：因为田界争执。《说文》：“畔，田界也。”[26]（xi 细）：仇怨，嫌隙。

[27]云集：形容众多。《诗·郑风·出其东门》：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”

[28]适：偶然。

[29]欲奋老拳：要挥拳动武。老拳，重拳。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下：“初，勒与李阳邻居，岁常争麻地，迭相殴击。……（及为赵王）乃使召阳。既至，勒与酣谑，引阳臂笑曰：‘孤往日厌卿老拳，卿亦饱孤毒手。’”[30]结发

者：结发妻，元配。古代男子二十束发加冠；女子十五束发加笄，婚后挽发为髻。故习称初婚相从之妻（元配）为结发妻。[31]桂籍：唐以后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，故称科举及第人员的名籍叫桂籍。宋徐铉《庐陵别朱观先辈》诗：“桂籍知名有几人，翻飞相续上青云。”

[32]禄秩：俸禄官阶。

[33]亚魁：乡举第二名。

[34]俯首帖耳：恭顺听命。韩愈《应科目时与人书》：“若俯首帖耳，摇尾而乞怜者，非我之志也。”

[35]口不能道一词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一”字。

[36]薄：薄情：对爱情不忠诚。唐杜牧《遣怀》诗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名。”

[37]趁食：乘人家吃饭时赶往觅食。

[38]景庆云：庆云是景星的字。

[39]斩：断绝。

[40]绋袍之义：怜惜故人穷困，以财物相济助的情谊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战国范雎事魏中大夫须贾，为贾毁谤，笞辱几死。逃入秦，更名张禄，为秦相。后须贾使秦，范雎故以敝衣往见，贾怜其寒，以一绋袍为赠；旋知雎为秦相，大惊请罪。范雎历数其罪已，曰：“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，以绋袍恋恋，有故人之意，故释公。”

[41]丧检：失去检束。指行为不端。

[42]登两榜：清代以会试、乡试榜文为甲榜、乙榜。登两榜就是乡试、会试都被取中，成了进士。

[43]吏部郎：吏部郎中或员外郎。

[44]无良：不良。品德不好。

[45]舍其旧而新是谋：弃旧谋新，犹言喜新厌旧。《左传·信公二十八年》引民谚：“原田每每，舍其旧而新是谋。”此指景星弃逐元配谋娶阿霞的行为。

[46]卵覆鸟飞：犹俗谚所云“鸡飞蛋打”。喻新旧皆失，两无所获。

## 李司鉴

李司鉴，永年举人也[1]。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[2]，打死其妻李氏。地方报广平[3]，行永年查审[4]。司鉴在府前，忽于肉架下夺一屠刀，奔入城隍庙[5]，登戏台上，对神而跪。自言：“神责我不当听信奸人[6]，在乡党颠倒是非[7]，着我割耳。”遂将左耳割落，抛台下。又言：“神责我不应骗人银钱，着我剁指。”遂将左指剁去。又言：“神责我不当奸淫妇女，使我割肾[8]。”遂自阉，昏迷僵仆。时总督朱云门题参革褫究拟[9]，已奉俞旨[10]，而司鉴已伏冥诛矣[11]。邸抄[1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李司鉴：据光绪《永年县志》二十三，知李系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，自残后月余而毙。其他详本篇。永年：县名。即今河北省永年县。清代属广平府。

[2]康熙四年：公元一六六五年。

[3]地方：旧时里长、保正称地方。报广平：向广平府报案。广平府治在永年，故径向府署报案。

[4]行永年查审：由广平府派员行临永年县调查审理。行，行临。[5]城隍庙：奉祀城隍神的庙堂。

[6]奸人：奸邪小人，坏人。

[7]乡党：犹言乡里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故州閭乡党称其孝也。”注：“《周礼》：二十五家为閭，四閭为族，五族为党，五党为州，五州为乡。”[8]割肾：割去外肾，即下文“自阉”——割去生殖器。

[9]朱云门：朱昌祚，字云门，祖籍山东高唐，明末被清军裹挟出关。入清，隶籍汉军镶白旗，其家遂著籍历城。顺治十年，以才学遴授宗人府启心郎。十八年，迁浙江巡抚。康熙四年，擢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总督。五年，辅政大臣鳌拜谕划京东等处正白旗地归镶黄旗，另圈占民田以补正白旗，旗民失业者数十万。昌祚抗疏力言其不便，忤鳌拜意，与户部尚书苏纳海、保定巡抚王登联同被立绞。八年，康熙亲政，得昭雪，赐谥勤愍，谕祭葬。《清史稿》二四九、《山东通志》、《历城县志》有传。题参革褫究拟：意谓奏请朝廷革除李的举人功名和巾服，加以审理治罪。这是审理有功名的罪人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。

[10]已奉俞旨：已获得准奏的圣旨。俞旨，俞允的旨意。俞，允准。

[11]伏冥诛：受到阴司的诛戮。

[12]邸抄：此二字稿本稍偏右书写，是作者说明本篇取材所自，为当时实有之事。邸抄，即邸报。汉唐时地方长官于京师设“邸”，为常驻办事机构。邸中抄录诏令奏章等，以报于诸藩，称邸抄或邸报。后世称朝廷宫报为邸报，又称朝报；因由邮驿传送，又称邮报。

## 五大夫

河津畅体元[1]，字汝玉。为诸生时，梦人呼为“五大夫”[2]，喜为佳兆[3]。及遇流寇之乱[4]，尽剥其衣，夜闭置空室。时冬月，寒甚，暗中摸索，得数羊皮护体，仅不至死。质明[5]，视之，恰符五数。哑然自笑神之戏己也[6]。后以明经授雒南知县[7]。毕载积先生志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河津畅体元：河津，县名，即今山西省河津县。清代属绛州直隶州。畅体元，山西河津县人，科贡出身。康熙初任陕西雒南知县，能缓赋恤民、捐资修学、纂辑邑乘，为县人感念。见《雒南县乡土志》。

[2]五（g 古）大夫：春秋时秦国大夫百里奚号。百里奚初仕虞为大夫，后去位，于穆公时入秦执政，佐秦霸诸侯，号五大夫。五，五张黑色母羊皮。至于称“五大夫”的由来，前人的记载和理解多有歧异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说，百里奚被虢至秦，后逃至苑，楚人拘之，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把他赎回。因称之为五大夫。由于百里奚始穷终达，所以畅生把梦中有人叫他“五大夫”误认为是自己仕途显达的好兆头。

[3]佳兆：好的朕兆。古代占卜，在龟甲兽骨上钻孔，用火灼取裂纹。以观吉凶。这预示吉凶的裂纹，叫兆。后引申指事物发展的征候、迹象。

[4]流寇：指明末农民起义军队。

[5]质明：正明；天色已亮。

[6]哑（è 哦）然：笑声。

[7]明经：明清时代对贡生的敬称。由各省学政主持挑选府、州、县学中成绩优异或资历较深的生员，贡入京师的国子监肄业，称为贡生，又叫贡监。雒南：县名，在今陕西省。本洛南县，明改洛为雒，属商州。清因之。

[8]毕载积先生志：稿本此六字偏右小字书写，说明本篇是毕氏所记。毕载积，毕际有字载积，详本卷《鸪鹑》篇注。按，此事又载王士《池北偶谈》二六卷。

## 毛 狐

农子马天荣[1]，年二十馀。丧偶，贫不能娶。偶芸田

间[2]，见少妇盛妆，践禾越陌而过[3]，貌赤色，致亦风流[4]。马疑其迷途，顾四野无人，戏挑之。妇亦微纳[5]。欲与野合。笑曰：“青天白日，宁宜为此[6]。子归，掩门相候，昏夜我当至。”马不信，妇矢之[7]。马乃以门户向背具告之[8]，妇乃去。夜分，果至，遂相悦爱。觉其肌肤嫩甚；火之，肤赤薄如婴儿，细毛遍体，异之。又疑其踪迹无据[9]，自念得非狐耶？遂戏相诘。妇亦自认不讳。

马曰：“既为仙人[10]，自当无求不得。既蒙缱绻，宁不以数金济我贫？”妇诺之。次夜来，马索金。妇故愕曰：“适忘之。”将去，马又嘱。至夜，问：“所乞或勿忘耶？”妇笑，请以异日。逾数日，马复索。妇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铤[11]，约五六金，翘边细纹，雅可爱玩[12]。马喜，深藏于椟。积半岁，偶需金，因持示人。人曰：“是锡也。”以齿之，应口而落。马大骇，收藏而归。至夜，妇至，愤致诘让。妇笑曰：“子命薄，真金不能任也。”一笑而罢。

马曰：“闻狐仙皆国色[13]，殊亦不然。”妇曰：“吾等皆随人现化。子且无一金之福，落雁沉鱼[14]，何能消受？以我蠢陋，固不足以奉上流；然较之大足驼背者，即为国色。”过数月，忽以三金赠马，曰：“子屡相索，我以子命不应有藏金。今媒聘有期，请以一妇之资相馈，亦借以赠别。”马自白无聘妇之说。妇曰：“一二日自当有媒来。”马问：“所言姿貌如何？”曰：“子思国色，自当是国色。”马曰：“此即不敢望。但三金何能买妇？”妇曰：“此月老注定[15]，非人力也。”马问：“何遽言别？”曰：“戴月披星，终非了局。‘使君自有妇’[16]，搪塞何为[17]？”天明而去，授黄末一刀圭[18]，曰：“别后恐病，服此可疗。”

次日，果有媒来。先诘女貌，答：“在妍媸之间。”“聘金几何？”“约四五数。”马不难其价，而必欲一亲见其人。媒恐良家子不肯露[19]。既而约与俱去，相机因便[20]。既至其村，媒先往，使马待诸村外。久之，来曰：“谐矣。余表亲与同院居，适往，见女坐室中。请即伪为谒表亲者而过之，咫尺可相窥也。”马从之。果见女子坐堂中，伏体于床，倩人爬背[21]。马趋过，掠之以目，貌诚如媒言。及议聘，并不争直，但求得一二金，装女出阁。马益廉之[22]，乃纳金；并酬媒氏及书券者[23]，计三两已尽，亦未多费一文。择吉迎女归，入门，则胸背皆驼，项缩如龟，下视裙底，莲舡盈尺[24]。乃悟狐言之有因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随人现化，或狐女之自为解嘲：然其言福泽[25]。良可深信。余每谓：非祖宗数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博高官；非本身数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得佳人。信因果者[26]，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[27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农子：农家子弟。

[2]芸：除草。

[3]践禾越陌：踩着庄稼，越过田间小路。陌，田间东西向的小路。

[4]致：风度举止。

[5]微纳：默然接受。

[6]宁：岂。

[7]矢之：向马发誓。[8]门户向背：门户向着何方、背依何处。犹言住宅方位。

[9]踪迹无据：来路不明。

[10]仙人：对狐精的婉称。

[11]铤（dìng 定）：通“锭”。

[12]雅可爱玩：很可爱，很好玩。

[13]国色：一国中最美的女子。《公羊传·僖公十年》：“骊姬者，国色也。”

[14]落雁沉鱼：形容绝色女子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。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。”本谓鱼鸟不辨美色，后反用其意，以“沉鱼落雁”形容女子貌美。[15]月老：月下老人。唐人李复言《续幽怪录·定婚店》：韦固夜经宋城，见一老人倚囊而坐，向月检书。韦问何书，答曰：天下之婚牍。又言囊中赤绳，以系夫妻之足，虽仇家异域，此绳一系，终不可脱。后因以月下老人（月老）为主管婚姻之神，又为媒人代称。

[16]使君自有妇：借用乐府民歌《陌上桑》诗句：“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。”意谓马天荣即将有妇。

[17]搪塞：苟且敷衍。

[18]刀圭：古时量取药物的用具，容量很少。

[19]露：犹言抛头露面。

[20]相机因便：看机会、乘方便。

[21]倩（qìng 庆）人爬背：请人替自己搔背。

[22]廉之：认为聘金便宜。

[23]书券者：写婚书的人。

[24]莲舡（xi ng 湘）：女鞋的戏称，谓其大如船。旧时习称女子尖足为金莲，故有此称。舡，船。

[25]福泽：指命中福分。

[26]因果：指佛教因果之说。因，谓因缘。酬因曰果。佛教认为任何思想行为，都必然导致相应的后果，乃有前世、现世、后世的“三世因果”理论。

[27]河汉：银河。比喻言论迂阔渺茫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‘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；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。’”唐成玄英疏：“犹如上天河汉，迢递清高，寻其源流，略无穷极也。”

## 翩翩

罗子浮，人[1]。父母俱蚤世[2]。八九岁，依叔大业。业为国子左厢[3]，富有金缯而无子，爱子浮若己出。十四岁，为匪人诱去作狭邪游[4]。会有金陵娼，侨寓郡中，生悦而惑之。娼返金陵，生窃从遁去。居妈家半年，床头金尽[5]，大为妹妹行齿冷[6]。然犹未遽绝之。无何，广疮溃臭[7]，沾染床席，遂逐而出[8]。丐于市，市人见辄遥避。自恐死异域，乞食西行；日三四十里，渐至邪界。又念败絮脓秽，无颜入里门，尚赳赳近邑间[9]。

日既暮，欲趋山寺宿。遇一女子，容貌若仙。近问：“何适？”生以实告。女曰：“我出家人，居有山洞，可以下榻[10]，颇不畏虎狼。”生喜，从去。入深山中，见一洞府[11]。入则门横溪水，石梁驾之[12]。又数武，有石室二，光明彻照，无须灯烛。命生解悬鹑[13]，浴于溪流。曰：“濯之，创当愈[14]。”又开幃拂褥促寝，曰：“请即眠，当为郎作裤。”乃取大叶类芭蕉，剪缀作衣[15]。生卧视之。制无几时，折叠床头，曰：“晓取着之。”乃与对榻寝。生浴后，觉创疡无苦[16]。既醒，摹之，则痂厚结矣。诘旦，将兴，心疑蕉叶不可着。取而审视，则绿锦滑绝。少间，具餐。女取山叶呼作饼，食之，果饼；又剪作鸡、鱼烹之，皆如真者。室隅一婴，贮佳酝，辄复取饮；少减，则以溪水灌益之。数日，疮痂尽脱，就女求宿。女曰：“轻薄儿：甫能安身，便生妄想！”生云：“聊以报德。”遂同卧处，大相欢爱。

一日，有少妇笑人，曰：“翩翩小鬼头快活死！薛姑子好梦，几时做得[17]？”女迎笑曰：“花城娘子，贵趾久弗涉，今日西南风紧，吹送来也[18]！小哥子抱得未[19]？”曰：“又一小婢子[20]。”女笑曰：“花娘子瓦窑哉[21]！那弗将来[22]？”曰：“方鸣之[23]，睡却矣。”于是坐以款饮。又顾生曰，“小郎君焚好香也[24]。”生视之，年廿有三四，绰有余妍。心好之。剥果误落案下，俯假拾果，阴捻翘凤。花城他顾而笑，若不知者。生方然神夺[25]，顿觉袍裤无温；自顾所服，悉成秋叶[26]。几骇绝。危坐移时，渐变如故。窃幸二女之弗见也。少顷，酬酢间，又以指搔纤掌；花城坦然笑谑，殊不觉知。突突怔忡间[27]，衣已化叶，移时始复变。由是惭颜息虑，不敢妄想。城笑曰：“而家小郎子，大不端好！若弗是醋葫芦娘子[28]，恐跳迹入云霄去[29]。”女亦晒曰：“薄儿[30]，便直得寒冻杀！”相与鼓掌，花城离席曰：“小婢醒，恐啼肠断矣。”女亦起曰：“贪引他家男儿，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。”花城既去，惧贻诮责；女卒晤对如平时。

居无何，秋老风寒[31]，霜零木脱[32]，女乃收落叶，蓄旨御冬[33]。顾生肃缩[34]，乃持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复衣，着之温暖如襦，且轻松常如新绵。逾年，生一子，极惠美[35]。日在洞中弄儿为乐。然每念故里，乞与同归。女曰：“妾不能从；不然，君自去。”因循二三年[36]，儿渐长，遂与花城订为姻好[37]。生每以叔老为念。女曰：“阿叔腊故大高[38]，幸复强健，无劳悬耿[39]。待保儿婚后[40]，去住由君。”女在洞中，辄取叶写书教儿读，儿过目即了。女曰：“此儿福相，放教人尘寰[41]，无忧至合阁[42]。”未几，儿年十四，花城亲诣送女。女华妆至，容光照人，夫妻大悦，举家集。翩翩扣钗而歌曰[43]：“我有佳儿，不羨贵官。我有佳妇，不羨绮纨[44]。今夕聚首，皆当喜欢。为君行酒，劝君加餐[45]。”既而花城去。与儿夫妇对室居。新妇孝，依依膝下，宛如所生。生又言归。女曰：“子有俗骨，终非仙品。儿亦富贵中人，可携去，我不误儿生平[46]。”新妇思别

其母，花城已至。儿女恋恋，涕各满眶。两母慰之曰：“暂去，可复来。”翩翩乃剪叶为驴，今三人跨之以归。大业已老归林下[47]，意侄已死，忽携佳孙美妇归，喜如获宝。入门，各视所衣，悉蕉叶；破之，絮蒸蒸腾去。乃并易之。后生思翩翩，偕儿往探之，则黄叶满径，洞口路迷，零涕而返。

异史氏曰：“翩翩、花城，殆仙者耶？餐叶衣云，何其怪也！”

然帟幄诤谚[48]，押寝生雏，亦复何殊于人世，山中十五载，虽无‘人民城郭’之异[49]；而云迷洞口，无迹可寻，睹其景况，真刘阮返棹时矣[50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：明清州名，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。

[2]蚤世：早年去世。蚤，通“早”

[3]国子左厢：明清时国子祭酒的别称。明初设国子监于南京，由于朱元璋“车驾时幸”，所以“监官不得中厅而坐，中门而立”，而以国子监的东厢房（即左厢）为祭酒治事、休息之所。故相沿以“左厢”代称祭酒。参《明史》七十三“国子监”，《天府广记》三“国学”。

[4]匪人：品行不端的人。狹邪游：嫖妓。

[5]床头金尽：唐张籍《行路难》诗：“君不见床头黄金尽，壮士无颜色。”

[6]姊妹行（háng 杭）：姊妹们。妓女间的互称。齿冷：嘲笑。因笑必开口，笑久则齿冷。

[7]广疮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底本作“广创”。性病，即梅毒。由粤广通商口岸传人，因称广疮。

[8]遂逐而出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底本为“恶而出”，“恶”又涂去。

[9]趑趄（zī jū 姿拘）近邑间：在邻近的县境内，徘徊不前。趑趄，徘徊不进貌。

[10]下榻：谓留客住宿。《后汉书·徐传》：“（陈）蕃在郡不接宾客，惟来，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”后因称留客住宿为下榻。

[11]洞府：传说中的仙人常以山洞为家，故习称仙人或修道者所居为洞府。

[12]石梁：石桥。

[13]悬鹑：喻破衣。

[14]创（chuāng 疮）：疮。

[15]剪缀，裁剪，缝纫。缀，连接。

[16]创痍：脓疮。

[17]薛姑子好梦，几时做得，意谓美满姻缘，何时结成。薛姑子，未详。唐蒋防《霍小玉传》有“苏姑子作好梦也未？”的问话，与此情事略同。因疑“×姑子作好梦”可能是旧时歇后语，谓盼嫁如意郎君。姑子，女冠（女道士）的俗称。

[18]“今日西南风紧”二句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来”字。此为翩翩对花城戏谑之词，意谓今日好风作美，送你到意中人身边。曹植《七哀诗》写思妇云：“愿力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。”后常以西南风喻促成男女欢会的机缘或助力，如李商隐诗：“安知夜夜意，不起西南风。”（《李肱所遗画松诗》）“斑骓只系垂杨岸，何处西南待好风。”（《无题二首》之一）此承其义。

[19]小哥子抱得未：犹言小公子生了吗？小哥子，男孩。抱得，犹云生

下。

[20]又一小婢子：又生了个小丫头。小婢子，犹言小丫头，对女儿的昵称。

[21]瓦窑：烧制砖瓦的窑；用以戏称专生女孩的妇女。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乃生男子，……载弄之璋。乃生女子，……载弄之瓦。”瓦，古代纺砖。此为由习称生女为“弄瓦”，进而戏称多生或只生女孩的妇女为瓦窑。

[22]那弗将（ji ng 姜）来：何不带来？将，携领。

[23]呜，哄拍幼儿睡眠的声音；此处用作“哄”。

[24]焚好香：犹言烧了高香；意谓文好运、获好报。

[25]（hu ng 晃）然神夺：恍恍惚惚，神不守舍；谓生邪念。，同恍；恍忽。

[20]秋叶：枯叶。

[27]突突怔忡（zh ng ch ng 征充）：心悸不安，形容惊惧。突突，形容心跳剧烈。

[28]醋葫芦娘子：戏谑语。俗称在爱情关系上有嫉妒之心为“酸吃醋”。“醋葫芦”，犹今俗语“醋罐子”。

[29]跳迹入云霄：犹言腾云驾雾。意思是荡检逾闲，想入非非。[30]薄：薄情，负心。

[31]秋老：秋深。

[32]霜零木脱：霜降叶落。雨露霜雪降落叫零。木，树叶。苏轼《后赤壁赋》：“霜露即降，木叶尽脱。”

[33]蓄旨御冬：蓄存食物，准备过冬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”传：“旨，美；御，也。”

[34]肃缩：义同“（sù 素）缩”，因寒冷而缩身战抖。

[35]惠：同“慧”，聪明。

[36]因循：迁延。指仍留洞中。

[37]花城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底本花字圈改为“江”。

[38]腊：年岁。

[39]悬耿：耿耿悬念。

[40]保儿：罗子浮与翩翩所生子名。

[41]尘寰：人世间；世俗社会。

[42]台阁：指宰相、尚书之类的高官；明清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臣，称六部尚书、都御史为台官。

[43]扣钗：用头钗相敲击，作为节拍。

[44]绮纨：绮与纨均丝织品，为富贵之家所常用，故以“绮纨”喻富贵。

[45]加餐：多多进食，保养身体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一：“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”

[46]生平：终身；指一生前途。

[47]老归林下：告老归隐。林下，树林之下，本指幽静之地，引申指归隐之所。

[48]帟幄诙谐：指闺房言笑。帟幄，房内帐幕，诙谐，当作俳（pái 排）。俳谐，戏谑玩笑。

[49]“人民城郭”之异：指年代久远的人事变迁。丁令威学道千年，化鹤归辽，徘徊作歌曰：“城郭犹是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冢累累。”见《搜神后

记》。

[50]真刘阮返棹时：真象汉代刘晨、阮肇回船重寻天台仙女时的情形。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载：东汉水平年间，浙江判县人刘晨、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，遇二仙女，邀至其家，殷勤款留半年。刘、阮思家，二女相送指路；既归，子孙已历七代。后重入天台山访女，则踪沓路迷，不可复在。返棹，回船。

## 黑 兽

闻李太公敬一言[1]：“某公在沈阳[2]，宴集山颠。俯瞰山下，有虎物来，以爪穴地，瘞之而去。使人探所羨，得死鹿。乃取鹿而虚掩其穴。少间，虎导一黑兽至，毛长数寸。虎前驱，若邀尊客。既至穴，兽眈眈蹲伺[3]。虎探穴失鹿，战伏不敢少

动[4]。兽怒其诳，以爪击虎额，虎立毙。兽亦径去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兽不知何名。然问其形，殊不大于虎，而何延颈受死，惧之如此其甚哉？凡物各有所制[5]，理不可解。如最

畏猯[6]；遥见之，则百十成群，罗而跪[7]，无敢遁者。凝睛定息，听猯至，以爪遍揣其肥瘠[8]；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[9]。戴石而伏，悚若木鸡[10]，惟恐堕落。猯揣志已，乃次第按石取食，馀始哄散[11]。余尝谓贪吏似，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，而裂食之；而民之耳听食[12]，莫敢喘息，蚩蚩之情，亦犹是

也[13]。可哀也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李太公敬一：见本卷《梦别》注。

[2]沈阳：即今辽宁省沈阳市。明为沈阳中卫，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。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后，称为留都。

[3]眈眈(dān—dān 单单)蹲伺：目光威猛地蹲踞守候。眈眈，威视貌。《易·颐》：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。”

[4]战伏：战抖着伏在地上。[5]凡物各有所制：犹言“一物降一物”。制，制约、相克制。

[6]猯(mí 弥)畏猯(róng 戎)：猯猴害怕金丝猴。，即“猯”，猯猴。猯，金丝猴，又名金丝猯，大小类猿，脊毛最长，长尾作金色，或说即猯(náo 挠)，语讹作猯。

[7]罗：分布，排列。

[8]揣：揣摸；触摸测定。

[9]志颠顶：谓置石于头顶作为记号。志，作标志。

[10]悚(sǒng 耸)若木鸡：害怕得象木鸡；形容不敢稍动。悚，惊恐。木鸡，语出《庄子·达生》。

[11]哄散：一哄而散。

[12]耳：犹“帖耳”。耳朵敛帖脑后。形容畏惧、驯顺。

[13]蚩蚩之情，亦犹是也：老百姓畏惧贪吏的情景，也象是之畏猯一样。蚩蚩，指群氓，百姓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：“氓之蚩蚩。”

## 卷四

## 余德

武昌尹图南，有别第[1]，尝为一秀才税居[2]。半年来，亦未尝过问。一日，遇诸其门，年最少，而客仪裘马，翩翩甚都[3]。趋与语，即又蕴藉可爱[4]。异之。归语妻。妻遣婢托遗问以窥其室[5]。室有丽姝，美艳逾于仙人；一切花石服玩[6]，俱非耳目所经[7]。尹不测其何人，诣门投谒[8]，适值他出。翼日，即来答拜。展其刺呼[9]，始知余姓德名。语次，细审官阙，言殊隐约[10]。固诘之，则曰：“欲相还往，仆不敢自绝。应知非寇窃逋逃者[11]，何须逼知来历。”尹谢之。命酒款宴，言笑甚欢[12]。向暮，有昆仑捉马挑灯[13]，迎导以去。

明日，折简报主人。尹至其家，见屋壁俱用明光纸裱，洁如镜。金狻猊异香[14]。一碧玉瓶，插凤尾孔雀羽各二，各长二尺余。一水晶瓶，浸粉花一树，不知何名，亦高二尺许，垂枝覆几外；叶疏花密，含苞未吐；花状似湿蝶敛翼[15]；蒂即如须[16]。筵间不过八簋[17]，而丰美异常。既[18]，命童子击鼓催花为令[19]。鼓声既动，则瓶中花颤颤欲拆[20]；俄而蝶翅渐张；既而鼓歇，渊然一声[21]，蒂须顿落，即为一蝶，飞落尹衣。余笑起，飞一巨觥；酒方引满[22]，蝶亦去。顷之，鼓又作，两蝶飞集余冠。余笑云：“作法自弊矣[23]。”亦引二觥。三鼓既终，花乱堕，翩翩而下[24]，惹袖沾衿[25]。鼓僮笑来指数：尹得九筹[26]，余四筹。尹已薄醉，不能尽筹，强引三爵，离席亡去。由是益奇之。

然其为人寡交与，每阖门居，不与国人通吊庆[27]。尹逢人辄宣播；闻其异者，争交欢余，门外冠盖常相望[28]。余颇不耐，忽辞主人去。去后，尹入其家，空庭洒扫无纤尘；烛泪堆掷青阶下[29]；窗间零帛断线，指印宛然。惟舍后遗一小白石缸，可受石许。尹携归，贮水养朱鱼。经年，水清如初贮。后为佣保移石，误碎之。水蓄并不倾泻。视之，缸宛在，们之虚罅。手入其中，则水随手泄；出其手，则复合。冬月亦不冰。一夜，忽结为晶，鱼游如故。尹畏人知，常置密室，非子婿不以示也。久之渐播，索玩者纷错于门[30]。腊夜[31]，忽解为水，荫湿满地，鱼亦渺然。其旧缸残石犹存。忽有道士踵门求之。尹出以示。道士曰：“此龙宫蓄水器也。”尹述其破而不泄之异。道士曰：“此缸之魂也。”殷殷然乞得少许。问其何用，曰：“以屑合药[32]，可得水寿。”予一片，欢谢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别第：正宅以外的宅舍；别墅。

[2]税：租赁。

[3]翩翩甚都：仪表文雅优美。翩翩，形容仪态文雅。都，美。[4]蕴藉：含蓄、宽厚。《后汉书·桓荣传》：“荣被服儒衣，温恭有蕴藉。”

[5]遗（Wei 慰）问：备礼探望。遗，赠予。

[6]花石服玩：花草、异石、服饰、珍玩。

[7]耳目所经：耳所闻，目所见。经，经历。

[8]诣门投谒：登门请见。投，投刺，投递名帖。

[9]刺呼：名帖上的署名。刺，古时在竹木简片上刻刺名字，因称“刺”，犹后世的名帖。

[10]言殊隐约：说得非常含糊。隐约，谓话语闪烁、支吾。[11]非寇窃

逋逃者：并非盗贼之类的逃亡者。逋逃，畏罪逃亡。[12]甚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言”。

[13]昆仑：代称奴仆。我国古代称肤色黑的人为昆仑，见《晋书·后妃列传》。唐代泛称南洋诸岛及其居民为昆仑，用这个地区的人为如仆称“昆仑奴”。唐裴《传奇·昆仑奴传》所写的磨勒即是昆仑奴。[14]金狻猊异香：金狮子香炉里点燃着珍贵的奇香。狻猊，狮子。金狻猊，一种金属香炉，上铸有狻猊，有口可通烟火。

[15]湿蝶敛翼：沾水的蝴蝶闭上双翅。

[16]蒂：花蒂；花与枝相连的部位。

[17]八簋(gu 轨)：指八样菜肴。簋，古代食器。

[18]既：指人席之后。

[19]击鼓催花为令：打鼓催促花开，以此作为酒令。唐南卓《羯鼓录》谓唐玄宗令高力士取羯鼓临轩纵击，奏《春光好》曲，曲罢，花已发坼。[20]拆：绽开。

[21]渊然：形容鼓声低沉。《诗·商颂·那》：“鼓渊渊。”[22]引满：斟酒满杯。此指于杯。

[23]作法自弊：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：“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‘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’商君喟然叹曰：‘嗟乎，为法之敝，一至此哉！’”后因称自己立法反使自己受害为“作法自敝”。敝，同“弊”。

[24]翩翩：上下飞动。

[25]惹袖沾衿：纷落在袖襟之上。惹，沾染。

[26]筹：酒筹，饮酒计数之具。

[27]国人：指社会上的人们。

[28]冠盖常相望：达宫贵人来访者，常常络绎不绝。晁错《论贵粟疏》：“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。”冠，冠服。盖，车盖。

[29]烛泪：流淌的烛油。青阶：青石阶。

[30]纷错：纷乱交错；形容人来人往，极为繁多。

[31]腊夜：腊日之夜。腊，祭名，岁终祭诸神。汉代于农历十二月初八日腊祭，称这天为腊日。

[32]合药：配药。

## 杨千总

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[1]，有千总杨化麟来迎[2]。冠盖在途，偶见一人遗便路侧，杨关弓欲射之，公急呵止。杨曰：

“此奴无礼，合小怖之。”乃遥呼曰：“遗屙者！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髻子[3]。”即飞矢去，正中其髻。其人急奔，便液污地[4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“毕民部公”句：毕自严，字景曾，号白阳，淄川人。毕际有之父。万历二十年进士，历仕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四朝，官至户部尚书。卒赠少保。《明史》、《淄川县志》、《山东通志》有传。万历四十一年，毕自严自河东副使再举卓异，时朝议有辽海参政之推，旨未下而自严以故引疾径归。后即家补陕西参政，备兵洮岷，事在万历末年。民部，户部的别称。洮岷，明初于陕西洮州、岷州置卫，负责今甘肃洮水、岷山一带防务。

[2]千总：下级武官，位在把总上，守备下。

[3]会稽藤簪：可作簪。会稽之竹作箭杆自古有名。此错落其名物以戏称用会稽竹作箭杆的箭。绾（wǎn 挽）：挽结。

[4]便液，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底本作“便掖”。

## 瓜 异

二十六年六月[1]，邑西村民圃中[2]，黄瓜上复生蔓，结西瓜一枚，大如碗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二十六年六月：铸雪斋抄本句前有“康熙”二字。[2]邑：指淄川县城。

## 青 梅

白下程生[1]，性磊落，不为畛畦[2]。一日，自外归，缓其束带，觉带端沉沉，若有物堕。视之，无所见。宛转间，有女子从衣后出，掠发微笑，丽绝。程疑其鬼，女曰：“妾非鬼，狐也。”程曰：“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惧，而况于狐。”遂与狎。二年，生一女，小字青梅，每谓程：“勿娶，我且为君生男。”程信之，遂不娶。戚友共诮嫫之。程志夺，聘湖东王氏。狐闻之怒，就女乳之，委于程曰：“此汝家赔钱货，生之杀之，俱由尔。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！”出门径去。

青梅长而慧；貌韶秀[3]，酷肖其母。既而程病卒，王再醮去。青梅寄食于堂叔；叔荡无行[4]，欲鬻以自肥。适有王进士者，方候铨于家[5]，闻其慧，购以重金，使从女阿喜服役。喜年十四，客华绝代。见梅忻悦，与同寝处。梅亦善候伺，能以目听，以眉语[6]，由是一家俱怜爱之。

邑有张生，字介受。家窶贫，无恒产，税居王第。性纯孝，制行不苟[7]，又笃于学。青梅偶至其家，见生据石啖糠粥；入室与生母絮语，见案上具豚蹄焉。时翁卧病，生入，抱父而私[8]。便液污衣，翁觉之而自恨；生掩其迹，急出自濯，恐翁知。梅以此大异之。归述所见，谓女曰：“吾家客，非常人也。娘子不欲得良匹则已；欲得良匹，张生其人也。”女恐父厌其贫。梅曰：“不然，是在娘子。如以为可，妾潜告，使求伐焉[9]。夫人必召商之；但应之曰‘诺’也，则谐矣。”女恐终贫为天下笑。梅曰：“妾自谓能相天下士，必无谬误。”明日，往告张媪。媪大惊，谓其言不祥[10]。梅曰：“小姐闻公子而贤之也，妾故窥其意以为言。冰人往，我两人袒焉，计合允遂。纵其否也，于公子何辱乎？”媪曰：“诺。”乃托侯氏卖花者往。夫人闻之而笑，以告王。王亦大笑。唤女至，述侯氏意。女未及答，青梅亟赞其贤，决其必贵。夫人又问曰：“此汝百年事。如能啜糠也[11]，即为汝允之。”女首久之，顾壁而答曰：“贫富命也。倘命之厚，则贫无几时；而不贫者无穷期矣[12]。或命之薄，彼锦绣王孙[13]，其无立锥者岂少哉[14]？是在父母。”初，王之商女也；将以博笑[15]；及闻女言，心不乐曰：“汝欲适张氏耶？”女不答；再问，再不答。怒曰：“贱骨，了不长进[16]！欲携筐作乞人妇，宁不羞死！”女涨红气结，含涕引去[17]。媒亦遂奔。

青梅见不谐，欲自谋。过数日，夜诣生。生方读，惊问所来；词涉吞吐[18]。生正色却之。梅泣曰：“妾良家子，非淫奔者[19]；徒以君贤，故愿自托。”生曰：“卿爱我，谓我贤也。昏夜之行，自好者不为，而谓贤者为之乎？夫始乱之而终成之，君子犹曰不可；况不能成，彼此何以自处？”梅曰：“万一能成，肯赐援拾否[20]？”生曰：“得人如卿，又何术？但有不可如何者三[21]，故不敢轻诺耳。”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不能自主，则不可如何；即能自主，我父母不乐，则不可如何；即乐之，而卿之身直必重，我贫不能措，则尤不可如何，卿速退，瓜李之嫌可畏也[22]！”梅临去，又囑曰：“君倘有意，乞共图之。”生诺。梅归，女诘所往，遂跪而自投[23]。女怒其淫奔，将施扑责。梅泣白无他，因而实告。女叹曰：“不苟合，礼也；必告父母，孝也；不轻然诺，信也；有此三德，天必之，其无患贫也已。”既而曰：“子将若何？”曰：“嫁之。”女笑曰：“痴婢能自主耶？”曰：“不济，则以死继之。”女曰：“我必如所愿。”梅稽首而拜之[24]。又数日，谓女曰：“曩而言之戏乎，抑果欲慈悲耶？果尔，尚有微情，并祈垂怜

焉。”女问之，答曰：“张生不能致聘，婢又无力可以自赎，必取盈焉[25]，嫁我犹不嫁也。”女沉吟曰：“是非我之能为力矣。我曰嫁汝，且恐不得当；而曰必无取直焉，是大人所必不允，亦余所不敢言也。”青梅闻之，泣数行下，但求怜拯。女思良久，曰：“无已，我私蓄数金，当倾囊相助。”梅拜谢，因潜告张。张母大喜，多方乞贷，共得如干数，藏侍好音。会王授曲沃宰[26]，喜乘间告母曰：“青梅年已长，今将莅任，不如遣之。”夫人固以青梅太黠，恐导女不义，每欲嫁之，而恐女不乐也，闻女言甚喜。逾两日，有佣保妇白张氏意。王笑曰：“是只合偶婢子，前此何妄也！然鬻媵高门，价当倍于曩昔[27]。”女急进曰：“青梅侍我久，卖为妾，良不忍。”王乃传语张氏，仍以原金署券[28]，以青梅媵于生[29]。入门，孝翁姑，曲折承顺[30]，尤过于生；而操作更勤，饘糠粃不为苦。由是家中无不爱重青梅。梅又以刺绣作业，售且速，贾人候门以购，惟恐弗得。得资稍可御穷[31]。且劝勿以内顾误读，经纪皆自任之。因主人之任[32]，往别阿喜。喜见之，泣曰：“子得所矣[33]，我固不如。”梅曰：“是何人之赐，而敢忘之？然以为不如婢子，恐促婢子寿[34]。”遂泣相别。

王如晋，半载，夫人卒，停柩寺中。又二年，王坐行赅免，罚赎万计[35]，渐贫不能自给，从者逃散。是时，疫大作，王染疾亦卒。惟一媵从女。未几，媵又卒。女伶仃益苦。有邻姬劝之嫁，女曰：“能为我葬双亲者，从之。”媵怜之，赠以斗米而去。半月复来，曰：“我为娘子极力，事难合也：贫者不能为葬，富者又嫌子为陵夷嗣[36]。奈何，尚有一策，但恐不能从也。”女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此间有李郎，欲觅侧室[37]，倘见姿容，即遣厚葬，必当不惜。”女大哭曰：“我绅裔而为人妾耶！”媵无言，遂去。日仅一餐，延息待价[38]。居半年，益不可支。一日，媵至。女泣告曰：“困顿如此，每欲自尽；犹恋恋而苟活者，徒以有两柩在。已将转沟壑[39]，谁收亲骨者？故思不如依汝言也。”媵于是导李来，微窥女，大悦。即出金营葬，双具举[40]。已，乃载女去，入参冢室[41]。冢室故悍妒，李初未敢言妾，但托买婢。及见女，暴怒，杖逐而出，不听入门。女披发零涕，进退无所。

有老尼过，邀与同居，喜从之。至庵中，拜求祝发[42]。尼不可，曰：“我视娘子，非久卧风尘者[43]。庵中陶器脱粟[44]，粗可自支[45]，姑寄此以侍之。时至，子自去。”居无何，市中无赖窥女美，辄打门游语为戏，尼不能制止。女号泣欲自尽。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严禁[46]，恶少始稍敛迹。后有夜穴寺壁者，尼警呼始去。因复告吏部，捉得首恶者，送郡笞责，始渐安。又年余，有贵公子过庵，见女惊绝，强尼通殷勤，又以厚赂啖尼。尼婉语之曰：“渠簪纓胃[47]，不甘媵御[48]。公子且归，迟迟当有以报命。”既去，女欲乳药死[49]。夜梦父来，疾首曰[50]：“我不从汝志，致汝至此，悔之已晚，但缓须臾勿死，夙愿尚可复酬。”女异之。天明，盥已，尼望之而惊曰：“睹子面，浊气尽消，横逆不足忧也[51]。福且至，勿忘老身矣。”语未已，闻叩户声。女失色，意必贵家奴。尼启扉，果然。骤问所谋。尼甘语承迎，但请缓以三日。奴述主言，事若无成，俾尼自复命。尼唯唯敬应，谢令去，女大悲，又欲自尽。尼止之。女虑三日复来，无词可应。尼曰：“有老身在，斩杀自当之。”次日，方晡，暴雨翻盆，忽闻数人挝户大咩。女意变作，惊怯不知所为。尼冒雨启关，见有肩舆停驻；女奴数辈，捧一丽人出；仆从煊赫，冠盖甚都。惊问之，云：“是司李内眷，暂避风雨。”导入殿中，移榻肃坐，家人妇群奔禅房，各寻休憩。入室见女，艳之，走告夫人，无何，

雨息，夫人起，请窥禅室。尼引人，睹女艳绝，凝眸不瞬。女亦顾盼良久。夫人非他，盖青梅也。各失声哭，因道行踪。盖张翁病故，生起复后[52]，连捷授司理[53]。生先奉母之任，后移诸眷口。女叹曰：“今日相看，何啻霄壤！”梅笑曰：“幸娘子挫折无偶，天正欲我两人完聚耳。倘非阻雨，何以有此邂逅？此中具有鬼神，非人力也。”乃取珠冠锦衣，催女易妆。女首徘徊。尼从中赞劝之。女虑同居其名不顺，梅曰：“昔日自有定分，婢子敢忘大德！试思张郎，岂负义者？”强妆之。别尼而去。

抵任，母子皆喜。女拜曰：“今无颜见母。”母笑慰之。因谋涓吉合叠。女曰：“庵中但有一丝生路，亦不肯从夫人至此。倘念旧好，得受一庐，可容蒲团足矣[54]。”梅笑而不言。及期，抱艳妆来。女左右不知所可[55]。俄闻乐鼓大作，女亦无以自主。梅率婢媪强衣之，挽扶而出。见生朝服而拜，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。梅曳入洞房，曰：“虚此位以待君久矣。”又顾生曰：“令夜得报恩，可好为之。”返身欲去。女捉其裾，梅笑曰：“勿留我，此不能相代也。”解指脱去。青梅事女谨，莫敢当夕[56]。而女终惭沮不自安。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。梅终执婢妾礼，罔敢懈。三年，张行取人都[57]，过庵，以五百金为尼寿。尼不受。强之，乃受二百金，起大士祠[58]，建王夫人碑。后张仕至侍郎[59]。程夫人举二子一女，王夫人四子一女。张上书陈情，俱封夫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生佳丽，固将以报名贤；而世俗之王公，乃留以赠纳[60]。此造物所必争也。而离离奇奇，致作合者无限经营[61]，化工亦良苦矣[62]。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，誓嫁之志，期以必死；曾俨然而冠裳也者[63]，顾弃德行而求膏粱[64]，何智出婢子下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白下：古地名，在今南京市西北，也名白石肢。唐武德时，改金陵曰“白下”。后沿用为南京的别称。[2]不为眈眈：谓心胸坦荡，不受礼俗约束。眈眈，也作眈眈，界域、规范。曾巩《酬李国博》诗，“洞无眈眈心常坦，凜若冰霜节最高。”[3]韶秀：美好秀丽。韶，美好。

[4]荡无行（xìng 杏）：品行恶劣。荡，行为放纵。行，德行。[5]候铨：听候铨选。旧时初由考试或原官因故开缺，皆赴吏部报到，候部依法选用，称候铨或候选。

[6]以目听，以眉语：极言其聪明伶俐，善解人意。

[7]制行不苟：严格遵礼而行；谓品行端正。制行，本指制法立行，语出《礼记·表記》。

[8]私：便溺。

[9]求伐，请人作媒。伐，伐柯，语出《诗·豳风·伐柯》，指作媒或媒人。

[10]谓其言不祥：认为青梅的话有悖常情，似非佳兆。意谓贫家攀附高门，将难得福。

[11]啜糠（hé 合）：啜食粗劣食物，谓过着穷苦生活。啜，食、饮。糠，米皮。，碎米屑。

[12]无穷期：没有尽期：言时间长久。

[13]锦绣王孙：指责族子弟。锦绣，织彩为锦，刺彩为绣，皆精丽的服饰。

[14]无立锥：贫无立锥之地，谓贫无寸土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亡立锥之地。”

[15]博笑：取笑。

[16]了不长进：全不长进；没有出息。了，完全。

[17]引去：抽身离去。

[18]词涉吞吐：指青梅的回答吞吞吐吐，闪烁其词。

[19]淫奔：旧指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的自行结合。一般指女性往就男方。

[20]援拾，收留的意思。

[21]不可如何：无可奈何。

[22]瓜李之嫌：比喻涉嫌的处境。瓜李，指瓜田李下。古乐府《君子行》：“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；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。”[23]自投：主动承认；坦诚自白。[24]稽首而拜：古时最重的拜礼，跪拜时头至地，稽留多时。[25]取盈：所取满其所定之额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：“凶年粪其田而不足，则必取盈焉。”此谓婢女虽穷，赎身钱也不会减少。必，据铸雪斋抄本补，手稿本残缺。

[26]授：授官，任命。曲沃：县名，在今山西省南部。宰，县令。[27]“鬻媵高门”二句：如果卖给富贵人家做妾，卖价应当比原来买价加倍。鬻，卖。高门，显贵的人家。曩昔，以前。

[28]仍以原金署券：仍照原买的身价，立了赎身契。署，签署。券，契约。

[29]嫔：下嫁。

[30]曲折承顺：委曲细心，顺承人意。承，奉。

[31]御穷：应付穷日子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宴尔新婚，以我御穷。”

[32]之任：赴任。之，往。

[33]得所：如愿。

[34]促婢子寿：使我短寿。婢子，青梅自称。促寿，犹言折福。[35]罚赎万计：赎罪罚款的银两，有上万之多。计，计数。[36]陵夷：败落。此指破落家庭。陵，底本作“凌”。

[37]侧室：妾。旧时称妻为正室，称妾为侧室。

[38]延息；犹言苟延残喘。息，呼吸。

[39]转沟壑：辗转沟壑；谓将饥寒而死。沟壑，指野死之处。[40]：薄棺。

[41]冢室：正室，嫡妻。冢，大、嫡长。

[42]祝发：削发；指削发为尼。祝，断。

[43]风尘：喻困厄的社会处境。

[44]陶器脱粟，粗碗、糙米；指简朴生活。

[45]粗可自支：大体上可以自给。

[46]吏部：旧时中央六部之一，掌管官吏的任免、考核、升降等事。这里指任职吏部的官员。揭示：张贴告示。

[47]渠簪纓冑：她是宦人家后代。渠，他。簪和纓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，因以代称贵官。冑，后裔。

[48]不甘媵御：不乐意做侍妾。御，本指妃嫔之类的女官，这里指女侍。

[49]乳药死：谓饮毒药自尽，语出《后汉书·王允传》。乳，以水或酒调药。

[50]疾首：忧恨之极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心之忧矣，如疾首。”

[51]横逆：强暴无理的行为。语出《孟子·离娄》。此指对阿喜的迫害。

[52]起复：古时官员遭父母丧，守制尚未满期而应召任职，称“起复”。明清时，则专指为父母守丧期满重新出来做官。

[53]连捷：指由举人而进士，不隔科而连续中式。司理：官名，宋于各州置司理参军，主管狱讼，简称司理，又写作“司李”。明代俗称“推官”为司理。

[54]蒲团：僧、尼打坐的圆草垫。

[55]左右不知所可：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[56]莫敢当夕：指不敢代替正妻侍寝，这是古代约束侍妾的封建礼法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妻不在，妾御莫敢当夕。”当夕，值夕。这里是指青梅视阿喜为正妻。

[57]行取：明清时官员铨选的一种制度。有政绩的州、县官，吏部可调取入京，转任六科给事中或各道御史等职，称为“行取”。[58]大士：佛教称菩萨为大士。

[59]侍郎：旧时中央各部的副长官。

[60]纨：古代贵族子弟所穿的绢裤，后以代称富贵人家的子弟。[61]作合者：从中撮合的人。经营：筹画营谋。

[62]化工：造化之工！上天之力。

[63]冠裳：指衣冠人物。

[64]膏粱：美味；与“纨”同指富贵人家的不才子弟。

## 罗刹海市

马骥，字龙媒，贾人子。美丰姿。少倜傥，喜歌舞。辄从梨园子弟[1]，以锦帕缠头，美如好女，因复有“俊人”之号。十四岁，入郡库，即知名。父衰老，罢贾而居。谓生曰：“数卷书，饥不可煮，寒不可衣。吾儿可仍继父贾。”马由是稍稍权子母[2]。从人浮海[3]，为飓风引去，数昼夜至一都会。其人皆奇丑；见马至，以为妖，群哗而走。马初见其状，大惧；迨知国中之骇已也，遂反以此欺国人。遇饮食者，则奔而往；人惊遁，则啜其余。久之，入山村。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褴褛如丐。马息树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遥望之。久之，觉马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马笑与语。其言虽异，亦半可解。马遂自陈所自[4]。村人喜，遍告邻里，客非能搏噬者。然奇丑者望望即去[5]，终不敢前；其来者，口鼻位置，尚皆与中国同。共罗浆酒奉马。马问其相骇之故，答曰：“尝闻祖父言：西去二万六千里，有中国，其人民形象率诡异[6]。但耳食之[7]，今始信。”问其何贫。曰：“我国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极者，为上卿[8]；次任民社[9]；下焉者，亦邀贵人宠[10]，故得鼎烹以养妻子[11]。若我辈初生时，父母皆以为不详，往往置弃之；其不忍这弃者，皆为宗嗣耳。”问：“此名何国？”曰：“大罗刹国[12]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。”马请导往一观。于是鸡鸣而兴[13]，引与俱去。天明，始达都。都以黑石为墙，色如墨，楼阁近百尺。然少瓦，覆以红石；拾其残块磨甲上，无异丹砂。时值朝退，朝中有冠盖出，村人指曰：“此相国也[14]。”视之，双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帘。又数骑出，曰：“此大夫也[15]。”以次各指其官职，率怪异[16]；然位渐卑，丑亦渐杀[17]。无何，马归，街衢人望见之，噪奔跌蹶，如逢怪物，村人百口解说[18]，市人始敢遥立。既归，国中咸知村有异人，于是绅大夫，争欲一广见闻，遂令村人要马。然每至一家，阖人辄阖户，丈夫女子窃窃自门隙中窥语；终一日，无敢延见者。村人曰：“此间一执朝郎[19]，曾为先王出使异国，所阅人多，或不以子为惧。”造郎门。郎果喜，揖为上客[20]。视其貌，如八九十岁人。目睛突出，须卷如猬[21]。曰：“仆少奉王命，出使最多；独未尝至中华。今一百二十余岁，又得睹上国人物，此不可不上闻于天子。然臣卧林下，十余年不践朝阶，早旦，为君一行。”乃具饮饌，修主客礼。酒数行，出女乐十余人，更番歌舞。貌类夜叉[22]，皆以白锦缠头，拖朱衣及地。扮唱不知何词，腔拍恢诡[23]。主人顾而乐之，问：“中国亦有此乐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主人请拟其声，遂击桌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“异哉！声如凤鸣龙啸，从未曾闻。”翼日，趋朝，荐诸国王。王忻然下诏，有二三大夫，言其怪状，恐惊圣体。王乃止。郎出告马，深为扼腕[24]。居久之，与主人饮而醉，把剑起舞，以煤涂面作张飞。主人以为美，曰：“请君以张飞见宰相，宰相必乐用之，厚禄不难致。”马曰：“嘻！游戏犹可，何能易面目图荣显[25]？”主人固强之，马乃诺。主人设筵，邀当路者饮[26]，令马绘画以待。未几，客至，呼马出见客。客讶曰：“异哉！何前始而今妍也！”遂与共饮，甚欢。马婆娑歌“弋阳曲”[27]，一座无不倾倒[28]。明日，交章荐马[29]。王喜，召以旌节[30]。既见，问中国治安之道[31]，马委曲上陈[32]，大蒙嘉叹，赐宴离宫[33]。酒酣，王曰：“闻卿善雅乐，可使寡人得而闻之乎？”马即起舞，亦效白锦缠头，作靡靡之音[34]。王大悦，即日拜下大夫[35]。时与私宴[36]，恩宠殊异。久而官僚百执享颇觉其面目之假

[37]；所至，辄见人耳语，不甚与款洽。马至是孤立，然不自安[38]。遂上疏乞休致[39]，不许；又告体沐[40]，乃给三月假。于是乘传载金宝[41]，复归山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马以金资分给旧所与交好者，欢声雷动。村人曰：“吾济小人受大夫赐，明日赴海市，当求珍玩，用报大夫。”问：“海市何地？”曰，“海中市，四海蛟人[42]，集货珠宝；四方十二国，均来贸易。中多神人游戏。云霞障天，波涛间作。贵人自重，不敢犯险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辈，代购异珍。今其期不远矣。”问所自知，曰：“每见海上朱鸟来往，七日，即市。”马问行期，欲同游瞩，村人劝使自贵。马曰，“我顾沧海客，何畏风涛？”

未几，果有踵门寄资者，遂与装资入船。船容数十人，平底高栏。十人摇橹，激水如箭。凡三日，遥见水云幌漾之中，楼阁层叠；贸迁之舟[43]，纷集如蚁。少时，抵城下。视墙上砖，皆长与人等。敌楼高接云汉[44]。维舟而入，见市上所陈，奇珍异宝，光明射目，多人世所无。一少年乘骏马来，市人尽奔避，云是“东洋三世子”[45]。世子过，目生曰：“此非异域人？”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[46]。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[47]。世子喜曰，“既蒙辱临，缘分不浅！”于是授生骑，请与连辔。乃出西城。方至岛岸，所骑嘶跃入水。生大骇失声，则见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宫殿，玳瑁为梁[48]，鲂鳞作瓦；四壁晶明，鉴影炫目。下马揖人。仰视龙君在上，世子启奏：“臣游市廛，得中华贤士，引见大王。”生前拜舞[49]。龙君乃言：“先生文学士，必能衙官屈、宋[50]。欲烦椽笔赋‘海市’，[51]，幸无吝珠玉[52]。”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精之砚[53]，龙鬣之毫[54]，纸光似雪，墨气如兰。生立成千余言，献殿上。龙君击节曰[55]：“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国矣！”遂集诸龙族，宴集采霞宫。酒炙数行，龙君执爵而向客曰：“寡人所怜女，未有良匹，愿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”生离席愧荷[56]，唯唯而已。尤君顾左右语。无何，宫人数辈，扶女郎出。环声动[57]，鼓吹暴作。拜竟，睨之，实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时酒罢，双鬟挑画灯[58]，导生入副宫[59]。女浓妆坐伺。珊瑚之床，饰以八宝[60]；帐外流苏[61]，缀明珠如斗大；衾褥皆香耍。天方曙，则雏女妖鬟，奔人满侧。生起，趋出朝谢。拜为驸马都尉[62]。以其赋驰传诸海。诸海龙君，皆员来贺[63]；争折简招驸马饮。生衣绣裳，驾青虬[64]，呵殿而出[65]。武士数十骑，背雕弧[66]，荷白[67]，晃耀填拥。马上弹箏[68]，车中奏玉[69]。三日间，遍历诸海。由是“龙媒”之名，噪于四海。宫中有玉树一株，围可合抱；本莹澈，如白琉璃，中有心，淡黄色，稍细于臂；叶类碧玉，厚一钱许，细碎有浓阴。常与女啸咏其下。花开满树，状类[70]。每一瓣落，锵然作响。拾视之，如赤璫雕镂[71]，光明可爱。时有异鸟来鸣，毛金碧色，尾长于身，声等哀玉[72]，恻人肺腑。生闻之，辄念乡土。因谓女曰：“亡出三年，恩慈间阻[73]，每一念及，涕膺汗背[74]。卿能从我归乎？”女曰：“仙尘路隔[75]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鱼水之爱[76]，夺膝下之欢[77]。容徐谋之。”生闻之，涕不自禁。女亦叹曰：“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！”明日，生自外归。龙君曰：“闻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诘旦趣装，可乎？”生谢曰：“逆旅孤臣，过蒙优宠，报之诚[78]，结于肺肝。容暂归省，当图复聚耳。”入暮，女置酒话别。生订后会。女曰：“情缘尽矣。”生大悲，女曰：“归养双亲，见君之孝。人生聚散，百年犹旦暮耳，何用作儿女哀泣？此后妾为君贞[79]，君为妾义[80]，两地同心，即伉俪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谓之偕老乎？若渝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虑中馈

乏人[81]，纳婢可耳[82]。更有一事相嘱：自奉衣裳[83]，似有佳朕[84]，烦君命名。”生曰：“其女耶，可名龙宫；男耶，可名福海。”女乞一物为信[85]。生在罗刹国所得赤玉莲花一对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“三年后四月八日，君当泛舟南岛，还君体胤[86]。”女以鱼革为囊，实以珠宝，授生曰：“珍藏之，数世吃著不尽也。”天微明，王设祖帐[87]，馈遗甚丰。生拜别出宫。女乘白羊车，送诸海[88]。生上岸下马。女致声珍重，回车便去，少顷便远。海出复合，不可复见。

生乃归。自浮海去，咸谓其已死；及至家，家人无不诧异。幸翁媪无恙，独妻已他适。乃悟龙女“守义”之言，盖已先知也。父欲为生再婚；生不可，纳婢焉。谨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岛中。见两儿坐浮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动亦不沉。近引之，儿哑然捉生臂[89]，跃入怀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。亦引上之。细审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婉秀。额上花冠缀玉，则赤莲在焉。背有锦囊，拆视，得书云：“翁姑计各无恙。忽忽三年，红尘永隔；盈盈一水，青鸟难通[90]。结想为梦，引领成劳[91]，茫茫蓝蔚，有恨如何也！顾念奔月娥，且虚桂府[92]；投梭织女，犹怅银河[93]。我何人斯[94]，而能永好？兴思及此，辄复破涕为笑。别后两月，竟得孪生。今已啁啾怀抱[95]，颇解言笑[96]；觅枣抓梨，不母可活。敬以还君。所贻赤玉莲花，饰冠作信。膝头抱儿时，犹妾在左右也。闻君克践旧盟[97]，意愿斯慰。妾此生不二，之死靡他[98]。奩中珍物，不蓄兰膏；镜里新妆，久辞粉黛。君似征人，妾作荡妇[99]，即置而不御[100]，亦何得谓非琴瑟哉[101]？独计翁姑亦既抱孙，曾未一覩新妇，揆之情理，亦属缺然。岁后阿姑奄窆[102]，当往临穴[103]，一尽妇职。过此以往，则‘龙宫’无恙，不少把握之期[104]；‘福海’长生，或有往还之路。伏惟珍重[105]，不尽欲言。”生反覆省书揽涕[106]。两儿抱颈曰：“归休乎[107]！”生益恻，抚之曰：“儿知家在何许？”儿啼，呕哑言归。生视海水茫茫，极天无际；雾鬣人渺[108]，烟波路穷[109]。抱儿返棹，怅然遂归。生知母寿不永[110]，周身物悉为预具[111]，墓中植松百余[112]。逾岁，媪果亡。灵輿至殡宫[113]，有女子临穴[114]。众方惊顾，忽而风激雷轰，继以急雨，转瞬已失所在。松柏新植多枯，至是皆活。福海稍长，辄思其母，忽自投入海，数日始还。龙宫以女子不得往，时掩户泣。一日，昼瞑，龙女忽入，止之曰：“儿自成家，哭泣何为？”乃赐八尺珊瑚一树，龙脑香一帖[115]，明珠百颗，八宝嵌金合一双，为嫁资。生闻之突入，拱手啜泣。俄顷，疾雷破屋，女已无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[116]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[117]。‘小惭小好，大惭大好’，[118]。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[119]，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。彼陵阳痴子，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[120]？呜呼！显荣富贵，当于蜃楼海市求之耳[121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梨园子弟：戏曲艺人。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，谓唐玄宗曾选乐工及宫女数百人，亲授乐曲于梨园。后因你演戏的场所为“梨园”，称戏曲艺人为“梨园子弟”。

[2]权子母：指经商。权，权衡。子母，原指货币的大小、轻重，后来指利息与本钱。

[3]浮海：泛海；航海。此指到海外经商。

[4]自陈所自：自己陈述来历。所自，从哪里来。

[5]望望然而去：掉头不顾而去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上：“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”

[6]率：全，都。诡异：怪异。

[7]耳食：指不加审察，轻信传闻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序》：“学者牵于所闻，见秦在帝位日浅，不察终始，举而笑之，不敢道。此与以耳食无异。”《索隐》：“言俗以浅识，举而笑秦，此犹耳食，不能知味也。”

[8]上卿：周官制，最尊贵的诸侯臣称上卿。《公羊传·襄公十一年》：“古者上卿下卿，上士下士，”

[9]任民社：古称直接理民的地方官为“职任民社”，民社，人民和社稷。

[10]邀：获取。

[11]鼎烹：美食，贵人所享。此指贵人赐与的“残杯冷炙”。鼎，古代炊器，三足两耳。

[12]罗刹：梵语音译，意思是恶鬼。这里作为国名。《文献通考》谓罗刹国朱发黑面，兽牙鹰爪，作市以夜，昼则掩面。

[13]兴：起床。

[14]相国：宰相。

[15]大夫：古诸侯国中，国君之下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级。这里指仅次于相国的高级官员。

[16]（zhēng — nēng 争宁）：毛发散乱貌。

[17]杀：煞；减。

[18]百口解说：极力解说。百，多。口，代指语言。

[19]执戟郎：古代警卫宫门的官员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“臣事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。”秦汉郎宫中有中郎、侍郎、郎中等，负责执戟宿卫殿门，故称执戟郎。

[20]揖；拱手为礼。这里是尊奉的意思。

[21]须卷（quán 拳）如猬：胡须密集象刺猬。卷，弯曲。

[22]貌类夜叉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貌类如夜叉”。

[23]腔拍恢诡：腔调和节奏都很特别。恢诡，离奇。

[24]扼腕：紧握己腕，表示惋惜。

[25]易面目图荣显：改换面貌来谋取荣华显贵：指迎合世俗所好，换取功名利禄。易，改变。

[26]当路者：居于要职的人，指掌握政权的官员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“夫子当路于齐。”

[27]婆娑：形容舞姿；此指起舞。弋阳曲：南曲腔调的一种，明清时代流行于江西弋阳，故名。《顾曲麈谈》谓弋阳腔是“俗腔”，昆山腔是“雅乐”。马骥唱俗腔，罗刹国王却认为是“雅乐”；这说明罗刹国雅俗颠倒。

[28]倾倒：佩服。

[29]交章：纷纷上奏章。

[30]召以旌节：派人持旌节去召见他。古礼，君有所命，召唤大夫用旌、旗。旌节，以竹为竿，上缀以旄牛尾和五彩鸟羽，古代出使者持之，以为凭证。[31]治安之道：治国安邦的法则。

[32]委曲：原原本本地。

[33]离宫：别宫。古时帝王于正式宫殿之外，别筑官室，供随时游处，

称“离宫”。

[34]靡靡之音：淫靡的乐曲；本指俗腔，而罗刹国好之，视为雅乐。[35]拜：授官。下大夫：古官名，周王室及诸侯各国，卿以下有大夫，大夫分上中下三等。

[36]时与私宴：经常参加皇帝的家宴。与，参与。

[37]百执事：犹言百官。《书·盘庚》：“邦伯师长，百执事之人，尚皆隐哉。”执事，指各部门专职人员。

[38]然：不安的样子。

[39]乞休致：请求辞宫家居。清制，自陈衰老而批准休致的，称“自请休致”；非自己所请，谕旨令其休致的，称“勒令付致”。[40]休沐：休息沐浴；指短期休假。汉制，吏五日一休沐；唐代十日一体沐。

[41]乘传（zhuàn 撰）：乘驿站的传车。传，传车，古代驿站的公用车辆。马驥付沐，得用传乘，可见深得国王恩宠。

[42]蛟人：神话传说，谓南海有蛟人，善纺织，所织薄纱叫“蛟绡”；蛟人常哭泣，其泪则凝为珠，见《博物志》和《述异记》。

[43]贸迁：贸易。

[44]敌楼：城楼。云汉：天河！这里指高空。

[45]世子：帝王或诸侯的嫡妻所生之子。

[46]前马者：在马前开路的人。

[47]具展：一一陈述。邦族：籍贯与姓氏。

[48]玳瑁为梁：以玳瑁为饰的屋梁。玳瑁，龟类动物，背甲光亮，可作装饰。

[49]拜舞：跪拜舞蹈。舞蹈，占朝仪之一。

[50]衙官屈宋：意思是超过屈原、宋玉。《续世说》谓杜审言曾自夸：“吾之文章合得屈、宋作衙官，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。”衙官，唐代刺史的属官。以屈原、宋玉为其衙官，是说自己的作品压倒屈、宋。[51]椽笔：如椽之笔，比喻能写文章的大手笔。赋海市：写一篇描写海市的赋。赋，文体名，这里指作赋。[52]珠玉：比喻美好的文章。

[53]水精：即水晶。

[54]龙鬣（liè 列）之毫：用龙的鬣毛制成的笔。

[55]击节：抚手或拍板以调节乐曲，表示激赏。这里指赞赏。[56]离席：离座站起，表示恭敬。愧荷：以自愧的心情表示感激。[57]环：和环都是古时佩在身上的玉饰。

[58]双鬟：指幼婢。古时幼女结双鬟。

[59]副宫：旁宫。

[60]八宝：指金银、珍珠、玛瑙等各种珠宝。

[61]流苏：用彩丝或鸟羽做成的垂纓。

[62]驸马都尉：官名，汉武帝时置，掌副车之马，秩二千石，多以宗室及外戚诸公子孙担任。魏晋以后，帝婿例加驸马都尉称号，简称驸马，皆非实职。

[63]员：派专人。

[64]驾青虬（qiú 求）；驾馭青虬拉的车子。《离骚》：“驷玉虬以乘兮，溘埃风余上征。”王逸注：“有角曰龙，无角曰虬。”[65]呵殿：古时贵官出行的威仪，呵，在前喝道。殿，在后随从。[66]背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皆”。

雕弧：雕有纹彩的弓。[67]：同“棒”。

[68]箏：古代弦乐的一种。

[69]玉：指玉笛之类的管乐。

[70]（zh n 沾）：栀子花。

[71]赤璫：红色玛瑙。

[72]声等哀玉：声音如同玉制乐器所奏的哀婉曲调。

[73]恩慈间阻：指与父母隔离。父母慈爱有恩，故以“恩慈”代称。[74]涕膺汗背：泪下沾胸，汗流浹背；形容悲伤与惶恐。

[75]仙尘，仙境与尘世。

[76]鱼水之爱：喻夫妇之爱。

[77]膝下之欢：指父子之情。

[78]报之诚：感恩图报的心情。报，指环报恩，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注引《续齐谐记》：东汉杨宝救了一只黄雀，夜间梦见一个黄衣童子衔四枚白环相报，谓当使其子孙洁白，位登三公。后杨宝子孙四世，果都显贵。

[79]贞：封建时代妻不改嫁叫“贞”。

[80]义：此指封建时代丈夫因妻守贞，己亦不重婚另娶。

[81]中馈乏人：无人主持家务。古代妇女在家料理饮食、祭品等事务，叫做“主中馈”。

[82]纳婢：以婢女为妾。封建时代纳妾不算娶妻，这样仍然算作对前妻“守义”。

[83]自奉裳衣：意为自结婚以来。奉裳衣，指妻子侍奉丈夫衣着。古时上曰衣，下曰裳。《诗·齐风·东方未明》：“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。”

[84]佳朕：佳兆，指怀孕。朕，征兆。

[85]信：信物；凭证。

[86]体胤：亲生儿女。胤，后嗣。

[87]设祖帐：意为设宴饯别。古时出行，为行者祭奠路神，祝福饯别，叫“祖祭”。祖祭时设置的帷帐叫“祖帐”。

[88]海（四）：海边，水边。

[89]哑（厄）然：发出笑声的样子，哑，笑声。

[90]“盈盈一水”二句：意谓虽然一水之隔，但却音信难通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盈盈，水清浅的样子。青鸟：借指使者。《汉武故事》：七月七日，日正中，汉武帝见青鸟从西方夺。东方朔说，西王母即将到来。不久，果然到来，后因以青鸟称传信的使者。

[91]引领：形容殷切盼望。领，颈。

[92]“奔月娥”二句：意谓象嫦娥这样仙女尚且在月宫孤身独处。娥，即嫦娥，传说是后羿的妻子，因偷吃不死药，飞升月宫。见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。桂府，相传月宫有桂树，高五百丈，后因称月宫为“桂府”。见《西阳杂俎》。

[93]“投梭织女”二句：意谓天上的织女，尚且因天河阻隔，不能同牛郎团聚，而感到惆怅。织女，神话人物，为天帝孙女，长年织造云锦，嫁与河西牛郎以后，织造中断，天帝怒，责令她与牛郎分离，只准每年七夕渡河与牛郎相会。故事初见于《古诗十九首》。怅，恨。银河，天河。

[94]斯：兮，语气词。

[95]啁啾（zh u ji 周究）：小鸟鸣声。这里形容幼儿学话的声音。[96]

言笑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笑言”。[97]克践旧盟：能够履行旧时的盟誓；指守义不娶。克，能。

[98]之死靡他：到老死也无他心；指誓不改嫁。

[99]荡妇：荡子妇；出游不归者的妻子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”

[100]置而不御：意谓两地远隔，仍保持夫妇名义。御，用；因喻夫妇为琴瑟之设词。

[101]琴瑟：喻夫妇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”以琴瑟谐合喻夫妇和合。

[102]窀穸(zhūn-xì 谆细)：墓穴。这里指下葬。

[103]临穴：亲临墓穴。

[104]把握：携手，握手；指见面。

[105]伏惟；恭敬地希望。惟，希望。

[106]揽涕：挥泪。

[107]归休乎：回家吧？休，语词。

[108]雾鬢人渺：意谓已看不到龙女。雾鬢，借指想望中的龙女。杜甫《月夜》：“今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……香雾云鬢湿，清辉玉臂寒。”渺，渺茫。

[109]烟波路穷：烟波之上，漫无道路。穷，尽。

[110]不永：不长。

[111]周身物：指死者的服饰，棺等物。

[112]：楸树。

[113]灵輿：灵车。殡宫：停放灵柩的墓穴。

[114](cuì - dié 崔喋)：封建丧礼规定的子女所穿的孝服。披在胸前的麻布。系在额部和腰上的麻带。

[115]龙脑香：由尤脑树所提炼的香料，即冰片。一帖：一包。[116]“花面逢迎”二句：意谓装出一副假面目，迎合世俗所好；如此世态与鬼域无异。花面，本指女子饰面，这里指装扮一副假面孔。[117]“嗜痴之癖”二句：谓怪僻的嗜好，天下都有。《南史·刘穆之传》，谓南朝来人刘邕嗜食疮痂，以为味似鳊鱼。后世因称乖僻的嗜好为“嗜痴”。这里用以比喻颠倒美丑、屈意逢迎的怪癖。举，全。一辙，一样。[118]小惭小好，大惭大好：唐代韩愈《与冯宿论文书》：“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，及示人，则人以为好矣。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，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。”意谓世人喜欢虚假的迎合。惭，指曲意取悦别人，违背自己的本心。

[119]“公然带须眉”句意谓保持男子汉的本色立身行事，耻于媚俗谄世。须眉，胡须、眉毛，代指男子。

[120]“彼陵阳痴子”二句：意谓真正才德之士，不被赏识，将无处倾诉他的委曲和悲痛。陵阳痴子，指春秋时楚人卞和，曾受封陵阳侯。卞和在楚山发现一璞玉，曾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，都被视为石头。卞和被诬欺诳，先后被刖双脚。楚文王即位，卞和抱璞哭于荆山之下。楚文王使人问之。卞和曰：“臣非悲刖。宝玉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为诳，所以悲也。”楚文王使人剖璞，果得宝玉，称为“和氏璧”。见《韩非子·和氏》。连城玉。价值连城的宝玉，指和氏璧。

[121]蜃(shèn 慎)楼海市：喻虚幻世界。蜃，蛟类。旧说蜃能吐气为

楼台，称为“蜃楼”，也称“海市”。实为一种因光线折射作用而出现的虚影，多现于海上或沙漠。此句以幻域否定现实。

## 田七郎

武承休，辽阳人[1]。喜交游，所与皆知名士。夜梦一人告

之曰：“子交游遍海内，皆滥交耳。惟一人可共息难，何反不识？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田七郎非与？”醒而异之。诘朝，见所与游，辄问七郎。客或识为东村业猎者。武敬谒诸家，以马挝门。未几，一人出，年二十余，目蜂腰[2]，着膩[3]，衣皂犊鼻[4]，多白补缀。拱手于额而问所自。武展姓氏；且托途中不快，借庐憩息。问七郎，答曰：“我即是也。”遂延客人。见破屋数椽，木岐支壁。入一小室，虎皮狼蛻[5]，悬布楹间，更无机榻可坐。七郎就地设皋比焉[6]。武与语，言词朴质，大悦之。遽贻金作生计，七郎不受。固予之，七郎受以白母。俄顷将还，固辞不受。武强之再四。母龙钟而至[7]，厉色曰：“老身止此儿，不欲令事贵客！”武惭而退，归途展转，不解其意。适从人于舍后闻母言，因以告武。先是，七郎持金白母，母曰：“我适睹公子，有晦纹[8]，必罹奇祸。闻之：受人知者分人忧，受人恩者急人难。富人报人以财，贫人报人以义。无故而得重赂，不祥，恐将取死报于子矣[9]。”武闻之，深叹母贤；然益倾慕七郎。

翼日，设筵招之，辞不至。武登其堂，坐而索饮。七郎自行酒，陈鹿脯[10]，殊尽情礼。越日，武邀酬之，乃至。款洽甚欢。赠以金，即不受。武托购虎皮，乃受之。归视所蓄，计不足偿，思再猎而后献之。入山三日，无所猎获。会妻病，守视汤药，不遑操业。浹旬[11]，妻淹忽以死。为营斋葬[12]，所受金稍稍耗去。武亲临唁送，礼仪优渥。既葬，负弩山林，益思所以报武，而迄无所得。武探得其故，辄劝勿亟。切望七郎姑一临存[13]；而七郎终以负债为憾，不肯至。武因先索旧藏，以速其来，七郎检视故革，则蠹蚀殃败[14]，毛尽脱，懊丧益甚。武知之，驰行其庭，极意慰解之。又视败革，曰：“此亦复佳。仆所欲得，原不以毛。”遂轴出[15]，兼邀同往。七郎不可，乃自归。七郎念终以不足报武，裹粮入山[16]，凡数夜，得一虎，全而馈之。武喜，治具，请三日留。七郎辞之坚。武键庭户，使不得出。宾客见七郎朴陋，窃谓公子妄交，而武周旋七郎，殊异诸客。为易新服，却不受；承其寐而潜易之，不得已而受之。既去，其子奉媪命，返新衣，索其敝褻[17]。武笑曰：“归语老姥，故衣已拆作履衬矣[18]。”自是，七郎日以免鹿相贻[19]，召之即不复至。武一日诣七郎，值出猎未返。媪出，门语曰[20]：“再勿引致吾儿[21]，大不怀好意！”武敬礼之，惭而退。

半年许，家人忽白：“七郎为争猎豹，殴死人命，捉将官里去。”武大惊，驰视之，已械收在狱。见武无言，但云：“此后烦恼老母。”武惨然出，急以重金赂邑宰；又以百金赂仇主。月余无事，释七郎归。母慨然曰：“子发肤受之武公子[22]，非老身所得而爱惜者矣。但祝公子终百年无灾患[23]，即儿福。”七郎欲诣谢武，母曰：“住则往耳，见公子勿谢也。小恩可谢，大恩不可谢。”七郎见武；武温言慰藉，七郎唯唯。家人咸怪其疏；武喜其诚笃，益厚遇之。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。馈遗辄受，不复辞，亦不言报。

会武初度[24]，宾从烦多，夜舍屢满[25]。武偕七郎卧斗室中，三仆即床下藉刍藁。二更向尽，诸仆皆睡去，两人犹刺刺语[26]。七郎佩刀挂壁间，忽自腾出匣数寸许[27]，铮铮作响，光闪烁如电，武惊起，七郎亦起，问：“床下卧者何人？”武答：“皆厮仆。”七郎曰：“此中必有恶人。”武问故，七郎曰：“此刀购诸异国，杀人未尝濡缕[28]。迄今佩三世矣。决首至

千计[29]，尚如新发于硎[30]。见恶人则鸣跃，当去杀人不远矣。公子宜亲君子，远小人，或万一可免。”武颔之。七郎终不乐，辗转床席，武曰：“灾祥数耳，何忧之深？”七郎曰：“我诸无恐怖，徒以有老母在。”武曰：“何遽至此？”七郎曰：“无则便佳。”盖床下三人：一为林儿，是老弥子[31]，能得主人欢；一僮仆，年十二三，武所常役者；一李应，最拗拙，每因细事与公子裂眼争，武恒怒之。当夜默念，疑必此人。诘旦，唤至，善言绝今去。武长子绅，娶王氏。一日，武他出，留林儿居守。斋中菊花方灿。新妇意翁出，斋庭当寂，自诣摘菊。林儿突出勾戏。妇欲遁，林儿强挟入室。妇啼拒，色变声嘶。绅奔入，林儿始释手逃去。武归闻之，怒觅林儿，竟已不知所之。过二三日，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。某官都中，家务皆委决于弟。武以同袍义[32]，致书索林儿，某弟竟置不发。武益恚，质词邑宰[33]。勾牒虽出[34]，而隶不捕：宫亦不问。武方愤怒，适七郎至。武曰：“君言验矣。”因与告。七郎颜色惨变，终无一语，即径去。武嘱干仆逻察林儿[35]。林儿夜归，为逻者所获，执见武。武掠楚之。林儿语侵武。武叔恒，故长者，恐侄暴怒致祸，劝不如治以官法。武从之，縶赴公庭，而御史家刺书邮至[36]；宰释休儿，付纪纲以去[37]。林儿意益肆，倡言丛中[38]诬主人妇与私。武无奈之，忿塞欲死。驰登御史门，俯仰叫骂[39]。里舍慰劝令归。逾夜，忽有家人白：“林儿被人离割[40]，抛尸旷野间。”武惊喜，意稍得伸。俄闻御史家讼其叔侄，遂偕叔赴质。宰不听辨，欲笞恒。武抗声曰：“杀人莫须有[41]！至尊詈绅，则生实为之，无与叔事。”宰置不闻。武裂眦欲上，群役禁之。操杖隶皆绅家走狗[42]，恒又老耄，数未半[43]，奄然已死。宰见武叔垂毙，亦不复究。武号且骂，宰亦若弗闻也者。遂舁叔归，哀愤无所为计。因思欲得七郎谋。而七郎更不一吊问[44]。

窃自念：

待七郎不薄，何遽如行路人？亦疑杀林儿必七郎。转

念：果尔，胡得不谋，于是遣人探索其家，至则扃寂然，邻人并不知耗。一日，某弟方在内廨[45]，与宰关说。值晨进薪水[46]，忽一樵人至前，释担抽利刃，直奔之。某惶急，以手格刃[47]，刃落断腕；又一刀，始决其首。宰大惊，窜去。樵人犹张皇四顾。诸役吏急阖署门，操杖疾呼。樵人乃自刭死。纷纷集认，识者知为田七郎也。宰惊定，始出复验。见七郎僵卧血泊中，手犹握刃。方停盖审视，尸忽崛然跃起，竟决宰首，已而复踣。衙官捕其母子，则亡去已数日矣。武闻七郎死，驰哭尽哀。咸谓其主使七郎。武破产夤缘当路[48]，始得免。七郎尸弃原野三十余日，禽犬环守之。武取而厚葬。其子流寓于登[49]，变姓为佟。起行伍，以功至同知将军[50]。归辽，武已八十余，乃指示其父墓焉。异史氏曰：“一钱不轻受，正一饭不敢忘者也[51]。贤哉母乎！七郎者，愤未尽雪，死犹伸之，抑何其神？使荆卿能尔[52]，则千载无遗恨矣。苟有其人，可以补天网之漏[53]，世道茫茫，恨七郎少也[54]。悲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辽阳：清代州名，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。

[2]（ch 初）：兽名。《尔雅·释兽》：“似。”《注》：“今虎也，大如狗，文如。”

[3]膩 (qià 恰)：满是油污的便帽。 ， 圆形便帽。又，即“膩颜”，见《世说新语·轻诋》。

[4]皂犊鼻：黑色遮膝围裙。犊鼻，即“犊鼻”，围裙。

[5]狼蛻：狼皮。蛻，蝉、蛇之类的脱皮，这里指兽皮。

[6]皋比：虎皮。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：“公子偃……自雩门窃出，蒙皋比而先犯之。”《注》：“皋比，虎皮也。”[7]尢钟：形容衰老、行动不便。

[8]晦纹：主有晦气的纹理；此为旧时相者之言。晦，晦气，倒霉。[9]死报：以死相报。

[10]脯：干肉。

[11]浹旬：过了十天。浹，周匝，圆满。旬，十天。

[12]斋葬：祭祀与葬埋。斋，斋祭。

[13]临存：看望。

[14]殃败：败坏。殃，败也，见《广雅·释诂》。

[15]轴 (kuó 括)：起皮革。 ， 去毛的兽皮。

[16]裹粮：携带干粮。

[17]敝褻：破衣。

[18]履衬，做鞋用的衬褻。

[19]贻：赠送。

[20]门：犹“间”，两人倚门对话。《公羊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相与间而语。”何休《注》，“间，当道门。闭一扇，开一扇，一人在外，一人在内，曰间。”

[21]引致：招引。

[22]发肤受之武公子，犹言武公子为再生父母。发肤，代指身体。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”

[23]终百年，犹言终生。

[24]初度：生日。《离骚》：“皇览揆余于初度兮。”

[25]夜舍屨 (jù 具) 满：留客过夜的馆舍，住满了人。夜舍，馆舍、客舍。屨，履，汉以前称屨。古代席地而坐，宾客人室脱鞋就席。屨满，犹客满。

[26]刺刺：话多不停。

[27]匣：此指刀鞘。

[28]未尝濡缕，意谓刀过头落，血尚不及沾衣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谓荆轲所用匕首，“以试人，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。”濡缕，沾湿衣服。[29]决首：斩首。

[30]新发于硎；新从磨石上磨过。语出《庄子·养生主》。硎，磨刀石。

[31]老弥子，指久受宠爱的妾童。弥子，春秋时卫灵公的幸臣弥子瑕。他曾假托君命，驾灵公车外出，又曾把自己吃过的桃子给灵公品尝。灵公不但不予责怪，反而更加宠信。见《韩非子·说难》。

[32]同袍义：同事的情谊。《诗·秦风·无衣》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”袍，长衣，类似后来的斗篷，军人行军时，日以当衣，夜以当被。义，情谊。

[33]质词邑宰：具状请县令审理。质，评断。

[34]勾牒：拘捕犯人的公文。

[35]干仆：干练的仆人。

[36]刺书；书信。《释名·释书契》：“书曰刺，书以笔刺纸简之上也。”

[37]纪纲：管家；奴仆之管领者。语出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。[38]倡言：扬言。丛众：人群。

[39]俯仰：意谓指天划地。

[40]齑割：碎割。齑，割成肉块。

[41]杀人莫须有：意谓说我杀人，这是诬陷。南宋秦桧陷害岳飞，狱成，韩世忠不平，质问秦桧。桧曰，“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，其事莫须有。”世忠怫然曰：“相公，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？”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·绍兴十一年》。莫须有，两可之言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·岳武穆狱论》：“莫须有者，莫、一言也，须有、一言也；桧迟疑之，又言有之。世忠截其语而合之，以诋桧之妄。”

[42]操杖隶：执行杖刑的衙役。

[43]数：指杖刑的杖数。封建宫衙施杖刑时，审讯者确定杖数后，从公案筒中抽掷地，施刑者按照分付的数目施刑。

[44]吊问：慰问。

[45]内廨：官署的内舍。廨，官署房舍的通称。

[46]薪水：柴草和水。

[47]格：拒；抵挡。

[48]夤缘当路：通过关系，贿赂当权者。

[49]登：登州，明清时为府，府治在今山东省牟平县，后迁至蓬莱县。

[50]同知将军，犹言副将军，同知，佐贰官秩。

[51]一饭不敢忘：汉代韩信，少年贫困，曾钓鱼于淮阴城下，接受漂母赠食。后来，韩信为楚王，不忘一饭之德，酬谢漂母千金。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。

[52]荆卿：指荆轲。荆轲曾奉燕太子丹之命刺秦王，不中，被秦王所杀。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[53]“苟有其人”二句：意谓如果多有几像田七郎这样的人物，将可以弥补天道惩恶的疏漏。天网，上天设置的罗网，喻天道的制裁；语出《老子》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”

[54]“世道茫茫”二句：意谓社会黑暗，只恨像田七郎这样的人太少了。茫茫，昏暗不明。

## 产龙

壬戌间[1]，邑邢村李氏妇[2]，良人死[3]，有遗腹[4]，忽胀如瓮，忽束如握。临蓐，一昼夜不能产。视之，见龙首，一见辄缩去。家人大惧，不敢近。有王媪者，焚香禹步[5]，且捺且咒。未几，胞堕，不复见龙；惟数鳞，皆大如盂。继下一女，肉莹澈如晶[6]，脏腑可数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壬戌：指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。

[2]邢村：淄川县旧东北乡有邢家庄。见《淄川县志》二。[3]良人：丈夫。《孟子·离娄》下：“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此！”

[4]遗腹，丈夫死时尚未出生的胎儿。

[5]禹步：行走时一腿后拖。此指巫婆行法术时的步法。

保 住

吴藩未叛时[1]，尝谕将士：有独力能擒一虎者，优以廩禄[2]，号“打虎将”。将中一人，名保住，健捷如猿[3]。邸中建高楼[4]，梁木初架。住沿楼角而登，顷刻至颠；立脊檩上，疾趋而行，凡三四返；已，乃踊身跃下，直立挺然。

王有爱姬，善琵琶。所御琵琶，以暖玉为牙柱[5]，抱之一室生温。姬宝藏，非王手谕，不出示人。一夕宴集，客请一观其异。王适情，期以翼日。时住在侧，曰：“不奉王命，臣能取之。”王使人驰告府中，内外戒备，然后遣之。

住逾十数重垣，始达姬院。见灯辉室中，而门启钜，不得入。廊下有鸚鵡宿架上。住乃作猫子叫；既而学鸚鵡鸣，疾呼：“猫来”。摆扑之声且急。闻姬云：“绿奴可急视，鸚鵡被扑杀矣！”住隐身暗处。俄一女子挑灯出，身甫离门，住已塞入[6]。见姬守琵琶在几上，径携趋出。姬愕呼“寇至”，防者尽起。见住抱琵琶走，逐之不及，攒矢如雨[7]。住跃登树上。墙下故有大槐三十余章[8]，住穿行树杪[9]，如鸟移枝；树尽登屋，屋尽登楼；飞奔殿阁，不啻翹翎[10]，瞥然间不知所在[11]。客方饮，住抱琵琶飞落筵前，门扃如故，鸡犬无声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吴藩：吴三桂，字长白，辽东人。明崇祯时为总兵，镇守山海关。后勾结清兵入关，镇压农民起义，并执杀明桂王朱由榔。清初封平西王，就藩云南。康熙十二年（一六七三年）下令撤藩，吴三桂与靖南王耿精忠、平南王尚之信相继起兵反清，时称三藩之乱。

[2]廩禄：犹言官俸。

[3]猿：猕猴。《尔雅·释兽》：“猿暖善缘。”

[4]邸：王邸，指平西王府。

[5]暖玉：据说是一种常暖之玉，即冬温夏凉的玉。唐苏鹞《杜阳杂编》下：唐大中初，日本国王子来朝，携有冷暖玉棋子，云出本国东三万里之集真岛池中，“冬温夏冷：故谓之冷暖玉棋子。”牙柱：乐器上的弦枕[6]塞入：谓侧身挤入。

[7]攒矢：密集的箭矢。

[8]章：棵。“大材曰章”，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索隐。

[9]树抄(mi o 秒)：树梢。抄，树枝的细梢。

[10]不啻(chì 斥)翺翺：不亚于飞鸟。啻，但，只。翺翺，鸟类代称。

[11]瞥然间：一转眼的功夫。

公孙九娘

于七一案[1]，连坐被诛者[2]，栖霞、莱阳两县最多。一日，俘数百人，尽戮于演武场中[3]。碧血满地[4]，白骨撑天。上官慈悲，捐给棺木，济城工肆[5]，材木一空。以故伏刑东鬼[6]，多葬南郊[7]。甲寅间[8]，有莱阳生至稷下[9]，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，因市楮帛[10]，酹奠榛墟[11]。就税舍于下院之僧[12]。明日，入城营干，日暮未归。忽一少年，造室来访。见生不在，脱帽登床，着履仰卧。仆人问其谁何，合眸不对。既而生归，则暮色朦胧，不甚可辨。自诣床下问之。膛目曰：“我候汝主人，絮絮逼问，我岂暴客耶[13]！”生笑曰：“主人在此。”少年即起着冠，揖而坐，极道寒暄。听其音，似曾相识。急呼灯至，则同邑朱生，亦死于七之难者。大骇却走。朱曳之云：“仆与君文字交。何寡于情？我虽鬼，故人之念，耿耿不去心。今有所读，愿无以异物遂猜薄之[14]。”生乃坐，请所命。曰：“今女甥寡居无耦，仆欲得主中馈。屡通媒妁，辄以无尊长之命为辞。幸无惜齿牙馀

惠[15]。”先是，生有女甥，早失恃[16]，遗生鞠养，十五始归其家。俘至济南，闻父被刑，惊恸而绝。生曰：“渠自有父，何我之求？”朱曰：“其父为犹子启棨去[17]，今不在此。”问：“女甥向依阿谁？”曰：“与邻媪同居。”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。朱曰：“如蒙金诺[18]，还屈玉趾[19]。”遂起握生手。生固辞，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第行！”勉从与去。北行里许，有大村落，约数十百家。至一第宅，朱叩扉，即有媪出。豁开二扉，问朱：“何为？”曰：“烦达娘子，阿舅至。”媪旋反，顷复出，邀生入。顾朱曰：“两椽茅舍子大隘，劳公子门外少坐候。”生从之入。见半亩荒庭，列小室二。女甥迎门啜泣，生亦位。室中灯火荧然。女貌秀洁如生时。凝眸含涕，遍问妣

姑[20]。生曰：“具各无恙，但荆人物故矣[21]。”女又呜咽曰：“儿少受舅妣抚育，尚无寸报[22]，不图先葬沟渎，殊为恨恨。旧年，伯伯家大哥迁父去，置儿不一念；数百里外，伶仃如秋燕。舅不以沉魂可弃[23]，又蒙赐金帛[24]，儿已得之矣。”生乃以朱言告，女首无语。媪曰：“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。老身谓是大好；小娘子不肯自草草，得舅为政[25]，方此意慊得。”言次，一十七八女郎，从一青衣，遽掩入；瞥见生，转身欲遁。女牵其裾曰：“勿须尔！是阿舅，非他人。”生揖之。女郎亦敛衽[26]。甥曰：“九娘，栖霞公孙氏。阿爹故家子，今亦‘穷波斯’[27]，落落不称意。旦晚与儿还往。”生睨之，笑弯秋月[28]，羞晕朝霞[29]，实天人也。曰：“可知是大家，蜗庐人那如此娟好[30]。”甥笑曰：“且是女学士，诗词俱大高。昨儿稍得指教。”九娘微晒曰：“小婢无端败坏人，教阿舅齿冷也。”甥又笑曰：“舅断弦未续[31]，若个小娘子，颇能快意否？”九娘笑奔出，曰：“婢子颠疯作也！”遂去。言虽近戏，而生殊爱好之。甥似微察，乃曰：“九娘才貌无双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[32]，儿当请诸其母。”生大悦。然虑人鬼难匹。女曰：“无伤，彼与舅有夙分。”生乃出。女送之，曰：“五日后，月明人静，当遣人往相迓。”生至户外，不见朱。翘首西望，月御半规[33]，

昏黄中犹认旧径。见南面一第，朱坐门石上，起逆曰：“相待已久，寒舍即劳垂顾。”遂携手入，殷殷展谢。出金爵一、珠百枚[34]，曰：“他无长物[35]，聊代禽仪[36]。”既而曰：“家有浊醪，但幽室之物，不足款嘉宾，奈何！”生谢而退[37]。朱送至中途，始别。生归，僧仆集问。隐之曰：“言鬼者，妄也。适赴友人饮耳。”后五日，果见朱来，整履摇[38]，意甚欣适。才至户庭，望尘即拜[39]。少间，笑曰：“君嘉礼既成[40]，庆在今夕，便烦枉步。”生曰：“以无回音，尚未致聘，何遽成礼？”朱曰：“仆已代致之矣。”生深感荷，从与俱去。直达卧所，则女甥华妆迎笑。生问：“何时于归[41]？”女曰：“三日矣。”生乃出所赠珠，为甥助妆[42]。女三辞乃受，谓生曰：“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，夫人作大欢喜。但言老毫无他骨肉，不欲九娘远嫁，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。伊家无男子，便可同郎往也[43]。”朱乃导去。村将尽，一第门开，二人登其堂。俄白：“老夫人至。”有二青衣，扶姬升阶。生欲展拜，夫人云：“老朽龙钟，不能为礼，当即脱边幅[44]。”乃指画青衣[45]，进酒高会[46]。朱乃唤家人，另出肴俎，列置生前；亦别设一壶，为客行觞[47]。筵中进饌，无异人世。然主人自举，殊不劝进[48]。既而席罢，朱归。青衣导生去，入室，则九娘华烛凝待。邂逅合情[49]，极尽欢昵。初，九娘母子，原解赴都。至郡[50]，母不堪困苦死，九娘亦自到。枕上追述往事，便咽不成眠。乃口占两绝云[51]：“昔日罗裳化作尘，空将业果恨前身[52]。十年露冷枫林·月，此夜初逢画阁春[53]。”“白杨风雨绕孤坟，谁想阳台更作云[54]？忽启镂金箱里看，血腥犹染旧罗裙[55]。”天将明，即促曰：“君宜且去，勿惊厮仆。”自此昼来宵往，嬖惑殊甚[56]。一夕，问九娘：“此村何名？”曰：“莱霞里[57]。里中多两处新鬼[58]，因以为名。”生闻之欷，女悲曰：“千里柔魂，蓬游无底[59]；母子零孤，言之怆恻。幸念一夕恩义，收儿骨归坟墓侧，使百年得所依栖，死且不朽。”生诺之。女曰：“人鬼路殊，君不宜久滞。”乃以罗袜赠生，挥泪促别。生凄然出，怵怵若丧，心惘惘不忍归。因过拍朱氏之门。朱白足出逆[60]；甥亦起，云鬓[61]，惊来省问。生惆怅移时，始述九娘语。女曰：“妗氏不言，儿亦夙夜图之。此非人世，久居诚非所宜。”于是相对澜[62]，生亦含涕而别。叩寓归寝，展转申旦[63]。欲觅九娘之墓，则忘问志表[64]。及夜复往，则千坟累累，竟迷村路，叹恨而返，展视罗袜，着风寸断，腐如灰烬，遂治装东旋。

半载不能自释，复如稷门，冀有所遇。及抵南郊，日势已晚，息驾庭树[65]，趋诣丛葬所。但见坟兆万接[66]，迷目榛荒；鬼火狐鸣，骇人心目。惊悼归舍。失意遨游，返辔遂东。行里许，遥见女郎独行丘墓间，神情意致，怪似九娘。挥鞭就视，果九娘。下与语，女竟走，若不相识；再逼近之，色作怒[67]，举袖自障。顿呼“九娘”，则烟然灭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香草沉罗，血满胸臆[68]；东山佩，泪渍泥沙[69]：古有孝子忠臣，至死不谅于君父者。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[70]，而怨不释于中耶？脾鬲间物[71]，不能掬以相示，冤乎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于七一案：指于七抗清事件。于七，名乐吾，字孟熏，行七。明崇祯武举人，山东栖霞人。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：据莱阳、栖霞等县，起义抗清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起义失败。清政府对起义地区人民进行血腥屠杀，栖霞、

莱阳两县受害最烈。

[2]连坐，被牵连罚罪。坐，获罪。

[3]演武场，练兵场，故址在山东省济南市南门外。

[4]碧血：无辜者的血迹。《庄子·外物》，谓周大夫苜弘无辜被杀，其血收藏三年，变为碧玉。

[5]济城：指济南府城。工肆：作坊：这里指棺材铺。

[6]伏刑东鬼，指栖霞、莱阳等地人民在济南被屠杀者，因栖霞、蓬莱地处鲁东，故称“东鬼”。

[7]南郊：指济城南郊。

[8]甲寅：指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。

[9]稷下：本来是古齐国都城临淄附近地名，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；此指济南。济南自北魏称齐州，唐天宝元年改齐州为临淄郡，五年又改为济南郡。见《历城县志》。后遂以“稷下”、“稷门”代指济南。[10]市：买。格帛：纸钱。

[11]酌奠榛墟，到草木丛生的坟地去祭奠。酌奠，以酒洒地祭奠鬼神。榛墟，草木丛生的荒野，指荒丘墓地。

[12]下院，佛教大寺院分设的寺院。

[13]暴客：指强盗。

[14]猜薄：猜疑、鄙薄。

[15]齿牙馀惠：夸奖褒美的好话。《南史·谢传》：谢眺好褒奖人才，曾云：“士子声名未立，应共奖成，不惜齿牙馀论。”

[16]失恃：丧母。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。”后因称丧母为“失恃”。

[17]犹子：侄子。启椁：指迁葬。椁：棺材。

[18]金诺，对人许诺的敬称，言守信不渝，珍贵如金。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：“楚人谚曰：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诺。”

[19]屈玉趾：烦您走一趟。玉趾，犹言贵步，称人行止的敬词。[20]妣：舅母。

[21]荆人；旧时对人谦称己妻，意谓荆钗布裙之人。

[22]寸报，孟郊《游子吟》：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此用其意，言尽孝报恩。

[23]沉魂，沉沦于阴间的鬼魂。此也兼指沉冤之魂。

[24]赐金帛：指上文莱阳生焚楮帛祭奠。

[25]为政：做主，主持。

[26]敛衽：整饬衣襟表示敬意，为古时的一种拜礼；后专指妇女行礼。

[27]穷波斯：不详。波斯，古国名，即今伊朗。古代波斯商人多经营珠宝，因以波斯代指富商。又，何垠《注》：“《俗呼小录》：跑谓之波。穷波斯，盖谓穷而奔忙也。”

[28]笑弯秋月：笑时眉毛弯曲如秋夜之月。

[29]羞晕朝霞：害羞时，脸上的红晕如同清晨的彩霞。

[30]蜗庐：《古今注·鱼虫》：“野人结圆舍，如蜗牛之壳，曰蜗舍。”此以“蜗庐”喻小户人家的居室。[31]断弦未续：指妻死，尚未续娶。古时以琴瑟谐合象征夫妇，丧妻称“断弦”，可娶叫“续弦”。

[32]粪壤：犹言异物，指已死的人。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，谓看到徐、

陈琳、应、刘桢等人的遗文，“观其姓名已为鬼录，追思昔游，犹在心区，而此诸子，化为粪壤，可复道哉！”

[33]月半规：月亮半圆。，含，隐没。规，圆形。

[34]晋珠：山西产的珠玉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西方之美者，有霍山之多珠玉焉。”霍山，莅今山西省。

[35]长(zhàng 涨)物：多馀物。

[36]禽仪：订婚用的聘礼，古时订婚以雁为聘礼，称为“委禽”。仪，礼物。

[37]谢：谦谢。

[38](shàn 扇，或读 jié 捷)：扇子。

[39]望尘即拜：意谓老远望见就下拜。晋石崇与潘岳谄媚贾谧，贾出，石崇立路旁望尘下拜。见《晋书·潘岳传》。尘，车行时扬起的尘土。[40]嘉礼：古代五礼之一，后专指婚礼。

[41]于归，指女子出嫁。《诗·周南·桃夭》：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于，往。归，旧时妇女以夫家为家：故出嫁叫“归”。[42]助妆：古时女子出嫁，亲友赠送的服饰等礼物。

[43]郎：古时妇女对丈夫或所爱男子的称呼。往，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拜”。

[44]脱边幅，意谓不拘礼节。边幅，布帛边缘整齐，喻人的容止合乎礼仪。

[45]指画，指使、指挥。

[46]进酒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追酒”。

[47]朽觞：行酒，斟酒。

[48]劝进：劝客进食、饮酒。

[49]邂逅：指两相爱悦。《诗·唐风·绸缪》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邂逅。”

[50]郡：指济南府。

[51]口占两绝：随口作成两首绝句。口占，随口念出，不用笔写。绝，绝句，旧诗体的一种。每首四句。每句五字的叫五绝，七字的叫七绝。这里是两首七绝。

[52]“昔日罗裳”二句：意谓生前穿的衣裳都已腐烂成尘土，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只有空自怨恨。罗裳，丝裙。业果，佛教语，指人的行为所招致的果报或报应。业有善业、恶业；果报也有善报、恶报。这是前生命定的迷信说法。

[53]“十年露冷”二句：意谓十年来置身于寒露冷月、枫林萧瑟的秋野，今天才初次享受闺阁中的人间春意。画阁，彩饰的闺阁，这里指洞房。[54]“白杨风雨”二句，意谓一向是凄风苦雨，白杨萧萧，孤寂冷漠环绕着土坟；没有想到还能过着夫妇恩爱的生活。阳台，指男女欢会之处。宋玉《高唐赋序》：楚王游于高唐，梦中与一神女欢会。神女临别告诉楚王：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[55]“忽启镂金”二句，意谓忽然打开镂金的衣箱，那血污的罗裙使人怵目惊心。镂金箱，有雕金纹饰的箱子。

[56]嬖惑，宠爱迷恋。

[57]莱霞里：于七起义失败后，清兵大肆屠杀无辜。《莱阳县志》：“今锯齿山前，有村曰血灌亭，省城南关有荒冢曰栖霞里，杀戮之惨可知矣。”

“莱霞里”当据此虚拟。

[58]两处，指莱阳、栖霞。

[59]蓬游无底：像蓬草一样随风飘游，没有归宿。底，休止。[60]白足：赤脚，谓仓促未及穿鞋。

[61]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笼”。

[62]澜：流泪的样子。

[63]展转申旦：翻来覆去，直到天亮。申旦，自夜达旦。[64]志表：碑志、墓表；指墓前的标志。

[65]息驾：停下车马。

[66]坟兆：坟地。兆，界域。

[67]怒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努”。

[68]“香草沉罗”二句：指屈原自沉于汨罗江，悲愤不能自己。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。香草，屈原赋中常以香草喻忠贞之志，这里指屈原本人的血满胸臆，血泪盈襟的意思。

[69]“东山佩”二句：指晋太子申生遭受谗害，冤抑莫伸。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，“晋侯使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”：临行，“公衣之偏衣，佩之金。”，半环形佩玉。以金所制作者称金。古人以表示诀绝。[70]负骸骨之托：指莱阳生辜负公孙九娘归葬尸骨的嘱托。[71]脾鬲间物：指心。鬲，同“膈”。

## 促织

宣德间[1]，宫中尚促织之戏[2]，岁征民间[3]。此物故非西产[4]；有华阴令欲媚上官[5]，以一头进[6]，试使斗而才，因责常供。令以责之里正[7]。市中游侠儿[8]，得佳者笼养之，昂其直，居为奇货[9]。里胥猾黠[10]，假此科敛丁口[11]，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。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业[12]，久不售[13]。为人迂讷[14]，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，百计营谋不能脱。不终岁，薄产累尽。会征促织，成不敢敛户口，而又无所赔偿，忧闷欲死。妻曰：“死何裨益[15]？不如自行搜觅，冀有万一之得。”成然之。早出暮归，提竹筒铜丝笼，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，靡计不施，迄无济；即捕得三两头，又劣弱不中于款[16]。宰严限追比[17]；旬余，杖至百，两股间脓血流离，并虫亦不能行捉矣。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。

时村中来一驼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资诣问。见红女白婆[18]，填塞门户。入其舍，则密室垂帘，帘外设香几。问者香于鼎[19]，再拜。巫从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[20]，不知何词。各各竦立以听。少间，帘内掷一纸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无毫发爽[21]。成妻纳钱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食顷，帘动，片纸抛落。拾视之，非字而画：中绘殿阁，类兰若[22]；后小山下，怪石乱卧，针针丛棘，青麻头伏焉[23]；旁一蟆[24]，若将跳舞。展玩不可晓[25]。然睹促织，隐中胸怀。摺藏之，归以示成。成反复自念，得无教我猎虫所耶？细瞻景状，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。乃强起扶杖，执图诣寺后。有古陵蔚起[26]；循陵而走，见蹲石鳞鳞[27]，俨然类画。遂于蒿莱中，侧听徐行，似寻针芥[28]；而心目耳力俱穷，绝无踪响。冥搜未已[29]，一癞头蟆猝然跃去[30]。

成益愕，急逐趁之[31]。蟆入草间。蹊迹披求[32]，见有虫伏棘根；遽扑之，入石穴中。搯以尖草[33]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。状极俊健，逐而得之。审视，巨身修尾，青项金翅。大喜笼归，举家庆贺，虽连城拱壁不啻也[34]。土于盆而养之[35]，蟹白栗黄[36]，备极护爱，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责。

成有子九岁，窥父不在，窃发盆，虫跃掷径出，迅不可捉，及扑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须就毙。儿惧，啼告母。母闻之，面色灰死，大骂曰：“业根[37]！死期至矣！而翁归[38]，自与汝复算耳！”儿涕而出。未几成归，闻妻言，如被冰雪。怒索儿，儿渺然不知所往。既得其尸于井，因而化怒为悲，抢呼欲绝[39]。夫妻向隅[40]，茅舍无烟，相对默然，不复聊赖[41]。日将暮，取儿藁葬。近抚之，气息然[42]。喜置榻上，半夜复。夫妻心稍慰。但蟋蟀笼虚，顾之则气断声吞，亦不敢复究儿。自昏达曙，目不交睫。

东曦既驾[43]，僵卧长愁。忽闻门外虫鸣，惊起覘视，虫宛然尚在。喜而捕之，一鸣辄跃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虚若无物；手裁举，则又超忽而跃[44]。急趁之。折过墙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顾，见虫伏壁上。审谛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顿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。惟惶瞻顾，寻所逐者。壁上小虫，忽跃落衿袖间[45]，视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长胫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将献公堂，惴惴恐不当意，思试之斗以覘之。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驯养一虫，自名“蟹壳青”，日与子弟角，无不胜。欲居之以为利，而高其直，亦无售者[46]。径造庐访成。视成所蓄，掩口胡卢而笑[47]。因出己虫，纳比笼中。成视之，庞然修伟，自增惭怍，不敢与较。少年固强之。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，不如拼博一笑。因合纳斗盆。小虫伏不动，蠢若木鸡[48]。少

年又大笑。试以猪鬃毛，撩拨虫须，仍不动。少年又笑。屡撩之，虫暴怒，直奔，遂相腾击，振奋作声。俄见小虫跃起，张尾伸须，直敌领。少年大骇，解令休止。虫翘然矜鸣[49]，似报主知。成大喜，方共瞻玩，一鸡瞥来[50]，径进以啄。成骇立愕呼。幸啄不中，虫跃去尺有咫[51]；鸡健进，逐逼之，虫已在爪下矣。成仓猝莫知所救，顿足失色。旋见鸡伸颈摆扑；临视，则虫集冠上，力叮不释。成益惊喜，掇置笼中。

翼日进宰。宰见其小，怒诃成。成述其异，宰不信。试与他虫斗，虫尽靡[52]；又试之鸡，果如成言。乃赏成。献诸抚军[53]。抚军大悦，以金笼进上，细疏其能[54]。既入宫中，举天下所贡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挞、青丝额……一切异状，遍试之，无出其右者[55]。每闻琴瑟之声，则应节而舞。益奇之。上大嘉悦[56]，诏赐抚臣名马衣缎。抚军不忘所自；无何，宰以“卓异”闻[57]。宰悦，免成役[58]。又嘱学使，俾入邑庠[59]。由此以善养虫名，屡得抚军殊宠。不数岁，田百顷，楼阁万椽[60]，牛羊蹄各千计[61]。一出门，裘马过世家焉[62]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；而奉行者为定例。加之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[63]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[64]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独是成氏子以蠹贫[65]，以促织富，裘马扬扬。当其为里正、受扑责时，岂意其至此哉！天将以酬长厚者[66]，遂使抚臣、令尹，并受促织恩荫[67]。闻之：一人飞升，仙及鸡犬[68]。信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宣德间：宣德年间。宣德，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（1426—1435）。[2]促织：蟋蟀的别名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三《胡家村》条，谓蟋蟀“斗则矜鸣，其声如织，故幽州谓之促织也。”

[3]征：征收；勒令交纳。

[4]西：西部地区；这里指陕西。

[5]华阴；县名，在今陕西省。

[6]进：进奉。

[7]里正：古时有“里正”，明代称“里长”。明代役法规定，各地以邻近的一百一十户为一“里”，从中推丁多粮多的十户，轮流充当里长，故又称“富户役”。里长负责催征粮税及分派徭役。后来赋役日渐繁苛，富户贿赂官府，避免承当，而使中、下户担任。任里长的中下户，不敢向豪绅富户征派，往往被迫自己赔垫，有的甚至倾家荡产。

[8]游侠儿：古称抑强扶弱、具有侠义精神的人为“游侠”。这里指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的青年。

[9]居为奇货：囤积起来当作珍贵的财货。居，居积、囤积。[10]里胥：乡里中的公差。胥，官府中的小吏。猾黠：狡猾奸诈。[11]科敛丁口：按人口摊派费用。科敛，摊派、征收。丁口，泛指人口；男子称“丁”，女子称“口”。

[12]操童子业：意谓读书欲考秀才。操，从事。童子业，指“童生”。科举时代凡没有考中秀才的人统称“童生”。

[13]不售：志愿未遂，指没有考中。售，达到、实现。

[14]迂讷：迂阔而拙于言辞。

[15]裨益：补益。

[16]不中（zhòng 重）于款：不合规格。中，符合。款，款式、规格。

[17]严限追比：严定期限，按期查验催逼。旧时地方官府规定限期要求差役或百姓完成任务或交情赋欠，并按期查验完成情况。逾期不能完成则施杖责。查验有一定期限，每误一期责打一次，叫“追比”。[18]红女白婆：红妆少女和白发老妇。

[19]香：烧香。鼎：三足香炉。

[20]翕(x 西)辟：一合一开。

[21]无毫发爽：没有丝毫差错。爽，差错。[22]兰若：梵文“阿兰若”的音译，即佛寺。

[23]青麻头：一种上等品种蟋蟀的名称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三，谓“凡促织，青为上，黄次之，赤次之，黑又次之，白为下。”后文“蝴蝶”、“螳螂”、“油利挞”、“青丝额”等都是蟋蟀品种名。

[24]蟆：虾蟆。跳舞，跳跃。

[25]展玩：展视玩味。玩，玩味、思索。

[26]古陵蔚起：茂密丛草中古墓隆起。蔚，草木茂盛的样子。

[27]蹲石鳞鳞：乱石蹲踞，密集象鱼鳞。

[28]针芥：针和芥子，喻非常细小的东西。

[29]冥搜：到处搜索。冥，幽远。

[30]癩头蟆：癩虾蟆。猝然，突然。

[31]逐趁：追赶。

[32]躡迹披求：拨开丛草，跟踪寻求。躡，追随。披，分开。

[33]拈(tiàn)：轻轻拨动。

[34]虽连城拱壁不啻(chì 赤)也：即使是价值连城的大璧玉，也比不上它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战国时，赵国得和氏璧，秦国愿以十五城交换。故称和氏璧为“连城璧”，谓其价值连城。拱壁，大壁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：“与我共拱壁。”《疏》：“此壁两手拱抱之，故为拱壁。”不啻，不止。

[35]土于盆而养之：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三《胡家村》，谓都人繁殖蟋蟀，“其法土于盆而养之，虫生子土中。”此指用装有泥土的盆蓄养促织。[36]蟹白粟黄：蟹肉和栗实，喂养蟋蟀的饲料。

[37]业根：犹言祸根。业，佛教名词，指过去所作。业有善有恶，此指恶业。

[38]而翁：你父亲。而，你。

[39]抢呼：头碰地，口喊天，形容悲痛已极。抢，碰、撞。

[40]向隅：失意悲伤。《说苑·贵德》：“今有满堂饮酒者，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，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。”

[41]不复聊赖：不再有所指望。聊赖，依赖，指生活或感情上的凭借。

[42](chuò 绌)然，形容呼吸微弱。

[43]东曦(xī 析)既驾：东方太阳已经升起。曦，阳光。驾，指羲和为日御。《初学记》引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爰止羲和，爰息六螭。”许慎注：“日乘车，驾以六龙，羲和御之。”

[44]超忽：远远地。

[45]衿：同“襟”。

[46]售：这里作“买”讲。

[47]掩口胡卢而笑：笑不可忍，自掩其口。胡卢，也作“卢胡”，强自

忍笑的样子。

[48]蠢若木鸡：形容外形呆蠢无有生气。木鸡，木雕的鸡，喻呆板无生气。古时善斗鸡的，要求把鸡训练得不虚骄，不恃气，安闲镇定，“望之似木鸡”，才能战胜敌鸡。见《庄子·达生》。

[49]翘然：谓两翅振起。矜鸣：骄傲地鸣叫。

[50]瞥来：突然而来。瞥，眼光一掠，形容迅疾。

[51]尺有咫（zhǐ 止）：一二尺远。咫，周制八寸为咫。

[52]靡，披靡，被打败。

[53]抚军：明清时巡抚的别称。

[54]细疏其能：在表章上详细陈述蟋蟀的本领。疏，向皇帝陈述政事的奏章。

[55]右：上，古时以右为上。

[56]喜悦：赞美、喜悦。

[57]以“卓异”闻；以“卓异”的考绩上报。明清时每三年对官员举行一次考绩，外官的考绩叫“大计”，由州、县官上至府、道、司层层考察属员，再汇送督、抚作最后考核，然后报呈吏部。“大计”最好的考语为“卓异”，意思是才能卓越优异。闻，上报。

[58]免成役：指免去成名担任里正的差役。

[59]俾：使。入邑庠：入县学，即取得生员资格。

[60]万椽（chuán 船）：犹言万间。

[61]牛羊蹄（jiào 叫）各千计：意思是牛羊各二百头。蹄，语出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尻，肛门。又作“ ”。嘴。牛羊每头四蹄一，合以“千计”，则为二百头。

[62]裘马过世家：轻裘肥马过访世族之家。裘马，衣裘策马，指豪华生活。

[63]贴妇卖儿，典妻鬻子。贴，典质。南朝宋明帝曾用“百姓卖儿贴妇钱”，兴建湘宫寺。

[64]跬（kuǐ 傀）步：指一举一动。举一足叫“跬”，举两足叫“步”。

[65]蠹：蛀虫，这里指里胥。

[66]长（zhǎng 掌）厚者：忠厚老实的人。

[67]并受促织恩荫：封建时代，子孙可以因父、祖的功劳而得到朝廷恩赐的功名或官爵，叫作“恩荫”。这里说“受促织恩荫”是讽刺、嘲骂。[68]一人飞升，仙及鸡犬：《列仙传》谓汉淮南王刘安学道，服仙药飞升，“馀药器存庭中，鸡犬舐之皆飞升。”这里以之讽刺促织受宠，众官得益。

## 柳秀才

明季[1]，蝗生青兖间[2]，渐集于沂[3]。沂令忧之。退卧署幕[4]，梦一秀才来谒，峨冠绿衣[5]，状貌修伟。自言御蝗有策。询之，答云：“明日西南道上，有妇跨硕腹牝驴子[6]，蝗神也。哀之，可免。”令异之，治具出邑南[7]。伺良人，果有妇高髻褐帔，独控老苍卫，缓蹇北度[8]。即香，捧卮酒，迎拜道左[9]，捉驴不令去。妇问：“大夫将何为[10]？”令便哀恳：“区区小治[11]，幸悯脱蝗口。”妇曰：“可恨柳秀才饶舌[12]，泄我密机！当即以其身受，不损禾稼可耳。”乃尽三卮，瞥不复见。后蝗来，飞蔽天日，然不落禾田，但集杨柳，过处柳叶都尽。方悟秀才柳神也。或云：“是宰官忧民所感。”诚然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明季：明朝末年。

[2]青兖间：青州府（治益都）和兖州（治瑕丘）一带，指今山东省中部地区。

[3]集：停落。沂：沂水县。

[4]署幕：即衙内县令住室。

[5]峨冠：高冠。

[6]牝（pìn 聘）驴子：母驴。牝，雌性禽兽。

[7]治具：指置办酒食。

[8]缓蹇北度：迟缓艰难地问北走来。[9]道左：道旁。

[10]大夫：对沂水知县的尊称。三代时，下大夫治一邑之地。[11]小治：犹言小县。治，管内，辖区。

[12]饶舌：多言！俗云多嘴多舌。

## 水 灾

康熙二十一年，苦旱[1]，自春徂夏，赤地无青草。六月十三日小雨，始有种粟者。十八日大雨沾足[2]，乃种豆。一日。石门庄有老叟，暮见二牛斗山上，谓村人曰：“大水将至矣！”遂携家播迁[3]。村人共笑之。无何，雨暴注，彻夜不止，平地水深数尺，居庐尽没[4]。一农人弃其两儿，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[5]。下视村中，已为泽国，并不复念及儿矣。水落归家，见一村尽成墟墓。入门视之，则一屋仅存，两儿并坐床头，嬉笑无恙。咸谓夫妻之孝报云。此六月二十二日事。

康熙三十四年，平阳地震[6]，人民死者十之七八。城郭尽墟[7]；仅存一屋，则孝子某家也[8]。茫茫大劫中，惟孝嗣无恙，谁谓天公无皂白耶[9]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苦旱：铸本作“山东旱”。

[2]沾足：雨下得充足。沾，沾润。

[3]播迁：流离迁徙。指逃难。

[4]居庐：住宅房舍。

[5]阜：土丘。

[6]平阳：明清府名，府治临汾县，即今山西省临汾市。[7]城郭尽墟：谓城内外尽成废墟。内城叫城，外城叫郭。[8]孝子某：底本“孝子”后空一字，此据青柯亭本补，二十四卷抄本作“王孝子”。

[9]无皂白：喻不辨是非、善恶。

## 诸城某甲

学师孙景夏先生言[1]：其邑中某甲者，值流寇乱，被杀，首坠胸前。寇退，家人得尸，将舁瘞之[2]。闻其气缕缕然[3]；审视之，咽不断者盈指。遂扶其头，荷之以归。经一昼夜始呻，以匕箸稍稍哺饮食，半年竟愈。又十馀年，与二三人聚谈，或作一解颐语[4]，众为堂[5]。甲亦鼓掌。一俯仰间，刀痕暴裂，头堕血流，共视之，气已绝矣。父讼笑者。众敛金赂之，又葬甲，乃解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一笑头落，此千古第一大笑也。颈连一线而不死，直待十年后成一笑狱[6]，岂非二三邻人负债前生者耶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学师孙景夏：孙瑚，字景夏，山东诸城人。举人。康熙四年任淄川县儒学教谕。后升任鳌山卫教授，泾县知县。见《淄川县志》四。

[2]舁瘞(yú yì 鱼义)之：抬尸埋葬。舁，抬，扛。

[3]缕缕然：形容呼吸细弱，不绝如缕。

[4]解颐语：逗笑的话。解颐，破颜为笑。

[5]堂：又作“哄堂”：谓合座大笑。

[6]笑狱：由玩笑造成的讼案。狱，讼案。

## 库官

邹平张华东公[1]，奉旨祭南岳。道出江淮间，将宿驿亭[2]。前驱白：“驿中有怪异，宿之必致纷纭[3]。”张弗听。宵分，冠剑而坐[4]。俄闻声入，则一颀白叟[5]，皂纱黑带[6]。怪而问之，叟稽首曰：“我库官也。为大人典藏有日矣[7]。幸节钺遥临[8]，下官释此重负。”问：“库存几何？”答言，“二万三千五百金。”公虑多金累缀[9]，约归时盘验[10]。叟唯唯而退。张至南中[11]，馈遗颇丰。及还，宿驿亭，叟复出谒。及问库物，曰：“已拨辽东兵饷矣[12]。”深讶其前后之乖[13]。叟曰：“人世禄命[14]，皆有额数，锱铢不能增损[15]。大人此行，应得之数已得矣，又何求？”言已，竟去。张乃计其所获，与所言库数适相吻合。方叹饮啄有定[16]，不可以妄求也[17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邹平张华东公：张延登，字济美，号华东，山东省邹平县人。明万历壬辰进士。历内黄、上蔡知县，有德政。行取京职。历擢吏科给谏，官至工部尚书，以左右都御史两掌南京都察院。辛巳（崇祯十四年）署刑部，以劳病卒。诰授资政大夫，谥忠定。传见《邹平县志》十五。

[2]驿亭：驿站，官员、信使公出止宿之处。

[3]必致纷纭：必然惹来麻烦。纷纭，纠纷，扰乱。

[4]冠剑而坐：身穿官服，佩剑而坐。[5]颀白叟：须发参白的老人。

[6]皂纱黑带：皂色纱帽，黑色衣带；吏员的服饰。

[7]典藏（zàng 葬）：管理库存财物。典，司，管理。藏，库存之物。

[8]节钺：钦差官员的仪仗：代指钦差。节，旌节，使臣仪仗中的一种旗子。钺，仪仗中的大斧。

[9]累缀：即“累赘”。冗杂妨事。

[10]盘验：检查过数。

[11]南中：南方地带。

[12]拨：拨充。

[13]乖：乖背，不相符。

[14]禄命：指命定的进项、收入。

[15]锱铢：喻微量财物。锱与铢，皆古代重量单位，六铢为锱，二十四铢为两。

[16]饮啄有定：犹言一餐一饭皆为命定。饮啄，本指鸟类饮水啄食；“一饮一啄”，见《庄子·养生主》。后泛指人之饮食。《太平广记》一五八《贫妇》引《玉堂闲话》：“谚云：一饮一啄，系之于分。”[17]妄求：任意强求。

### 都御史

都县外有洞[1]，深不可测，相传阎罗天子署。其中一切狱具，皆借人工。桎梏朽败[2]，辄掷洞口，邑宰即以新者易之，经宿失所在。供应度支，载之经制[3]。

明有御史行台华公[4]，按及都，闻其说，不以为信，欲入洞以决其惑[5]。人辄言不可。公弗听，秉烛而入，以二役从。深抵里许，烛暴灭。视之，阶

道阔朗，有广殿十馀间，列坐尊官，袍笏俨然：惟东首虚一坐。尊官见公至，降阶而迎，笑问曰：“至矣乎？别来无恙否？”公问：“此何处所？”尊官曰：“此冥府也。”公愕然告退。尊官指虚坐曰：“此为君坐，那可复还。”公益惧，固请宽宥。尊官曰，“定数何可逃也！”遂检一卷示公，上注云：“某月日，某以内身归阴。”公览之，战栗如濯冰水。念母老子幼，泫然涕流。俄有金甲神人，捧黄帛书至。群拜舞启读已，乃贺公曰：“君有回阳之机矣。”公喜致问。曰：“适接帝诏，大赦幽冥，可为君委折，原例耳[6]。”乃示公途而出。

数武之外，冥黑如漆，不辨行路。公甚窘苦。忽一神将，轩然而入，赤面长髯，光射数尺。公迎拜而哀之。神人曰：“诵佛经可出。”言已而去。公自计经咒多不记忆[7]，惟《金刚经》颇曾习之[8]，这乃合掌而诵，顿觉一线光明，映照前路，忽有遗忘之句，则目前顿黑；定想移时，复诵复明。乃始得出。其二从人，则不可问矣[9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【注释】

[1]都县：隋置。清初属重庆府，即今四川省丰都县。县有平都山仙都观，系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，谓为阴府所在。参段成式《西阳杂俎·玉格》。

[2]桎梏：脚镣和手铐。

[3]载之经制：谓将上述专项费用列入附加税内征收报销。别立名目增收之税称“经制钱”。

[4]御史行台：又称行台御史。元以后指代表御史台对地方行使监察权的御史。

[5]决其惑：破除其迷惑，即确定真假。

[6]委折，原例：谓援引前例，委曲折免华御史之罪。委折，委曲折免；即设法减除。原例，原本往例；义近“援例”，谓照章行事而已。[7]经咒：指佛经经文和祝祷词。

[8]金刚经：佛教经典，全称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参卷三《鲁公女》注。

[9]不可问：不必再问，意思是已死无疑。

## 龙无目

沂水大雨[1]，忽堕一龙，双睛俱无，奄有馀息[2]。邑令公以八十席覆之[3]，未能周身。又为设野祭。犹反复以尾击地，其声然[4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沂水：今山东省沂水县，清初属沂州。

[2]奄有馀息：微弱得只剩一丝呼吸。奄，气息微弱的样子。息，气息。

[3]邑令公：指沂水知县某人。

[4]（bì毕）：本义为土块。此用以象声。

## 狐 谐

万福，字子祥，博兴人也[1]。幼业儒。家少有而运殊蹇[2]，行年二十有奇，尚不能掇一芹[3]。乡中浇俗[4]，多报富户役[5]，长厚者至碎破其家。万适报充役，惧而逃，如济南[6]，税居逆旅。夜有奔女，颜色颇丽。万悦而私之，请其姓氏。女自言：“实狐，但不为君崇耳。”万喜而不疑。女囑勿与客共，遂日至，与共卧处。凡日用所需，无不仰给于狐。

居无何，二三相识，辄来造访，恒信宿不去[7]。万厌之，而不忍拒；不得已，以实告客。客愿一睹仙容。万白于狐。狐谓客曰：“见我何为哉？我亦犹人耳。”闻其声，历历在目前[8]，四顾即又不见，客有孙得言者，善俳谑[9]，固请见，且谓：“得听娇音，魂魄飞越；何吝容华[10]，徒使人闻声相思？”狐笑曰：“贤哉孙子！欲为高曾母作行乐图耶[11]？”诸客俱笑。狐曰：“我为狐，请与客言狐典[12]，颇愿闻之否？”众唯唯。狐曰：“昔某村旅舍，故多狐，辄出崇行客。客知之，相戒不宿其舍，半年，门户萧索。主人大忧，甚讳言狐。忽有一远方客，自言异国人，望门休止[13]。主人大悦。甫邀入门，即有途人阴告曰：‘是家有狐。’客惧，白主人，欲他徙。主人力白其妄，客乃止。入室方卧，见群鼠出于床下。客大骇，骤奔，急呼：‘有狐！’主人惊问。客怨曰：‘狐巢于此，何诳我言无？’主人又问：‘所见何状？’客曰：‘我今所见，细细么麽[14]，不是狐儿，必当是狐孙子！’”言罢，座客为之粲然[15]。孙曰：“既不赐见，我辈留宿，宜勿去，阻其阳台[16]。”狐笑曰，“寄宿无妨；倘小有违犯[17]，幸勿滞怀[18]。”客恐其恶作剧，乃共散去。然数日必一来，索狐笑骂。狐谐甚，每一语，即颠倒宾客[19]，滑稽者不能屈也[20]。群戏呼为“狐娘子”。

一日，置酒高会，万居主人位，孙与二客分左右座，上设一榻屈狐[21]。狐辞不善酒。咸请坐谈，许之。酒数行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[22]。客值瓜色，会当饮，戏以觥移上座曰[23]：“狐娘子大清醒，暂借一觥[24]。”狐笑曰：“我故不饮。愿陈一典，以佐诸公饮。”孙掩耳不乐闻。客皆言曰：“骂人者当罚。”狐笑曰：“我骂狐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可。”于是倾耳共听。狐曰：“昔一大臣，出使红毛国[25]，着狐腋冠[26]，见国王。王见而异之，问：‘何皮毛，温厚乃尔[27]？’大臣以狐对。王言：‘此物生平未曾得闻。狐字字画何等[28]？’使臣书空而奏曰[29]：‘右边是一大瓜[30]，左边是一小犬。’”主客又复哄堂。二客，陈氏兄弟，一名所见，一名所闻。见孙大窘，乃曰：“雄狐何在，而纵雌流毒若此[31]？”狐曰：“适一典，谈犹未终，遂为群吠所乱，请终之。国王见使臣乘一骡，甚异之。使臣告曰：‘此马之所生。’又大异之。使臣曰：‘中国马生骡，骡生驹驹[32]。’王细问其状。使臣曰：‘马生骡，乃“臣所见[33]”；骡生驹驹，是“臣所闻”。’”举坐又大笑。众知不敌，乃相约：后有开谑端者，罚作东道主[34]。顷之，酒酣，孙戏谓万曰：“一联请君属之[35]。”万曰：“何如？”孙曰：“妓者出门访情人，来时‘万福’，去时‘万福’[36]。”合座属思不能对。狐笑曰：“我有之矣。”众共听之。曰：“龙王下诏求直谏[37]，鳖也‘得言’，龟也‘得言[38]’。”四座无不绝倒[39]。孙大恚曰：“适与尔盟，何复犯戒？”狐笑曰：“罪诚在我；但非此，不成确对耳[40]。明旦设席，以贖吾过。”相笑而罢。狐之诙谐[41]，不可殫述。

居数月，与万偕归。及博兴界，告万曰：“我此处有葭葶亲[42]，往来

久梗[43]，不可不一讯[44]。日且暮，与君同寄宿，待旦而行可也。”万询其处，指言：“不远。”万疑前此故无村落，姑从之。二里许，果见一庄，生平所未历。狐往叩关，一苍头出应门。人则重门叠阁，宛然世家。俄见主人，有翁与媪，揖万而坐。列筵丰盛，待万以姻娅[45]，遂宿焉。狐早谓曰：“我遽偕君归[46]，恐骇闻听。君宜先往，我将继至。”万从其言，先至，预白于家人。未几，狐至，与万言笑，人尽闻之，而不见其人。逾年，万复事于济[47]，狐又与俱。忽有数人来，狐从与语，备极寒暄。乃语万曰：“我本陕中人，与君有夙因，遂从尔许时。今我兄弟至矣，将从以归，不能周事[48]。”留之不可，竟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博兴：县名，清代属山东青州府。

[2]运殊蹇：命运很不好。蹇，蹇滞，不顺利。

[3]掇一芹：指取得秀才资格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思乐泮水，薄来其芹。”后因称考取秀才为“掇芹”或“游泮”。

[4]浇俗：犹言陋俗。浇，浮薄。

[5]富户役：指里正役。参见《促织》注。

[6]如：往。

[7]信宿：再宿为信。

[8]啾啾：形容声音清脆婉转。

[9]俳谑：此据青本，底本作“诽谑”。

[10]容华：容颜的美称。

[11]高曾母：高、曾祖母。父之祖为曾祖，祖之祖为高祖。行乐图；习楷个人画像。

[12]狐典：有关狐的故事。典，事典，故事。

[13]望门休止：谓不暇探询，见有人家，即投宿止息。

[14]细细么麽(y o mó 夭么)，微不足道的小东西。细细，小小，轻微。么麽，微小；含鄙视意味。

[15]粲然：露齿而笑。[16]阳台：阳台之会，喻男女欢好。见宋玉《高唐赋》。

[17]连犯：冒犯。

[18]滞怀：在意。

[19]颠倒：犹言倾倒。佩服，心折。

[20]滑(g 古)稽：俳谐；指言、行、事态引人发笑。

[21]屈狐：犹言待狐。屈，屈尊、屈驾。

[22]瓜蔓(Wàn 万)之令：酒令的一种。令法不详。下文说得“瓜色”当饮，似为顺序掷骰，掷采当令(得瓜色)者罚酒。

[23]觥(g ng 工)：此泛指酒杯。

[24]暂借一觥：意谓权请代饮一杯。

[25]红毛国：明清时称荷兰人为红夷、红毛夷或红毛番，红毛国即指荷兰，亦或泛指海西之国。

[26]狐腋冠：用狐腋下的毛皮所制的名贵皮帽。

[27]温厚乃尔：如此又暖又厚。

[28]字画：笔画。

[29]书空：用手指向空中写字。

[30]大瓜：旧本冯镇峦评：“山左人谓妓女为大瓜，骂左右二客也。”按今山东方言谓傻瓜为“大瓜”，“大”字读上声。

[31]“雄狐”二句：“雄”、“雌”分指万福与狐女。流毒，犹言放毒；谓恶语伤人。

[32]驹驹：是狐女应机编造的一种畜姓名，骡不能生育，实际亦无此畜牲，故下文谓仅系“所闻”。

[33]“臣所见”：“陈所见”的谐音。下句“臣所闻”，谐“陈所闻”。两句骂二陈为骡和驹驹。

[34]东道主：语出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，本指东路所经，可供应使者饮食及所缺之居停主人；后来又称出酒食待客之人为东道主，此处即是。[35]属（zh 主）之：对出下句。属，属对，联句成对。

[36]万福：旧时女子向客行礼时的祝颂之词。谐万生之名。

[37]直谏：直言谏诤。《史记·文帝纪》：二年十二月，令“举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逮。”后来某些封建王朝亦偶以“举直言极谏”之类名目，表示要求臣下直言批评。

[38]得言：可以进言。谐孙生之名。[39]绝倒：形容笑得激烈，透不过气，乃至仆下。

[40]确对：妥帖、工整的对句。

[41]诙谐：此从铸本，底本作“恢谐”。

[42]葭莩（ji fú 夹孚）亲：远亲。葭莩，芦苇中的薄膜，喻关系疏远。[43]久梗（g ng 梗）：长期阻隔。

[44]讯：讯访，探问。

[45]待万以姻娅：谓以待婿之礼，款待万福。姻娅，犹姻亲。婿父称姻，两婿互称娅。

[46]遽：仓猝，突然。

[47]事于济：有事到济南；到济南办事。

[48]周事：犹言终侍，谓终身相伴。

## 雨 钱

滨州一秀才[1]，读书斋中。有款门者，启视，则皤然一翁[2]，形貌甚古[3]。延之入，请问姓氏。翁自言：“养真，姓胡，实乃狐仙。慕君高雅，愿共晨夕[4]。”秀才故旷达，亦不为怪。遂与评驳今古[5]。翁殊博洽[6]，镂花雕绩[7]，粲于牙齿[8]；时抽经义[9]，则名理湛深[10]，尤觉非意所及。秀才惊服，留之甚久。一日，密祈翁曰：“君爱我良厚。顾我贫若此，君但一举手，金钱宜可立致。何不小周给？”翁默然，似不以为可。少间，笑曰：“此大易事。但须得十数钱作母[11]。”生如其请。翁乃与共入密室中，禹步作咒[12]。俄顷，钱有数十百万，从梁间锵锵而下，势如骤雨，转瞬没膝；拔足而立，又没踝。广丈之舍，约深三四尺已来。乃顾语秀才：“颇厌君意否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翁一挥，钱即画然而止。乃相与启户出。秀才窃喜，自谓暴富。顷之，入室取用，则满室阿堵物皆为乌有[13]，惟母钱十余枚寥寥尚在。秀才失望，盛气向翁，颇恚其诳。翁怒曰：“我本与君文字交，不谋与君作贼！便如秀才意，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[14]，老夫不能承命[15]！”遂拂衣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滨州：旧州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滨县。

[2]皤（pó 婆）然：须发皆白的样子。

[3]古：古雅，不同于时俗。[4]共晨夕：意谓朝夕过往。

[5]评驳：评论。驳，辩正是非。

[6]博洽：知识广博。

[7]镂花雕绩（huì 绘）：镂刻花纹，彩饰锦绣；比喻藻饰词语。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：鲍照评颜延之诗，谓“若铺锦列绣，亦雕绩满眼。”[8]粲于牙齿：意谓谈吐美雅，如百花粲丽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下：李白“每与人谈论，皆成句读，如春葩丽藻，粲于齿牙之下，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。”

[9]抽经义：阐发儒家经书的义理。抽，同“”，引申，阐发。

[10]名理湛深：辨名究理极为深奥。湛深，深奥。

[11]作母；作本钱。

[12]禹步：跛行，旧时巫师、道士作法时的步法。扬雄《法言·重黎》：“昔者姁氏治水土，而巫步多禹。”《注》：“姁氏，禹也，治水土，涉山川，病足，故行跛也，……而俗巫多效禹步。”

[13]阿堵物：那个东西；指金钱。见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。阿堵，六朝和唐代的口语，意即“这”、“这个”。

[14]梁上君：即“梁上君子”。东汉陈，夜间发现小偷藏在屋梁上。陈不声张，却召集子孙，告诫他们好好做人，否则就会堕落得象梁上那位君子一样。小偷大惊，自己下地请罪。见《后汉书·陈传》。后因称小偷为“梁上君子”。

[15]承命：遵命。

## 妾击贼

益都西鄙之贵家某者[1]，富有巨金，蓄一妾，颇婉丽，而冢室凌折之[2]，鞭挞横施。妾奉事之惟谨。某怜之，往往私语慰抚。妾殊未尝有怨言。一夜，数十人逾垣入，撞其屋扉儿坏。某与妻惶遽丧魄，摇战不知所为。妾起，默无声息，暗摸屋中，得挑水木杖一[3]，拔关遽出。群贼乱如蓬麻。妾舞杖动，凤鸣钩响[4]，击四五人仆地；贼尽靡，骇愕乱奔墙，急不得上，倾跌啞哑，亡魂失命。妾拄杖于地，顾笑曰：“此等物事，不直下手插打得[5]，亦学作贼！我不汝杀，杀嫌辱我。”悉纵之逸去[6]。某大惊，问，“何自能尔？”则妾父故枪棒师[7]，妾尽传其术，殆不啻百人敌也[8]。妻尤骇甚，悔向之迷于物色[9]。由是善颜视妾。妾终无纤毫失礼。邻妇或谓妾：“嫂击贼若豚犬，顾奈何俯首受挞楚？”妾曰：“是吾分耳[10]，他何敢言。”闻者益贤之。

异史氏曰，“身怀绝技，居数年而人莫之知，而卒之捍患御灾[11]，化鹰为鸠[12]。呜呼！射雉既获，内人展笑[13]；握槊方胜，贵主同车[14]。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[15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益都：县名。清代为山东青州府治。

[2]冢室：古称冢妇，指正妻。冢，大。凌折：凌辱折磨。[3]挑水木杖：指扁担；方言“担杖”。

[4]钩：扁担两端所垂的铁钩。

[5]插打：谓亲与厮打。插，俗语“插身”，谓身预其事。

[6]逸去：逃走。

[7]枪棒师：教习枪棒的武师。

[8]不啻百人敌：武艺不止可敌百人。

[9]迷于物色，迷于形貌。意谓只看到妾的婉丽温顺，而不知她武艺出众。

[10]分：名分。

[11]捍患御灾：抵御灾祸。《礼记·祭法》：“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捍、御义近，谓抗拒、抵御。

[12]化鹰为鸠：意谓使正妻改变悍恶的性格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仲春之月……鹰化为鸠。”注：“鸠，搏也。”即布谷鸟。此借用其句，鹰指凶悍，指善良。

[13]“射雉既获”二句：谓丑夫有射雉之长，就能取得妻子欢心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：“昔贾大夫恶（貌丑），取妻而美。三年不言不笑：御以如皋，射雉获之，其妻始笑而言。”

[14]“握槊方胜”二句，谓蠢夫赌双陆获胜，也能引起妻子自豪。握槊，古博戏，双陆之一类。贵主，公主。《新唐书·诸帝公主列传》：高祖女丹阳公主，下嫁将军薛万彻。“方彻蠢甚，公主羞，不与同席者数月。太宗闻，笑焉，为置酒，悉召它婿，与万彻从容语；握槊赌所佩刀，阳不胜，遂解赐之。主喜，命同载以归。”

[15]技之不可以已：意谓技能不可止而不习或弃置不用。已，止。

## 驱 怪

长山徐远公[1]，故明诸生也。鼎革后[2]，弃儒访道，稍稍学敕勒之术[3]，远近多耳其名。某邑一巨公，具币，致诚款书[4]，招之以骑[5]。徐问：“召某何意？”仆辞以“不知。但嘱小人务屈临降耳。”徐乃行。

至则中庭宴饌[6]，礼遇甚恭；然终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。徐不耐，因问曰：“实欲何为，幸祛疑抱[7]。”主人辄言：“无何也。”但劝杯酒。言辞闪烁，殊所不解。言话之间，不觉向暮。邀徐饮园中。园构造颇佳胜，而竹树蒙翳[8]，景物阴森，杂花丛丛，半没草菜中[9]。抵一阁，覆板上悬蛛错缀[10]，大小上下，不可以数。酒数行，天色曛暗，命烛复饮。徐辞不胜酒，主人即罢酒呼茶。诸仆仓皇撤肴器，尽纳阁之左室几上。茶啜未半，主人托故竟去。仆人便持烛引宿左室。烛置案上，遽返身去，颇甚草草。徐疑或携被来伴，久之，人声殊杳。即自起扃户寝。窗外皎月，入室侵床；夜鸟秋虫，一时啾唧。心中怛然[11]，不成梦寝。

顷之，板上囊囊，似蹴声，甚厉。俄下护梯[12]，俄近寝门。徐骇，毛发立，急引被覆首，而门已豁然顿开。徐展被角微伺之。则一物，兽首人身；毛周其体，长如马[13]，深黑色；牙粲群峰，目炯双炬。及几，伏饫器中剩肴；舌一过，连数器辄净如扫。已而趋近榻，嗅徐被。徐骤起，翻被冪怪头[14]，按之狂喊。怪出不意，惊脱，启外户窜去。徐披衣起遁，则园门外扃，不可得出。缘墙而走，择短垣逾，则主人马厩也。厩人惊；徐告以故，即就乞宿。

将旦，主人使伺徐，失所在，大骇，已而得之厩中。徐出，大恨，怒曰：“我不惯作驱怪术；君遣我，又秘不一言；我囊中蓄如意钩一[15]，又不送达寝所：是死我也！”主人谢曰：“拟即相告，虑君难之[16]。初亦不知囊有藏钩，幸宥十死[17]！”徐终怏怏，索骑归。自是而怪遂绝。主人宴集园中，辄笑向客曰：“我不忘徐生功也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‘黄狸黑狸，得鼠者雄[18]。’此非空言也。假令翻被狂喊之后，隐其所骇惧，而公然以怪之遁为己能，天下必将谓徐生真神人不可及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旧县名。明清属济南府，今为山东省邹平县之一部。徐远公：徐处，字见区，原名之邈，字远公。明末济南府学生员。入清后，弃儒访道。常着道人服，杖悬一瓢，刻杖上曰：“悬瓢非为遛斋饭，时挹寒泉泼热肠。”又有辞催试诗等《衣巾谣》三十六首。嘉庆《长山县志》“文学”有传。[2]鼎革：《易·杂卦》：“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”后因以指改朝换代。此指由清代明。

[3]敕勒之术：道士符法之术。详卷一《焦螟》注。

[4]致诚款书：送去表达恳邀之意的书信。诚款，真诚恳切。

[5]招之以骑：派人牵着坐骑去接他。

[6]中庭：此从青柯亭本，底本作“中途”，铸本作“中亭”。中庭，宅院之中。

[7]祛：解除。疑抱，心中的疑问。

[8]蒙翳：遮蔽。

[9]草莱：杂草。莱，即藜草。

[10]覆板：阁顶盖板。

[11]怛（dà 大）然：惊恐。[12]护梯：带扶手的阁梯。

[13]马，马鬣，马颈鬃毛。

[14]幂（mì 觅）：罩；覆盖。

[15]如意钩：一种数齿多向形如船锚的铁钩，柄端系有长绳，可缘以逾垣登高。

[16]难之：作难。

[17]十死：十死之罪，喻重罪。

[18]“黄狸黑狸，得鼠者雄”：出处待查。狸，狸猫。雄，雄杰。此语犹今俗谚；黑猫白猫，捉住耗子便是好猫。

## 姊妹易嫁

掖县相国毛公[1]，家素微[2]。其父常为人牧牛。时邑世族张姓者，有新阡在东山之阳[3]。或经其侧，闻墓中叱咤声曰[4]：“若等速避去，勿久溷贵人宅[5]！”张闻，亦未深信。既又频得梦，警曰：“汝家墓地，本是毛公佳城[6]，何得久假此[7]？”由是家数不利[8]。客劝徙葬吉，张听之，徙焉。一日，相国父牧，出张家故墓，猝遇雨，匿身废圻中[9]。已而雨益倾盆，潦水奔穴[10]，崩灌注[11]，遂溺以死。相国时尚孩童。母自诣张，愿丐咫尺地[12]，掩儿父。张徵知其姓氏，大异之。行视溺死所，俨当置棺处，又益骇。乃使就故圻焉[13]。且令携若儿来。葬已，母偕儿诣张谢。张一见，辄喜，即留其家，教之读，以齿子弟行[14]。又请以长女妻儿。母不敢应。张妻云：“既已有言，奈何中改！”卒许之。

然此女甚薄毛家[15]，怨惭之意，形于言色。有人或道及，辄掩其耳；每向人曰：“我死不从牧牛儿！”及亲迎[16]，新郎入宴，彩舆在门，而女掩袂向隅而哭。催之妆，不妆；劝之亦不解。俄而新郎告行[17]，鼓乐大作，女犹眼零雨而首飞蓬也[18]。父止婿，自入劝女，女涕若罔闻。怒而逼之，益哭失声。父无奈之。又有家人传白：新郎欲行。父急出，言：“衣妆未竟，乞郎少停待。”即又奔入视女。往来者，无停履。迁延少时，事愈急，女终无回意。父无计，周张欲自死[19]。其次女在侧，颇非其姊，苦逼劝之。姊怒曰：“小妮子，亦学人喋聒[20]！尔何不从他去？”妹曰：“阿爷原不曾以妹子属毛郎[21]；若以妹子属毛郎，何烦妹妹劝驾也？”父以其言慷爽，因与伊母窃议，以次易长。母即向女曰：“忤逆婢不遵父母命[22]，今欲以儿代若姊，儿肯之否？”女慨然曰：“父母教儿往，即乞丐不敢辞；且何以见毛家郎便终身饿莩死乎[23]？”父母闻其言，大喜，即以姊妆女，仓猝登车而去。入门，夫妇雅敦速好[24]。然女素病赤[25]，稍稍介公意。久之浸知易嫁之说[26]，益以知己德女。居无何，公补博士弟子[27]，应秋闱试[28]。道经王舍人店[29]，店主人先一夕梦神曰：“旦夕当有毛解元来[30]，后且脱汝于厄[31]。”以故晨起，伺察东来客。及得公，甚喜。供具殊丰善，不索直。特以梦兆厚自托。公亦颇自负；私以细君发[32]，虑为显者笑，富贵后念当易之。已而晓榜既揭[33]，竟落孙山[34]，咨嗟蹇步，懊惋丧志。心赅旧主人[35]，不敢复由王舍，以他道归。后三年，再赴试，店主人延候如初。公曰：“尔言初不验，殊惭祇奉。”主人曰：“秀才以阴欲易妻，故被冥司黜落[36]，岂妖梦不足以践[37]？”公愕而问故。盖别后复梦而云。公闻之，惕然悔惧，木立若偶。主人谓：“秀才宜自爱，终当作解首[38]。”未几，果举贤书第一人[39]。夫人发亦寻长[40]，云鬟委绿[41]，转更增媚。

姊适里中富室儿，意气颇自高。夫荡情，家渐陵夷，空舍无烟火。闻妹为孝廉妇，弥增惭作。姊妹辄避路而行。又无何，良人卒[42]，家落。顷之，公又擢进士[43]。女闻，刻骨自恨，遂忿然废身为尼。及公以宰相归，强遣女行者诣府谒问[44]，冀有所贻。比至，夫人以绉罗绢若干疋[45]，以金纳其中，而行者不知也。携归见师。师失所望，恚曰：“与我金钱，尚可作薪米费；此等仪物我何须尔！”遂令将回。公及夫人疑之。启视而金具在，方悟见却之意。发金笑曰：“汝师百余金尚不能任，焉有福泽从我老尚书也。”遂以五十金付尼去，曰：“将去作尔师用度。多恐福薄人难承荷耳。”行者归，具以告。师嘿然自叹，念平生所为，辄自颠倒，美恶避就[46]，岂由人

耶[47]？后店主人以人命逮系囹圄，公为力解释罪。

异史氏曰：“张家故墓，毛氏佳城，斯已奇矣。余闻时人有‘大姨夫作小姨夫[48]，前解元为后解元[49]’之戏，此岂慧黠者所能较计耶？呜呼！彼苍者天，久不可问，何至毛公，其应如响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掖县：在今山东省。相国：官名，秦置，辅佐皇帝的最高官职。唐以后多用以对相当宰相职位者的尊称。明代以大学士为辅臣，因尊称大学士为相国。毛公：毛纪，字维之，明成化年间进士，官至谨身殿大学士。[2]素微：原本贫寒卑微。

[3]新阡：新墓。阡，墓道。阳：山南为“阳”。

[4]叱咤(chìzhà斥乍)声：怒斥声。

[5]溷：混，扰乱。

[6]佳城：指墓地。《博物志·异闻》：汉滕公夏侯婴葬时，掘地得名，上有铭文：“佳城郁郁，吁嗟滕公居此室。”后因称墓地为“佳城”。[7]假：借；这里意思是占据。

[8]家数(shuò朔)不利：言家中屡次发生不吉利之事；意谓受到鬼神惩罚。

[9]废圻：迁葬后废弃的墓穴。圻，墓穴。

[10]潦水：雨后大水。

[11]崩(hōng轰)：浪涛冲激声。

[12]丐：乞讨；求。

[13]窆(bì n 贬)：下葬。

[14]以齿子弟行(háng杭)：意谓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弟辈看待。齿，列，收录。

[15]薄：鄙薄，轻视。

[16]亲迎：古婚礼之一。夫婿于成婚日亲自公服至女家迎新娘入室，行交拜合卺之礼。

[17]告行：请行。告，请。

[18]眼零雨：流眼泪。零雨，断续不止的雨。《诗·风·东山》：“零雨其。”首飞蓬：《诗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首如飞蓬。”谓头发像蓬草一样散乱。

[19]周张：急迫无计，不知所措。

[20]喋聒(gu 锅)：多嘴多舌：嗦。

[21]属：归属，指许配。

[22]忤逆婢：不孝顺的丫头。忤逆，不遵父母之命。婢，这里是对长女的恨称。

[23]饿莩(pi o 漂)死：犹言饿死。饿莩，饿死的人。身，据铸本补。

[24]雅敦逮好：非常和睦融洽。雅，甚、很。敦，敦睦，亲厚和睦。逮好，指夫妇融洽相处，语出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[25]赤(qi n 千)：头发稀秃。韩愈《南山》诗：“或赤若秃，或若柴。”

[26]浸知：渐渐知道。

[27]补博士弟子：指考中秀才。汉武帝设博士官，令郡国选送弟子五十人入太学就博士受业，称“补博士弟子”。唐以后也称生员为“博士弟子”。

[28]应秋闱试：指参加乡试。秋闱，明清时每隔三年，（逢子、卯，午、酉年）于八月间在北京、南京以及各省省城举行乡试，考中的称为举人。因考试时间在秋天，故称“秋闱”。闱，考场。

[29]王舍人店：村镇名，又称“王舍人庄”，在今济南市东郊。

[30]解（jiè 戒）元：唐代举人由乡贡举，叫“解”，后世因称乡试为“解试”，称乡试第一名为“解元”。

[31]脱汝于厄：教你脱离苦难。厄，苦难。

[32]细君：旧时对己妻的代称。（lián lián 廉廉）：鬓发稀少的样子。

[33]晓榜既揭：录取榜文公布之后。晓榜，犹言正榜。乡试于放榜前一日午后写榜，先写草榜，后写正榜。正榜写成，已至半夜，天晓时张挂出去，故称“晓榜”。

[34]落孙山：即“名落孙山”，指榜上无名。详见《叶生》注。

[35]心赧（n n）旧主人：意谓心中羞愧，怕见那位店主人。赧，羞愧脸红。

[36]黜落：除名，落榜。

[37]岂妖梦不足以践：意谓并非怪异的梦兆不能实现。妖梦，指前时店主人所梦的神人告语。践，实现。

[38]解首：犹言“解元”。

[39]举贤书第一人：指考中第一名举人。举贤书，这里指乡试榜文。[40]寻：旋即。

[41]云鬟委绿：发髻乌黑光亮。元稹《刘阮妻诗》：“芙蓉脂肉绿云鬟。”云鬟，美丽的发髻。云，形容发多。委，堆积。绿，绿云，发黑有光彩似浓绿，故云。

[42]良人：旧时妇女称丈夫为“良人”。

[43]擢进士：擢进士第，指考中进士。擢，选拔。科举时代考试及第，称“擢第”。

[44]女行者：女尼。

[45]绮：绉纱一类的丝织品。

[46]美恶避就：犹言避美就恶。

[47]（yì）：语词。此据铸斋抄本，原作“翳”。

[48]大姨夫作小姨夫：《事文类聚》：宋朝欧阳修与王拱辰同为薛家女婿。欧阳修娶薛家长女，王拱辰娶薛家次女。后欧阳修妻死，继娶其小妹。因而当时有“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作小姨夫”之说。这里指毛公本该娶张家的大女儿，后来竟娶了张家的小女儿。

[49]前解元为后解元：指毛公本该为前届乡试的解元，现在成了后一届的解元。

## 续黄粱

福建曾孝廉，高捷南宫时[1]，与二三新贵[2]，遨游郊郭。偶闻毗卢禅院[3]，寓一星者，因并骑往诣问卜。入揖而坐。星者见其意气[4]，稍佞该之[5]。曾摇微笑[6]，便问：“有蟒玉分否[7]？”星者正容许二十年太平宰相。曾大悦，气益高。值小雨，乃与游侣避雨僧舍。舍中一老僧，深目高鼻，坐蒲团上，淹蹇不为礼[8]。众一举手[9]，登榻自话，群以宰相相贺。曾心气殊高，指同游曰：“某为宰相时，推张年丈作南抚[10]，家中表为参游[11]，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[12]，于愿足矣。”一坐大笑。

俄闻门外雨益倾注，曾倦伏榻间。忽见有二中使[13]，赍天子手诏[14]，召曾太师决国计[15]。曾得意，疾趋入朝。天子前席[16]，温语良久。命三品以下，听其黜陟[17]。赐蟒玉名马。曾被服稽拜以出。入家，则非旧所居第，绘栋雕榱[18]，穷极壮丽。

自亦不解，何以遽至于此。然拈须微呼，则应诺雷动[19]。俄而公卿赠海物[20]，伛偻足恭者[21]，叠出其门。六卿来[22]，倒屣而迎[23]；侍郎辈，揖与语；下此者，颌之而已。晋抚馈女乐十人[24]，皆是好女子。其尤者为[25]，为仙仙，二人尤蒙宠顾。科头休沐[26]，日事声歌。一日，念微时尝得邑绅王子良周济，我今置身青云[27]，渠尚蹉跎仕路[28]，何不一引手[29]？早旦一疏，荐为谏议[30]，即奉俞旨[31]，立行擢用。又念郭太仆曾睚眦我[32]，即传吕给谏及侍御陈昌等[33]，授以意旨；越日，弹章交至[34]，奉旨削职以去。恩怨了了[35]，颇快心意。偶出郊衢，醉人适触鹵簿，即遣人缚付京尹[36]，立毙仗下。接第连阡者，皆畏势献沃产。自此，富可埒国。无何而、仙仙，以次殒谢，朝夕遐想。忽忆曩年见东家女绝美，每思购充媵御，辄以绵薄违宿愿，今日幸可适志。乃使干仆数辈，强纳资于其家。俄顷，藤舆舁至，则较昔之望见时，尤艳绝也。自顾生平，于愿斯足。

又逾年，朝士窃窃[37]，似有腹非之者[38]。然各为立仗马[39]；曾亦高情盛气，不以置怀。有龙图学士包上疏[40]，其略曰：“窃以曾某，原一饮赌无赖，市井小人。一言之合，荣膺圣眷[41]，父紫儿朱[42]，恩宠为极。不思捐躯摩顶，以报万一[43]；反恣胸臆，擅作威福[44]。可死之罪，擢发难数！朝廷名器，居为奇货，量缺肥瘠，为价重轻[45]。因而公卿将士，尽奔走于门下，估计夤缘，俨如负贩[46]，仰息望尘，不可算数[47]。或有杰士贤臣，不肯阿附[48]，轻则置之闲散[49]，重则褫以编氓[50]。甚且一臂不袒，辄迁鹿马之奸；片语方干，远窜豺狼之地[51]。朝士为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。又且平民膏腴[52]，任肆蚕食[53]；良家女子，强委禽妆。气冤氛[54]，暗无天日！奴仆一到，则守、令承颜[55]；书函一投，则司、院枉法[56]。或有厮养之儿[57]，瓜葛之亲，出则乘传[58]，风行雷动。地方之供给稍迟，马上之鞭撻立至。荼毒人民，奴隶官府[59]，虐从所临，野无青草[60]。而某方炎炎赫赫，怙宠无悔[61]。召对方承于阙下，萋菲辄进于君前[62]，委蛇方退于自公，声歌已起于后苑[63]。声色狗马[64]，昼夜荒淫；国计民生，罔存念虑。世上宁有此宰相乎！内外骇讹，人情汹汹。若不急加斧之诛，势必酿成操、莽之祸[65]。臣夙夜祇惧[66]，不敢宁处[67]，冒死列款[68]，仰达宸听[69]。伏祈断奸佞之头，籍贪冒之产，上回天怒，下快

輿情。如果臣言虚谬，刀锯鼎镬[70]，即加臣身。”云云。疏上，曾闻之，气魄悚骇[71]，如饮冰水[72]。幸而皇上优容[73]，留中不发[74]。又继而科、道、九卿[75]，交章劾奏；即

昔之拜门墙、称假父者[76]，亦反颜相向。奉旨籍家，充云雨军。子任平阳太守[77]，已差员前往提问。曾方闻旨惊惶，旋有武士数十人，带剑操戈，直抵内寝，褫其衣冠，与妻并系。俄见数夫运资于庭，金银钱钞以数百万，珠翠璫玉数百斛[78]，幄幕帘榻之属，又数千事，以至儿襁女舄，遗坠庭阶。曾一一视之，酸心刺目。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，披发娇啼，玉容无主。悲火烧心，含愤不敢言。俄楼阁仓库，并已封志。立叱曾出。监者牵罗曳而出。夫妻吞声就道，求一下驷劣车，少作代步，亦不得。十里外，妻足弱，欲倾跌，曾时以一手相攀引。又十余里，已亦困惫。见高山，直插霄汉，自忧不能登越，时挽妻相对泣。而监者犷目来窥，不容稍停驻。又顾斜日已坠，无可投止，不得已，参差蹙而行[79]。比至山腰，妻力已尽，泣坐路隅。曾亦憩止，任监者叱骂。忽闻百声齐噪，有群盗各操利刀，跳梁而前[80]。监者大骇，逸去。曾长跪，言：“孤身远谪，囊中无长物。”哀求宥免。群盗裂眦宣言：“我辈皆被害冤民，只乞得佞贼头，他无索取。”曾叱怒曰：“我虽待罪，乃朝廷命官[81]，贼子何敢尔！”贼亦怒，以巨斧挥曾项。觉头堕地作声，魂方骇疑，即有二鬼来，反接其手，驱之行。

行逾数刻，入一都会。顷之，睹宫殿；殿上一丑形王者，凭几决罪福。曾前，匍伏请命[82]。王者阅卷，才数行，即震怒曰：“此欺君误国之罪，宜置油鼎[83]！”万鬼群和，声如雷霆。即有巨鬼至墀下。见鼎高七尺已来，四围炽炭，鼎足尽赤。曾赧觫哀啼[84]，窜迹无路[85]。鬼以左手抓发，右手握踝，抛置鼎中。觉块然一身，随油波而上下；皮肉焦灼，痛彻于心；沸油入口，煎烹肺腑。念欲速死，而万计不能得死。约食时，鬼方以巨叉取曾出，复伏堂下。王又检册籍，怒曰：“倚势凌人，合受刀山狱！”鬼复摔去。见一山，不甚广阔；而峻削壁立，利刃纵横，乱如密笋。

先有数人肠刺腹于其上，呼号之声，惨绝心目。鬼促曾上，曾大哭退缩。鬼以毒锥刺脑，曾负痛乞怜。鬼怒，捉曾起，望空力掷。觉身在云霄之上，晕然一落，刃交于胸，痛苦不可言状。又移时，身躯重赘，刀孔渐阔；忽焉脱落，四支螻屈。鬼又逐以见王。王命会计生平卖爵鬻名，枉法霸产，所得金钱几何。即有须人持筹握算，曰：“三百二十一万。”王曰：“彼既积来，还令饮去！”少间，取金钱堆阶上，如丘陵。渐入铁釜，熔以烈火。鬼使数辈，更以构灌其口，流颐则皮肤臭裂[86]，入喉则脏腑腾沸。生时患此物之少，是时患此物之多也。半日方尽。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[87]。

行数步，见架上铁梁，围可数尺，绾一火轮，其大不知几百由旬[88]，焰生五采，光耿云霄[89]。鬼搥使登轮。方合眼跃登，则轮随足转[90]，似觉倾坠，遍体生凉。开目自顾，身已婴儿，而又女也。视其父母，则悬鹑败絮[91]。土室之中，瓢杖犹存。心知为乞人子。日随乞儿托钵[92]，腹辘辘然常不得一饱。着败衣，风常刺骨。十四岁，鬻与顾秀才备媵妾，衣食粗足自给。而冢室悍甚，日以鞭从事，辄用赤铁烙胸乳。幸良人颇怜爱，稍自宽慰。东邻恶少年，忽逾墙来逼与私。乃自念前身恶孽，已被鬼责，今那得复尔。于是大声疾呼。良人与嫡妇尽起，恶少年始窜去。居无何，秀才宿诸其室，枕上喋喋，方自诉冤苦。忽震厉一声，室门大辟，有两贼持刀入，竟决秀才首，囊括衣物。团伏被底，不敢复作声。既而贼去，乃喊奔嫡室。嫡大

惊，相与泣验。遂疑妾以奸夫杀良人，因以状白刺史。刺史严鞫，竟以酷刑诬服，依律凌迟处死[93]。挚赴刑所，胸中冤气扼塞，距踊声屈[94]，觉九幽十八狱[95]，无此黑黯也。

正悲号间，闻游者呼曰：“兄梦魇耶？”豁然而寤，见老僧犹跏趺座上[96]。同侣竞相谓曰：“日暮腹枵，何久酣睡？”曾乃惨淡而

起。僧微笑曰：“宰相之占验否？”曾益惊异，拜而请教。僧曰：“修德行仁，火坑中有青莲也[97]。山僧何知焉。”曾胜气而来，不觉丧气而返。台阁之想[98]，由此淡焉。入山不知所终。

异史氏曰：“福善祸淫，天之常道[99]。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[100]。是时方寸中[101]，宫室妻妾，无所不有。然而梦固为妄，想亦非真。彼以虚作[102]，神以幻

报[103]。黄粱将熟，此梦在所必有，当以附之邯郸之后[104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高捷南宫：谓会试中式。清初会试中式的贡士不经复试，故高捷南宫也指考中进士。南宫，古称尚书省为南宫，此指礼部。礼部主持会试。[2]新贵：新任高官者。此指会试中式的新贵人。

[3]（pí皮）卢禅院：佛寺名。卢，“卢遮那”佛的略称。禅院，佛寺。

[4]星者：迷信说法，人的命运同星宿的位置、运行有关。因此给人算命的人叫“星者”。意气，此指扬扬得意的神态。

[5]佞谀：巧言奉承。

[6]摇：摇扇；得意的样子。

[7]蟒玉分：指做高官的福分。蟒玉，蟒袍、玉带，古时高官服饰。明代阁臣多赐蟒服。分，福分，缘分。

[8]淹蹇：傲慢。

[9]举手：举手作礼，略示敬意，形容新贵的狂傲。手，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缺。

[10]推：荐举。年丈：科举时代，同科考中者互称“同年”，称同年的父辈或父辈的同年为“年丈”。南抚：明代应天巡抚的专称。其全衔为“总理粮储、提督军务、兼巡抚应天等府”。

[11]中表：中表兄弟。古时称姑父的儿子为外兄弟，称舅父或姨母的儿子为内兄弟；外为表，内为中，合称“中表兄弟”。参、游：参将、游击，明清时代中级武官名。

[12]千把（bó拔）：千总、把总，明清时代低级武官名。

[13]中使：宫中派出的使者，多由太监充任。

[14]赍：持奉。手诏：皇帝的亲笔诏令。

[15]太师：古时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“三公”，太师在三公中职位最尊。明代则为虚衔，凡大臣功绩懋著者，多特旨加太师衔，以示优宠。[16]天子前席：意谓天子倾听专注，不觉地移身向前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：“卫鞅复见孝公，公与语，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。”

[17]黜陟：贬降或提升。黜，贬。陟，升。

[18]绘栋雕榱（cu 崔）：彩绘的屋梁和雕饰的屋椽。栋，屋的中梁。榱，屋椽、屋桷的总称。

[19]应诺雷动：应答的声音，震动如雷！形容侍从众多。

[20]海物：海外珍物。又指海产之物；《书·禹贡》：“厥贡盐，海物惟错。”

[21]伛偻(yǐ lǚ)足(jù)恭者：指巴结奉承的人。伛偻，曲身，恭敬从命的样子。足恭，过分的恭敬。足，过分。

[22]六卿：原指周代的六官，即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。这里指明清时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的尚书。

[23]倒屣而迎：谓急起迎接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粲传》：“粲徙长安左中郎将，蔡邕见而奇之。……宾客盈坐，闻粲在门，倒屣迎之。”屣，鞋。古人居，脱鞋席地而坐；倒屣，谓急于迎客，把鞋穿倒。

[24]晋抚：山西巡抚。女乐：歌女。

[25]其尤者：其中最好的。

[26]科头休沐：指衣着随便，家居休假。科头，结发，不戴帽。休沐，休息沐浴，指古时官吏休假。《初学记》二十：“休假亦日休沐。”汉五日一体沐，唐十日一体沐。

[27]置身青云：谓身居高官，仕路得意。青云，高空，喻官高爵显。[28]蹉跎仕路：宦途失意。蹉跎，耽误时机，谓不得志。

[29]引手：提拔，援引。

[30]谏议：谏官名，汉称谏议大夫，元以后废。明清时谏官称“给事中”，又名“给谏”。

[31]俞旨：皇帝应允的圣旨。俞，应允。

[32]太仆：古代官名，秦汉时为九卿之一，掌管皇帝舆马和马政。北齐置太仆寺，有卿、少卿各一人，历代因之。睚眦：怒目而视，指有小的怨恨。《史记·范雎传》：“一饭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。”

[33]给谏：明清时谏官“给事中”的别称，主管监察、纠弹官吏。侍御，侍御史。

[34]弹章交至：指吕、陈等人的弹劾奏章同时并至。

[35]恩怨了了；恩怨分明。了了，分明。

[36]京尹：京兆尹，京城的行政长官。

[37]朝士窃窃：朝廷官员暗中议论。窃窃，私语，低声议论。

[38]腹非：口里不言，心中反对。

[39]备为立仗马：意谓朝臣不敢说话。唐代皇帝临朝，立八马于宫门之外，作为仪仗，称为“立仗马”。这种马静立无声，从不嘶叫。见《新唐书·百官志二》。后因以“立仗马”比喻贪恋厚禄而不放直言的朝士。[40]龙图学士包：本指宋代龙图阁直学士包拯。这里借指刚正不阿的朝臣。

[41]荣膺圣眷：幸获皇帝恩宠。膺，承受。眷，眷顾、关怀。

[42]父紫儿朱：指父子均做高官。唐制，三品以上官员著紫色朝服，五品以上著朱色朝服。

[43]“不思捐躯”二句：谓曾某不为国事操劳以报皇恩。捐躯，献身。捐，舍弃。摩顶，指不畏劳苦，语出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。”以报万一，谓报答皇帝恩宠于万一。

[44]“反恣胸臆”二句：谓曾某反而肆意而为，滥用职权。恣，放纵。胸臆，胸怀，指个人的欲望。作威福，作威作福。

[45]“朝廷名器”四句：谓曾某视朝廷官爵为己有，公然标价卖官鬻爵。名器，指封建朝廷官员的等级称号和车服仪制，代指官秩。缺，官缺。肥瘠，

指官俸及进项的多寡。

[46]“估计夤缘”二句：意谓估计买得官缺可获“收益”，就通过关节。钻营谋取，简直如同商贩。俨，俨然。

[47]“仰息望尘”二句：指依附曾某的人，极其众多。仰息，仰人鼻息，比喻依附、投靠别人。望尘，望尘而拜，指巴结权贵。见《公孙九娘》注。

[48]阿附：阿谀附和。

[49]置之闲散：安排他担任清闲官职。闲散，指清闲无权之官。

[50]褫以编氓：革职为民。褫，剥夺，指革除官职。编氓，编入户籍的平民。氓，百姓。

[51]“甚且一臂不袒”四句：意谓一言一事不依顺曾某，就将遭到灾祸。一臂不袒，意谓不偏袒曾某。汉高祖刘邦死后，太尉周勃反对吕氏篡权，在军中宣布：顺从吕氏的露出右臂，拥护刘氏的露出左臂。军中都露出左臂。见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。后因以偏护一方称“左袒”或“偏袒”。辄迁鹿马之奸，谓不遵权奸之意。鹿马之奸，指秦相赵高指鹿为马。赵高为篡夺帝位，设法探测群臣的态度。他向秦二世献鹿，而说是马。二世笑曰：“丞相误耶？谓鹿为马。”以问群臣，群臣竟也称马，以迎合赵高。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后以“指鹿为马”喻权奸有意颠倒是非。干，冒犯。远窜豺狼之地，被充军到荒凉的边远地区。窜，放逐。豺狼之地，野兽出没的地方。

[52]膏腴：肥沃的土地；良田。

[53]任肆蚕食：任其肆意侵并。蚕食，逐渐侵占。

[54]（li厉）气：灾害恶气；指曾的凶恶气焰。冤氛：指受害者的冤气。

[55]守、令承颜：意谓太守和县令都得看曾家奴仆的脸色行事。承颜，仰承脸色。

[56]司、院枉法：省级地方大吏则循情枉法。司，指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，前者主管一省行政，后者主管一省刑名。院，指总督和巡抚，他们分别兼有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的官衔，称之为“两院”。

[57]厮养：干粗活杂活的奴仆。《公羊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厮役扈养，死者数万人。”注：“析薪为厮，炊烹为养。”

[58]乘传（zhuàn 转）：乘官府驿站的车马。传，驿站或驿站的车马。

[59]奴隶：役使，奴役。

[60]“扈从所临”二句：谓曾某的扈从人员所到之处，则搜刮一空。扈从，随从服役人员。野无青草，指田无野菜可食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“室如悬磬，野无青草，何恃而不恐。”

[61]“炎炎赫赫”二句：谓曾某却无视民瘼，依恃皇恩继续为非作歹。炎炎赫赫，形容气焰嚣张。语出《诗·大雅·云汉》。怙宠，依恃皇帝的恩宠。

[62]“召对方承于阙下”二句：意谓每当皇帝召见问事，他就乘机进谗，陷害别人。阙，宫阙。萋菲，也作“萋斐”，花纹错杂，喻巧语谰言。《诗·小雅·巷伯》：“萋兮斐兮，成是贝锦；彼谮人兮，亦已太甚。”[63]“委蛇（w i yí 威移）才退于自公”二句：意谓刚从官衙回家，立即以声歌自娱。委蛇，从容自得的样子，语出《诗·召南·羔羊》：“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”本来是形容退朝回家进餐的勤政公卿，这里指退朝回家享乐的曾某。苑，花园，园林。

[64]声色狗马：指歌舞、女色以及狗马等供玩乐之物。

[65]操、莽之祸：指篡夺帝位的祸息。操，指东汉末年的曹操，他挟持汉献帝，篡夺朝廷大权。莽，指西汉末年王莽，他曾篡汉自立，改国号为“新”。

[66]抵惧：心怀戒惧。

[67]宁处：安居。

[68]列款：列举罪状。款，条款，指罪状。

[69]仰达宸听：上报皇帝知道。宸听，皇帝的听闻。宸，北极星所居，代指皇帝的住处。

[70]刀锯鼎镬：指最惨酷的刑罚。刀锯，杀人的刑具。鼎镬，烹人的刑具。

[71]气魄惊骇：犹言惊魂夺魄，形容极端惊惧。

[72]如饮冰水：意谓恐惧至极，如饮冰水浑身打颤。犹前《都御史》篇所谓“战栗如濯冰水”。

[73]优容：宽容。

[74]留中不发：把奏章留在宫中，暂不批复。

[75]科、道、九卿：意指全体朝臣。科道，明清时都察院下属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给事中和各道御史的合称。九卿，中央各主要行政长官的总称。

[76]拜门墙、称假父者：投靠门下作“门生”、“干儿”的人。门墙，指师门。见《娇娜》注。假父，义父。

[77]平阳：旧府名，府治在今山西临汾县。

[78]珠翠璫玉：珍珠、翡翠、玛瑙、玉石，指贵重珠宝。斛：量器，古代以十斗为斛，后改五斗为斛。

[79]参差(c n c)蹙(bié xiè别屑)：意谓一前一后，匍匐而行。参差，不齐的样子。蹙，匍匐而行，此谓弯腰爬山。

[80]跳梁：腾跃；乱跑乱跳。

[81]命官：受过“皇封”的官吏。

[82]请命：请求饶命。

[83]置油鼎：置于油锅。

[84]赧觫(hú sù胡速)：吓得发抖。

[85]窜迹：逃避。

[86]颐：面颊。

[87]甘州：清代府名，府治在今甘肃张掖市。

[88]由旬：梵文音译。古代印度计算里数的单位名称。由旬有大、中、小之别。大者六十里或八十里，小者四十里。

[89]耿：光亮，这里意思是照耀。

[90]轮随足转：这是形象地表现迷信的轮回之说。按照佛教的说法，人都要在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、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这六道内轮回。[91]絮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焉”。

[92]托钵：本指僧人手捧钵盂到处募化，这里指乞丐捧碗乞讨。[93]凌迟：封建社会最惨酷的一种死刑，俗称“剐刑”，先斩断犯人的肢体，最后割断喉管。

[94]距踊声屈：顿足喊冤。距踊，跳跃、跺脚。

[95]九幽十八狱：指迷信传说中的阴间十八层地狱。九幽，犹“九泉”，指冥间。

[96]跏趺(ji f 加夫)：佛教用语“结跏趺坐”的省称。俗称“打坐”，双足交叉，盘腿而坐。

[97]火坑中有青莲：意谓身处险恶境遇，如果修德行仁，也能得到神佛的度脱。火坑，佛教认为人死后，如堕入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恶道，其苦无比，因喻之为“火坑”。青莲，梵语“优钵罗”的意译，是一种青色莲花，瓣长面广，青白分明，故佛教用以比作佛眼。

[98]台阁之想：指曾某做宰相的念头。台阁，指朝廷重臣；明清时则指尚书、内阁大学士之类的辅佐大臣。

[99]福善祸淫，天之常道：降福给行善的人，降祸给淫恶的人，这是上天不变的道理。《尚书·汤诰》：“天道福善祸淫。”

[100]鞠躬尽瘁：尽力国事，不辞劳苦。鞠躬，恭敬谨慎。尽瘁，勤劳国事。

[101]方寸：指心。

[102]彼以虚作：指曾在幻梦中的恶行。

[103]神以幻报：指在幻梦中鬼神给予曾的恶报。

[104]“黄粱将熟”三句：意谓当人们还没有理解人生是短暂的时候，象这样飞黄腾达的梦想是在所不免的，因此应把这则故事当作为《邯郸记》的续编。唐人小说《枕中记》，谓卢生在邯郸道中的旅店里遇见仙人吕翁。卢生自叹不得志，吕翁给他一个枕头，说枕着它就可事事如意。卢生乃倚枕睡去。在梦中，他一生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而梦醒时，店主人的一锅黄粱饭还没有煮熟。这个题材后世改编为戏曲《黄粱梦》和《邯郸记》。

## 龙取水

俗传龙取江河之水以为雨，此疑似之说耳。徐东痴南游[1]，泊舟江岸，见一苍龙自云中垂下，以尾搅江水，波浪涌起，随龙身而上。遥望水光[2]，阔于三疋练[3]。移时，龙尾收去，水亦顿息；俄而大雨倾注，渠道皆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徐东痴：徐元善，字长公，山东新城人。由明入清，慕嵇康为人，更名夜，字嵇庵，又字东痴，隐居田庐。康熙十七、十八年，诏修明史，开博学宏辞科，有司将以应诏，以老病力辞不赴。王士搜辑其诗，序而传之。传见康熙《新城县志》八，参王士《带经堂集·徐诗序》。徐元善两度南游，一次在顺治十八年，访钱塘孤山林逵故居，至桐庐登严光钓台，酌谢翱墓，徘徊赋诗而返。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左右，赴友人招，至江西德安，题诗庐山东林寺，未几卒。

[2]（sh n sh n）：闪烁。

[3]练：白色熟绢。

### 小猎犬

山右卫中堂为诸生时[1]，厌冗扰，徙斋僧院。苦室中虫蚊蚤甚多[2]，竟夜不成寝。

食后，偃息在床[3]。忽一小武士，首插雉尾，身高两寸许；骑马大如蜡[4]；臂上青鞵[5]，有鹰如蝇；自外而入，盘旋室中，行且驶。公方凝注，忽又一人入，装亦如前，腰束小弓矢，牵猎犬如巨蚁。又俄顷，步者骑者，纷纷来以数百辈，鹰亦数百臂[6]，犬亦数百头。有蚊蝇飞起，纵鹰腾击，尽扑杀之。猎犬登床缘壁，搜噬虱蚤，凡罅隙之所伏藏，嗅之无不出者。顷刻之间，决杀殆尽[7]。公伪睡睨之。鹰集犬窜于其身[8]。既而一黄衣人，着平天冠[9]，如王者，登别榻，系驷苇箴间[10]。从骑皆下，献飞献走[11]，纷集盈侧，亦不知作何语。无何，王者登小辇，卫士仓皇，各命鞍马；万蹄攒奔，纷如撒菽，烟飞雾腾，斯须散尽[12]。

公历历在目，骇诧不知所由。蹑履外窥[13]，渺无迹响。返身周视[14]，都无所见；惟壁砖上遗一细犬。公急捉之，且驯。置砚匣中，反覆瞻玩。毛极细茸，项上有小环。饲以饭颗，一嗅辄弃去。跃登床榻，寻衣缝，啮杀虻虱。旋复来伏卧。逾宿，公疑其已往；视之，则盘伏如故。公卧，则登床箠[15]，遇虫辄啖毙，蚊蝇无敢落者。公爱之，甚于拱壁[16]。一日，昼寝，犬潜伏身畔。公醒转侧，压于腰底。公觉有物，固疑是犬，急起视之，已匾而死[17]，如纸剪成者然。然自是壁虫无类矣[1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山右卫中常：卫周祚，山西曲沃人。明崇祯进士，官户部郎中。顺治时，历工、吏二部尚书，授文渊阁大学士，兼刑部尚书。康熙间，授保和殿大学士，兼户部尚书。康熙十四年卒，谥文清。《清史稿》二三八有传。山右，山西；以居太行山之右得名。中堂，内阁大学士的别称。[2]（féi肥）虫：即臭虫，又名床虱。

[3]偃息：躺卧休息。

[4]蚘（zhà 乍）：借作“蚘”，蚘蚘，俗称蚂蚱。

[5]鞬：猎装上停立猎鹰的臂衣。

[6]数百臂：犹言数百只。臂，指停鹰的臂衣。

[7]决杀：决、杀同义；犹言杀戮、格杀。

[8]集：停落。

[9]平天冠：古代帝王所戴冠冕。平顶，前后有垂旒（玉串）。又叫通天冠。

[10]结驷苇箦（miè 灭）间：苇，苇片，所编为苇席；箦，竹箦，成条竹片，所编为箦席（竹席）。北方床炕常年铺苇席，夏日上又铺箦。句谓停车系马于二席相叠之边际。

[11]献飞献走：献纳猎获的“飞禽走兽”——蚊虱之类。

[12]斯须：须臾，片刻。

[13]蹀履：穿上鞋子。

[14]周视：环顾，四面观看。

[15]床箦：床上的席子。箦，卧席。

[16]拱璧：大璧，喻珍贵宝物。

[17]廛：通“扁”。

[18]无噍类：灭绝；无活者。

## 棋 鬼

扬州督同将军梁公[1]，解组乡居[2]，日携棋酒，游翔林丘间。会九日登高[3]，与客弈[4]。忽有一人来，逡巡局侧，耽玩不去。视之，面目寒俭，悬鹑结焉。然而意态温雅，有文士风。公礼之，乃坐。亦殊谦[5]。公指棋谓曰：“先生当必善此，何勿与客对垒[6]？”其人逊谢移时，始即局。局终而负，神情懊热[7]，若不自己。又着又负[8]，益惭愤。酌之以酒，亦不饮，惟曳客弈。自晨至于日昃[9]，不遑溲溺。

方以一子争路，两互喋聒[10]，忽书生离席悚立，神色惨

沮[11]。少间，屈公座，败颡乞救[12]。公骇疑，起扶之曰：“戏耳，何至是？”书生曰：“乞付囹圄人[13]，勿缚小生颈。”公又异之，问：“圄人谁？”曰：“马成。”先是，公圄役马成者，走无常[14]，常十数日一入幽冥，摄牒作勾役[15]。公以书生言异，遂使人往视成，则僵卧已二日矣。公乃叱成不得无礼。警然间，书生即地而灭。公叹咤良久，乃悟其鬼。

越日，马成寤，公召诘之。成曰：“书生湖襄人[16]，癖嗜弈，产荡尽。父忧之，闭置斋中。辄逾垣出，窃引空处，与弈者狎。父闻诟詈，终不可制止。父愤恨赍恨而死。阎摩王以书生不德[17]，促其年寿，罚入饿鬼狱[18]，于今七年矣。会东岳凤楼成[19]，下牒诸府，征文人作碑记。王出之狱中，使应召自赎。不意中道迁延[20]，大愆限期[21]。岳帝使直曹问罪于王[22]。王怒，使小人辈罗搜之。前承主人命，故未敢以縲继系之。”公问：

“今日作何状？”曰：“仍付狱吏，永无生期矣。”公叹曰：“癖之误人也，如是夫！”

异史氏曰：“见弈遂忘其死；及其死也，见弈又忘其生。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？然癖嗜如此，尚未获一高着[23]，徒令九泉下，有长生不死之弈鬼也[24]。可哀也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督同将军：即都督同知，亦即副总兵。明代由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充任各省、各镇的副总兵，遇大战事，则挂诸号副将军印，统兵出战，事归纳还，故称督同将军。

[2]解组：罢任。组，印绶；代指官职、官印。

[3]九日：农历九月九日，即重阳节。我国旧俗，于九月九日插茱萸登高，饮菊花酒。

[4]弈：下围棋。

[5]（hu 挥）谦：谦抑；谦逊。

[6]对垒：谓对局。

[7]懊热：懊丧却仍然热衷。

[8]着：着子布棋，即下棋。

[9]日昃：日斜；太阳偏西。

[10]喋聒：指言语争竞。

[11]惨沮：凄惨沮丧。

[12]败颡：叩头出血。颡，额。

[13]付囹：嘱咐。圄人，马。

[14]走无常：旧时迷信，认为阴司鬼吏有缺，临时可授生人暂代，事毕

放还，称为走无常。

[15] 摄牒作勾役：意谓携带冥府文书充当勾魂使。勾，拘捕。[16] 湖襄：长江中游洞庭湖、襄江一带地区。

[17] 阎摩王：阎王。

[18] 饿鬼狱：传说中地狱名。

[19] 东岳凤楼：指泰山帝君宫内楼阁。凤楼，泛指帝王宫内楼阁。[20] 迂延：因循，拖延。

[21] 愆：违。

[22] 直曹：当值的功曹。

[23] 高着：高明的弈法。

[24] 长生不死：承上句谓九泉下有长生不死的棋鬼，即“见弈忘生”而不愿再转生阳世之鬼。

## 辛十四娘

广平冯生[1]，正德间人[2]。少轻脱，纵酒。昧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着红帔，容色娟好。从小奚奴[3]，蹑露奔波，履袜沾濡。心窃好之。薄暮醉归，道侧故有兰若，久芜废，有女子自内出，则向丽人也。忽见生来，即转身入。阴念：丽者何得在禅院中？繫驴于门，往覘其异。入则断垣零落，阶上细草如毯。彷徨间，一斑白叟出，衣帽整洁，问：“客何来？”生曰：“偶过古刹[4]，欲一瞻仰。翁何至此？”叟曰：“老夫流寓无所，暂借此安顿细小[5]。既承宠降，有山茶可以当酒。”乃肃宾入。见殿后一院，石路光明，无复榛莽。入其室，则帘幌床幕，香雾喷人。坐展姓字，云：“蒙叟姓辛。”生乘醉遽问曰：“闻有女公子，未遭良匹[6]。窃不自揣，愿以镜台白献[7]。”辛笑曰：“容谋之荆人。”生即索笔为诗曰：“千金觅玉杵，殷勤手自将。云英如有意，亲为捣元霜[8]。”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间，有婢与辛耳语。辛起慰客耐坐，牵幕入。隐约三数语，即趋出。生意必有佳报；而辛乃坐与嚄[9]，不复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问曰：“未审意旨，幸释疑抱[10]。”辛曰：“君卓犖士[11]，倾风已久。但有私衷，所不敢言耳。”生固请之。辛曰：“弱息十九人[12]，嫁者十有二。醮命任之荆人[13]，老夫不与焉。”生曰：“小生只要得今朝领小奚奴带露行者。”辛不应，相对默然。闻房内嚅嚅腻语，生乘醉搴帘曰：“伉俪既不可得，当一见颜色，以消吾憾。”内闻钩动，群立愕顾。果有红衣人，振袖倾鬟[14]，亭亭拈带。望见生入，遍室张皇。辛怒，命数人生出。

酒愈涌上，倒榛芜中。瓦石乱落如雨，幸不着体[15]。

卧移时，听驴子犹草路侧，乃起跨驴，踉跄而行。夜色迷闷，误入涧谷，狼奔鸱叫，竖毛寒心。踟蹰四顾，并不知其何所。遥望苍林中，灯火明灭，疑必村落，竟驰投之。仰见高阁[16]，以策挝门。内有问者曰：“何处郎君，半夜来此？”生以失路告，问者曰：“待达主人。”生累足鹄俟[17]。忽闻振管辟扉[18]，一健仆出，代客捉驴。生入，见室甚华好，堂上张灯火。少坐。有妇人出，问客姓氏。生以告。逾刻，青衣数人扶一老嫗出，曰：“郡君至[19]。”生起立，肃身欲拜[20]。嫗止之，坐谓生曰：“尔非冯云子之孙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嫗曰：“子当是我弥甥[21]。老身钟漏并歇[22]，残年向尽，骨肉之间，殊所乖阔[23]。”生曰：“儿少失怙[24]，与我祖父处者，十不识一焉。素未拜省，乞便指示。”嫗曰：“子自知之。”生不敢复问，坐对悬想。嫗曰：“甥深夜何得来此？”生以胆力自矜诩，遂一一历陈所遇。嫗笑曰：“此大好事。况甥名士，殊不玷于姻娅[25]，野狐精何得强自高？甥勿虑，我能为若致之。”生谢唯唯。嫗顾左右曰：“我不知辛家女儿，遂如此端好。”青衣人曰：“渠有十九女，都翩翩有风格，不知官人所聘行几？”生曰：“年约十五余矣。”青衣曰：“此是十四娘。三月间，曾从阿母寿郡君，何忘却？”嫗笑曰：“是非刻莲瓣为高履[26]，实以香屑，蒙纱而步者乎？”青衣曰：“是也。”嫗曰：“此婢大会作意[27]，弄媚巧。然果窈窕，阿甥赏鉴不谬。”即谓青衣曰：“可遣小狸奴唤之来[28]。”青衣应诺去。移时，入白：“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。”旋见红衣女子，望嫗俯拜。嫗曳之曰：“后为我家甥妇，勿得修婢子礼。”女子起，娉娉而立[29]，红袖低垂。嫗理其鬓发，捻其耳环，曰：“十四娘近在闺中作么生[30]？”女低应曰：“闲来只挑绣。”回首见生，羞缩不安。嫗曰：“此吾甥也。盛

意与儿作姻好，何便教迷途，终夜窜溪谷？”女首无语。姬曰：“我唤汝非他，欲为吾甥

作伐耳。”女默默而已。姬命扫榻展褥，即为合卺。女然曰：“还以告之父母。”姬曰：“我为汝作冰[31]，有何舛谬？”女曰：“郡君之命，父母当不敢违。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即死，不敢奉命！”姬笑曰：“小女子志不可夺，真吾甥妇也！”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。命归家检历[32]，以良辰为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听远鸡已唱，遣人持驴送生出。数步外，一回顾，则村舍已失；但见松楸浓黑，蓬颗蔽冢而已[33]。定想移时，乃悟其处为薛尚书墓。薛故生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。咨嗟而归，漫检历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约难恃。再往兰若，则殿宇荒凉。问之居人，则寺中往往见狐狸云。阴念：若得丽人，狐亦自佳。至日，除舍扫途，更仆眺望，夜半犹寂。生已无望。顷之。门外哗然。扉出窥[34]，则绣已驻于庭[35]，双鬟扶女坐青庐中[36]。妆奁亦无长物，惟两长鬣奴扛一扑满[37]，大如瓮，息肩置堂隅。生喜得佳丽偶，并不疑其异类。问女曰：“一死鬼，卿家何帖服之甚？”女曰：“薛尚书令作五都巡坏使，数百里鬼狐皆备扈从，故归墓时常少。”生不忘蹇修[38]，翼日，往祭其墓。归见二青衣，持贝锦为贺[39]，竟委几上而去。生以告女，女视之曰：“此郡君物也。”

邑有楚银台之公子[40]，少与生共笔砚，相狎。闻生得狐妇。馈遗为[41]，即登堂称觴。越数日，又折简来招饮。女闻，谓生曰：“曩公子来，我穴壁窥之，其人猿睛鹰[42]，不可与久居也[43]。宜勿往。”生诺之。翼日，公子造门，问负约之罪，且献新什[44]。生评涉嘲笑，公子大惭，不欢而散。生归，笑述于房。女惨然曰：“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！子不听吾言，将及于难！”生笑谢之。后与公子辄相谏噓[45]，前渐释[46]。会提学试[47]，公子第一，生第二。公子沾沾自喜，走来邀生饮[48]。生辞，频招乃往。至则知为公子初度，客从满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试卷示

生。亲友叠肩叹赏。酒数行，乐奏于堂，鼓吹侗[49]，宾主甚乐，公子忽谓生曰[50]：“谚云：‘场中莫论文[51]。’此言今知其谬。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，以起处数语[52]，略高一筹耳。”公子言已，一座尽赞。生醉不能忍，大笑曰：“君到于今，尚以为文章至是耶！”生言已，一座失色。公子惭忿气结。客渐去，生亦遁。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乐曰：“君诚乡曲之儇子也[53]！轻薄之态，施之君子，则丧吾德；施之小人，则杀吾身。君祸不远矣！我不忍见君流落，请从此辞。”生惧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“如欲我留，与君约：从今闭户绝交游，勿浪饮[54]。”生谨受教。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，日以织为事[55]。时自归宁，未尝逾夜。又时出金帛作生计。日有赢余，辄投扑满。日杜门户，有造访者辄嘱苍头谢去。一日，楚公子驰函来，女焚不以闻。翼日，出吊于城，遇公子于丧者之家，捉臂苦邀。生辞以故。公子使圉人挽辔[56]，拥之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[57]。继辞夙退。公子要遮无已[58]，出家姬弹箏为乐。生素不羁，向闭置庭中，颇觉闷损；忽逢剧饮，兴顿豪，无复萦念。因而酣醉，颓卧席间。公子妻阮氏，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泽[59]。日前，婢入斋中，为阮掩执，以杖击首，脑裂立毙。公子以生嘲慢故衔生，日思所报，遂谋醉以酒而诬之。乘生醉寐，扛尸床间，合扉径去。生五更醒解[60]，始觉身卧几上；起寻枕榻，则有物膩然，继绊步履[61]；摸之，人也：意主人遣僮伴睡。又蹴之不动而僵。大骇，出门怪

呼。厮役尽起，之，见尸，执生怒闹。公子出验之，诬生逼奸杀婢，执送广平。隔日，十四娘始知，潜然曰：“早知今日矣！”因按日以金钱遗生见府尹，无理可伸，朝夕掠，皮肉尽脱。女自诣问。生见之，悲气塞心，不能言说。女知陷阱已深，劝今诬服，以免刑宪[62]。生泣听命。女还往之间，人咫尺不相窥。归家咨惋，遽遣婢子去。独居数日，又托媒媪购良家女，名禄儿，年及笄，容华颇丽；

与同寝食，抚爱异于群小[63]。生认误杀拟绞，苍头得信归，恸述不成声。女闻，坦然若不介意。既而秋决有日[64]，女始皇皇躁动，昼去夕来，无停履。每于寂所，放邑悲哀[65]，至损眠食。一日，日[66]，狐婢忽来。女顿起，相引屏语[67]。出则笑色满容，料理门户如平时。翼日，苍头至狱，生寄语娘子一往永诀。苍头复命。女漫应之，亦不怆恻，殊落落置之[68]。家人窃议其忍[69]。忽道路沸传：楚银台革爵；平阳观察奉特旨治冯生案[70]。苍头闻之，喜告主母。女亦喜，即遣入府探视，则生已出狱，相见悲喜。俄捕公子至，一鞠，尽得其情。生立释宁家[71]。归见闺中人[72]，泫然流涕，女亦相对怆楚，悲已而喜。然终不知何以得达上听。女笑指婢曰：“此君之功臣也。”生愕问故。先是，女遣婢赴燕都，欲达宫闱，为生陈冤。婢至，则宫中有神守护，徘徊御沟间[73]，数月不得入。婢惧误事，方欲归谋，忽闻今上将幸大同[74]，婢乃预往，伪作流妓。上至构栏[75]，极蒙宠眷。疑婢不似风尘人[76]，婢乃垂泣。上问：“有何冤苦？”婢对：“妾原籍隶广平，生员冯某之女。父以冤狱将死，遂鬻妾构栏中。”上惨然，赐金百两。临行，细问颠末，以纸笔记姓名；且言欲与共富贵。婢言：“但得父子团聚，不愿华也[77]。”上颌之，乃去。婢以此情舍生。生急拜，泪双荧[78]。

居无几何，女忽谓生曰：“妾不为情缘，何处得烦恼？君被逮时，妾奔走戚眷间，并无一人代一谋者。尔时酸衷，诚不可以告。今视尘俗益厌苦。我已为君蓄良偶，可从此别。”生闻，泣伏不起。女乃止。夜遣禄儿侍生寝，生拒不纳。朝视十四娘，容光顿减；又月余，渐以衰老；半载，黯黑如村姬；生敬之，终不替[79]。女忽复言别，且曰：“君自有佳侣，安用此鸠盘为[80]？”生哀泣如前日。又逾月，女暴疾，绝饮食，羸卧闺闼。生侍汤药，如奉父母。巫医无灵，竟以溘逝[81]。生悲怛欲绝。即以婢赐金，为营

斋葬。数日，婢亦去，遂以禄儿为室。逾年，举一子。然比岁不登[82]，家益落。夫妻无计，对影长愁。忽忆堂隙扑满，常见十四娘投钱于中，不知尚在否。近临之，则鼓具盐盎[83]，罗列殆满。头头置去[84]，箸探其中，坚不可入；扑而碎之，金钱溢出。由此顿大充裕。后苍头至太华山[85]，遇十四娘，乘青骡，婢子跨蹇以从[86]，问：“冯郎安否？”且言：“致意主人，我已名列仙籍矣。”言讫，不见。

异史氏曰：“轻薄之词，多出于士类[87]，此君子所悼惜也。余尝冒不韪之名[88]，言冤则已迂；然未尝不刻苦自励，以勉附于君子之林，而祸福之说与焉[89]。若冯生者，一言之微，儿至杀身，苟非室有仙人，亦何能解脱囹圄，以再生于当世耶？可惧

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广平：县名，在今河北省。明清时属广平府。

[2]正德：明武宗朱厚照年号（1506—1521年）。

[3]奚奴：此指婢女。《周礼·天官·序官》：“奚三百人。”《注》：“古时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，其少才知以为奚。今之侍史官婢。”

[4]刹：梵语“刹多罗”的省称，为佛塔顶部的装饰，亦指寺前的幡杆。因称佛寺为“刹”，或“寺刹”、“梵刹”、“僧刹”。

[5]细小：家小，指眷属。

[6]未遭良匹：意谓未曾选配人家。遭，遇。匹，配偶。

[7]镜台自献：意谓自媒求婚。晋人温峤的堂姑母托他为女儿作媒。一天，温峤告诉姑母说，佳婿已物色到，并送来玉镜台为聘礼。等到举行婚礼，原来新婿就是温峤本人。事见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。后遂以“镜台自献”，代指亲自求婚。镜台，镜匣。

[8]“千金觅玉杵”四句：这是用裴航的故事，表示求婚。唐代裴航路过蓝桥驿，遇见少女云英。裴向其祖母求婚。祖母说，神仙曾给我长生不

老的灵丹，但须用玉杵臼去捣一百天，方可服用，你若找到玉杵和臼，我就把云英许给你。后来，裴航果然购得玉杵臼，并亲自捣药百天。两人终成眷属。故事见唐人裴《传奇》。玉杵，玉杵臼，捣药的用具。将，持奉。元霜，丹药。元，玄；清代避康熙帝玄晬讳，书“玄”为“元”。[9]噱：谈笑。

[10]幸释疑抱：希望消除我心中的疑虑。幸，希望。

[11]卓犖：卓越；特殊。

[12]弱息：对人称呼自己子女的谦词：后专称女儿。

[13]醮命：指许婚之权。醮，旧指女子嫁人；古礼女子出嫁，父母酌酒饮之，叫“醮”。

[14]振袖倾鬟：犹言抖袖低头。鬟，古代妇女的环形发髻。[15]体：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字缺毁。

[16]闼(h ng)：巷门；大门。

[17]累足鹄俟：驻足伸颈，站立等候。累足，站立不动。鹄，一种长颈鸟，俗称天鹅。

[18]振管：开锁。管，锁钥。

[19]郡君：妇人的封号。唐制，四品官以上之母或妻为郡君。明代宗室女也称郡君。

[20]肃身欲拜：欲躬身下拜。肃身，直身肃容。

[21]弥甥：外甥的儿子。

[22]钟漏并：暗示死亡。徐陵《答李之书》：“馀息绵绵，待尽钟漏。”以钟漏待尽喻残年。此谓钟漏并歇，系指生命终止。钟与漏，都是古时的报时工具。歇，停止。

[23]乖阔；远离；疏远。

[24]失怙：丧父。怙，父之代称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。[25]姻娅：此从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姻”。

[26]刻莲瓣为高履：指将鞋的木底镂刻上莲瓣花纹。古代缠足妇女用木制后跟衬于鞋底，这种鞋子称为高履。

[27]作意：别出心裁。

[28]狸奴：猫的别名；这里似指精灵之类的奴婢。

[29]娉娉：身裁美好的样子。

[30]作么生：干什么。生，山东方言“营生”、“生活”。[31]作冰：作媒人。

[32]检历：查阅历书！指选择吉日。

[33]蓬颗蔽冢：冢上蔽以土封。蓬颗，东北人名土块为蓬颗，系“块”之转语，见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。《汉书·贾山传》，《注》引颜师古曰：“颗，谓土块；蓬颗，犹言块上生蓬者耳。”

[34](x 徙)屣：趿拉着鞋，形容忽促急迫。曳履而行。[35]绣：绣花车帷，代指花轿或彩车。

[36]青庐：代指新房。北朝婚礼，用青色布幔于门内外搭成帐篷，在此交拜迎妇。见《西阳杂俎》。

[37]长鬣奴：满脸长须的仆人。鬣，胡须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使长鬣在相。”扑满：储蓄钱币用的瓦器，上有小孔，钱币可放入，但不能取出；储满后，打破取出。

[38]蹇修：代指媒人。蹇修是传说中伏羲氏的臣子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解佩以结言兮，吾令蹇修以为理。”后因以“蹇修”作为媒人的代称。[39]贝锦：一种上有贝形花纹的锦缎。左思《蜀都赋》：“贝锦斐成，濯色红波。”

[40]银台：官名，通政使的别称。明清设通政使司，掌管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的文件。因宋代曾专役接受章疏的机关称银台司，所以明清时代的通政使也称银台。

[41](nu n 暖)：旧时嫁女后三日，母家及亲友馈送食物，叫“”。[42]鹰：鹰钩鼻子。鼻梁。

[43]居：相处。

[44]新什：新作。什，篇什，指诗篇或文卷。

[45]谀噱：恭维谈笑。噱，大笑。

[46]：同“隙”，嫌隙，隔阂。

[47]提学试：清代提督学政主持一省童生院试及生员岁、科两试。这里的“提学试”当指岁试或科试。

[48]走(b ng 崩)：派人。使者。

[49]伧：形容音调粗浊杂乱。

[50]谓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请”。

[51]“场中莫论文”：意谓在考场中靠命运，不靠文章。场，科举考场。

[52]起处：八股文每篇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部分组成。起股至中股是正式的议论。起处，指正式议论之前阐明题旨，引起议论的部分。

[53]乡曲之儇(xu n 宣)子：识见寡陋的轻薄子弟。乡曲，乡里，亦指穷乡僻壤。儇子，轻薄耍小聪明的人。

[54]浪饮：过量的饮酒。浪，滥，放纵。

[55]织：纺纱织布。

[56]圉(y 语)人：马夫。

[57]洗腆(ti u 忝)：指盛设洁净的酒食。《尚书·酒诰》。“自洗腆，致用酒。”腆，丰盛。

[58]要(y o 邀)遮：阻拦。

[59]施脂泽：指修饰打扮。脂泽，化妆用的脂粉、头油等。

[60]醒解：酒醒。醒，酒醉。

[61]继(xiè 谢)绊：缠绕阻绊。绊，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祥”。[62]刑宪：刑法。这里指刑罚。

[63]群小：指一般婢妾。

[64]秋决有日：将届秋季决囚之日。清代秋季审囚分四项：情真应决；缓决；可矜；可疑。决，处死。

[65]於(W 呜)邑：同“呜咽”，悲气郁结。

[66]晡：申时，午后三至五时。

[67]相引屏(b ng 柄)语：两人到无人处谈话。屏语，避人共语。[68]落落：豁达，安然。

[69]忍：狠心。

[70]平阳：府名，辖今山西省临汾等十县。观察，明清时对道员的尊称。唐代无节度使的道，设观察使，为州以上的长官。明清时分守、分巡道也管辖府、州有关事宜，因尊称道员为观察。

[71]宁家：回家。

[72]闹中人：即闺中人，指妻。

[73]徘徊御沟间：意谓鬼婢拟见帝诉冤阻于宫中守护神，不得入宫。御沟，环绕宫墙的河沟。

[74]幸：封建时代，皇帝至某处叫“幸”或“临幸”。大同：旧府名，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。

[75]构(g u 勾)栏：妓院。宋元时伎乐演剧的场所；元以后指妓院。

[76]风尘人：流落江湖的人，喻指妓女。

[77]华(w 伍)：华衣美食，指富贵。，鲜美的肉食。[78]泪双荧：两眼泪珠闪烁。泪，犹泪眼。，眼眶。荧，闪光。

[79]替：衰；懈怠。

[80]鸩盘：梵语“鸩荼”的省称，义译为瓮形鬼、冬瓜鬼！后用以形容极端丑陋的妇人。《太平广记·任》谓任怕妻，曾云：“妇当怕者三：初娶之时，端居若菩萨，岂有人不怕菩萨耶？既长，生男女，如养儿大虫，岂有人不怕大虫耶？年老面皱，如鸩盘荼鬼，岂有人不怕鬼耶？以此怕妇，亦何怪焉。”

[81]溘(kè 克)逝：忽然死去。

[82]比岁不登：连年收成不好。登，指庄稼成熟。

[83]豉(shí 食)具盐盎：豆豉盆、盐罐子。豉，豆豉。

[84]头头置去：一件一件的移去。

[85]太华：即西岳华山。

[86]蹇：蹇卫，即驴子。

[87]士类：读书的人们。

[88]不韪(w i 韦)：不是；意思是别人指责他说话轻薄。[89]而祸福之说不与焉：意谓并非迷信祸福之说。不与，不从。

## 白莲教

白莲教某者，山西人，忘其姓名，大约徐鸿儒之徒[1]。左道惑众[2]，慕其术者多师之。

某一日将他往，堂中置一盆，又一盆覆之，嘱门人坐守，戒勿启视。去后，门人启之，视盆贮清水，水上编草为舟，帆樯具焉[3]。异而拨以指，随手倾侧；急扶如故，仍覆之[4]。俄而师来，怒责：“何违吾命？”门人立白其无。师曰：“适海中舟覆，何得欺我？”又一夕，烧巨烛于堂上，戒恪守[5]，勿以风灭。漏二滴[6]，师不至。然而殆[7]，就床暂寐；及醒，烛已竟灭，急起之。既而师入，又责之。门人曰：“我固不曾睡，烛何得息？”师怒曰：“适使我暗行十余里，尚复云云耶？”门人大骇。如此奇行，种种不胜书。

后有爱妾与门人通。觉之，隐而不言。遣门人饲豕[8]；门人入圈，立地化为豕。某即呼屠人杀之，货其肉。人无知者。门人父以子不归，过问之，辞以久弗至。门人家诸处探访，绝无消息。有同师者，隐知其事，泄诸门人父。门人父告之邑宰。宰恐其遁，不敢捕治；达于上官，请甲士千人，围其第，妻子皆就执。闭置樊笼[9]，将以解都[10]。途经太行山，山中出一巨人，高与树等，目如盂，口如盆，牙长尺许。兵士愕立不敢行。某曰：“此妖也，吾妻可以却之。”乃如其言，脱妻缚。妻荷戈往。巨人怒，吸吞之。众愈骇。某曰：“既杀吾妻，是须吾子。”乃复出其子，又被吞，如前状。众各对觑，莫知所为。某泣且怒曰：“既杀我妻，

又杀吾子，情何以甘！然非某自往不可也。”众果出诸笼，授之刃而遣之。巨人盛气而逆。格斗移时，巨人抓攫人口，伸颈咽下，从容竟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徐鸿儒：山东钜野人，明末白莲教起义领袖。详卷三《小二》注。[2]左道：旁门邪道。

[3]帆樯（qiáng 强）：船帆船桅。樯，桅杆。

[4]仍覆之：依旧用盆盖好。

[5]恪（kè 克）守：敬守，坚守。恪，恭敬。

[6]漏二滴：二更时分。

[7]（lǐ 未）然而殆：困倦得很厉害，颓丧、疲困的样子。《老子》：“兮若无所归。”殆，疲困。

[8]饲豕：喂猪。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伺豕”。

[9]樊笼：此指带木笼的囚车，即槛车。

[10]解（jiè 介）都：押解往京城。

## 双 灯

魏运旺，益都之益泉人[1]，故世族大家也。后式微[2]，不能供读。年二十余，废学，就岳业酤[3]。

一夕，魏独卧酒楼上，忽闻楼下踏蹴声。魏惊起悚听[4]。声渐近，寻梯而上，步步繁响。无何，双婢挑灯，已至榻下。后一年少书生，导一女郎，近榻微笑。魏大愕怪。转知为狐，发毛森竖[5]，俯首不敢睨。书生笑曰：“君勿见猜。舍妹与有前因，便合奉事。”魏视书生，锦貂炫目，自惭形秽，颜不知所对[6]。书生率婢子遗灯竟去。

魏细瞻女郎，楚楚若仙[7]，心甚悦之。然惭作不能作游语[8]。女郎顾笑曰：“君非抱本头者[9]，何作措大气[10]？”遽近枕席，暖手于怀。魏始为之破颜，捋裤相嘲，遂与狎昵。晓钟未发，双鬟即来引去。复订夜约。至晚，女果至，笑曰：“痴郎何福，不费一钱，得如此佳妇，夜夜自投到也。”魏喜无人，置酒与饮，赌藏枚[11]。女子十有九赢。乃笑曰：“不如妾约枚子[12]，君自猜之，中则胜，否则负。若使妾猜，君当无赢时。”遂如其言，通夕为乐。既而将寝，曰：“昨宵衾褥涩冷，令人不可耐。”遂唤婢被来，展布榻间，绮香。顷之，缓带交偎，口脂浓射，真不数汉家温柔乡也[13]。自此，遂以为常。

后半年，魏归家。适月夜与妻话窗间，忽见女郎华妆坐墙头，以手相招。魏近就之。女援之，逾垣而出，把手而告曰：“今与君别矣。请送我数武，以表半载绸缪之义[14]。”魏惊叩其故，

554 女曰：“姻缘自有定数，何待说也。”语次，至村外，前婢挑双灯以待；竟赴南山，登高处，乃辞魏言别。魏留之不得，遂去。魏伫立徨，遥见双灯明灭，渐远不可睹，快郁而反。是夜山头灯火，村人悉望见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益都：今山东省益都县。明清为青州府治所在。

[2]式微：衰落。语出《诗·邶风·式微》。

[3]就岳业酤：跟随岳父卖酒。酤，卖酒。

[4]悚听：警惕地倾听。

[5]森竖：森然直立。

[6]（tián田）颜：面有羞色。

[7]楚楚：衣裳鲜明的样子。《诗·曹风·蜉蝣》：“蜉蝣之子，衣裳楚楚。”

[8]游语：戏谑挑逗的言辞。

[9]抱本头者：嗜书卷的文人。

[10]措大：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。

[11]藏枚：旧时的一种游戏，又称“猜枚”。两方相赌，就近取可握之物如棋子、铜钱、瓜子之类握掌中（或覆掌下），令对方猜其个数、单双、字漫（铜钱有文字一面为字，有花纹一面为漫）等，以猜中次数多少决输赢。所猜之物，称“枚子”。枚，个也。

[12]约：握持。

[13]不数（sh鼠）：数不上；犹言胜过。汉家温柔乡：《飞燕外传》谓汉成帝得赵飞燕之妹合德，进御之夜，“帝大悦，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

之温柔乡。”后以温柔乡指美色迷人之境。

[14]綢繆之义：夫妻恩爱的情谊。

## 捉鬼射狐

李公著明，睢宁令襟卓先生公子也[1]。为人豪爽无馁怯。为新城王季良先生内弟[2]。先生家多楼阁，往往睹怪异。公常暑月寄宿，爱阁上晚凉。或舍之异，公笑不听，固命设榻。主人如请。嘱仆辈伴公寝，公辞，言：“喜独宿，生平不解怖。”主人乃使炷息香于炉[3]，请衽何趾[4]，始息烛覆扉而去。公即枕移时，于月色中，见几上茗瓯，倾侧旋转，不堕亦不休。公咄之，铿然立止。即若有人拔香住，炫摇空际，纵横作花缕。公起叱曰：“何物鬼魅敢尔！”裸裎下榻[5]，欲就捉之。以足觅床下，仅得一履；不暇冥搜，赤足挝摇处[6]，炷顿插炉，竟寂无兆[7]。公俯身遍摸暗隙，忽一物腾击颊上，觉似履状；索之，亦殊不得。乃启覆下楼，呼从人火以烛，空无一物，乃复就寝。既明，使数人搜履，翻席倒榻，不知所在。主人为公易履。越日，偶一仰首，见一履夹塞椽间；挑拨而下，则公履也。

公益都人，侨居于淄之孙氏第[8]。第綦阔，皆置闲旷，公仅居其半。南院临高阁，止隔一堵。时见阁扉自启闭，公亦不置念。偶与家人话于庭，阁门开，忽有一小人，面北而坐，身不盈三尺，绿袍白袜。众指顾之，亦不动。公曰：“此狐也。”急取弓矢，对关欲射[9]。小人见之，哑哑作揶揄声[10]，遂不复见。公捉刀登阁，且骂且搜，竟无所睹，乃返。异遂绝。公居数年，安妥无恙。公长公友三[11]，为余姻家，其所目触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予生也晚，未得奉公杖履[12]，然闻之父老，大约慷慨刚毅丈夫也。观此二事，大概可睹。浩然中存[13]，鬼狐间为乎哉！”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李襟卓：名毓奇，山东益都人。明万历十年壬午山东乡试第二名，万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任江苏睢宁县知县。李著明及李友三，分别为李毓奇之子及孙，名皆未详。唯据《聊斋》本篇、《蹇偿债》篇及文集《祭李公著明老亲家文》，初自李著明始，依亲侨寓淄川孙氏宅，友三为著明长子，与作者有姻娅之好。

[2]王季良：旧本冯镇峦谓系“渔洋族祖”。

[3]息香：安息香；燃之可去浊辟邪。

[4]请衽何趾：语出《礼记·曲礼》注：“设卧席则问足向何方也。”按，旧时待客，询问客人卧息习惯，然后为之设榻。请，询问。衽，卧席。何趾，足向何方。

[5]裸裎(x 锡)：谓不及穿衣。裎，不加外衣。

[6]挝：击。

[7]兆：踪兆，迹象。

[8]淄：淄川县。

[9]关：此指阁门。

[10]哑哑(è 饿饿)：笑声。揶揄：嘲弄，捉弄。

[11]长公：长公子，大儿子。

[12]奉杖履：犹言侍奉、追随。参卷一《叶生》注。

[13]浩然中存：胸怀正气。浩然，指浩然之气，即正大刚直之气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上：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

## 蹇偿债

李公著明，慷慨好施。乡人某，佣居公室[1]。其人少游惰，不能操农业，家窳贫[2]。然小有技能，常为役务，每贲之厚[3]。时无晨炊，向公哀乞，公辄给以升斗。一日，告公曰：“小人日受厚恤，三四口幸不殍饿[4]；然易可以久？乞主人贷我豆一石作资本[5]。”公忻然立命授之。某负去，年余，一无所偿。及问之，豆资已荡然矣。公怜其贫，亦置不索。

公读书于萧寺[6]。后三年余，忽梦某来曰：“小人负主人豆直，令来投偿。”公慰之曰：“若索尔偿，则平日所负欠者，何可算数？”某愀然曰[7]：“固然。凡人有所为而受人千金，可不报也。若无端受人资助，升斗且不容昧，况其多哉！”言已，竟去。公愈疑。既而家人白公：“夜扎驴产一驹，且修伟。”公忽悟曰：“得毋驹为某耶？”越数日归，见驹，戏呼某名。驹奔赴，如有知识。自此遂以为名。

公乘赴青州，衡府内监见而悦之[8]，愿以重价购之，议直未定。适公以家中急务不及待，遂归。又逾岁，驹与雄马同枥[9]，折骨，不可疗。有牛医至公家[10]，见之，谓公曰：“乞以驹付小人，朝夕疗养，需以岁月。万一得痊，得直与公剖分之。”公如所诸。后数月，牛医售驹，得钱千八百，以半献公。公受钱，顿悟，其数适符豆价也。噫！昭昭之债[11]，而冥冥之偿，此足以劝矣[1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佣居公室：为李家帮工，住在李家。佣，当雇工。

[2] 窳(j 居)贫：此从青本：底本、铸本、二十四卷本均作“屡贫”。贫穷简陋。《诗·邶风·北门》：“终窳且贫。”

[3] 贲(lài 赖)：赏赐。

[4] 殍(piáo 瓢)饿：饥饿至死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：“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。”殍，通“莩”，饿死的人。

[5] 豆：即绿豆。

[6] 萧寺：佛寺，僧院。

[7] 愀(qi o 巧)然：忧惧貌。《荀子·修身》：“见不善，愀然必以自省也。”

[8] 衡府：明宪宗第七子朱，封衡恭王，治青州，历四代，明亡国除。参卷一《王成》注。

[9] 枥：槽。

[10] 牛医：兽医的通称。

[11] “昭昭之债”二句：意谓阳世所欠之债，由阴司判今来生偿还。昭昭，指阳世。冥冥，指阴司。

[12] 劝：劝勉；指勉人向善。

## 头 滚

苏孝廉贞下封公昼卧[1]，见一人头从地中出，其大如斛[2]，在床下旋转不已。惊而中疾，遂以不起。后其次公就荡妇宿[3]，罹杀身之祸，其兆于此耶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苏孝廉贞下：苏贞下，名元行，淄川人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举人，任濮州学正，卒于官。封公，指其父曾受封赠。

[2] 斛（hú胡）：量器名。古以十斗为一斛；后以五斗为一斛，两斛为一石。

[3] 次公：二公子；指苏贞下的弟弟。

## 鬼作筵

杜秀才九畹，内人病。会重阳[1]，为友人招作茱萸会[2]。早兴，盥已[3]，告妻所往。冠服欲出，忽见妻昏愤[4]，絮絮若与人言[5]。杜异之，就问卧榻。妻辄“儿”呼之。家人心知其异。时杜有母柩未殓[6]，疑其灵爽所凭[7]。杜祝曰：“得勿吾母耶？”妻骂曰：“畜产：何不识尔父？”杜曰：“既为吾父，何乃归家崇儿妇？”妻呼小字曰[8]：“我专为儿妇来，何反怨恨？儿妇应即死；有四人来勾致[9]，首者张怀玉。我万端哀乞，甫能得允遂。我许小馈送，便宜付之。”杜如言，于门外焚钱纸。妻又言曰：“四人去矣。彼不忍违吾面目[10]，三日后，当治具酬之[11]。尔母老，龙钟不能料理中馈[12]。及期，尚烦儿妇一往。”杜曰：“幽冥殊途，安能代庖？望父恕宥。”妻曰：“儿勿惧，去去即复返[13]。此为渠事，当毋惮劳。”言已，即冥然[14]，良久乃苏。杜问所言，茫不记忆。但曰：“适见四人来，欲捉我去。幸阿翁哀请，且解囊赂之，始去。我见阿翁襁袱尚余二铤，欲窃取一铤来，作糊口计。翁窥见，叱曰：‘尔欲何为！此物岂尔所可用耶！’我乃敛手未敢动。”杜以妻病革[15]，疑信参半[16]。越三日，方笑语间，忽瞪目久之，语曰：“尔妇褻贪，曩见我白金，便生觊觎[17]。然大要以贫故[18]，亦不足怪。将以妇去，为我敦庖务[19]，勿虑也。”言甫毕，奄然竟毙[20]。约半日许，始醒，告杜曰：“适阿翁呼我去，谓曰：‘不用尔操作，我烹调自有人，只须坚坐指挥足矣[21]。我冥中喜丰满，诸物馔都覆器外[22]，切宜记之。’我诺。至厨下，见二妇操刀砧于中，俱绀帔而绿缘之[23]，呼我以嫂。每盛炙于簋[24]，必请覘视[25]。曩四人都在筵中。进馔既毕，酒具已列器中，翁乃命我还。”杜大愕异，每语同人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重阳：农历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之极，故九月九日称为重阳节。[2]茱萸（zhū yú 朱鱼）会：古代风俗，于九月九日重阳节，折茱萸佩戴之，以祛邪辟灾。又约集亲友“以重阳相会，登山饮菊花酒，谓之登高会，又云茱萸会。”见周处《风土记》。茱萸，植物名，生于川谷，有烈香。[3]早兴，盥已：清晨起床，洗漱完毕。

[4]昏愤（kuì 愧）：昏迷糊涂，神智不清。愤，昏乱。

[5]絮絮：琐细多言。

[6]殓：葬埋。

[7]灵爽：本指神明、精气。此即迷信之鬼魂。

[8]小字：指杜九畹的乳名。

[9]勾致：拘拿。

[10]不忍违吾面目：不好意思拂我的情面。面目，脸面，情面。[11]治具：置办酒席。

[12]龙钟：衰惫蹇缓的样子。中馈：家庭饮食之事。

[13]去去：暂去；稍去片刻。

[14]冥然；昏然不醒。

[15]病革（jí 亟）：病危

[16]疑信参半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疑信未半”。[17]觊觎（jì yú 计鱼）：非分的企望。

- [18] 大要：大约，大抵。
- [19] 敦（du 堆）庖务：料理饮食之事。敦，治理。
- [20] 奄然竟毙；突然死去。奄，猝死。
- [21] 坚坐：安坐。
- [22] 诸物馔都覆器外：意谓饭菜要盛到漫出盘碗。
- [23] 紺（gàn 鞞）帔而绿缘之：天青色的帔肩而缘以绿边。紺，天青色或深青中透红之色。
- [24] 炙：泛指菜肴。
- [25] 覘（chān 掺）视：窥视；指验看、检查。

## 胡四相公

莱芜张虚一者[1]，学使张道一之仲兄也。性豪放自纵。闻邑中某氏宅，为狐狸所居，敬怀刺往谒[2]，冀一见之。投刺中。移时，扉自辟。仆者大愕，却退。张肃衣敬入，见堂中几榻宛然，而阒寂无人[3]，揖而祝曰：“小生斋宿而来[4]，仙人既不以门外见斥，何不竟赐光霁[5]？”忽闻虚室中有人言曰：“劳君枉驾，可谓跫然足音矣[6]。请坐赐教。”即见两座自移相向。甫坐，即有镏漆盘，贮双茗盏，悬目前。各取对饮，吸啜有声，而终不见其人。茶已，继之以酒。细审官阀，曰：“弟姓胡氏，于行为四；曰相公[7]，从人所呼也。”于是酬酢议论[8]，意气颇洽。鳖羞鹿脯[9]，杂以芡蓼[10]。进酒行炙者，似小辈甚伙[11]。酒后颇思茶，意才少动，香茗已置几上。凡有所思，无不念而至。张大悦，尽醉始归。自是三数日必一访胡，胡亦时至张家，并如主客往来礼。

一日，张问胡曰：“南城中巫媪，日托狐神渔病家利[12]。不知其家狐，君识之否？”曰：“彼妄耳，实无狐。”少间，张起溲溺[13]，闻小语曰：“适所言南城狐巫，未知何如人。小人欲从先生住观之，烦一言请于主人。”张知为小狐，乃应曰：“诺。”即席而请于狐曰：“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辈，往探狐巫，敬请君命。”狐固言不必。张言之再三，乃许之。既而张出，马自至，如有控者。既骑而行，狐相语于途，谓张曰：“后先生于道途间，觉有细沙散落衣襟上，便是吾辈从也。”语次入城，至巫家。巫见张至[14]，笑逆曰：“贵人何忽得临？”张曰：“闻尔家狐子大灵应，果否？”巫正容曰：“若个蹠躅语[15]，不宜贵人出得！何便言狐子？恐吾家花姊不欢！”言未已，空中发半砖来，中巫臂，踉欲跌。惊谓张曰：“官人何得抛击老身也？”张笑曰：“婆子盲也！几曾见自己额颅破，冤诬袖手者[16]？”巫错愕不知所出。正回惑间，又一石子落，中巫，颠蹶；秽泥乱坠，涂巫面如鬼。惟哀号乞命。张请恕之，乃止。巫急起奔，遁房中，阖户不敢出[17]。张呼与语曰：“尔狐如我狐否？”巫惟谢过[18]。张仰首望空中，戒勿复伤巫，巫始惕惕而出[19]。张笑谕之，乃还。

由是每独行于途。觉尘沙淅淅然[20]，则呼狐语，辄应不讹。虎狼暴客，恃以无恐。如是年余，愈与胡莫逆。尝问其甲子[21]，殊不自记忆，但言：“见黄巢反[22]，犹如昨日。”一夕共话，忽墙头苏然作响，其声甚厉[23]。张异之，胡曰：“此必家兄。”张言：“何不邀来共坐？”曰：“伊道颇浅[24]，只好攫鸡啖，便了足耳。”张谓狐曰：“交情之好，如吾两人，可云无憾；终未一见颜色，殊属恨事。”胡曰：“但得交好足矣，见面何为？”一日，置酒邀张，且告别。问：“将何往？”曰：“弟陕中产，将归去矣。君每以对面不视为憾，令请一识数岁之友，他日可相认耳。”张四顾都无所见。胡曰：“君试开寝室门，则弟在焉。”张即推扉一觑，则内有美少年，相视而笑。衣裳楚楚[25]，眉目如画，转瞬之间，不复睹矣。张反身而行，即有履声籍籍随其后[26]，曰：“今日释君憾矣。”张依恋不忍别。狐曰：“离合自有数，何容介介[27]。”乃以巨觥劝酒。饮至中夜，始以纱烛导张归[28]。及明往探，则空屋冷落而已。

后道一先生为四川学使[29]。张清贫犹昔，因住视弟，愿望颇奢[30]。月余而归，甚违初意，咨嗟马上，嗒丧若偶[31]。忽一少年骑青驹，蹶其后[32]。张回顾，见裘马甚丽，意亦骚雅[33]，遂与语间，少年察张不豫[34]，

诘之。张因歔而告以故。少年亦为慰藉。同行里许，至歧路中，少年乃拱手而别，曰：“前途有一人，寄君故人一物，乞笑纳也。”复欲询之，驰马径去。张莫解所由。又二三里许，见一苍头，持小篋子[35]，献于马前，曰：“胡四相公敬致先生。”张豁然顿悟。受而开视，则白镪满中。及顾苍头，不知所之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 莱芜：县名，在今山东省。

[2] 刺：名帖。

[3] (qù 去)寂：寂静无声。阒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”。[4] 斋宿：先一日斋戒。表示虔诚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：“弟子斋宿而后敢言。”

[5] 光霁：“光风霁月”的略称。以天朗时的和风、雨晴后的明月，比喻人物品格开朗、气度豁达。这里形容面貌。

[6] 蹻(qióng 穷)然足音：《庄子·徐无鬼》：“夫逃虚空者，藜藿柱乎黜之径，踉位其空，闻人足音蹻然而喜矣，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警其侧者乎。”意思是空谷之中许久未见人影，所以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非常高兴和喜悦。蹻，脚步声。

[7] 相(xiàng 象)公：旧时对上层社会年轻人的尊称。

[8] 酬酢议论：指饮酒交谈。酬酢，主客互相敬酒。主敬客叫“酬”，客还敬叫“酢”。

[9] 鳖羞鹿脯：鳖肉和鹿肉做成的佳肴。羞，美味食品。脯，干肉。[10] 芻蓼：古时调味的香料。

[11] 小辈：小厮们。

[12] 渔病家利：意思是向病人勒索财物。渔利，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。

[13] 溲溺：小便。

[14] 巫：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缺。

[15] 蹠躩：犹“褻”，轻薄，狎侮。[16] 袖手：缩手袖内。

[17] 阖户：此据青本。阖，原作“”。

[18] 谢过：谢罪。

[19] 惕惕：忧惧的样子。

[20] 淅淅(x x 析析)然：风沙吹落的声音。

[21] 甲子：年岁。古时以干支相配记年，甲居十干首位，子居十二支首位，故以“甲子”代指年岁。

[22] 黄巢反：指唐朝末年黄巢起义。

[23] 厉：猛烈。

[24] 道：道业，指修行的程度。

[25] 楚楚：服装整洁的样子。

[26] 藉藉：形容履声杂乱。

[27] 介介：放在心上。

[28] 纱烛：纱灯。

[29] 西川：唐代剑南道分四川为东两二川，西川指今四川西部。这里指四川省。川，此从青本，原作“州”。

[30] 愿望颇奢：指希望得到丰厚的赠。

[31] 嗒丧若偶：形体死寂的样子，犹言灰心丧气，呆若木偶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仰天而嘘：答焉似丧其耦。”答，同“嗒”。[32] 躡：追踪。

[33] 骚雅：文雅。

[34] 不豫：不高兴。

[35] 簠：圆形小筐。

## 念 秧

异史氏曰：人情鬼蜮[1]，所在皆然；南北冲衢[2]，其害尤烈。如强弓怒马，御人于国门之外者[3]，夫人而知之矣。或有囊刺囊[4]，攫货于市，行人回首，财货已空，此非鬼蜮之尤者耶？乃又有萍水相逢[5]，甘言如醴，其来也渐，其入也深。误认倾盖之交[6]，遂罹丧资之祸。随机设阱[7]，情状不一；俗以其言辞浸润，名曰“念秧”。今北途多有之，遭其害者尤众。余乡王子巽者[8]，邑诸生。有族先生在都为旗籍太史[9]，将住探讯。治装北上，出济南，行数里，有一人跨黑卫，驰与同行。时以闲语相引，王颇与问答。其人自言：“张姓，为栖霞隶[10]，被令公差赴都。”称谓伪卑[11]，祇奉殷勤。相从数十里，约以同宿。王在前，则策蹇追及[12]；在后，则祇候道左。仆疑之，因厉色拒去，不使相从。张颇自惭，挥鞭遂去。既暮，休于旅舍，偶步门庭，则见张就外舍饮。方惊疑问，张望见王，垂手拱立[13]，谦若厮仆，稍稍问讯。王亦以泛泛适相值[14]，不为疑，然王仆终夜戒备之。鸡既唱，张来呼与同行。仆咄绝之，乃去。

朝暾已上，王始就道。行半日许，前一人跨白卫，年四十已来，衣帽整洁；垂首蹇分[15]，盹寐欲堕。或先之，或后之，因循十数里。王怪问：“夜何作，致迷顿乃尔[16]？”其人闻之，猛然欠伸，言：“我青苑人[17]，许姓。临淄令高檠是我中表[18]。家兄设帐于官署[19]，我往探省，少获馈赠。今夜旅舍，误同念秧者宿，惊惕不敢交睫，遂致白昼迷闷。”王故问：“念秧何说？”许曰：“君客时少，未知险诈。今有匪类，以甘言诱行旅，夤缘与同休止[20]，因而乘机骗赚。昨有葭蓍亲，以此丧资斧。吾等皆宜警备。”王颌之。先是，临淄宰与王有旧，王曾入其幕，识其门客果有许姓，遂不复疑。因道温凉，兼询其兄况。许约暮共主人，[21]王诺之。仆终疑其伪，阴与主人谋，迟留不进，相失，遂杳。

翼日，日卓午[22]，又遇一少年，年可十六七，骑健骡，冠服秀整，貌甚都[23]。同行久之，未尝交一言。日既西，少年忽言曰：“前去曲律店不远矣[24]。”王微应之。少年因咨嗟欷，如不自胜。王略致诘问。少年叹曰：“仆江南金姓[25]。三年膏火，冀博一第，不图竟落孙山[26]！家兄为部中主政[27]，遂载细小来[28]，冀得排遣。生平不习跋涉，扑面尘沙，使人薙恼[29]。”因取红巾拭面，叹咤不已。听其语，操南音，娇婉若女子。王心好之，稍稍慰藉。少年曰：“适先驰出，眷口久望不来，何仆辈亦无至者？日已将暮，奈何！”迟留瞻望，行甚缓。王遂先驱，相去渐远。

晚投旅邸，既入舍，则壁下一床，先有客解装其上。王问主人。即有一人入，携之而出，曰：“但请安置，当即移他所。”王视之，则许也。王止与同舍，许遂止。因与坐谈。少间，又有携装入者，见王、许在舍，返身遽出，曰：“已有客在。”王审视，则途中少年也。王未言，许急起曳留之，少年遂坐。许乃展问邦族，少年又以途中言为许告。俄顷，解囊出资，堆颇重；秤两余，付主人，嘱治肴酒，以供夜话。二人争劝止之，卒不听。俄而酒炙并陈。筵间，少年论文甚风雅。王问江南闹中题，少年悉告之。且自诵其承破[30]，及篇中得意之句。言已，意甚不平。共扼腕之[31]。少年又以家口相失，夜无仆役，患不解牧圉[32]。王因命仆代摄豆[33]。少年深感谢。

居天何，忽蹴然曰[34]：“生平蹇滞，出门亦无好况。昨夜逆旅与恶人

居，掷骰叫呼，聒耳沸心[35]，使人不眠。”南音呼骰为兜，许不解，固问之。少年手摹其状。许乃笑，于囊中出色一枚，曰：“是此物否？”少年诺。许乃以色为令[36]，相欢饮。酒既阑，许请共掷，赢一东道主[37]。王辞不解。许乃与少年相对呼卢[38]。又阴嘱王曰：“君勿漏言。蛮公子颇充裕，年又雏，未必深解五木诀[39]。我赢些须，明当奉屈耳[40]。”二人乃入隔舍。旋闻轰赌甚闹，王潜窥之，见栖霞隶亦在其中。大疑，展衾自卧。又移时，众共拉王赌。王坚辞不解。许愿代辨臬雉[41]，王又不肯。遂强代王掷。少间，就榻报王曰：“汝赢几筹矣[43]。”王睡梦应之。忽数人排闥而入，番语啁[43]。首者言佟姓，为旗下逻捉赌者。时赌禁甚严，各大惶恐。佟大声吓王，王亦以太史旗号相抵。佟怒解，与王叙同籍[44]，笑请复博为戏。众呆复赌，佟亦赌。王谓许曰：“胜负我不预闻。但愿睡，无相溷。”许不听，仍往来报之。既散局，各计筹马，王负欠颇多。佟遂搜王装囊取偿。王愤起相争。金捉王臂，阴告曰：“彼都匪人，其情叵测。我辈乃文字交，无不相顾。适局中我赢得若干数，可相抵；此当取偿许君者，令请易之：便令许偿佟，君偿我。弗过暂掩人耳目，过此仍以相还。终不然，以道义之友，遂实取君偿耶？”王故长厚，亦遂信之。少年出，以相易之谋告佟。乃对众发王装物，估入已囊[45]。佟乃转索许、张而去。

少年遂被来，与王连枕；衾褥皆精美。王亦招仆人卧榻上，各默然安枕。久之，少年故作转侧，以下体就仆。仆移身避之；少年又近就之，肤着股际，滑腻如脂。仆心动，试与狎；而少年殷勤甚至，衾息鸣动。王颇闻之，虽甚骇怪，而终不疑其有他也。昧爽，少年即起，促与早行。且云：“君蹇疲殆，夜所寄物，前途请相授耳。”王尚无言，少年已加装登骑。王不得已，从之。骤行驶，去渐远。王料其前途相待，初不为意。因以夜间所闻问仆，仆实告之。王始惊曰：“今被念秧者骗矣！焉有宦室名士，而毛遂于围仆者[46]？”又转念其谈词风雅，非念秧者所能。急追数十里，踪迹殊杳。始悟张、许、佟皆其一党，一局不行，又易一局，务求其必入也。偿责易装，已伏一图赖之机；设其携装之计不行，亦必执前说篡夺而去[47]。为数十金，委缀数百里[48]；恐仆发其事，而以身交欢之，其术亦苦矣。

后数年，而有吴生之事。

邑有吴生，字安仁。三十丧偶，独宿空斋。有秀才来与谈，遂相知悦。从小奴，名鬼头，亦与吴僮报儿善。久而知其为狐。吴远游，必与俱。同室之中，人不能睹。吴客都中，将旋里，闻王生遭念秧之祸，因戒僮警备。狐笑言：“勿须，此行无不利。”至涿[49]，一人系马坐烟肆[50]，裘服济楚[51]。见吴过，亦起，超乘从之[52]。渐与吴语，自言：“山东黄姓，提堂户部[53]。将东归，且喜同途不孤寂。”于是吴止亦止；每共食，必代吴偿值。吴阳感而阴疑之。私以问狐，狐但言：“不妨。”吴意乃释。及晚，同寻寓所，先有美少年坐其中。黄入，与拱芋为礼。喜问少年：“何时离都？”答云：“昨日。”黄遂拉与共寓。向吴曰：“此史郎，我中表弟，亦文士，可佐君子谈骚雅[54]，夜话当不寥落。”乃出金资，治具共饮。少年风流蕴藉，遂与吴大相爱悦。饮间，辄目示吴作觞弊[55]，罚黄，强使，鼓掌作笑。吴益悦之。既而史与黄谋博赌，共牵吴，遂各出囊金为质。狐嘱报儿暗锁板扉[56]，嘱吴曰：“倘闻人喧，但寐无[57]。”吴诺。吴每掷，小注则输，大注辄赢。更余，计得二百金。史、黄错囊垂罄[58]，议质其马。忽闻挝门声甚厉，吴急起，投色于火，蒙被假卧。久之，闻主人觅钥不得，破扃起关

[59]，有数人汹汹入，搜捉博者。史、黄并言无有。一人竟捋吴被，指为赌者。吴叱咄之。数人强检吴装。方不能与之撑拒，忽闻门外舆马呵殿声[60]。吴急出鸣呼，众始惧，曳入之，但求勿声。吴乃从容苞苴付主人[61]。鹵簿既远[62]，众乃出门去。黄与史共作惊喜状，取次觅寝[63]。黄命史与吴同榻。吴以腰囊置枕头[64]，方命被而睡。无何，史启吴衾，裸体入怀，小语曰：“爱兄磊落，愿从交好。”吴心知其诈，然计亦良得，遂相偎抱。史极力周奉，不料吴固伟男，大为凿枘[65]，呻殆不可任，窃窃哀免。吴固求乞事。手扞之，血流漂杵矣[66]。乃释令归。及明，史惫不能起，托言暴病，但请吴、黄先发。吴临别，赠金为药饵之费。途中语狐，乃知夜来鹵簿，皆狐为也。

黄于途，益谄事吴。暮复同舍，斗室甚隘，仅容一榻；颇暖洁，而吴狭之。黄曰：“此卧两人则隘，君自卧则宽，何妨？”食已，径去。吴亦喜独宿可接狐友。坐良久，狐不至。倏闻壁上小扉，有指弹声。吴拔关探视，一少女艳妆遽入，自扃门户，向吴展笑，佳丽如仙。吴喜致研诘，则主人之子妇也。遂与狎，大相爱悦。女忽潜然泣下。吴惊问之，女曰：“不敢隐匿，妾实主人遣以饵君者。曩时入室，即被掩执；不知今宵何久不至？”又呜咽曰：“妾良家女，情所不甘。今已倾心于君，乞垂拔救！”吴闻骇惧，计无所出，但遣速去。女惟俯首泣。忽闻黄与主人阖鼎沸。但闻黄曰：“我一路祇奉，谓汝为人，何遂诱我弟室[67]！”吴惧，逼女令去。闻壁扉外亦有腾击声。吴仓卒汗如流，女亦伏泣。又闻有人劝止主人。主人不听，椎门愈急。劝者曰：“请问主人，意将胡为？如欲杀耶，有我等客数辈，必不坐视凶暴。如两人中有一逃者，抵罪安所辞？如欲质之公庭耶，帷薄不修[68]，适以取辱。且尔宿行旅，明明陷诈，安保女子无异言？”主人张目不能语。吴闻，窃感佩，而不知其谁。初，肆门将闭，即有秀才共一仆来，就外舍宿。携有香醪，遍酌同舍，劝黄及主人尤殷。两人辞欲起，秀才牵裾，苦不令去。后乘间得遁，操杖奔吴所。秀才闻喧，始入劝解。吴伏窗窥之，则狐友也，心窃喜。又见主人意稍夺，乃大言以恐之。又谓女子：“何默不一言？”女啼曰：“恨不如人，为人驱役贱务！”主人闻之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叱骂曰：“尔辈禽兽之情，亦已毕露，此客子所共愤者！”黄及主人皆释刀杖，长跽而请。吴亦启户出，顿大怒骂。秀才又劝止吴，两始和解。女子又啼，宁死不归。内奔出姬婢，摔女令入。女子卧地，哭益哀。秀才劝主人重价货吴生。主人俯首曰：“作者娘三十年，今日倒绷孩儿[69]，亦复何说。”遂依秀才言。吴固不肯破重资；秀才调停主客间，议定五十金。人财交付后，晨钟已动，乃共促装，载女子以行。

女未经鞍马，驰驱颇殆。午间，稍休憩。将行，唤报儿，不知所住。日已西斜，尚无迹响，颇怀疑讶，遂以问狐。狐曰：“无忧，将自至矣。”星月已出，报儿始至。吴诘之，报儿笑曰：“公子以五十金肥奸佞[70]，窃所不平。适与鬼头计，反身索得。”遂以金置几上。吴惊问其故，盖鬼头知女止一兄，远出十余年不返，遂幻化作其兄状，使报儿冒弟行，入门索姊妹。主人惶恐，诡托病殂[71]。二僮欲质官，主人益惧，啖之以金，渐增至四十，二僮乃行。报儿具述其故。吴即赐之。吴归，琴瑟慕笃。家益富。细诘女子，曩美少即其夫，盖史即金也。袭一櫺绸帔[72]，云是得之山东王姓者。盖其党与甚众，逆旅主人，皆其一类。何意吴生所遇，即王子巽连天叫苦之人，不亦快哉！旨哉古言[73]：“骑者善堕[74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鬼蜮：喻奸诈阴狠。《诗·小雅·何人斯》：“为鬼为蜮，则不可得。”蜮，又名短狐、射工或水弩，传说伏于水中含沙射人的一种动物。

[2]冲衢：冲要通衢。指交通要道。

[3]御人于国门之外：指在郊野以武力拦路劫掠。御，抵拒。国门，城门。[4]（lí离）：割。

[5]萍水相逢：如浮萍逐水，偶然相逢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

[6]倾盖之交：旅途中仓促结识的朋友。倾盖，倾斜车盖；指并车接谈。形容初交相得。《史记·邹阳列传》“谚曰‘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’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”

[7]阱：陷阱。指骗局。

[8]王子巽：王敏入，字子逊（通“巽”），号梓岩，淄川人。县学生员。家贫，事父母孝。传见《淄川县志》六“续孝友”。

[9]族先生：族人中的前辈。旗籍太史：隶籍八旗的翰林院官员。按：淄川王，字子下，王鳌永子。王鳌永于顺治元年以户部右侍郎奉命招抚山东、河南，于青州为农民义军赵应元部所杀。王以父于顺治二年世袭銮仪卫指挥，隶镶蓝旗。后钦取入内三院办事，曾为内秘书院侍读，职司相当于翰林院侍读。因王隶旗籍，文中所称之“旗籍太史”，或当指彼。王卒于康熙五年。

[10]栖霞隶：栖霞县署衙役。栖霞，山东省县名。

[11]（huí挥）卑：谦卑。，谦逊。

[12]策蹇：鞭驴。蹇，驴的代称。

[13]拱立：弓身站立。

[14]泛泛：寻常；无意之间。适，偶然。

[15]蹇分：犹言“驴上”。

[16]迷顿：乏。

[17]青苑：当作“清苑”。县名，即今河北省清苑县，明清属保定府。

[18]临淄令高檠：《山东通志》六三：高檠，直隶清苑举人，康熙十一年为临淄知县。

[19]设帐：开馆授徒。

[20]夤缘：攀附，拉关系。

[21]共主人：谓同宿一店。主人，指店主。

[22]卓午：正午。

[23]貌甚都：模样很漂亮。都，美。

[24]曲律店：地名。王士《带经堂集》五十一《北征日记》载，平原德州间有曲律店。又《德州乡土志》志首地图，德州南有七里店，或即其近名。

[25]江南：清顺治时设江南省，康熙时分为江苏、安徽二省。[26]不图竟落孙山：不料竟然落榜。名落孙山，谓落榜；详卷一《叶生》注。

[27]部中主政：六部主事的别称。详《叶生》注。

[28]细小：家小、眷属。

[29]薶（h o 蒿）恼：烦恼。

[30]承破：指八股文中承题、破题两股文字。

[31]扼腕：惋惜。

[32] 不解牧圉（y 宇）：不会喂牲口。圉，养马。

[33] 代撮（cuò 错）豆：指代为备草料，喂牲口。豆，牲口草料。，切碎的草。

[34] 蹴然：跺脚，叹悔、生气的姿态。

[35] 聒耳沸心：吵得人耳根不静，心绪不宁。

[36] 以色为令：意谓用掷色子决定饮酒之数。

[37] 赢一东道主：谓由赌输者请客吃饭。

[38] 呼卢：呼采声，代指赌博。卢，采名，参卷三《赌符》注。[39] 五木诀：犹言赌博的诀窍。五木，古赌具名，此指色子。[40] 明当奉屈：意思是明天将置酒奉谢，屈驾光临。

[41] 代辨臬雉：代认色子的采名、输赢。臬、雉，均赌采名，参《赌符》注。

[42] 几筹：若干筹码。筹，赌筹，计算输赢之数的筹码。

[43] 番语啁（zhō zhà 招乍），叽哩咕噜操异族语言。番语，此指满语。啁，声音杂乱细碎。

[44] 同籍：同隶旗籍。

[45] 估：约计其数。

[46] 毛遂：毛遂自荐，见《史记·平原君列传》。这里指私身相就。[47] 篡夺：抢夺，强取。

[48] 委缀：尾随，跟踪。

[49] 涿：县名，即今河北省涿县。

[50] 烟肆：烟店。烟草，初名淡巴菰，明代由吕宋岛传入我国，至清，种植吸食者渐众。参王士《香祖笔记》三、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十一。[51] 济楚：鲜明整齐。

[52] 超乘：腾身上马。超，跳。

[53] 提堂户部：指受本省督抚委派到户部投递公文的专使。提堂，即“提塘”，官名，隶兵部。清代各省督抚选派武职一人驻京，专司投递本省与在京衙门往来文报，称提塘官。

[54] 谈骚雅：犹言谈诗论文。

[55] 作觞弊：在行酒令时作弊。

[56] 板扉：门扇。

[57] ：呼喊。

[58] 错囊垂罄：钱袋将空。错囊，用金银线绣的钱袋。

[59] 破扃起关：破锁撬门。关，门闩。

[60] 呵殿声：前呼后拥侍从杂沓之声。呵殿，官员出行时前行喝道和压后随从的人声。

[61] 苞苴：草包。此指包裹、捆束行李。

[62] 卤簿：官员出行的仪仗扈从。

[63] 取次：相继。

[64] 腰囊：系于腰间的钱袋。

[65] 凿枘：格难入，互不相容。宋玉《九辩》：“圆凿而方枘兮，吾固知其而难入。”凿，榫卯；枘，头。

[66] 血流漂杵：极言流血之多。语出《尚书·武成》。杵，大盾。[67] 弟室：弟妻。

[68] 帷薄不修：对家庭生活淫乱的婉称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古者大臣有……坐污秽淫乱，男女亡别者，不日污秽，曰帷薄不修。”帷、薄，指家庭中障隔内外的帘帷。

[69] 作者娘三十年，今日倒绷孩儿：旧时谚语。意思是久已熟惯之事，不料竟出乖露丑。宋魏泰《东轩笔记》载：苗振以第四名进士及第，召试馆职。以久从吏事，晏殊劝其稍温笔砚。苗振率然答曰：“岂有三十年为老娘，而倒孩儿者乎？”老娘，接生婆，又称稳婆。倒绷孩儿，把初生婴儿倒裹在襁褓里。

[70] 奸佞：奸诈小人。佞，佞父：谓人粗鄙低贱。

[71] 病殂：暴病而死。

[72] 榭绸：王士《池北偶谈》二十四“水蚕”：“吾乡山蚕，食椒、椿、榭、柘诸木叶而成茧，各从其名。……山蚕、水蚕，皆物产之异。”据此，榭绸乃山蚕中榭蚕之丝所织绸，是山东地方的一种土产品。

[73] 旨哉古言：前人的话说得真好啊。旨，美，有味。

[74] 骑者善堕：骑马的人容易挨摔。由古语“善游者溺，善骑者堕”稍加变化。

## 蛙 曲

王子巽言[1]：“在都时，曾见一人作剧于市[2]。携木盒作格，凡十有二孔[3]；每孔伏蛙。以细杖敲其首，辄哇然作鸣。或与金钱，则乱击蛙顶，如拊云锣[4]，宫商词曲[5]，了了可辨[6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王子巽：见前《念秧》注。

[2]作剧：玩杂耍。

[3]凡：总计。

[4]拊：敲击。云锣：与编钟相应的一种乐器。以多面（十、十二、十五、二十四面不等）大小相同厚薄殊异的小铜锣悬系于带格的木架间；架下有长柄，左手持之，右手用小木槌击锣作响。又叫云。

[5]宫商词曲：谓词曲习用的声调。宫、商，代指音乐声调[6] 了了：清晰。

## 鼠 戏

又言[1]：“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[2]。背负一囊，中蓄小鼠十馀头。每于稠人中，出小木架，置肩上，俨如戏楼状。乃拍鼓板，唱古杂剧[3]。歌声甫动，则有鼠自囊中出，蒙假面[4]，被小装服，自背登楼，人立而舞[5]。男女悲欢，悉合剧中关目[6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 又言：此篇手稿本上接《蛙曲》，当仍系王子巽（见前《念秧》注）所讲述。铸本、二十四卷本此篇不上连《蛙曲》，故无此二字。[2] 卖鼠戏：用鼠演戏赚钱。

[3] 古杂剧：此指有传统故事情节的唱词，用以配合鼠的表演。[4] 假面：面具。

[5] 人立：象人一样，后肢直立。

[6] 关目：情节。

## 泥书生

罗村有陈代者[1]，少蠢陋[2]。娶妻某氏，颇丽。自以婿不如人，郁郁不得志。然贞洁自持，婆媳亦相安。一夕独宿，忽闻风动靡开，一书生人，脱衣巾，就妇共寝。妇骇惧，苦相拒；而肌骨顿，听其狎褻而去。自是恒无虚夕。月余，形容枯瘁。母怪问之。初惭怍不欲言；固问，始以情告。母骇曰：“此妖也！”百术为之禁咒，终亦不能绝。乃使代伏匿室中，操杖以伺。夜分，书生果复来，置冠几上；又脱袍服，搭架[3]间。才欲登榻，忽惊曰：“咄咄！有生人气！”急复披衣。代暗中暴起，击中腰肋，塔然作声。四壁张顾，书生已渺。束薪照，泥衣一片墮地上，案头泥巾犹存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罗村：淄川县旧东北乡有罗家庄。见《淄川县志》二。

[2]蠢陋：性愚而貌丑。

[3](yí宜)架：衣架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男女不杂坐，不同枷(架)。”：衣架。

## 土地夫人

桥王炳者[1]，出村，见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，顾盼甚殷[2]。挑以褻语，欢然乐受。狎昵无所，遂期夜奔。炳因告以居止。至夜，果至，极相悦爱。问其姓名，固不以告。由此往来不绝。时炳与妻共榻[3]，美人亦必来与交，妻竟不觉其有人。炳讶问之。美人曰：“我土地夫人也。”炳大骇，亟欲绝之，而百计不能阻。因循半载，病惫不起。美人来更频，家人都能见之。未几，炳果卒。美人犹日一至。炳妻叱之曰：“淫鬼不自羞！人已死矣，复来何为？”美人遂去，不返。土地虽小，亦神也，岂有任妇自奔者？愤愤应不至此[4]。不知何物淫昏，遂使千古下谓此村有污贱不谨之神。冤矣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（diào吊）桥：村名，在山东淄川县旧东北乡。见《淄川县志》

[2]殷：殷勤。谓情意亲切。

[3]时：有时。

[4]愤愤：糊涂。

## 济南道人

济南道人者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详其姓氏。冬夏着一单袷衣[1]，系黄绦，无襦[2]。每用半梳梳发，即以齿衔髻际[3]，如冠状。日赤脚行市上；夜卧街头，离身数尺外，冰雪尽。初来，辄对人作幻剧，市人争贻之[4]。有井曲无赖子，遗以酒，求传其术，弗许。遇道人浴于何津[5]，骤抱其衣以胁之。道人揖曰：“请以赐还，当不吝术。”无赖者恐其给，固不肯释。道人曰：“果不相授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道人默不与语；俄见黄绦化为蛇，围可数握，绕其身六七匝，怒目昂首，吐舌相向。某大愕，长跪，色青气促，惟言乞命。道人乃竟取绦。绦竟非蛇；另有一蛇，蜿蜒入城去。由是道人之名益著。

缙绅家闻其异，招与游，从此往来乡先生门[6]。司、道俱耳其名[7]，每宴集，辄以道人从。一日，道人请于水面亭报诸宪之饮[8]。至期，备于案头得道人速客函[9]，亦不知所由至。诸客赴宴所，道人伛偻出迎[10]。既入，则空享寂然，榻几未设，或疑其妄。道人顾官宰曰：“贫道无僮仆，烦借诸扈从[11]，少代奔走。”官宰共诺之。道人于壁上绘双靡，以手挝之。内有应门者，振管而启。共趋觐望，则见憧憧者往来于中[12]；屏幔床几，亦复都有。即有人传送门外。道人命吏胥辈接列亭中[13]，且嘱勿与内人交语[14]。两相授受，惟顾而笑。顷刻，陈设满亭，穷极奢丽。既而旨酒散馥，热炙腾熏，皆自壁中传递而出。座客无不骇异。亭故背湖水，每六月时，荷花数十顷，一望无际。宴时方凌冬，窗外茫茫，惟有烟绿[15]。一官偶叹曰：“此日佳集[16]，可惜无莲花点缀！”众俱唯唯。少顷，一青衣吏奔白：“荷叶满塘矣！”一座皆惊。推窗眺瞩，果见弥望青葱[17]，间以菡萏[18]。转瞬之间，万枝千朵，一齐都开；朔风吹面，荷香沁脑。群以为异。遣吏人荡舟采莲。遥见吏人入花深处；少间返掉[19]，素手来见。官诘之，吏曰：“小人乘舟去，见花在远际；渐至北岸，又转遥遥在南荡中[20]。”道人笑曰：“此幻梦之空花耳。”无何，酒阑，荷亦凋谢；北风骤起，摧折荷盖[21]，无复存矣。

济东观察公甚悦之[22]，携归署，日与狎玩。一日，公与客饮。公故有家传良酝[23]，每以一斗为率[24]，不肯供浪饮。是日，客饮而甘之，固素倾酿[25]。公坚以既尽为辞。道人笑谓客曰：“君必欲满老饕[26]，索之贫道而可。”客请之。道人以壶入袖中，少刻出，遍斟坐上，与公所藏，更无殊别。尽欢始罢。公疑焉，入视酒[27]，则封固宛然，而空无物矣。心窃愧怒，执以为妖，笞之。杖才加，公觉股暴痛；再加，臀肉欲裂。道人虽声嘶阶下，观察已血殷坐上[28]。乃止不答，逐令去。道人遂离济，不知所往。后有人遇于金陵，衣装如故，问之，笑不语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 【注释】

[1]单袷(ji 夹)衣：单薄的夹衣。袷，夹衣。袷，据二十四卷本，底本作“ ”。

[2]襦：套裤与短袄。 ，胫衣，齐鲁之间称“ ”，套于单裤上的无裆套裤。襦，罩于单衫之外的短衣或短袄。

[3]以齿衔髻际：用梳齿插在发髻上。

[4]贻：赠送；这里指施舍。

[5]河津：河边。津，渡口。

[6] 乡先生：年老辞官居乡的人，见《仪礼·士冠礼》。这里指乡绅。  
[7] 司、道，指布政司、按察司长官及所属分守道，分巡道之类的官员。耳：闻。

[8] 水面亭：即“天心水面亭”，元代李所建，在济南大明湖上。见《济南府志》。宪：封建社会属吏称上司为“宪”，这里指上文所说的司、道官员。

[9] 速客函：犹言请帖。

[10] 伛偻：躬身，表示恭敬。

[11] 扈从：侍从的仆役。

[12] 憧憧（chōng chōng 冲冲）者：指摇曳不定的人影。

[13] 吏胥辈：指诸宪的随从。吏胥，衙门小吏。

[14] 内人：指壁内之人。

[15] 烟绿：水雾笼罩着绿波。

[16] 佳集：盛会。

[17] 弥望：满眼。

[18] 菡萏（hàn dàn 汗旦）：荷花。

[19] 反棹：回船。

[20] 荡：长草的水面；此指湖面。

[21] 荷盖：荷叶。

[22] 济东观察，济东道的道员。济东道是山东省最大的一个道，驻济南，下辖济南、东昌、泰安、武定四府和临清一个直隶州。[23] 良酝：犹言佳酿、美酒。

[24] 率（lǜ 律）：标准，准则。

[25] 倾酿：倾尽家酿美酒供客。语出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。

[26] 老饕（tāo 涛）：此指馋欲。详见《老饕》注。

[27] （chǐ 吃）：古时酒具，大的能盛一石，小的盛五斗。

[28] 殷（yān 烟）：暗红色。这里指染红。

## 酒 狂

繆永定，江西拔贡生[1]。素酗于酒，戚党多畏避之。偶适族叔家。繆为人滑稽善谑[2]，客与语，悦之，遂共酣饮。繆醉，使酒骂坐[3]，忤客。客怒，一坐大哗。叔以身左右排解。繆谓左袒客，又益迁怒。叔无计，奔告其家。家人来，扶以归。才置床上，四肢尽厥[4]；抚之，奄然气尽。

繆死，有皂帽人絜去。移时，至一府署，缥碧为瓦[5]，世间无其壮丽。至墀下，似欲伺见官宰。自思：我罪伊何，当是客讼斗殴。回顾皂帽人，怒目如牛，又不敢问。然自度[6]：贡生与人角口[7]，或无大罪。忽堂上一吏宣言，使讼狱者翼日早候[5]。于是堂下人纷纷藉藉，如鸟兽散。繆亦随皂帽人出，更无归着，缩首立肆檐下。皂帽人怒曰：“颠酒无赖子[9]！日将暮，各去寻眠食，而何往[10]？”繆战栗曰：“我且不知何事，并未告家人，故毫无资斧，庸将焉归[11]？”皂帽人曰：“颠酒贼！若酤自，便有用度！再支吾[12]，老拳碎颠骨子[13]！”繆垂首不敢声。

忽一人自户内出，见繆，诧异曰：“尔何来？”繆视之，则其母舅。舅贾氏，死已数载。繆见之，始恍然悟其已死，心益悲俱，向舅涕零曰：“阿舅救我！”贾顾皂帽人曰：“东灵非他[14]，屈临寒舍。”二人乃入。贾重揖皂帽人，且囑青眼[15]。俄顷，出酒食，团坐相饮。贾问：“舍甥何事，遂烦勾致？”皂帽人曰：“大王驾诣浮罗君[16]，遇令甥颠詈，使我得来。”贾问：“见王未？”曰：“浮罗君会花子案[17]，驾未归。”又问：“阿甥将得何罪？”答言：“未可知也。然大王颇怒此等辈。”繆在侧，闻二人言，赧汗下[18]，杯箸不能举。无何，皂帽人起，谢曰：“叨盛酌，已经醉矣。即以令甥相付托。驾归，再容登访。”乃去。

贾谓繆曰：“甥别无兄弟，父母爱如掌上珠[19]，常不忍一诃。十六七岁时，每三杯后，喃喃寻人疵[20]；小不合，辄挝门裸骂。犹谓稚齿。不意别十余年，甥了不长进[21]。令且奈何！”繆伏地哭，惟言悔无及。贾曳之曰：“舅在此业酤，颇有小声望，必合极力。适饮者乃东灵使者，舅常饮之酒，与舅颇相善。大王日万几[22]，亦未必便能记忆。我委曲与言[23]，浼以私意释甥去，或可允从。”即又转念曰：“此事担负颇重[24]，非十万不能了也。”繆谢，锐然自任，诺之。繆即就舅氏宿。次日，皂帽人早来觐望。贾请问，语移时，来谓繆曰：“谐矣。少顷即复来。我先罄所有，用压契[25]；余待甥归，从容凑致之。”繆喜曰：“共得几何？”曰：“十万。”曰：“甥何处得如许？”贾曰：“只金币钱纸百提[26]，足矣。”繆喜曰：“此易办耳。”

待将停午[27]，皂帽人不至。繆欲出市上，少游瞩。贾囑勿远荡，诺而出。见街里贸贩，一如人间。至一所，棘垣峻绝，似是囹圄。对门一酒肆，纷纷者往来颇伙。肆外一带长溪，黑潦涌动[28]，深不可底。方仁足窥探，闻肆内一人呼曰：“繆君何来？”繆急视之，则邻村翁生，故十年前文字交。趋出握手，欢若平生。即就肆内小酌，各道契阔。繆庆幸中，又逢故知，倾怀尽。酣醉，顿忘其死，旧态复作，惭絮絮瑕疵翁[29]。翁曰：“数载不见，若复尔耶？”繆素厌人道其酒德[30]，闻翁言，益愤，击桌顿骂。翁睨之，拂袖竟出。繆追至溪头，捋翁帽。翁怒曰：“是真妄人[31]！”乃推繆颠堕溪中。溪水殊不甚深：而水中利刃如麻，刺穿胁胫，坚难动摇，痛彻骨髓。黑水半杂溲秽[32]，随吸入喉，更不可过。岸上人观笑如堵，并无一引援者。

时方危急，贾忽至。望见大惊，提携以归，曰：“子不可为也！死犹弗悟，不足复为人！请仍从东灵受斧。”繆大惧，泣言：“知罪矣。”贾乃曰：“适东灵至，候汝为券，汝乃饮荡不归。渠忙迫不能待。我已立券，付千缗令去[33]；余者以旬尽为期。子归，宜急措置，夜于村外旷莽中，呼舅名焚之，此愿可结也。”繆悉应之。乃促之行。送之郊外，又嘱曰：“必勿食言[34]累我。”乃示途令归。

时繆已僵卧三日，家人谓其醉死，而鼻息隐隐如悬丝。是日苏，大呕，呕出黑数斗[35]，臭不可闻。吐已，汗湿褥，身始凉爽。告家人以异。旋觉刺处肿痛，隔夜成疮[36]，犹幸不大溃腐。十日惭能杖行。家人共乞偿冥负[37]。繆计所费，非数金不能办，颇生吝惜，曰：“曩或醉梦之幻境耳。纵其不然，伊以私释我，何敢复使冥主知？”家人劝之，不听。然心惕惕然，不敢复纵饮。里党咸喜其进德[38]，稍稍与共酌。年馀，冥报渐忘[39]，志渐肆，故状亦渐萌。一日，饮于子姓之家[40]，又骂主人座。主人摈斥出，阖户径去。繆噪逾时，其子方知，将扶而归。入室，面壁长跪，自投无数[41]，曰：“便偿尔负！便偿尔负！”言已，仆地。视之，气已绝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#### 【注释】

[1]拔贡：明清时，由各省提学考选学行兼优、累试优等的府、州、县学生员，贡入京师！明代称为“选贡”，清初称“拔贡”。

[2]滑（g 古）稽善谑：言谈诙谐，善开玩笑。

[3]使酒骂坐：因酒使性，辱骂座客。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：“灌夫为人刚直使酒，不好面谀。……武安乃麾骑缚（灌）夫置传舍，召长史曰：‘今日召宗室，有诏。’劾灌夫骂坐不敬，系居室。”

[4]四肢尽厥：手足冰冷，僵直麻木。

[5]缥碧为瓦：淡青色的琉璃瓦。宋王子韶《鸡跖集》：“琉璃一名缥瓦。刘陶诗云：‘缥碧以为瓦。’”见曾《类说》二九。

[6]自度（duó 夺）：自思。度，揣度，思忖。

[7]角口：斗嘴，吵架。

[8]讼狱者：打官司的人。翼日：次日。

[9]颠酒：发酒疯。颠，通“癫”。

[10]而：尔。

[11]庸将焉归：岂能回那里去呢？庸，岂。

[12]支吾：撑拒，顶撞。

[13]颠骨子，疯骨头，醉鬼。

[14]东灵，据文义，知为东灵大王所差之鬼使。是借主神之名尊称其使者。非他：非比外人，非陌生者。

[15]青眼：谓格外关照。

[16]大王：东灵大王。疑指东王公。东王公又称东王父、木公，为我国古代神话中与西王母对称的男神，居东方。道教称之为青灵始老君，为地仙“五方五老”之一，又称为东华帝君或扶桑大帝。浮罗君，疑指太上道君。《云笈七签》一百一《太上道君纪》谓其“诞于扶刀盖天西那玉国浮罗之”，又谓其受封于元始天尊，尊承大法灵宝真丈，广度天人，溥济众生，功德之大，为诸天所宗。

[17]浮罗君会花子案：未详。疑指太上道君驾出会勘某丐者证仙之事，

如旧时小说戏剧所常演述者。会，会办，勘验。花子，乞丐。案，讼案或纷争。

[18] 𩶛𩶛 (húsù 胡速)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𩶛𩶛”。恐惧貌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：“吾不忍其𩶛𩶛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”[19] 掌上珠：喻极端珍爱。常以喻儿女等亲爱的人。南朝梁江淹《伤爱子赋》：“曾惘怜之修凄，痛掌珠之爱子。”

[20] 喃喃：形容醉后吐字不清。

[21] 了不长进，全无进步。了，完全。

[22] 万几：指帝王日常的纷繁政务。《书·皋陶谟》：“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”传：“几，微也。言当戒惧万事之微。”后世或作“万机”。

[23] 委曲：婉转。

[24] 担负：责任。

[25] 压契：立约书契的押金或保证费。[26] 金币钱纸：旧时祭奠供焚化用的金裱纸钱，即纸陌。百提：一百挂。每挂抵世间千钱，故百挂总数为十万钱。

[27] 停午：正午。

[28] 潦 (lǎo)：沟中流水。

[29] 瑕疵：此谓挑剔，指摘。

[30] 酒德：习指饮酒后的行为表现。

[31] 妄人：任性胡为、不讲道理的人。

[32] 溲秽：粪尿之类污物。

[33] 千缙 (mín 民)：一千串。缙，穿钱用的绳子。

[34] 食言：背弃诺言。

[35] 黑：黑汁。，汁也。

[36] 疮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底本作“创”。

[37] 冥负：冥债，即前所许“金币钱纸百提”。

[38] 进德：品德有所长进。

[39] 冥报：阴间报应；指阴司前度所施惩警。

[40] 子姓：同族晚辈。

[41] 自投：自伏叩首。

### 【注释】

[1]“披萝”二句：意谓被服香草的山鬼，引起屈原的感慨而用骚体把它写入诗篇。披萝带荔，《楚辞·九歌·山鬼》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带女萝。”写山鬼以薜荔为衣，以女萝为带。薜荔，也叫木莲；女萝，一名松萝，两者均指香草。三闾氏，指屈原。屈原（约前340—前227），名平，战国时楚国伟大诗人，出身贵族，曾做过三闾大夫，掌楚王族昭、屈、景三姓之事。骚，以屈原《离骚》为代表的一种文体，也称“楚辞体”；这里指屈原的《九歌》。

[2]“牛鬼”二句：意谓牛鬼蛇神俱属虚荒诞幻，李贺对此却嗜吟

成癖。长爪郎，指李贺。李贺（790—816），字长吉，唐中期诗人。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：“长吉细瘦，通眉，长指爪。能苦吟疾书，……”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论其诗云：“鲸吸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”[3]“自鸣”三句，意为发自胸臆之作，皆下迎合世俗喜好；屈原、李贺抒愤之作都有各自的因由。天籁，自然界的音响，语出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这里以之借指发自胸臆的诗作。好音，好听的声音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食我桑椹，怀我好音。”这里以之指世俗所崇尚的“正声”、“善言”。有由然，有一定的原由。以上七句举屈原、李贺为例，说明描写鬼神的虚荒诞幻之作，大都寄寓作者的哀愤孤激，并非以动听的言辞迎合世俗喜好。

[4]“松落落”二句：意谓我蒲松龄孤寂失意，犹如一点微弱的萤火，而冥冥之中，精怪鬼物却争此微光。松，松龄，作者自称。落落，疏阔孤独的样子。左思《咏史》：“落落穷巷士，抱影守空庐。”秋萤，即萤火虫，秋夜飞舞，发出微弱的亮光。此指作者凄凉、卑微的处境，好似秋萤。魑魅，与下文“罔两”，都指精怪鬼物，见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注。晋裴启《语林》载：嵇康一天夜晚灯下弹琴，忽见一人“面甚小，斯须转大，遂长丈余，单衣革带。嵇视之既熟，乃吹灯灭之，曰：‘耻于魑魅争光。’”这里化用其意，以魑魅与之争光，反衬作者与世俗落落寡合。

[5]“逐逐”二句：紧承上句，言自己随俗浮沉追逐名利，却落得被鬼物奚落讪笑。逐逐，竞求，指逐利。《易·颐》：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。”野马之上，即浮游的尘埃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”成玄英疏：“青春之时，阳气发动，遥望蕪泽之中，犹如奔马，故谓之野马也。”此以之喻污浊的现实社会。罔两见笑，为鬼物所讪笑。《南史·刘粹传》附《刘损传》：“损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，少而贫薄。及长，历位尚书左丞、少府、武陵太守，贫窶尤甚。常在家慨然召左右，将营十一之方，忽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。伯龙叹曰：‘贫穷固有命，乃复为鬼所笑也。’遂止。”[6]“才非”二句：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干宝，但却象他一样非常喜爱搜集神怪故事。干宝，字令升，东晋文学家，“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”（《晋书》本传），为《搜神记》。雅，甚，颇。

[7]“情类”二句：言自己的心情如同当年贬谪黄州的苏轼，也喜欢听人妄谈鬼怪。类，类似，近似。黄州，指苏轼。苏轼（1036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宋代文学家。因反对王安石新法，以“谤讪朝廷”罪，贬谪黄州（今湖北黄冈县），任团练副使。在黄州时，他每日早起，不招客来，即出外访客，相与纵谈，客人有无可谈者，便强使其谈鬼；如有推脱，他便说“姑妄言之”。见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上。

[8]“闻则”二句：言听到鬼怪故事，就提笔记录下来，于是汇编成书。

成编，即成书。编，串联竹简的皮筋或绳子。古无纸，将文字刻在竹简上。编串起来就是书。

[9]同人：这里指有同好的友人。

[10]邮筒：古人邮寄书信、诗文所用的圆形管筒。

[11]物以好（hào 浩）聚：言谈鬼说怪的故事，由于自己的爱好而收集起来。以，因。好，爱好。

[12]“人非”二句：言人物虽在中原地区，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，却往往比边远蛮荒地区所发生的更为奇异。化外，教化之外，指封建教化所不及的边远地区。断发之乡，指古吴越地区，即今江苏南部、浙江、福建一带。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：“大伯端委，以治周礼。仲雍嗣之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。”断发，“断发文身”的省语，指剪断长发，身刺花纹，此为古吴越水乡的习俗；据说是为避免鱼龙伤害的防护措施，见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《集解》引应劭说。

[13]“睫在”二句：言眼前所发生的怪事，竟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为离奇。睫在眼前，极言其近。睫，眼睫毛。飞头之国，传说中人头会飞动的国度。《西阳杂俎·境异》：“岭南溪洞中，往往有飞头者，故有飞头獠子之号。头将飞一日前，颈有痕，匝项如红缕，妻子遂看守之。其人及在状如病，头忽生翼，脱身而去，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，将晓飞还，如梦觉，其腹实矣。”类似的传说，还见于《西阳杂俎·境异》所引《王子年拾遗记》。

[14]“遄（chuán 船）飞”四句：言意兴超逸飞动，狂放不羁，在所难免；心志寄托久远，如痴如迷，也无须讳言。遄，速。飞，飞动。逸兴，超逸豪放的意兴。唐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遥襟俯畅，逸兴遗飞。”狂，狂放。旷怀，开阔的胸怀。痴，痴迷。讳，讳言。

[15]“展如”二句：言那些崇实尚礼而鄙夷狂痴的人，能不因而见笑？

《诗·邶风·君子偕老》：“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”朱嘉注：“展，诚也。”胡卢，一作“卢胡”，笑，笑声。《孔丛子·抗志》：“卫君乃胡卢大笑。”[16]“然五父”二句：意谓然而在五父衢头所听到的，或者是些无稽的传闻。衢，两路交叉、可通四方的路口。五父衢（q 渠），衢名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：“季武子将作三军……祖诸五父之衢。”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：“五父之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，鲁城内衢道也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，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因此孔子母讳言叔梁纥葬处，孔子母死后，无法合葬，“乃殡五父之衢，盖其慎也，”这里或暗指此事。[17]“而三生”二句：言类似三生石上的故事，却颇可使人悟识因果之理。三生，即“三世”。佛教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即前生、今生、来生为“三生”或“三世”。见《增一阿含经》和《品类足论》。传说唐代李源与圆观和尚十分友好，圆观悟识佛家因果，预知自己来生将做牧童，因而约请李源在他死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。李源依约而住，在寺前听一牧童唱道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。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异性常存。”李源便晓得牧童就是圆观的托身。见唐袁郊《甘泽谣·圆观》。后人遂附会此事，把杭州天竺寺后的山石指为“三生石”；诗文中也以“三生石”代指因缘前定。前因，前生。因，梵语意译，这里指因缘。

[18]“放纵”二句：意谓所言虽然恣意放任，但也有可取之处，不能一概因人废言。放纵，放任，不循常轨。概，一概，全部。

[19]悬弧时：出生时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子生，男子设弧于门左，女

子设帨于门右。”弧，木弓。在门左挂一张弓，表示男孩长大成人习武学射。

[20]光大人：指亡父。先，称已死的人为“先”，一般用于尊长。病瘠瞿昙（tán 谈）：病瘦的和尚。瘠，瘦弱。瞿昙，梵语也译为“乔答摩”、佛教始祖释伽牟尼的姓氏，原以代指释伽牟尼，后为佛的通称。这里指佛门僧人。

[21]偏袒：和尚身穿袈裟，袒露右肩，称“偏袒”。《释氏要览·礼数》：“偏袒，天竺之仪也。……律云，偏露右肩，即肉袒也。律云，一切供养，皆偏袒，示有便于执作也。”

[22]果符墨志：意为自己出生后乳旁有一黑痣，果然与其父之梦相符。言外是说，自己就是那个病瘦的和尚转世。

[23]长(zh ng 掌)命不犹：长大之后，命不如人。《诗·召南·小星》：“实命不犹。”不犹，不如别人。犹，若。

[24]“门庭”四句：意为门庭冷落，好像和尚清贫幽居；笔耕谋生，如同和尚持钵募化。凄，底本作“栖”，据青柯亭刻本改。笔墨之耕耘，指为人作幕宾、塾师，以谋生计。《文选》载梁任昉《为萧扬州荐士表》：“既笔耕为养，亦佣书成学。”萧条，形容秋日万物凋零的景象，这里借喻自己的清苦和孤寂。钵，“钵多罗”的省语，梵语音译，也称“钵盂”，和尚食器。和尚外出，只携一瓶一钵，沿途向人募化；瓶用来饮水，钵用来盛饭。

[25]面壁人：这里泛指和尚。面壁，佛教指面对墙壁静修。相传佛教禅宗始祖达摩初来中国，住少林寺：面壁而坐九年，终日默默无语。详见《五灯会元》卷一。后因以“面壁人”指和尚。

[26]“盖有漏”二句：意为由于前身业因，而流转生死，不能归于空寂而成佛升天。漏、根、因，都是梵语意译。佛教称烦恼为“漏”。有漏，指不能断除三界（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）烦恼，不能归于空寂。根和因，都是佛教名词，指能生成或引起果报的根本原因。人天，人间天上；这里指由僧人修炼成佛。果，果报，梵语意译，今译“异熟”，泛指依思想行为而得的结果。有什么因，便得什么果；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。《景德传灯录》二：“（梁武）帝问（达摩）曰：‘朕即位以来，造寺写经，度僧不可胜记，有何功德？’师曰：‘并无功德。’帝曰：‘何以无功德？’师曰：‘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’帝曰：‘如何是真功德？’答曰：‘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’”

[27]“而随风”二句：言我却象随风的落花触着藩篱落到粪坑旁边，转生人世，身为贫贱。藩，篱笆。溷(h n 混)，粪坑。《梁书·范缜传》：“初，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。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。子良问曰：‘君不信因果，世间何得有富贵？何得有贫贱？’缜答曰：‘人之生譬如一树花，同发一枝，俱开一蒂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？’”

[28]六道：佛教指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饿鬼道、畜牲道、地狱道。《法华经·序品》：“六道，众生生死所趣。”佛教认为众生根据生前善恶，在这“六道”里轮回转生。

[29]“子夜”四句：言半夜灯光，昏暗欲灭；书斋清冷，桌案似冰。荧荧，微弱的灯光。蕊，灯花，灯油将尽灯芯则结灯花。萧斋，清冷的书斋。唐代李肇《唐国史补》中：“梁武帝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大书一‘萧’字，至今一‘萧’字存焉；李约竭产白江南买归东洛，匾于小亭以玩之，号为‘萧’”

斋’。“这里“萧”字，有萧条冷落的意思。瑟瑟，犹瑟缩，寒冷。

[30]“集腋”四句：意为积少成多，搜集狐鬼故事，狂妄地想把它当作《幽冥录》的续编；把酒秉笔，写下这部志怪之书，意在寄托心志，发抒胸中愤懑。《意林》引《慎子·知忠》：“粹白之裘，盖非一狐之腋也。”后以“集腋成裘”喻积小成大，积少成多。腋，指狐腋皮毛，极为珍贵。裘，皮袍。妄，狂妄，意为不自揣才力。幽冥之录，即《幽冥录》，南朝宋刘义庆著，是一部记载神鬼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。浮，罚人饮酒；白，罚酒用的大酒杯。浮白，此泛指饮酒。载笔，持笔写作。孤愤之书，《韩非子》有《孤愤》篇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说，韩非“悲廉直不容于邪在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……十余万言。”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谓韩非《孤愤》篇是发愤之作，因“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

[31]“惊霜”六句：为作者愤慨语。意为自己象栖树无温的霜后寒雀，得不到世间温暖；又象依栏悲鸣的月下秋虫，凄凉孤寂，只有到梦魂中去寻求知己了。惊霜，因霜落而惊秋天的到来。抱树，犹言栖树。秋虫，如蟋蟀之类的秋日夜鸣之虫。吊，悲伤。阑，阑于。青林黑塞间，指梦魂所历的冥冥之中。杜甫《梦李白》：“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。”

[32]康熙己未：康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·玄烨的年号，己未是康熙十八年，即公元一六七九年。

